
[英] 约翰·霍尔
伊安·查诺克 著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叶勤 张雷 刘涓 译

电话谋杀案

群众出版社



约翰·H·华生医生欢迎电话进入贝克街221号——毕竟，它会为他的社交生活创造奇迹。歇洛克·福尔摩斯则不那么肯定，因为他感到电话铃声多少是个不详之兆。

伦敦的这个夏天很热，华生厌倦了炎热和人群，于是动身到乡村的一个庄园主宅邸去好好休息上两三个星期。其他的客人都是文学家和艺术家，受过良好教育，四处旅行，和华生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然而人们发现，其中一位客人悲惨地被谋杀于新安装的电话机旁，从而终断了华生的假期——而且似乎验证了福尔摩斯的所有疑虑。

死者很讨人喜欢。似乎没有任何被人谋杀的动机。当福尔摩斯进行调查时，过去的丑闻，过去的敌人，过去的仇恨开始浮现。福尔摩斯遗漏了什么？也许它是一起认错人的谋杀？被谋杀者试图拨电话给谁？

责任编辑：张 蓉


ISBN 7-5014-3203-1
9 787501 432035 >

ISBN 7-5014-3203-1/I·1357 定价：29.00元



[英] 约翰·霍尔 伊安·查诺克 著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Sherlock Holmes

叶勤 张雷 刘涓 译

电话谋杀案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话谋杀案/〔英〕霍尔著；叶勤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8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ISBN 7-5014-3203-1

Ⅰ．电…　Ⅱ．①霍…②叶…　Ⅲ．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Ⅳ．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0708 号

电话谋杀案

著　　者：〔英〕约翰·霍尔 伊安·查诺克
译　　者：叶　勤　张　雷　刘　涓
责任编辑：张　蓉
封面设计：王　子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386 千字
印　　张：16.25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4-3203-1/I·1357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9.00 元



人物表

贝克街 221B 乙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约翰·H·华生医生

贝尔蒙特的全体职员

戈登·莫里森秘书

欧内斯特·威尔士园丁兼杂务工

威尔士夫人（欧内斯特的太太）管家

弗雷德里克·伊万斯助理园丁

亨利·麦瑞威瑟助理园丁

贝尔蒙特的客人

杰姆斯·达文波特版画家

彼得·格雷格森雕塑家

杰瑞米·兰恩作家

本杰明·摩根摄影家

理查德·庞特内已退休的音乐家

亨利·汤姆林森已退休的音乐家

警察

德·蒙特福特上校郡警察局长

弗雷斯特探长地方警察

目　　录

电话谋杀案

约翰·霍尔
张 雷 译





第一章

我的好友福尔摩斯先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点，那就是即使他对案子的解释有某个或几个方面是错误的——这样的情形是罕见的——他仍然能够以某种非凡的方式破解这个谜案，而其他所有人还在困惑不解呢。我现在就要说一个这样的案子，并且我就是让福尔摩斯接手这个案子的人。

我记得那是在1899年七月的一天，天气热得要命，我睡不好觉，因为在伦敦，热浪仿佛是被集中并强化地封闭在建筑物里，令人难以忍受。最后我连休息一下的念头也只好放弃，早早地下床吃早餐。吃完后我开始认真地看报，这时福尔摩斯走了进来。他冲我点点头，似乎正要说话，但接着他的目光逡巡到房间的角落。他掀起一条眉毛，叹了口气。

“福尔摩斯，这是时代发展的潮流!”我学着他的样子，紧盯着那里的电话机。这台电话我们装上没多久，经过我再三劝说福尔摩斯才勉强同意。

“也许它是，”他说，“但我觉得它缺点甚多。”

“它是很可靠的，”我告诉他，“从伦敦第一家电话局开业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提醒我给邮政大臣发个贺电。”福尔摩斯相当无礼地说。

“最开始时，只有八个订户——”

“我似乎记得你已经惠赠我一份对募股说明书的冗长摘要，医生。”福尔摩斯说。

“但想想看，福尔摩斯！考虑一下用它来跟朋友联系有多方便！它就像是你在家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电报局一样。”我说。

“它那个小闹铃经常打断人们的进餐——”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经常打断人们的进餐。”福尔摩斯肯定地重复道，一边以嫌恶的表情拿起听筒。接着是一段我们近些年来变得相当熟悉的那种古怪的单方面的并且简短无礼的对话。过了一会儿，福尔摩斯把听筒递给我说，“依我的判断，医生，这个电话是找你的。”

“谢谢，福尔摩斯。”我慎重地接过听筒，因为——尽管我们这架电话已经装上几天了——然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用它来联系我。“喂？我是华生。”

听筒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噼啪声，过后我能听到的说话声是被割裂的分散的言语断片。

“——华生？——我是莫里森，在贝尔蒙特。您曾计划——住在我们这里——若干——之前。我想——电话——确认您今天晚些时刻的光临。”

“是，是，的确如此。”我说，“我已备好行装正要出发。一切就绪，我在下午时分到达。我期盼着我在那里的度假。”

“——盼望——您。向您致敬，先生。”

“我向您回敬，先生！你瞧，福尔摩斯，”我说，一边放回听筒，“是莫里森先生，贝尔蒙特的秘书，想确认我从今天午后起住在那里。”

“但我想你已经用信件确认它了吧？”福尔摩斯笑着说。



“是的，我有。但即便如此，总是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使我去不成的情况。电话能够避免为不得不去发电报而操心，或者避免在紧要关头使人们失望。”

“那么也许我将变得喜欢它，”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无论如何，我衷心地希望你将享受到度假的乐趣。”

“谢谢你。上帝知道，我是不惜一切打算迎来一个变化，”我坦白地说，“这种天气让我对伦敦感到厌倦，我渴望着乡间的气息。”

“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福尔摩斯说，“那个地方不是处于北部丘陵和森林地带之间吗？你会原谅内容简介上——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些诗意的描述。在那里面我还看到许多摘录。”

“它是有些夸张，”我同意，“但是，你说得对，它是位于萨里和萨塞克斯的边界上，并且——根据向我推荐它，或者毋宁说，把我推荐给它的朋友的说法——它是令人快乐的地方。”

“它的确是令人快乐的地方，”福尔摩斯说，“而且对我俩来说，它会带来有趣的联想，你是否想起了在离它不远的坎宁安发生的那个有趣的——尽管相当早了——事件？”

“我想起来了，福尔摩斯。事实上，我还以‘瑞盖特之谜’为题记录了它。”

“我看过了。”他说，“而且坦白地说，我很少见过像它那样以牺牲事实为代价而追求耸人听闻。哦，对了，”我尚未来得及公平地迎战这一指责，他就加上一句，“是否哈耶特上校仍住在那一带？”

“是的。”哈耶特上校是一个老朋友了，我最初在阿富汗与他相识，后来在坎宁安一案中他和福尔摩斯、我曾并肩作战。“事实上，哈耶特上校曾邀请我住在他那里。但我担心他已经不再是那时候的他了，任何刺激——即使像我这样非常谨慎的

客人——都是不允许的。这些年来他的生活十分平静，陪伴他的人就是一名护士，因为他的身体很虚弱；还有个秘书，好像叫卡斯太尔斯或卡如塞斯这一类的名字。上校正在从事他对我描述过的‘博学的证明’的写作工作，打算写出一部完全写实的迈万德地区的事件史。那个秘书——据我所知，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正协助他搜集资料。我已经提出明天去探望他，顺便翻一下迄今已完成的部分，在文字和军事方面或许能提些建议。”

“我知道了。请代我向上校致以祝贺及美好的祝愿。他有惠于我，因为他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极其有趣的一桩案子。”福尔摩斯说，一边在一片烤面包上涂上黄油。“告诉我，”他说，“你早先提到是你被推荐给它，而不是它被推荐给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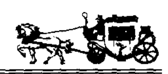
“那地方不是一个旅店，”我答道，“它是一个旧庄园——就以贝尔蒙特为名——它以慈善信托的名义运作。”

“真的吗？”

“这份信托财产是二十年前由一个慈善家捐赠的，他的名字——如果我能回想起来的话——你一定很熟悉。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因为他原先在染靴业或类似的领域赚了很多钱，然后把钱投资到铁路股票上，于是变成英格兰最富有的人之一。现在，他又成为一名艺术资助人——其实，他自己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业余铜版印刷雕刻师。”

福尔摩斯呻吟起来。

我不理睬他。“他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并且，据我私下得到的消息，他妻子的家族同样是个大家族。他意识到他相识的艺术家中有许多处在非常类似的境况中。他更意识到假如那些艺术家能够偶尔离开家庭与妻儿的话，会受益良多，但他们大多数缺乏足够的资金去国外度假，或住在一家一流的旅馆



里。因此他买下这座古老的庄园大宅捐赠出去，还给予必要的资金，使它能够如他所愿地完全以类似一流旅店的方式运行，但对其客人只收取微不足道的费用。”

“真是个慈善家。”

“如你所说，福尔摩斯。”

“那个推荐是怎么回事呢？”

“哦，”我说，“住进去的人需要一封出自某个曾在那里住过的人的推荐信，仅此而已，只要这个人和文学或艺术沾点关系。哦当然，委托书上的条款声明，只有男性才能住在那里。”

“大概是为了不使人分心吧？”福尔摩斯说。

“也许吧。你应该一起去，福尔摩斯——我可以现在打电话给秘书，看看他们是否还有空房。”

“你真是个好人。但恐怕凭我的文学成就得不到一封推荐信。”

“你太低估自己了，福尔摩斯。看，你的专题论著总是被当做相关领域的权威性定论——无论在它之前的结论是什么。”

福尔摩斯笑了起来。“言过其实了。但它倒是一个非常简洁的短评。不过，在鲍吉亚人的黑珍珠案这么紧急的情况下，我目前真是走不开。”

我点点头，因为我知道福尔摩斯正忙于追捕从达克饭店科罗纳王子住的房间里窃走惊人珠宝的小偷。我现在还可以补充说，这个案子甚至令福尔摩斯一度感到困扰，直到一年后他才由另一件案子解开了这个谜。那件案子是我所记载下的最有趣的案子，我冠之以“六个拿破仑”的题目。

“你是说你的行装已准备好了吗？”福尔摩斯问。

“是的。我全都准备好了，我将搭午后的火车离开——当然，除非我对你的调查能有所帮助，那就完全由你来支配我的时间。”

福尔摩斯摇摇头。"谢谢你的好意，但我怕问题是不可解决的那种，至少在目前来说。而你尽最大的努力也帮不了我，我怀疑它会是最令人困惑的案件之一，即使能够解决它，也要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主要依赖运气。不，华生，在此我只有预祝你得到一次愉快安宁的乡间度假。现在我必须走了，"他看了看手表，接着说，"因为我在半小时之后有个约会。王子可不愿一直等着，哪怕我带给他的不是好消息。"

福尔摩斯不久后就离开了，而我整个早上都在对我的包裹做最后的整理，尽管实际上，我需要的东西很少而且简单。

十一点钟我坐上出租马车，在我的俱乐部吃了午饭，两点时我已在维多利亚的头等车厢里就座。到达瑞德希尔后我转乘一辆当地的火车，三点半钟我在一个安静的小站下了车，周围尽是芙蓉红和牛芹菜。我问明了目的地的方向，从小站到那里差不多有半英里。我悠闲地走了十分钟，来到一条林阴小路上。一些大屋子沿路排成一列，大部分是新建的，它们是那些沉迷于自己对乡村的鉴赏力的城里人的别墅。但是它们之中有一幢非常古朴，从外形上判断，我认为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早期。门柱上的铜匾额是新的，擦得光亮，上书"贝尔蒙特"。我转向一条砂石路，穿过整洁的庭院。我向一个正在花床中种花的老人点头问候。然后在厚实沉重的橡木大门前停下来，大门上雕刻着日期"1607"。我为自己估测正确感到高兴，精神饱满地拉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伴着一阵吱吱嘎嘎的声音，门开了。门后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大约四十岁多一点，晒得黝黑，挺着笔直的背，带着我所见过最宽的咧着嘴的笑容。

"先生是?"

"我的名字是华生，"我说，"我想你们正等着我?"



“华生医生？我们确实在等您，先生。请进，我来拿您的包。”

“谢谢，您是——”

“威尔士，先生。欧内斯特·威尔士——朋友们叫我欧内——我是这块老地方的园丁和干杂活的。我妻子也许已经见到您了，不过现在快到下午茶时间了。”

我走进去，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宽阔的镶嵌着暗黑色橡木的门厅中。对面那边，朝着大门是数级台阶，上面有一条带栏杆的向左右两个方向延伸开去的走廊。走廊的墙上，正对着前门，挂着一幅非常大但相当平常的画，画中的绅士表情阴郁，服饰是五十年前流行的样式。

“那是此地的缔造者，先生。”见我看着画，威尔士说。

“既然现在正好是下午茶的时间，何不直接到图书馆——那道门，在那边，先生——见见其他的绅士？我把您的包放到您的房间里。等您喝完茶，我妻子会带您去您的房间。”

“非常感谢。”我说，想给他一些小费以示我的感谢。

“愿主保佑您，先生，不需要这个。当然，在您离开时，如果您心情同样好的话——”说着他向我行了某种半举手礼。

这个举手礼，配上他的姿态，使我大胆地开始又一次的推理。“你是个老兵？”我问。

“我是个老兵，先生。”

“我也是。伯克郡战役那会儿。在迈万德负伤，于是便退役了。”

“是吗，先生？我本人曾在苏丹服役，先生。”

“怎么，是最近这次战役吗？”

“不是，先生，大约与您作战是同时——是戈登将军时期。”

“战斗相当激烈。”

他微笑的嘴角变得更宽了。“确实激烈，先生。如果我也能像您这样勇敢的话，我同您的情况就很相似了，因为我也是挨了颗子弹，然后领了养老金退役。宁静，保持微笑，这就是我常讲的话，先生。我几乎立马就有了这份工作，直到今天。”

“天生好运强过有钱，嗯？”

“就是，先生。现在人们常说世界小，世界就是很小，难道不是这样吗，伯克郡的事刚完我们——戈登将军和我自己——在苏丹就开战了？”

“的确如此。”我说。

“痛打了他们，不是吗，先生？”

“报纸上的报道是这么说的。”

“好吧，先生，和您谈话真令人愉快，如果您原谅我的失礼的话。但我必须去做我的事情了，否则秘书该找我了。也许以后我能和您再说几句，先生，假如您正巧在花园附近并且有空的话。”

“非常乐意。”我说。

“那我祝您在这儿过得愉快，先生。”

“如果客人都像你这样使人愉快的话，威尔士，那我会过得非常愉快的。”我回答，这个老实人因为赞扬而脸红了。

我走上浅浅的台阶，只需两三步就到了威尔士指点的房间，里面空无一人，我有些好奇地四下打量。显而易见，这个房间被用作所谓的图书室，因为尽管不太大，它还是摆放着一些书，许多书的保管情形很可悲。一张矮桌上放一张碟子，连带着茶杯、糖和清凉饮料。

我犹豫着是否不请自坐。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进来一个女人，大约四十岁，风韵犹存，托着一个盘子，上面有两个茶壶。



她把盘子放下，笑着对我说："您是华生医生？"

"是的。"

"威尔士夫人，先生。我是这儿的管家。"

"哈，是的，我想我见过您丈夫了。"

"请用茶，先生，还有蛋糕。这个壶里是大吉岭茶，另一个壶里是灰伯爵茶。"

说完这句话，威尔士夫人离开了。恐怕我仍得站着参观这个房间，因为，尽管有威尔士夫妇温暖亲切的招待，我至今还没遇上一个能称之为正式角色的人。不过没多久，门再次打开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脸上挂着愉快的笑容走了进来。

"嗨！"他说，"我想您是华生医生？"(和每一位医生一样，自斯坦利和利文斯通那次著名的会面之后，我不得不变得习惯于这种问候方式。)

"我就是，先生。"

他伸出手。"戈登·莫里森，先生。这份委托产业的秘书。我很高兴您这个星期就来了，因为我会在星期五离开去度一个短假，那样就会很遗憾地不能见到您。我相当喜欢会见新客人，介绍我自己，当然，还有这座屋子。请随便用茶。"

我为莫里森倒了一杯茶，又为自己倒了一杯，然后说："您会原谅我冒昧地独自一人呆在这个房间里，因为我是被威尔士先生和夫人请进来的。"

"如果您恪守礼节，我不会原谅您的，"他说，"我们力图使我们的客人感到就像在他们自己家里一样，同时又没有家里常有的使人分心的事。并且——不过当然，我们不鼓励佣人有任何一种不守礼节的行为——我们没有太多的规章和条例。您带礼服了吗？"他急切地加了一句。

"如您所要求的，我带了，先生。"

“我们要遵循应有的标准。尽管，”他加上一声叹息，“有些客人——我不得不说他们还没有毕业呢。”

“我的一位朋友曾说过，艺术从骨子里就倾向于采取怪异的方式。”我告诉他。

“说得太对了。而且，在这儿度过三四年后，我敢说有些方式真是怪诞到了极点。我得承认我来这儿以前从未充分认识到‘波希米亚主义’这个词的含意。”

“艺术家的气质。”我说。

“哦，没错！但我担心我不小心冒犯了您，医生，因为您本人就是一位作家。”

“我倒自夸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没有太多的怪癖和幻想。”我安慰他说。

这时门被推开了，三个男人一起走进来，一边活泼地交谈着。他们看到我就停止了谈话，于是莫里森开始介绍。“绅士们，这位是华生医生，请让我向您介绍彼得·格雷格森先生，一位雕塑家。”

格雷格森伸出手。“非常荣幸，医生。”

“我也一样，先生。我认识一位格雷格森，”我说，“是个警官——其实是侦探，在苏格兰场。”

“几乎是最不艺术的职业。”格雷格森嗤笑着说。

“也许不艺术，先生，”我对他说，“但它却是使诚实的市民们——也包括艺术家——能够安然入睡的职业。”

格雷格森凝视我一会儿。“说得妙，医生。显然，您是个有原则的人——而且不怕坚守您的原则。我预见到我们会有些有趣的争论。但我已经很失礼了，”他对莫里森说，“因为我打断了您的介绍，秘书先生。”

“这位是杰姆斯·达文波特先生，版画家。”莫里森说。

“莫里森的介绍听起来真像‘快乐家庭’!”达文波特咕哝



着说。他是一个巨人，他向我伸出的手掌就像一只熊掌那么大。

“我们想知道我们的客人以何为生，”莫里森说，不带一丝窘迫。“我们发现，这样可避免尴尬。”

“尴尬?”我奇怪地问。

“是这样，”莫里森笑着说，“我们的客人有一部分——在场诸位当然除外——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才华评价相当高。所以如果陌生人问他们‘你以何为生’，他们会觉得被冒犯了。但您不必介意杰姆斯，医生，他有时有点不拘礼节。最后，这位是杰瑞米·兰恩，你肯定能和医生愉快相处，兰恩，因为你俩都是作家。”

我们咕哝了几句常用的客套话，接着是一场有些散漫的泛泛交谈，在这期间我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这些同伴们。格雷格森和我年纪相仿，穿着打扮几乎是一个最时髦的花花公子。

达文波特年轻几岁，长着一脸络腮胡，有些肥胖，不过我会说，他的动作仍很敏捷，因为他比一般人要高出许多。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巨人，我心里想。他的嗓音浑厚低沉，与其他方面很是相配。

兰恩只有二十多岁，打扮同样时髦，但不过分。他几乎永远带着一副玩世不恭的笑容，很快就让我觉得有些恼火；我想这种样子的文人太多了，但我又提醒自己，匆忙做出判断是不明智的。

我们喝完茶后，莫里森拉铃找来威尔士夫人带我去我的房间。她带我上楼，打开一扇门。“就是这间房，医生。没有钥匙，不过你会在门后面发现插销。绝大多数绅士都不在意这一点，因为这座房子从不允许流浪汉或那一类的人进来。”

“那么我肯定，我也不会在意。”我说。

威尔士夫人离开了，我走进我的房间察看。它比我预想的

要大，而且我敢说这座房子自它第一次建成后肯定有过扩建，后来我得知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窗户下摆着一张大桌子，我踱向它。几支钢笔——大部分都不能用了——放在桌上，还有一个墨水瓶及纸张，显然是放在这里以备灵感突然造访。

我走到桌边，从窗子里望出去，视线落在屋子后面的花园里。花园紧挨着屋子的部分养护得非常完美，尽管在更远端有被疏忽的痕迹。威尔士和另外两个男人，他的助手或雇工，正忙着干活，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幅田园画。我向自己许诺度过愉快的半个月，这个地方的每个细节都像内容简介里的华丽词藻——我在喝茶时听说，它是以前的某位客人写的，他本人是个有些名声的二流诗人——所暗示的那样迷人。

我洗了澡，换了衣服，在七点钟我再次来到摆放着书本的小房间——“图书室”，这是威尔士过分夸大的称呼——去和其他客人一起喝杯雪利酒。另外三个我此前没有见过的男人也在其中。莫里森向我介绍了亨利·汤姆林森先生和理查德·庞特内先生，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绅士，莫里森向我介绍说他们是已退休的音乐家。另一位在我们就要开始吃晚餐时才出现，他是最后一位客人——本杰明·摩根先生，他看起来根本没有洗澡就匆忙地换了衣服。

吃饭时我才知道摩根是一位摄影师，他的迟到是因为他到丘陵上去拍摄辉煌的落日照片。而汤姆林森和庞特内解释说，我早些时候没有见到他们，是由于他们下午也出去了，但只是到当地的小酒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年轻人那样的精力了。

我后来回想起来，晚餐时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小事。我体验到一种无法说清的被人仔细研究的感觉，多数读者都很熟悉这种感觉，尽管他们无法解释它，我也不能——我猜这是某种源于我们原始时代的、几乎被遗忘了的返祖特性。反正我抬起眼来，发现摩根正在专注地研究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但摆



脱了这个困境，因为摩根像个女学生似的脸红了，他说："请您原谅，先生。我只是在想，您对摄影机来说会是一个多么优美的对象啊。"

听了这话，大家都笑了起来，我现在得承认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场面。不过，莫里森替我解了围，他说："您一定不要在意摩根，医生，他对我们所有人都说过同样的话。"

"除了我！"格雷格森补充说。

"哦，"摩根说，"实际上，拍你完全是白费工夫！"

这话听起来不太友善。又是一阵笑声。尽管这样，我还是感到这里面有些不愉快的东西，有些只是勉强藏在嘲弄背后的敌意。

这个瞬间很快就过去了，接着大家就陈旧的老话题交谈起来——"摄影是艺术吗？"我想不起整场讨论，通俗出版物的读者对它们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有一个有趣的——从以后发生的事件来看，也许是重要的——观点分歧。摩根自然持这种观点：摄影不仅是技艺，而且是艺术，大写的艺术，艺术的一种，惟一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其他有些人则持反对意见，其中最鲜明的是格雷格森。他说："怎么，一个人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按一下快门，然后，看！一件艺术品。你的说明书告诉你该做什么，怎样做，何时做以及为什么做。甚至你那用玻璃磨成的滤光片也刻上了标线，告诉你什么是黄金分割！你怎能——"等等，等等。

我尚未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且我直率地承认我对任一方面都没有强烈的意见。这给我带来不少无礼的哄声，我被当做一个市侩，但至少它结束了无目的的讨论，谈话转到轻快些的事情上。

在宽敞的餐厅一角有架钢琴，它证明了汤姆林森仍然有着优美的男中音的嗓子，他在自己的黄金时代曾是一名歌唱家。

晚餐过后，他为我们唱了两三首歌，我期待着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夜晚。然而，我很快就失望了，因为，让我吃惊的是，多数客人道了歉，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而我认为那时还非常之早。

莫里森显然注意到我的失望，他告诉我："除非你光顾此地的小酒馆——但我会说这并不完全有益健康——否则晚上几乎无事可干。出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他们确实是到这儿来休息的，我们的大多数绅士不会呆到很迟。不过，这对我来说也有点太早了，所以，也许去花园走一圈没什么问题吧？"

"确实没有，"我说，"或者再来一支雪茄？"

"我很乐意。"

餐厅有一扇巨大的法式窗户，它占据了外墙的一角，但晚上的天气变得有点儿冷，因此窗户是关上的。于是莫里森把我领到一扇小门前，打开门就露出一个小小的类似门厅的地方。

"这是旧门，在法式窗户还没有被想到以前用的，"他说，"您会注意到——"他有些自豪地指着高踞在门厅一面墙上的电话机。"大有前途的事物。"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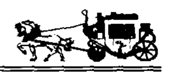
"这正是今早我对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话，"我说，"我能看到每家每户都有一部电话机的时代。"

"哦，也许我活不了那么长，"莫里森笑着说，"但对于生意人来说，是的，我已经预见到电话很快就将是必不可少的。"

他打开小门厅外侧的门，领着我走进六月的夜晚。

"显而易见，威尔士和他的伙计们把你的花园料理得很好。"我对他说。

"他们尽其所能，尽管这地方对我所拥有的雇员来说有点儿太大了，"他说，"老困难了——信托产业的收入一旦超出够用的限度，就不再像它曾是的那样令人关注。我希望，在某一天有钱改善整个花园。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偏僻处和裂缝——甚



至还有一个旧的带围墙的果园，属于上个世纪的，如果您在明天白天四处看一看，就会看见它。当然现在是枝叶丛生，但面积很大，正如一个比我有名的园丁常常评论说的那样。园艺是我的一项业余爱好，”他继续道，“在我来这儿之前，我在商业区的一家公司工作，但我发现乡村更加合我的意。事实上我说的就是这个位置——你会注意到我们许多人关系友好，互相以名字相称，这是相识多年的结果。直说了吧，这份工作是个闲差，因为这个地方独立运行得相当好，通常我只需要在星期一和星期五来照料一下。”

“那么您不是住在这座房子里？”

“我在沿着这条路两英里远的地方有一栋所谓的别墅，”莫里森说，“很小，但有一个大花园。在通常情况下我本该早些时候就回家了，但今天我要留在这里过夜——在楼上我的房间里有一张行军床——而且明天要额外工作一天。我想我刚才提到过我在周末要去度假？我想在我走之前，尽可能多处理一些事情。”

我们抽完雪茄，然后站起来互道晚安。也许是因为乡村的空气，也许是因为我白天的旅行和结识了新的朋友而疲倦，无论是什么原因，我睡得很好，尽管此刻仍然比我习惯的睡觉时间要早。我毫无知觉地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直到有轻轻的敲门声来通知我早茶时分到了。

我已经约好这一天去看约翰·哈耶特上校，所以我决定在这个星期的迟些时候再更充分地观赏这个地方。总体上我对这个地区很熟悉，尽管不包括紧邻贝尔蒙特的地方。我看了一眼图书室里的带框地图，发现只要走上三四英里就能到达哈耶特上校位于瑞盖特的住宅。

早饭后我就出发了，走上屋子后面穿过花园的小路。我注意到莫里森提到过的带围墙的花园，尽管我没有时间进去看一

眼。当我走过那些旧砖墙时，我看到格雷格森站在画架前，看起来有点不高兴。

“我以为您是一名雕塑家?”在例常的寒暄之后我问道。

“我是，但我也画画。这使我想起，您在这附近有没有看到一把调色刀，有吗?我丢了我的调色刀，而且我很愚蠢地只带来这一把。”

“您是说那种类似于小泥刀的东西?恐怕没有。您在这儿没有几把画刷吗?”

“我有，”格雷格森说，“但我更喜欢直接用刀。”

“是吗?我倒知道有些外科医生和您想法一样。”

他疑惑地打量着我。我急忙补充说：“不，我恐怕我在附近没有看到。但我会留心的。”

“如果您这么做，我会非常感激。”

我郑重地出发了，沿着丘陵脚下走去，很快就来到一个地方，我认出有个路标。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我花了不少时间，快十一点时才到达上校的住宅。我发现时间之手无情地对待我的老朋友，他真的很虚弱，几乎无法站起来迎接我。

在午餐时来了第二位客人，另一名军人，德·蒙特福特上校，他现在是这个郡的警察局长。很自然地，谈话中有很多对于广泛领域内事件的回忆：犯罪、军事和体育运动。哈耶特上校看起来非常高兴，但这种兴奋，或说对令人激动的事情的过多回想所造成的效果，使他很快就累了，于是在下午时分，他的护士和秘书——后者的名字叫卡姆瑞恩，顺便说一句，他不会出现在后面的故事里——暗示德·蒙特福特和我最好告辞。

“我和您同路，医生，”当我们走到阳光底下，德·蒙特福特说，“我能载您一程吗?”

因为早上的兴奋和发现我的老朋友健康很差所带来的烦躁，我也有些累了，所以我没有坚持反对，而是接受了上校的



好意。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海阔天空地聊着，直到马车驶上通往贝尔蒙特的小路。上校的车夫迄今为止没有说话，现在他咳嗽了一下说道："对不起，先生，但是看起来绅士们的住宅那边出了些事情。"

"什么？天哪，是的，你说得对，威廉姆斯，"上校说，"而且看起来是一桩坏事，"他补充道，用手指着路上一辆低矮的带遮盖的车子，"因为那是我们的运尸车。那儿可能需要您的服务，医生，所以也许——"

"我完全服从您的安排，先生。"我说。

"那么我们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你留在这儿，威廉姆斯。"说着，上校跳下车，带头走向大门，那儿有位年轻的警官在站岗。

"现在，出了什么——"另一个男人从屋子里走出来，上校的话被打断了。"哈——弗雷斯特！"

叫这个名字的男人从车马道上走过来。"我敢保证，上校，您立刻就知道了这件事！"他说，"华生医生也是吧！"

在他说话前我就已经认出了他，因为他是我另一个老相识，弗雷斯特探长，十年前坎宁安案件他也曾参与。我们握了手，弗雷斯特说："或许，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和你一起来了，医生？"

"他没有。"我说。

弗雷斯特的表情很失望。"我希望他在这儿，先生，"他说，"因为我坦白告诉你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

"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德·蒙特福特说，"我来这里纯粹是巧合。所以也许您最好解释一下？"

"我必须问问你，医生，你知道本杰明·摩根先生的一些什么事情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摩根是在昨晚。”我告诉他。

“所以他过去并不是你的要好朋友之一？”

“不是，不过他似乎很讨人喜欢。嗯，但是——你说‘过去是’，是吗？”

“我是这么说的，先生，我很遗憾地通知你，本杰明·摩根先生被谋杀了。”

第二章

“谋杀？”我有点愚蠢地问——尽管和福尔摩斯共事这么久，也未能使我做好面对这一惨剧的准备，因为它是如此地出乎意料，如此地近在眼前。

“我恐怕他是被刺死的，”弗雷斯特说，“在有电话的那个小房间里。”

我感到自己有点傻，于是问道：“他是不是正巧被一把艺术家用的调色刀刺死的，是吗？”

“这是个奇怪的问题，医生。”弗雷斯特说。

德·蒙特福特补充说：“也是一种奇怪的武器，如果您问我的话，我见过的艺术家的调色刀有一个圆头，带点切奶酪刀的风格。根本不适合刺杀！除非您指的是其他种类的，像一把小小的——您是怎么称呼它们的？——砖瓦匠临时用来应付的泥刀。还是太小了，而且粗糙、简便，但你却可以用它来危害别人，如果在它后面是一个坚决的人和一只强壮的手臂。”

“为什么您问得这么特别，医生？”弗雷斯特奇怪地问道。

我那种愚蠢的感觉一点也没减少，我说：“哦，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只是今天早上发生的某件事，相当傻——一个奇



怪的枝节问题，闯进你脑中然后就住下来的那种。这些客人中的一位碰巧问过我是否在附近见到他的调色刀，因为他把它给弄丢了。”

“那这位绅士是谁呢？”弗雷斯特问。

“是一个叫格雷格森的人。”我对他说。

“我明白了。”弗雷斯特掀起一边的眉毛。

“怎么了，探长？”德·蒙特福特有些热心地问道。

“不，绅士们，”弗雷斯特说，“摩根先生不是被一把调色刀杀死的，而是一把裁纸刀。有些人管它们叫拆信刀，是银的，相当华丽。”

“是吗？”德·蒙特福特说。

弗雷斯特有点出神地说：“这把裁纸刀——就像那把遗失的调色刀——属于格雷格森先生。”

“是吗！”德·蒙特福特又说了一次。

“他宣称它在楼上他的房间里。”

“那是谁发现尸体的？”我问。

“也是这位格雷格森先生。”

德·蒙特福特和我互相看了对方一眼。“我想你最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件事的梗概，就你已经知道的。”德·蒙特福特说。

“是这样的，先生，”探长说，“似乎这位格雷格森先生想要打个电话。他走进那个有电话的小房间，拨了号码，但是没有拨通。于是他离开那里，到前门抽根烟，当他离开餐厅时，摩根先生进去了，他也打算用电话。格雷格森先生抽完烟，想回去再试一次。餐厅里空无一人，而通往电话间的里门是关着的。格雷格森先生来到门前，但没听到任何声音。他以为摩根先生肯定已经打完并离开了，所以他打开门——摩根先生的尸体倒了出来，正好倒在格雷格森先生的脚边。”

“天哪！”我说，“这个可怜人一定被吓坏了！”

“至少可以这样说，”探长说，“根据那个园丁的说法，格雷格森先生开始尖叫‘可怕的谋杀’和‘可以吓醒死人’。”

“在这种情形下，选择这个措词是不合适的。”德·蒙特福特冷冰冰地说。

“的确如此，先生。格雷格森先生仍然十分心烦意乱。”

德·蒙特福特说：“你似乎想说‘但是——’”

弗雷斯特又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但是——尽管他很悲痛，这看起来很真实——情况似乎对格雷格森先生很不利，事实如此。那是他的刀，他说他最后一次看到它是在楼上他的房间里，这把刀被用来杀死摩根先生。是格雷格森先生在餐厅外面——如果他真的在外面——当摩根先生在那里面时。似乎没有其他人在楼下，或至少不在餐厅附近。”

“就算他们在那里，也不会说出事实！”我对他说。我们走到前门，我已经描述过，它是一扇沉重的橡木门，安在古老的厚石墙里。“墙这么厚，如你所见，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门厅。”我接着说，“如果格雷格森只是站在打开的门口，向外望着花园，他不可能看见任何人溜进餐厅。如果他真的走到外面的花园里，那他几乎更不可能看见屋子里的任何人。”

“他说他正好走出门口。”弗雷斯特说。

“所以，那就可能有人溜进了餐厅。”我说。

弗雷斯特显出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唔，那么，”我说，试图尽可能地仿效福尔摩斯的方式，“让我们考虑一下另一种可能。电话间的外门是关着的吗？”

“关着的，但没有锁。事实上，格雷格森先生最初就是从这道门由花园走进电话间的。”

“你瞧，我说对了吧！”我带着几分胜利的喜悦说，“凶手可以轻易地从花园进来！”



弗雷斯特摇摇头。“我很难相信，医生。门没锁，确实不错，但是园丁威尔士和他的小伙计麦瑞威瑟整段时间几乎都在外头。噢，我不是说他们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从没走出能看到屋子的范围，或者他们中的某一个从没进到屋里去。事实上，我们了解到威尔士进屋去喝下午茶，具体时间还有疑问——大约是下午三点钟，顺便提一下，几乎是恰好三点，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但那个少年并没有进去；他在外面喝茶。所以实际上，这两人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整段时间都在外头，而他们从没有看见任何人接近那扇外门。”

“那么就是从屋里进去的。”德·蒙特福特说。

“看起来这一点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先生。”弗雷斯特又一次犹豫了一下。“你会想起来我刚才问福尔摩斯先生是否和你在一起，医生？嗯，眼前这位上校认识我，知道我的能力，很了解我所以肯定不会误解我，当我诚恳地说我希望福尔摩斯先生会在这里，因为它几乎是我力所不能及的，这是个事实。自从十年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以来，我处理过七起突然死亡的案件。两起是自杀，可怜的人；三起是意外事故；一起是酒后斗殴的结果；最后一起是一个惧内的丈夫杀死唠叨的妻子，然后他就到当地的警察局自首，非常简单！所以你会理解我在这种事务上的经验是有限的。”

“说得好，探长，”德·蒙特福特说，“而你也很了解我，因此当我附和你说希望福尔摩斯先生可以来调查这件事时，你不会误解我。怎么样，医生？您可以代表我们劝说他来调查一下吗？就像弗雷斯特说的，我们这儿是一群乡巴佬，需要帮助。”

“我可以问问他，”我说，“但我恰好知道他目前很忙，所以我不能作任何保证。”

德·蒙特福特看起来垂头丧气。“我很遗憾听到您这么说。唔，我想我只好向苏格兰场求助了，请他们派出莱斯特雷德探

长，或另一个他们最优秀的人。”

“天哪，不要，”我说，并赶紧补充道，“换句话说，我相信我能说服福尔摩斯来看看这个案子。”

德·蒙特福特伸出一只手。“我会永远感激您！那么现在，探长，除非我在这儿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否则我必须离开了。能请你让我得到最新消息吗?”然后他告辞，很快他的马车就沿着我们来的路回去了。

“唔，弗雷斯特，”当上校走出视线后，我说，“你很确定让福尔摩斯来这里不会——”

“一点也不，先生。当我告诉你它超出我力所能及的范围时，我说的是毫不夸张的事实。我没有我的一些同伴具有的那种野心——在整个伦敦追来追去，我更愿意有我自己的花园和烟斗。哦，我的能力足以应付这儿日常的犯罪事件，但这一件——不，先生，如果福尔摩斯先生同意调查这件事，我会非常感激的。”

“我现在就可以叫他来，因为我们在贝克街有部电话，”我说，“换句话说，如果可以使用电话，或者——”

“我们已经非常彻底地检查过电话间，”弗雷斯特说，“但没发现任何可用来解释这件事的东西，除了地板上的一些血迹，如您所能料到的。”

“凶手的衣服也有可能染上血迹。”我指出。

“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先生。而且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血迹。”

“哦?”

“是的，在格雷格森先生的裤子上。”

“可以理解，尸体是否就倒在他身边?”

“是的，医生，但另一个事实似乎有些不利于他，如果不是非常不利的话。”



“唔，”我说，“那是可以想像的。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福尔摩斯，看看他对这一切怎么想。”然后我走进屋子，上了浅浅的台阶，走进巨大的餐厅。通往小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外门也是。弗雷斯特所说的血迹显然已经被清洗掉了，六月明媚的阳光射进来；但即便是这样，当我拿起电话，要求电话交换台把我连接到221B时，我还是不自禁地恐怖地颤抖了一下。

电话里的铃声似乎要无休止地响下去，我以为福尔摩斯一定还在外头办事，这时一个年轻但沙哑的声音说：“喂，是谁？”

我听出了听差的声音和他说话的腔调，我说：“比利？是你吗？我是华生医生——福尔摩斯先生在吗？”

“福尔摩斯先生，医生？不，他出去了。”

“那好，比利，听我说——我想要你请福尔摩斯先生一回来就给我打电话。号码在壁炉架上的一张纸上。你听清楚了吗？”

“是的，先生，福尔摩斯先生打电话给您，在壁炉架上。知道了，医生。”

我心想如果福尔摩斯没能破译出比利的密码，我也能很容易地过会儿再打一次电话，于是我放下听筒，去餐厅和弗雷斯特会合。

“现在，医生，”探长说，“尽管福尔摩斯先生不在这里，但你在，你也能帮上我的忙。”

“我完全听从你的安排。”

“第一件事，你要看看摩根先生的尸体吗？它已被抬进隔壁的图书室里。当然法医已经检查过它了，此刻我也不是认为你的观点会有异于他，但福尔摩斯先生肯定会问起伤口，等等，而如果你亲自检查过它，也就是说——”

“我非常理解。”

弗雷斯特带我去图书室，不幸的摩根的尸体就放在那里，我彻底地检查了一遍，但没有发现任何被警医遗漏的东西。死因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一处直达心脏的刺伤。在尸体身上发现的那把小刀也在那里，我小心翼翼地拿起它。

"已对它做过指纹检查，"弗雷斯特说，"我们并不是太落后，即使是在这里。"

"结果呢？"

"没有任何能够确定的结论。上面有些'可能是任何东西'的污迹，据我的手下说，还有一个清晰的指纹，是格雷格森先生的右手食指。"

"这一点可以料到，因为这是他的刀。"

"没错。"弗雷斯特赞同说。

"从前面被刺，你看呢？"

"是的，他肯定看见了凶手，而且几乎肯定能认出他来——我们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去猜想任何不幸的事，直到——"弗雷斯特打了个冷战。"你自己想去吧，医生。"

"确实是这样。"

"你对前额上那处轻微的瘀伤怎么看？"

"哦，无疑是死后发生的。可能是尸体摔出电话间倒在地上，或者也许是在他死后不久脸朝下摔倒时头部撞在电话间的墙上。"

"警医也这么认为。唔，那么从这上面没有推断出更多的东西，但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你，华生医生。"

弗雷斯特把我带回餐厅，去研究发生罪行的电话间。"一个悲惨的事件，"他摇着头，似乎想要清除脑中恐怖的联想。"现在，医生，工作吧！你来这儿——是什么时候？"

"我恐怕就是昨天下午。所以我只来得及形成对这座屋子



或它的住客最浅显的印象。”

“所以你还没有，例如，见过这把杀死摩根先生的拆信刀?”

“没有。”

“这么说来，你也没有进过格雷格森先生的房间?”

“当然没有!”

“我没有怀疑什么不好的事，先生。我只是以为他有可能邀请过你到他房间里抽根雪茄，比如说。或那一类的事情。”

“我和他们中的任何人都还没有熟悉到那种程度。”

“的确如此，”弗雷斯特说，“嗯，我听说这座屋子里的习惯是，客人们并不锁门?”

“他们也对我这么说过。还向我保证这里从没有过任何紧张骚乱，从没有夜贼来麻烦，等等。当然，事后才会明白，这些保证有点不真实。但那样人们就不会在这里休息上两星期，心里想着有可能被刺死。”

“确实如此。不管怎样，”弗雷斯特冷酷地笑了一下说，“我猜今晚有些门会被锁上。”

“我知道我的门会!”我坦白地说，“因为威尔士和他的伙计的证词的重要性并没有逃过我的注意，我肯定您也注意到这一点了。”

“是的，医生。”弗雷斯特犹豫了一下。“我知道我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有多么困难，先生。可以这么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说人是非，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我做梦也不会想听关于住在这里的绅士们的闲言碎语，更不会想请你说这些。但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件，而且你可能也注意到它的严重的意味。所以，我必须问你，你是否注意到在任何客人之间的任何仇恨，任何敌对？任何事都行，但尤其是那些牵涉到摩根或格雷格森先生的。”

这回轮到我犹豫了，不确定怎样做才是做好的。弗雷斯特是对的，当然，我有责任坦白地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但这仍然显得有点不忠诚，即使是对我刚刚认识的人的不忠诚。

“说吧，医生，我能看出有状况。”

“唔，那么——这纯粹是我自己的印象，你必须清楚这一点——但昨天晚餐时的确有一件相当使人不快的小插曲。”然后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当我说完，弗雷斯特问：“你对摩根和格雷格森之间发生的这件事印象如何？它只是一种玩笑，还是更为严重？你认为呢？”

“它轻描淡写地被解决了，”我说，“尽管如此，我感到在它背后有更为严重的事情，一种由来已久的反感，如果不直接说是憎恶的话。”

“谢谢你的直率，先生，”弗雷斯特说，“并且我再一次为我坚持要把事情弄清楚而道歉。”

“哦，这很难说是你的错，探长。如果不是摩根被杀了，这种情形永远不可能出现。你在这儿的工作差不多结束了吧？”

“我想是的，先生。我们将把尸体搬到停尸房做尸检，尽管我不太相信会有什么惊喜。至于其他的工作，因为缺乏任何可以确定的证据——关于动机等等的，我想我会等到福尔摩斯先生到达之后。现在，我想我最好见一下莫里森先生，把实际情况告诉他。”

弗雷斯特离开了，我又查看了一遍房间，但对发生过的事情没有得出任何成形的观点。不过我认为，起码我可以把这个地方的地形牢固地印在我的心里。

当你走进屋子的前门，你就立刻进入到一个大厅，它是如此宽阔因而不能只被看做一个门厅，厅里有一个伞架、衣帽



架、牡鹿头，等等。向左走——当你站在刚进屋子的位置上——是一个所谓的盥洗室，有一个洗脸盆和普通的厕所。向右走是主楼梯，宽阔高大，有着厚重的由橡木制成的扶栏装饰物，它们对于任何一所屋子都会是华丽的装饰，在那上面又有一扇厚羊毛毡门通向厨房以及威尔士夫妇的住处。这些不在客人们的活动范围内，除非是特别的邀请。

正对着正门的是另一个所谓的楼梯，只有三级浅浅的台阶，通向一条长长的贯通左右的橡木格板走廊。在走廊的近端有一道代替墙的栏杆或说扶手，它们邻接着入口处的大厅，形成了高台的效果——实际上，我有一半相信这座房子的地基比前门上的日期要古老得多；入口处的大厅是这座房子的原始部分，而现在这条走廊穿过的地方则曾经是某位古老的庄园主用来放置他的贵宾席的地方。

走廊左侧的最远处是一个巨大的起居室，到处是拐角和隐蔽处，它布置得很舒适，类似伦敦俱乐部的吸烟室，甚至在一个拐角处还放着一张台球桌。这间起居室有一扇法式窗户，它朝向一小块铺着砖的空地，远处是一个池塘，再过去就是花园了。

那个小图书室在起居室的右边，然后是餐厅——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在图书室的另一侧，这三个房间都可由走廊进入，而且只能从走廊进入，它们之间没有相连的门。不过，在餐厅右手边的墙上——从开在走廊的门口向里看——那儿有一扇通向厨房的门，此门供威尔士夫人上菜用。在这堵墙和对着走廊的墙形成的角落里，又是一扇巨大的朝向花园的法式窗户。就在这堵对着走廊的墙里，有一个安着电话的小房间。

这张平面图还没有描述完，在环绕着屋子的走廊右侧最远端是另一扇厚羊毛毡门，通向厨房和仆人们的房间。（我附加了一张我在那时画下的关于此地的粗略的概貌图，它可能要比

一长串的描述更好理解。)

我很满意自己在心里把它弄得清清楚楚，然后我朝电话间走去，心想我可以查看一下外部的平面图。但主门被推开，打断了我。弗雷斯特说："我现在要走了，医生。但我明天会顺便来一下，希望那时能见到你和福尔摩斯先生。"

他离开了，但莫里森看起来很沮丧地走进房间。"一个不幸的事件，华生医生。"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有共识。"我对他说。

"什么？哦，的确。"莫里森似乎带点敬畏地看着我。"我必须承认，我没有把您和《斯特兰德大街》里的华生医生，或诸如此类的人物联系起来，先生。直到弗雷斯特探长刚才提起它。我听说，您打算请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来调查此事？"他补充说，语气中带着振奋。

"确实如此。探长要求我这么做。"

"我确信他的要求是对的。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先生，我希望能迅速地——还有最重要的，慎重地——解决此事。其实，受托人几乎不可能赞许我的管理了。毕竟，当事情发生时，我就在屋里！"

"他们不能责怪您，先生！除非，当然——"

"先生！不，我同意您的观点。但我了解我的受托人，先生，而您不了解。都是正派人，当然。但对于错误几乎是认真严肃的。全都是些律师和牧师。我不是要反对什么——但尽管如此，哦，当我想到事情被公开——"这个可怜的人说不下去了，绝望地摇摇头。

"在这一点上我们用不着担心，"我对他说，"弗雷斯特探长是一个好人，并且我和郡警察局长有些小小的交情。我想他们俩目前都希望让事态保持平静。至于福尔摩斯先生，我能向您保证，他恰好是一个谨慎的人。假如事情能够迅速解决，那



么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报纸上只会登出一个简略的概述。”

莫里森看起来有点安慰，但他说：“您自己不是也要发表一些对此事的报道吗？”

“假如我这么做，”我对他说，“您可以相信我会隐匿起真实的姓名地点，不让人知道。”（在眼前这篇报道中我已经这么做了！）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么说。”莫里森说，“那么现在，尽管讨论这些事情似乎对躺在停尸房的可怜的本杰明有点儿无情，但生活中的日常事务还是需要被关注。我很难认为今晚在这里用晚餐是合适的，事实上威尔士夫人也没有时间准备通常那些食物。但我已经请她把那些冷茶点放在一起，摆在起居室里。我已经请了其他人在那里集合，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加入到他们中间去？”当他带头向门口走去时，他补充说，“顺便提一下，先生，既然福尔摩斯先生要来处理这件案子，既然您是他的朋友和同事，我想您是否可以——谨慎地，当然——利用这个机会问一些问题，以确定当时每个人所处的位置，等等。换句话说，如果您认为这是个明智的主意？”

“非常明智，”我说，“事实上，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这是真的：我已经和福尔摩斯共事这么久了，足以让我明白在时光老人和人类记忆的不可靠性共谋实施它们常有的效果之前获取第一手材料的价值。而且，如果有一个念头在我心里一闪而过，即，我或许能在福尔摩斯到来之前解决这个案子，那么读者也会理解这样一个念头并非不合理；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中的许多人把自己看做业余侦探，而我和福尔摩斯的共事经验至少赐予我对正确方法的初步了解。因此，我随着莫里森来到起居室，带着些许荣耀和坚定的决心要做我能做的事。

汤姆林森和庞特内已经在起居室了，同样沉浸在忧郁中，并坐在皮革扶手椅上。当莫里森和我走进去时，他们抬起眼来

点了点头，但什么也没说。

我们坐下来。莫里森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高兴我在这里；这意味着警察用不着把我从我的小别墅里拎出来，因为我当然不希望我的妻子心烦意乱——当然，不是说她现在不会心烦意乱，但至少她将从我这里听到这件事，而不是从警察嘴里。在另一方面，它确实意味着我是一个嫌疑人，就像眼前这两位老家伙一样。"说着，他对其他两人点点头。

庞特内抬起头，默默地微笑了一下，但汤姆林森却有些激动地说："我相信，只有一个真正的嫌疑人，你们呢?"

"得了，先生，"莫里森说，"对他不利的证据几乎都是完全间接的。"

"那是他的拆信刀，不是吗？在他房间里的拆信刀！我们都知道他们有点合不来。现在，如果是格雷格森被杀死了，警察倒是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我们中的任何人——或所有人。"

听了这话，有一阵尴尬的沉默。我觉得我要让福尔摩斯失望了，因为我现在应该坚持询问进一步的细节，但我就是不知道如何把自发来到我心中的问题措词成句。

庞特内显然对转变话题感到不安，他问莫里森："这件事会如何影响你的假期，秘书?"

"哦，它出局了，就像赛马解说人表达的那样。警察明确要求我留在此地，但即使他们不说，我也不会感到任何乐趣，当这件事仍赫然耸立在我眼前时。那会有点像抛弃岗位，不是吗？不，一旦这件事得到解决——"

他的话被开门声打断了，杰姆斯·达文波特走进房间。达文波特点点头，但他显然感到需要更明确的招呼，于是说道："这是个该死的事件，不是吗?"然后他走到占了整整一面墙的法式窗户前，站在那里闷闷不乐地看着外面的花园。

达文波特的行为似乎使房间里的另外三个人陷入更加郁闷



的状态，整整五分钟没有人企图交谈。至少对于我来说，这五分钟似乎比五小时还长。我正要迫使自己说些关于天气的话，此时，令我大为解脱的是，门开了，杰瑞米·兰恩走进房间，一边把他那长长的金发掠到脑后。兰恩拿着一个精装的皮面笔记本和一支银钢笔，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似乎没有被流行于众人之间的忧郁所感染。

他扫了一眼整个房间，愉快地说："非常传统，这里。"

"那是什么意思，先生?"达文波特摆出一副好斗的样子问。

"嗯，所有的嫌疑人都被集中起来，等着侦探告诉他们是谁干的。不过，要是在图书室里会更好一些。完全是一出独幕剧。"

达文波特说："作为其中一员，我并不认为这句话有丝毫可笑之处，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极为唐突的，如果你说不出什么明智的话，我强烈要求你保持安静。"

"对不起，真的！我只是试图勇敢地面对这件事。"兰恩坐了下来，一时之间他的脸红了。

"威尔士夫人给我们准备了一些三明治之类的东西。"莫里森急忙说。其他人咕哝着道了谢，然后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陷入又一次的沉默之中。

不过它没有持续太久，因为过了一小会儿，门被打开了，威尔士夫人推着一辆餐车走了进来。

"晚上好，绅士们。"威尔士夫人显然不认为，只是因为屋子里到处都是警察，她就应当改变她的晚间问候。毕竟，她的行为和她的言语一样响亮，她的习惯是，在每一顿晚餐开始前说同样的话，即使在整个白天她已经见过每位客人许多次了。对于威尔士夫人来说，这正是那些关系重大的小小礼仪之一。

她几乎以完全同样的语调对没有烤面包片一事道了歉，她接着说："我们都对发生的混乱事件感到遗憾，但我们对此做不了什么，不是吗？现在，警察告诉我，他们在餐厅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明天的早餐会在那里用，和通常一样。这样可以吗？好的，请享用你们的晚餐。"

她给我们一个灿烂的笑容，然后走到门口处停了下来，以便让彼得·格雷格森进来。"晚上好，格雷格森先生，您正好赶上它——我恐怕是一顿临时凑合的晚餐。"

格雷格森向她挤出一丝笑容，然后走进房间，说道："我们都已经帮助警察进行他们的调查了，不是吗？你们中谁也不用担忧什么。"

"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中谁都不用担心。"莫里森说，递给格雷格森一盘三明治。

"啊哈，不，谢谢！我这会儿什么也吃不下。我这辈子从没比现在更讨厌过食物，但我倒能接受一杯茶。"格雷格森为自己倒了一杯茶，加了几勺糖，急切地喝了下去。他又倒了一杯，放在椅子边的地上。他抬起一只手掠过他的头发，他的这个习惯我昨天已见过数次了。他的头发比习俗认为必要的长度更长，尽管不如莱恩的长，而且尽管事实上他的年纪肯定和我差不多了，他的头发仍然染着浓艳的颜色。他并没有愁眉苦脸，但脸上的迹象表明，他显然感受到压力。

他拿起他的茶喝着，这次以一种更为悠闲的方式，接着，他突然说道："他们认为是我干的，你们知道。"

听了这话又是一阵沉默，然后莫里森说："我肯定你弄错了。这件事显然极大地困扰着每一个人，而且同样明显的是，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有一定的嫌疑。"

格雷格森猛烈地摇摇头。"不，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还能想到别的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非常自然，当然。而且



我知道，你们所有人一定都是这样想的。"

"哦，我知道你弄错了，"莫里森说，带着某种虚伪的热心，听上去挺可怕的。"我——"即使是他也接不下去了。他陷入沉默，盯着他的盘子。

这阵沉默轮番变成尴尬的、压抑的和几乎是难以忍受的。我正要说些什么——什么都行——试图清除这种气氛，这时汤姆林森突然放下他的盘子，站起来说："我知道时间还有点儿早，即使对我来说也是，但我感到筋疲力尽。神经性疲劳，或诸如此类的毛病，我想。所以，如果你们都原谅我，我要说晚安了。"

"还有我。"庞特内说，也站了起来。

当他们向门口走去时，莫里森说："等一下，"然后他对着一屋子的人继续说道，"华生医生非常好心地提出要请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调查这起可怕的事件，如果他同意这么做——我真诚地希望他这么做——那么我会请你们所有人回答他提出的无论什么问题。毕竟，尽可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最符合我们的利益。另一件事是，可能警察已经对你们每个人都提过了——但我不知道你们认为它有多重要——最好还是把你们的房门都插上，直到所有这些事情都被解决为止。就我个人来说，我非常严肃地说，不到天亮时我根本不会离开我的房间。"

格雷格森站起来，一脸奇特的表情。"你们没必要担心，"他说，"我只带了一把拆信刀，并且警察已经把它拿走了。当然，还有调色刀，不是有一把我假装丢失了的吗？那么当然，因为你们都知道，我还随身带了另外半打，正好你们每人一把。"

莫里森正想说什么，但格雷格森差不多是叫喊着说下去："我没有杀人！我知道你们都以为是我——而且我不能说我为此怪你们——但我没有杀他。千真万确我没有！"然后他几乎

是冲到门口，擦过站在门口的庞特内和汤姆林森，跑进了走廊。

庞特内的目光随视他许久，然后说："唉。"

"唉，真是的，"汤姆林森说，"在这之后说晚安似乎非常虎头蛇尾，不过，晚安。"

他们走了，莫里森挥挥手向他们告别，然后坐下来看着其他人。"我想我们都有点儿过度紧张了，"他说，严肃地盯着达文波特，"例如杰姆斯，我想在今天之前，我从没听过你诅咒。无论如何都肯定没有。"

达文波特似乎对自己感到惭愧。"对不起，秘书。正如你说的，此刻我们的神经都有点儿紧张。我知道我有点心烦意乱——非常心烦意乱——对这一切。你知道那是多么心烦意乱。"他差不多是在向他的听众呼吁——"一个体重二百一十磅或再多一些的男人，有一部络腮胡和非常成功的事业，所以每个人一遇上生活中的小小风波都会把他当做避难处。值得信任的，可以依赖的，以及其他所有美德。非常诚实地说，我这一辈子从没遇到过我不能对付的事情。更确切地说，是迄今为止。首先——哦，心烦意乱是我想到的惟一一个词，尽管这是婉转的说法——我生命中第一个使我相当不知所措的事件，因此，我所能想到要做的事就是用诅咒来表现出我的烦恼，尽管这可能很幼稚。我想事实的真相是因为感觉如此无用而对自己非常烦恼。几乎帮不上忙。"他默默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可怜的家伙。"

莫里森说："你，还是本杰明？"

"彼得·格雷格森，"达文波特出人意料地说，"事情确实看起来对他非常不利，我必须说。当然，他说得很对，警察肯定怀疑他，他们不可能不这么做。而且，尽管你勇敢地想要安慰他，戈登，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



“所以，你没有被他相当戏剧化的——如果不是闹剧化的——对自己无辜的声明所打动？”兰恩说。

达文波特耸耸肩，但没有回答。

莫里森站起来。“似乎过了很长的一天，”他说，“所以我想我得做一次快速巡视，以确保所有的门都锁上了，然后上床睡觉。不过我想，威尔士今晚会格外警觉。”

“有点像是亡羊补——哦，”达文波特说，“你知道我的意思。”

“如果我们让前门整夜大开着，也真的不会再糟得更多了，”莫里森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至少显得甘愿一些的好。”

达文波特站起来。“我同你一起巡视。”他对莫里森说，“经过一晚的睡眠，我们都会觉得好些的。”

当莫里森和达文波特离开时，兰恩望着我说：“这儿还有两个人。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安全而一起上楼，您认为呢，或者知道我没有潜伏在楼梯上尾随您，会让您觉得更自在一些？”

他的腔调里有一丝古怪的意味，我能辨认出其中幽默的成分——或者显然是一些使兰恩觉得幽默的成分——但还有一些更多的东西，需要花一会儿工夫才能弄明白它到底是什么。于是我说：“您实际上很是幸灾乐祸，不是吗？”

兰恩非常有雅量地做出尴尬的样子。“哦，您必须承认——我是说我对这个不幸的人和所有事情感到惋惜，但我并不真的了解他——我来这儿只有一个星期，而且这是我第一次来——但您必须承认，这是——唔，一个机会。不是吗？”

我没有立刻弄明白兰恩的意思。接着我意识到那本打开放在兰恩膝上的皮面精装笔记本的真实用意，我问：“您准备写这件事？”

“我真的看不出为什么不？”兰恩说，他防御性地耸耸肩。

“毕竟，每个人都说，你必须写你知道的，根据你所有的私人经验来创作，不是吗？而多少通俗小说作家都在这块阵地上？”

“在这个快乐的阵地上，您是说？”

“您很清楚我的意思。我并没有杀本杰明·摩根，我对他的死没有责任。但如果我不能从这些经验中弄出一本半本像样的著作，那我真的是选错行了。它可能不怎么好写，但至少它会是有根有据的。毕竟，医生，您自己不也创作了许多同样的东西吗。我们之间的不同是，您是个著名的作家，而我最适合用那句古老的拉丁语来描述，‘无名小卒’。”

“哦，”我笑了一下说，“我想这确是事实，那就写您的故事吧，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写我的。”

兰恩似乎正要说话，这时威尔士夫人又回到房间。“华生医生，有电话找您，先生。”

“谢谢您，威尔士夫人。”

我来到餐厅，进了电话间。外门是关上并锁着的，尽管天色尚早，事实上餐厅正沐浴在黄昏夕阳的金色光辉中，但这个小房间里仍有一股阴暗，会使一个较为敏感的心灵不安。

我拿起听筒，振奋地听到福尔摩斯真实可感的声音。短短几句话我就解释了情况，并问他是否可以挤出一些时间。

“我能，而且我愿意，医生。”福尔摩斯说，“因为在那起珠宝案里我走进了死胡同。我会搭明天第一班火车去那里。”

“真高兴听到这些。”我说，而且真的是这么想的。

我没有打开外门的钥匙，否则我会到花园里去散散步，清理一下我的想法，自从下午受刺激以来，它就忙个不停。我想不出可以做些什么事来有效地打发时间，于是我走进图书室，找到一本其体积保证能带来一些催眠效果的书。我走向楼梯，目光落在那个伞架上，上面是各种手杖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中间有一根很大的灰木手杖，它的把手就是一个大块的根节。我



——这很自然——没有带上我的左轮手枪，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场骚乱，所以我带着这根手杖上楼。假如今晚有什么人想要对我不利！我插上我的门，一直读到半夜，我的眼皮才开始发困。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吃早饭时就有点儿晚了，但发现其他人都还没到场。我不知怎么就打发了这个早上，我说不出是怎样打发的，不过我知道自己心烦意乱，不能定下心来做任何事。因此当快到十一点钟时，从当地小旅馆来的一辆马车停在路边，歇洛克·福尔摩斯下了车，我为此而非常振奋。

第三章

"我早就说过了，医生，"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大步向我走来，一边说，"你就是预报罪恶的海燕，在这里你又一次地证明了我的正确！表面上是来这里寻求和平与安宁，实际上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遭遇了一场谋杀！"

"这完全是巧合，福尔摩斯！"我带着一丝愤怒说，因为福尔摩斯的幽默感偶尔会是最古怪的。

"当然不是，华生。现在，工作吧。第一件事是会晤秘书——莫里森，是不是？这也是建立我们的正式身份的第一步。"

我知道莫里森在楼上他的房间里，于是由我来带路。秘书看见福尔摩斯时的安慰是显而易见的。"谢天谢地您来了这儿，福尔摩斯先生！"莫里森说，"尽管我钦佩弗雷斯特探长和他的警员们，他们都是可敬的人，但我从不向他们让步，因为警察有他们固定的工作程序，而我最为希望的则是谨慎。我不知道您是否清楚这一点，但住在这里的人士有一部分的确非常有名。他们中有些人在自己的领域里享有国际声誉，这一点您可以想像——我们让那些人住在这里：他们因其在文学和艺术上

的努力而被授予爵位。同样地，他们中还有一些人是由于他们的血统和职位而出名——上星期我们这里就住了一位内阁大臣的兄弟——谢天谢地，这星期他不在这里。”

“谢天谢地，真的！”福尔摩斯咕哝道。

莫里森努力挤出一副笑容。“您或许以为我的行为方式有些闹剧化吧？”他说，“我也许是对我在这里的职位有点过分敏感，但是真的，福尔摩斯先生，当我说一丁点丑闻都会造成远远超出我自己这个卑微职位所能承担的后果时，我并没有夸大其词。”

“我非常理解，”福尔摩斯说，“您可以去休息了，并相信我所要做的就是迅速地而且慎重地解决问题所必须做的那些事，不会超出这个限度。”

“谢谢您，先生，”莫里森说，“不用说您可以在这儿免费食宿，就我所能做的而言。当然，客人们的房间是另一个问题；我没有权力允许您进入。”

“那并非必要的，”福尔摩斯说，“如果在这方面有什么麻烦，我们当然会让警察来插手这件事，但首先，我们会设法做我们能做的事，同时避免任何不愉快。”

“这就是我的全部请求。我想您会留在这儿吧？”莫里森说，“我为您安排了一个房间——我恐怕有点儿小，按理说它是某种储藏室，但要么这一间，要么是可怜的本杰明·摩根最近住过的那一间，所以我自然以为——”

“我确信您的选择很好。”福尔摩斯说，“我可以先把手提包留在房间里，然后再到处看看——首先是摩根的房间，我想，接着是罪行发生的地方？”

莫里森领着福尔摩斯来到他的房间，它并不真像秘书刚才所说的那样狭小，接着他又领着他来到另一扇门前，打开锁。

“一切都维持原样，”他说，“当然，警察已经看了一遍，



但其他任何人都没再进去过。”

“那就太好了！”福尔摩斯悲哀地咕哝道。

莫里森似乎正要领着我们进去，但福尔摩斯举起一只手。“我肯定您有别的更好的事要做，”他说，“华生和我完全习惯于单独工作。我可以拿着钥匙吗？当然，我会还给您，而您可以肯定，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您商量的。”说着这话，他敏捷地进了门。莫里森似乎为难了片刻，然后点点头，回到他自己的房间。

“赶快，华生，”福尔摩斯说，移到一边让我进去，“我们要迅速地查看一下这里，不过我担心时间的流逝以及一大群警察的到来会使我们的工作变得徒劳。”

“我们要找什么？”我说。

“任何不寻常的事。”

我们查看了一遍，但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我注意到的惟一有意思的东西是一幅挂在床头的女人照片，乍一看已不再年轻，但外表惊人的美丽，而不是通常的吸引人。

“他的妻子，我想，”福尔摩斯说，“这是一幅优秀的摄影。”

“当然，他是一位人像摄影师，”我说，“这张可能是他自己拍的——如果是这样，那他因他的工作而获得良好的声誉就不奇怪了。”

“嗯，没有别的了，你瞧，这儿没有私人信件。”

“没有，因为他在度假。他可能在离家之前就处理完他的信件了，而且从没想过让他的信件改寄到这里。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我说。

“很有可能。唔，看起来这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为我们指出真相。所以，我们去看一下犯罪现场吧。”他在我们身后锁了门，然后我带路下楼，进了餐厅。

“现在，华生，”福尔摩斯说，有几分热切地搓着双手，“工作吧！尸体是在哪里被发现的？”

“就在这里，”我说，一边为他领路。“你瞧，这儿有个小房间，我判断它是原先屋子的旧门口，就在这里发生了那桩罪行。”

“哈，电话！”福尔摩斯摇着头说，“你会记得，医生，我表示过我怀疑使用这个设备是否明智。”

“啊，福尔摩斯！难道你能为所发生的事情而责怪电话？”

“你不这样认为吗？而且，华生，事情在这个地方发生可能会有其深刻的含意，不是吗？因为事实是，电话在这里，谋杀也发生在这里。”

“那又怎样呢？”

“嗯，医生，考虑一下这个可能性。这个人，摩根，发现了某个正在进行或正要进行的可恶的罪行。他的第一个想法自然是通知警方。由于屋子是与外界隔绝的，所以他不能轻易地前去此地的警局——但等一下！他看到了电话，并知道此地警察局也可能有这个设备。他来到这里想传达他所知道的事，但是那个罪犯察觉到摩根知道了什么，于是跟踪着他。摩根走进这个房间，但罪犯为了避免暴露而变得疯狂，拉开门，然后——”他恶狠狠地向着空气刺去。

“你认为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我问他。

“从来没有，但它肯定是一种解释，不是吗？这种事情——虽然不太可能——但也许会发生。”他盯着电话间的里面。“华生，华生！我本对弗雷斯特抱有那么大的希望！但他们中间最棒的人都没有学会让事情保持原样！为什么这里面要清扫？”

“嗯，福尔摩斯，这是屋子里的日常事务——否则就太恐怖了——而且无论如何，已经做过彻底的检查，弗雷斯特是这

样向我保证的。”

“真的吗?”福尔摩斯盯着电话看了一会儿。“我突然想到，我们现在可能找到一条线索了。摩根是打完电话把它挂回去，还是在他拿起电话之前就被杀死了?”

“交换台会知道!”我说。

“没错，所以我们不要耽搁，立刻就问吧。”福尔摩斯正要拿起听筒，但此时弗雷斯特探长走进房间，打断了他。

“福尔摩斯先生，真高兴能再一次见到你，先生。尽管我希望是在更愉快的场合下见面。”

“我也这么希望。为什么你允许他们打扫电话间?”福尔摩斯尖锐地问。

“它已经受到了细心认真的检查，先生，而且几乎不可能使它保持原样。没有太多的混乱，地板上只有一点血，仅此而已。不过让它保持原样并不合适。你可以得到我郑重的保证，那儿没什么重要的。”

“唔。好的，我必须得到你对此事的保证，探长。眼前这位华生刚刚提到交换台能告诉我们，摩根是否真的在被杀之前打出了一个电话。”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先生，”弗雷斯特说，“我今早问过了，交换台的小姐回忆起昨天下午从这间屋子里打出去的只有两个电话，而且打电话的人都是想接通一个伦敦的号码——是同一个号码——但没有人接听。那个人就是格雷格森先生，根据我的调查。”

“真遗憾。我原本希望摩根的电话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我想，没法知道他打算给谁挂电话吧?”

“除非有一个水晶球，福尔摩斯先生，我也这么想——实际上，我原来有一个过高的希望，可能摩根先生正在说话——此时事情发生了。这样，电话那端的人就可能告诉我们

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他根本没有拨出电话，那我们就处在臆测的领域里。”

“确如你所说，探长。对尸体是否做过全面的死后解剖?”

“做过，先生。但是没有什么发现能够改变法医和眼前这位华生医生已经形成的观点——死于一处直达心脏的刺伤，而且凶器留在伤口上。”

“你把凶器带来了吗?”

“是的，先生。”弗雷斯特出示了一块丝手帕，包着我昨天见过的那把拆信刀，上面的血迹现在变成了暗褐色。

福尔摩斯用他的放大镜仔细地检查它。“这儿有一个指纹。”他说。

(我可以补充说，在那个时代指纹被称作“非常流行的东西”。在苏格兰场甚至准备成立一个指纹署，尽管直到我正在写作的这起案子发生过两三年之后，它才真正建立起来。)

“是的，先生，”弗雷斯特说，“那是格雷格森先生的食指指纹。我手下有一个人具备科学侦查的天赋，是他检查出这个指纹。他是个敏锐的家伙，福尔摩斯先生，我确信即使是你也要赞同他的方法。他还告诉我，你看到的那些污迹‘可以是任何东西’。”

“我会同意那一点，”福尔摩斯笑着说，“而且我确信他关于那枚更加清晰的指纹的看法是正确的。”

“不过，这帮不上太多忙，”我指出，“因为你可以合理地推测，一个人自己的指纹能够在他自己的拆信刀上被看到。”

“非常正确，华生。”福尔摩斯说。

“那么，福尔摩斯先生，”弗雷斯特说，“如果这儿再没什么我能做的——”

“我想没有，探长。如果我发现了什么，我会通知你的。你自己没有形成什么看法吗?”



“只有一个，那就是事情看起来对格雷格森先生非常不利，先生。只要我能发现一个动机，我就打算让他戴上手铐。”

“昨晚他看上去真的是心烦意乱，”我说，“如果他的悲痛是假装的，那么他就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演员——连你自己也算在内，福尔摩斯。”

“而且据园丁说，他昨天发现尸体时就是心烦意乱的。”弗雷斯特补充说。

“那么，你们俩都很确信？”福尔摩斯说。

“你不相信吗？”弗雷斯特说。

“哦，他也许真的是世人曾见过的最好的演员！”

“这是真的，福尔摩斯！”我说，“但他并非一直是一个如此才华横溢的演员，对他来说，事情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安全的行动过程——如果他是凶手——如果他静悄悄地不被发觉地溜走。”

“说得好，华生！但那样他不能保证他不会被看见——可能会有人看见他离开餐厅，那么他还有什么机会逃避审判呢？我相信你昨晚对我说过，他的裤子上带着血迹？”

“当尸体倒在他身上时沾上的，”弗雷斯特说，“或者这只是他的说法。”

“或者这只是他的说法，但如果这血迹是他刺杀摩根时沾上的呢？格雷格森往下看，看到这块他知道会牵累他的血迹。他能做什么？换个场合，他也许可以洗裤子，或烧掉它。但他不是在家里——餐厅里是好奇的仆人，同样，如果他打算在炎热的夏日里要求在他的房间里烧一盆火，那也肯定会在女仆间引起闲话，迟些就要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了。一个聪明人可以总结出，最安全的行动方式就是最大胆的，假装发现了尸体。他那恐怖的叫喊声可能就是打算增加逼真度——毕竟，谁会怀疑一个吓坏了的人呢？”

“真是一个聪明人!”我说，“因为他必须飞快地想出这一招——非常之快。记住，在那样的行动过程中，他必须即刻做出决定。他可没有时间——而你有时间，福尔摩斯——坐下来抽上一两斗最烈的布拉德利烟草，用整段时间考虑那个问题。”

福尔摩斯用他那与众不同的方式无声地笑着。“你是对的，跟平时一样，华生。真的是一个聪明人！或者是一个鲁莽的人。”他沉思着补充说。

“或是一个疯狂的人?”弗雷斯特提议说。

“一个疯子?”我说。

福尔摩斯盯着我。“我承认我没有充分地考虑这个可能性，华生。但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了解到，有证据表明没有陌生人从外部接近这座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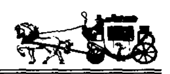
弗雷斯特点点头。“园丁一直在外面，”他说，“他们是好人——只是些劳动者，当然，但很诚实——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人与这座屋子，或屋子里的人，有牵连。”

“那样的话，无论格雷格森是不是凶手，真正的凶手是——而且仍然是——在这个屋子里的。”福尔摩斯说。

“我自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了，先生，”弗雷斯特说，“我得承认，华生医生是一个比我还勇敢的人，他已经知道那些事情，但昨晚还是留在这里。”

“哦，我插上了我的门!”我说，“而且拿了一根粗大的灰木手杖放在我的床前，在缺乏其他更好的武器的情况下。”

“那提醒了我，”福尔摩斯说，他从口袋里掏出我的旧左轮手枪递给我。“我相信你可能用不着它，但安全总比遗憾要好。情况是这样的，”他接着说，“如果凶手有某种理由犯下罪行，如果他打算杀摩根而不是其他人，那么屋子里是足够安全的，我们要为自己担心的只是在追捕这个凶手时。但如果这个凶手真的是个疯子，就像华生所提议的那样，或者如果摩根不是凶



手所怨恨的惟一一人——无论怨恨是真的还是想像的——那么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不愉快发生。”

“你真的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弗雷斯特问。

“这是一个可能性,”福尔摩斯说,“尽管我有些希望警察对这个案子的关注,和——我能这么说吗?——华生与我出现在这座屋子里可能会有助于阻止进一步的伤害,假如凶手真的计划这么做。但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这个凶手——除非他真的是华生所说的疯子——肯定有,或无论如何他认为他有,对摩根的某种怨恨。就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可能这个凶手对留在这里的其他人中的某一个或更多的人也有些怨恨,或他相信他有。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必要询问这座屋子里的居住者,以确定他们彼此之间的各种关系。”

“那么我会把它留给你。”弗雷斯特说,在日常的客套之后,他就按他所说的行动了,福尔摩斯和我再一次单独留在了餐厅里。

“现在,华生,让我们非常认真地开始吧。你和这里的人有些交情,而我没有,我们应当从哪开始呢?”

“莫里森秘书要求他们在你见过他们中的每个人之前,不要离开屋子太远,所以他们都应当在附近的某处。也许我们应该去看一下起居室,因为他们可能在那里,或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在。”

我带头向起居室走去。里面空无一人,除了兰恩,他坐在法式窗户旁边的一张椅子里,在笔记本上涂写着。当我们走进房间,他站起来欢迎我们。

“哈,”他说,伸出他的手,“这位肯定是著名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我相信我已经评论过兰恩冷嘲热讽式的幽默,在他的问候话中也有些那样的成分,但我想我也能分辨出另一种成

分——或许是嫉妒？或许它可能是——恐惧？

不过，福尔摩斯似乎没有注意到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他咕哝着说了一些日常的寒暄话。“我想您和华生医生相处得很好，因为你们都是作家。”

兰恩笑了。“我恐怕我昨晚使华生医生相当震惊，我透露出我打算对这个不幸事件写些报道以供发表。”

“哈，”福尔摩斯说，“您用不着提醒华生！当需要为读者大众提供关于我的所作所为的故事时，他经常是完全以他自己的方式去做。也许有一条新鲜的途径不是件坏事。实际上，我偶尔不得不批评华生，因为他对我曾涉及的那些复杂问题更为感性的方面的强调。”

从兰恩脸上的表情我能判断出这是一个打击——他显然非常依赖这些“感性的方面”，以便为他预想中的那本书提供素材。除此之外，我没有觉得福尔摩斯的评论冒犯了我，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他只是打算赢得兰恩的信任，以便随后的谈话可以进行得更顺利。

“我能和您略微交谈几句吗？”福尔摩斯说。

“莫里森先生要求我们告诉您您想知道的任何事，”兰恩说，“我必须说，成为一桩谋杀案调查的嫌疑人多少是件新奇的事。事实上是非常刺激。”

“我很难认为我们应当非常严肃地把您当做一个嫌疑人，”福尔摩斯笑着说，“毕竟，我了解到，这是您第一次来到这座屋子，所以您过去——大概——从没见过摩根？”

“哈，但您不能确定，”兰恩说，表现出他迄今为止最大的真诚。“您怎么知道，福尔摩斯先生，我不是摩根遗失了很久的侄子，从外面回来，打算谋杀他，以获得我的遗产？”

“您可以确定的是，我会非常严密地调查，即使是微小的可能性，”福尔摩斯平静地说，“顺便提一下，您并非摩根遗失



了很久的侄子，或诸如此类的什么人，不是吗？”

“实际上，不是！”兰恩说，显然被福尔摩斯的努力所打动。“我只是试图表明，这个谜的答案可能不是显而易见的那种。”

“您指出这一点真是好心，而且您可以非常肯定，我会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福尔摩斯说，“现在，我想，您自己已经在调查这个问题方面做了点事，即使是在自谋杀发生至今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所以也许您可以帮我们一个忙，提供给我们您可能已经形成的任何推测，或您已经挖掘出的任何信息。”

兰恩有些惊讶地看着他。“哎呀，是的！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知道的，但您说对了，我确实做了点调查。”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显然对福尔摩斯认为需要求助于他感到高兴。“概括地说一下，您想像罪行是如何发生的？”

“好的，概括地说，我觉得凶手可能是从屋子里进入到餐厅，打开去电话间的门，然后——犯下了罪行。”

“警察也是这么想的，”兰恩说，“但凶手同样可能是从外面穿过花园进入电话间的。”

“但我了解到，整段时间里花园中都有人？”福尔摩斯说。

“据说是这样。但我发现有一小段时间——对凶手来说，是适当的时间——后花园空无一人。顺便说一句，”他问，“一个花园能被描述成空无一人吗？当然，我的意思是，那里没有任何人——当然，除非凶手正巧在那里。”

“真的吗？”福尔摩斯说，“那和我的消息相反。”

“我想是的，”兰恩说，脸上带着自鸣得意的笑容。“在大约三点钟时，威尔士和他的助手到屋里去喝下午茶，威尔士留在屋里，您知道，那个少年又出去了。但是——我就是在今天上午和威尔士谈话时才发现这一点——那个少年正巧要去解

手。他用的是位于屋中一角的厕所，接着去厨房洗手，直到那之后，他才拿起他的茶杯去了外面。”

“他肯定不能离开花园太久?”我说。

兰恩耸耸肩。“五分钟？或十分钟？谁知道？但是，尽管时间非常短，他还是有段时间没在外面，也就不能观察到屋子的后方。”

“这是我原来不知道的，”福尔摩斯说，“它再一次地说明，想当然是不明智的。是的，警方——不用提华生和我自己了——本应该问出这一点的。”

“虽然如此，”我说，因为这个含蓄的批评而略微不快，“我看不出它能够改变多少事实。毕竟，如果凶手确实是穿过花园进屋的，那么他不得不等待着，直到人们都不会碍他的事了。那他就不可能确保，在正被讨论的那段时间里，是摩根在电话间里。合理地说，他也不能依赖那位助理园丁的消化道状态！那个少年完全可能立刻回到外面，那么凶手就有麻烦了，非常大的麻烦。”

“这个观点是成立的。”福尔摩斯说。

兰恩说：“但是这个反驳也不是不能克服的。如果凶手知道屋子里的习惯，他会知道威尔士在每天下午三点钟去喝他的茶——像时钟一样有规律——我自己上星期就注意到这一点。那还有什么比假设——尽管不正确——那位助理同样会这么做更自然的呢？威尔士通常呆在屋里五到十分钟，并非总是这样，我同意，但足够频繁了。凶手也可以假定他可以有效地利用那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犯下他的罪行。”

“嗯，可能是这样，”福尔摩斯说，“当然，对这一切另有一个更有力的反驳。”

“真的吗?”兰恩问。

“您没有看到这一点吗？没关系，现在，我必须问



您——昨天下午三点钟时您在哪里？”

兰恩看起来满脸羞愧。“我在图书室里。”

“那就在餐厅隔壁喽？”

兰恩点点头，没说话。

“那您还什么也没听见？”福尔摩斯问。

“事实是，昨天午饭后我有点儿犯困，午饭时有一道咖喱鸡，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我吃了很多——所以我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我很快就睡着了。”

“想想看，”我忍不住说，“如果您醒着而且警觉着，您可能会抓住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或甚至阻止这件罪行！那倒是有些东西可以写成一本书！”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笑的，先生。”兰恩冷冰冰地说。

“当然不好笑！非常不合适！”福尔摩斯说，有点儿淘气地补充，“如果凶手被打扰或被发现，谁知道是不是会有两个受害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呢？”

“天哪！”兰恩说，“我从没想到这一点！谢天谢地我又要了一份咖喱！”

“您在图书室里，无论是否醒着，都有助于确证凶手不是从花园里进来的，”福尔摩斯沉思着说，“毕竟，他不能确定图书室是空着的，或里面的人正在打盹。因此，”他补充说，一边站起来走向法式窗户，因为天热，窗是开着的，“凶手不能肯定这个房间里没有人。我观察到，坐在这儿的椅子上向外看花园，只有一个非常有限的视野，但是穿过这扇窗户，再向前走两三步——”他一边说，一边照此行动——“人们就可以获得看见整个花园的好视角。”

“昨天下午，汤姆林森在这里。”兰恩主动说，“庞特内在楼上他自己的房间里，那里也能看到屋子这一侧的花园。或至少，他们宣称可以看到。”

“怎么，昨天那么热还呆在屋里?”福尔摩斯说，“尽管如此，这确实为凶手是从屋内进入电话间的猜测增加了分量。”

“您是说，凶手是他们中的一个?或者我应当说，‘我们中的一个’，也许?”兰恩说。

“我并没有这么说。”

兰恩站起来。“这里还有别的事吗，福尔摩斯先生?我要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清醒一下头脑。”

“目前没有别的事了，先生。”福尔摩斯说。

兰恩向我们点点头，穿过法式窗户走向花园。

“怎么样，华生?”当兰恩走出听力所及的距离时，福尔摩斯问。

“昨天有位客人把他描述成一个鲁莽傲慢的年轻人，或类似的什么，”我说，“而且我一定会说，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除此之外，有两三个有趣的要点。首先，是兰恩发现了有一小段时间没有人在外面，这一点相当可观地改变了情况，不是吗?”

“当然，这轻微地改变了情况。”

“我得说，比轻微要多一些，福尔摩斯。我们已经假定不是外来者—— 一个闯空门的，或吉普赛人，或诸如此类的人——杀死摩根。但是，如果在我们所讨论的那段时间里，花园里没有人，那么这样一个未知的袭击者可能会不被发现地进入屋子。”

“这确实是个要点，”福尔摩斯说，“但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华生，首先，一个闯空门的或一个吉普赛人可能溜到屋里偷东西，但肯定不会杀人吧?为什么一个陌生人会杀死摩根，除非是在一个白热化的时刻，如果摩根在他偷窃之时打断了他，我们可以这么说吗?而那看起来不太可能——你那个省事的、未知的小偷可能潜伏在屋外，而摩根却在屋里。另一方面

——但也更重要——这里面还有凶器的问题。我了解到格雷格森宣称它在楼上他的房间里。嗯，那么，它怎样到了楼下的第一现场呢？它被用作凶器这一事实——相当合理地——遮蔽了同样重要的事实：它竟然被人从格雷格森的房间里拿了出来。”

“我从没想到这一点！哎呀，如果我们能发现是谁把它从房间里拿出来的，我们可能也就找到了凶手！”我补充说，有些不情愿放弃自己的推测。“不过一个外来者也可能拿了它，而且用它杀死摩根，当他想要阻止这个小偷离开屋子时！”

“几乎不可能，华生！那就意味着这个小偷必须在格雷格森或摩根走进电话间用电话之前就进入屋子，而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威尔士和他的伙计那会儿都在屋外。但有一点你说对了，如果我们能找到拿拆信刀的那个人，我们就向解开这个谜跨了一大步。记住，华生，一个偷了一样东西的人完全可以偷别的东西。我想知道，这儿的任何房间可曾丢了别的东西？”

“没有人这么说过。但昨天下午那件不快的事情，如你所说的，让其他一切事情都相形见绌了。”

“让我们暂时想像一下，有位客人是个小偷。”

“福尔摩斯！”

“只是为了讨论，我亲爱的伙伴。他走进格雷格森的房间，拿了银制的拆信刀，或者还有别的称心的东西，然后离开房间。摩根看到他离开。现在，如果那个小偷把赃物抱在怀里，当然摩根会立刻起疑。但如果小偷把他的赃物放在口袋里——小的但值钱的东西，那么摩根也许会以为小偷去格雷格森的房间是正当的，比如和格雷格森一起抽根雪茄，或是他走进去说他打算去一下村里，然后问他是否可以为格雷格森顺便做些什么，诸如此类。在这样一个地方，客人们——如果他们彼此非常熟悉，尤其如此——可能一天之内会到彼此屋里看上两三

次。”

“非常正确，摩根可能不会立刻怀疑什么，但小偷知道，一旦格雷格森提出要提防小偷，那么摩根就会回想起他所看到的。”

福尔摩斯点点头。

“所以，你的第一个猜测，摩根被杀是为了阻止他说出他所知道的事情，可能是正确的！”我说，“不过，它确实像是跨了一大步，福尔摩斯，从一起坦白说不过是小小的盗窃跨到谋杀。假如是我——但愿不会如此！处在一种如此艰难的境地，以至于我必须从我的熟人那里偷些东西，那么如果我害怕被发现，我不会杀人，以免被绞死。相反，我会把我的口袋装满最值钱的东西，然后离开，搭上从那个地方开出的第一班火车，用一把假胡子和一个假名字让我自己消失在伦敦的人群中。”

“这是一个明显的反驳。我相信你有其他观点要提出。”

“我确实有。我可以跟你交换信息。首先，每个人都说，格雷格森在发现摩根的尸体时可是好一阵大吵大闹。那兰恩怎么还能在吵闹声中睡着，尽管他吃了两份咖喱?”

“说得好！这一点我自己也想知道。”

“而且，当你刚走进这里时，你有没有注意到兰恩的举止?”

“哦，你也觉察到这一点了？是的，华生，我似乎注意到他的举止相当奇怪。但这一点并不必然暗示有罪。一个无辜的人在面对法律的力量时也完全可以觉得心烦意乱。”

“正如一个人可能害怕去见他的牙医，尽管他非常清楚他的牙齿都是好的?”

“你的比喻很贴切，”福尔摩斯笑着说，“不，我不会认为他的举止有太多的重要性，如果那就是全部的话。即使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也完全有可能对谋杀这样



惊人的事件感到不安。兰恩是个年轻人，他在这里是个生客，处在比他年长的人中间，他并不认识这些人，他们可能会给他一根雪茄，跟他一起打打台球，向他吹牛。但如果他由于想到这些人中有一个是谋杀犯而感到不安，这似乎可以相信，不是吗？但你的第一个要点，关于他能在格雷格森弄出的喧闹声中安睡的那一点，如你所说，是非常有趣的。我强烈地感到，这里有些我们尚未看出的事情，有些尚未告诉我们的事情，也许，我们必须留意兰恩先生。你要我告诉你什么作为回报？"

"啊，福尔摩斯！"我说，"你知道得太清楚了！首先，你怎么知道兰恩已经做了调查？"

"这里面没什么神秘的东西。他计划写一本关于所发事件的书，那还有什么比他自己做一些小调查更自然呢？想做一名业余侦探的强烈欲望也是不可抵抗的！而且合情合理——毕竟，如果他能自己解决这件案子，那对销售他写的书没有害处，不是吗？你肯定不用告诉我，华生，你在我到来之前就没有类似的抱负吗？"

"当然没有！"我说，并急忙加上一句，"嗯，那么，那个对凶手从花园进入电话间的反驳，就是兰恩认为不可能而你为之辩解的那个反驳又怎样呢？"

"哈，是的，对那一点还有一些要补充的。而且，当然，你自己已经附带提到了。"

"真的？"

"真的。你没有回想起来吗？"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福尔摩斯！"

"好吧，既然是那样的话。告诉我，华生，你已仔细检查了电话间的外门，是吗？"

"非常仔细，福尔摩斯。"

"向我描述一下。"

"橡木的，沉重的橡木，年代久远的，黑色的，三英寸厚，也许已经有两三百年之久了。有一个大铁插销，和一个现代的——而且有效的——保险锁。哦，在朝外的那一面镶嵌着方头的铁钉，起到装饰的效果。"

福尔摩斯拍了拍手。"很好！哦——有窗子吗？"

"哦，当然，我忘了——四个长方形的小窗格，安得很高。奇怪的玻璃，古老的——我不记得你是怎么叫它的——像个玻璃瓶底。灰绿色的，实际上不透明。不能用于采光。"

"更不能透过它来观看？"

"绝对是！但是——我的上帝，福尔摩斯！"

"你明白了，华生？"

"我明白了——凶手不可能来自什么地方，或至少不可能来自花园。"

"凶手不可能来自什么地方，"福尔摩斯慢慢地重复道，"你自己说过凶手不可能确证摩根在电话间里——我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凶手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如果这个凶手本来在花园里，他不可能接近屋子，否则园丁就会看到他。因此他肯定是在较远的那一端，那里草木很茂盛。他可能看见格雷格森从花园走进那扇外门，但他不可能看到他穿过里门和餐厅离开——以及摩根进去了。你能看到这些的惟一途径是通过餐厅角落里的法式窗户——而要那样做，你就必须站在屋外靠近厨房门的那一侧。你肯定必须接近屋子和厨房门，如此之近以至于你肯定会被厨房里的人看见。"

"这一点对任何从屋里看出去的人也同样适用，"我说，"他们也可能看见格雷格森从花园里走进去，但没有看见他从餐厅里走出去。"

"一个优秀的观点，"福尔摩斯说，"所以即使凶手真的是从屋子里进入电话间的，就如我们曾经认为的，也仍然可能是



这种情况——”

“就是他以为格雷格森仍然在电话间里!”

福尔摩斯点点头。“毫无疑问，任何从花园看向屋里的人都会那样以为。”

“但是，福尔摩斯！如果你的推测是正确的——”我停下来，我的头开始发晕。

“怎么，医生?”

“如果计划中的受害者是格雷格森，而非摩根——哎呀，那就是说，凶手失败了!”

福尔摩斯点点头。

“那样的话，他可能会再试一次，福尔摩斯!”

“他可能真的会那样做，医生。”

“那我们不应该把这一点告诉格雷格森吗?”

“告诉我什么?”

我非常诧异地抬眼看去，也许甚至嘀咕地咒骂了一声，因为那正是格雷格森，脸色苍白憔悴，刚好走进屋子。他筋疲力尽地倒在一张椅子上，再一次问道：“告诉我什么?”

第四章

“还有，”格雷格森问福尔摩斯，“您是谁?”

“我的名字是歇洛克·福尔摩斯。”

“哈，是的，贝克大街著名的私家侦探。我们听说您会被请来，而现在您就在眼前！好的，先生，您本用不着受累跑这一趟，”格雷格森说，多少恢复了几分精神，“因为警察认为是我实施了这起谋杀——这座屋子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同意他们的看法。我必须说，我不能责怪他们。噢，如果我不是确知自己是无辜的，我也会怀疑我自己的，否则我就不是人!”

“我可以向您保证，先生，”福尔摩斯说，“我还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华生医生也没有。”

“如果您有，您也不会那样说的，任何案子都是这样，嗯？毕竟，如果您流露出您怀疑我，我可能会袭击您——此刻我身边没有刀子，但我可以用这个伤害您——”他一边说一边向我们挥舞着一块厚厚的面包。然后他渐渐平静下来，似乎对自己的言行感到相当羞愧，于是他加了一句，“你们要原谅我的态度，先生们，我现在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同样，也请原谅我这不正式的食物——我无法面对早餐时那些责难的脸，而且我快饿死了。我从威尔士夫人那里骗来这个——她的心肠很好，尽管被她的态度掩盖了几分。事实上，她也许是这屋里惟一不认为我是个凶手或是个疯子或两者都是的人。”

“我认为很有可能您是这件事的无辜受害者，”福尔摩斯平静地说，“但是，为了要使警察相信这一点，我必须把真正的凶手交给他们，而那就需要向这座屋子里的各位客人问一些问题，您也在其中。”

格雷格森点点头，咬了一大口面包说：“我明白这一点。问吧，先生！”

福尔摩斯把他的香烟盒扔给格雷格森。“您似乎需要一些镇静剂，那样会对您有所帮助。现在，您认识被害者有多久了？”

“大约占我生命的一半，或再长一点儿。”格雷格森说，一边擦掉那些散落的面包屑，一边点起香烟，喷出一大口蓝色的烟雾。

“真的吗？出于某种原因，我有一个印象：你们是在这里相识的。”

“根本不是。事实上，我们一起上了艺术学校。我们从来都不是亲密的朋友，不要问我原因——没有什么强烈的仇恨，



那时没有，我们只是在不同的圈子里活动。”

“你说‘那时没有’。这么说后来有你所说的强烈的仇恨喽？”

格雷格森似乎有些惭愧。“我们对什么构成‘艺术’而什么不构成艺术有过几次争论。这些争论有时变得有点——不只是有点儿——剧烈。”

“唔。不管是否剧烈，它肯定显得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宣战理由。”

格雷格森冷淡地耸了耸肩膀。“您是指不值得为此杀人？这一点我非常同意。”

“得了，先生，”福尔摩斯说，“我们都是久经世故的人，除非您对我坦率，否则您很难指望我能帮助您——因为我坦白地告诉您，看起来警察确实认为您有嫌疑。而这个关于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的幼稚话题很难显得是一个谋杀的理由。”

格雷格森再次耸耸肩膀。

“您处在嫌疑之中，而且是谋杀的嫌疑。”福尔摩斯再次说道，“如果您被拘捕、审讯并判决有罪，我不需要提醒您法律所规定的惩罚。如果您是无辜的，在我看来您就没什么好怕的。”

格雷格森看起来相当局促不安，但仍然犹豫了一会儿才开始说：“这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他终于说道，“并且是一个十分龌龊的故事，凭良心说。我恐怕它会使您震惊，尽管您自称老于世故。”

“您最好让我们来判断这件事。”福尔摩斯说。

“很好，但记住，我试着警告过您。”格雷格森又抽了一口烟，然后吐出一大口烟雾。“我们当时都是年轻人，本杰明·摩根和我，站在各自事业的起点处。也许并没有真的在那种众所周知的顶楼上饿得奄奄一息，不过有时确实离此不远。那时有

一个艺术品经销商，一位女士——现在死了，我恐怕，但她的名声可能一度连你们都熟悉——而且她在伦敦有一个小小的、但是要求严格的画廊。她的展览闻名全国，甚至国外。大部分展览者也同样出名，在艺术家的圈子里，名声是很重要的。碰巧有一次的日程安排在两场著名的展览之间有个空隙，于是她打算用来鼓励一个努力奋斗的年轻艺术家。非常巧的是，她把选择范围缩小到本·摩根和我自己——我要强调，这是个巧合，因为，我已经告诉过您，我们从来就不亲密，而那时我们已经完全失去联系了。现在，只能有一场展览，却有两个艺术家——画廊并没有大到能够同时陈列我们两个人的作品。所以，是选择一个有进取心的雕塑家，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摄影师？这很难根据我们的作品来选择，所以这位女士决定采用另一种标准。"他又抽了一口烟。

福尔摩斯掀了掀眉毛。"那么？"

"哦，天哪！"格雷格森叹了一口气。"您真的这么天真吗？好吧，既然这样——这位女士的顾客收集艺术品，但是这位女士本人却有其他的爱好。她收集年轻的男人。还需要我说得更详细吗？"

"确实不需要了！"我大声地说。

格雷格森苦笑了一下，沉默地抽了会儿烟。

"那肯定不是你的故事的全部吧？"福尔摩斯诱导他说。

"不是全部。那位女士的选择最初落在本杰明身上。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但我可以想像，她相当直率地对他提出这一点——当然她也是相当直率地向我提出这一点的，在轮到我的时候。本杰明拒绝了；我没有。我得到了展览，它以一种适度的引人注意的方式开始了我的事业。"

对这种古怪的、还有几分使人不快的自我披露，我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但福尔摩斯只是说："如果您从没有跟摩根谈



起这些，您又怎么知道他曾经——被要求过，我们能这么说吗？”

格雷格森看起来非常沮丧。“哦，那毫无疑问。”

“但是——”

“如果您一定要知道，是那位女士亲口告诉我的，在一个——我也许会称之为温存的时刻。”

“啊，我明白了。”

格雷格森凌空指了指福尔摩斯的香烟盒。“我能再向您借一根吗？”

“请便。”

格雷格森又点着一根香烟，然后把盒子扔还给福尔摩斯。“谢谢您，先生。当然，一旦我得到了展览，本杰明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会知道我付出的是什么代价。”他前倾身子，认真地说。“但您看不出吗？福尔摩斯先生，就算这件相当不体面的陈年往事或许能解释摩根和我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也是正好弄错了方向的？”

福尔摩斯疑惑地看着他。

“是我，而不是本杰明——唔，让我们坦白说，把自己的事业放在良心之前。从这种不体面的行为中获益的，是我的事业，不是他的。我可以说本杰明会憎恶他——尽管说实话，我不认为他会憎恶到想杀死我——但究竟为什么我会因它而杀他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弄错了方向；它只是不合理罢了。”

“那么什么是合理的？”福尔摩斯问，“有什么理由会使谁想杀死摩根吗？”

格雷格森摇摇头。“那您就会发现我完全不知情，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认为这座屋子里有谁会对他感到——我一度对他有过的那种浮躁的不喜欢——而且，事实上，现在看起来多么浮躁！我们都变得——我不是说我们随着时间变得亲密起来，

但我想我们确实开始尊重彼此的工作，在我们变老时。也许只是我们开始成熟了，尽管凭良心说，来得太迟了。”

“您了解他的私生活吗？”

“只知道它非常隐秘。他几乎不对我提起任何个人的事情，即便是后来，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度曾那样，但我不认为他会信任其他任何人，尽管他们和他相处得比我更为融洽。”

“他结婚了吗？您知道吗？”

“结婚？不。”格雷格森犹豫了一下。“不太可能。”

“哦？”

“他有他自己的标准，您明白。艺术家的气质，又是这个！他经常用粗鲁的话谈论婚姻，说婚姻证书就是一个女人的自由的死亡判决书，诸如此类。他所说的大部分我都能赞同，但是有一些实在是太激进了。但那就是本杰明·摩根——您可以不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但您永远不能怀疑他的真诚。”

“我想，警察会通知这位有关的女士？”

“不，除非他们聪明得见鬼了。”格雷格森生硬地说，“因为我知道，事实上她在欧洲，在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某个地方。大概是一次为写生而做的旅行。本杰明到这里，而她却去那里。”

“显然她也有独立的观点，”福尔摩斯说，“她自己也是个艺术家，我猜？”

“只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格雷格森说，“一种时髦雅致的花卉水彩画，只是英国女士中那些时髦雅致的阶层倾向于把它专业化。我见过一部分作品。它们——唔，如我所说，她只是一个业余的艺术家。”

“那您既见过这位女士的作品，也见过她本人喽？”

格雷格森摇摇头。“从来没有。我告诉过您，本杰明从不公开他的私生活。”



“如果她不是一个艺术家，那她从事什么职业?”

“为本杰明料理家务，我想。她最终所做的不就是这些吗?有没有一枚结婚戒指似乎从未改变实际的现状，是不是?”

“哦，”福尔摩斯说，“如果这位女士在国外，她很难成为这桩谋杀案的因素。”他蹙起眉头。“出于同样理由，摩根想用电话来联系的也不可能是这位女士。您可以大胆地猜测一下，他想要联系的是谁吗?”

“我猜不出。那可以是任何人——当然，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位女士。显然那肯定是一个有电话的人，这样就可以缩小些范围了。一位银行家，或证券经纪人，您不这么认为吗?某个那一类的人?”

“您可能是对的。”福尔摩斯说，“那您自己那个电话呢?”

“哦，那没有任何神秘之处。我打算办一个展览——似乎我生命中不同寻常的事总是与展览连在一起!而且是和画廊女老板，因为安排这个展览的也是一位女士。您不必担心我会使您震惊，”他笑着补充说，“因为她已经嫁给一位非常可敬的律师。非常可敬，也非常无趣，但尽管无趣，她还是非常爱他。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提供过机会让她离开他。哦，天哪!现在我可让你震惊了!”

“一点也没有。”福尔摩斯口不对心地说，“请继续。”

“她自己的画廊太小，放不下我的雕塑，所以她不得不租块场地。最后，出现了一些困难，在条款上有些模棱两可，看起来这个安排可能不得不取消，所以我想找萨拉谈谈——也就是这位女士——所以打电话给她。但没有人接电话。”

“那时是三点钟?”

“更早一些，在午餐刚结束时。大约两点钟左右。我走出屋子，来到花园，关上门，但是没有锁——钥匙在门里面。我还打算回去再试一次，您明白。再早一些，我拿了一块画布和

写生簿等等，放在外头，想给这座屋子画几张素描——我把素描当做雕塑间歇的休息，并且可以为我的雕塑收集灵感。我试图摆脱对这次展览可能会流产的焦急不安，但没能成功。但是，我一直坚持作画，直到威尔士——他一直在我附近干活，就在那儿的小圆池塘边上——经过我身边，说了句‘是下午茶时分了’或这类意思的话。

“我看了看我的表，非常吃惊地发现已经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本打算早一些去打那个电话的，却没有那样做，而现在我看到差不多快三点整了，便站起来对威尔士和他的助手说‘你好’或类似的话，然后走进去再一次给萨拉打电话。仍然没有回音，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就在这时，我听到餐厅的大门被推开，所以我打开里门，看到摩根正走进餐厅。他说‘对不起’或别的什么，就像您会做的那样，然后似乎就要离开，但我告诉他我已经用完了，并为他开着门。我自己走进餐厅。我想再试着打一次，但您会理解，我不希望当摩根打电话时自己逗留在附近，所以我到前门去抽支烟。”

“嗯，”福尔摩斯说，“您说在您最初走进外门时，那两个园丁经过您身边？”

“我可以肯定这一点，因为我和他们说过话。他们会告诉您同样的事实，我确信。”

“我并不怀疑这个，”福尔摩斯说，“但最重要的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当这两个人都呆在屋里的那一小会儿，可能会有某个未知者经过花园到达电话间的外门——威尔士去喝他的茶，那个少年去用屋里的厕所，然后回到花园。”

格雷格森摇摇头。“我想您可以安全地排除这一推测，福尔摩斯先生。即使那位助理园丁呆在屋里有一段较长的时间，但我还在外面。正如我已经告诉您的，我担心着我那个即将举行的展览的情况，所以我在电话机前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一直拿着话筒，希望得到一个回答。我确信，电话交换台的那位小姐会证实这一点，如果您问她的话。真的，”他笑了一下补充说，“我非常确定她会记得，因为她不止一次地告诉我那边没人接电话，并问我——有些直截了当地——是否希望她继续试下去。”

“所以您的观点是，当您离开餐厅换了摩根进去时，那位助理园丁已经回到花园了?”

“唔，我不能对这一点发誓——我在屋里，所以肯定不能看见那位助理是什么时候回到花园的；但实际上——除非他在厕所里逗留的时间长到足以表明他需要华生医生的专业意见——我会说，当我把电话转交给摩根时，他肯定已经回到花园里了。”

“我明白了。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说，“现在，我知道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会是令人痛苦的，但您能再说一遍您发现那具尸体的过程吗?”

格雷格森夸张地耸耸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先生！永远不会！我抽完烟，然后回到餐厅。一切都静悄悄的。通往电话间的里门是关着的，所以一开始我不知道摩根是否走了，或仍在里面。我清清嗓子，以表示我的存在，然后走近那扇门。里面没有任何声音，所以我打开门，然后——”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据我的了解，那具尸体差不多是正好躺在您的脚边?”

格雷格森点点头，仍然说不出话来。

“那么，尸体是面向您，还是背向您?”福尔摩斯问。

格雷格森盯着他。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您要明白，它可能会表明，在摩根被杀死之前，他面对着哪扇门——刀子刺进了他的胸膛，所以他肯定是面朝凶手。当门被打开时，他肯定会很自然地抬起头

来，转过身去看看——您懂了吗?”

“哦，我明白了。”格雷格森盯着空中，然后凌空挥舞着他的手，似乎在努力复活昨天下午的情景。“不,”他最后说，“如果您逼着我说的话，我将不得不说那具尸体差不多是侧躺在地上的，就是这样。”

福尔摩斯叹了口气。

“您看，也许当他倒地时，他翻了个身。”格雷格森详细地说道，似乎努力想提供帮助。

“不要紧。知道这一点本来会有帮助的，但是——不要紧。”福尔摩斯沉默地想着，然后补充说，“要是那些东西还保持着原样就好了！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仍可以从中推断出许多事情!”

“那些东西被弄乱了,”格雷格森指出，“我们最开始关心的是判断有否残存着任何生命的火花，而不是操心尸体周围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福尔摩斯脸上的表情绘声绘色，“这对您肯定是双倍的震惊吧，因为您肯定立刻就认出了您自己的拆信刀?”

“确实如此。”格雷格森的脸色变得很憔悴，“它本来在楼上我的房间里，您知道！它真的在那儿！我发誓它在!”

“我相信它在,”福尔摩斯用他最抚慰人的语气说，“您总是把它带在身边吗?”

“我有一个皮制的文具盒，里面有纸、信封，等等。这把拆信刀也是配件之一，那里面有个小皮圈是用来固定它的。在我旅行时，我总是带着这个盒子，所以我总是有把拆信刀。”

“我明白了。您刚才说‘我们’最初关心的是检查尸体还有没有生命的迹象。在那里的其他人是谁——谁走进房间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威尔士是第一个。我敲着厨房门，而他显然听见了，或



也可能是听见了我的叫声——因为我弄出了相当惊人的喧闹，我想，尽管我不能确定。他从厨房上菜的门走进来——我这辈子从没有比这次更高兴看见一个人，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接着——我想不起来了——是的，庞特内和汤姆林森接着进来了，和往常一样，是一起进来的，他们差不多接管了这件事，把戈登·莫里森带下来，等等。他们把我带进图书室，使我平静下来。"

"我们听说汤姆林森当时在起居室，"福尔摩斯说，"您认为庞特内在哪儿呢?"

格雷格森摇摇头。"在楼上他的房间里，我想。我并没有真的问他，您会理解，但我有这个印象，是的，我想起来了，因为当威尔士帮助我走出餐厅时，他正好从楼梯上下来。"

"他也听到您求助的喊声，即使在楼上他的房间里?"

"我想他肯定听到了。我已经说过，我相当放肆地喊着，而且捶打着门。"

"那您仍然说他们不得不把莫里森带下楼来？他没有听见您的喊声吗?"

格雷格森皱起眉头。"他很有可能正在工作，在桌前忙碌着。"

"当然。"

"还有什么问题吗?"格雷格森问，"如果没有，我想去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现在没有了。"福尔摩斯说。

格雷格森站起来，从法式窗户走了出去。

"这有点像舞台滑稽剧，"我说，"人们从这扇法式窗户进进出出。"

"的确。但也有些严肃的方面，不是吗？告诉我，华生，你对格雷格森先生的看法是什么?"

"比以前更差了，福尔摩斯。嗯，这个家伙公开承认自己不比——男妓强多少！还有别的事——想要勾引一位可敬的已婚妇女离开她的丈夫！让我想起过去那只常常在半夜里跑到我们后院墙头上给我们唱小夜曲的老公猫！"

"就是你用亨利·巴斯科威尔爵士的靴子扔它想吓走的那只？那一次可是我的小博物馆的不幸损失！"福尔摩斯并拢双手，把他的脸颊埋在里面，两眼盯着空气。"在我早年，有非常多的困难，"他说，"但是——谢天谢地——从没有人向我提出过那种特殊的解决办法！"

"福尔摩斯！"

"但假如有过这样的提议，谁能知道我的反应会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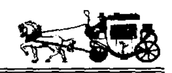
"真的，我是否本应证明自己胜任这项任务？"

"喂，福尔摩斯！"

他沉思地盯着我。"你自己不也是，在你那更为动人的记录之一中，曾吹嘘过一次与来自不同的三大洲的几个女人的艳遇吗？"

"那是完全不同的事，福尔摩斯！这一点已被人极大地误解了！不仅如此，"我补充说，"我希望我从来没有想出那个该死的、愚蠢的叙述！我妻子一直没完没了地唠叨这件事！"

福尔摩斯笑了起来。"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他说，"格雷格森有些痛苦地告诉我们，摩根才有许多理由怨恨他。但想一想，华生，当你看到一个知道深藏在你过去的某件可耻秘密的人，你会有何反应？知道他了解你最坏的一面？那不可以使一个人为之流血吗？——他认为因自己年轻时的不谨慎而被人藐视，翻来覆去地想它直到扭曲了自己的心灵——扭曲得以至于缓解他的自我厌恶的惟一途径就是除掉他认为是他负罪良心



的人格化身的那个人？是的，这里面有许多可能性，不过毫无疑问你的外国同行对它的思考要比我们这些侦探多。”他突然站起来。“好的，华生，我们已经听了格雷格森对屋里发生的事件的一些说明——如果我们能相信他的话。现在让我们看看园丁们，找出发生在屋外的事。”

第五章

当我跟着福尔摩斯来到外面，我说：“你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格雷格森我们怀疑凶手本来打算杀他。”

“不，华生，遗漏这一点是经过考虑的。如果我们完全想错了，而格雷格森事实上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那么告诉他我们错误的推测毫无益处——实际上这只会让他对他的罪行感到更安全。假如我们错了一部分，而摩根实际上就是某个未知杀手计划中的对象，那么向他暗示这一点仍然是没有意义的。”

“但如果我们是正确的呢，福尔摩斯？”

“如果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这确实会使格雷格森警惕，但也会使他担忧——或许这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在屋子里，正如我刚才说的，会阻止进一步的罪行。用不着再增加他的压力，格雷格森似乎已经够难受的了。”

“我宁愿他难受，也不要他被杀死！”我说。

福尔摩斯停下脚步。“你用一种使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切入了问题的核心，”他说，“像往常一样，你说得对——如果情况正如我所猜测的，那么格雷格森或许真的仍处在某种危险中。不用担心，华生朋友，我想我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了。”

他没再说什么，然后就往草地远处的灌木丛走去，威尔士在那里漫无目的地散步，当我们走近时，园丁直起他的背，尽其所能地露出欢畅的笑容。

“先生们，早上好。”

“这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告诉他，“当地警察局请他来调查摩根先生之死这一可怕的事件。”

“当然，即使在这个乡下地方，我们也听说过您，福尔摩斯先生。我只是在遗憾这件不得不把您带到这里的事情，先生。”

“我知道谋杀发生时你在屋里？”

威尔士的脸色阴郁起来。“我肯定是在屋里，先生。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我昨晚睡得不好，因为那件事情——如果当时我在屋外喝茶，就像我通常所做的那样，那么无论是谁我都会看到，甚至阻止他。”

“别这样，威尔士，”我对他说，“你不能责怪你自己！”

“但我就是这样想的，先生，而且那也是事实。”

“你能告诉我们那天下午的事情吗？”福尔摩斯说，“或者现在不方便——也许现在是你的午饭时间？”

威尔士从他的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块漂亮的金表看了看。“还有半个小时，先生。当绅士们吃午饭的时候，我才吃午饭，您知道——除非我妻子每样东西都做了两份。不过，我可能说不出太多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东西。”他补充说。

“不管怎么样，也许你可能正好提供了谜底所缺的那个部分。”福尔摩斯对他说。

“很好，先生，我们坐下说吧？”然后威尔士带头走向一个乡土味很浓的凉亭，里头有条长凳。

福尔摩斯递给他一根雪茄。

“谢谢您，先生。但如果这对您没什么区别的话，我会把它留到晚饭后再抽——可不能让秘书看到我在白天抽烟，也就是说，尤其不能和绅士们在一起抽烟。”

“我非常理解。嗯，昨天是怎么样的？我相信三点以前，



你就在这儿干活?”

“是的，先生，我和小约翰——约翰·麦瑞威瑟。”

福尔摩斯扫视了一遍整个花园。“他今天不在这儿?”

“他托人捎了口信来，他今天不舒服，先生。我相信这一点，”威尔士苦笑了一下说，“因为凭良心说，他昨天已经够难受的了——病得像条狗，如果您能原谅这个措辞的话。请注意，我自己也很不好受。这件事确实令我反胃。”

“但你是个老兵，对吗?”

“华生医生告诉您的，是不是，先生?是的，在我的黄金时代，确实如此，而且见过许多死者——我自己也杀了一些，假如事实是那样的话。但那发生在激烈的战斗中，你会同意吧。而这件事可以说就发生在你自己的门前，这就有所不同了。”

“它肯定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威尔士沉默地点点头。

“在三点钟时，你进屋去喝了一杯茶?”福尔摩斯诱导他说。

“准三点，先生。这是这里最合适的做法。您瞧，尽管这座屋子里的客人从未超过六七个，但同时也只有我妻子和一两个女仆——她们就是这个村子里的女人，只在白天来。我妻子尽其所能地确保她们努力工作，但仍有许多事要做，而且干活的人手太少了。所以，每天三点钟，我喝我的下午茶——我的妻子也是如此，这样她就能喘口气，然后她再把水壶放回火上去，为绅士们四点钟的下午茶做准备。”

“您在厨房里喝了茶。这是你通常的习惯吗?”

威尔士的脸色又阴郁下来。“不是，先生，这就是困扰我的地方——通常，在夏天，我会把我的茶带到这里来喝。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那是我通常会做的事情。而在冬天，我在屋

子周围干点活——像这样一座古老的宅子，当然总是有些修缮的活儿要做——或出于某些原因，我不得不守在外面，那么在火炉边上热乎乎地呆上十分钟喝杯茶就很令人惬意了。”他望着远处的草地。“我仍然在想，如果我在外面喝茶，我就能做些什么了，先生。”

“如果这样想会有些安慰的话——”我开始说。

福尔摩斯截断我的话。“昨天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使你留在屋里呢?”

威尔士似乎对此考虑了一会儿。“没有什么你会称之为特殊的理由，先生。”他停下来。

“说吧，现在，威尔士，”福尔摩斯严肃地说，“你必须理解，在一桩谋杀案里，任何不寻常的事都必须被询问。”

“是的，先生，”威尔士沮丧地说，“但我能发誓，它和摩根先生被杀一点关系也没有。”

“让我们来判断这件事。”福尔摩斯说。

“你们俩都结婚了吗，先生们?”

福尔摩斯看起来对这个问题困惑不解。

“我是个鳏夫。”我说。

“那么您会知道，医生，丈夫和妻子的观点不总是完全一致，”威尔士说，“这么说吧——这份工作薪水不多，但它向我们提供了免费的食宿，所以我们挣多少钱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从来不是那种四处扔钱的人——我喜欢抽烟斗，每过几年置一身新衣服，而且几年之前我给自己买了一块体面的表，你们已经看到了，但我不像有的人那样，每晚都泡在酒吧里。同样地，我妻子偶尔会想要一顶新帽子，她们谁不是这样呢?但我们仍然每周都在储蓄所存上相当一笔钱，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家当。现在，我们商量着自己开一间酒馆，或是在镇子里开一家小烟店，虽然我还是有点偏爱花圃，因为也许



可以这么说吧，园艺既是我的嗜好，也是我的职业。在这上头我们没有什么争论，只是关于我们要做什么的友好讨论，但是，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在于——我妻子的母亲。"

"哈！"我恍然大悟地说。

"那个老妇人住在伦敦，您知道，"威尔士说，进入他非常熟悉的话题，"而且她在那里很快乐，和她的一班老密友在一起。她不希望住在乡下——不喜欢。但我不能住在伦敦，就算给我钱也不去，全部情况就是这样，先生们。"

"那么，你们为了你的岳母吵嘴了？"福尔摩斯说。

"没有吵嘴，先生，没到那个地步。只是不知道怎样做最好，反复地商量它而已。但是那时，见鬼，我说了那个老妇人几句话或是别的什么——我说不出我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然后我妻子完全误解了它！她冲出厨房，冲进我们的小单间，留下我，可以这么说吧，尴尬地捧着茶杯。现在，我该怎么办？如果我到这里来，她会怪我不理她，如果我跟着她，她肯定会说我成心吵架！于是，我站在那里，觉得好像——唔，我说不出来——此时我听到有人叫喊着冲到餐厅里。然后有人敲门，是厨房和餐厅之间的那扇门，您知道，先生。"

"那你很自然地进去查看了？"

"一开始我以为是某位先生病了，或出了什么意外，有些上了年纪的先生，您理解，突然身体不舒服，或者在楼梯上滑倒，就像那样的事情。所以我走进去，穿过那扇门，从厨房来到餐厅，一边做着——可以这么说吧——最坏的准备，但我实在没有料到会发生那样的事。"

"你做了什么？"

"我说不出来，先生，没法确切地说。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一瞬间，可以这么说吧。我把格雷格森先生推到一边——他看起来情况很糟，先生，有点歇斯底里，有点像我的小姨子那

次发作的情况——然后我去查看摩根先生是死了，还是只受了伤。”

“没有太多疑问吧？”我说。

“没有，医生，我这一辈子见过些死人，但就算您没有见过，您也不会看不出他就快要死了。接着，有两位绅士进来了——是汤姆林森先生和庞特内先生——他们似乎接管了这件事。庞特内先生把格雷格森先生带了出去——他仍然在大喊大叫——同时汤姆林森先生去找秘书来。”

“此时你留在餐厅里？”

威尔士点点头。“我跨过可怜的摩根先生，先生，小心地不弄乱任何东西——在这上头我们也许是外行，但我知道应当怎样处理这些东西——然后检查了外门。它是关着的，但没有锁上，我想可能是——您知道？于是我喊着正坐在花园里喝茶的约翰，问他有没有看到什么人走过那边？他望着我，没有弄清我在说什么，便四处看了看，说没有。接着他意识到出了不对头的事，便走过来看到了摩根先生，然后他就不得不冲到灌木丛里去。在这种小地方，我估计他是头一次看到尸体——无论如何是头一个那样死的。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年轻人装着他们什么都知道，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们吃惊，然而他们对近在眼前的事一无所知。”

“确实如此，”福尔摩斯说，“那么你一开始以为，凶手是从花园通过外门进来的？”

威尔士再次犹豫了一下。“我最初并不完全是这么以为的，先生，不。”他喃喃地说。

“接着说，威尔士！”

“事实是，我不知道我刚走进那里时想了些什么。您可以说是困惑不解——毕竟，福尔摩斯先生，您会怎么想？摩根先生躺在那里，肯定是死了，而格雷格森先生差不多吓疯了，我



问您，您会怎么想，先生？”

“这肯定是令人慌乱的。”福尔摩斯同意地说。

“是的，先生。然后我让自己思考，不，如果他做了那件事的话，他不会这样地引人注意，是吧？而且我没看到任何人从前门穿过屋子走进来——哦，有时候屋子里很安静，当所有的绅士都出去了，但即使是这样，附近总是有人在。我知道弗雷德·伊万斯就在屋前附近干活，他没有看到任何陌生人。我冲出去询问弗雷德，他说整个下午那儿都没有人。”

“那么你肯定这是个陌生人干的？”

“我很难认为是某位先生干的，先生！”

“当然你不会，”福尔摩斯说，“告诉我，这位伊万斯没有到厨房里喝茶吗？”

威尔士咧开嘴笑了。“他可不是一个爱喝茶的人，”他说，“他更愿意泡在回家路上的酒馆里。”

“我明白了。那么可以推测，莫里森先生来了，然后通知了警察，等等？”

“就是那样，先生，之后我走出那里，除了他们要求我帮忙把可怜的摩根先生抬进图书室里。”

“好的，”福尔摩斯说，“那就很清楚了，而且很有帮助。有些遗憾的是，你的这位助手——约翰·麦瑞威瑟，是吗？——不在这里。我想和他谈谈，并非我希望他的证词和你的稍有不同。”

“明天他应该来这儿，先生。当然，如果您真的想要见他，他和他父亲就住在这条路上半英里远的地方。是一间大房子，‘樱桃林’。门上有这个标志。”

“那么我猜，他的父亲也是个园丁？”

威尔士咧嘴笑了。“上帝保佑您，不，先生。他的父亲很有名，是这个地方最有钱的人之一，不过这段时间以来他不怎

么出门了。”

“哦?”福尔摩斯显得很困惑。

“是这样的，先生——这个少年——或应当说，这位年轻的绅士——计划学习庄园管理，或诸如此类的事。他在去上大学之前和我们在一起以便熟悉他的工作，可以这么说吧。他只会在这儿呆上一两个月，然后他就真正地开始学习。”

“哦，我明白了，而这所房子，‘樱桃林’，你是这么称呼它的?沿着这条路?”

“沿着这条路，朝着村子，然后左转，先生。”

福尔摩斯向他道了谢，而威尔士敬了一个奇怪的礼，再一次看了看他的表，慢慢地走向厨房。福尔摩斯拉出他的表，说:“差不多到午饭时分了，华生，我们应当加入其他人，或者我们应当趁我们对威尔士的证词记忆犹新时，去看望这个少年?”

“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我对他说，“而且能够很愉快地坚持到晚餐时分——不过不能再晚了。但你经过了长途跋涉——你不饿吗?”

“我不饿。我一找到线索就不饿了。”

“这么说你认为我们找到线索了，福尔摩斯?此刻对我来说，整件事情似乎更加晦暗了。”

福尔摩斯转到屋前，沿着那条路向前走。“但我们正在勾画某种轮廓，缓慢然而确定地，”他对我说，“你认为威尔士的说法如何?”

“在哪方面?你觉得它听起来不像是真的吗?”

“它像是真的，但那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真的。”

“但是，福尔摩斯!这个人明显是诚实的!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确实是一个优秀的人。但仍和他的妻子吵嘴。”



“我几乎不会称之为吵嘴。只是观点上的小小分歧，仅此而已。如果你曾结过婚，福尔摩斯，你也会再清楚不过，这种事情来得多么容易——并且多么频繁！”

福尔摩斯笑了起来。“我对你比我更广博的知识表示佩服。”他说，然后他冲着路前边点点头，有位上了年纪的人在我们前头慢慢地走着。“我敢打赌，这是第三位园丁。”福尔摩斯压低嗓门说。他加大步伐，一会儿我们就赶上了这位老人。“我想您是弗雷德里克·伊万斯先生？”福尔摩斯说。

这位老人疑惑地看着我们。“大概是。那您是谁呢？”

“我的名字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位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华生医生。”福尔摩斯停下来，相信这番表白能起到常有的效果。

“哦？我确信我很高兴认识您。”然后这位老人似乎就要转身离开了。

“伊万斯，”我说，“我们住在贝尔蒙特，莫里森先生请我们来调查昨天那件可怕的事情。”

“哦，是吗。先生？对不起，我肯定，医生。是的，我是弗雷德·伊万斯。”他有些不安地来回看着我们俩。“但我确信我什么也不知道，先生们。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

“我相信，你是在前花园工作？”福尔摩斯问。

“是的，先生。整个白天。”

“你从不离开花园？”

伊万斯犹豫着。

“你没有稍微闲逛一下，就像你现在所做的这样？”福尔摩斯诱导他说。

伊万斯挠着脑袋，然后指着一个有点发霉的、挎在一边肩膀上的旧帆布背包。“我通常带着自己的晚餐，先生，”他说，“你们这些先生管它叫午餐，我猜。几块面包和奶酪，还有腌

肉，如果我能搞到的话。非常美味，但是——”

“有时有点口渴？”福尔摩斯说。

“您说对了，先生。我通常在大约一点钟时走到这条路上，在这边的酒馆里耗上飞快的半小时。”他挥着一只脏手，指着路对面一家简陋的、毫无吸引力的酒馆。

“很好理解，”福尔摩斯说，“而你昨天也是这么做的？”

“是的，先生。但在其他时间，我从没离开过花园。我最早知道这件事是欧内斯特·威尔士跑来问我有没有人穿过前花园，我说没有，于是他又跑回里面去了。接着，警察来了——但仍没有人告诉我正在发生的事情！接着，欧内又一次出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可怜的先生！——并叫我帮他抬尸体。再接着警察问我，有没有看到任何陌生人，然后我又说了一遍没有。我没有，您知道。”

“你肯定你没有看到任何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人吗？”

“那是块安静的老地方，先生，您已经看到了。独自一人在屋外工作那就更安静了。您会注意到任何事，把它当做工作中的短暂休息而欢迎它，您可以这么说。”

“这么说，你自然会回想起你见过的任何人喽？你昨天见过谁，如果我可以这么问的话？”

“邮差来过，先生，名叫亨利·伽略特，一大早，然后快到晚餐时又来了，或者您会称它为午餐，十二点钟的时候。屠夫的儿子也来过，也挺早的，还有杂货商。就这么多了。除了那些绅士们，当然，他们整天都来来去去的。”

“我估计你不会特别注意有哪些绅士来过和走过，或在什么时间？”福尔摩斯问。

“我没有，先生，这是个事实。我们并没有被正式地彼此介绍过，您也许会这么说。”伊万斯咧嘴笑了一下。“我记得有个大个子，有络腮胡子的那个，他很早就出去了。”



“达文波特先生？”我说。

伊万斯耸耸肩。“如果那是他的名字，先生。我刚才说过，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但我记得他，因为他上周给了我一根雪茄，并称赞我把花园侍弄得很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注意这一点。”

“我对你的百叶蔷薇印象非常深刻。”福尔摩斯告诉他。

“真的，先生？可以这么说，它们是我的骄傲和乐趣。现在有些干巴巴的，因为天气这么热，但如果您上周来这儿，那它们可真是可爱。”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古怪的人——流浪汉，吉普赛人，或类似的人——在这条路上闲荡？”福尔摩斯问。

伊万斯摇摇头。“这附近根本没有那一类人，先生。非常安宁的小地方。”他下意识地把视线移向酒馆。

“好的，”福尔摩斯说，“我们不会再耽搁你的午饭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两枚硬币。“你或许乐意为我的健康喝一杯，先生？”

伊万斯碰了碰他那顶污秽的帽子。“我会的，先生。”

福尔摩斯再一次沿着这条路出发了。“怎么样，华生？”

“唔，看起来很清楚，在午饭时分任何人都能接近屋子而不被发现。这个伊万斯自己溜掉了，去喝几口酒，而客人们在吃午饭，威尔士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此外，威尔士夫人、厨师，还有女仆，都忙着准备食物。嗯，餐厅里都是人，所以没有人能够穿过电话间进来，但绝对地，任何人都能从前门进来。”我挥了挥手，指着这条洒满林荫的小路。“这真的是一块宁静的地方，福尔摩斯。”我把我的手杖举过头顶，假装用它来打他。“怎么样，我能在这儿谋杀你，在光天化日之下，谁会知道呢？”

就在这时，一个小听差骑着车经过我们身边，他猛烈地摁

着车铃，尽管我们是在路的另一侧，福尔摩斯和我互相看着对方，一起大笑起来。

“唔，你会有一个对你不利的目击证人，华生！”

“但是主要的论点还是成立的？”

“嗯。也许成立。我不会反驳这个地方的宁静。问题在于，华生——我不太相信这个关于流窜凶手的推测。这不是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职业。”

“也许不是，福尔摩斯，但流窜的小偷确实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职业！”我有些激烈地说，“假设某个闯空门的人确实走进屋子，偷了拆信刀——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尚未被发现遗失了的东西——然后回到楼下，正好此时伊万斯从酒馆回来？这个小偷没法从前门溜走而不被伊万斯看见，同时他又不能经过餐厅，人们正在那里吃午饭。那样的话，他会怎么做？嗯，他只好躲在前门边的盥洗室里。他听到客人们用餐之后四散离去，但是，也许女仆们，或威尔士夫人，正在四处活动，打扫房间等等。他藏匿在那里，直到一切都安静下来，此时大约是三点钟。他向外偷窥——格雷格森正在前门抽烟，所以这个小偷溜进餐厅，向电话间走去——他并不知道摩根在里面——拉开内门，然后——然后就完了！”

“这当然很可能成为一个推测，”福尔摩斯说，“但肯定有些反对意见。”

“噢，我们迄今所阐明的任何推测都有反对意见！”

“确实如此。”福尔摩斯用他的手杖指了一下。“这是我们的路，我想。告诉我，既然我们正在推理，你对这一点怎么看——威尔士并非为了他的岳母而与妻子吵架，而是因为他认为她与格雷格森有染。”

“福尔摩斯！”

“这一点如此不可思议吗？威尔士夫人并非没有魅力，是

不是？”

“从一位品格高尚的已婚妇女的角度来说，我想——”

“现在是人人平等的时代，华生，一个男人可以很容易地喜欢上一位女管家。尤其是像格雷格森这样的男人——怎么，你自己不是称他为发情的公猫吗，或类似的什么？”

“胡说，福尔摩斯！无论如何，去问威尔士夫人他们说过些什么是件很容易的事，不是吗？”

“一个妻子不会作出不利于丈夫的证明，”福尔摩斯心不在焉地说，“总之，威尔士夫人可能不会将吵架和谋杀联系起来，而如果她把二者联系起来，她也肯定会决定最好不要给她的丈夫带来麻烦。不，让我们继续——假设威尔士有理由嫉妒——或只是认为他有这样的理由——于是和他妻子吵架？她气愤地离开，威尔士知道格雷格森就在电话间里，因为他看见他从花园走进去。他不知道格雷格森已经离开了，而是摩根在里面。妒火中烧的威尔士冲进餐厅，拉开电话间的门，然后——用他熟练的手，一只曾经使过刺刀的手——刺向里面的人。”

“用楼上格雷格森房间里的拆信刀？”我嘲笑道。

“那是一个破绽，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推测，这个压倒一切的破绽都必须得到解释。假设这个嫉妒的威尔士早些时候拿走了拆信刀，而且正是等待着这个机会来使用它？毕竟，用一个人自己的小刀来杀死他，这不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判决吗？”

“这是一个推测，”我说，“但我一秒钟都不会相信它。你呢？”

“这是一个推测。”福尔摩斯赞同地说。

“显而易见，威尔士很爱他的妻子！不可能不诚实，或者发火！”

“也许。哈，‘樱桃林’。恰如其分的名字。”他挥着他的手杖，指着因之而给此屋命名的林子，现在它们枝头空空，只有

少许流连不去的花朵。“关于生活本身的一个隐喻，医生。一度花朵盛开，然而下一刻——现实的一阵狂风刮过，把它们吹落，成为一堆垃圾，只适合被焚烧！唉，天哪！”

我没有心情做这种遐思，哼了一声，便轻快地带头走向一条宽敞的沙石路，然后精力旺盛地拉响门铃。一位年老可敬的女管家几乎是立刻开了门，疑惑地打量着我们。

“我们可以见见约翰·麦瑞威瑟先生吗？”我说，“这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而我是华生医生。”

“哦，医生！是的，没问题，先生。请进，请进。还有您的朋友。”她补充说，一边打量着福尔摩斯。

这位管家领着我们一刻不停地穿过屋子，把我们带到远侧的一扇门前。她打开这扇门，领着我们来到一个露台，它俯瞰着一个面积巨大但有点杂乱无章的花园。一位脸色苍白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坐在露台的一张柳条椅上。当我们到达时，他站起来，轮番看着我们俩。

“这位绅士是个医生，约翰先生。”管家对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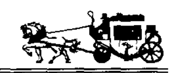
“真的吗，提米斯夫人！”他的声音中混合着恼怒和好笑。“我恐怕提米斯夫人过于焦虑了，先生。你们的服务实在是不需要的。但既然你们来了，我可以招待你们用些点心吗？”

“并不是提米斯夫人叫我们来的，”福尔摩斯说，“我们来这里和昨天贝尔蒙特的不幸事件有关。我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而这位是约翰·华生医生。”

“哦，我明白了。”他的神情严肃起来。“你们可以坐下吗？”他把我们让到椅子边。“提米斯夫人，你可以为我们弄些茶来吗？除非——”

“茶就可以了。”福尔摩斯说。

“你们要原谅我刚才的误会，”当管家离开时，麦瑞威瑟说，“你们的名字出现在《斯特兰德大街》的书页上，所以我



当然很熟悉，而当地警察局请你们来调查也不足为奇。但是，当提米斯夫人说您是一位医生时，先生，我一开始就自然地以为她请您来为我看病。”

“这么说，您身体不适？”我说。

“一点也没有，先生！而且我昨天也这么告诉过提米斯夫人，今天早上又说了一次，我承认我有点虚弱。心烦意乱。但谁会没有呢？”

“的确，”福尔摩斯说，他那敏锐的目光扫过花园。“据我了解，你正要开始园艺学方面的学习？”

“是庄园管理方面的，先生。我们——我是指这些将入学的学生——被告知，最好在开始更加理论化的课程部分之前，积累一些实践经验。我知道有些同学在皇家植物园工作，有些则在农场或类似的地方。而我知道，贝尔蒙特正在找一个临时的园丁，只要他愿意接受一份微薄的薪水。这份工作只要几分钟的路程，所以，还会有比它更好的吗？尽管由于我在贝尔蒙特花园里的职责，我恐怕我有些忽略了眼前这个花园。哈，”当管家端着盘子回来时，他接着说，“谢谢你，提米斯夫人。请随便用，先生们。”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一边为我们都倒了茶。他再次环顾花园。“这是您父亲的房子，是吗？”

“是的，先生。”这位年轻人的脸色略微忧郁地说，“我很遗憾地说，他的健康状况不太好。”

“真的吗？”我说，“尽管有起初的那些误会，我确实是一位医生，所以，我是否可以帮得上忙？”

“您真是太好了，华生医生，但他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医疗建议。事实是，他的心病多于身病——哦，”他迅速补充说，“没有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您知道。我会说，他有几分遁世。他变成这个样子有些时候了，自从我妈妈失踪以后。这就是为

什么我把对园艺和农业的兴趣转到某项我希望将会有利可图的事业上。我们——提米斯夫人，我自己，女仆们——我们尽力不让任何不快的事情侵扰他。事实上，我仍没有告诉他昨天发生的事情的任何细节。我只是说出了个意外事故——我担心万一这些女仆们，与她们无关，可能会泄漏关于它的一些事情，于是认为还是预先跟他说一点的好。”

“我完全理解，”福尔摩斯说，“现在，我知道这可能会让您紧张，但我希望询问一下昨天的事情。”

“当然，但我要说的昨天都已对警察说过了。”

“您在三点钟时走进屋子？”

麦瑞威瑟点点头。“一整天我的胃都有点难受——肚子疼，老提米斯夫人是这么称呼它的——而且使用了厨房隔壁的屋内厕所。我走进厨房，在水槽中洗了手，然后把我的茶端到外面去。”

“您通常使用屋外的厕所？”

麦瑞威瑟苦笑了一下。“是的，或者直接穿过厨房去女仆们用的厕所。屋外的地方就完全够用了。”

“因此您不会由于那个目的而进到主屋？”

“天哪，不！”麦瑞威瑟似乎很吃惊。“根本不可能！我必须承认，此前我一直没有在意那些不可见的分界线——屋外的仆人只有得到管家的允许才可以走进厨房的门；而且——更重要的——在主仆之间还有一扇厚羊毛毡门。我确信我在贝尔蒙特的短短几星期已经使我变得更为体谅我们自己的小使女——还有亲爱的提米斯夫人——不过我担心这个影响只是暂时的。”

“它可能会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福尔摩斯说，“古人的精神、憎恶或人格，确实是奇异的和伟大的。在您离开花园进屋去和您端着茶回到花园之间有多长时间？”

“哦——五分钟？大约是的。”

“不可能是十分钟?”

“我不能坚持说不是。在五到十分钟之间，不会少太多，但肯定不会再多了。”

“很好。当您进去洗手时，威尔士和他妻子在厨房里吗?”

“是的，先生。他们似乎——唔，他们似乎有某种争执——绝不是激烈的争执，只是温和的观点分歧，或许。当我进去时，气氛有几分紧张，所以我没有留在里面——否则我可能就会留下来了——而是到屋外去喝我的茶。”

“然后呢?”

“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威尔士打开电话间的门，远远地喊我。我一开始没听清是他，接着我意识到他在问我花园里有没有入侵者。”

“有没有呢?”

“没有，一个也没有。我是这么回答的，接着——自然会好奇发生了什么事——我向屋子走去，然后看见——”他的话中断了，他的脸变得更苍白了。

“请不要悲痛。”福尔摩斯用他最抚慰人的语气说。

“不，我没事。我不是，嗯，我承认——我那难受的胃又在表示它的不高兴了，还带着一些报复。我留在附近，直到警察询问过我——我告诉他们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这些话——然后逃回这里，度过一个非常不快乐的夜晚。”

“那您非常肯定花园里不可能有人?”

“我能肯定。威尔士先生和我就在屋子周围干活，所以可能会有人潜入园子里那些草木旺盛的地方，但我想没有。在园子远端的老树林里有许多乌鸦，它们会揭示任何入侵者的存在。”

“而昨天它们没有被惊动?”

“没有，先生。我想如果那儿有任何人，威尔士先生和我

都会听见——它是块安静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能听见鸟叫，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迹象。”

“但是，在您呆在屋里那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您就无法知道了。”

“唔——我想是的。但我必须对您说，如果任何人确实进到屋里，然后又从花园离开，那他肯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短跑运动员。”

福尔摩斯笑着站起来。“谢谢您的茶。顺便问一句，在贝尔蒙特背面有没有小路？”

“是的，您沿着这座屋子前面的路多走一段，先向右，再向右。那儿有一条比真正的小路更宽的道路，它能带您到贝尔蒙特的背面。那儿有一道门，带着台阶，还有一块土气的告示牌，告诫入侵者不要擅入。”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

“我能表达对您父亲增进健康的希望吗？”我补充说。

“你们真好，先生们，但我恐怕我所能希望的最好情形就是它不要再变差了。”

“那么，无论如何，让我们希望这一点。”福尔摩斯说，一边和年轻人握手。“现在，我们必须告辞了。”

第六章

“你觉得那个年轻人怎么样？”福尔摩斯一边沿着路走一边问道。

“他似乎相当直率。并且，他的证词确证了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

“的确如此。有个事实浮现出来，那就是主楼外的佣人并不常常进入主楼，只有威尔士显然是个例外，如此说来，从格



雷格森的房间里拿出拆信刀的人或者是某个客人，或者是楼内的佣人之一。”

“那么，你完全不考虑那个流浪汉或碰巧闯入的小偷的可能性？”

“我把它置于可能性序列的末端，也许客人是最有可能的候选人，尽管我同意它不是个令人愉快的想法。”他皱了皱眉。“或者是威尔士夫妇？”

“也许是某个小女仆？”

“我恐怕仅仅由于礼貌起见她们才被称做‘小女仆’，”福尔摩斯说，“你也许已经注意到，她们俩都是中年以上的可敬女子。既没有令我震惊的杀气腾腾的眼神，更——尽管这也许是随口胡说——不可能因某个男友而需要拆信刀作为防身的武器。”

“另外，尽管有你那似是而非的谬论，我倾向于排除威尔士夫妇，”我说，“除了他们明显的诚实以外，我觉得他俩谁都没有动机去杀害某个客人。这样就只剩下你所说的是某位客人的可能性，尽管这无疑是个令人不快的想法。”我停止了推理，直视着福尔摩斯的眼睛。“福尔摩斯，我越来越担心格雷格森——你真的认为我们让他继续毫不知情和毫无怀疑是正当的吗？”

福尔摩斯用手杖点了点地。“这是我们的路，华生。是的，你说得对。我会采取措施确保格雷格森不用再担心受到杀手的袭击，既然我们假定格雷格森是计划中的受害者的话。”

我沿着他指出的路走下去。“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福尔摩斯，这肯定是那个少年说过的小路。”我补充说，带头向右边走去。

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了半英里，路旁巨树的树阴下阴暗凉爽，伴随着我们来到一处大门，门前一个粗糙的提示牌上写

着："贝尔蒙特。私人领地。请勿擅入。"我正要进去，但福尔摩斯把我拉了回来。

"等一下，华生，我想检查一下房子的外围以及花园，但他们可能仍在吃午饭，而我不希望惊扰他们。"

"或者让他们看看你在搞什么鬼，福尔摩斯？"

"你说得对。所以，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检查一下花园的这一端，因为你设想的流浪汉或吉普赛人必须走这条路。"他仔细地检查了门口。"我恐怕没有什么线索。刚刚被油漆过，我猜是威尔士干的。"他推开门，然后走向一条倾斜狭窄的小路，路上到处都长满了野草。"你看，有人走过这条路，"他指着某处已被粗暴地推向一边的野草和荆棘说，"当然这也可能又是威尔士或是某个有独自散步的嗜好的客人。"

"我自己就来过这里，在昨天早上。"我说。

"它可能整天都有人在走。"福尔摩斯说，声音里有些懊恼。他没有再费周折便走进了大门。

这条小路穿过年月久远的树林，林子很好地掩藏了我们，不会被屋里的任何人看到，也不会被花园里那些更为齐整的部分的某个人看到。但这些老树里藏着麦瑞威瑟说过的乌鸦，当福尔摩斯超过我时，这些鸟惊叫着，还拍打着翅膀，表达了它们对午后休息被惊扰的不满。

"优秀的哨兵，福尔摩斯！"我说。

"确实如此，华生，"他回答，带着一些不赞成的口气，因为他有个特别的习惯，拒绝接受任何别人告诉他、但未经他亲自检验的事情。"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园丁会察觉到任何走这条路的外来者。"他从小路上移开。"嗯。从墙上爬过来也是一样的。"

"他们可能从附近的门那里翻过栅栏。"我指着分界处提议说。



"是的，但他们肯定还是在这里或这周围隐藏自己，而那样便会惊动乌鸦们。我认为我们可以排除这条通道。"他离开树林，站在屋子周围的草地边缘上。"好的，华生，你在这里隐藏，或许可以不惊动乌鸦，你看到园丁走进去，然后你出发。你能在五分钟内到达屋子，刺杀你的对象，然后离开吗?"

"很容易！但我不愿意。噢，因为假如任何人从那些窗户中的任何一扇望出来，他们都能看到你!"

"当然他们不会看不到你，那么——但这是什么?"他的话被打断了，因为威尔士带着一脸凶猛的神情穿过树林向我们走来。

"喂——哦，是你们，先生们!"威尔士的脸色变得明朗起来。"对不起，先生们，我以为可能是——你们明白？我听见鸟叫，还以为是某些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到了这里。"

"我想知道我们能否从后面的小路接近屋子而不被看到。"福尔摩斯说。

威尔士摇摇头。"不可能，请您原谅，先生，花园里的任何人肯定都能听见那些鸟儿。古希腊人或罗马人，或别的什么人，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养鹅吗？唔，有任何人来访，鹅立刻就会让你知道。但无论如何我更喜欢乌鸦。"

"我想你是对的，"福尔摩斯说，"午餐结束了吗?"

"我的结束了，先生，"威尔士开朗地笑着说，"当然，绅士们可能仍在餐桌边。"

"不要紧，"福尔摩斯说，"我想再看一眼屋子外部。"然后他照他说的行动起来，在草地上走来走去，从各个角度观察屋子。威尔士看了福尔摩斯一会儿，然后走开去干他的活。

"怎么样，福尔摩斯?"我在十分钟后问他。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要从花园的这一端接近屋子既困难又危险，非常正确。"他说，"但想想这种情形，华生——图

书室里的某个人看着窗外，就既能看到园丁也能看到格雷格森走进屋子。图书室的窗户并不是法式窗户，而且那扇窗户是关着的——你能看到这些法式窗户大得足够让一个人钻进来，而且窗台离地面不到两英尺。我们男人可以轻易地爬出去，用——多少？——六七步走到电话间，犯下罪行，然后迅速回去。”

“但是，兰恩在图书室里！”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睡着的。”

“那个未知的偷袭者肯定是轻手轻脚的，因此没有吵醒他？我不相信这能做到！而且，与其说这是一个能否被完成的问题，不如说是否有人胆敢这样做，他要冒着被看见的危险。”

“如果这是兰恩自己所为，那么反对意见就不存在了。”福尔摩斯说。

“那他会有什么动机呢？”

“兰恩自己说过，他是摩根遗失了很长时间的侄儿。他开玩笑说的——或者他认为这是个玩笑——但他完全可能在事前与格雷格森或摩根有过联系。正如兰恩所说的，我们不清楚客人之间可能有或可能没有的什么关系。”

“这无疑是一个可能，”我说，“而另一个可能是，在起居室里的人同样能看见花园里发生的事。从那儿出发会多一点儿路程，但是不会多许多——比从草地上穿过去危险小多了。”

“完全正确，而汤姆林森当时在起居室里，是不是？”

“兰恩是这么说的。但我必须指出——尽管是我自己的观点——如果任何人从起居室出发，他都必须经过图书室。”

“而那里惟一的在场者在睡觉。”

“他不可能预先知道这一点。”我指出。

“是的，”福尔摩斯说，“但那并非有很大的风险。那天天气很热，那么有人呆在图书室里的几率能有多大呢？他也许会



理地假设别人都会在屋外享受新鲜的空气。而如果有人看到他，他只须简单地摆摆手打个招呼，评论一下天气有多热，等等，一切都显得清白无辜。”

“但那样他就不能完成他的计划。只有在人们尚未发现谋杀之时，他才能显得清白无辜地享受着漫步。”

“他不能完成他的计划，”福尔摩斯沉思着重复道，“非常正确，但那样一来，他也许迟些会另有机会。他可以设想这是值得尝试的，因为风险很小。”

“假定如此。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如果有人看到他走向电话间，这件事情就要被取消。真正的风险是在回来的路上，假设他成功地实施了这场谋杀——当然，成功是从凶手的观点来看。”我说。

“你用你一贯的敏锐方式总结了这一点，”福尔摩斯说，“真正的风险确实是他在回来的途中可能被看见。”

“实际上他肯定是在铤而走险。”

“或者也许是突然看到一个机会？”福尔摩斯说。他朝着一层楼的窗户挥舞着一只手。“对从某间卧室看出去的任何人来说，同样的推理可以成立，”他接着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假定他走下楼梯，穿过餐厅。再一次的，还是有被发现的危险，但肯定不是太危险。我们已经知道，园丁在屋里，但无论如何园丁无法察觉这些轻微的活动，比如走进电话间。”

“而如果他在楼上，那也许可以解释格雷格森的拆信刀——凶手也许在他下楼的路上拿了它，因为一看见格雷格森进了电话间，凶手就会知道他不可能在他自己的屋里！”

“说得好，华生！庞特内就在楼上，是不是？”

“我推测是如此。而且，有人提到莫里森也被带出了房间。”

“的确如此。我想我们必须找他们谈谈。”

“但首先你得对格雷格森采取些什么措施，他仍然处在可能的危险中。”

“姆。”福尔摩斯小心地来到电话间的外门处，但他还没来得及摸到把手，门就突然打开了，格雷格森出现在门后。

“噢！”格雷格森往一边让了让，“您想用电话？”

“午餐是否已经结束了，”福尔摩斯说，“我打扰您了吗？”

“不，没有，我刚才正和——唔，萨拉——画廊老板——说话，我只想确认一切都顺利解决了。”

“那么是否顺利呢？”

“哦，是的。”格雷格森犹豫了一下。“它可能显得有点——无情，也许？在可怜的摩根躺在他的棺材里的时候，却去关心那些相对来说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耸耸肩，似乎要甩掉任何可能的批评。“不过，假如我没有澄清事实，我可能会因此而烦恼，毕竟，现在没什么再能伤害到本杰明了。好的，先生，我把它留给你。”然后他去了花园。

“医生，我要失陪一会儿。”福尔摩斯说。他进了小电话间，在身后关上门。

我看着花园，然后看着古老的屋子的外表，试图想像昨天发生的事情。我得说，没想出任何结果，因为整件事对我显得极其隐秘和迷惑。我听到电话间的门被打开，以为福尔摩斯已经打完他的电话，便向那儿走去。然而他并没有完全结束，而我听到了他的最后几句话——“不，不！我认为在晚餐后就够快了！再见！”他放回话筒，然后看着我。“我想，华生，这将会起到作用。那么现在，让我们继续我们的侦查。”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做了什么安排，他已经沿着屋子走向起居室的法式窗户，然后穿过它走进屋里。里面惟一的人是莫里森，他忧郁地坐在一张椅子里，在我们进来时，他抬起头，说：“嗨！发现什么没有？”



“没发现什么重要的，”福尔摩斯说，“但我确信我们正在勾画已发生的事情的轮廓。”

“是吗？那我们可以希望迅速地解决这件事喽？”

“我们可以，对此我抱有希望。”

“我非常高兴，”莫里森坦白地说，“因为我得说那些受托人对这件事很不高兴。至少主席是这样，而且我肯定其他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么说，您已经向您的主席报告了？”

莫里森点点头。“他是个律师，在村子里有一间办公室。我今天早上去了那里——我不敢让他首先从别处听到这个消息，但显然他早已得知了。”

“唔，我实在看不出他会责怪您。”福尔摩斯说。

“他的观点是——非常公正的，我管理这块地方，所以我应当对这里发生的事情负责，也许这比他要求的要严格一些，但我不得不遵守他的决定。福尔摩斯先生，我诚实地告诉您，如果事情不能很快解决，他们会希望我辞职。”接着，他陷入更加忧郁的状态。

“您在这个位置上很久了吗？”福尔摩斯问。

“有三四年了。”

“在此之前呢？”

“我在金融区一家航运代理服务公司工作，那里要比这个职位更能赚钱，但远不合我的心意——我喜欢乡村，而且我生性疏懒——所以当我听说这个职位空缺时，我立即申请，而且很幸运地得到了它。这份工作并不艰苦，身边的人总是和蔼可亲，而且一般说来生活水准一流。当然，直到现在。”

“当然，我听说您星期二并不经常到您的办公室来？”

“是的。正如我说过的，这份工作并不繁重，远远不是，我通常一周来两次，星期一和星期五，就能够使事情顺利地运

转。但我原计划休假几个星期，而且希望尽可能多地处理一些尚待处理的枝节问题。而现在，我自己成了一个尚待处理的问题！尽管昨天那么惊慌和混乱，我还是解决了原本就不多的生意上未完成的事项，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休假肯定是要取消了，但我觉得留在这里一点用处也没有。”他叹息着，“我也许过了今晚就离开这里——我的别墅离这里非常近，所以，如果需要的话，很容易就能找到我，而我至少可以在我自己的花园里消磨时光。事实上，本来今天下午我就应该回家了，如果不是觉得这么做有点像抛弃我自己的岗位。”

“我很难同意您用这种眼光来看这件事。”福尔摩斯笑着说。

“不，但我向您保证受托委员会的主席会这样看！总而言之，我想我现在可以回家呆上一个小时左右，安慰我的妻子，亲亲我的孩子，然后回来在这里过夜。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在您离开之前，我可以问您一两个问题吗？”福尔摩斯问。

“当然。”

“您说您在这儿做秘书只有三四年。在您来这儿之前，您认识摩根吗？”

莫里森摇摇头。“在我听说秘书的职位空缺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告诉我的那位生意上的朋友是这里的常客，但他目前不在这里。现在住在这里的人——不，我只是在最近这三四年才遇见他们所有人。事实上，是自我担任这个职务以来。”

“我明白了。嗯，安装了电话的那个小间的外门总是锁着的吗？”

“当然，威尔士每晚巡夜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特别核实一下那扇门是锁着的。不过，他在早上并不锁它，同样，他也不锁



前门。如果某位客人由这条路去花园，那么门就会一直不锁，因为您也许已经注意到，钥匙在向里的一面。另外，如果某位客人由这条路走进来，他也可以拔下钥匙，在身后锁上门。”

福尔摩斯疲倦地叹了口气。

“我恐怕这种安排有点儿过于随便，”莫里森说，“但直到现在，它对我们来说都很合适。我们想让客人觉得这里是他们暂时的家，所以我们的规矩和条例尽可能少。当然，如果每位客人都有那扇门的钥匙，那么我们也许会坚持必须锁上它，除非真的要用它。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扇真正的门，而只是某种方便的捷径。按理说，客人必须走前门，但那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绕着屋子走上一圈才能来到花园，所以如果他们穿过起居室里的法式窗户或是电话间的外门，我们也不反对。”

“所以，当格雷格森刚开始用电话时，门也许是锁着的?然而当他走出来时，门就没有被锁上?”

“情况可能就是这样，”莫里森说，“自然，我不能判断它是否真是这样。您可以问问格雷格森?”

“那个细节并不重要，”福尔摩斯说，“嗯，格雷格森穿过外门去花园，所以他肯定是没锁门。”

“他不可能锁上门，”莫里森指出。“只有一把钥匙是留给客人用的，而且这把钥匙插在里面，当然，我有一把，威尔士也有一把，但客人们没有。某位客人为了能从外面锁上门，他必须把钥匙拔下来带在身边，而——尽管我们或许可以原谅——我对此并不抱太大希望。”

“确实如此。这就很清楚了，但是，现在假设有位客人要从花园进入屋子——他会在进来后锁上门吗?”

“他也许会。我是会的，”莫里森说，“事实上我经常这样做。如果外面没有人，我从电话间的门进来后，通常都会锁上它。如我所说，我们这里非常随便，但我赞成尽可能小心谨

慎。”

“非常明智。其他客人呢？”

“以前就住在这里的人也许会这样做，他们知道我的习惯。但这不是严格的和永久的规矩。”

“那么，假设您进来后锁了门，那在您之后想要走进这扇门的人会怎么样呢？”

“当然他们就不能从这扇门进来了。而且，餐厅的法式窗户通常是关着的，至少要等到晚餐时它才可能被打开，如果那是一个温暖的夜晚。但是厨房的门就在屋子的这一边，而且威尔士夫人不会反对你从那儿走的。不过大多数客人从没想过要穿过厨房，他们直接走向起居室——那儿的法式窗户通常是不锁的，而且外面还有个把手。假如不知为何那扇窗户也被锁上了，他们就不得不走前门。”

“假如前门也锁上了呢？”我说。

莫里森笑了。“这样的话，他们总可以拉门铃吧！”

我同他一起笑了。“没想到这一点！”

“我们至少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关于门户的印象！”福尔摩斯说，“但仍有其他一两个小问题轻微地困扰我。我了解到当格雷格森发现尸体时，他的状态有几分歇斯底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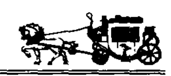
“是的。‘病态十足’，就像我的老护士过去常说的。”

“是的。这阵喧闹打扰了威尔士，还有汤姆林森，而汤姆林森是在屋子另一端的起居室里，还有庞特内——他在楼上。”

“我恐怕您把我给忘了，福尔摩斯先生。既然如您所说，彼得弄出了惊人的喧闹，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应当被惊扰呢？”

“为什么不，真的吗？”福尔摩斯停了一下，然后几乎是漫不经心地补充说，“那么您怎么没听到？因为我了解到汤姆林森和其他客人不得不到您的房间去把您喊下来。”

“噢，我明白了！啊，秘书的办公室和储藏室差不多，福



尔摩斯先生，您已经看到了。它就位于楼上走廊的尽头。而且我关上了房门，因为我不愿意在工作时被打扰。此外，我有一个用来打业务函件的打字机，它的响声，以及专心于敲打正确的按键——我猜所有这些加起来，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再说，庞特内的房间正对着楼梯的顶端，所以那可以解释他能听到餐厅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我就不能。至于汤姆林森——唔，他在楼下，而不是楼上。"

"是的，我明白了。而当您发现摩根死了，您就通知了弗雷斯特探长？"

"马上。"

"您是派威尔士去找他或——"

"不，我打电话给当地警察局——当然，我知道他们有电话。"

"什么？您用了电话间里的设备？"

"不，不！我自己的房间里有另一部电话。"

福尔摩斯警觉地坐直身体。"它和楼下电话间里的电话是连在一起的吗？"

莫里森摇摇头。"这是完全独立的线路，在交换机总台那里的号码也是不同的。如果您站在屋外望向屋顶，您能看到有两条电话线。楼下那部可以说是公用电话，我的那部则是秘书专用的。"

"我想知道的就这么多。谢谢您。哦，"在莫里森站起来时，福尔摩斯补充说，"您知道有其他客人在这附近吗？"

"我想达文波特在隔壁图书室里。"

"谢谢。"

莫里森点头告辞，然后走了出去。

"我们确实有了关于门户的清晰印象，"我说，"但确切地说，它告诉了我们什么？"

"它告诉我们在格雷格森走进来的时候，也可能锁上了外门。"

"我们总可以问问他！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他没有，因为尸体被发现时，门是开着的。"

"可能是凶手打开的，"福尔摩斯说，"但这一点并不重要。以前来过这里的任何客人都会知道，格雷格森至少有可能会在他进来后锁上那扇门。"

"这一点有助于排除凶手从外面进来？当然！你总不能穿过一扇锁着的门杀死某人吧？"

"嗯，那样确实会困难一些，不是吗？关键不在于门是否锁上了，这也是我不会费劲去问格雷格森他有没有锁门的原因——关键在于，凶手是否认为门已被锁上了。这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那关于莫里森的电话线的问题呢？"

"嗯，如果那是个分机，而且连着楼下的电话，他就能够判断是否有人在用电话。"

"他不太可能去窃听私人谈话，福尔摩斯！而且，即使他这么做了，他也绝不会承认！"

"我并没有把他想像成那样。不，我只是以为楼上可能会有一个铃，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能够告诉他楼下的电话正在被拿起或放下。既然这是一条独立的线路，那么当然情况就不同了。所以，这不构成一个因素。"

福尔摩斯站起来向走廊走去。我跟着他，直到他打开图书室的门。"您好！"他对着屋里我看不见的某个人说。回答他的是一声咕咕哝哝的问候。福尔摩斯为我拉着门。我走进去，看到杰姆斯·达文波特愁眉苦脸地望着窗外。

福尔摩斯随我进屋。"我们没有打搅您吧？"他问。

"哎呀，没有。我很高兴找个人说说话。因为这件事仍然

在折磨着我的心。”达文波特用他的巨手含糊地指了指椅子，福尔摩斯和我坐了下来。

“这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情，是不是？”福尔摩斯用他那非常使人宽心的语气说。

“这个词太文雅了，福尔摩斯先生！昨天我把它叫做‘该死的’，而且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好理由要改变这个观点。”

“怎么，您认识我？”福尔摩斯问。

“我猜您肯定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在客人中间已经有些议论了，您可以想像得到，我承认，华生医生，我没有立即把您同著名的《斯特兰德大街》里那位华生医生联系起来。”

“那么，您将会知道，我是受当地警察局和莫里森先生的请求来这儿的，”福尔摩斯说，“您会反对我问您几个问题吗？”

“天哪，不！但我必须提醒您，我可能说不出关于本杰明的惨死的任何事情。当时我甚至不在屋里。”

“那您在哪儿？”

达文波特挥挥手，大致是指着窗户的方向。“在那外面，某个地方。在高地上，呼吸新鲜空气。”

“独自一人？”

“恐怕是的。而且不单这样，我恐怕我并没有在哪家路边酒馆停下来并邀请一大群人举杯庆祝我的健康，我也没有调戏某个体态丰满的乡下少女，让自己可以依赖她事后在法庭上站起来，喊着‘他不在犯罪现场’来为我辩护。”

“这是个遗憾，从某些方面看来。”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您回来——是什么时候？”

“大概三点半。我本打算洗个澡——这会是令人非常惬意的——在下午茶之前，那就令人加倍惬意了。但事实上，我既没有洗澡，也没有喝下午茶。我一进门就觉察到出了问题。威尔士从图书室里冲出来，咕哝着关于摩根的什么事。我没法完

全弄明白他在说什么，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个意外事故或类似的事情。我走进图书室，发现有一小群人在那里——格雷格森，当然，庞特内，汤姆林森和戈登·莫里森。”

“兰恩在那里吗？”

达文波特摇摇头。

“似乎早些时候他正在图书室里睡觉。”福尔摩斯说。

“当我进去的时候，他肯定不在那里，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看到他，鬼鬼祟祟地拿着那本该死的笔记本走来走去。不过您可以想像得到，事情非常混乱。格雷格森很沮丧，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或出了什么事。在我回来后不久警察就到了，他们把格雷格森带进厨房，我想，是向他单独问话，直到那时，我才有机会问其他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我的一生中，很少如此震惊过，现在我完全能明白为什么格雷格森处于那样一种状态。警察依次询问了我们——我告诉他们我当时不在场，于是他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我身上，我很高兴能这么说。接着，他们把我们请出图书室，把可怜的摩根的尸体搬到里面，以便医生检查。”

“谢谢您，这就很清楚了。告诉我，有什么理由会使人想要杀本杰明·摩根？”

达文波特摇摇头。“鬼才知道。我一直和他相处得很好，我想这儿的大多数其他人也是这样。哦，确实，大家在观点上有些小小的分歧——但什么时候没有这些呢？没有事情会糟到发生谋杀的地步。”

“您认识他很久了？”

“大约十年了。我们有一度几乎在一起工作，那就是我认识他的经过。”

“几乎？”

“几乎，但不完全。”达文波特以一种令人吃惊的灵



活——对像他这么魁梧的身材来说——站起来，他大步走向一个书架，拿起一本杂志，我立刻就认出了它的封面。“您看，《斯特兰德大街》，”达文波特说，“您的名声早于您本人到达这里是不奇怪的，福尔摩斯先生！嗯，”他把这本杂志翻到封底，“这是我做的那份工作的一个例子，为那些想要给他们生产的器皿做广告的厂商，或者是那些关于贝壳、花草或有闲阶级的其他娱乐的书本中的插图制作图版。它很难被称做严格意义的‘艺术’，但它是个生计。哦，我也制作一些有创造性的雕版、版画，可以说它们有些真正的艺术价值和原创性，但我在这些东西上面从未赚到过钱。我恐怕这是个老套的故事。”

福尔摩斯点点头。

“您的意思是，就像梨牌肥皂和《肥皂泡》?”我问。

“正是如此，医生，除非是这种情况：一位艺术家为他的工作拉到了充足的赞助。哦，”达文波特继续说，“大约十年前，有一家零售谷物的老商号找到我。他们有个关于麦片粥专利的主意，它将使这个国家大为轰动，轻而易举地改变我们对早餐的概念。‘新世纪的新麦片粥!’——那就是他们想用来推销它的方式，而且作为如此新潮且现代的产品，他们想要的不是《肥皂泡》，不是用单纯的图画来促销新麦片粥。不，只有摄影这门新艺术才能满足这一点——他们计划拍摄一些正在喝这种麦片粥的可爱的小家伙!”

“它的名字是什么?”我问。

“哦，它从未被摆到货架上。他们让那些小孩试试它的味道，但他们讨厌它。我也试了试——可怕的东西，带点臭鸡蛋的味道。”

“尽管这些创新挺有趣的，”福尔摩斯严肃地说，“我还是担心——”

“请您原谅，福尔摩斯先生。唔，他们看到《肥皂泡》获

得极大的成功，因此他们想要聘请一位著名的摄影师制作他们的宣传画，并把他的名字印在图片上。他们要求我去联系本杰明，本杰明当时是一位人像摄影家，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名声。”

“然后？”

“然后，他简直是勃然大怒！他怒火冲天。他并没使用‘为钱出卖他的艺术’这类或别的什么措词，但你能判断出他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您明白，本杰明有他自己的观点。”

“后来怎么样？”

“实际上没有什么，本杰明坚持他的原则，还有他的人像艺术，我去找另一位摄影家合作，然后，谷物商人决定干脆不再费那个劲了，于是整个计划终成泡影。”

“然后您在这里又遇上了摩根？”

“是他介绍我来这个地方的。实际上我们成了拆不散的好朋友，尽管他最初把我斥责了一通。当然，我们对‘艺术’仍有分歧，而且由于我那种商品化的工作，他还是有点瞧不起我，不过他很少说出来。”达文波特笑了，“奇怪的是，这回轮到格雷格森瞧不起本杰明，因为格雷格森并不认为摄影是一种艺术形式！如果您在这儿稍微呆上一段时间，您就会亲自看到这一点。几乎存在着——等级制度这个词并不合适——但确实有等级，受到那种关于什么是正统的艺术而什么不是的观点的影响。真古怪。”

“艺术家的气质？”我提议说。

“正是如此，医生。”

“这些——观念上的等级——曾经导致这里发生公开的争执吗？”福尔摩斯问。

“的确有过！关于这一话题我们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

“而您参加这些——争论了吗？”

“它们中的大多数是由我发起的，”达文波特笑着说，“这似乎是一项极好的娱乐：我们让彼得骑上他的旋转木马并观看这件有趣的事。对您而言，这看起来可能非常无聊，如果不干脆说是幼稚的话。我得承认，现在我也是这样看它。但它并非总是显得这样。”

“在这些争论中有人发脾气吗？”

达文波特犹豫了一下。

“说吧，先生！”福尔摩斯说。

“好的，只是偶尔。彼得有时候会让人非常恼火。这很奇怪——他是个优秀的雕塑家，评论家和鉴赏家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但他仍然经常感到有必要使其他人显得渺小，以便自己显得伟大，假如我能说清我的意思的话。他看起来对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很不信任——我不懂恰当描绘这种情况的术语，不过，有些更先进的德国精神病学家可能找出了适合描述这种情况的字眼。”

“我确信他们已经找到了，”福尔摩斯说，“但是您说过，他有时会让您恼火。”

“有几次，我觉得掐死他会让我高兴一些，”达文波特说，“但是——假如您想知道——那只会发生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刻，并且是在大白天，而不是冷酷地、鬼鬼祟祟地躲在某个黑暗的小屋子里实施。”

“亲爱的先生！我向您保证，我没有想那么多。”

达文波特慢吞吞地坐下来，稍微平静了一些。“我道歉，先生，”他说，“但这件可怕的事情就像虫子吞吃花蕊一样吞噬着我——有人曾经这么说过。”

“那么您能理解，我们越快解决这件事就越好？”

达文波特点点头。“接着问吧。”

“您认为这个地方会有什么人有什么理由要杀摩根吗？”

“不，先生，我能对这一点发誓。即使是彼得·格雷格森，尽管他们之间有些难以解释的厌恶，看上去他也从没憎恨过本杰明，他们只是相处得不融洽。真的，我敢说不会有人讨厌本杰明；你也许会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你无法不喜欢这个人。”

“谢谢您。”

“还有别的什么事吗？”达文波特问，“我想，现在去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会对我有好处。”

“这会儿没别的事了。”

达文波特站起来，对我们点点头，离开了房间。福尔摩斯研究了一会儿《斯特兰德大街》，然后把它扔回架上。“怎么样？”他说。

“这种艺术家的气质似乎可以成为许多事情的借口，”我说，“也许有人会怀疑，但这却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过着一种不能算是符合常规的生活——例如切利尼。”

“是的，还有那个割掉自己耳朵的人。”

“但他是个丹麦人，福尔摩斯！”

“哈，那么就可以解释这一点了——而且——”福尔摩斯的话被打断了，因为门开了，杰瑞米·兰恩走进图书室。

第七章

“我不知道这儿有人。”兰恩停在门口说。

福尔摩斯指了指椅子，就像达文波特刚才所做的。“请坐，”他说，“如果您回答我几个小小的问题，我会非常感激的。”

兰恩坐了下来，看上去有些不安。“当然，如果有什么我



能帮上忙的——”他说，“不过我恐怕——”

“只是一件小事情，”福尔摩斯说，“您说过当格雷格森发现尸体时，您正在这儿睡觉？”

“是的，当他们都进来后，我才醒过来，我是指汤姆林森和庞特内，他们带着格雷格森进来，然后我就醒了，因为他仍在发出可怕的喧闹声！”

“是的，我听说过格雷格森发现尸体后的反应有些夸张。事实上喧闹得把汤姆林森从起居室里引了出来，甚至还把庞特内从楼上的卧室里引了出来。我承认，我知道有些人睡得很死——事实上，是华生提醒我注意这一点——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好奇您竟然能在这样的吵闹声中安睡。”

兰恩盯着书架。“是的。而且，我相信我已经说过，我对此无法释怀，假如我是醒着的，我也许能够阻止那场悲剧或至少能够辨认出凶手。”

“唔，对这一点，我们不能肯定。毕竟屋子里还有其他人。谋杀发生时威尔士就在隔壁的厨房里，汤姆林森在起居室里，而他们之中似乎谁也没有看到或听到什么以阻止或反击这桩罪行。”福尔摩斯说。他等待着，而兰恩什么也没说，于是他温和地补充说，“另一方面，当格雷格森发现尸体时他们都听见了。所以您会理解我对您为什么没有醒过来感到好奇。”

“哦，是的。”兰恩看起来很尴尬。“事实是——听我说，福尔摩斯先生，每一个人都知道您，还有华生医生。但您以前真的听说过杰瑞米·兰恩吗？也就是说，在您被叫到这儿来之前？”

“华生会告诉您，我对文学的知识是最为贫乏的。”

“那么您呢，医生？毕竟您本人是位作家。”

“我很忙，先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因此不指望自己能看完现今大量问世的全部文学作品。”我生硬地说。

兰恩大声笑了。“说得好，医生！但是先生，我能向您保证，即使您有全世界所有的时间来看现今出版的每一份刊物，您也很难在其中发现杰瑞米·兰恩的名字。哦，我发表过一两篇小文章，优美的诗歌和散文的精选作品——谁没有这些？但是——”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盯着门，门是关着的——“请你们把这次谈话严格地限制在我们这几个人之间。事实上，我离开大学后的第一个位置是在一家金融公司里的。我有写作的嗜好，而且——我以为——有些小小的天分。大约在三年以前，一份不多的遗产促使我辞了职，专门写作。很快我就意识到我那小小的天分真的只是小小的，或者看上去编辑和出版商是这么认为的。事情开始变糟了——坦白地说，糟透了——而那份不多的遗产现在几乎花光了。我到这儿来，部分是为了中止一下没完没了的对自己将遭遇什么的担忧，部分则是为了看看我能否激发一些新的灵感。我近来睡眠很差，即使是乡村的空气似乎也没多大帮助。昨天我有点头疼，也许是因为缺乏睡眠，所以我来到这里，服了一剂鸦片酊，它几乎立刻使我入睡，简单有效地使我摆脱了头疼，于是在他们进屋和所有的吵闹开始之前，我什么也不知道。”

“哈，”福尔摩斯说，“那就能够解释了。谢谢您。我非常抱歉您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但我肯定它们应该得到回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改变吧？”

“您这么说真是太好心了，”兰恩说，“但我恐怕您是过于乐观了。”他站了起来。“我认为也许到花园中散一会儿步可以让我的脑子清醒一些。”

“您仍然睡不好吗？”我说。

兰恩摇摇头。

“嗯，”我对他说，“鸦片酊确实有效，但我不会推荐您反复使用它。我已经见过太多的男人——当然，也有女人——对



它上了瘾。"

"我发誓立刻戒掉它。"兰恩带着几分他原有的玩世不恭说道，然后走出了房间。

兰恩走了以后，福尔摩斯转向我。"鸦片酊能够说明他听不见格雷格森的喧闹声吗?"他问。

"哦，是的，假如剂量足够大的话。"

"那么，我们来设想一下，兰恩走进这里，服了一剂鸦片酊，因为他受着失眠的折磨——"福尔摩斯皱着眉头。"但是那样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直接上楼睡到他的床上去呢?"

"也许他对我们并没有完全说实话?"我提议说，"他说过他的缪斯已经抛弃了他——也许真相是，他在迷幻中寻找灵感，就像德·昆西，或'老水手'柯尔雷基，是不是?"

"唔，很有可能。在药品导致的迷梦中寻找他的缪斯。迷梦，我怀疑——或许是梦魇?你对这个想法怎么看，华生朋友?"

"怎么，梦魇?在他自以为和某个并不存在的幻影搏斗时杀死了摩根?我猜这是可能的，"我怀疑地说，"我不能完全排除这一点，因为我知道鸦片能导致某些奇怪的幻觉，但鸦片造成的迷梦通常并不伴随着剧烈的身体活动——迷梦中的人通常呆在椅子里或躺在床上。所以在我的经验中，这样的结果是很少见的。大麻或许可以，阿拉伯人用印度大麻提炼的药品，或是我们曾见过的那种有毒的'魔鬼的足根'，但通常说来罂粟不行。"

"我佩服你对药品有比我更广泛的知识。"福尔摩斯看了看表。"已经快到下午茶时分了，所以我们最好留在这里。"

他说完这些没过多久，威尔士夫人就端着平时那些盘子、杯子、碟子等等走了进来。当我看到那个盘子里有块巨大的蛋

糕时可真高兴，因为我早饭后就没吃过东西了，而且我恐怕还比不上福尔摩斯对工作的专心致志。一会儿其他客人都来了，莫里森把福尔摩斯介绍给那些尚未见过面的客人。

我必须承认，气氛有些压抑，但在那种情形下，这也许是惟一可以料到的。福尔摩斯尽其所能地使其他人放松，而且收到了一些效果。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也花时间吃了一些黄油面包和两块蛋糕，因为我原本担心也许他又要让自己挨饿——因为他是这样认为的——使他的推理能力更加敏锐。

我还注意到福尔摩斯凑近格雷格森，静悄悄地和他说了一句话。我猜不出他说了什么，但当下午茶结束，大家照常走出图书室时，格雷格森留在了后面，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他说："我就在这儿，福尔摩斯先生，究竟有什么事情这样秘密以至于刚才不能说呢？"

"没什么秘密，不是那样的。只是一些需要澄清的疑点。顺便问一句，您找到您丢失的调色小刀了吗？"

格雷格森摇摇头。"我并没有真的去找它，没有认真找。其他更为迫切的事情令人讨厌地冒了出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恐怕那把调色小刀永远都找不着了。但是，既然凶手并不是用它来行凶的，似乎它也不太重要，是不是？"

"是的。当您从花园走进来的时候，您关上您身后的大门了吗？"

"我掩上了它，但是没有锁上。"

"当摩根从餐厅走进电话亭时，他锁上里面的门了吗？"

"是的，在我离开餐厅时，我看见它被锁上了，他自然不希望被偷听。"

"说得是。那么，当您离开餐厅去前门时，您看到或听到其他人了吗？"

格雷格森摇摇头。"周围没有任何人，福尔摩斯先生，我

能对这一点发誓。"

"让我们这么假定，也不可能有什么人藏在楼梯上吧？"

他又一次摇摇头。"我无法相信。"

"为了确证起见，您能再重述一遍昨天下午的事情吗？"

格雷格森沉下了脸，夸张地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很难，而且令人疲倦，也令人不安，"福尔摩斯说，"但我向您保证，这很重要。"

"好吧。我刚吃完午饭，试图给萨拉打电话——大概是两点或稍早一些，没有人接听，我走出来——我已经搭好一个画架，打算画些画或是素描。我试图安下心来作画，但不太成功。我在外面停了一会儿，这时威尔士和他的助手走过我身边，威尔士说了些话，我想是'到下午茶时分了'之类的吧，而那位助手说'天气真好'，这是我所能想起来的。我没有意识到已经这么晚了——我原打算再去打个电话，但很奇怪我会丢下这个念头这么久。我看了看表，对时间已经这么晚了发了一通感慨，时光飞逝之类的陈辞滥调，然后说我会试着再挂一次，如果我回忆正确的话。"他停下来，然后问，"这真的有必要吗？"

"您的陈述非常详细，而且很可能极有作用。"

"既然您这么说。我走进屋子——"

"等一下，"福尔摩斯说，"您确定花园里没有别人？"

"就像鸡蛋是鸡蛋那么确定。威尔士和他的伙计会告诉您同样的话。整个地方空无一人。事实上我知道这儿很少这么安静，因为在一个暖和的天气里，经常会有人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昨天天气很热，您知道，几乎让人感到压抑。甚至鸟儿似乎也被炎热弄得筋疲力尽，不愿歌唱。也许这听起来非常诗意，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真实的。我敢肯定，假如有人走进花园，我会知道的。"

“而屋子里同样也是静悄悄的?”

“是的。”

“这么说，我猜您没注意是否有人从某扇窗户里向外张望?”

“哦，我注意到了,”格雷格森出乎意料地说，“您知道，我当时正在给这间屋子画素描。”

“哦?”

“我必须承认，这不是我常画的那类题材。我偏爱更加现代的建筑。但这块古老的地方显得如此宁静安谧——就像通俗杂志里的深褐色插图，再加上某些陈腐的标题——‘亲爱的老英格兰睡得安宁吗?’——那一类的胡言乱语。为了画好这一题材，我不能专心于更加复杂的事情，所以我画出了一张相当迅速但很精美的素描。我能肯定，当我在外面工作时，没有任何人站在窗前，福尔摩斯先生。”

“那您走进来之后呢?”

格雷格森停顿了一下。“唔，当然，然后我就把我的素描带了进来。”

“您注意到有人看着窗外吗?”

“可能没有。不，那时没有。”

“当摩根走进餐厅后，您就去前门抽根烟，您肯定没有其他人在屋子里，就您所能判断的而言?”

“非常肯定，我已经告诉您，我能对这一点发誓。屋子里空无一人，至少在楼下。”

“您瞧,”福尔摩斯用他最温和的语调说，“华生和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有人看见您从花园走进电话亭，但如果您关上了外门，不可能有人看见您离开电话亭。同样也没人能在花园里看见摩根走进去。而且您刚才说，您能够发誓屋里没有人看到您离开餐厅。那么可以推测，屋里也没有人能



看到摩根走进去。”他合起双手，把头埋在里面。

“我不——”格雷格森停了下来，他久久地思索着，然后说，“天哪！您是在暗示说，我，而不是摩根，才是凶手原计划要杀的那个人。”

“唔，这肯定只是一个猜测。”福尔摩斯说。

“但是——尽管如此，”格雷格森沉思着说，“要命的是这可能更容易理解。毕竟——唔——”然后他陷入沉默。

“您有理由相信，这儿有人想要看到你死去？”福尔摩斯问。

“天哪，没有！”

“您非常熟悉这里的其他大多数客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我认识杰姆斯·达文波特有好几年了，还有庞特内和汤姆林森也是这样。我认识莫里森是在他成为秘书时，大概三或四年前。”

“还有兰恩？您以前见过他吗？”

“我到上周才见到他，这是他第一次来这儿。”

“在您的过去有没有某些阴暗的秘密能够成为任何仇恨的理由呢？”

“哦，好几打。数百个。但谢天谢地，杰瑞米·兰恩不在其中！”

“那您仍说如果凶手原计划杀您而不是摩根，那会更好理解？您是这个意思吗？”

“唔。”格雷格森羞愧地笑了笑。“我只是想这里可能有更多的人有理由——憎恨我，比不喜欢本杰明的人要多。仅此而已。”

“再说一遍，您可以说得更详细些吗？”

格雷格森沉默地坐了一会儿。“不，先生，”他最后以一种突然下了决心的口吻说，“坦白说，我不能。我不会否认我和

住在这里的其他人有些观点上的小小分歧，但我肯定，没有什么会导致他们希望我死——或至少，不会强烈地希望这一点以至于采取加快这一过程的行动。如果我这样想，我会侮辱他们——和我自己。”他犹豫了一下。“告诉我，”他加上一句，“您真的认为我处在某种危险中？”

“这确实是个可能性，如果您真的是凶手计划中的目标，”福尔摩斯说，“不过，我们能够减轻几分这种危险。我们——华生和我——在今天的晚餐之前会一直留意您的。”

“那在这之后呢？”

福尔摩斯笑了。“我不应该破坏惊喜。”他的脸色又一次严肃起来。“但我必须要求您绝对地信任我，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它看起来多么阴暗，多么吓人——您不能丧失希望，而要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您觉得您能做到这一点吗？”

“如果不知道您在我心中有什么地位，这会有一点困难，”格雷格森说，“但是，是的——我相信我能勇敢地面对它。”

“说得好！”然后福尔摩斯坚定有力地和格雷格森握了握手。

“我想我可以上楼回我的房间了。”格雷格森说。

我半站起身来。“我要——”

格雷格森笑了。“我不认为有这必要，医生。我会非常小心的。而且我会锁上我的门，你们可以确信这一点。”

我瞥了一眼福尔摩斯，但他挥手示意我坐回椅子上。“到晚餐时分我们会去叫您。”他告诉格雷格森，“在这期间，尽管无论如何我都不希望高估可能的危险，或是不必要地警告您，但换了我是你，我会插上插销，就像您说的那样，直到我们来叫你。”

格雷格森看起来相当担心和紧张，他点点头没说话，离开了房间。



"福尔摩斯，"我说，"格雷格森说过有人不喜欢他，而且如果他们想要杀的是他，这会更容易理解——我回想起汤姆林森曾说过非常相似的话——"然后我的话被走廊里传来的"轰隆"一声巨响打断了。

福尔摩斯跳起身来，冲出门去。我跟在后面，然后恐怖地看到格雷格森蜷成一团，倒在楼梯脚下。

第八章

在我到达之前，福尔摩斯就已经到达格雷格森处了，我们在这之前听到的哗啦巨响是伞架被碰倒造成的，这几乎是一目了然，因为它倒在地上，有一大堆手杖躺在格雷格森旁边。但是我能看出格雷格森本人已经开始摇摇晃晃地准备站起来，没有任何血迹，所以我并不担心他有生命危险。

福尔摩斯显然得出了和我相同的结论。"赶快，华生！前门！"他说，"要仔细观察，如果此前你从未观察过，但不要做任何事，也不要说什么——然后回来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我立刻冲向那扇沉重的前门，打开它，走到门外，在门前的花园里空无一人，除了莫里森，他正忧郁地盯着那些植物，而且很少见地拄着他的手杖。

"嗨！"我出来时，他说，"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我也是！我承认我在里面都窒息了。盼望空气，更盼望有事可干，或者也许是盼望这一不幸事件的明显结局。"

因为记着福尔摩斯的劝告，我只是说："那个园丁——伊万斯，是吧？他不在这儿吗？"

莫里森的忧虑显然加深了。"我打发他回家了。"他简单地说。

这里有些不同寻常之处。我确定福尔摩斯不会就这么放过

而不加以进一步的询问。“真的吗?”我说。

“真的。他放肆地在这里呕吐，明显又喝醉了酒，就在我很正当地训斥他时，他告诉我有个他妈的傻瓜——只有伊万斯说是‘好心的先生’——给了他钱让他喝酒!”

“我明白了。”我暗自发笑，但仍然想对调查有所帮助，于是我问道，“这里真是安静，是不是?”

“我发现它非常安静。”莫里森强调说。

“刚才没有人走过这条路吧?”

莫里森有点怀疑地看着我。“没有，您为什么这么问?”

“哦，没什么，只是为了聊天，仅此而已。那好吧，过会儿见，毫无疑问。”我不管他正盯着我，就走开了，回到客厅。福尔摩斯和格雷格森还在那里，并且还有威尔士夫人——很明显是被这阵喧闹声引来的——我加入他们。“格雷格森先生不幸地绊倒了伞架,”就在我走近时，福尔摩斯这样告诉她，“但是如您所见，没有造成什么大的伤害，华生医生会证实这一点。”

我迅速瞥了一眼格雷格森的脑袋，但没有看到任何损伤的迹象。“看起来肯定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

威尔士夫人不以为然地从鼻子里嗤了一声。“好的，先生，如果您这么说的话。我还要把这些手杖放回去——”

“不，不!”福尔摩斯赶紧说，“我相信，您厨房里的活儿现在还没做完呢，华生医生会把它们放得整整齐齐——非常灵巧熟练，就像维吉尔排列他的诗句一样——不仅排列成的外观能迷住一个轻浮的心灵，而且还能使其他任何人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故。手杖是他的某种嗜好。是不是这样，医生?”

“哦，的确如此。绝对是这样。在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我就对它们着迷。”我说，茫然不知他到底是何用意。

“同时，我会带格雷格森先生去图书室，这样，他就可以



休息一下，在晚饭前恢复几分，”福尔摩斯接着说，“而华生，一弄好这些就会来找我们，然后更彻底地检查他的情况是否良好。”

我怀疑威尔士夫人同我一样有些迷惑不解，因为她一直目送着福尔摩斯护送格雷格森回到图书室。接着，毫无疑问是因为福尔摩斯提到了晚餐，使她想到了还需要继续准备食物，于是她也进了厨房，消失在门后。

福尔摩斯显然想让我仔细地研究手杖的分布情况，我也这么做了，但我必须承认我一点也不高明。很明显，那个伞架是在格雷格森倒在上面时被他推翻的，而那些手杖也就倒了出来，只有一根，就是我早先借用过的那根巨大的灰木手杖，孤零零地躺在由楼梯间和厨房的墙壁所形成的角落里。

我仍然一点都不知道我可以观察出什么，我重新扶起伞架，然后把手杖放回去，接着回到图书室。

“再就近检查一下他的头部，好吗，华生?”在我进屋时福尔摩斯说道。于是我比刚才更为仔细地检查了格雷格森的头部。“不，如我所料，皮肤没有任何破损，甚至没有任何我能看出的瘀伤。”

“我的胳膊被重重地打了一下，”格雷格森告诉我，“它只是擦过我的脑袋，我昏迷了一会儿，但正如您能看到的，并不是伤得很厉害。”

“哦?那么我最好也看看胳膊。不，”我说，当他卷起袖子之后，“这里也没有什么损伤。”

“痛得要命!”格雷格森说，“似乎他用的是一根大棍子。”

“那是一件可怕的武器，”我说，“我借过它——也就是说，我注意到它了——在这之前的某一天。唔，也许过一会儿您在胳膊上会发现肿起一块瘀血，或许还有您的头部，但没有骨折，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大损伤。”我直起身子。“福尔摩斯，我

能和你说句话吗?"

"等一会儿，医生，这件事肯定更为迫切。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福尔摩斯问格雷格森。

"如您所知，我正要上楼去，我已经到了楼梯的底部，这时我听到在楼梯和仆人房间的墙壁夹角中传来一些声音。我走过去看了看，然后有个人用那根棍子袭击我。"

"他站在哪里?"

"他肯定是在我身后，或者是侧面，我突然意识到他的存在，然后我抬起胳膊来抵挡，但是那股力量使我摔向伞架。"

"袭击您的人逃走了?"

"显然是这样。"

"您没看见是谁?"

格雷格森摇摇头。

"他肯定跑得飞快!"我说。

"定然如此。"福尔摩斯沉思着说。

格雷格森别有用心地清了清嗓子。"看起来您的那个推测真是对的，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福尔摩斯没有回答，却走到窗户前望着外面。"我们最好陪您回您的房间，也就是说，在您可以行动的时候。"他最后说道。

我们又在图书室呆了一会儿——福尔摩斯忙着独自思考，而格雷格森摸着他的脑袋，忧郁地盯着窗外。我十分困惑于福尔摩斯的反应，但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学会不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感到惊讶，于是在涌起一两个想要谈话的企图之后——它们都很草率地被抑制下去——我拿起福尔摩斯丢在架上的那本《斯特兰德大街》，很快就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

在时间已经到了足可以考虑吃晚餐时，我们一行人上了楼。福尔摩斯和我把格雷格森送到他的房间门口，但我们一直



等到听见他插上插销，然后才沿着走廊离开。

福尔摩斯的房间位于走廊的更深处，在我们到达我的门口时他说："我非常乐意与你私下交谈一次，华生。"

"我就知道你会。"于是我请他进屋，指给他一张椅子。

福尔摩斯装满他的烟斗，然后把他的烟草袋扔给我。"我们的朋友格雷格森被袭击，对这件事你怎么看？"他问我，"这不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医生，想一想我们刚刚警告过他，这么快他就被袭击了。"

"绝不是巧合！"我说，"整件事都是做戏。"

"什么！"福尔摩斯假装很吃惊地说，"你不是说他自己安排了这一切，以确证我们关于他才是计划中的受害者的推测吧？"

"当然是这样！如果他是被那根灰木手杖打倒的，他完全应该知道这一点！而且，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赞赏地鼓了鼓掌。"干得好，华生！我承认，这件事的突如其来使我困惑了一会儿——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鲁莽的事。"

"就像和你坐在同一个火车车厢里的一位令人尊敬的牧师，突然玩起了魔术把戏？"

福尔摩斯笑了，给他的烟斗划了一根火柴。"这就是我要求你去看看外面的原因。那时我真以为可能有一个偷袭者，而且当然，他不可能穿过厨房逃跑，因为威尔士夫人和厨师都在里面。他肯定只能从前门逃跑，或者躲在盥洗室里。我派你去查看你在花园里所能看到的东西，而我则和格雷格森继续留在走廊上，所以盥洗室的出口也被堵上了。"

"顺便说一声，福尔摩斯，莫里森——"

"但我至少能说，飞快的一瞥就让我产生怀疑。如果格雷格森是被藏在楼梯和墙的夹角中的某个人从前面袭击的，那他

肯定能看见并认出这个偷袭者。不仅如此，一个偷袭者肯定会被格雷格森动弹不得的身体、还有散落了一地的手杖所阻挡。”

“哈，但是他也许翻越了这些障碍。”

“是的，”福尔摩斯说，“但那样会耽搁他一会儿。我想，我们一听到喧闹声就相当快地赶到了，华生——我确信我们应该能看到那个人，如果他藏在那个角落里的话。”

“但是格雷格森说，袭击来自身后，也就是说，这是躲在走廊上的某个人干的。”

“在他没说之前我就知道他会这样说！他不能说他面对面地遇上那个袭击者却没有看清他，他能这么说吗？而且我知道这不是事实——你可以自己看看，手杖被推倒后都指向屋里，但伞架离墙与楼梯的角落很远，这就意味着它只可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推倒：即被摔出那个角落的某人所推倒。而我知道，情况不是这样的，我已经解释过了。”

“这是个冒失的推论，福尔摩斯，一个被巨棍袭击的人并不会左右看看以确定他该向哪个方向摔倒！他可能靠着栏杆蹒跚着，然后撞向墙壁，于是就那样推倒了手杖？”

“他可能如此，”福尔摩斯又笑了一声，“我猜他可能如此，但那样的话，他就应该冲着同一个方向躺着。格雷格森可不是。他的头部冲着楼梯角。也就是说，他倒地时是一个方向，而伞架是另一个方向，另外，如果有一阵粗暴的击打可能会使情况这样，如你所说，它太像是一场舞台剧了——那么，我告诉你，华生，我有点希望那个导演从走廊里跑出来喊：‘不，不，亲爱的伙计，我需要更多的戏剧性动作！’还有最后一点，为什么那个假想的袭击者在格雷格森无助地躺倒在地时没有用那根手杖准确地击打他，以达到目的呢？与之相反，他把那根手杖扔进墙的角落里！荒谬！”

“他也许被喧闹声惊扰了而无法思考？”



“哦，得了，华生！在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于光天化日满屋子都是人的情况下袭击格雷格森之后？而且，在袭击之前，这个袭击者躲在哪儿呢？不是在楼梯上，也不是在走廊上，否则格雷格森肯定就看到他在那里了！他也不在厨房里，否则仆人们会看到他。他可能是躲在楼下的盥洗室里，或通过前门进来，但那样的话，他必须穿过走廊——那可是一条宽敞的走廊——以一种让即使是最不机警的人也会警觉的速度！”

“而且，如果袭击者在他身后，那么让格雷格森去看一眼的墙角那阵响声是怎么回事？最后——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样一次袭击造成的可以预期到的损伤在哪里呢？那个‘可怕的武器’，那根‘巨大的棍子’，肯定应该能够留下，甚至对我这双外行人的眼睛都是明显的一两处小小瘀伤吧！他的头发都没弄乱——你附带提起过，他为这一点感到骄傲，他染了发，非常小心吧？不是吗？他确实是这样。而且没有脸色苍白，呼吸正常，没有任何被假想的袭击惊扰的迹象，更别说受伤了！这骗不了我，更不用说一位熟练的医生了。”

“在我检查他之前，我并未产生怀疑。”我说。

“但当你这样做时，你很快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是不是？想一想他居然有胆量试图那样愚弄我们，华生！不，最初我可能还没决定，但很快我就认清这整件事明显是伪装出来的。他用右手把那根灰木手杖扔进角落，又在同一时刻把伞架推倒——用他的左手向后推，然后倒在手杖旁边——而不是在它们中间。你可以观察到，毫无疑问他非常小心地不伤害到自己——以一种悠闲的、绅士化的动作。”

“‘所以谩骂不会有任何好处’，是这么说的吗？”

“对古代和中世纪的口头禅的引用——即使是翻译过来的——往往是一个征兆，要么表明成功地结案，要么表明困惑不解。”福尔摩斯说，“既然它不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只要是受过

训练的逻辑学家都会毫不犹豫地推断出它肯定是第二种情况。我们有困惑不解吗，华生？”

“有一点儿，福尔摩斯，这样一场欺骗惟一的意义就是试图表明你的推测是正确的，即格雷格森是谋杀者原定的目标。而格雷格森想证实这一推测是正确的，这在逻辑上惟一的理由就是，这个推测并不正确！”我说，“为何格雷格森想让我们认为摩根是被误杀的，这就是说，如果他不是被误杀的——除非因为实际上格雷格森本人是凶手？”

“你用你那独一无二的方式做了总结，华生，”福尔摩斯说，“究竟为什么他竟想用这么容易被看穿的方式来愚弄我们？我们几乎已经认定格雷格森的死亡才是凶手的原计划，而且把这一点告诉他了——如果他是有罪的，并且想迷惑我们，那么他已经成功了，或几乎成功了。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拙劣地企图把我们推向我们已经做出的结论呢？连一个孩子也能看出这样肯定会造成相反的效果。”

“换句话说，是弄巧成拙？尽管如此，罪犯们还是干蠢事，福尔摩斯。他们过于自信，认为侦探都是傻瓜。毕竟，如果格雷格森真的杀了摩根，那么他经历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即让别人注意到是他发现了——或表面上是发现了——尸体，以他那种戏剧性的方式。他也许只是不能控制他自己，停止他自己那种过分夸张的行为方式。”

“你说得对，华生，罪犯干蠢事。”他缓缓地重复道，“罪犯干蠢事。但是——”他摇摇头，站起来。“虽然如此，我还是很不满意，医生。如果格雷格森——”说着，他再一次摇摇头。“仍然地，”他突然平静地低声笑了，“我认为那个可能性也会包含在今晚迟些时候我要实施的那些计划里。”我还没来得及问那些计划是什么，他就点头告辞，离开了我的房间。

我沐浴更衣，等着福尔摩斯来找我。我们一起与格雷格森



会合，他沉默着，看起来像在沉思，然后我们三个一起下楼。

晚餐仍然没有它在更快乐一些的情形下会有的那种气氛，但其他人似乎因为福尔摩斯的在场而放松了一些，相信谜案很快就会解决。在福尔摩斯这方面，他则用我们早先一起做过的英勇事迹来愉悦这群人——但我注意到，他小心地避免提及任何牵涉到谋杀、暴力或突然死亡的案子。简而言之，晚餐进行得比我原先担心的要好得多，这个傍晚也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带着我们的咖啡和雪茄进了图书室，就在这时，前门传来的一声铃响打断了相对而言的宁静。我们互相看着，不知道会是谁，直到威尔士夫人走进房间，她四下里看了看，对莫里森说："是警察，先生，弗雷斯特探长想和您说句话。"

莫里森脸上带着担忧的表情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格雷格森，我恐怕他们想要找你谈话。"他说。

格雷格森掀起眉毛，但什么也没说。他站起来离开房间，福尔摩斯紧跟着他，在他身后关上了门。

我们能听到探长的声音，尽管听不清字词，然后格雷格森说了些什么，接着是福尔摩斯相当有穿透力的声音——"现在，记住！"——再接着，又是格雷格森说了些什么，仍然听不清楚。最后，前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然后福尔摩斯走了回来，就他一个人。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怎么了？"我说，因为显然其他人都太羞怯或是太礼貌，不会开口问发生了什么事。

"弗雷斯特探长已经逮捕了格雷格森。"福尔摩斯说，搓了搓双手，流露出他的喜悦，尽管他的脸上没有显示出任何情感。

第九章

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福尔摩斯干的，是他在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打了个电话的结果。当然其他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停顿了一会儿之后，每个人都立刻开始说话。喧闹声终于平息了一些，莫里森问道：“这么说，他们真的拘捕他了？”

“看起来是这样。”福尔摩斯说。

“这么说他们一定认为他有罪。”庞特内说。

而汤姆林森并无特定目标地冲着一屋子人喃喃说道：“早就对你说过了。”

“噢！”达文波特说，“我为可怜的老彼得感到遗憾，但如果他是有罪的——噢！无论如何，”他有点惭愧地补充说，“那就意味着，我们其他人不用再生活在互相猜疑的可怕气氛中。”

“确实如此。”莫里森说，一边看了看表。他站起来，“那么，既然如此，我要请求你们原谅我离开——我今晚必须回家，在天还没有全黑以前。当然我明天会回来。”他离开房间，然后我们听到前门被打开又被关上。

“唔，福尔摩斯先生，”达文波特说，“如果这是您所为，那么我向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其他的人纷纷向福尔摩斯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但是福尔摩斯除了微笑或点头之外没做任何回答，房间里的轻松气氛几乎触手可及，暴风雨最终消散了，那不可忍受的压抑的气氛让位于至少可以接受的某种东西，虽然仍有一些不愉快。剩下的所有人似乎都接受了格雷格森真的杀了摩根这一事实，尽管只有汤姆林森最直接地说了出来，对这起谋杀的原因仍然有些不得要领的推测。人们又一次很自然地向福尔摩斯提出许多问题，但他只是做了一些不确定的回答，很快整个谈话就变得更加泛



泛了。

其他人大约正讨论着某件事，于是我得以把福尔摩斯叫到一边，问他是否格雷格森的被捕真是他所为。他以他那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无声地笑着说："是的，华生。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是有把握的，你知道，因为假如他是无辜的并处在危险之中，那么——虽然他睡的床也许变硬了，他明天的早饭也许没有他希望的丰盛——但至少他在那个地方暂时会是安全的。"

"而如果他是有罪的，你将获得神速拘捕罪犯的声誉。"

"唔，无论怎样，弗雷斯特这么做了。不过，华生，我知道我自己并不快乐——尽管他今天早些时候的表现是多么愚蠢。"

"你认为他仍然有可能是无辜的？"

"让我们假设进一步的询问也许是必要的。但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么多的证词，而且今晚这种几乎可算是节日的气氛也许会让我们的任务变得轻松一些。"

大约十分钟后，兰恩宣布说他要去睡觉了，似乎大家都要以之为榜样，但福尔摩斯说："恐怕华生和我要占用您几分钟时间，庞特内先生，还有您，汤姆林森先生。"

他们有点惊讶地看着他，也许还带着一些因预见到自己的睡眠被推迟而产生的些许怨恨，但还是很乐意地答应了。达文波特似乎对这个要求也有些惊讶，但他道了别。然后我们四人留在了图书室里。

"唔，福尔摩斯先生？"汤姆林森说，"我原本希望这件悲惨不祥的事能够随着今晚的新闻而全部告终。"

"很难如此，先生！"福尔摩斯说，"将来肯定会有一场引起骚动的审判。所有这些客人——包括您在内——都会被传去作证。"

"天哪，是的！"庞特内郁闷地说，"我们从没想到这一点，

当然这是对的，亨利，这起案子肯定会吸引许多公众的关注。”

“是的，假定格雷格森会被审判的话。”福尔摩斯谨慎地说。

“那么究竟为什么他不应该被审判呢？”汤姆林森盯着他问。

“唔，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那就是决不能肯定目前不利于他的情况在法庭上仍然会站得住脚。”

汤姆林森和庞特内沉默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汤姆林森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为什么不是正相反，先生？凶器正是他的拆信刀；在现场被发现的也是他。请问，还需要什么理由呢？”

“那犯罪的动机是什么？”福尔摩斯温文尔雅地问道。

“唔，那太简单了！我们都知道他们合不来！”汤姆林森说。

但庞特内用更为理智的语气说：“等一下，亨利！我们都会和某个人‘合不来’，是不是？人类的本性毕竟不会喜欢每一个人，但我们并不会杀死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那么是谁杀了摩根？”汤姆林森问，“如果真如您所说，格雷格森不喜欢摩根是一个不充分的动机——我现在可不愿费力地争论这一点——那我们其他人连这个微不足道的动机都没有！”

“我想，”福尔摩斯说，“如果您与华生和我一起再仔细审视一下昨天的事情，有些事也许会浮现出来——可能您原先把它们当做毫不重要的事而忽略了，姑且这么说吧。”

汤姆林森发出一声夸张的叹息。“警察已经问过我们同样的事了。”他说。

“是的，”福尔摩斯说，“但您昨天必定非常心烦意乱，于是就有可能无法提到某些细节——某些显得无关紧要的细节，

正如我所说的——终究可能会证明它们并非真的无关紧要。”

汤姆林森摇摇头，准备站起来。

“等一下，先生！”福尔摩斯说，“您不会仅仅因为推迟半小时上床，就让一个无辜的人被送上绞刑架吧？想一想那将为您的生命带来多少个失眠的夜晚！”

“他说得对，亨利，”庞特内说，“而且你想，如果一个人出力揭发了真正的凶手，那他会收到多少份晚宴请柬。来吧，先生，”他对福尔摩斯说，“您提问吧。我可以保证亨利的良好态度。”

汤姆林森猛地举起他的手。“反正无论如何我可能都无法入睡了，因为今天发生了这么多让人兴奋的事。”他说，“提问吧，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会做出回答。”

“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么说，”福尔摩斯说，“因为我相信您一定对这个地方和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所知甚多，您所知道的是华生和我作为圈外人永无希望猜测到的。现在，第一个同时也是最明显的问题是，谁有动机杀害摩根？”

汤姆林森摇摇头。“一个也没有！我已经说过了！”

庞特内说：“亨利说得有点武断，但他是对的，福尔摩斯先生。正如他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假设格雷格森没有理由杀死本杰明·摩根，那么这里的其他人更加没有理由。我可以如实地说，每个人都与他相处融洽。”

“但仍有人把他刺死了！”

“这可真是个谜。”汤姆林森说。

“您说得对，”福尔摩斯说，“庞特内先生，我可以从您开始吗？”

他看起来有点不安，但还是点头答应了。

“我想在谋杀发生的那一刻，您正在楼上？”

“是的，”庞特内说，“我和其他人吃完午餐，然后我就上

楼回我的房间写几封信——没有什么要紧事，只是给一些我在上周就打算写信联系的老朋友写几封短信而已。我想我们都知道必须以良好的意愿来铺路，唔，我原打算等天气变差而不得不呆在房间里时再写这些信，然而天气很好—— 一直都是很晴朗。所以昨天我决定无论天气多热，都得把它们写出来，于是我就开始工作。”

“我看过了摩根的房间，”福尔摩斯说，“还有华生的，当然还有我自己的，这三个房间在窗户底下都有一张固定的书桌，您的房间也是一样的吧？”

庞特内点点头。“在这一点上，所有的房间都是相似的。”

“那您是坐在那张书桌前写信喽？”

“是的。”

“那么从您坐着的地方能看到窗外的花园吗？”

庞特内想了一会儿。“那要视情况而定。如果您正忙着写信，您的身体弯向桌子，那样的话就不能说是在看着花园。我相信我当时正忙于写信。当然，您可以为了灵感直起身来，也就是说，您可以为了灵感而凝视窗外。”

“那么您曾直起身子，为了灵感而凝视窗外吗？”福尔摩斯问。

“哦，很可能，我发现人们都会这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寻找灵感——从哪儿？是花园里面，还是看着远处乡村的景色？”

“很难说，”庞特内含糊地说，“似乎是看着，但没有真正地看见。”

“也许是‘视而不见’？”我问。

福尔摩斯严厉地盯了我一眼，但庞特内只是点点头说：“就是那样，完全正确！”

“但您也许曾看过花园里？”福尔摩斯接着说。

“我可能会那样做。我只是不能确定地说我是否这样做过。”庞特内说，“不过，我能如实地说，如果我看过花园，我肯定能注意到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情。当时我并没有因为太过专心于我所做的事情而错过任何骚动，我能向您保证这一点！”

“这么说，您没有回忆起见到格雷格森在那里走来走去？或者威尔士在花床上忙碌着？”

“不，我不能说我回忆起其中的任何一件事。但是我们都习惯于看见威尔士和他的伙计们整天在那里忙碌着，所以如果我看到他，这也不会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至于彼得，不，我还是不记得曾看到他。但是，如果他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是坐在花园靠厨房那边的长凳上，那么从我坐着的地方很有可能看不见他——为了看到那边，我必须站起来，贴近窗户。”

“嗯。那么，”福尔摩斯说，“我想，格雷格森发现尸体时十分惊慌喽？”

“您说对了！”汤姆林森短促地笑了一下说，“如果事实上，他确实是发现了尸体，那也不纯粹是伪装出来的。”

“如果您愿意，”福尔摩斯说，“我过一会儿再问您。现在，庞特内先生，您第一次发觉出事了是在什么时候？是您听到格雷格森在餐厅叫喊是吗？”

“是的。我听到一阵喧闹，它听起来像是敲打的声音——我想一定是彼得在敲厨房的门，以引起威尔士的注意，请求帮助，诸如此类。当然，我最初并不知道那是彼得——我辨认不出那些噪音，更不用说听清任何字词——但那阵喧闹吸引了我的注意。老实说，最初我以为是某个流浪汉或醉汉闯进屋子，正被威尔士和他的伙计赶出去。”他犹豫了一下。“我承认我并没有立刻冲出去查看——哦，那时我本可以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但岁月使一个人变得谨慎起来。接着我为自己的胆怯责怪自己，然后走下楼去。我刚走到楼梯的拐弯处，就看到威



尔士站在餐厅的入口处，他抱着彼得，似乎在撑着他，于是我自然就立刻走下去，看看能否帮得上忙。亨利大概在同时也来到门口，是吗？”

“是的，”汤姆林森说，“我和迪克一样，听到了那阵喧哗，于是——”

福尔摩斯再一次止住他。“等到适当的时候我再问您。”他说。然后他对庞特内说，“请继续。”

“真的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威尔士说，本杰明被刺伤了。一开始我猜想是出了什么事故。威尔士请求亨利和我守着彼得，并去叫戈登·莫里森。我们把彼得带进图书室，兰恩在那里熟睡着——”

“懒惰的年轻人。”汤姆林森咕哝了一声。

“我陪着彼得，试图让他稍微镇静一些，而亨利去找莫里森，这差不多就是故事的结尾了。彼得终于平静了下来，兰恩醒了过来，而亨利又回到图书室看看事情怎么样了。彼得述说了他的经历，说得语无伦次——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无法相信他。我以为他在编造什么古怪的笑话，尽管他的悲痛显而易见。接着莫里森走进来说，他已经报了警，他证实了彼得的说法，说本杰明已经被刺死了。我心里仍然不能接受这一点，但接着警察就来了，于是当然我就意识到这肯定是真的，尽管它令人难以置信。”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那么您呢，汤姆林森先生？”

“我没有太多可补充的。当我听到从走廊传来的喧闹声时，我正在起居室里工作。”

“正在工作？”

“我正在作曲，只作了一点儿。”汤姆林森有点害羞地说。

“真的？是钢琴曲还是小提琴曲？”

“我正在谱写整套的管弦乐交响曲。”



“那是一桩雄心勃勃的事业。”福尔摩斯钦佩地说。

“是的，先生，”汤姆林森说，“远远超出了我通常的小打小闹，而且因为这个工作，我需要安静，以便我可以整理至今已完成的部分。我把那些乐谱的片断带进起居室，然后开始工作。”

“您并没有注意到屋子里或花园里有任何不寻常的事？”

“没有，先生。就像眼前这位迪克一样，我当时正忙着，我不能中断工作去特别地观察一下窗外。”

“您的工作没有任何中断？”

“是的，直到那阵喧闹发生时。”

“您当时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我根本不知道，”汤姆林森说，“我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希望它能停下来，然后我决定去看一眼，因为它听起来那么古怪。我走过走廊，然后——正如迪克所说，我看到威尔士和格雷格森在餐厅门口，我想迪克和我大概是一起到了那里。我上楼去叫戈登，然后我们看了一眼可怜的本杰明的尸体，很明显任何医疗手段都已经无效了，于是戈登请威尔士守着餐厅，同时报了警。正如迪克告诉您的，我走进图书室，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接下来就和他所说的一样了。”

“谢谢您，非常清楚了，”福尔摩斯说，“有一两点我还得澄清一下。首先，您肯定在您第一次和格雷格森走进图书室时，兰恩正在睡觉？”

“哦，是的，”庞特内说，而汤姆林森又一次咕哝着“这些懒惰的年轻人”，对这一点加以证实。

“您瞧，”福尔摩斯说，“我发现有些奇怪，既然格雷格森弄出的那阵喧闹能够引来你们俩，其中一个是从走廊的另一头，另一个是从楼上，而它居然不能打扰兰恩的睡眠？”

“他看起来真的是睡熟了，”汤姆林森说，“直到我们闯进

去，他才显出一点活动的迹象。我同意这看起来很奇怪，但我恐怕做不出任何解释。”

“不，”福尔摩斯说，“你们之中是否有人碰巧注意到，当你们带着格雷格森进来时，这儿的窗子是开着的?”

“它们是开着的，”汤姆林森说，“或者至少过了一会儿它们就被打开了。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时彼得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雪茄——我猜是为了镇定他的神经——这样空气就变得非常不好，于是我看了看窗户，本想打开它们，但它们已经被打开了。”

“不是我，”庞特内说，“而且我也没有看见任何其他人去打开它们，所以肯定在我们来之前它们就是开着的，很可能是兰恩进去时为了他的白天小睡而打开的。”

“游手好闲的无赖!”汤姆林森说，“当喧闹在这里开始时，他消失了——直到大约一个小时后，我才再一次看到他。那时他正拿着他那个讨厌的笔记本到处乱走。您知道，我有点觉得他对所有的纷扰感到高兴。请注意，我必须说我从来都不能和文学家融洽相处——当然眼前这位除外，医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我看来都是聪明过头了，或无论如何他们自以为很聪明。”

“而且他们总是在乞讨酒和香烟。”庞特内相当不客气地说。

“确实如此，先生!”我说。

“好的，那么，”福尔摩斯笑了笑说，“秘书怎么样? 您，庞特内，在楼上，但您仍然听到了格雷格森；而莫里森也在楼上，却没有听到。”

“哈，但我的房间正对着楼梯，”庞特内说，“而且我的门是开着的。我可以呆在房内，但我不想因为太热而窒息，所以我把门和窗都打开以便房内的空气流通。不仅如此，整个楼梯



间就像某种传声结构板或回声室。在您下楼时，您能听到大厅里非常轻微的对话声——当然，不是说偷听，”他马上加以补充，“只是您没法不注意。”

汤姆林森点点头，“那是真的，”他说，“我自己也曾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当然，戈登的房间正位于楼上走廊另一端的尽头处，而且我知道他的门是关着的，因为我去找他时敲了敲门，而且他正用着他的打字机，因为在我走近时，我听到了敲击按键的声音。把所有这些加起来，我想足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听到喧闹声。”

“的确如此。您，庞特内先生，在您下楼看到那场混乱之前，并没有想到去叫秘书吧？”福尔摩斯问。

“我从没想到，但是，那天是星期二，您知道，戈登通常星期二是不到这儿来的，他只在星期一和星期五来。而且他的房间位于走廊另一端的尽头——我想那时我想不起来他在这座屋子里。”

“想不起来。好的，所有这些的确证实了我们已经发现的。”福尔摩斯说。

“所以，这终究只是在浪费时间！”汤姆林森说。

“绝不是，先生。一位侦探通过尽可能多的独立的消息来源证实他的资料，这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如果我可以再多耗费一点你们的耐心——据华生所说，您，汤姆林森先生，对整件事发表过某些意见，您说过，如果凶手打算杀格雷格森的话，您更能理解，或诸如此类的话。而且格雷格森自己也对我做过相同的暗示。我必须请问您，先生，您如何解释这句话的含意？”

汤姆林森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不，先生，”他以一种相对于他的年龄而言令人吃惊的强硬说道，“我不会解释！要是解释了我就不是人！”他的视线从福尔摩斯身上移

开，以一种公然的轻蔑盯着我。“至于这样一种鬼鬼祟祟的、对从私人谈话中偷听到的东西加以报道的行为，在谋杀案的调查中我或许可以原谅，尽管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它也是卑鄙的。但是，既然警察已经拘捕了我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罪犯，我看不出您有更多的理由问这些私人问题，而且我绝对不会回答它们！”说完这些，他对庞特内点点头，怒气冲冲地走了。

庞特内看着他离开。然后他不高兴地看了看福尔摩斯，再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福尔摩斯，然后说：“哦，天哪！”

第十章

“哦，天哪！”庞特内又说了一次。

“现在，先生，”福尔摩斯说，“您肯定明白汤姆林森先生的答复不足以令华生和我确信他在这件案子中毫无嫌疑。也许由您告诉我们您所知道的情况，这样会好一些。”

庞特内闷闷不乐地看了看福尔摩斯，又看了看我，又转过去看着福尔摩斯。仿佛为了赢得时间来考虑他的答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旧石南木烟斗看了看。福尔摩斯把自己的烟草袋扔给他。“谢谢您，先生。”庞特内说，一边装满他的烟斗。“您千万不要介意亨利，”他补充说，“他突然那样发怒只是因为他心烦意乱，我敢肯定，他很快就会觉得不对，然后大方地道歉。要知道，可怜的本杰明被杀这件事足以让任何一个人感到不安。在通常情况下，亨利做梦都不会想到用那种不恭敬的态度对您说话。通常来说他总是一个最容易相处的人。”

“我并不怀疑这一点，”福尔摩斯说，“但我必须告诉您，先生，华生和我决不相信警方所监禁的那个人就是凶手。”

庞特内点烟斗的动作停了下来，他盯着福尔摩斯，直到火柴烧到了他的手指，他微微地惊吓了一下，然后吹熄火柴。



“同亨利一样，我原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他说，同时点燃了另一根火柴。

福尔摩斯摇摇头。“这件案子还有一些令人困惑的地方。”

“您是说，例如，彼得没有任何理由杀害本杰明?”庞特内很快地说。

“那是一个，还有别的方面。”

“我必须承认，它令我困惑，”庞特内带着迄今为止他所显出的最为赞同的神态说道，“是的。它看起来如此——如此地缺乏意义。”

“的确如此。所以您会同意我的观点：最值得做的就是寻找这一事件的正确答案。毕竟，这是我们的责任。既是我们对格雷格森先生应尽的责任，因为，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么他就应当被释放；而且也是对可怜的摩根先生应尽的责任，我们要为他的惨死报仇。并且，附加一点，抓住真正的凶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谁能说他不会再一次杀人呢?”

“我的上帝，千真万确!”庞特内说。他犹豫了一下。“但如果是那样，事情会怎么样呢——我不能相信，很抱歉，但那是可能的——如果彼得·格雷格森终究是有罪的呢?”

“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没有任何害处。而且我们恰好能为他犯下这桩罪行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庞特内耸了耸他的肩膀。“如果您真的认为这会有帮助的话。但我必须说，我同意亨利的想法，那个无聊的流言蜚语不可能解开这个秘密。”

“无聊的流言蜚语——就用您的说法——它经常是侦探最大的盟友。”福尔摩斯说，“嗯，汤姆林森关于此事的评论是，如果格雷格森被人杀死，他会理解——我想，他心里肯定有些明确的东西使他这么说。”

庞特内耸了耸肩，但什么也没说。福尔摩斯等待着，也没

说话。最后，庞特内喃喃地说："现在，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当然愿意帮忙，但我真的看不出它有什么关系。"

"我猜想，你和汤姆林森互相认识有许多年了吧？"福尔摩斯说。

"哦，是的，"庞特内似乎对话题的明显转换松了一口气。"事实上，从我们在学校里就开始了。然后我们一起学习音乐，在伦敦时甚至住在一起，等着名誉和财富出现。"他笑了。"当然它们从未出现过，或者说从未达到显著的程度。但我们做得相当棒。"

"显然这份友谊持续了下来？"

"正如您能看到的。当然，亨利结婚后就搬出去了——他们在伊斯林顿路外安了家。我去那儿拜访他们许多次，我很喜欢那个地方，以至于发誓等我退休后，我也会搬到那个地方去。而且我也这么做了——就在亨利住的那条路上，我有一幢小房子，非常舒适。"

"汤姆林森的妻子对他来这里而把她单独留下没有意见？"福尔摩斯问。

"哦，她不再和他在一起了，"庞特内含糊地说，把另一根火柴放进他那已经熄灭了的烟斗里。福尔摩斯什么也没说，当庞特内满意地把烟斗点燃后，他自动接下去说，"现在，亨利和我，我俩都是孤家寡人，所以自然地，我们彼此把对方看得非常重要——事实上，就像我们的单身汉时代。我从没结过婚，也没有任何亲密的家人，这些日子以来，亨利与我同舟共济。"

"您是说他的妻子已经死了？"福尔摩斯问。

"我可没那么说，"庞特内停顿了一下，"虽然事实上，她是死了。"他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

福尔摩斯还是什么也没说，但开始填装他自己的烟斗。



最后，庞特内说："请注意，福尔摩斯先生，就像一开始我跟您说的那样，我还是不赞成说闲话。但是，您有谨慎的好名声——而您，医生，我要求您把姓名、地点等等彻底隐匿起来。这样的话，如果它将帮助解开这个秘密，我会告诉你们。但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如果它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我会非常感激的。"

"您可以信赖我们。"福尔摩斯说。

"那很好。正如你们能看到的，老亨利确实不喜欢彼得。这要往回追溯一段时间——很久的一段时间。事实上，是二十年前。"他叹息着，仿佛在沉思时光的带翼马车无情地消逝。"据说，如果一个男人在二十岁时做出轻率之举，那么他在四十岁时就会再来一次。当然，那并不是一个轻率之举，绝对不是！那时亨利四十岁，四十多岁吧，他遇上一个比他年轻的女人。事实上，比他年轻得多。她到他那儿上课，事情就是那样开始的。她凭自己的能力成为一个有才气的音乐家，只需要时间和合适的机会，她本来能够获得相当大的名声。而且她很有魅力。"他把另一根火柴放进烟斗里，尽管严格来说似乎并不必要。"是的，年轻得多。"他停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但那并不要紧。一点也不要紧。"

"我想他们结婚了？"福尔摩斯说。

庞特内点点头。"就像我说的，年龄的差异并不要紧。我发誓就是这样的。不，麻烦在于，您明白，她是——怎么说呢——情绪化的，敏感的。如果您问我，我要说太他妈的敏感了，有那么多的人把这种敏感同被矫揉造作地称为'艺术'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她似乎需要对她作品的不断肯定，需要听到人说它很棒。您明白了吗？彼得也是那样的人，也许你们注意到了？"

福尔摩斯点点头，但没有插嘴。

“亨利那时干得很好，”庞特内继续说，“一个有才气的小提琴家，本可以得到全国性的声誉——国际性的。很容易。本来能够得到——而且应当得到。他对自己也有着极大的信心。他知道自己是很棒的。满载着自信，知道他不能走错一步。”他叹息着。“你们看，问题就在这儿。他如此自信，以至于他弄不明白他的妻子是不同的，他没有意识到她需要不断的赞美。你们必须理解，我不是在指责他——我只是指出情形就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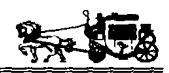
“噢，亨利得到了在欧洲大陆旅行表演的机会——巴黎、柏林、布拉格。一个很好的机会，自然也是个很大的荣誉。他本来也可以带上他的妻子，这一点总能安排。但是，仿佛是坏运气的安排，她也获得了一个长期的合同，在伦敦。所以她只好留下来。”他又一次假装在点他的烟斗。

“然后呢？”福尔摩斯问。

庞特内耸了耸肩膀。“恐怕这是常有的事。亨利动身去做他的大陆旅行，他的妻子则陷入一种忧郁的情绪。”他叹了一口气。“我非常希望她要是想起我就好了！但是——我猜想她把我当做是亨利的朋友，所以没来看我——无论如何，她没有。而彼得，你们知道——他认识他们俩，虽然不很熟，而且——噢，我相信你们明白了。我想他很可能理解她的感受，他自己也常有那种忧郁的心情。我想那就是他的一切企图，借给她一双同情的耳朵。事实正是如此，当然——”他停了下来，又一次耸了耸肩。

“那么，显然你也认识格雷格森很长时间喽？”

“二十年？三十年？不记得了。艺术圈是独特的，当然，音乐圈多多少少对外界是封闭的，但圈里人彼此都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如果这里的一位良医认识一打别的医学人员，人们肯定不会感到奇怪，是吧？”



"我想不会，"福尔摩斯说，"您刚刚说到——"

"哦，那件事。再没有更多可说的了，真的。当然它最终被发现了——不仅在那个小圈子里。而亨利——尽管通常他是非常宽容的——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标准。"

"他跟她离婚了？"

庞特内点点头。"是的，我想她曾期望彼得会'得体地行事'，正如俗话说的，'让她成为一个正经女人'。但彼得就是不按那种方式来看问题。对他来说，已经发生的事是双方都同意的，而那就是事情的结果。足够愉快——至少，我相信是这样，大惊小怪都毫无意义——而在他这方面没有任何责任。这并非说他是邪恶的，或不道德的。他只是看问题的方式和我们大多数人有一点不同，仅此而已。我必须说，我从来没有责怪过彼得，根本从未责怪过他。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所做的事是正确的。他不能理解女士可能用另一种方式来看问题。"他沉默地抽着烟。

"这就是汤姆林森发表意见的原因吗？"福尔摩斯问。

"或多或少吧。"庞特内耸了耸肩。停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接着说，"故事到这里还没完呢。离了婚，然后彼得又抛弃了她——在她看来，就是他抛弃了她，尽管我甚至不能真的责怪他，正如我说的——然后就陷入忧郁症——简而言之，她自杀了。"

"我的上帝！"我说。

庞特内点点头。"这让人极为震惊。我吓坏了，当然，亨利更是绝对吓坏了——噢，你们可以想像得到。我认为他从未停止过爱她，你们明白，不管发生什么事。然后，当然，他为了整件事而责怪彼得。从我的观点看，这是错误的，不公正的。但你不能责怪亨利那样想，对吧？亨利从未真正原谅过彼得。所以您看，福尔摩斯先生，假如是彼得被杀了，而不是本

杰明·摩根，那么亨利也许真的是个嫌疑人。”

“您看，”福尔摩斯温和地说，“困难就在这里——本来任何人都可以看见格雷格森从花园走进电话亭，但几乎不可能有人看见他离开，摩根代替了他的位置。你确实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不是吗?”

“一点也不明白。”庞特内说，他皱起眉头。“不过，等一下。您是在暗示凶手打算杀的不是摩根，而是格雷格森?”

“这是一种可能。”

庞特内嘘了一声。“那就是您为什么要问起关于亨利的事?我明白了。”他难以置信地笑了。“但是那样的话，福尔摩斯先生，您就有了不止一个嫌疑人，而是两个。”

“真的吗?那谁是第二个，请问?”

“那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庞特内说，“而且我比亨利有更好的理由杀死格雷格森。”

福尔摩斯掀了掀眉毛。

“在我的故事中，这是最后一段波折。”庞特内接着说，“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关于亨利的愚蠢想法，我才不会告诉你们这个，因为那跟别人无关，只是我自己的事。但是，既然你们怀有那个愚蠢的想法，我会告诉你们我从未对另一个活人说过的话。我曾说过，我从来没结过婚。那并非出于某个特别选择，也不是因为我没有那种倾向——不像人们在‘艺术’圈里遇到的许多家伙!不，我确实遇见了一个我本能够爱上、本能够与之结婚的女人。只是亨利先遇上了她。‘一个生活的小小反讽’，我想到的就是这个陈辞滥调。她只对亨利另眼相看，于是当然，我从未能说什么。当他们结婚时——噢，我祝他们永远幸福，而且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哦，我不能假装从来没有懊悔的剧痛，但是，既然我认识和喜欢亨利这么久了，而且关系这么好，而——而她——噢，我祝他们永远幸福。”他停



了一下。“当然她知道。他们一直知道。也许这就是当亨利不在时，她没有来找我的原因。或许她觉得向彼得倾诉更容易一些，在他没有卷入的情况下。谁知道呢？另一个小小的反讽，如果它真的是！”

“但那么，在离婚之后——”福尔摩斯轻轻地说。

“我不能告诉您，先生。也许我的感情已经改变了？如果您愿意，请记住我主要是从亨利的观点来看整件事的。他信任我，而我感受到当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之后，他对背叛、对厌恶的感受。然后——作为我，我自己是很老套的——也许我期待着彼得向她求婚，而不顾我多么了解他的事实。于是，当然，把我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就非常困难了。我能说什么呢？‘女士，我最好的、最老的朋友刚刚和您离婚了，那么您能和我共进晚餐吗？’这听起来几乎不像是真的，对吧？我想有些男人可以做到——当然是现在这个年代！但我知道我不能。而且，等我镇定下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福尔摩斯靠了过去，把一只手搁在他的肩膀上。“我非常抱歉，先生，”他温和地说，“既为了已经发生的事，也为了打听这样一个难堪的话题。”

“哦，这没关系，”庞特内说，“现在没关系了。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已经没关系了。时间能够带来新的烦恼，但它也治愈了旧的烦恼，甚至其中最坏的。但我真正的观点是，尽管亨利痛苦了一次，我痛苦了两次。不仅是因为发生在被提及的那位女士身上的事，也是因为发生在亨利身上的事。他自己的事业毁灭了，而我只能在一边看着。他仍然爱她，你明白。有一段时间，他在酗酒中寻找慰藉。我带他去看医生，借此帮助他，在酗酒没有变得太糟之前制止了它。他曾是一个令人信赖的人，一个有才气的人，但那时他已经失去了这些名声。他兢兢业业赢得的声誉消失了，他再也没有恢复它。他也不想去恢

复。哦，他凑合着过日子，他决不是一个可怜的人，他不是那样的人。但是他本该有的光荣和赞美再也没有了。所以，如果亨利是个嫌疑人，那么我也是，因为根据我的判断，我比起亨利来有两倍多的理由要杀死彼得。而且，就算在你们怀疑的那种情况下，我也十分相信我不会要杀彼得却错杀了本杰明。”说着这句话，他站了起来，恭敬地向我们道了晚安，然后离开了房间。

“怎么样，华生？”福尔摩斯问我。

“一个悲惨的故事。”我摇了摇头，拍拍我的口袋。

福尔摩斯笑了，把他的香烟盒扔给我。“庞特内无疑有着某种文学家的气质。”

“废话，福尔摩斯。除了暂时耗光香烟外，再没有更多的了。是的，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是，尽管它很悲惨，它已经是昨天的新闻了。为了二十年前做下的事而在这个星期杀人？这听起来不像是真的，用庞特内先生的话来说。”

“它不能在数十年后激起怨恨吗？你回想一下在诺伍德发生的案件，想起来了吗？”

“你指的是那个念念不忘他所爱的女人嫁给另外一个男人的疯子？试图在二十年后把他的报复施加在她的儿子身上？是的，我想起来了，福尔摩斯。你不会认为这是另一起类似的案子吧？”

福尔摩斯摇摇头。“我不那么想。但谁知道呢。你记得那个奥尔达克为了牵连那个少年而伪造了他自己实施的谋杀。”

“这就类似于使用格雷格森的拆信刀？为了牵连上他？”

“噢，这是个有趣的可能性，不是吗？但我倾向于忽视它，正如你所说的，那是昨天的新闻。在诺伍德一案里，奥尔达克一直等到那个少年长到足以因谋杀罪而被吊死的年纪。但这里没有这样的事，那么，为什么汤姆林森要等这么久才对格雷格



森实施报复呢？为什么当时不采取行动呢？”他再次摇了摇头。“虽然如此，有个事实的确显现出来，那就是格雷格森追逐女色及其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这是一个反复重现的旋律，华生，它必须得到进一步的调查——不是对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是对近来所发生的事情——如果确实发生了的话。而且，既然威尔士夫人是格雷格森在这座屋子里可以接近的惟一一个女人，我恐怕——虽然这可能有些失礼——我们必须和她谈一次。”

“如果那样的话，看在上帝分上，一定要让我来提问。”我着急地说。

“是，女性总是属于你的事务！你可以相信我会尽可能地小心谨慎。”福尔摩斯看了看表。“我想现在要见威尔士夫人已经太晚了。”

“早就太晚了。”我说。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说。但他是很不情愿地说了这句话，我确信，如果我不在场的话，那一晚威尔士夫妇的睡眠肯定会被打扰的。

第十一章

第二天，福尔摩斯磨磨蹭蹭地吃着早餐，当他忙着一桩案子时这是最不可能有的举动——不过，如果他不那样做的话，就会有不同的故事了！这情形令我暗自兴奋，因为我非常清楚他想做什么。果然，当其他人都离开餐厅，威尔士夫人朝屋里张望时，他说：“哈，威尔士夫人！我们已经吃完了，谢谢您。”

威尔士夫人给了他灿烂的一笑，然后开始收拾餐桌。

“华生起床有点晚，他的磨蹭使我们留在这儿，但我对此

有点儿高兴，”福尔摩斯相当虚伪地说，“因为我正希望能有机会和您谈一次话。”

“真的吗，先生?”

“真的，请坐。”

威尔士夫人看起来对此有些不安。“好的，先生——”

“我向您保证，它会井然有序。”福尔摩斯说。作为一个男人，福尔摩斯平时总是表现得对女人的魅力无动于衷，但也因此他的话对女性而言非常有说服力，威尔士夫人不再犹豫，坐了下来。

“这件不幸的事一定极大地扰乱了这座屋子里有秩序的生活。”福尔摩斯开始说。

威尔士夫人噘起嘴。“确实如此，福尔摩斯先生，扰乱了——是的，先生，用这句话描述它再恰当不过了。”

“而且我想，多多少少是独立经营这样一个巨大、古老的地方，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任务吧?”

“哦，并不是那么棘手，先生，在一般情况下都不是那样的。您会形成自己的一些惯例，以便事情更顺利地运行。”

“是的。告诉我，”福尔摩斯问，“是否有过——也就是说，我能想像事情偶尔会变得有几分——尴尬，我能这么说吗?——基于这个地方的真实情形。”

我为这一极为愚蠢的行为暗自叹息，但威尔士夫人被弄糊涂了，因而没觉得受到冒犯。“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先生。”

“唔，是否有时会很尴尬——整间屋子里都是男人，而您是惟一有魅力的——我必须说，非常有魅力的——女人。”

“您忘记了还有女仆埃尔希和桃瑞丝，先生。”威尔士夫人说，但她在说这话的时候脸红了，并把自己的头发轻轻拢好。

“啊，是的，”福尔摩斯说，“但是——尽管她们无疑是令



人愉快的——她们只有白天才在这儿。”

“唔，我不会否认有些客人——尤其那些年纪比较大的绅士——他们确实有自己的习惯，”威尔士夫人说，“但通常，这表现为不太礼貌，或是那种您也许会称之为殷勤的态度。假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唔，我确信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您确实能够！”我衷心地说，“而且我必须说，福尔摩斯，我从来没有——”

福尔摩斯举起一只手。“少安勿躁，医生！现在，威尔士夫人，华生有一个看法，认为格雷格森先生并没有犯下谋杀罪。”

“哦，先生，我本来就是这样想的！”威尔士夫人说，“他是一个那么和蔼、安静的绅士。哦，我不是说他一点脾气也没有，有时候他有。但是谋杀？不可能！请您原谅，先生。”

“但是您看，为了澄清他的名誉，我们必须调查些相当隐私的事情。”福尔摩斯接着说。

“是的，先生，我能理解，但我向您保证，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一类的事。这里没有。我不是不知道格雷格森先生是那种人——我想人们通常把他们称做‘喜欢与妇女打交道的男子’，但是他和我之间从来没有超出礼貌的事情。”威尔士夫人义正词严地说，她的态度有一点冰冷。“现在，先生们是否能允许我告退？”她站了起来，继续收拾餐桌。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如果我冒犯了您，我很抱歉。但我只是希望我们也许能够证实格雷格森的无辜。”

威尔士夫人停下手头的工作。“那么这些问题也许会有所帮助喽？”

“我原本希望会大有帮助。”

“唔——”威尔士夫人犹豫着。“传播谣言不是我的工作，先生。”

“确实不是。”

“而且就我所知，这只是流言蜚语而已。但是——嗯，也许您应该找神父谈一次。”

“神父？”

“我不再说了。”威尔士夫人坚决地说，然后她就离开餐厅，去了厨房。

“好的，华生！你知道神父家在哪里吗？”

“嗯，至少我知道教堂在哪，显然这就比你知道得多！而且据我推测，神父家应当离那儿不远。”

“你来带路，医生。”

我带头沿着小路走去，清晨的阳光染红了一切，伴着我们走向那座古老的小教堂。神父家就在不远处，我们很快就穿过大门走进车道，门上挂着一块铜牌，写着“尊敬的俄巴底亚·蒙特福特牧师，神学博士”。

“真奇怪！”我说。

福尔摩斯瞧着我。

“这神父的姓名，”我说，“它——”我停了下来，这时一位中年神职人员，显然是蒙特福特博士本人，出现在台阶上。

“早上好，先生。”福尔摩斯愉快地说，“我是否有幸拜见蒙特福特神父？”

“您有，先生。”神父看了看福尔摩斯，又看了看我。

福尔摩斯递上他的名片。“我的名字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而这位是约翰·华生医生。”

神父掀了掀眉毛。“真的吗？那我对您的名字可不完全陌生，先生，虽然我必须承认，在此之前，我并不相信您的存在。”

“哦？”

神父笑了。“我在某份相当耸人听闻的杂志上读到过华生



医生写的故事，这种杂志我碰巧从犯了错的唱诗班男孩身上没收过同样的好几本。这可是件惊人之事——虽然是令人愉快的——发现您和我同样真实。”

福尔摩斯和他一起笑了起来。“哦，华生和我可足够真实。”

“请进，”神父说，带领我们进了一间小小的起居室，这个房间的装饰我得称之为单身汉的品味。“我妻子不让我在主屋里抽烟。”他用解释的口吻说，“所以请不要拘束。”他从壁炉架上取下一只古旧的石南木烟斗，然后心不在焉地拍了拍他的口袋。

福尔摩斯叹了口气，把他的烟草袋扔给神父，并在自己的衬衫袖口翻边上潦草地写了一条笔记——我斜过身子看到“布拉德利2磅粗烟丝”几个字——并说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贝尔蒙特发生的那件悲惨的事情。”

神父皱着眉头。“我听说了一些。”他说，“你们必须理解，我不是以神职人员的身份知道这件事的，而只是通过仆人们的闲聊。我真诚地相信，我已摆脱了我们的前人将之称作‘热情’的东西——我不会把‘艺术’和‘文学’的世界与那些平凡的世界做任何比较，而后者的名字给我们圣经班的乡村少年带来这么多纯洁的愉悦。虽然如此，我希望小路那边的某些客人能够少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在那个世界的事情上头。从长远来看，这会减少许多不幸。”

“但愿如此！”福尔摩斯说，“您和我，先生，当忠告的话语已经来得太迟而不能扭转局势时，人们总是会把我们当做最后一招来请教，在这一点上我们并非完全不同。”

神父点点头。“非常正确。但是，站在更为实际的立场上，我看不出我对此事会有什么帮助。正如我所说的，我听说的任何事情都是二手的——甚至是三手的。”

“我知道这是一种胡乱猜测，”福尔摩斯说，“但我有理由推想，您同贝尔蒙特的关系——或不如说同那里某位或某几位客人的关系——也许同最近这件事情有些关联。”

神父的脸阴沉下来，他默默地抽了会儿烟，然后说：“这对我来说是个痛苦的话题，先生，我知道您对它并不知情，但它确实如此，所以我必须请求您原谅我不谈论这件事情。至于别的任何事情，您可以像我自己一样完全地信赖我的答复。”

福尔摩斯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为了打破随之而来的沉默，我问：“我注意到您的名字，蒙特福特神父。您不会碰巧和本郡的警察局长，德·蒙特福特上校有关系吧？”

神父的眉头立刻就解开了。“他正好是我的一位远房堂兄弟。”他说。然后他挥动一只手，指着一个架子，上面排着长长一列大杂贴簿。“我对系谱学有几分业余爱好，”他继续说，“而且能够向您说明详尽的关系，假如您有兴趣的话，但这得花些时间。我梦想着最终能够证明我自己卑微的身世同那些德·蒙特福特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父子的名字是——或至少应该是——每个男生都非常熟悉的。”

“但您还没有完全成功吧？”我问。

“哎呀，没有。”

“德·蒙特福特上校与我相识，”我说，“事实上正是他把福尔摩斯先生请来解决贝尔蒙特事件的。”

“哦，当然，这就使事情变得有点不同了。我希望我能尽量有所帮助，然而——”

“您可以对我们的谨慎抱以最大程度的信任，”福尔摩斯说，“华生已经对郡警察局长以及贝尔蒙特的秘书做过同样的承诺了。”

“非常好，我相信您。说来这是因为我的被监护人，萨拉·普利特小姐，”神父说，“她是我结识最久和最亲近的大学同学

惟一的女儿。大约在二十年前，他和他的妻子不幸死于一场流行霍乱之中，然后萨拉就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她是个好姑娘，尽管有点任性，而且她无疑有绘画和素描的天赋。在她长到二十一岁，能够继承她父亲的财产时，她决心开始自己的艺术生涯，因此她想要居住在贝尔蒙特。”

“但根据那份信托财产的规定，她是不能住在那里的。”我说。

“是不能，医生，但她能够——而且已经——结识秘书的太太，莫里森夫人，因此得以被介绍给某些客人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尤其是其中一位。”他叹息着说。

“彼得·格雷格森？”福尔摩斯问。

神父点点头。“他答应给她上课——哦，这是完全可以的，他到这儿来，而我或我妻子就在一旁陪伴。但是，作为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您很清楚这里面有比直接表白更为狡猾的引诱——这个男人非常健谈，谈论群众，光明，欢乐——这些东西肯定会对一个年轻的易受影响的心灵产生作用。”

“我可以理解为您是想说，在格雷格森和您的被监护人之间有某种默契，某种暧昧的关系？”福尔摩斯问。

“我没有那么说。”神父说，“我不——我不能够——相信那一点。但是，萨拉决定搬到伦敦去追求她的事业。她那时已经掌管了她自己的财产，所以我对此没有发言权。我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提出我的建议，我也这么做了——但不被理睬。嗯，我不是那种把伦敦看得一无是处、像是邪恶的藏污纳垢之地的人，但我依然希望她不要搬到那里去。或者，既然要搬到那里去，她就应该更年长一些，更明智一些，或者也许要少一点儿钱和魅力——因为她兼有二者。我非常担心她，福尔摩斯先生。”

“您有理由这样担心，先生。您和她保持着联系吗？”

“我有她的地址，许多次我拿起笔想要写信给她，但有些事让我停了下来。重复我的建议显得多余，甚至可能显得专横——但无论如何，我仍不能赞同她的行为。”

“但如果她给您写信的话，您会回信吧？您也不会拒绝她的拜访吧？”

“当然不会！再没有比这个能让我或我妻子——或我女儿，她把萨拉看成妹妹而不是朋友——更高兴的了。事实上，我女儿就要出嫁了，而且我知道她最想要的就是萨拉在场并做她的伴娘。”

“您能给我她的地址吗？”福尔摩斯问，“我认为您的普利特小姐也许能使贝尔蒙特事件的真相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而且我有些问题想要问她，同时——只要您希望——我会转达您想要见她的心意，等等。”

“如果您这样做，我会视之为莫大的仁慈，”神父说，并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请让她确信我们对她始终不渝的感情，并告诉她，她送来的任何消息都将得到立即的和亲切的答复。”

“听到您这么说我真高兴。”福尔摩斯温和地说，与神父握了握手。“现在，我们必须告辞了。”

神父把我们送出门，福尔摩斯迈开大步朝着小火车站的方向走去。“我们可以在酒馆里查询当地的火车，”他说，“如果我们不走运的话，还可以雇一辆马车。”

“您认为这位萨拉·普利特小姐会令事情明朗起来？”

“有可能。无论如何，她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新的调查线索。”福尔摩斯笑着说。我们非常幸运地赶上了火车——福尔摩斯几乎总是这么幸运——接近午餐时分，我们就在维多利亚下了车。



第十二章

我们在维多利亚上了马车，很快就咔嗒咔嗒地行进在夏延大路上，许多成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把家安在这里。马车转进了一条不太出名的街道，在一幢建于安妮女王时代的房子前停了下来。

“那是一个画室。”福尔摩斯冲着屋顶点点头说道，那儿有半个屋顶被拆掉，换成了一扇巨大的天窗。“这是新近的改造，我不知道这么多年来谁是这地方的主人，伦敦这些古老的建筑有些是有一两个传奇故事的，只要它们能够开口说话！”他拉响了门铃，一个非常可敬的——如果不直接说可怕的话——年长女仆开了门。福尔摩斯递上我们的名片说：“我们能和萨拉·普利特小姐说几句话吗？”

女仆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我开始以为我们不会被接待，然而这时，一个非常漂亮的、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姑娘出现在门廊里，她在女仆的身后问道：“维奥莱特，他们是谁？”

女仆耸了耸肩，把我们的名片交给那位年轻的姑娘。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还有华生医生？请进，先生们。维奥莱特，”她对女仆说，“请给我们倒些茶。”

她带着我们进了一间不大但很舒适的起居室，向我们指了指椅子。

“萨拉小姐，让我坐在那里吗？”福尔摩斯说。

“是的，我很抱歉，我忘了社交礼仪。您得把它归咎于我对福尔摩斯先生和华生医生登门造访这一事实的兴奋之情，当然，这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但令我感兴趣的是——究竟是什么事能够让著名的贝克街的福尔摩斯先生想到来找我呢？”

“我们今早和尊敬的蒙特福特神父谈过话。”福尔摩斯说。

普利特小姐的嘴角呈现出坚决的表情。“他不是想让你们来带我回去吧，是不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告诉你们——”

福尔摩斯举起一只手。“不是那么回事，我能向您保证，女士。不过，蒙特福特神父确实请我转达他对您的敬意和祝福，并保证他的大门永远向您敞开。”

普利特小姐拍了一下手，大声笑了起来。“哦，他真可爱！你们也是，因为你们来这里给我捎口信！也就是说，”她急速地补充道，“我非常感谢你们，先生们。我不愿和俄巴底亚叔叔吵嘴——我叫他叔叔，尽管他当然不是——实际上也不曾吵嘴，但我知道我离开后他非常不快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哦，谢谢你，维奥莱特。”她说，因为女仆端了茶盘上来，她放下茶盘，带着几分责备的表情看着福尔摩斯和我。

“您‘叔叔’，这是您的称呼，我得说，神父非常关心您的幸福。”福尔摩斯说。

“我心领了，”普利特小姐说，“但是，其实他没什么好担心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不是一个十足的傻瓜，而且您可以自己看看维奥莱特——尽管她有着最善良的内心——但外表上却有几分凶神恶煞。我要靠她来赶走那些不受欢迎的人。”

福尔摩斯笑了。“噢，我只是转达神父的话，”他说，“我要非常慎重地告诉您，总而言之，他不希望和您失去联系。”

普利特小姐为我们倒了茶，我对此甚是感激，因为福尔摩斯在路上不允许我们停下来做任何休息。“他这么做真是非常好心——而您不辞劳苦转达他的话，也非常好心。但那样的话，”她皱起眉头问道，“假如俄巴底亚叔叔没有让你们来劝我回去，那你们来访的目的何在？难道——我不想无礼——这仅仅是一个社交拜访？”

“当然不是，”福尔摩斯说，“告诉我，您是否认识本杰明·



摩根先生？"

"不认识。"

"您确定吗？"

"当然，福尔摩斯先生。您为什么问我这个？"

"那么，彼得·格雷格森先生呢？"

"哎呀，我当然认识格雷格森先生。事实上，他对我非常友好，在我当初决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为我找了这个地方，真的，而我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再问一次，为什么您想知道这些事情？"

"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事情，普利特小姐，"福尔摩斯说，"摩根先生被谋杀了——"

"被谋杀！哦，确定不是别的？"

"而且格雷格森先生为此被拘捕了。"福尔摩斯说完了这句话。

"那真是荒谬！"

"我本人倾向于赞同您的话，"福尔摩斯说，"但为了证明他的清白无辜，我必须问您几个似乎不相干的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吗？"

"哦，如果这能够对格雷格森先生有所帮助的话，好的！但我实在不明白我告诉您的话会有什么帮助。"

"嗯，"福尔摩斯说，他有点谨慎地选择用词，"我想，您说过在您当初迁居伦敦时，格雷格森先生对您很好？"

"是的！他为我找了这座房子，我已经告诉您了，而且他为我找了亲爱的维奥莱特来赶走那些他称之为'吃软饭的寄生虫'的人，我想他指的是投机分子和——和那一类的男人。而且他介绍我认识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画廊老板，艺术批评家，等等。这些人对于一个有抱负的艺术家来说是有用的——尽管，坦白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我看来也很可以归入吃软

饭的寄生虫之列。”

“但是——原谅我，我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你俩关系的全部真相是什么？”

“我没有——哦！”普利特小姐说道，她脸红了。“我明白了！不，福尔摩斯先生，我向您发誓，没有任何不体面的事，没有任何会让俄巴底亚叔叔皱一下眉头的事。我把格雷格森先生看做——他曾让我叫他彼得，但那样似乎不合适。哦，天哪！这听起来很古怪，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这个称呼并不合适，既然他大我这么多。哦，现在听起来就更不合适了！当然，他开始叫我‘萨拉’，但这个完全没问题。我说到哪里了？是的——不如说我把他看做我的父亲，我已经没有父亲了。而且我想——这听起来是否太天真了？——他把我当做女儿，他还没有女儿呢。”

“我明白了。”福尔摩斯说，他似乎很困惑。“最近您见到过格雷格森先生吗？”

“好几个月没见到了。在我刚搬来这里时，他几乎每天都来看我，看看我住得是否满意。但后来他来得就不那么勤了——并非是我们变得疏远了，而是当他看到没什么好担心时，他似乎对我更放心了。他陪我去过几次舞会，而且如果有年轻人对我做出任何亲近的表示，他就会怒视他们！但是，没有，我最近没有看到他。”

“唔，这些对我们没什么真正的帮助，”福尔摩斯说，他站了起来，“但是，它也许能排除一条可能的调查路线。我很抱歉打扰您了。而且很抱歉给您带来了关于摩根先生的坏消息。”

“那个可怜的人死了，我当然非常遗憾——谁能不遗憾呢，但是，因为我不认识他，您可以理解，从我内心深处的私人情感来说，这不会令我太难过。不，我更关心的是格雷格森先生成了嫌疑犯这么一件可怕的事！我只希望我能为他多做些事



情。您认为我可以去见他吗?"

福尔摩斯摇摇头。"我可不认为那是个好主意。"

"您瞧，我欠他这么多。假如我继续呆在乡村里，我会窒息而死的。可是，就因为我是个女孩而非男孩，因为我是个女人而非男人，人们不希望我出外旅行，或者养活我自己，或者——或者任何事。"

"许多女人养活她自己，"福尔摩斯笑着说，"她们中的许多是被迫如此，因为她们没有您的优势。"

"哦，做女家庭教师，做女管家，或诸如此类的事。照顾男人，或者男人的孩子。但不是作为作家、艺术家或这一类的人。那些都被看做是男人的事业。噢，如果我是一个男人，谁会惊讶于我搬到伦敦来并成为一个画家，或惊讶于我独自遍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或是它的现代翻版：在巴黎或别的什么地方放荡?"

"噢，女士!"我说，"除此之外，许多女性也成为伟大的旅行家。"

"哦，她们确实是。'伟大的英国怪物'，让人想到的就是这个词!年老的女人，一副外国人的打扮，还带着年轻的阿拉伯情人!不，谢谢您，医生。"

"噢!"我又说了一遍，这个回答有几分不知所措。

普利特小姐微微笑了一下。"我让您震惊了吧?我想您不太熟悉我的工作?不熟悉?好吧，跟我来，您很快就能明白为什么在那位亲爱的老神父家里我不能按照我所希望的方式作画。"

她走上楼去。福尔摩斯瞧了瞧我，掀了掀眉毛，然后一言不发跟了上去。我跟着福尔摩斯，普利特小姐把我们请进她的画室。

我张望了一下这个巨大的房间，每面墙上都挂满了描画女

性形体的习作，她们的服饰——或干脆没有服饰——和风格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阿尔玛—塔德玛。

“您用了这么多的粉红色!”我无心地脱口而出。

“现在,”普利特小姐说，“告诉我，为什么我画这些题材会令您感到震惊?为什么作为一个男人这样作画就是正当的，而我这样画就是错误的?”

“哦——”

“哦，那么，只要男人这样画女人，或许我也应该仿照经典的姿势来画男人?”

“我的上帝!”我说，“千万不要这样!”

“得了，医生,”普利特小姐笑着说，“您认为我不应该仿照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的风格来画您吗?”

我头脑混乱地盯着一幅题为“雅典娜的婚礼”的油画——尽管坦白说，我觉得它更像是“劫掠萨宾女人”。为了转换话题，我说：“顺便说一句，普利特小姐，福尔摩斯刚才忘了提起，神父的女儿就要出嫁了，而您被邀请作为伴娘出席婚礼。”

“哦，太好了!”

“也许有一天您也会邀请她出席您的婚礼?”福尔摩斯提议说。

“或许吧,”普利特小姐说，“也或者,”她非常严肃地补充道，“也许我将一直独身，并将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找个爱人。”

福尔摩斯笑了。“无论他是谁，他肯定是个非常幸运的男人。实际上，我对您尚未朝这个方向努力感到惊讶——或许是因为‘亲爱的维奥莱特’对那些吃软饭的寄生虫们太不分青红皂白了?”

普利特小姐朝他笑了笑。“也许是这样。虽然也有过求爱者。”



“我很难设想别的可能性。”福尔摩斯说。

普利特小姐的表情沉重起来。“曾经有一个人——这是我想搬到这里来的另一个原因。但我确信你们不会有兴趣的。”

“正相反，我非常感兴趣。”福尔摩斯说。

“好吧，这是一个老套的故事——他对我的感情是真诚的，用得上那一类的所有形容词，但我无法回报它们。他比我年轻一些——这个差别并不重要，但我认为女人无论如何要比男人老得快，您同意吗？他非常的——我该怎样说呢——热切，他想要结婚，但按照他的观点，婚姻这个词只意味着我应该生孩子，永远忙着家务，而且永远不会抬起头去看一眼厨房窗户的外面。”她叹了一口气。“这是个遗憾，因为我喜欢他，而且也许会爱上他——他很英俊，而且聪明——比我聪明得多。而且我喜欢他父亲，一个不幸的男人。”

“他的名字，”福尔摩斯梦呓般地说，他仍然盯着那巨大的画布，“是约翰·麦瑞威瑟。”

普利特小姐盯着他。“您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这并不重要，”福尔摩斯说，“跟我来，华生——我恐怕我们必须返回贝尔蒙特。”

“去叫一辆马车，福尔摩斯，”我说，“我很快就去找您。”

第十三章

福尔摩斯沉默地坐在前往维多利亚的出租马车里。为了使他快乐起来，我说：“把我比作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真是！”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然后深深地向后陷进座位里，忙于思考自己的问题。我没有再冒昧地打搅他。到了维多利亚他就消失了，忙着某项神秘的差事，丢下我独自一人。我趁机要了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啤酒。

在火车里，福尔摩斯同样地沉默。只是当我们快到瑞德希尔时，他看了看表，说："还有十分钟就到了！"他叹了口气，"为什么这些可怜的家伙如此行事呢，华生？整个事件如何发生是非常清楚的，一点没错。格雷格森告诉我们他那天与威尔士、麦瑞威瑟在一起，在下午茶时分——他大概这样说，'我得给萨拉打个电话'，或是那一类的话，以一种心不在焉的口气，指的当然是画廊老板。但是，麦瑞威瑟——他显然憎恨着普利特小姐的移情别恋，说不定更会将之视作她对他的抛弃——以为他得不到的女孩与格雷格森这个他自然会视之为勾引她的老色鬼之间，有着某种不正当的私通关系。那句话他听起来一定好像是格雷格森正在嘲笑他，反复地提起令他难受的话。

"于是正如我们假设的，这个少年误杀了摩根？"

福尔摩斯点点头。"我给弗雷斯特探长打了电话，他和他的人会在瑞德希尔与我们碰面。"

"有一件事我仍然很困惑，福尔摩斯。"

"真的吗？"

"这个少年是怎样拿到那把拆信刀的？他说园丁——威尔士要求他们——从不走进主楼。"

"哈，但这方面我们只有他一个人的供词，华生！很有可能——"他停了下来，手指敲着车窗。

"这意味着预谋，"我说，"而如果你的推断是正确的，那就没有预谋！他毕竟不太可能去偷拆信刀而让格雷格森有机会讥笑他，那他是怎样拿到的呢？"

福尔摩斯面有不悦之色。"这是个难题，"他承认说，"而且我得承认我此时还不能轻易地解答它。我们必须问这个少年本人。"然后他又一次地沉默下来。

在瑞德希尔我们遇到了弗雷斯特探长，还有一个警官和两



三个警察。格雷格森也在，丝毫未受监禁的影响，但我承认我感觉到他看起来迷惑不解。

我想我们全都有些问题要问福尔摩斯，但无论弗雷斯特怎样诱他说话，整个旅途中福尔摩斯都不搭理这些话头，直到我们这一小队人马到达贝尔蒙特的大门口，福尔摩斯才说："我想我们得限制一下人数，你，华生，还有你，探长，你们留下。让你的手下离开一会儿——我不希望有任何麻烦。"

"既然你这么说，那好吧，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领着我们绕过屋子，来到后花园，威尔士和麦瑞威瑟正在那里忙碌着白天的活计。

当我们走近时，威尔士看到了我们，他正要微笑着打招呼，却发现我们脸色有异。"出了什么事？"他焦急地问。

"我想他们是来找我的，威尔士先生，"麦瑞威瑟平静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先生们，"他加了一句，"你们用不着担心，我不会做任何反抗。只不过——"他低下头望着地面。

"你明白我们别无选择？"福尔摩斯严肃地问。

麦瑞威瑟点点头。"不过这会使我父亲伤心死的。"他难过地说。

"你早就应当想到这一点，先生！"福尔摩斯更加严肃地对他说，"难道你的良心当时就没有困扰你吗？"

"当时就有。哦，我本可以换种做法的——就那件事而论，我希望我曾那么做。但是——没有。"

福尔摩斯显得很吃惊。"什么，你杀错了人，这一点居然没有困扰着你？一个完全无辜的、只是想要去用一下电话的人？"

现在轮到麦瑞威瑟大吃一惊了。"您究竟在说什么？"他问，"您说'杀错了人'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盯着他。“你要否认你本来打算杀格雷格森但却误杀了摩根吗?”

“不！我是说，是的——我确实要否认这一点。格雷格森？为什么我要杀那个自大的蠢驴?”

“因为你以为是他偷走了你心爱的女人。”

麦瑞威瑟摇摇头。“福尔摩斯先生，您要么非常聪明，要么非常愚蠢。无论哪种情况，我恐怕您都大大误解了我。”

“怎么啦，我说的是萨拉·普利特小姐!”

“萨拉？哦，那是很久以前了—— 一个小男孩的幻想。现在我已经订婚了——或说我曾经订婚，因为我怀疑神父会允许他的女儿在绞刑架下嫁给我。”

“看在上帝的份上，伙计!”我冲动地叫道，“你为什么要杀摩根?”

“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他拐走了我的母亲，难道她没有告诉你们吗?”

“她在国外,”福尔摩斯温和地说，“那么这就是原因，是吗?”

麦瑞威瑟点点头。“这使我父亲伤透了心。眼前的华生医生会说，没有这种病，但我能证明有。如果您看到他被绝望的黑暗心理吞噬时的神色——哦，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呢！而且他就是这么想的——有许多次我不得不藏起他的剃须刀，而且不得不偷偷地监视他，以防他伤害自己。在星期一的夜晚，我没有睡觉，因为我不敢离开他，我第二天本来应该陪着他的，只是他看上去似乎好了一点，而且提米斯夫人答应看护他，并且一有需要就去找医生。我的胃痉挛着，就是因为担心。然后我来到这里就看到——看到他，摩根，走过来走过去，好像他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抽着雪茄。而在这同时，我那可怜的父亲却躺在他那黑乎乎的房间里，当我回到



家时，也许他已经杀死他自己了！摩根没有认出我，当然——我母亲离开家时，我还只是个少年，而在这里我们当然不会互相介绍自己——但我可一直记得他，而且刻骨铭心！”他擦了擦眼睛。“这已经超过了我能忍耐的限度。但即使是那样，我想我还是忍住了，只是当我看到放在长桌上的小刀时——”

福尔摩斯举起一只手。“那把拆信刀是在楼上格雷格森的房间里。”他说。

“哦，不！它是放在长桌上的，就在那里——”他抬起一只手示意着——“和他的几张画以及别的一些东西放在一起。我拿起刀——然后——然后——”余下的话消失在一阵剧烈的抽泣声中。

“不必再说了，”福尔摩斯说，“只剩一个问题，如果你愿意回答——你看到格雷格森走进电话亭，是不是？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已经离开了，而换了摩根站在里面？”

“我看见他们俩了，”麦瑞威瑟简单地说，“我端着我的茶杯走过法式窗户时，碰巧看了看里面，于是我就看到了那把拆信刀，或者无论你怎么叫它，放在长桌上——然后——然后就是那样了。”

“哈！不过，你的手没有沾上血吗？”我问。

麦瑞威瑟看了看他的手。“您指的是它的字面意义吗？”他摇摇头。“我大概在前一天读到一篇关于指纹的文章，所以我确信我是用我的手帕裹起手来拿着刀。手帕上确实沾了血，我把手帕塞进口袋里——我当时担心警察会要求我把口袋翻出来，但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只是问我有没有看到什么陌生人来过这里，而我完全如实地说，我没看到。”

福尔摩斯看了看弗雷斯特，而后者只是盯着自己的靴尖。“那块手帕呢？”

“哦，我回家后就把它给烧了。”

“我想，探长——”

“是，先生。”弗雷斯特向他的手下示意，他们上前来把麦瑞威瑟带进屋里。

“真糟糕，先生。”威尔士大胆地说，他默默地旁观着这一切。

“的确如此，”福尔摩斯说。然后他对弗雷斯特说，“我觉得和格雷格森说一声会比较合适，探长。”

“没错，福尔摩斯先生，或者还要多说一句。而且我知道要说什么，但我不会当着先生们的面说出口。”

他带头走回主屋，但被警官释放的格雷格森跑出来找我们，他恢复了几分原有的轻浮，而且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根雪茄，看起来非常惬意地抽着。

“为什么你要告诉我们拆信刀放在你的房间里？”弗雷斯特直截了当地问道。

“嘿。”格雷格森扔掉他的雪茄。“我知道那是愚蠢的。”

“我想换个词描述它更恰当，先生。”弗雷斯特重重地说。

“我明白！但是，您看——事实是——事实曾是——我并没有杀死本杰明。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我没有杀他。但周围除了我没有人可能杀他，房间里没有人，花园里也没有人，全都没有人。凶手的踪迹一点也没留下——除了我。我知道事情看起来必然会是那个样子。那么，我该怎么做？我倒是没有立刻那样想——在我能够恰当地考虑它之前，我吓坏了，大吵大闹，把别人的注意力都引到我自己身上。后来，当然是在您到来之前，探长，我坐在图书室里意识到我本应该静悄悄地溜走的，但已经太迟了。我知道情况看起来对我太不利了——我就在那里，而且用的是我的拆信刀，还有最重要的，其他人都没有嫌疑。所以，我想如果我说那把拆信刀是放在楼上的，坚持这一点，发誓承认这一点，那么警察或许会认为另有其人——



我是说，凶手另有其人。当然，凶手本来就不是我。”

“究竟为什么你必须把拆信刀放在室外的凶案现场?”

“因为此前我遗失了我的调色刀。我原以为可以用拆信刀临时代替一下调色刀，但真要这么做时，我又不喜欢用这么豪爽的派头来滥用它。我可以用刷子，但是我更喜欢用小刀来拍打那些厚实的颜料块，而不是可怜兮兮地一笔一笔涂上。”

“说到可怜的一笔一笔——”弗雷斯特探长开始说话。

福尔摩斯举起一只手。“您是否明白，先生，”他问格雷格森，“如果您坦白地说了实话，说出那把刀一直都放在室外，我们就可以排除许多无用的调查线索？那样的话，实际上正确的答案几乎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哦，是啊！当然我明白。但是，您知道，当时我可没想到这一点。我说过，当时我都晕乎了。”

“而那个想让我们以为您本来才是受害者的笨拙的企图呢?”我说，“那也是其中一部分吧?”

格雷格森点点头，一脸羞愧的表情。“你们没有信以为真吧?”

“我们没有，先生，”福尔摩斯说，“华生立刻就指出来了。”

“你们知道，”格雷格森说，“我原本希望如果你们以为我才是计划中的被害者，你们就不会怀疑我，而会去寻找真正的凶手。”

“我记得你好像这样说过，‘罪犯干蠢事’，华生?”福尔摩斯对我说，“非常遗憾的是，无辜者也会干蠢事!”

“您是否还意识到，”弗雷斯特对格雷格森说，“在警察执行公务时误导他们，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由我来决定——”

“我认为，我们不必再计较这一切，”福尔摩斯说，“我想

我们都犯了错。格雷格森错在对我们说谎，我错在过于信任，而你，探长，错在可悲地没有发现那块带血的手帕！”他转向我。“这很难算得上我最伟大的成绩之一，华生！”

“你不能那样说，福尔摩斯先生！”弗雷斯特说，“哦，我们都被愚弄了！”

“我同意这一点，”格雷格森说，“我可以发誓，有好几次我觉得我的脖子已经缠上了绞索！您肯定会得到我永远的感激，先生！”他看着弗雷斯特。“而且我为我的愚蠢诚恳地向您道歉，探长。”他说。

“好吧，”弗雷斯特说，“我想那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然后他点头告辞，向屋里走去。

福尔摩斯看了看表。“嗯，好好享受剩下的假期吧，华生，”他说，“我想我正好能赶上回伦敦的火车。”

“您不留下来吗？”格雷格森说，“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您呢。”

“是的，福尔摩斯！”我力劝道，“这对你有好处。”

福尔摩斯笑了。“既然你这么说，也许我会留下来。你在这儿的头两天就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它确实是个预兆，华生！谁能说下一周不会有另一起呢？是的，归根结底我想我应该留下来！”

我耸耸肩，然后随着他进屋。

第十四章

我刚吃完早饭，歇洛克·福尔摩斯就走进房间。他盯着那部电话——不再有任何焦虑，而是伴随着期望——然后他的目光转向壁炉架，那上面立着一个小小的现代派雕塑。他笑了，部分是对自己，但接着他的脸色沉下来，然后就闷闷不乐地在



桌边坐下。

“你是正确的，福尔摩斯，”我说，一边努力地把这些功绩与他过去那些经常令我震惊的功绩相比，“它确实是一桩有趣的案子，只是结局有些令人悲伤。”

“令人吃惊，华生！”他说，一边挤出一个笑容。“当然你也是对的。”他又一次地忧郁起来，并且推开他的盘子。“他会被送上绞架，华生，我能肯定这一点。哦，你可以相信我会尽我所能，但英国的法官不会承认我们的邻居法国人的‘冲动罪’。是的，我担心他会被绞死。”

“他确实杀了人，福尔摩斯！无论怎样，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经历过惨痛的损失，由于死亡或者抛弃，但我们不会全都冲出去，把刀子刺进别人的身体！”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为了引开他的注意力，我说：“有件事仍令我困惑，福尔摩斯。受害者没能够拨出的那个电话，你认为他想与之交谈的那个人是谁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猜测，”福尔摩斯说，“不会是他的女友，因为我们很清楚她在国外。也许是一个生意上的联系?或者也许是他以前从未用过电话，所以只是出于好奇而用它来打给某个熟人？当然，他也许只不过是想要走近去研究一下这个设备，看看所有人的大惊小怪到底与什么有关。这是一个恼人的结局，你在报道中可以轻易地加以掩盖，但它仍然几乎总是突然出现在一个案子中。”

“是的，我同意。福尔摩斯，你真的应该吃点什么——”我刚开始说话，却被一阵很响的敲门声打断。“是一位顾客?”我猜测道——伴随着一些希望，因为我知道，一旦福尔摩斯陷入忧郁状态，就只有工作——或更糟糕的事——才能使他摆脱出来。

“似乎如此。”福尔摩斯说，这时小跟班走进房间。“是一

件案子，对吗，比利？”

“是的，先生—— 一个大箱子，给华生医生的。”①

“哦，一个大案子？”我刚从椅子里站起一半身子，就又坐了回去。因为有个马车夫跟着比利走进房间，提着一个捆好的箱子，大约三英尺长宽，六英寸高。

“哈！”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先令，说，“谢谢你！我一直等着它被送来呢。”

马车夫碰了碰他的帽子，转身走了。比利似乎打算留下来看看我收到的是什么，但我示意他出去。“我能借用一下你的铅笔刀吗，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饶有兴趣地望着我打开外面的板条箱，接着解开一层粗糙的麻布袋。

“好吧，福尔摩斯，你猜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举起那幅画让他看。“我向普利特小姐买下了它，并请她给我寄过来。”

福尔摩斯移开他的视线。

“这是源自生活的真实画作，福尔摩斯！”

“也许是土耳其苏丹的后宫生活吧！你当然不会打算把它挂在这里吧？想一想比利—— 一个年轻的、易受影响的少年！想一想哈德森夫人！想一想我的消化力！”

“我都想过了，福尔摩斯——挂在我的卧室里如何？”

“我亲爱的伙伴！想一想它对女仆们可能造成的影响！”

“是的，确实如此。也就是说，”我着急地加上一句，把这个意外收获再一次裹进麻布袋里，“如果情况是这样，我就只能把它藏在我在银行的公文箱里，并且只能在特殊的场合下看它一眼了。”

福尔摩斯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你已经——和平时一样，华生——想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

---

① 在英文中，“case”一词既可指案子，又可指箱子

福尔摩斯的旅行

约翰·霍尔
刘 涓 译

献给乔伊，为了爱





第一部 约翰·华生的日记

1. 东风中的相会

完全可以预料到，许多人提出要求，认为我应当把福尔摩斯在最近一次可怕的战争中如何效力于他的国家的工作情况公诸于世。这些工作不但是有价值的，事实上，价值无可估量。在那些艰险的岁月里确实有大量故事可以和我的读者们分享。但是在我们所亲历的故事中，大量情节匪夷所思，以至于回忆依然能够刺痛我。因此只有在很长的时间过去后我才能够完全同意读者们的请求。

公众总是迫切地想知道任何关于福尔摩斯的信息，不管这些信息是否已经过于陈旧了。作为一种微不足道的补偿，我愿意把那些必须暂时保密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中的一个公诸于世。大约三十年了，这个故事一直无人知晓。前二十年我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真实细节也一无所知，此后福尔摩斯自己的禁令又阻止我向公众提供有关情况。只有到现在，条件允许，对此我无需详述，这个故事的公布才成为可能。

我清楚，我无法按照故事原本的样子讲述。因为我本人并没有亲眼目睹，而且正如你将要看到的那样，我也仅是陆续对

这个故事的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有所耳闻。因此之故，我采取了和第一个故事相同的叙述风格，正是在这第一个故事中，我有幸把福尔摩斯先生介绍给他的崇拜者们。也就是说，出于讲述故事的必要性，我没有严格按照听到或读到的故事原样进行叙述，而为了清晰的目的作了必要的编辑。

然而，这次我没有把我微薄的贡献称为“回忆录”，以此自抬身价。这个词语是出于文学上的自负被编辑、出版商和过分热情的文学代理人强加给我的。我常深自懊悔被说服采用了“回忆录”这一名称，以至于常被这一名称所困，引来不少尴尬的时刻。常有素不相识的人在火车站台上和我搭讪，想知道他们在哪里可以买到一册回忆录，当他们被告知目前还不存在这样一本书时，就露出不信任的表情。

就我而言，这个故事发生在一战中期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在那些为结束战争而战的日子里。福尔摩斯曾提到的那次东风在决定性的一年，即 1914 年 8 月刮起了。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报复。正如福尔摩斯曾经预言的，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它的打击下畏缩了。

在战争初期，我主张自愿服现役。我可笑地认为实现这样一种想法毫无困难。然而我很快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在超过两周的时间里，我被从一个年轻人手里移交给下一个年轻人，并被要求详述我自己、我的职业、我的日常生活的个人细节，被要求填写大量的被污染过的表格，每一张表格和前一张完全一样，都充斥着无数无聊的问题。

一般来说，我是一个宽容的人。事实上，我对我不拘小节的性情窃以为荣。然而俗话说得好，兔子急了也会咬人。那天下午，在怀特霍尔某处一个昏暗的办公室里，当我再一次被礼貌地邀请坐下回答再多几个问题时，我的耐心已到了极限。

我记得在我午餐的时候要了一瓶红葡萄酒，这种酒即使在



战争初期想要买到也变得有几分困难了。也许正是它发生了效力，我说不准。

惟一说得准的倒是我不但没有安静坐下，反而愤怒地捶着桌子。“不，先生，”我说，“我不会坐下，能否麻烦你告诉我一件事，我怎样才能为国家效犬马之劳。”记得当时我瞟了一眼贴在我桌子前面的姓名签，于是直呼那家伙的姓名：“斯坦福医生，请你告诉我。”

那个年轻人紧张地清了一下喉咙，还没来得及说话，我猛然想起一件事，于是字斟句酌地说：“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叫斯坦福的，是我手下的外科手术助手，在圣巴特医院。”

年轻人看了我一眼。“天哪，那也许是我父亲。”他迅速翻阅了一下面前的材料，沉吟地望着其中一张，然后说：“约翰·华生医生？作家？《斯特兰德大街》的华生医生？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同事和朋友？先生，我几乎说不清我父亲究竟提到过你多少次。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里，因为和你的交情他不止一次被人设宴款待。”

到那时我才坐下，把话题重新转移到我的意图上，不是因为被认出来了——自从认识福尔摩斯以来这是我必然要习惯的——而是因为他刚才所说的话的整个意思。

“小斯坦福——我的意思是说，你的父亲，当然——他还好吧？”我结结巴巴地说。

“很好，谢谢你，华生医生。”

“请原谅，斯坦福医生，”直到那时我才用比以前更柔和的声调说，“恐怕我已耽误了大量时间，我自己的时间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你的时间。我认为，战争虽然已被愚蠢的人发动了，但还可以被聪明的人结束。除此，难道还有别的途径吗？”

“你看，先生。”他急切地说道，流露出想有所帮助的意思，“问题在于你对现役这个词语的坚持。我可以坦诚相告

吗？”

“当然。”

“暂时，无论如何，我们在寻找比你年轻得多的人来干我们可以称之为乱七八糟的工作。当然，我们不愿意以像你那样坦率的态度明确拒绝你，尤其是拒绝你这样一个出色的同行，特别是你还是首批志愿者之一。”

“我很明白，我不再打扰你了。下次见到你父亲请你代我问候。”我起身要走，比我所可能希望承认的更为沮丧。

斯坦福摆手示意我坐下。“我是否可以冒昧提个建议，也许它能投合你报效国家的心意。”

“不惜一切代价。”

“这次全面动员确实意味着许多新兵在被编团以前要先通过基本的医学考试。因为需要或者将需要大量的年轻的——也就是说，没有经验的——医务工作者，在别处，假如一个像你一样非常有经验的医生被征召来，一定非常有用。”

“请不必再说其他的，我只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和在哪里我被需要。”

年轻的斯坦福——实在是太年轻——站起来，伸出手，脸上显出柔和安详的神情。“华生医生，你非常棒。”他说道。

两三天后，我接到指令，很快我生涯中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拉开了序幕。

在阿富汗的迈万德战役里我见到过可怕的伤亡情况。我见到过伦敦东区那个疯子的一些受害人，这个疯子称自己为“撕裂者”。当时恰巧福尔摩斯先生在场，如果狂妄的查尔斯·沃伦先生注意到的话，福尔摩斯先生对这个患者的建议当即就收拾了局面。由此可以知道我并不是容易受惊的。

那时候，我想起了列队经过我面前的破破烂烂的特选的新兵和各种各样的医学委员会里的其他成员。请相信我，这个闯



人脑海的比较在那间大理石地板的解剖室里委实令人难过。

扁平足，凹陷的胸膛，被佝偻病或更糟糕的病折磨得变形，就是这些人，被期待着为国家而战，甚至为国家而死。与其说他们适合做任何一种繁重的活，不如说他们更适合到一个人迹罕至的海滨胜地搞一个海螺摊。我们的国家在危急的时候终于想起了他们，把他们从与狄更斯小说描述的贫民窟差不多的地方征召来为它而战。他们抬起潮湿近视的眼睛，眯着眼瞧着白日，这幅情景与你任意翻开一块石头就能发现的那种东西何其相似。

这一幕对一个被称为“自由之母”的国度来说是一种羞辱。惟一的安慰是那些好战者如此不安，以至于他们决定有所行动——虽然，天知道，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也毫无作为，更不用说当时了。

恐怕我离题了。总之，工作了一周，我的积极性减退了。我再次和年轻的斯坦福联系。我猜想我那时令他厌烦了。但是出乎意料，我一向他解释情况他就答应给我换一个更适意的工作。

斯坦福果然言行一致。两周后，我被调到萨瑞的一个疗养院。此地以前是一个庄园主的领地，但是主人死了，或者到前线去了，或者追随当时情绪热烈的大众潮流把庄园交给了战争管理委员会，对此我知道得不太清楚。它坐落在一个巨大的修缮得很好的花园内，距离一个小村庄不太远。

此地环境悦人，加之医院的其他同事及同龄男子绝大多数都是极好的伴侣，而且护士们大都是良好家庭出身的富有魅力的女孩，她们为此地增色不少。当然，自然的，她们主要关怀的是病人，而不是诸如我这样的过时医生。

送到此处的大多是外科病人，他们已接受了最初的诊治，却还需要休息和安静才能恢复体力，或者，对某些不幸的家伙

而言，因为太多的发病频率而失去了最终恢复的可能，从而不能再正常生活。我见到过一至两例神经衰弱症，或者按照一种隐晦的说法，即炮弹休克。可怜的家伙，他们的想法超出了人类的忍耐力，大多数这样的病人都被送往别处接受特殊治疗。

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急性病人。虽说大部分病人到达此地前已接受了外科手术治疗，并带着康复的希望来到这儿，但是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小的传染，这类传染不应当也不太可能击败一个健康的体魄，但是对虚弱的人来说就有点麻烦了。偶尔就会有几个这样的病人，因为战时处置得较为仓促，引发感染，因此间或会有死亡。不过，谢天谢地，这样的病例少之又少。

少将哈罗德·戴思就是这样一个病例。他是在不为人所知的某次战役中英勇负伤的。按理，在那种虚弱的状态下，他不应转入我们医院。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乐观地认为他可能会完全复原。不幸的是我上文提到的那种二次感染发生了，他很快衰弱了。

医院的规矩夜里必须有医生值班以防发生紧急状况。在我值班的那个夜里，护士长叫我去戴思的病房，他已经非常虚弱了，护士长认为他快不行了。

我立即意识到她是对的，正好那天晚上没有别的病人需要我，我告诉护士长，我要留下来尽量缓和戴思所受的痛苦。因此护士长回到了她的岗位上。

事实是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戴思睡着了，是那样一种睡眠，它很快就会不受觉察地合并到死亡的长眠中。我决定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打个盹，因为任何紧急情况发生我就要立即赶到。

快到凌晨三点时，此时生死已到了一线间，我醒了，发现戴思也已经醒了，而且努力想说话。



想到也许他会有一些给家里的遗言，我俯身努力听他在说什么。

“你是谁?”看到我俯身向着他，他问道。

“我是华生医生，不要急。”

“华生?”他微笑着，挣扎着说，“老好人华生。”

“对极了。”我说，“老好人华生。请说。”

“他过去常常那样叫。”

“谁?”为了使他处在最佳医疗状态，我迂就地问，但怀疑那仅是最后阶段的谵妄性语言。

“当然，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我惊呆了，因为我以前还没有听他提起过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我叫道，忘记了他此刻是我的病人。“就是说，你认识福尔摩斯?”

“认识。在西藏和波斯。”戴思说道。

“天哪，那时我确实叫老好人华生。”我说，“我是福尔摩斯多年的朋友，我还写过一些关于他的故事。”

“真的吗?”他大口喘着气说。

“千真万确。”惟恐他吃力的谈话会耗尽他的体力，我说，“以后我们再详谈，你必须努力休息。”

作为回答，他举手示意我他旁边的小桌子，里面堆着他微薄的全部家当。“皮包。”他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

我从桌子里取出一个皮革的公文包，“是这个吗?”

“打开，打开它。”

我打开皮包，取出一本短小厚实的八开本笔记本，它裹在褪色的绿色皮革里。

“希望，你，收下它。”

“但是你家里——”

“家，没有，希望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我做了必须做的——天知道，那时有足够的葬礼使我们对付后事训练有素——然后，我决定在详细检查戴思草率遗留给我的书稿以前先打听一下戴思的情况。我发现，正如他所述，没有关于他的后辈直系亲属的任何记载，而且进一步的调查表明，他在他的团队里所结交的朋友大多在战争一开始就死掉了。

在我已经证实了这一切的时候，我几乎忘记了这本书，我把它放到了一个抽屉里。同时，随着战争的进行，我日益繁重的工作阻止我去看这本书。因此，只有在戴思死后很久，我才找到时间坐下来开始浏览它。

这最初的浏览，按照我原先的意图，浏览就足够了。然而一瞥就足以吸引我凝神细看。我坐得远比我料想的时间要长，直到凌晨三四点钟，一口气读完了几乎半本书。最初的几页是零散的笔记，看起来就像一个现役军人的日记一样。但紧接着的第二部分篇幅更长，我不能自拔地读下去，直到凌晨，头重脚轻，完全陷入一种愤怒和震惊的状态。

可以想像，那时候我很少见到福尔摩斯。我的工作把我限制在医院里，福尔摩斯却总是外出，只有老天爷知道他都去哪儿了。在我和他逐渐深入的交往中，我慢慢知道一点他外出完成的那些神秘使命。正如以前的任何时期一样，难以知道他那时在哪里，在干什么。我试图和他的哥哥取得联系，但依然难以找到这个过于忙碌的人。我确信他早已预见到了战争的发动。

大约一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我被迫把戴思的日记和日记里奇怪的故事抛在脑后。正如所有不急之务的惯性一样，它慢慢淡出我的记忆。然而当往日的记忆不期而至或当有人提到某事触发我回想起在贝克大街的日子时我还是会回想到它。而且我不止一次找回日记，带着与当初体验到的同样的惊讶细读它。



时间无情地流逝了。我准备着请假离开一段时期。那时医院的工作已比较清闲了，战争进入了某种僵局。离开对我而言不存在良心上的负担。

我到了伦敦，住在斯特兰德的一个私人旅馆，正如三十年前或更早以前我所做的一样，只是不再像以前一样在意每周的开销了。

我发现伦敦是个特别的地方。从战争前开始它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年轻人几乎完全消失了，给人一种怪异的不平衡感。而且大多数妇女身着职业服装，忙于工作而不是逛商场。第一天，我刚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发现售票的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当我下车后发现司机也是个妇女时最初的惊讶就变成震惊了。

看到伦敦变成了此种情景着实有趣。这种经历在我和这个都城多次的交道中还属首次。伦敦对我而言已没有当初的魅力了，我只想中断假期回去工作。

在给医院发电报通知他们我提早返回之前我来到老克瑞的酒吧喝上最后一杯。正如我的读者们将要知道的一样，我对这个地方怀有感情，因为可以说我和福尔摩斯的友谊正是在这里开始的。尽管如此，乍见之下它依然罩上了我整个旅行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沮丧的情调。

正是午餐时间，餐馆本来应当是很挤的，然而与往昔相比就显得冷清了，里面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像我一样早该出局的老家伙以及设法骗取到休假的年轻军官。他们强装笑脸，尽量显得从容高兴，但是谈话的内容却骇人听闻。

我端着侍者不情愿地递给我的白兰地加苏打远远躲在酒吧的角落里，那里更为安静和清冷。我刚举杯要饮，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肩膀上响起："一个人喝，华生？非常危险的举动，像你这样的医生应当注意。"

“福尔摩斯!”我惊叫起来，几乎激动得打翻了酒杯。

福尔摩斯——千真万确，我的老朋友，看上去并没有太大变化——以他特有的方式无声地笑了起来，建议我们坐下。“因为，”他说，“我们有太多的话题要聊。”

我们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找了张桌子，我坐下后严肃地说：“福尔摩斯，对你我可有理由抱怨。”

“听起来很严重，医生。”

“是这样，你对我撒了谎。”

他扬了扬眉毛。“真的？愿闻其详。”

“在莫瑞第教授所谓的死亡后你从伦敦消失的故事全是编造的。”

“是吗？”他平静地说道，“你是如何知道的？”

“我最近读了一个叫哈罗德·戴思的人的日记。”

福尔摩斯眉头紧皱，陷入深思。“中尉戴思？”

“少将，”我说，“不过或者他以前是中尉。他把他的日记作为遗产留给我。”

“啊，”福尔摩斯说，“他可是个好人，华生。你和他交谈得多吗？”

“恐怕没有时间。”

“你可能会喜欢他，在很多方面他和你很相像。那么，他也死了？这可是个不幸的消息，华生。我们当中最好的那部分都走了，我想知道那些不幸的未亡人将活在怎样一个世界上。”

“由它去吧，”我说道，“戴思的日记讲述了一个和你所讲的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当时我对你讲的确信无疑，甚至把它讲述给了我的读者。坦率地说，我的自尊心很受伤害。你不仅不信任我，而且给我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

“华生，华生，”他说道，“不屈不挠的真理的捍卫者。我向你保证，医生，真相不能向公众透露，这是基本的。你直率



的个性甚至会阻止你说必要的谎言。你说，你读了日记?”

“读了。”

“那么你想必已开始抓住发生在那三年整个故事的大概，而且想必你也意识到要向公众透露事实真相至少是不可能的，甚至可能给国际间的关系带来灾难。”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当然，就目前而言，告诉你我所知道的真相想来不会把事情弄得比它本来更糟糕。因此我想我最好向你坦诚相告。但是暂时你无论如何都得保守秘密。”他站起来，“跟我来。”

“我们到哪儿去?”

福尔摩斯会心地笑道：“你认为呢?”

“不是贝克大街?”

“还有哪里?”

“但是，真的，正如我所想的，你已隐退到索内之类的穷乡僻壤去了。”

福尔摩斯看到我困惑的表情，微笑起来。“够了。旧屋子让给了年轻人。”微笑骤然消失，“但是，这个人就如他的许多哥哥一样，对这个屋子没有更多的用途，因此我得以占据一间旧屋，可以呆到目前的不幸结束为止。来吧。”

2.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解释

我们径直向贝克大街走去，步履轻快。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天。我意识到福尔摩斯找对了地方，像他以前一样称职。

他目光炯炯望着我说道：“华生，你对我褒奖有加。但是如果你将来要发表更多关于我的工作的故事，我指的是手里这桩事开始前的工作，在我结束这工作之前你可能会因为建议我现在完全退休而帮了我的大忙。你可能还会提及我是因为健康的原因才使大量工作没有臻于完美。”

“如果你希望这样，福尔摩斯。但是为什么？”我困惑地问道。

“原因在于，医生，我现在的敌人是更有组织的，拥有更多的资源。而且甚至比莫瑞第教授和莫安上校更不可饶恕。”

“真的？他们是谁？”

“如果他们相信这些年来我已不问世事，那么它恰恰是我最大的使命，我斗胆地说，对我们都深爱的祖国来说同样如此。如果你恰巧为花言巧语所惑，向大众刊物贡献出一篇煽情的报道，诸如抓住了冯·博克，这类报道肯定会立即抓住大众心理，如果这样做，不妨竭尽夸张之能事，谈谈时间的力量已把我改变得厉害，记着还要写上这段时间风湿妨碍我四处走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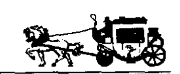
我们在那扇熟悉的大门前停下，福尔摩斯在包里摸了一阵，咕哝着说：“看来我把钥匙给弄丢了。华生，麻烦你按一下门铃。”

我替他感到非常窘，特别是他刚才还暗示了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改变他，但就我所知，把钥匙弄丢了这种芝麻大的小事从不曾发生在以前的福尔摩斯身上。但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事上委实太不礼貌，因此我专注地按下门铃。

一个中年妇女把门打开了，看上去像是女房东，虽衣着过时却异常吸引人。“先生，找谁？哦，是福尔摩斯先生，忘记带钥匙了，是吗？”

我瞟了一眼离我身后几步远的福尔摩斯，惊讶地发现他脸上泛起了笑容。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钥匙，举得高高的。“我原以为我忘记了，威更斯夫人。但终究找到它在这儿。”

“威更斯夫人？”我说道，从一个人身上望到另一个人身上。“与年轻的威更斯，那个游击队的小队长没有什么关系吧？”



“不，先生，”威更斯夫人笑道，“我是他妻子。”

“老天爷。”

“不错，医生，”福尔摩斯看到我如此震惊，大笑起来。“时间的无情流逝对我们大家的影响都是一样的。”

“他再也不是那样年轻，也不再是那样小了。”威更斯夫人补充了一句，“请原谅，先生。”

“不，不，我想也不会是。但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大约才十四岁左右，正准备去寻找一个正经的工作干。因此我猜我是想起他那时的样子了。他是否在干什么工作，他的年纪对任何工作而言一定已经不小了。”我说。

威更斯夫人瞟了福尔摩斯一眼，神情看上去有些不安。

“我离开的时候他非常好。”福尔摩斯压低声音说道。

“你的意思是——”

“等会儿，等会儿，医生。”福尔摩斯往里面带路，我紧跟着。走完整个伦敦著名的十七级台阶就到了一间旧屋子里。

我站在门口，深情地环顾四周。几本剪贴簿放在原先的架子上，烟头和信封胡乱堆积在壁炉架上，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在那堆废物中没有皮下注射器。

事实上，即使有什么变化也非常微小。福尔摩斯过去处理的案例留下的一些纪念物上积满了尘埃，它们看起来就像展览的化石一样。

“以前的房客是否给房间配备有家具？”我天真地问道。

“哦，麦克洛夫特主动临时照看我的许多纪念品。至于整理家务方面他比我更粗心。”福尔摩斯漫不经心地说道，递给我一瓶威士忌，自从战争爆发后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么大容量的酒，然后示意我坐到椅子上。

“小威更斯结婚了，”我说，“而且做爸爸了，对吗？”

“八个漂亮的小孩子。”福尔摩斯说。

“老天！”

“威更斯目前在我的授意下工作，”福尔摩斯继续说道，“给政府提供纯银制品。如果你愿意，这点我们以后再谈。”

“很好。现在，福尔摩斯，我所知道的是这样两点事实，即你当时对我保密的理由以及确信对国际形势的良好发展而言这样做是必要的，但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

“是的，这是你期待已久想要知道的。首先，华生，你一定对我在 1891 年的消失和假装死亡困惑不解吧，更不用说三年后我近乎奇迹般的重现。我猜想，有太多松散的情节使你无法对付写作吧？”

“那时候事情来得太突然，使人来不及考虑什么，”我说，“后来，因为相信你已经死了，我的妻子——你知道吗？”

“很清楚，”福尔摩斯用柔声说道，“后来呢？”

“哦，后来，还有太多没有回答的问题。但是既然在你的工作上我与你联系如此紧密，而且那时我们手上的案例总是如此精彩以至于我完全忘记了更早的案例。”

“是的，那是一些激动人心的时刻，难道不是吗？”

“然而我的一些读者并没有忘记。我过去常常收到手头有大量时间却又无所事事的人的各种来信，询问我为什么安排某某案例，它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依然打动他们，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完全是无聊的废话。出于某种原因，牧师们都倾向于那种诡辩。”我回忆着补充道。

“你的答复是什么？”福尔摩斯眨着眼睛问道。

“哦，医生们都因为字迹潦草而臭名昭著，因此他们就谴责字迹清晰的打印工。这是通常之道。”

“明白了。真是对作家这一行当的伎俩的深刻洞察。但是我想就你而言是不会轻易知足的吧？”

“我可能间或有些疑惑，”我说道，“然而我知道我经历了



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如你所说，因此坦率地说我的记载是正确的。如果某些微小的细节不那么正确，那只是因为那时我太忙而看错了形势，或者是因为事件发生时一些记忆上的小失误。”

“我常常想，”福尔摩斯说道，“就我的职业而言你是个理想的同事。”

“真的?”我说，对他的表扬我又惊又喜，因为福尔摩斯是极少表扬别人的。

“千真万确。你一心一意地追求一种明晰性，枝节上哪怕一个微小的出入都会令你大吃一惊。”

“啊。”我意识到他和过去相比丝毫未变。

“我想你不会轻易就忘记莫瑞第教授吧?”他继续说。

“有名的科学家兼罪犯，你曾经怎么称呼来着，犯罪史上的拿破仑?”

福尔摩斯点头微笑，以他特有的沉默的方式。

“确实，我没有忘记他，福尔摩斯。”我继续道，“他是惟一一个值得我们与之交锋的敌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伦敦几乎所有一半犯罪的组织者和所有地下罪恶的策划者。而且，他是直到——直到，确切地说，是什么，福尔摩斯?因为戴思的日记记载的故事与你曾让我相信的截然不同。”

福尔摩斯双手紧握，深思地望着天花板。“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我的调查使莫瑞第受到沉重打击。对这一点毫无疑问。1891年4月，他来见我的时候非常慌乱，甚至比他敢于向他自己承认的还慌乱得多。他秘密地建立了庞大的犯罪帝国，而这个帝国的存在基于严守秘密。如果这个帝国的基础并未动摇，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却以那样公开的方式来见我?我和他在此以前素未谋面，虽然我曾在远处观察过他，因此我确信，他认为我只是一般的私家侦探，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威逼利

诱的。”

“难道他对你的声名听而不闻?”

“建立在新闻报道上的声名?要知道在那时候就算你也只发表了两篇关于我的报道。而且——”他戛然而止。

“而且没有哪一篇做得特别好?”我问道。

“不如说公众并不能立即就像他们可能的那样去欣赏一个好作品。事实是大量关于我的报道出现在报刊上，它们常常令人难以置信。”

“所以，当莫瑞第试图威胁你的时候意识到了他的错误，因此想要杀掉你?”

福尔摩斯点点头。“显然他没有想到我会抵制住他的威逼利诱，因为他还没有想到合适的计划除掉我，这从他那三次杀我的行动可以看出，计划还并不成熟。失控的货车，悬崖上掉下的砖头，以及使你从我身边离开的那个伎俩。假如莫瑞第早就料到他的威胁不会成功，他一定会让莫安持枪等在门口的一辆出租车上了。”

“也许那三次行动计划并不成熟，然而在那天你拜访我的时候你还是有点受惊，我敢保证。”我说。

“是的，华生。你明白，对莫瑞第教授来说威胁不起作用，剩下的就只能是确保我不能作为证人出庭。证据线索千头万绪，以至于如果我不在场的话，一个聪明的律师就能不费吹灰之力使他们获得无罪的判决。”

“就像发生在莫安身上的一样?”

“的确如此。也像发生在这个团伙的另一些高级成员、莫瑞第教授最信任的副手们身上一样。如果我能出庭作证，毫无疑问，莫安和他的一干同党一定会被绳之以法。我知道这一点，莫瑞第也清楚这一点。最初那些糟糕的计划失败后，我害怕莫瑞第会狗急跳墙，不顾一切，再精心计划一次行动置我于



死地。我并非为我自己担心，或者无论如何不会比所有明智的人所通常具有的担心更多。但是却担心整件案子，多年的工作因为我的死亡被完全摧毁。因此我决定出国一周左右，本打算不会停留得更久，这样就可以避免无意义的死亡，而直到警察做完他们那部分工作为止。”

“结果就是这次看起来无所事事的旅行?”

“正是。”

“有一点我感到困惑不解，”我说，“当我们在基尔福特或某个地方摆脱了莫瑞第，你说你想他可能会去巴黎监视我们丢弃在火车上的行李。难道那时候你认为他会返回伦敦面对逮捕?”

福尔摩斯扬了扬眉毛。

我继续道：“我之所以这样问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发现了什么疑点，而是因为迄今大约十年前我与一个高大的脾气暴躁的老人在辛普森家度过了难熬的大半个小时。难道他会相信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这个时代的犯罪天才会低估福尔摩斯的过人才能，演出蹩脚的一幕？我不能安静地吃我的排骨，这个家伙不停戳我的胸膛，要求一个答案。”

福尔摩斯仰脸大笑。“可怜的华生，而你没有答案给他，对吗？当我说莫瑞第可能去巴黎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他可能会联系在法国的同党，让他们进行监视。我知道如果他那时没有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一定是在把他的活动转到欧洲大陆。”

“真的吗?”

“无可怀疑。他与我约定的那个日期，这个日期你在你的书里记载下来并带点戏剧化地称之为‘最后一案’而意味着全部的结束。不，莫瑞第不敢离开英国，因为他正忙于为即将到来的风暴作准备。他在警方也许有不止一个内线。这一点，我很早就有所怀疑，并通过一个小手段而最终得到证实。因为当

时我提及星期一紧接着的警方行动，他不慌不忙，后来在谈话中他自己也明确地提起，显然在他约见我之前，他早已知道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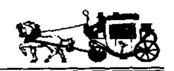
"即使如此，对他也还存在一个威胁，"我说道，"他并不知道——"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摆摆手。"我敢肯定他知道。而且确实如此，他知道太多的细节，他认为他能拯救整个组织，要知道，他的计划总是非常庞大的。但就这一次，他高估了他的能力。当最后的打击到来时，当他知道如果他呆下去就会被捕时，他就逃之夭夭了。"

"还有一点令我困惑，"我说，"我能理解在你那样对他以后莫瑞第想杀掉你，但认为他连他自己的生命都不顾惜就太不可思议了。假如没有你审判就会流产——正如你说，事实在莫安身上就是这样的——那么假如他杀掉你以后他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回来面对审讯，为什么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我确信他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福尔摩斯说，"但是他手下那些人，他们建立了这样庞大的组织却并不具备莫瑞第的天才和一直躲在幕后的机会，他们总是半公开地活动着，他们必定会被捕，而且，毫无疑问，会被绳之以法。那么即使对莫瑞第定罪会因为没有我而失败——当然这种估计也并不就是铁板一块，如果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控方律师，即使没有我，他也可能会遭到控诉——警方也会注意到他，而且会特别留心他。帕特森和莱斯特雷德对这个团伙的了解和我差不多，但是因为只有我进行了大量调查，因此他们还没有掌握更确凿的证据。苏格兰警视厅一定会密切监视莫瑞第，使他没有机会施展身手，复活他的邪恶王国。哪怕他在某个十一月早晨三点的大雾中在铁路站口小便也会被值班警察拘捕。"

我笑了起来。"莱斯特雷德够难对付的。我相信你是对



的。”

福尔摩斯点点头，“而且他们会逮准任何一个控诉机会，不管这机会多么小。而且我不相信他们会再给莫瑞第任何以身试法的机会。”

“什么，你莫非是说他们会伪造证据？”

“啊，华生，正是如此。知法犯法。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莱斯特雷德眼睛里奇异的火花，那不仅是愤怒，而且它泄露了一种不计一切代价复仇的决心。特别是当我们的调查因为缺乏证据而被搁置，眼看着几个月的工作都白费了的时候。我对法律的敬畏不亚于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不敢保证我会指责莱斯特雷德，特别是他的所为只是为了对抗邪恶保护无辜者。即使他不这样做，我还有其他在伦敦的朋友，他们不会袖手旁观而让莫瑞第加害于我，比如说，就有某个叫华生的医生，他可能会——”

“显而易见，”我说道，“假如那家伙在这儿出现，我一定会——”

“当然，当然。简而言之，他的生活一定是难以忍受的。”

“所以莫瑞第认为与其提心吊胆地活着不如痛快地死去。他罪大恶极，但这还是令人觉得悲哀，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无声地笑了。“恰恰相反，华生，莫瑞第是死不罢休的人。他计划杀死我，而且继续行动，只是不在英国。”

“真的？听起来更有道理。完全可以理解，也许在法国？假如如你所说他的网络到达那里，他极有可能——”

福尔摩斯摆摆手，“这样想似乎很合情理，但是法国的警察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里面还是有像莱斯特雷德和帕特森一样不屈不挠的人，一旦他们有了怀疑就决不罢手。我在那里也有朋友，像杜卜克以及李维拉德以及其他一些，苏格兰警视厅传过去的消息必然会让法国提高警觉，密切注意这个教

授。你可以想到，他把这些都考虑到了。而且正如你已经知道的，他的计划是庞大的。现在有一件事从一开始你就必须知道，1891 年那个危急的日子，我去叫你之前已在麦克洛夫特的房间里呆了整个下午。"

"我相信在我的记述里记载了这个事实。"

福尔摩斯点点头。"你没有记载的是我和麦克洛夫特进行了很长的谈话，原因很简单，我没有告诉你这一点。"

我扬扬眉毛，"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想我们勤劳的政府公仆们一定在桌子前坐到黄昏？"

福尔摩斯笑道："可不要让麦克洛夫特——不，现在是麦克洛夫特阁下——听到你这样说。一般来说麦克洛夫特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但是那天他心里有事，需要静想。如果早点回家，就是戴奥真尼斯俱乐部也不会给他必要的安静。"

"哦？"我说，回忆起那个奇怪的组织坟墓般的气氛。"一定是一件复杂难懂的事情，他想从中找到启发。"

"的确如此。麦克洛夫特有段时间收到他在印度的助手发来的报告，关于北部边境的行动。"

"俄国的行动？"

"正是。"

"没有什么新鲜的，不是吗？"我说，"俄国很早就想要把它的势力扩展到印度，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记不清了。"

"确切地说，从 1807 年就开始了，"福尔摩斯说，"正是在那一年拿破仑向亚历山大沙皇建议，法国和俄国结盟入侵印度，排斥英国在印度的势力。"

"真有你的。我可记不住确切的日期，但我在那儿的时候就知道俄国对印度北部边界早就觊觎已久了。"

福尔摩斯点点头。"非常正确，麦克洛夫特不可能为这件事那么伤神。但是那些令人恼火的报告，非常行动，使我的哥



哥很困惑，究竟这里边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重要性。麦克洛夫特急于讨论这件事，想知道我对此持何种看法。但是我心里想着其他更紧迫的事，不太理睬他的焦虑。他看到我的情况，把他的事情暂时抛在一边，商量那些你已知道的计划。"

"麦克洛夫特用准备好的马车把我带到火车站，是这个吗？"

"对。"

"顺便说一句，福尔摩斯，当时我忘记问你了，麦克洛夫特什么时候成了马车夫？"

他不耐烦地挥挥手，"年轻时候，还有点名气，一人能驾四辆马车。事实上他从伦敦到布赖顿的驾车纪录很长时间独占鳌头。但目前的问题是麦克洛夫特对印度的关注。"

"哦，对，你刚才谈到和麦克洛夫特的谈话，被我打岔了。"

福尔摩斯看上去不太满意，"我已经讲完了。"他说，有点性急，"除了提醒你要留意刚才提到的情况，因为这在后来非常关键。"

"我当然注意到了，福尔摩斯。"

"当我们启程去法国的时候我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想到躲藏一段时间，直到莫瑞第或其他人受到控诉，我被叫回去作证的时候。但是当我听说莫瑞第已逃离法网时，情形就改变了。一开始我真的以为他只想不择手段地把我杀死，为此可以置他自己的生死于不顾。我也有点低估他了。你知道结果，我们穿过瑞士，直达莱辛巴赫大瀑布。正是到了那里，事情才有些不同了。"他仰躺在椅子上，伸直腿放在炉火前，然后重新开始他的叙述。

3. 莱辛巴赫追述

福尔摩斯靠在椅子上，凝视天花板——天花板就像以前一样积满灰尘——以他特有的深思的方式开始了以下叙述。

当那个年轻的瑞士人来到莱辛巴赫瀑布把那封短信带给你的时候，亲爱的华生，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垂死的英国老太太等你看病。

那时候我已收到了帕特森发来的电报，你可能还回忆得起，他是那次对付莫瑞第团伙的行动中的检察官，他告诉我教授已逃之夭夭，我一直期待着某种恶行，只是不能确切地知道它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但我一直在高度警惕地注意着每件事——任何事——是否会不同寻常。确实，它出现了。

华生，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不同你一起回去，因此能逃过一劫，而且既然我已经充分预料到一旦你离开危险就会出现。

但是，一方面也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我的判断出了错误，确实有一个不幸的英国妇女需要你去减缓她临终的痛苦。如果是这样，那么让你独自回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另一方面，如果正如我所预料的，那封信只是个诡计，想把我单独留下，那么，我认为我一个人来应付危险，让你离开对你更为安全。万一莫瑞第嫌你碍手，可能会决定把你也除去。我知道，老伙计，你对此毫无顾虑，但是我有，如果不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的妻子。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说，让你独自返回，而我留在原地等着教授出现。

你一离开，他就出现了。不是一个人，正如相别三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向你建议的一样，陪同的还有两个同伙，两个



人都身材高大，一脸凶相。

莫瑞第手拿左轮手枪对着我，另外两个人没带武器，但凭良心说，看上去非常可怕。

“如此盛大的欢迎仪式真令我受宠若惊。”我说。

莫瑞第轻轻点了下头作为感谢。“恐怕形势的改变已使我不能彬彬有礼地向你表达我个人亲切的关怀了，对此，我和你一样感到万分遗憾。我能直说，我现在希望的是什么吗?”他说道，“你要承认，愚蠢的局面已持续得太长了。这次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福尔摩斯，因此我带上了我的两个同伴。”

“我可以至少给华生留封信吗?”我问，“如果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一定会对我忧心忡忡。”

莫瑞第摇摇头。“我恐怕不能——”他戛然而止，望到我身后的大瀑布，眼睛左右四顾，最后停在那个通往悬崖边上潮湿光滑的小径上，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我转念一想，也许可以答应你，不过你最好小心行事，因为我恐怕不得不坚持读读你最后写成的东西。”

“我没有其他想法。”我说道。然后给你写了那张简短的便条，华生，你后来发现了并且把它公诸于世了。我处心积虑使那封短信不带任何委托的口吻，因为我知道莫瑞第一定心怀鬼胎。后来读到你写的回忆，我吃惊地发现他让我提及针对他们团伙的证据和材料，后来意识到这正是他的脱身之计，牺牲他的老朋友们，或者无论如何让他们听天由命。

我写完后，莫瑞第检查并首肯后，我把它放在路边，把我的雪茄盒压在上面。“承蒙你的好意，”我对莫瑞第说，“我相信它一定会让华生心里稍微好过些。”

“但愿如此。那么现在，”他说，望望他的一个同伙，“劳驾你，我想是应该向福尔摩斯告别的时候了。”

那家伙看看光滑的小道和湍湍的急流，显得不大热心。

“快点。”教授催促道。

“我想，教授，也许你和我——”我建议道。

“哦，福尔摩斯，我以前找机会对你说过。”他瞪视着我，眼睛里发出邪恶的光，像某种有毒的爬行动物。

“哦，是的，”我说道，“我想起了，在比尔斯顿的一件小事。”

“福尔摩斯，在那里你完全上当了。”莫瑞第的声音里面带着明显恶毒的满足。“我曾受委托提出干掉道格拉斯先生之类的建议，结果看到这样一个计划被一个自称为专业杀手的人搞糟了。”他的头充满感情地剧烈摆动着。“老天帮助我们免于这些业余犯罪吧，不管是美国人还是自己人。当他把一个简单至极的工作搞糟后，我只能亲自出马把道格拉斯先生从其隐蔽之地惊吓出来，然后让我的手下去结束这事。他比鼎鼎大名的福尔摩斯先生更能胜任这项虽然平凡然而必要的工作。”

“于是就有了那样一个奇怪的通知，无关痛痒的事用密码来写，邪恶的行动却直白地写？”

“完全正确。我想它足以挑起你的好奇心。”

“我明白密码信一定出了什么毛病，重大而秘密的事情不用密码写，却故意泄露出来，但是我承认我没有怀疑到那一点。”我说，“我原先以为它一定是坦白的。”

莫瑞第的眼睛闪着愤怒的光，“你是三十五岁吧？而我快到六十岁了，过着沉思静坐的生活，也许不是最好的状态，但理性地说却还比较有趣。”他的声音忽然带着一种奇怪的喜悦的调子，“我必须保持体力，因为这座山，你了解，福尔摩斯。是的，这座山。”他的眼睛里忽然闪着奇异的光，语调也变得非常快。

我抬头看了一眼环绕我们的群山的峰巅。“对这个季节来说保持体力还太早。”



莫瑞第放声大笑。“这些小丘陵？仅是练习，我告诉你，当然是必要的练习。现在让我们结束这些无聊的谈话吧。”他把左轮手枪的枪口对准瀑布。“让我们结束一切吧。”

他指定为执行人的那个家伙好像不太愿意争论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毙了他？”他问，我想，从他的角度看，确实是一个合理的问题。

“白痴！”莫瑞第嘶声叫起来。“必须要让现场看起来像一次意外事故，怎么能让他吃枪子？动手吧，快点，在那个顽固的白痴医生返回之前。”

那家伙往前紧逼，我沿着通往悬崖边上那条小道往前走，我走得极慢，表面上是因为路太滑，走不快，实际上是想寻找机会和那个小心翼翼逼近的家伙说几句话。

“你要清楚，莫瑞第不会留下你作活口。”我说，“他完全可以用枪射击我而没有后顾之忧，把一个掉下瀑布的尸体翻起来仔细检查是否有枪子，这样的事从没有发生过。”

“你究竟在说什么？”他问，或者是类似的话，因为他是个粗鄙的家伙。

“这丝毫不是一个要使我的死亡成为意外事故的问题，”我继续说，“不如说这是一个要使莫瑞第看起来似乎与我同归于尽的问题。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想着要到他刚才提到的那些山里去寻找他。显而易见，当有两行脚印通往悬崖却无一返回，正如我们现在这样，那么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个伙计，那时紧贴着岩石，犹豫着往后看我们刚才离开的那条小径。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问。

他往后看着莫瑞第，似乎想从他主人那里得到启示。莫瑞第大叫着什么，但是话声被瀑布声淹没了。似乎为了强调他的指示，教授举起左轮手枪发了一响，把距我们头顶一码的岩石

打掉了一块。

“他要我把事情结束了。”那伙计说，显然是个寡言少语头脑简单的人，但是能够抓住中心意思，如果表达得足够明确的话。

“对极了，但是——”在我还准备进一步说服他之前，他下了决心，动作迟钝地向我扑了过来。

我说过，他是个大个子。但是他的动作很小心，因为他担心丧命。那条路狭窄而潮湿，即使不在上面动武也很不安全。而且他认为教授会让他安全返回，对这一点，我很怀疑。

相反，我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因为我知道教授不可能会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活着返回，无论在这条小路尽头的武力争斗的结果是什么。

我充满信心地迎接对方不太情愿的进攻。多年以前，日本大使馆的一个成员曾对我示范表演了一种角斗拳法，他对此很精通，这套拳法甚至大多数日本人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我试图使他失去平衡，躲开了他的进攻。他在光滑的小路上转了一圈，失去重心，手在空中狂怒地似乎想抓住一点永恒之物。只听见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人掉下了悬崖。

我和他一样。

虽然我轻松地避开了他的进攻，但是路太滑，失去了平衡，也掉了下去。但是比莫瑞第的那个可怜的傻瓜幸运，由于我不是直接迎着激流摔出去，而是滑出去往下掉，因此能够抓住小径边缘。我的手触到一些微小的凸起物，出于一种生命的原始本能，我紧紧抓住它们。我的胳膊抓得似乎都要脱臼了，我依然紧抓不放，双脚伸出去，悬在瀑布上方。

不过分地说，我当时的处境可并不太让人艳羡。瀑布的激流在耳边轰响，那家伙掉下悬崖的尖叫声还在耳边回响，它提醒我相似的命运正等着我。



更糟的是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的手已从潮湿的岩石上滑落，就是到了今天，我也不太清楚那究竟是一种幻觉还是真实，我只清楚我在湍急的瀑布里等着随时都会到来的死亡。

我的脚绝望地踢在岩石的表面触到一些礁石类的凸起物或是岩缝，因此我能用一只脚保持平衡，这重新给了我信心。

我小心翼翼地把另一只脚上下移动，直到够着一些支撑点，这以后我一点一点地向上爬，担心着也许我的手会滑落，或者被教授发现，给我一枪。

时间似乎已经停滞了。感觉是已过了好多小时，事实上不会超过五分钟，最多十分钟。最后我终于爬了上去，瘫倒在地，筋疲力竭喘着气。莫瑞第和他身边那个恶棍已消失不见了。

我立即意识到他们看到我们两个摔下悬崖，在那种情形下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已葬身激流，于是溜之大吉了。

只是到了那时候我才想起下一步该做什么，确实就如1894年我见到你时所说的。那时候还只是灵光一闪，我的思维还没完全集中在这事上。

当教授提及那些山时把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比喻成小丘陵，我立即把它和麦克洛夫特对印度北部边界的关注联系起来了。

“等一会儿。”我插嘴道。

福尔摩斯有些恼怒地望着我。

“很抱歉，打断你这样引人入胜的叙述，”我说，“但是我真的想知道你像你宣称的那样很快就把两件事联系起来了吗？”

“是这样的，”他说道，“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对吗？麦克洛夫特告诉我在喜马拉雅山酝酿着一场阴谋，现在莫瑞第又告诉我期待着在那里逗留。那里有什么秘密？”

“哦，”我笑着说，“我认为人们不可能这么快就把两者联

系在一起。"

福尔摩斯身体前倾，热切地望着我，"医生，你仍然低估了莫瑞第。他的野心非常大。我使他难以在英国存身，其他欧洲各国大部分警察也会像英国警察一样做，因此莫瑞第想离家更远一些，就这么简单。"

"但是，但是，你所暗示的令人难以置信。难道你真的认为莫瑞第想做印度皇帝?"

福尔摩斯严肃地点点头。"很不可能吗? 毕竟，他可能只需要做日前总督所做的就可以了。我相信他可能已经立了一个受他指挥的傀儡，因为他的组织才能天下无双。在起义事件中，他可能已把俄国军队置于他的掌握中，作为代价，他可能只需要俄国军队进入不冻港。对此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要知道如果一个世纪前俄国如其所愿征服了印度，他们所做的可能也大致如此，只是选一个他们自己的人去管理罢了。"

"确实如此，福尔摩斯。"

"而且当地王公贵族习惯了英国而不是俄国的统治，莫瑞第作为英国人更能赢得他们的信任。真是巧妙。"

"但是以那种方式背叛他的祖国?"

福尔摩斯越过我的肩膀望过去。"莫瑞第当然不会从这种角度看问题。他没有任何道德教条，他只对他自己忠心，并且一向如此。因此任何绊脚石他都要除掉。"

"我明白。在莱辛巴赫考虑到这一切后，你认为当务之急是寻找莫瑞第而不是重返伦敦审判其他人，对吗?"

福尔摩斯点点头。"二者岂可相提并论。我希望没有我，审判也能确保对他们的定罪，事实上对大多数人确实这样做到了。退一步说，即使让整个犯罪团伙逍遥法外也比让他们的首领继续邪恶的事业好得多。这就是我当时躺在那里缓过气来所想到的。"



“那你为什么不呆在那里等我返回？我们可能一起去追捕他，福尔摩斯。”

他拍拍我的后背，“老好人华生，但是我必须替你的妻子着想，你知道。她从没有公开地反对过我们一起远游，但是无论什么时候你离开你那温暖的小窝时，我都注意到她眼睛里的神色。因为巴斯克维勒大厅那件小事我们被迫离开几周后，我第二次再见她时她确实就不怎么理我了。因此，对我来说，也许医生认为我真的死亡了倒不是件坏事。”

“我明白了。那时候你认为悬崖上方的那个监视者是莫安上校吗？他怎样了？”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做了个手势。“我知道那不可能是莫安，因为我知道他已经被捕了。我只是后来说他是莫安，以混淆事实，这个目的成功地达到了。悬崖上那个家伙被迫向我扔石头的事实表明他没有更好的武器，这一点同样把莫瑞第排除了，因为他带有武器。因此他一定是莫瑞第那两个帮凶中的另一个。我猜想他最初落在莫瑞第后面只是为了迷惑别人，使你和其他搜查者认为我和莫瑞第同时掉进瀑布里了，这正是莫瑞第的用心所在。”

“他试图结束由他那个恶棍同胞开始的工作？”

“正是。他显然对莫瑞第忠心耿耿，只有老天爷知道个中原因。当我意识到第二个人知道我没有死时，我进退两难。因为假如莫瑞第认为他已经除掉了我，对我就比较有利，如果他认为我已经死了，他就不会太警惕了。相反，如果他知道我还活着，他就知道我的追查会更为执著，而且他的行为加重了这样一个事实，追查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基本的。我私下希望那个监视者可能已被命令返回伦敦而没有继续跟随莫瑞第旅行。如果这样，教授就不会知道我逃掉了。”

“你后来的旅行大体上就是你所说的吗？”

“是的。我艰难地登上山顶，跟随莫瑞第的足迹到达瑞士边界，很高兴地发现他是一个人，这意味着那个监视者返回伦敦了，因此我相对地就比较安全。当然，我有足够的钱，也许你回忆得起我口袋里有我们两个人的信用证明。”

“我确实想得起，”我说，“我有足够的理由后悔让你保管我们两人的钱。因为我被迫从英国警察那里借了一小笔钱，买了最便宜的票回到伦敦。而且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那可不是特别令人愉快的旅程，虽然它是令人难忘的。在最后几站，穿过法国时，我被迫靠不新鲜的法国棒子面包和由山羊奶制成的令人恶心的奶酪维持生存。”

“我深深同情你，”福尔摩斯说，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他脸上分明露出了死命压制下去的笑容的迹象，“当然，那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自那以后你弥补了你烹饪学知识的不足。当我到达佛罗伦萨以后我给麦克洛夫特拍了个电报，他的答复是直接去接我。”

“啊，可诅咒的。”

福尔摩斯大笑。“那是某些非常事件，是由某些事件的非常结合导致的。幸运的是那时候国际形势相对安定——虽然即使在那时候，麦克洛夫特让我确信，如果他顺手给法国大使发一封仅仅四行字的短信，巴拿马运河的丑闻就可能被大幅度地转移。然而这些依然于事无补。我们能够更仔细地讨论更为紧急的事情，并相应地拟定计划。长话短说，大约一天后，我前往赛得港和科伦坡，你在阿富汗服过军役，这条路线已经非常清楚了，我最后的目的地在印度。从那以后就是戴思的日记讲述的内容了。”



第二部　戴思的日记

4. 大吉岭

1890年的冬天我在平原上度过，在次年暮春返回加尔各答接受新的命令之前我要对当地的一个王国进行调查。早在夏天我就在这座高山上绘制了一些地图，几乎到了西藏边界——我不能在那儿呆到冬天，因为在高山上行走只有在夏天才可能——我已爱上了这座高山，渴望能再次被派往那儿。

在加尔各答，令我有点吃惊的是上面指示我去向格哈德·芬顿上尉报道，这个人我从没有见过。我到了的他办公室，发现他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前，桌子上堆着几尺厚的地图和文件。芬顿是个瘦小精干的人，留着黑色的小胡子，一身被严重晒黑了的皮肤。如果把他的工作服换成一块白色围布，那他完全可以在印度南边任何土著中通行无阻。

我很快知道他的外形对他的工作具有巨大价值，因为他是那个神秘的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之一。他负责军队和英国政府在印度的保密工作，他发现乔装他自己以使他能不受注意地四处活动对他的工作性质而言是明智的。

他递给我一个皱巴巴的纸包，里面装着辛辣的当地土烟，他自己也随手点上了一支。

“不用，谢谢，”我说，“我总认为它们只适用于亲密的朋友或致命的敌人。”

芬顿大笑。“也许你是对的。”他在椅子上坐直，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我从你的上级领导了解到你有一些关于西藏边界的知识，对吗?”

我解释前一年在那儿作了一些绘图方面的工作，芬顿安静地听着我说。

我说完后，他说："我们接到一些令人烦恼的报告，就是关于俄国在西藏的行动。我在那地方呆过一段时间，而且会说一点西藏语，因此我受命调查这些报告，估计目前的危险究竟有多大。让你跟着我你愿意吗？当然还会有绘图的机会，但是对我们的主要任务而言它必须是次要的。"

"我很高兴。"我说。

芬顿看上去很焦虑。"那里一定会出什么事。"他说。

"这样会好得多。"

芬顿焦虑的神情消失了。"我也希望你这样说。现在我们需要乔装打扮一下，因为你知道西藏是拒斥外国人的。过去在那里我曾化装成商人和朝拜者。商人可以有骡子、脚夫，以及诸如此类的，因此能携带大量东西，但是却不会离主要的人口密集地更远。朝拜者可以轻装前进，但却不必要在大道上行走。因此我认为我们最好化装成印度佛教徒去拜访圣地，你认为如何？"

"我对乌尔都语和北印度语略知一二，"我说，"我应该能够通过几乎是最严格的考试。"

"好极了。我建议再找两个助手，他们是我党内的旧相识，应当对我们很有用。"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虽然很欢快，但他看起来有点犹豫。

我问："还有什么事吗？"

芬顿在桌子上那堆文件里搜寻了一阵，拿出一封很长的电报。"你完全可以想像，伦敦对于俄国在这一地区的任何进一步行动极为关注。"他说，"他们显然想派出他们自己的代表。"他富于表情地扬扬眉毛。"当然，如果派来的依然是外交部那些肥胖的家伙，我们可以按旧例把他们移交给上校，带着他们



参观一下兵营，然后在他们出发返回之前款待他们一顿。那样就不会耽搁我们太多。”

“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我问。

“总督和他的办事人员很快就要去大吉岭，”芬顿说，“我们一同前往就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也就是说行期会有所延迟，但就它能增加我们的隐蔽性来说是值得的。即使在这儿我们也不能保证不受注意。我的两个同事已先行到达大吉岭，等我们到达之时他们一定已经做好了必要的准备，这样我们就可以立即动身或者无论如何等政府检察官一到我们就动身。假如他要来的话，而且可能在我们走之前他想和我们谈谈，你知道这些家伙是怎么工作的。他们大驾光临了，同将军和上校寒暄一阵，用极快的速度视察完毕就起驾返回，来不及和兵士们说上一句话。”

我点头表示同意，然后离开去做一些简单的准备工作，去向我的朋友们道别，虽然他们数量很少。并不是说我不喜欢结交男同胞，更不是不喜欢女同胞，但是我的工作性质意味着我没有机会结交真正长久的朋友。

一至两周后，芬顿和我坐上了前往大吉岭的火车。几乎每一个英国的杂货商和饮茶者对这座山上的小镇都有所闻。

每个夏天政府的全部机械装备都要从加尔各答撤往大吉岭，为了躲开令人窒息的高热和海岸的湿气。因为英国社会的这种有规律流入，大吉岭成了英国的缩影。在那里有些地方的名字听起来就像英国的城市名，那儿的花不会输于切尔腾汉姆任何公园里的花，孩子们在圣保罗学校上学或是去圣安德鲁教堂礼拜，当英国军营里的军官驻扎在那里的时候深夜狂欢是常有的事。军官们和各种各样政府官员的女儿们吃饭跳舞，或者和那些有胆量的女子，她们穿越英格兰就是为了寻找丈夫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

当我们坐在火车里的时候，芬顿明确告诉我不可能有多余的时间进行这些社交应酬。因为我们必须结束我们的准备工作尽可能快地离开。

当我们到达大吉岭的时候，站长却给了芬顿一封电报。他打开它，阴沉着脸读完，“该死。”

“怎么了？”

他拉起我的手远离人群来到站台上。“我担心的事发生了，英国外交部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人。”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们必须等他来到，然后一起出发。显然他现在正在路上。”

“好极了。一个飞往摩洛哥的政府官员无疑是高山旅行的极好伴侣。”

芬顿的脸放晴了。“可能不至于到那一步。我会把他带到瞭望台去，让他看喜马拉雅山的全景，问他是否能跟上我们一天二十里的速度。”

“我想知道，我们自己能否一天行二十里？”

“不可能。”芬顿咧开嘴笑了，“对某些我们不得不光顾的地方一天行两里已不错了。但是对一个闭门造车的探险家而言，他们的光荣业绩包括在国会议事不利的情况下还在议事录上占据第三个位置，他们是不可能理解这一切的。不，我真正担心的是我们真的在这里逗留等着那个家伙的大驾的话，我们可能会错过高山考察的部分好时机。然而命令就是命令，这是我们的教训告诉我们的。我还害怕这次的命令太过具体，我们必须给那个家伙任何可能的帮助，哪怕只是他的异想天开的要求。现在，为了对这个不快有所补偿，让你打起精神，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

芬顿在这个城镇的边郊有所平房，离居民区有一定距离，他说，是为了不受注意地更为方便地进出。我将和他呆在那儿，他的另两个要和我们同行的朋友已经在那儿了。



其中一个人叫安·达斯，身材短小，中等年纪，带着印度人的某些不可描述的特征，是著名的梵文学者之一。这里有一些印度人代表英国当局和北部边界的人一起做绘图和探险的工作。他们吃苦耐劳，勇敢顽强，那些边远地区最好的地图几乎都是出自他们的手笔。然而他们的报酬极低，除了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的工作极少受到表扬甚至承认。而且他们极可能孤独地惨死在边远的山地上。

另一个人叫图普顿·诺布，这是一个近似的译法。他是个西藏人，又高又瘦，超过六英尺，面部特征更接近中国人而不是印度人，总是穿着一件黄色长袍。他会说西藏语、英语，以及印度语言中的许多种。他将是我们的向导，必要时还作翻译，虽然芬顿和达斯会说一点西藏语，但是他们的任何一种语言的发音远远不能让人满意。

我到达一周左右，诺布告诉我一些当时西藏的形势。这个地区虽然受中国皇帝的控制，但是控制很薄弱，一半是因为西藏离中国都城距离太远，另一半是因为中国本身也在走向衰弱，极有可能被内战分裂。

诺布表情冷漠地说，各国势力自然极愿看到中国内部的分裂，因为这为他们制造了机会，便于把他们的势力扩大到这片广大的市场上来。他们，包括英国，都卷进了这场可耻的争夺中。当然英国还发动了一些极不光彩的战争，目的不仅是强迫中国从英国商人手里购买鸦片，而且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因为它一开始竟胆敢恬不知耻地反对这种贸易。

俄国已经占领了中国阿穆尔河北部领土，而且于1860年强迫中国政府在北京签订条约，或多或少地承认了它的行为的有效性，但俄国的目的远不止于此。这个地区毗邻西藏北部边界，可以预言，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势力衰弱造成的权力真空很快就会被俄国填平。对俄国来说，在它的力量进驻印度之前控

制印度北部周边地区是完全必要的，这些地区包括西藏、阿富汗，等等。

诺布继续说，芬顿努力要去解决的就是阻止俄国人。

我们花了几天时间决定携带什么装备，它不能太复杂，因为我们被迫用背驮着它。同时，我们也在为最佳行程路径拟定计划。

一旦这一切都做完了，我们被迫耐心等待着外交部派来的人。我并不觉得这次等待太难熬，因为我可以借此碰上一些女子，我曾经说过，正是她们使大吉岭对那些行将驻扎进去的军官而言成为欢愉之地。几周之内，我在那里跳的舞比我以前在印度度过的所有时间跳的舞还多。因此我没有什么怨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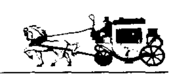
芬顿却对行期的延迟十分恼火。他报怨着时不待我，在我们能够起程之前恐怕夏天已经结束了之类的话。我试图建议他在可能的时候享受一下社交的快乐，却白费唇舌。他总是拼命压抑着不耐烦听我说完，没风度地诅咒几句，然后出去在山间散会儿步或是骑一会儿马。

这样直到一天吃早餐的时候芬顿兴高采烈地打开一封电报，告诉我那家伙要在那天早上乘火车到达大吉岭。我们懒洋洋地来到火车站，如果可能的话打算说服那家伙不要陪同我们前往，因为我们都认为他是个负担。另一方面，我们也为我们很快就能出发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已经被迫耽搁太久了。

“你曾穿过边界到过西藏吗？”芬顿问我，那时候我们正在候车室坐着吸烟。他吸的是坏透了的印度廉价香烟，我吸的则是相对体面一点的较好的香烟。

“从来没有，去年我很想这样试着做，我已经接近边界了，但是有严格的命令要我呆在这边。”

芬顿点点头。“除非你化了装或是有目标，否则穿过去是不明智的。”他沉思着说道，“那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出于一些



奇特的原因，男子的出生率大大高于女子。”他环顾了一眼候车室，除了我们没有别人，他还是降低了声音。“当地由喇嘛统治，那里的百姓比爱尔兰的农民还迷信。”

“正是这样一个愚昧的地方，你要把它置于帝国的保护伞下?”

“是的，作为缓冲区保护印度北部。”芬顿挥舞着手，指着火车站、城镇、山那边更远的地方。“现在我们距西藏只有两天了。难道你愿意看到俄罗斯帝国那只老鹰从它的旗杆上飞得更远吗？对俄国沙皇而言，西藏正是打开印度的钥匙。”他站起来，用脚尖踩碎烟头。“火车到了。”

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伦敦的来访者长什么样，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此我们只能在小小的月台上站着等着这个茶园主、军官，或是某某部的文职官员降临。

有一个男人留在月台上。我已习惯了这样一个概念，外交部派出的是某个过了时的职员，因为芬顿和我对他已经谈得太多，以至于我们已先入为主把他想像成不太讨人喜欢的形象，肥胖的脚上穿着一双大惊小怪系得很紧的靴子。所以有那么一会儿我没有意识到那个人一定就是我们等的人。

他让我不由自主地就会联想到诺布，一样的高而瘦，身上每一处看起来都像是禁欲者。两眼挨得很近，悬垂的鼻梁就像某只栖息在某座神秘的高山上的鸟的嘴巴。在迎向我们之前，他用凌厉的眼光扫了我和芬顿一眼，然后说：“芬顿上尉?”

“我是格哈德·芬顿，这是哈罗德·戴思中尉。我猜，你就是从伦敦来的客人?”

“是的。我叫西格尔森。”

芬顿扬扬眉毛，但是伸出他的手。

“这是挪威的名字。”西格尔森解释道，标准的英语，不带一点地方口音。

“真的?”芬顿问道，语气不太相信。“你最后一次见到奥斯陆是什么样的？我猜，和伦敦相差不太大?”

西格尔森笑起来，以一种奇特的沉默的方式。“先生，我应该一开始就给你留下好印象，这是最基本的。你看，我对你非常坦白，因为我需要你的协助。而且我清楚你会反感我以傲慢的态度在你面前出现。”

当然，芬顿和我反驳道，他错了，我们从来没有起过这种念头，这不可能也不应该，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西格尔森听我们说完，然后说道：“你们如果不反感我的出现，那就太令人惊讶了。假如我在你们的位置，我也会这么做的。我最好一开始就说我的名字根本不叫西格尔森，然而现在这里就有一两个斯堪的纳维亚的探险者，而作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恰合我目前的目的。好了，现在结束这件小事吧，我必须明确告诉你们我要尽可能快地到达西藏。”

“我们全都准备好了。”芬顿说，令我惊讶的是说这话时他一点烦恼的迹象都没有。“我们一直在等着你的到来。”

“我很抱歉耽搁了行期，”西格尔森说，“我已经尽可能快地赶到这儿，但这是一段长长的旅程，你们很明白。”

“你一定要坚持亲自去西藏吗?”芬顿问。

“正如我已经说的，这是基本的。我并不是暗示对你们任何一个缺少信心，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而你们不知道。”

“是俄国密探?”芬顿小声问。

西格尔森大笑。“绝对不是。”他从月台上提起一口破破烂烂的箱子。“如果能劳驾你们给我一杯冷饮，更可能的话一把椅子，我将解释事情是怎样的。”



5. 名叫西格尔森的挪威人

那个自称叫西格尔森的人从芬顿手里接过一杯白兰地加苏打，坐在阳台上的椅子上，从那里可以俯瞰远处连绵的群山。其余两个人急于想知道他说什么，聚在他周围，静静等着。

“谢谢你们，”他说，从杯子里喝了一口酒，“现在，我想有必要向你们作些解释，为什么要以如此无礼的方式强迫你们接受我同行。”

当然我们习惯性地说了些客气话，但是西格尔森摆摆手，继续说：“你们一定清楚，多年前俄国就很想把势力扩张到西藏，并由此进入印度。你们可能也听说最近俄国在那边加紧活动的报告，这件事让伦敦政府很重视。”

芬顿点点头，“这一切我们都已知道。”

“你们不知道的是，”西格尔森继续说，“我有理由，有确凿的理由相信一个英国人卷进了俄国的行动。”

正如可能预料到的，芬顿和我对此表示难以置信。

西格尔森听我们说完，然后说：“我知道，这很难令人相信。但是如果你们对这个恶棍像我知道得一样清楚，也许你们就不会觉得这事难以接受了。”

“那么他是谁？”我问，“或者这是个秘密？”

西格尔森想了一会儿，然后笑了起来。“既然我要你们去冒巨大的危险，那么我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你们也许是对的，”他说，“我确实希望这个名字对你们意味着点什么，但是，他是个绅士，名叫莫瑞第。”

我摇摇头，因为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芬顿皱着眉头，不过，他像是在深思，然后他说：“你所说的不可能是詹姆士·莫瑞第教授吧？”

“正是他，”西格尔森说道，脸上闪过奇怪的表情，“那么，你听说过他？”

“我认识他本人，”芬顿出乎意料地说，“更准确地说，是我过去认识他。因为多年前正是他训练我参加军队的入学考试。西格尔森先生，恐怕你搞错了。几乎想像不到还有比他更无害的老人。在他所教的预备兵中他多少是个令人快乐的人物。你知道他的哥哥也叫詹姆士吗？我们过去常借此取乐，严格地说是在我们之间私下取乐。因为这个教授有些他自己的特点。他极少发脾气，也许以前发过。但是他不高兴的时候你会非常清楚。如果你明白，他有办法把他的失望显露出来。”

“我知道这一点，”西格尔森冷淡地说，“正如实际上许多和教授打过交道的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太迟了。我至少可以给你指出一打人的名字，他们在和教授发生冲突以后死于非命。而且我毫不怀疑，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名字。”

我开始说了些什么，但记不起确切说的内容，当时芬顿举起一只手，“关于他总有一些奇特的甚至是邪恶的事情，这是真的。”他沉思着说道，“但是你所说的实在令人震惊到极至。”

“莫瑞第只对他自己，也一直只对他自己忠心不二。”西格尔森以一种肯定的语气说，“你是否从来没有费心问过，作为一个教授，他可能会靠给参加军队入学考试的年轻人讲课了此一生吗？当然，可能作为军队教员令人赞扬，但是聪明人，这不完全是一个智者生涯的常规之道。”

“确实有一些说法，一些粗俗的谣言，对此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太当真。”芬顿说。

“我猜想他们低估了事实，”西格尔森说，“他好像从事光荣的教授生涯，但他掩盖不了也抵制不了他的真实本性，滑入了犯罪的生涯。另一方面，他表面上看起来像个无害的老人，这一点你知道得很清楚。他是组织天才，躲在伦敦大多数大规



模的犯罪活动的幕后，当然，后来范围超出了伦敦。他的爪牙遍布各地，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甚至在伦敦警察厅和法院的高层都有他的人。他的犯罪团伙的装备和训练和国家安全护卫队一样，而数量却是后者的两倍。”

芬顿看上去很沉重。“他的房间里有很昂贵的图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是真的。”他说，“我常感到奇怪，他从哪里搞到的钱，而他的个人生活却好像很朴素。而他从他学生那里得到的收入并不宽裕。”

“罪恶带来的收入则很惊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西格尔森简洁地说。

芬顿说：“那么，设想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对此我还不能完全相信。即使如此，教授已经不再年轻了，很难适应高山上的竞争。”

“他也许比我们想像的还要适合。”西格尔森说，“而且除此以外那里还有骡子、脚夫，对吗？对此你应当比我知道得更多。”

“那里还有一些非凡的探险业绩是由最不像探险家的人创造的。”我说。

“对此我需要的帮助是想从你这里得到一个专家的观点，莫瑞第和他的俄国同行们目前所想的会是什么？”西格尔森说，“你知道这个地方第一手的资料，而我不知道。让我们从一个假设出发，一个坚决的人想帮助俄国人从目前西藏的管理者那里争夺领导权。他会怎样行动？”

“诺布比我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芬顿说，同时看着那个高高的西藏人。诺布和达斯都正聚精会神地听我们说话。他们将要和我们一样冒同样的危险，因此他们应该公平地像我们一样知道一切。在西姆拉或其他的一些地方种族差异好像很重要，但是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它就微不足道了。那时只有

朋友才能帮助你，无论他的肤色是什么样的。

“总而言之，只有得到喇嘛支持的计划才能行得通。”诺布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入侵者必须准备着对那个地区进行残酷的军事独裁。”

“好像中国看起来没有太多困难?”芬顿说。

诺布微笑了。“汉人和西藏人有共同的祖先，并且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点，语言和文化大部分都很相似。所以汉人同意我们自己管理自己。至于外国的侵略军队决定进行武力统治，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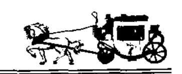
“那么你是假定他们会采取某种协议，对吗?”西格尔森问。

诺布庄重地点点头。“这是动手处理事情的最安全最简单的办法。”他说，“你必须知道在西藏官方中有不同的派别，有的向着俄国，有的向着英国，当然有的希望中国的管理能够继续。至于我自己的倾向性你们是清楚的，但要知道每一个外国势力都有他自己的游说者。”

达斯在听的时候有时显得不安，现在则向芬顿倾过身去，用一种我辨认不出的语言粗声耳语着。

芬顿有点吃惊的样子。“老天，我想达斯是对的。”他在椅子里坐直，热切地盯着西格尔森，“正如你可能猜想到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代理人和情报人员，他们严密监视着俄国人，正如他们也会严密监视我们一样，如果我们不小心让他们钻了空子。”他凝视着遥远的喜马拉雅山，“我们所从事的是一个奇怪的事业。被你从你的路上踢出去的一只眼的乞丐，马背上的恶臭的经销商，还有那些你过马路时想躲开的黑泥的收集者，他们都有可能去总督办公室报告，以此邀功，使他们的爪子在将来能捞取半打王国。”

西格尔森大笑。“我曾以为我自己的行当是奇特的，但是



看来我错了。”他说，但是我注意到他小心地避免谈他从事的行当是什么。

芬顿继续说：“在俄国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人，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每天都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一旦他被发现，必死无疑。他在一段时间以前，就是春天刚开始时，发来一份报告，说是据他判断，一支全副装备的探险队将会从北方进入西藏。但是事情没有发生。这是一个奇异的事例，它激起了我目前的兴趣。我过去一直不能解释它，但是目前看来，很可能是你说的那个人，我以前的老师，姑且假定如此，尽管我还存有怀疑，也许他就是导致这次行动拖延的原因。他们被迫等着他的到达，正如我们被迫等着你一样。你认为怎样？”

西格尔森点点头。“很合情理。莫瑞第给他的盟军带去指令，要他们等着他，正如我对你们所做的一样。我对此也发生过疑问，但是根本不能发现他已经到达印度。假如他已经到了俄国，虽然如此，他可能走陆路，穿越欧洲中部。对，我想你的推测极为正确。对这次探险计划你还知道得更多吗？”

芬顿摇摇头。“光是为了获取我们目前知道的就已经冒了巨大危险。”他说，“我们所知道的是它将由爱克斯王子指挥。”

“爱克斯？”我怀疑地问道，我想他可能是爱格斯，因为我知道很多俄国贵族成员习惯说法语，但是它听起来仍不太可能。

看到我困惑的表情，芬顿大笑，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十字。“X,”他说，“一个未知数，这是教授在他的代数题中惯于给我们设下的。我们只能这样叫他，因为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但是他是一个贵族？”西格尔森问。

“一个王子，这在印度并不必然是一回事。王子不是世袭头衔，而是授予某个在军队里军功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或某个资

历达到一定程度的文职官员的荣誉勋章。类似于英国的骑士勋章，是为实际需要而设的。”芬顿干巴巴地说道。

“一个军人，或是一个外交官。”西格尔森深思着。“或者两种身份都具备。在他们的大使馆里供职的军人。一只眼睛看着敌军进攻可能走的路线，同时具备一些大使人员的社交知识。还可能对西藏语略有所知。是的，他开始现形了，这个我们的敌人，虽然目前我们对他的了解还是一团迷雾，但是他的盟友莫瑞第则是清楚的，这是个决心很大而且非常危险的人。他们的目的地是哪里？拉萨？”

诺布看上去有点困惑。“拉萨确实是我们的政治中心。但那里情况很复杂。西藏的精神领袖是达赖喇嘛，他在拉萨，那里确实是政府所在地。但是目前他的灵魂的转世化身是个小男孩，他必须受到正常生活的训练，直到他的灵魂历练得足够承担恰当的重任为止。所以现在权力是由摄政者所控制。”

“我很清楚了。”西格尔森说，“因此任何条约必须和这个摄政王签订？”

诺布有力地点点头。“这正是复杂的因素之一。”他说，“摄政王是腾格岭的喇嘛。他不喜欢俄国。因此我奇怪这些俄国人希望怎么达到目的。如果他们知道摄政王倾向俄国，那么他们正逢其时，如果不是，那么他们就太愚蠢，他们得到的将是巨大的失望。”

芬顿搓着双手说：“那么看起来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实际上，不必行动，不必匆忙。假如我们的俄国朋友，也就是说教授，假如他确实与此事有牵连，虽然还不能得到证明。假如他确实在我们之前到达那儿，他也只能卷起铺盖，空手而归。”

西格尔森缓缓摇摇头。“就最本能的感觉而言，低估莫瑞第可能会是致命的。”他说，然后转向诺布，“你说摄政王不是俄国人的朋友，是否意味着他就会偏向英国，你认为？”



“他愿意看到西藏自由。我想，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想。”诺布说。“但是假如在俄国和英国之间选择的话，我想英国会占优势。”

“你指的是什么，西格尔森先生。”我问。

“哦，难道你们没有想到一种可能性，就是教授，这个训练有素的老师，可能提议去教小达赖喇嘛，通过这种方式在他身上获得影响力。这是一种可能。”他严肃地说，“另外一些可能更坏。”

“真的吗？”芬顿说。

“真的。你要相信，教授非常残忍。我认为他的俄国盟友们并不是特别敏感。比如说，摄政王被推翻，难道他们不会推举他们自己的人做摄政王？有大量的例子证明一个肆无忌惮的人可能会做什么，但我宁愿不去想这些例子。”

“我想你夸张了，”芬顿说，“给我的命令是明确的。你要我们做什么？”

“无论莫瑞第计划的是什么，他必须到达西藏权力中心才能付诸实施。摄政王在腾格岭，对吗？”他问诺布。

“不，在拉萨。政府各部都在那里，你明白？”诺布解释道。

“那么肯定那就是他们的目的地。因此我们也要去拉萨。”西格尔森说。

诺布看上去很严肃。“季节已经比我想像的还要迟了。假如我们要在冬天来临之前到达拉萨，我们就不得不加快行程。”

“最好如此。但是莫瑞第他们也面对着同样的困难。”西格尔森高兴地说，“莫瑞第必须穿过欧洲，穿过俄国和中国的一部分，这些都尽可能要在秘密状态下完成，我相信他不会像我们一样快地到达西藏边界。很幸运，我们将在他们前面到达。”

“确切地说，做什么？”芬顿问。

西格尔森抬起眉毛，因为芬顿的口气无疑就像给一个极度乐观的建议泼冷水。

芬顿继续说："我的意思是想问你有明确的计划吗？我原先接到的命令是观察什么可能发生，而且可能的话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敌方入侵西藏和印度北部。这个命令有意说得含糊不清，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对将要发生什么没有明确的概念，在那些地方也没有真正的身份。于是那些命令就更改成为我必须服从你的命令，我会这样做，但是在这项使命开始之前了解你的计划是什么是有帮助的。首先，先不论俄国在西藏可能有朋友这样一个事实，从技术上来说我们是外国人，而外国人是被官方禁止入境的。这对我们可能是个约束，对吗？"

"我明白你的担忧。"西格尔森说，"我自己的关注则一直是莫瑞第，而且对他的关注必须持续下去。这可能使我疏忽了更为广阔的问题，然而只要我们挫败了莫瑞第，其他一切自会迎刃而解。我不认为这和你先前的任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

"我不知道，"芬顿说，"你好像在暗示教授要把他的知识和才智用来为俄国政府效劳。而且可能已经这样做了，确切地说是用来作为对什么的回报？"

"也许是对作为印度执政者或诸如此类的席位的回报，我认为这不是不可思议的。"西格尔森说。

芬顿点点头。"正是如此，那正是我应该理解的。那么抓住了他或他那一类的人，我们就会有效地制止事情的发生。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俄国人将要和喇嘛，或者按照诺布的说法，和某个政治势力达成某种协议吗？即使他们要靠武力取得权力，在最阴郁的光线下守护这权力，即使莫瑞第不存在，它仍然对英属印度是个威胁。毕竟，我不能想像会缺少想做印度次大陆执政官的俄国外交官和将军们。"

"我很明白这一点，"西格尔森说，"然而我觉得你把我们



的前景看得过于灰暗了。莫瑞第和他的同党们与喇嘛签订的任何形式的协议都必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因为它很难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而且假如摄政王是俄国的敌人，那也会妨碍他们的行动。假如我们先行到达拉萨并且先发制人，不论莫瑞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觉得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就不能秘密地达成协议。我们的主要目的必须是挫败他的阴谋，不管它们是什么。”

“假如摄政王同意，你有和他达成协议的必要的权力吗？”芬顿说，“因为坦白地说，我没有。”

很长时间，西格尔森不耐烦地把他的手在椅背上敲着。我猜他的意思是芬顿提的问题确实很成问题。然后他微笑了，说道：“如果需要的话，我能擅自做主。”

芬顿望着他，“对我而言这非常好。”

“此外，”西格尔森说，“也许到不了那一步。我们只要阻止了莫瑞第和其他人到达拉萨，只要保持了目前的局面，至少对目前而言，那可能就足够了。先生们，不要气馁。即使莫瑞第有几个诡计，我们也有机会挫败他。”他站起来伸直腰，“那么，现在，先生们，如果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也一样。”

6.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姑且不论西格尔森想要动身的急切之情，正如我已经说过，我和芬顿的心情同样急切。讨论片刻之后，我们决定明早天一亮就动身。因为那时已经到了下午，我们最好把行期往后延一点儿。我们想最后一次在舒适的床上美美睡上一觉，因为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这样做已经说不准了。我们要义无反顾地离开大吉岭。

芬顿给西格尔森和我提供了一套本地服装，宽松的白色裤

子，长长的棉布衬衫，还有一顶奇形怪状的帽子，出自某个对自己刺绣功夫感觉良好的家伙。我们打扮成这样，是因为从那时起我们就应该是印度的朝拜者，为了提升我们自己的灵魂前往西藏。芬顿用一种任何一个军官都会有的挑剔的眼光注意我们。

“明显太新了，有的部分太干净了。”他说。需要补充的是，诚实地说，这个指责对他那套行装可不适用。任何裁缝看到他那身行头都会当场无地自容。“当然，”他愉快地补充说，“西藏旅馆的几个夜晚就可以治愈这些不足。”

有段时间，芬顿对是否要染污西格尔森和我的皮肤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这是更好的保护色，但最后放弃了这个主意。他说：“一旦你们这样做了，就必须隔几天更新一次染料。不然看起来就会显得怪异。但那样做会有困难。幸运的是你们两人脸色都是菜黄的，再加上阳光的作用和缺乏恰当的洗刷用具，你们应该经得起检阅。”

缺乏恰当的洗刷用具这句话听起来有些不妙，但在以前的探险中我经历了更差的条件，因此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是令人振奋的。

然而芬顿和西格尔森却有些沉静。我不知道西格尔森可能在想什么，因为虽然在他说话的时候有一种引人注意的诀窍，然而他好像是属于那样一类人，他们绝不泄露什么，除非他们愿意这样做。

芬顿的情况则很不一样，在我们的后期准备中当我和他单独谈话的时候，对西格尔森讲的整个故事他公开提出大量怀疑。

“我原以为你很信服。”我反驳说。

芬顿耸耸肩。“当这个家伙在说的时候，一切听起来都很合理，因为他有一种长于说服的方式，但是我昨天晚上把他说



的想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遍我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它太离奇了。你一定记得我认识或者无论如何我过去认识莫瑞第教授，而且我很喜欢他，尽管他有一些怪癖，毕竟，又有谁听说过哪位校长没有一点怪癖呢？但是对西格尔森我却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用了一个假名，还有他所讲的那些离奇的故事。关于我的老校长正在训练罪犯，无论如何他太像狄更斯小说里的那个流氓了。你知道我指的是谁吗？”

“教唆犯？对，那是他编的一个奇谈。但是他受到极大欢迎。”

“是吗？”芬顿说，“我所知道的是伦敦方面要派一个人来，然后这个家伙来了，他宣称他有权力和西藏喇嘛签订协议，我甚至不相信政府首脑本人也有权力这样做。还有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持一种高傲的态度，‘芬顿上尉？’再没有别的。没有任何信物，没有介绍信，甚至连名片也没有。”

“他在用化名的时候不可能给我们名片。”我被迫说。

芬顿愤怒地看了我一眼。“他可以拿他上司的名片作为介绍信，对吗？那多少是个信物。不，戴思，我承认我对此很不满意。我将密切注意西格尔森先生。”

天哪。我想。我切望我们不是在任何猜疑的气氛中出发。因为在野地里最好无保留地信任自己的同伴。

为了放心，我去找达斯说话。达斯一度把探险作为纯粹的工作，一个可以使他离开他的家庭的工作。而据他的说法，他的家庭极为庞大。“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他心爱的人，但是离别使再会更有价值。”他热切地告诉我。

在我们的小集体中，似乎只有诺布认为探险的价值整个地就在于它自身。他的简单的准备工作是念一些宗教经文。在我们出发的时候，他念得更响亮了。“意思是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说。

然后他走出去，专注地凝视着远山，眼睛里闪着热爱大山的人所具有的奇怪的神情，那种眼光不是一个同志或是妻子甚至哪怕是一个孩子能够激发的。

旅行的第一站把我们带到了甘托克。它是印度边界的最后一个城镇。它离大吉岭并不太远，只需要几天轻快的步行，结果我们确实走得很快。芬顿告诉我们，他并没有认真考虑在最初阶段使用骡子。

“为什么？”我问。对此感到恼火，因为至少在旅程的一部分我都不能骑马。

“因为朝拜者极少使用骡子。无论如何，在甘托克我们不得不放弃它们。”芬顿说，“我们可以在接近边界之前使用它们，但是一旦到达西藏就会引起注意。而且它最多只能节约我们一天时间，对吗？相对于照看它们的麻烦来说，它们的补偿就太小了。因为它们是难使用的家伙。”

因此我不得不满足于步行。似乎为了减轻我们的不便，空气就像酒一样，景色则可以用某个人对着一张景色迷人的明信片所说的词来形容：棒极了。我们的负担不重，因为我们的行李都放在一个小皮包里或是小背包里。就像那些乔叟的朝拜者们所背的一样。一个吃饭用的碗，用来盛一种西藏人称为糌粑的东西，我对这东西将会渐渐变得了解，如果不是喜爱的话；一块毯子；还有看来数量大得惊人的这个国家那种奇怪的绿茶。

我们也带了大量的钱，为应急之用。比如需要去贿赂某人或诸如此类的，但是我们把它在身上藏得很好，因为芬顿一再说，朝拜者很少是有钱人。我们没有带武器，因为那样会使我们看起来不像佛教徒。我对此表示过抗议，因为诺布说过，山里多强盗，他们会为了一双破烂的鞋子而割开你的咽喉。但是芬顿固执地坚持，他说我的提议早就被注意到了，但是被驳回



了。

达斯开始完全融入到这个事业的精神中去，并通过为我编造一个复杂的家谱给旅程注入活力。芬顿采用了切安德拉·达斯的化名。我将是雅格底西·达斯，是切安德拉和安的堂兄弟，而且按我的老师的说法是某个无赖。

达斯继续编造了一个妻子给我，几个孩子，成功的生意。正如我所回忆的，我漫游喜马拉雅山，寻找启示。达斯说，对印度生意人来说，这无疑是不同寻常的经历，虽然当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抛弃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有点老了。

“达斯，所有这一切不是太复杂了吗?”我问。

“一点也不，堂弟，”他严肃地说，“正是这些小细节容易把人绊倒。现在，你哥哥姐姐们的名字是什么，再说一遍？他们孩子们的名字呢?”

正是因为这类问答教学法，到我们到达锡金的时候，我记住了关于雅各底西·达斯的历史的每一个细节。大多数细节都是声名狼藉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在路边客栈这类的地方找了个落脚点，当我们和一大群商人和其他旅行者坐在星空下的时候，达斯津津有味地提起令我难堪的历史，海德尔伯格的一个舞女有段时间令我很着迷，我的妻子很吃醋，直到动武的程度。达斯能说很多我不知道的语言和方言，他列举我的大量毫无疑问下流到极点的细节让能听懂他的听众们进一步取乐。因为我不能听懂他所说的，因此被迫对每一次哄堂大笑报以勉强的咧嘴一笑。我猜想，到那天晚上结束，那间客栈的大多数人认为我是意志比较薄弱的人，然而仍然是妒忌的对象。更切题的是看起来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和其他几个的身份表示怀疑，这多少是对达斯对我的诽谤的补偿。

这个客栈很大，因为这条道路是条交通要道。但芬顿说在西藏几乎没有客栈。旅行者可以要求在寺庙里借宿一晚作为对

捐赠的回报，寺庙的数量是很多的。在大一点的城镇和村庄里能看到通往客栈的惟一一条通道，芬顿用一种我能理解的意思说。他又补充道，这些客栈是不会被推荐给某一个仇敌的。

三天后，我们到达甘托克的英国官邸。那里的驻扎官是芬顿的一个老朋友，而且显然以前也策划过相似的阴谋。他不问我们到西藏的任务是什么，仅仅给我们开出穿越边界所需要的通行证，因为规定需要如此。我注意到对这个通行证英国和西藏控制得一样严格，甚至比西藏更严格。

领了通行证我们就离开了，因为假如驻扎官招待一帮卑微的印度朝拜者会令人觉得怪异。因此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又开始启程了。群山之间有很多无名小路，但是有很多被商人的骡子和朝拜者的脚踩穿了的小道，我们正是沿着这样一条小路从甘托克出发了。它将把我们带到廷布，穿过西藏边界的第一个落脚点。

引领我们向上的这条小道靠近一个奇怪古老的国度不丹。据说不丹现在还是封建社会，与英国在威廉征服时的政治制度一样。不丹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除非是统治家族的私人客人。诺布说，这些幸运的参观者多少来去自由，并且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都有食物和住宿供应。那些不能享受这些特殊待遇的人却只能被忽视，而且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粮食带在身上就只能饿死。

诺布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山的一面凝视着下面的小山谷，它和这个郡的任何一个山谷一样苍翠，在任何时候我都有些希望能看到当地猎人围着这个地方飞奔。我感到遗憾，我们必须前进，因为我深深期望着能仔细看看这个神奇的国度。但是西格尔森和芬顿都显得急不可耐。

我要补充说的是群山之间有很多绿色场所，这个事实只有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它们以前让我颇为惊讶。诺布说，我们看



到的这些地方正是它们的全盛时期，因为正是仲夏季节。这个季节过后这些山谷就会荒凉到极致。他补充说西藏的绿地就比较少了。

我很想知道一支入侵的军队是否感到必须尊敬不丹人不受干扰的思想。诺布冷笑道，所有的不丹人都是精湛的射手，据说能使用魔力保证他们的弓箭例不虚发。而且，任何一个侵略者必须首先穿过西藏或者印度，因此这个国家似乎足够安全，无论如何，就目前而言。

现在延伸向上的小道开始变得陡峭。最后的绿色区远远落在了我们后面，在我们下面。小道毗邻巨大的岩石，但是它虽然荒凉却从没有被离弃，因为有大量的旅行者通往同一个方向，大多数是步行，一些用骡子或是牦牛，在那些地区它们是负重的好帮手。

我们碰到的人中很多是朝拜者，我们也被猜测成是朝拜者，或是商人。有几里路我们和一些商人共同走过，因为哪怕是和刚碰见的陌生人结队而行也是非常普遍的行动，如此一来就可以提高对诸如强盗之类的抵抗力。他们是山上经常存在的威胁，虽然那时我们一个也没碰上。这些商人都携带茶叶，诺布坚持买下大量令我咋舌的这种东西，在我们已经携带的分量上又增加了重量。喜欢饮茶看起来是诺布的惟一弱点，因为一般来说，他对他的食物无甚要求。

这种茶叶值得特别提到，因为它是一种奇怪的饮料。经过处理，叶子还保持着绿色，据我判断单独饮会有些苦。它不是单独饮用，也不是英国式的加牛奶和糖，也不是俄国式的加柠檬，而是加盐饮用，还有很大一块由牦牛奶制成的奶酪，作为最后一道点缀。

这最后一道酿造无疑就像它听起来一样令人讨厌，除了会把它想像成汤而不是茶。诺布很喜欢它，抓住任何一个时机坚

持为我们大家准备，他说既然在西藏没有其他可喝的，我最好先习惯它。我想使我习惯这种口味不会有太大困难。但是一想到加斯卡尔夫人的作品里上流社会的女子们提到它可能会有的反应，我不得不在心里窃笑。

7. 进入西藏

除了在观念上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既西藏禁止外国人入境，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和它的前哨有轻微的相似之处，没有哨兵或官员等在边界处检查旅行者是否有必要的通行许可证。直到我们绕过一个岩石的角落，诺布指着散布在山背后的一个小村庄对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西藏，那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经穿过了边界。

那时，我们仍然与我提到过的那些商人结伴而行，诺布和他们聊到关于西藏当局允许在这个国家内走动的通行证的问题。当地执政官在这个我们正向它靠近的村庄里有他的住宅，他有权力发放通行证。

正如可以预料到的，这些商人已被提供了必要的通行证，因为他们频繁地进出这个边界，因此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出示通行证给官方检查和签署，同时上交一定的税收。

诺布说我们自己则一定会经历一段漫长的等待，于是他尖刻地指责所有拥有一官半职之人的拖拉和傲慢。我原以为西格尔森可能会被触怒，但他温厚地笑着，同意诺布说的每一句话，这颇让我疑惑，不知道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同时，诺布原先的忧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站在执政官的院子里和其他大量的申请人等了一个小时左右，就被叫到一个操劳过度的职员面前，他面上带着焦虑的神情。我们回答了一些问题，名字，参观的目的地，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然



后我们每人被发给一张长条形的纸，上面印着看来是某个中国人的像，作为对我们付的必要费用的回执，因为尽管这些地方可能在某些方面很落后，但是在诸如税款及关税一类的事他们似乎没有太多需要向我们学习的。

这些简单的程序结束后，我们环视了这个地方一周，很快找到一个晚上休息的客栈。我最好在此时此地描述一下这个客栈的细节，因为它是我们此后在西藏停留时遇上的所有客栈的代表。就是说，它很冷，拥挤，沉闷，肮脏，还有一些害虫。那里甚至连最简单的床都没有，客人们蜷缩在地板上，裹在他们自己的大衣或毯子里，如果他们幸运地有那些东西的话，如果没有更好的，就只能凑合着把一条椰子毡一类的东西盖在身上，毡子太小，以至于他不能伸展四肢。至于客栈主人提供的食物，到底提供了些什么，最好留给读者诸君去想像吧。

公平地说，这个地方没有给临时的旅行者或是观光者提供合适的服务，那里根本就没有在西方被普遍使用的东西，所以单把客栈主人挑出来指责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且一般人的正规食谱远远不同于在英国认为是健康的食品。

然而那里有很多商人和朝拜者，他们以前所经历的一定比现在提供给他们的要好得多。毕竟，如果你准备费心开个店，首先把它整理得干净体面并不是很难的事，而且就生意而言，这样做也比较好。但我不是在写一本旅游指南。

我们到达的这个特别的村庄——很遗憾我没有记下它的名字，但是从地图看来我相信它一定是察隅——离边界非常近，因此当地居民经常看到外国人，于是我们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得以找个安静的地方商量下一步计划。

“不给这个地区绘一个哪怕是很粗略的草图将是很遗憾的。”我说，“因为它对将来任何到这边的探险都会非常有用。”

芬顿摇摇头。“也许这是真的。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了

我们的目标是到达拉萨，时间对我们而言就不多了，对吗，诺布？”

“这个季节比我们可能希望的已经迟了。”诺布确定地说，“事实上，我们要在下雪之前到达拉萨是不可能的。”

“这么说来，”西格尔森说，“拉萨必须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然而，”他补充道，显然注意到了我脸上的失望，“在我们继续前进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们记点笔记和作点草图，如果它们在以后会有点用的话。”

在西藏的时间我没有坚持写日记，部分是因为这样做会很危险，更主要的则是因为我们带的纸比较少，而对于我们试图要完成的地图来说，它很必需。那时，这个地方虽然有被禁止的诱惑，事实上那里也的确有许多值得一看的景色，这个日记的前面一部分没有重大事件发生，是一种确定无疑的往上和向北的跋涉。然而我确实作了一两个粗略的笔记，在尽可能的时候我则以更为可读的形式记录它，它们形成了今天详述的部分基础。

我已经说过达斯和我试图作一些地图。我们循着主要的道路，正如侵略军队可能会被迫做的一样，由此才能做一些草图和计划，这一点以后将被证明为很有用。芬顿和西格尔森都不给我们时间把它当做一个工作来做，因为如此，我们只能较仓促地工作，大部分是凭记忆，然而要记下能引起一个士兵兴趣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太难，就如一个坚决的敌人阻止了来犯军队一样，或类似的事情。

正如宗教真理的追寻者一样，我们自由地由一个村庄或寺庙移往另一个，几乎没有遇到官方的干涉。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呆得不长，虽然有时我们被迫对某些出名的神庙表示出尊敬，芬顿和西格尔森对此类耽误总是格外恼火。

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我们就在寺庙里住上一宿，别无选择的



时候就住在客栈里，在每一个停留处诺布总是谨慎地问这个地区士兵的部署情况，并在晚一会儿把答案仔细记下来。他同时也问一问邻近是否发现过外国人，因为我们想捕捉到我们敌手的蛛丝马迹。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满意的答案，对此也并不是真的令人吃惊，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俄国方面几乎很可能从北部边界进入西藏拉萨，因此走的是和我们的路线相反的方向。

在任何规模的镇上，我们总是径直到某个有点地位的人家，努力赢得他们对我们的出现的好感。芬顿说，勇气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如果潜逃进某个村庄，势必遇到各种无礼的举动，相反，如果我们能够表示我们得到了当地官员和首领的认可，我们就安全了。

这些当地首领中的一些，正如诺布曾经预料到的，有一点倾向于维护他们自己的尊严，但大多数都极愿意给予当地的签证或是居住许可证以此作为几个铜板的交换。他们中的一些也是令人愉快和有教养的，他们给我们提供不潮湿的地方住，当然不是在主要的房间里，而是在马房里。而且他们只需要用外面世界的新闻作为交换，对此达斯极愿效劳，虽然我担心他说的并不完全是准确的。

我几乎没有看到在一个士兵看来是有组织的军事行动的迹象。当地政府官员和首领一般都有坚固的庄园和城堡，西藏语称之为德陇，那是他们的住宅或官邸，由一小队士兵把守着。任何他们要出去收税或做这类事的时候，这队士兵就作为随从，以表示一种身份上的尊贵。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士兵装备很差，而且很少有人表现出对他的工作有热情，他们衣着不整洁，郁郁不乐，好像他们是被迫执行这个不合口味的令人恼火的工作。至于他们的操练，我只能说，我很高兴没有一个我在护卫队里的朋友在那里亲眼看到过。

间或地在路上或是在客栈里我们会被阻止和盘问，大部分是被这些士兵，有一两次是被市民，他们显然认为我们不干什么好事。然而，因为我们总是声称熟识这个地方的权贵并得到他的许可，那些盘问者，也许他们还可能有点怀疑，就不会令我们难堪了。

我过去而且现在也对这一点茫然无知，就是为什么这些普通民众会对一个陌生人有怀疑。我能够理解中国占领当局会寻机驱逐外国人，因为这些人也许会削弱或增长它们在西藏的地位，但是我无法理解那些盘问经常出自西藏人自己。

诺布说，部分原因在于边远地区的人民都有天生的怀疑，另外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据说中国人四处都有间谍和搜集情报者。然而，我无法评价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有多高。

无论原因何在，总是有太多的怀疑。然而它也不是全部如此，因为一般的群众会经常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分享他们的友谊和食物，虽然此种经历并不很多。

我把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归结于好客的天性，这在世界各地那些与世隔绝的地方的居民中是较常见的，部分原因则在于想通过对流浪的朝拜者表示殷勤而积德。从事积德的活动和德性的获得是西藏人生活的主要动力。德性可以通过友好和做善事得到，也可以通过祈祷和沉思得到，甚至可以通过旋转一种在那里随处可见的法轮来获得德性。这种法轮大小不一，从方便旅行者的轻便的法轮，到我在寺院入口处看到的巨大的、需要一个成年男子的全身力气才移得动的法轮。积德到一定程度据说能减短生死轮回之苦，由此加速灵魂通往佛家的西方极乐的永恒历程。

这些纯朴的人能享受的东西如此有限，这一点触动了我，我不止一次地为我们对他们的欺骗而深深惭愧。我只希望他们真的能得到他们完全受之无愧的德性。



从印度边界到拉萨在地图上看并不太远，但是地图没有明确标出小路的陡峭程度，也没有标出它们的大体情况，更没有标出那些并非山地出生的人所经历的呼吸困难。那时候我们还要被迫做出一些至少参观了大量寺庙和神庙的样子，因为那是我们呆在那里的首要借口。不然我们频繁地做其他的事就会令人生疑。

因此我们的进程比我或任何一个人所想像的都要缓慢。我对此并不感到太恼火，因为我们所走过的那些地方的新奇感使人真想逗留下来仔细观赏。而且诺布和达斯看起来对我们的速度也没有特别不悦，但是芬顿和西格尔森却应该表现得更高兴一点的，正如我说过的，他们对我们的每一次停留都极度恼火，就像一个优雅的老太太为了不错过火车而被迫加紧做茶和黄瓜三明治。

大约两三周后，我们到达日喀则的一个较大的繁华城镇，诺布开始不时焦急地看看天空，发出可怕的警告，说我们剩下的时间已非常有限了，因而增加了安全而温暖地留在这里度过冬天的可能性。

“我们距离拉萨还有多远？”芬顿问。

“一周。或者更少点。”诺布说。

“那么让我们加紧吧。”西格尔森插道。

我们确实加紧了。四天后我们到达一个长峡谷的一面，穿过一条宽阔湍急的河流望过去，我们看到朝阳的第一缕光线被拉萨金碧辉煌的屋顶反射过来。

8. 莫瑞第教授

拉萨沿着高原的低处坐落在一条河边。这条河是雅鲁藏布江的分支。我们在这个首府的背面，不得不坐在摇摇摆摆的渡

船上渡过去。因为在西藏旅行只有在夏天的几个月才具有可行性。任何一个想要参观这个首府的人没有太多的时间这样做，看起来他们全部都像我们一样，选择付出他们已为数不多的钱同时渡过河去，因此渡船的生意比较兴隆。

处在人群中对我们的一个便利是，夹杂在他们中我们可以更容易地避开注意，各种各样宫殿里的士兵和守卫者更注意的是让观光人流平稳地进入，而较少注意细察单个人的面容。

我们那时候只能完全依赖诺布对这个城市和它的官员的知识。经过简短的讨论，最后决定诺布应该会见一下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因为看起来在这帮和尚中他级别较高，事实上他拥有的地位相当于英国皇家医生的地位，对此他迄今为止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我们作点提醒以加深印象——试着发现敌人是否已先于我们到达这个城市。

指定了在那天后半天的会合地点后，诺布就出发履行他的任务了，我们剩下的几个人则沿着这个城市散步。这里的大多数房子都建筑在两座山之间的山谷里，这两座山标界了城镇的每一个尽头。每一座山上都屹立着一个巨大而壮丽的建筑，其中一个是大学，另一个是布达拉宫，或说达赖喇嘛的宫殿。它们的墙被漆成了白色和红色，房顶则是镀金的，因此它们和威尼斯与罗马的任何地方都很相似。乍眼一见，它们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我毕竟参观过世界的某些地方。因此对那些生活在偏僻村庄里的人来说，他们一生从没有读过报纸，更不用说看到过图画或照片，他们第一次参观这个地方一定会觉得美不胜收。诺布曾告诉过我们游客可以允许参观布达拉宫，里面保存了数不胜数的艺术作品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不能相信我们的伪装躲得过那些站在门口的卫兵的眼睛。

而且，甚至那些非常普通的街道也很值得一看。那里挤满穿着中世纪庆典服装的士兵，还有卖你能够想到的任何东西的



商人，当然也有你宁愿没有的大量东西，首先是成百个喇嘛和和尚，不，成千的。它留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我误进了中世纪，在里面游荡。每一分钟我都渴望着那些老国王中的一个从角落里骑着马走过来，他的骑士、侍从、爪牙们跟在后面。读书的时候这些国王们的年代被牢牢记在心里，但是当我们现在回忆起他们的时候，这些日期就奇怪地显得不可捉摸了。

更平凡的是，我们找到机会从一个商人手里买到一些新鲜的亚麻布纸，那时我们非常需要这种东西。这个商人是个印度人，他和达斯进行了很长的愉快的交谈，在此期间我们发现我们的新朋友，即这个商人还没有听说或看到有任何可疑的外国人进入拉萨。“虽然如此，”我们继续散步的时候西格尔森说，“那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不可能打广告说他们来了，他们可能在这儿，而且隐藏起来了。”

事实上我感到很愉快，达斯也是如此。他盯着四周的一切场面看，就像一个婴儿盯着他在他还不太长的生命中遭遇到的第一场雪看一样。芬顿和西格尔森像往常一样对这种耽搁试图掩盖他们的焦躁，但做得并不很成功。在试图使他们振作起来却徒劳无功以后，我就和满心欢喜的达斯走在前面，他们愿意郁郁不乐就让他们去吧。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就急着往约定的地点赶，到那里去会合诺布。他已经在那儿了，坐在墙的一角，和另一个人说着话，那是一个短小结实的人，身着标准的僧袍，整张脸都泛着微笑。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他们站起来迎接我们。

“这是我的堂兄，罗卜桑·诺布。”我们的诺布说。

然后周围就是微笑，鞠躬，握手。

“我堂兄在内务部供职。”诺布说。

“一个很低微的职务。”堂兄开朗地笑着补充道，就像是我们的老朋友，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知道我们的全部任务。”诺布说，“不，”看到芬顿脸上的表情他赶紧补充道，“相信我，他是个很好的朋友。他在整个拉萨也都有他的代理人。”

“是否有我们的追捕目标的任何消息？”西格尔森急切地问道。

诺布的堂兄有力地点点头。“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头发梳成这个样子？”他在自己头上摆着手。

“毫无疑问，那就是莫瑞第教授。”西格尔森同意地说。

“他就在这儿，在这个城市里。”诺布的堂兄说，再次满意地点点头。

“他真的在吗？做什么？祈祷？”

“他住在布达拉宫。他请求做小达赖喇嘛的老师，以西式方法教导他。正如你可能知道的，现在的摄政王不是俄国的朋友，因此他对这个请求置之不理。”

“这我知道。”西格尔森说。

“然而首先这里有许多礼节需要履行，”诺布的堂兄带点藐视的笑容继续说，“因此你的这个教授等候决定已等了一周左右。”他道歉地摆摆手，“时间对我们而言并不像它对西方人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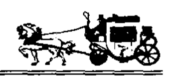
“因此他并没有真正见到达赖喇嘛？”西格尔森问道。

“还不至此。”

“好极了。显然我们能击败他。”西格尔森说，“告诉我，他可能被抓起来或拘留吗，你认为？”

“哦，当然。假如如你声称的那样，他会对小达赖喇嘛不利，那么逮捕他就是我的任务了。”诺布的堂兄抬起脚，向墙角处专横地摆摆手，立即就有两个强壮的和尚拿着沉重的棍子跳跃上前等待命令。

“如果你完全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能抓他。”诺布的堂兄



说，他快速流畅地向那两个年轻和尚下达指令，他们站在他身后，然后他动身向布达拉宫走去。

诺布的堂兄显然对他的官职过谦了，因为在他往前走的时候守卫在各个门口的卫兵都往后退恭敬地弯腰行礼。往上走过几段宽大的石台阶和两个木梯以后，就到了宫殿的心脏。

长廊中的一部分被很多冒烟的灯照亮了，里面烧的是牦牛的油。诺布的堂兄停住了，打量他周围。“这个地方太旧太乱了。”他道歉地对我们说，然后叫住一个走过的和尚，用西藏语尖锐地对他说着什么。

这个和尚挠挠脑袋，然后开始答应，但是还没有说到几句话，从这个长廊的拐角处就传来爆裂声。西格尔森没有等待任何建议或鼓励，便尽快地向骚动的出处走去，我也嗅出某种危险性，迈步紧紧跟在他后面。

我们绕过长廊的拐角，几乎被一个人绊倒，他四脚朝天躺在地上。

“帮我拉他一把。”西格尔森说，弯腰把这个人扶起来。

我们扶起的这个人是和尚中的另一个，他站起来，此时另外的人跟上了我们，诺布的堂兄快速地用西藏语向我们刚扶起来的这个和尚提问，这个人一边回答一边可怜地用手摸着脑袋。

诺布的堂兄听他说完，微笑着向我们转过身，“教授显然嗅到了风声，知道我们打算做什么，他已溜之大吉，我想我们不可能再有他的信息了。”

“是他干的吗？”芬顿指着这个受伤的人问，这个人的额头上一个巨大的肿块开始显出来了。

诺布的堂兄有些混乱地凝视着他镶边的拖鞋，“我们国家的一个人，我想恐怕是，”他最后说，“也许他只是愚蠢，也许他是个恶棍，谁知道？无论如何，他和他的主人一起走了。”

“那么，”芬顿说，“我想我应该向你道歉，西格尔森。看来你是对的，确实是莫瑞第教授。不过，看起来我们已经击败他了，而且很容易。”

西格尔森点头接受了这个道歉，但是立即变得严肃了。“我以前警告过你不要低估莫瑞第，”他说，“既然你现在已知道了我对事情的理解很正确，那么我说莫瑞第不会如此简单就罢休，你是否相信？”

“我相信。”芬顿立刻说，“但是他还能再做什么？我想摄政王要很好地加强戒备了？”他问诺布的堂兄。

“是的。这以后卫兵将被增加，而且他们的担子将更重。”

“还有那个男孩，那个小达赖喇嘛呢？”西格尔森问，“他也被很好地保护起来了吗？”

“你尽可以相信这一点。”

“你瞧，”芬顿胜利地说，“现在在拉萨显然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了。布达拉宫看起来就是个炮兵连，俄国人想在这里隐藏起来太困难了。”

“当然还没有任何关于大军进入西藏的报告。”诺布的堂兄说。

“看起来拉萨确实很安全。”西格尔森慢慢说道，“但另一方面却不能说就没有一小股有决心的势力进入了西藏。”

他看上去远远不够满意，用他的手指在门廊上装饰用的大石柱上敲打着。他突然叫道：“小达赖喇嘛在他的神圣性被承认以前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男孩吗？”

诺布的堂兄看上去很困惑，但他承认是这样的。

“那么他的家庭呢？”西格尔森继续问。

“一般的群众，他们住在向东的山上。”

“他们还住在那儿？他们没有迁往拉萨？”

“男孩的母亲在这儿，”诺布的堂兄说，“她不可能和他分



开，虽然他现在被认为是个活佛。”他耸耸肩说，“谁能解释一个母亲会怎样想？要阻止她前来肯定会有困难。”他叹息一声，好像记起了某个沉痛的记忆。“但是家庭的其他成员，父亲和姐姐，他们依然在村庄里。你要理解，在这种巨大的变化发生的时候，他们不来才好，最好是完全隔断联系。”

“完全正确。”西格尔森说道，“那么这个男孩以前对他的父亲和姐姐有一定的感情？”

“哦，当然，这很自然。他特别喜欢他姐姐，我相信，因为她或多或少抚养过他。他的父母过着艰苦的生活，整天在地里忙着。”

“真的吗？”西格尔森叫道，停止了他的敲击。“我想让他的父亲和姐姐在拉萨度过一段时间比较好。”

“你认为他们会试图用某种方式伤害他们？”芬顿不信任地问。

“不是这样，我更害怕的是绑架，借此勒索或强迫达赖喇嘛同意他们的要求。如果我错了，如果他们实际上并无危险，那么把这个男孩的家庭接到都城来呆一段时间也并没有什么损失。”他看上去仍然很焦虑。“我只期望我们不至于太迟。”他对诺布的堂兄说，“我确信莫瑞第知道上哪可以找到达赖喇嘛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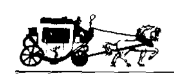
诺布的堂兄皱起眉头。“他已经来了几天。因此他一定作过一些调查，”他说，“但他被严密地监视着，我敢保证他没有机会从布达拉宫探听到任何消息。”

“你肯定？”

“是的。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作保证。”

“那么事情就不至于如此坏。也许你能向我们提供东边这个村庄的方向？”西格尔森说。

“我会派一个知道路线的人。”诺布的堂兄说，“你可以带



这两个人去。”他向一开始就陪伴着我们的那两个和尚点点头。“我想人数太多只会耽误行动。”

“我也这样想。”西格尔森说。

我们很快就被配备了知道这条路的向导，立即出发了。

我们在慢慢变得灰暗的天空下面走了两天，才到达一个高高建在山上的小村。这个地方像坟墓一样寂静，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预感到不妙。但是我们敲开了我们到达的第一间门，一个没有牙齿、布满皱纹、身材矮小的妇人给我们指了通往我们要寻找的那间屋子的路。

诺布捶着门，开门的是一个瘦长结实的男人，一开始他看来有些害怕，他卑微的房子前出现这么多陌生人一下子把他震慑住了。但是在回答诺布的问题时却显得很有准备，然后把他的女儿从里屋叫了出来。尽我所能猜测的，她大约有十五六岁，很漂亮，然而很惊慌，见到陌生人就像她父亲一样，尤其是看到芬顿、西格尔森和我，这也许是她第一次见到的外国魔鬼。

诺布很快作了解释，他们要被召进拉萨去陪伴达赖喇嘛，这令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是纯朴的人，对此他们没有提任何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一起返回。”西格尔森说。

“我们这个小团体不分散比较安全，对吗?”芬顿说，“我们不知道敌方势力究竟有多大。”

“非常正确。然而我倒很想看一看我们的敌人。”西格尔森说。

诺布插进来说：“我们的敌人以前没有看到过他们要找的这个男人和女孩，如果我们把这个女孩打扮成男孩，然后派这两人——”他指的是跟着我们的那三个和尚，“跟着他们一起回去，看起来就像一个父亲和他的四个儿子。他们不会引人注



意，即使他们被发现了，他们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且，这些和尚已接到命令，如果小活佛的家庭出了什么事的话，他们就不能活着回到拉萨。”

需要补充的是这些和尚并不完全都是像西方人所想像的清瘦禁欲的人，也并非旧小说中描写的肥胖的男僧人。他们显然都是农民的儿子，身材高大健壮。我可不想在某个昏暗的小巷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争吵。

西格尔森说：“可能确实是这样。但是他们如何抵挡枪炮？”

“我们又怎么对付？”诺布说。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带枪支防身。“一个稍大点的团体更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我们防备又太差，很难反抗。”

“那倒是真的。”西格尔森说，“你们几个认为怎样？”

“让我们跟着，”我说，“因为我想看看敌人。”

“达斯？”

“为什么不？这个冬天将很长，因此在我们可以的时候让我们作些冒险。”

“芬顿？”

“哦，我要跟踪莫瑞第，一个小团体极易重振，而且不会引起注意。对，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对手，也许这是我能最终证实那是教授的方法。”

我站着目送那个小集体离开我们的视线，然后沿着小径出发，它一点也不比人行道宽，它从相反方向把我们引领出村庄，到达那个我们曾进入过的地方。

9. 又是莫瑞第教授

“进入这个村庄只有两条路，”我们出发的时候西格尔森

说，“因此我们必然会在这条小道上碰见他们，他们不会在另一条路上。”

“我仍然不知道如果真的碰见他们，我们能做什么？”芬顿说，“我们没有武器，因此我们极难阻止他们。”

“首先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强大，”西格尔森说，“急中生智总是有用的。”

“而且可以找到一些武器。”达斯补充说。

芬顿看上去有些迷惘，“天气看起来会变得更坏。”他说。

“我承认那会妨碍我们。”西格尔森说，“但是它对我们的对手的影响与对我们的影响是一样的。而且我不喜欢没有带足够的粮食就被困在这高地上，因此我们折衷吧。我们先行走两天，然后返回拉萨，我们是否碰到敌人，就顺其自然吧。但是如果诺布认为我们应该尽快返回，那我们就这么做。你们认为怎样？”

我们都一致认为这听起来比较合理，于是都加快脚步，希望在返回之前尽可能走得远。

整个第二天以及继之而来的早上，我们在铅灰色的天空下以很快的速度前进。芬顿、诺布、西格尔森都似乎想尽力超过其他人，尽他们所能甩开令人筋疲力尽的步子。只有达斯和我，好像是偶尔到了那里，几乎是我们善于取乐的品味的必然结果，其他人绝望的沉默丝毫没有影响我们。

现在到处都没有旅行者了，因为那些想在拉萨度过冬天的人已经到达那儿了，而其他的人则已经找到了一个隔绝的村庄或农场，里面贮存了他们夏天劳动所得的食物和柴火。

第二天的早晨，我们穿过一个小村，招来了这里的人的奇怪的目光。因为他们知道现在那些有点头脑的旅行者早已回家了，诺布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外出旅行的极限。“即使我们没有决定明天返回，我们也要开始考虑动身回拉萨，如果



我们想安全地度过冬天的话。”他说。

西格尔森看起来对此不太满意，但是显然他决意遵守承诺，因此没有说什么，仅仅点点头表示他已经理解了。芬顿没有试图掩饰他的放松，我和达斯同样如此，因为即使在我这样一个外行的眼睛看来，天色已经很不妙了。

离开小村三四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一个狭长的缓坡，它直通向漩涡状的云层。西格尔森站在这个纵队的前面，要大家休息五分钟。于是我们拿出烟斗和香烟。

“这次旅行不能再走长一点，真令人遗憾。”西格尔森说，“不过也无济于事。”他满腹牢骚地看着印度土烟卷成的香烟，这是达斯刚递给他的。“过去莫瑞第总是给我出要抽上三管烟才想得明白的难题，但是——这个魔鬼。”

最后一句话是针对这样一个时机说出来的，那时一个男人正爬上我们头顶悬崖的边上，然后连滚带爬地沿着岩石的陡坡跑向我们。正如你想像得到的，我们满怀兴趣地望着他。他整个人都显露出处于某种剧烈的情绪影响之下的样子，当他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是一种恐慌。因为他看起来好像受到死亡的威胁。

他用西藏语结结巴巴地说话，诺布向我们作翻译。“他说山顶上有强盗。”

“听起来很糟。”芬顿说，“在其他环境下，我一定去看看，但是既然——”

“我过去就说过我们应该带上武器。”我忍不住说道。

芬顿正打算——很正确——让我明白自己的位置，这时那个人用急躁的音调又对诺布说了些什么。

“他说，强盗们都已经死了。”诺布告诉我们。

“什么？怎样？”

但是那男人却有些恢复过来，仅仅挥挥手指出我们应该走

的路。

“跟上，”西格尔森说，“达斯，你尽可能带着这个人跟上。”

我们到达陡坡上，又下到另一面。薄雾和云层——它们在高空中难以分清地融合在一起——使我们看不清任何事物。直到我们在另一面大约走了一百码左右，那时空气猛然变得水晶般的明澈，我们一下变得清醒了，然后我们突然停下脚步，好像我们都听到了一个无声的命令一样。

在那里二十个人横七竖八躺在山坡上。他们刚倒下的时候四肢都向前伸开着。老实说我不认为我们这个小集体的任何人可被形容为神经质，我们当然在以前都见到过死亡，无论安静的或暴烈的。但是在那群山之间，这样一幅场景实在出人意料，因此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下来了。我在那里站了很长一会儿，西格尔森简短地说：“让我们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然后径直带头往斜坡下面走去。

很明显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些人——穿着破烂，长相粗鲁——是被枪杀的，而且就被留在他们倒下的地方。西格尔森从一具可怜的尸体走向另一具，我猜他在检查他们中是否有人还活着，虽然很清楚这个希望很渺茫。

西格尔森直起身子，“你们怎样看?”他说。

我耸耸肩膀，“他们是被枪杀的，除此就没有别的可说的了。”

“从这些尸体的大体位置看，他们被射杀的时候正在往斜坡下面走，这一点难道不够明显吗？而且，一些子弹没有射中，这说明射击处离他们有一定距离。”他举起散落在四处的一粒子弹，放在鼻子前闻了闻，“它们中的一些没有被点燃，显然不是最近的。那家伙说他们是强盗，而且对死者没有半点尊敬。当然他们看起来确是一伙强盗，也许隐藏在某个地方，



可能是在高处雾气之中，或者在岩石下面，这些岩石四散在各处很方便他们行事，他们企图伏击某些经过的队伍，这一点在这条斜坡的尽头我就明白了。但是结果他们得到的比他们指望的更多。”

“他们也没有准备，”芬顿说，他刚才也仔细检查了这些尸体。“他们大多数人只中了一两粒子弹，命中率很高。射击他们的无论是些什么人，肯定都知道如何才能不浪费子弹。”

“专业士兵？”西格尔森问，芬顿肯定地点点头。

达斯已经把那个传信人带过来了，诺布向那个人说了几句话，然后专注地听着结结巴巴的回答。

“他说是个士兵。”诺布说，“不是西藏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大个子，有胡子，穿着皮衣。”

“哥萨克人。”芬顿立即叫道。

“听起来确是如此。”西格尔森说，“俄国人，无论如何，如果不是他们武装力量中最有名的一支。显然我们几乎跟上了我们要找的人。诺布，能否问一下这个家伙看到多少个人？”

“一百个人，或者两百个人。”诺布补充了一句他自己的意见，“但是我想这家伙可能因为恐惧夸大了。”

“即使如此，也是一个足够大的能造成这场杀戮的团体。”西格尔森说，“据我估计，发生得还不太久。他们现在到哪里去了？”

诺布把这个问题翻译给传信人，那家伙当即就回答了。“到我们来的方向去了，正如我们预料的，是去达赖喇嘛的家。”

“不可能。”芬顿说，“去村庄的这条路正是我们刚才已经走过的。我们不可能错过他们，但是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诺布又向那家伙询问了几句，这回得到一个较长的答案。“他说那儿有另外一条路。”诺布翻译道，“一条绕远的路。但

是这条路能够避开我们今天早一些看到的第二个村庄。”

“这是个解释，”西格尔森说，“他们要尽可能地避开村庄，除非他们被迫暴露他们自己。”

传信人又说话了，诺布狂喜地说道：“似乎我们能够抄近路，不费困难地拦截他们。他说他们避开村庄那条路是条迂回的路，但是我们能够步行到达山上。”

芬顿盯着西格尔森，“那么，我们要阻截他们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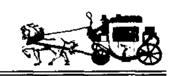
“这当然值得一试。只要看到我们的敌人，我们无论如何就很可能使他们放慢速度，给我们的朋友更多的时间，即使我们不能同时阻截教授的话。诺布，叫这个朋友带路吧。”

传信人穿过我们左边的山坡一角出发了，诺布和西格尔森跟在他后面。但是我注意到强盗中的一个——他们大多数都配有自制枪炮，那在印度被称为膛枪——在他身边放着一支老旧巨大的精心保护的军用左轮手枪。于是我弯腰把它捡起。如果我们要和哥萨克人发生冲突，我想最好是作些基本的防范。显然芬顿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我注意到他也在某个可怜的家伙身上捡了样武器，这家伙目前已经用不上了。他看到我看着他，于是冲我一笑，就像我们是两个在果园里偷苹果的男学生，然后我们跟着其他人出发了。

告诉我们这桩屠杀的西藏人那时候从作为目击者的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了，他迈着大步很快穿过山坡，爬上一道几乎是垂直的石墙，只有诺布跟得上他，诺布以前显然很惯于像岩羚羊似的做这种攀缘活动。我们其他人虽奋力而为却气喘吁吁地落在后面。

一旦爬上了石墙就是一段相对平坦的路了，前进就较为容易了，虽然那一点也不像条小路，甚至也不是小径，当然马或骡子可能也不会走这样的路。

我们的向导把我们领到了似乎是石墙的最顶点，我很高兴



地看到云遮雾绕，我们看不清到两边的山谷下面究竟有多远。我们继续前进，爬上更陡的山坡，然后走下相对缓和的坡道，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了。

我们接着沿着岩石之间的狭窄小路前进，岩石的任何一面都有十二英尺高。在这条路的转弯处，我们的向导停下来了，挥手要我们等一等，然后小心地前进。他消失了一会儿，接着带着兴奋的表情返回了，对诺布小声耳语。

“我们下面有一条河谷。”诺布说，“有一条小桥，我们可以在那里把他们击败，因为他们还没有到达小桥，而是正向小桥前进。”

我们绕过拐角，发现置身于一个悬崖之上，俯临一个狭窄陡峭的山谷。正如诺布所说，一条湍急的小河在下面穿过，上面是一个在那些地方随处可见的凑合着用的小桥。河的两边都有小路，在我们这边，仍然有半里远，一队攀缘而上的人正骑着马向我们和小桥走来。当然不到一百人，但依然是很大一队人马，几十个人，看上去都装备精良足以胜任他们的工作。

“哥萨克人，否则我就是个荷兰人。”芬顿小声低语着。

西格尔森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正在仔细检查悬崖的边界，面部表情有些着急。“恰巧这儿的岩石风化了，”他说，“半磅火药足以炸平这块地。由此阻止他们穿过河流到达这儿，我们这一天的收获就很棒了。”他感觉到的烦恼明显写在了他的脸上。

芬顿咳嗽了一声，似乎不赞成他的深谋远虑。“我冒昧地帮助了自己一下，”他说，把他先前收集的东西拿了出来，“那些可怜的家伙看起来不需要它了，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必须面对俄国军队的话，会发现它对我们很有用，这儿有充足的火药。”

“干得好，”西格尔森说，“现在如果我们工作得够快的话，因为如果能够避免，我不希望伤害他们。”

他和芬顿把大量黑色的火药放在悬崖边缘的缝隙里，把这完全做好需要花一定时间，当他们结束的时候，领头的骑兵已全都到达桥上了。

芬顿往下眺望，皱起了眉头，“我们结束得迟了一点。”

“没关系，”西格尔森肯定地说，“他们是士兵，知道他们所冒的危险。把引线点燃。”

芬顿点燃了引线，我们快速地撤退到我们来的那条路上，绕过路的拐角，因为会有爆炸。有一会儿爆炸声震聋了我们，这响声被岩石四壁放大了。

“事情可能完成了。”西格尔森满意地说。

芬顿站在后面说道：“我想领头兵完蛋了，没有时间醒过来了。”

“啊，那是件憾事，”西格尔森不带感情地说，“我希望能避免它，但是它发生了。那么，芬顿上尉，我想你已完成了你的任务，正确地估计了形势，阻止敌人伤害我们的利益。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看起来是返回拉萨，去决定我们是否能做些外交上的发展。领头兵完蛋了，你认为？”

“我确信。因此它意味着教授——如果他在他们之中的话，这尚不能证明——对我们再也不存在危险了。”

“这样想确实令人感到安慰。”西格尔森说，带着一种像蒙娜丽莎一样令人猜不透的笑容。

10. 最有趣的人

我们沿着来时的路返回，走了两天。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非常满意，并以自己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了。

芬顿和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以一种军人的方式阻止了敌人的前进。我想，达斯仍然对这次爆炸极为着迷，对此我必须承



认，它的确很壮观。达斯把他的满意表达了出来，他说这工作干得干净利落，成果显著。“因为，”他说，“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有时会有一些松散的结局。”诺布对那些死去的骑兵表示同情，但是承认为了拯救他的国家和人民，这样做很有必要。我问西格尔森的时候他也显得非常高兴，虽然他不断地暗示说，我们还没有听到敌人的最后结局。对于这个主张芬顿有理由怀疑，无论如何我私下也这样认为。

两天后，我们穿过了拉萨前面最后的村庄，来到另外一个深谷。一条相当宽的河流从那里穿过，我想它是环绕拉萨的雅鲁藏布江的同一条支流。但是它也可能只是一条小溪流，因为高山上有很多小河。

这条狭窄的小路陡峭地往下延伸到一座摇摇欲坠的小桥，与我们阻截敌人前进的那座小桥没有太大差异，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大约走到了悬崖的一半，突然在离我们头顶很高的岩石峭壁上响起一声枪声。

我们立即匍匐卧倒在地，在那里寻找可遮蔽的地方，然后退缩在里面。

刚刚做完这些，第二声枪声就响了。那时我充分恢复了镇静，因此意识到一定是某人站在我们刚走过的小路上面开枪射击。这个人一定一直跟踪我们，等待一个有利的位置。他成功了，因为我们就像装进桶内的鱼一样无助。我们在寂静中躺在那里，等待着另一声枪响。但是没有。

五分钟，冗长的几分钟过去了，然后是十分钟。

“戴思，你能看到那里有什么人吗？”芬顿在我旁边问道。

我小心翼翼地往上看，但是什么也没看见。“就我能看到的，没有人。”

“如果那里有什么人，我们已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为什么要等待？”芬顿困惑地说。“你有手枪吗？”

“是的。”

“那么做好准备，一旦他露面。”

我还来不及说话，芬顿已经离开了他的藏身地，他慢慢沿着我们来时的路往回移动。我们其他人望着，充分做好最坏的准备。我依然拿着那把老式的左轮手枪和一打子弹，或多或少留意着我们的攻击者所在的地方。我希望如果他再试一次，我就能发出一两发子弹，那准管用。但是一切都很安静。

芬顿到达了悬崖顶端，他小心地扭过头，往回看我们经过的路，然后往下冲着我们喊：“现在这儿没有任何人。”

他爬下来再次加入我们。“显然我们并没有成功地把他们完全干掉。”他干巴巴地说道。

“我早已预料到诸如此类的事了。”西格尔森说，他往四周一望，“但是诺布怎么了？”

我们向他指的地方看过去，诺布一直在我们这队列的前面，仍然趴在原地不动。西格尔森快步走过去，然而诅咒着回来了。

“第二发子弹没有浪费。”他说。

我们匆忙赶过去，但那时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第二发子弹打穿了诺布的心脏。

在那儿停下来哀悼他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用我们的衣服和毯子临时做了一个担架，再次出发了，准备把诺布的尸体抬回拉萨，交给他的堂兄。

“这事令我很自责。”我们往前走的时候，西格尔森痛苦地说。

“你不要这样。”达斯告诉他，“诺布每一点都像一个士兵，像那些不幸的俄国人一样，他知道他所冒的险。”

“不，”西格尔森轻轻地摇了一下头说，“如果就是这样而没有其他的，我会和你一样想。但是诺布被射的时候正好站在



领头，他和我个头相貌都差不多，他们想杀的是我，不是他，这正是我自责的原因。”

我们穿过小桥，走到对面的路上，这条路将把我们带往拉萨。

当我们到达顶部的时候，前面的路被一个穿着皮衣的高个子男人挡住了。他没有任何问候的企图，当我们接近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让开的意思，我疑惑地想他究竟要干什么，因为他看得见我们抬着一个沉重的担架。尽管我们抬着可怜的诺布的尸体使劲移动，但要想在陡峭狭窄的路上穿过他的旁边是不可能的。而且通往我们脚下的山谷还有很长一段路。

西格尔森转过身来，示意我们把诺布的尸体放在路边。然后他走向站在那里的那个男人。

“晚上好，教授，我过去一直期待着你。”

“晚上好，福——”那个人用英语说道。空白并不意味着是我想以某种谨小慎微的简·奥斯汀的方式隐藏一个诅咒，而是一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不是“西格尔森”。它并不为我所知——至少在那时候，虽然自那以后我对它就变得有些熟悉了，因为它的主人驰名世界。

“在这个地区我的名字叫西格尔森，我想你能尊重这个改变。教授，我想你来是为了结束我们在莱辛巴赫悬而未决的事情。”

“正是如此，西格尔森。”他盯视着他，头部奇怪地转动着。“这个环境神秘地相似，不是吗？”

“的确如此。但是这次我有伙伴。”

“来吧，来吧，西格尔森，”教授狂笑着说，“我确信你不会遵守礼节，顺便说一句，我对你的朋友们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感到同情。”他指着诺布的尸体说。“我告诉过伊可诺夫，你不是那么容易对付，但是他坚持己见。”

“那么他并没有和你在一起，这个伊可诺夫?”

“我恐怕我们分开了。他是个有他的特点的聪明人，但是有些任性。你突如其来地摧毁了他的计划后，他就坚持要永远把你干掉。我想爆炸和塌方是你的杰作吧，当然?是的?我大致都已料到。现在他已启程回家了。我毫不怀疑，他的主要使命失败后使他很愤怒，但是在一种虚假的安慰中，以为你已经死了。我则相反，希望获得确信，因此我孤独一人，而且在你掌握之中，我也没有带武器。”他补充道，同时凝视着我手里的左轮手枪，“因此请你告诉你的朋友们，他们如此年轻，容易躁动，请他们不要干涉。”

“你们按照教授说的做。”西格尔森告诉我们。他往前向着教授走了一小段路，后者正脱下他的大衣。

“但是真的，先生们，”芬顿抗议道，“你们不打算像两个工人在领薪水那天打架吧?且不说在这样荒野的地方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让可怜的诺布躺在这儿看起来有些不敬。你，西格尔森先生，我已变得了解你而且尊敬你，而你，教授，大约十年前我是你的一个学生，你不认识我了吗?”

教授凝视着他。“厚颜无耻的人总是大同小异。”他脱口而出。

芬顿有点生气，但更多的是困窘，于是回复到沉默中去。

西格尔森此时站在这条路的边缘，往前走一步就完全要掉下去了。“注意，现在。”他对我们说，“你们无论如何不要干涉。如果在我们这场小争斗中，出于意外，我再不能站在这儿对你们提建议，那么如何对付教授就由你们自己决定了。”

教授嘲讽地向他欠欠身，我还来不及想到他们要怎么做时，教授就笨拙地扑向了西格尔森。似乎他想两人都越过路的边缘一起投入下面的河流中。

虽然他们个头差不多，但是西格尔森正值壮年，受过良好



训练——比如，在去拉萨的路上他一再调整我们的步伐。与他相比，教授大约六十岁，就我尽可能准确的判断而言。而且他的消瘦不是运动员型的，而是那种年老、干瘪、皮质外表的先生，只适宜于慢吞吞的度假。

西格尔森迎向了他慌乱的进攻，有一段时间两人扭在一起，然后教授绊倒在路的边缘，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双手狂乱而绝望地抓向空中，同时他慢慢然而确定无疑地往后倒去，就像一个人在梦魇中见到的人一样，在梦里最寻常的举动都缓慢得像花了很多年。

西格尔森的脸上带着恐怖的表情，这种表情我以前或此后都再也没有见过。他绝望地向教授跳过去，胳膊往前伸，似乎想抓住教授，但是太迟了。直到教授掉落到下面的河里，那声尖叫才停止了。

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其余几个人还呆立原地不能移动。教授摔出路的边缘的时候，西格尔森在路的尽头颓然倒地，就像一个布娃娃，这才惊醒我们立即行动。

芬顿和我都往峭壁下面望了一眼，但是显然对教授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他那声尖叫被一种可怕迅急的方式切断了。因此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西格尔森。

我们把他放在我们之间，扶起他。他没有受伤，身上没有一点这方面的迹象，但是脸色惨白，眼睛里有一种受折磨的神情。

他凝视着我。“多少次了？”他问，那时我想到他一定是晕倒了，因为他软弱无力地倒在我们的胳膊上。

我们围着他急转，希望能激活他。达斯为此献出了一小杯私藏的白兰地。最后西格尔森呻吟着，抬眼望着我们。但是他的眼神空洞，里面没有一丝人的感情。

“他受到可怕的震荡，”芬顿说——虽然这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最好把他带回都城找个医生什么的看看。”

芬顿和我抬着诺布，达斯跟在后面，牵着西格尔森的手，替他领路，就像一个纯真的孩子领着一个盲人一样。我们就这样进入拉萨，周围的人群带着奇怪的眼光聚起来看我们五个人，三个活的，一个死的，还有一个好像在梦游。

我们向这些好奇的观光者们解释，我们遭歹徒袭击，这几乎也接近真实，然后我们找到一个有一间空房的客栈。

达斯出去找诺布的堂兄，他带着两三个和尚跟着来了，这些沉默壮实的人作了必要的工作。诺布的堂兄已经知道一点我们的使命，因此我们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

“堂弟告诉过我这种危险，”他非常平静地说，“他准备着迎接它们，并不惧怕死亡，正如你们所知，我们相信我们会不断再生直到脱离生死轮回之苦，变成永生的人，因此你们不要为他悲伤。但是现在，我们的另一个朋友怎样了？”

西格尔森确实需要一些细心的护理。教授死亡后他眼睛里那种空洞的眼神已经消失了，他好像得了某种大脑发热的病，因为他躺在那张勉强将就用的床上，像一个发疟疾的人不停地翻来翻去，并且嘟嘟囔囔，喃喃自语。

诺布的堂兄命令把他迁到布达拉宫的一间屋子里去，并给我们也在里面寻了间虽然简朴但是干净的屋子。也许我在这儿应该岔开话题解释一下，布达拉宫并不仅仅是个宫殿，并不是这个词在欧洲的使用表达的意思，而是一个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屋子的堆集，它们全部矗立在山顶上。与伦敦相似的那些较低的地方是政府各部的办公室，里面住着各部部长——他们全都是喇嘛——和他们的职员。

当地医生负责西格尔森的治疗，他用一种草药煎熬的汤汁和巫术般的唱经来治疗。芬顿、达斯和我则轮流通宵守在床边。



作为一个小小的安慰，我们从诺布的堂兄那儿知道，小达赖喇嘛的父亲和姐姐顺利到达了拉萨。虽然当我们以一种精彩的方式阻截了俄军以后我们就猜到可能是这样，但是得到证实就更好了。

两周以来西格尔森在神智不清中度过，显然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是谁，也不认识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人，以至于我们觉得是否值得如此，或者说他花的代价是否太大。“他同样是个士兵，知道危险。”芬顿低语道，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我注意到他很少离开西格尔森的床边太久。

一天晚上轮到我值班，我单独一人留在病房里，我记得西格尔森睁开眼睛凝视着我，好像他认识我，于是我想一切都该结束了吧，他已经康复了，但是他拍了下我的背，叫道：“老好人华——”反复叫，叫得很清醒，就像我们一起度过的那多次历险一样。只是到后来我才努力搞清楚这个神秘的华——到底是谁。

从他在神智不清中所说的话，很清楚，西格尔森，我仍然这样叫他，经历了许多事——我确信，远远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应付得了并保持清醒的——就在我们会见他之前的几个月里。他谈到他生活中大量的努力，谈到遍布英国，不，欧洲的一个犯罪网络。莫瑞第教授正是这个网络的中心。如果西格尔森在昏迷中所说的一半是真的，那么教授的确是犯罪史上最坏的双面恶棍。

西格尔森还一再返回到一个噩梦般的地方，一个悬崖的边缘。很显然指的是莫瑞第教授的死亡，但那好像困扰着他，成为一个可怕的不断回来的噩梦，因为他说起的好像不止一次发生过。

然后很快地，烧退了。西格尔森又成为他自己了，或者几

乎是他自己了，因为他眼里依然有着一种恍惚的表情。但是我确信噩梦依然跟着他，因为自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睡眠加倍了，而且每晚至少惊醒一次，大汗淋漓，任何一个人那时看到他脸上的表情都会吓一跳。

冬天的来临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困在拉萨几个月，而且西格尔森能再次起床走动了，虽然不完全是原先那个精神振奋的他了，但是我们能够集中进行我们使命的第二步了，试图对西藏政府做些外交上的建议，虽然这些谈判必须在保密状态下进行。

诺布的堂兄告诉过我们他在政府里有一个小职位，但是很明显他太谦虚了。从诺布所说的他的堂兄在整个拉萨都有暗探，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得出结论，这个堂兄在国家机密工作中或他的同行中有很高的职务，不过我自然认为询问他的确切职务不太礼貌。我很清楚地知道首先他能把我们安排住在布达拉宫一定很有影响力，而且那些陪同他的和尚对他总是很尊敬。

既然诺布已经告诉过他的堂兄我们到此的目的，而他的堂兄也并没有把我们逮捕起来，那么他一定像我们的老朋友一样对英国方面持有同情，因此我们把全部计划都告诉了他。正如我们所预期的，我们说完后，他点点头，然后说："我已经答应过我的堂弟尽我可能地帮助你们，如果你们想进一步，我可以把你们介绍给更多主要的喇嘛，这样我们应该能够有所收获。然而，只有摄政王自己才能做最终的决定，但是要会见他需要花一段时间。他被中国政府的代理人监视着，他们对与任何外国人的接触都持怀疑态度。当然我们自己的很多人对英国也并不同情。但是我会做我能做的。"

他说到做到，于是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会谈，常常是在晚上举行，穿着红色金色僧袍的神秘人物相继出席。大多数这类



会议我都被排除在外，因为我太年轻，太没有经验，但是芬顿对发生的事情总要跟我作一番概述，从这里面我总结出我们这一方在缓慢而稳步地前进。

西格尔森看起来对事情的进展也比较高兴。根据芬顿说的，正是西格尔森领导了大多数会谈，因为他看起来在外交方面具有一种天生的才能。

西格尔森现在已经完全恢复神志了，虽然那种空虚的眼光没有离开他。他能单独行走后的第一天或第二天他把我们叫在一边，说道："先生们，教授无意中暴露了我的真名，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熟悉这个名字，但我情愿你们试着忘掉它，也忘掉我在这次生病过程中泄露的任何事情。"我们庄重地做了保证，而且正如你看到的，我在此处也信守了诺言。我们的工作似乎使西格尔森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振作起来了。但是我已说过，空洞的眼神和噩梦持续着。

这类秘密会谈大约持续了一个月或六周，一天芬顿兴奋地跑来见我，说诺布的堂兄已经把事情安排妥当了，因此他们可以见到摄政王，达成最终的秘密条约，他认为，这样，在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控制结束以后，英国就可以进入西藏了。我再一次被排除在外，但是我可以跟着一起去在外面等着。

会见的那天晚上，诺布的堂兄沉默庄重地把我们引入布达拉宫的中心——红宫，那是十三层或十四层上的一间巨大的珍贵的房子，这些楼层被无数的梯子连接着。我被引入前厅，那里两个高大沉默的和尚示意我坐下来等。芬顿和西格尔森则被领到下面的楼道，那里排列着巨大的守护神的雕像，由金和银制成。

我徒劳地想用闲谈引起我的同伴的兴趣，但很快就厌倦了。于是安静下来试着像当地人一样冥思。我要很高兴地说我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我睡着了。两个小时以后，被芬顿惊醒

了。

“起来吧，你这条小懒狗。”他兴冲冲地说道。

“西格尔森呢?”我环顾四周，说道。

“哦，他本人有一个特别的会见。”

“哦?”

芬顿沉默不语，但充满一种压制着的欢乐。直到我们来到我们自己的住地，他才解释道，会见很成功。摄政王——英明的，我相信——拒绝作任何笔录，但是向他们保证英国力量几乎不会遇到来自西藏力量的反对。芬顿和西格尔森站起来准备离开，但是摄政王——“一只古怪的老鸟，带着一种他身上拥有古老的智慧的神情，”至少，根据芬顿说的——对诺布的堂兄说了几句话，他充当翻译，西格尔森被吩咐留下。“但是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芬顿补充道。

结果西格尔森三天没有露面。然后他踱着步走进来，好像没有任何异常的事发生一样。我注意到，他眼神中空洞的神情消失了，他再一次回到以前那个真正的他。

“啊，先生们，”这是他的原话，“我现在听凭你们处置。”

自然，我们问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仅仅摇摇头，露出那种谜一样的微笑。

“但是摄政王，”芬顿问道，“你怎么想他?”

西格尔森再一次微笑道：“一个有趣的人。”他说，“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11. 返回西方了

即使我记得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全部细节，我也不希望喋喋不休地对我们在西藏如何度过 1891 年冬天以及 1892 年的头一段时间给出大量详尽的细节，因为读者会觉得厌烦。



我们周围环境的一切确实都是新鲜而且奇异的，有太多的东西要做和学。我们发现在城里走动没有困难，而且甚至毫无疑问地被允许作他们的神学院和医学学校的学生，但是我要遗憾地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可能除了西格尔森，是非常聪明的学生。但是看着其他学生背诵经文依然是件令人着迷的事，因为在西藏学校里这是他们学业成功的途径。而且举行的那些激烈的论辩，我确信，既是一种娱乐的形式也是一种教导。

但是除了这些，这种很闲散的状态很快令人生厌了。西格尔森和达斯两个人都具有一种特别的斯多噶哲学，能够极好地对付这种与外界很隔绝的状态，但是他们最后也感染上了那种一开始就侵袭了我和芬顿的无聊。因此我们都颇感安慰地迎来了春天的解冻，终于可以做返回印度的准备了。

我们在和尚和喇嘛间结交了大量朋友，虽然我不能真正声称很多人都表现出欢送的样子，但是在我们走之前仍然有许多握手和道别的话。

因为已经是春天了，积雪开始融化，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返回大吉岭的旅程就越来越容易了。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从拉萨出发经过平安无事的三个星期以后，我们返回了大吉岭，来到芬顿那所平房里。

我们洗了澡，刮了胡子，按常规把我们自己收拾得体面一点——我可以说这个过程花了大量时间——这一切收拾停当已经很晚了，以至于我们想不起和芬顿的上司联系并亲自向他汇报。结果芬顿送了封短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回来了，将在第二天详细向他汇报我们的情况。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床，这是一年多以来我们第一次没有被迫蜷缩在地板上或一堆干柴之间。我不知道其他人情况怎样，但我能说就我自己而言这种新奇意味着我有相当一段时间无法入睡，但然后就一直人事不省，直到第二天早晨十或十一点差不多是被芬顿从床上揪到坚硬的地

板上的。

吃早饭的时候，这比通常认为可以接受的时间已经有点晚了，芬顿收到对他的短信的答复，内容是他的上司可能整天都很忙，但是能在晚上见我们。

“非常典型的工作方式。”芬顿简洁地评价道，“现在上校手上可能有一打不同的策略，既然我们安全返回，他一定推断出我们已经成功了。”

我把他说的话想了一阵，然后说：“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成功，你的上司就不会期待着我们返回？死亡或荣耀，是这回事吗？”我问。

芬顿点点头，“一开始我并没有说这些，因为那可能会让你分心。”他说。

“那么——”我正要说，但是西格尔森大笑着插进来了。

我们暂时向达斯告别，他想离开去看他的家人。那时，我们既然暂时没有什么可做的，我们就试图跟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联系。

芬顿是大吉岭俱乐部的会员，秘书对我和西格尔森的临时加入也没有阻拦。因此我们能够和本地军队以及印度文职官员交谈，打听一下我们不在期间发生了什么。

俱乐部有一个图书馆一类的建筑，西格尔森把他自己投入到大量过期了的伦敦报纸之中。我不由注意到他好像对最近一期《斯特兰德大街》的报导特别感兴趣。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天下午我自己浏览了一下内容，但看不到一点感兴趣的东西，可能除了一个叫多利的虚构侦探。对此我在那时没有时间阅读。我可以补充说当我后来有时间这样做的时候，它讲的几乎是关于西格尔森的历史的每一件事，而且包括很多他在拉萨昏迷时所说的话。

然而当西格尔森阅读一期旧的《时代周刊》时，他的阅读



兴趣就消失了。他带着愤怒的表情读它，然后把它扔开，伴随着一声厌恶的叫声。

“坏新闻?”我忍不住问。

“不比我预料到的更多。一年前我从法院的报告知道，莫瑞第的两个头目试图被无罪释放，在法官拒绝接受证据以后，这些证据很清楚地说明他们与最恶劣的犯罪有关。当然，我很确信他们根据宪法不可能清清白白，不受惩罚。因此无可怀疑会有另外的机会让正义回到正确的地方。”他重新找回并整理报纸，然后把它放回原处，大笑道：“算是平衡吧，我想莫瑞第也很配得上这两个差一些的恶棍。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能找到芬顿，我想我们最好尝试一下这个国家的酒。”

我们沿着小镇转了一圈，在一间茶馆里喝了一些饮料，这个地方有很多茶馆——当然是大吉岭的茶——很快就到拜访芬顿的上司的时间了，上校蒙若·斯塔克，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到过他。

斯塔克上校属于那样一些人中的一个——肤色黝黑，身材矮小，没有特征——他也像芬顿一样能够被看做是本地人，如果他换上件破破烂烂的袍子替代身上的工作服，他穿上工作服准备着更晚一些时候的接待或诸如此类的活动。

当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旅行和与西藏人的谈判以后，他对芬顿和我说：“你们做得很好。相信一定会被有关人员注意到的。我真希望当时我和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看起来似乎度过了一段精彩的时光。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完全讲出来真是个遗憾，因为它一定会激起阅读的兴趣。”

芬顿脸红了。“先生，我希望我对此次冒险的叙述没有太多与事实出入的地方。”他说，“我和戴思做的那部分当然要止住，因为它牵涉到俄国人。但是我承认向你汇报挪威人西格尔森的较少争议的冒险不会招致太大的反对，除非你们当中的任

何一个认为不谈更合适。”

“我反对。”西格尔森说。

“我也反对。除非我能读到并欣赏最后的草稿。”斯塔克上校说。

我要补充的是，虽然我后来毫不留情地嘲笑芬顿的难脱嫌疑的文学倾向，他最后完成的富于描写的文章确实是精彩的工作，它大量流行，并吸引了知识阶层许多人的兴趣。

“先生，”上校对西格尔森继续说，“我想你也圆满完成了伦敦派给你的工作。”

西格尔森点点头。“完成了，而且我还完成了我私下给自己定的更困难的工作。”

上校扬扬眉毛，然而西格尔森没有详细阐述，因此他说：“你显然在那里度过了最为精彩的时光。你一定要告诉我们尽可能多的细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拿出他的表，补充道，“在我必须离开之前，我们还有大约两小时，因此请开始你的叙述吧。”

于是芬顿便这样做了。当他提到伊格诺夫的名字，因为莫瑞第曾提到过，斯塔克的眉毛布上了阴云。

“你知道这名字，先生？”芬顿问。

“不。哦，意思是说——”上校中断了，来到桌子前，打开一个抽屉，翻找一些文件。“啊，对，在这儿。”他拿着一大张蓝色文件向我们走来。“我知道我最近看到过这名字，就在这里。伊格诺夫王子，就是这家伙？很可能是个化名，提醒你们。”

西格尔森说道：“听起来有点像俄国已故作家布罗丁没写完的一个歌剧的中心人物。”

“是吗，真的？那么很可能他的名字就取自那里。”上校说，“当然，无论如何，他的名字叫伊格诺夫，而不是布罗丁



出现在他的报告中，是我们在德黑兰的一个特工弄出来的。王子显然出现在那里，在俄国大使馆。”

“这个魔鬼。”西格尔森惊呼道，“我想知道他可能在波斯做什么。”

芬顿和斯塔克上校大声笑出来了，我和西格尔森则有点惊讶地望着他们两个。

“请原谅，先生。”上校说道，“也许你根本想不到什么让我们如此好笑。然而，一个俄国代理人出现——另外一个俄国代理人，我也许说的是——在波斯很容易得到解释，当你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走到挂在墙上的一张巨大的彩色地图前，“这儿，”他说，用一根乌木标尺轻拍着地图，“是俄国。有大量海岸线，你观察得到，但是看看它在哪里。这儿是波罗的海，那儿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有大量的海口，但是每个冬天他们全部海港都被冰封锁了。更重要的是，俄国想要——需要——一个温和的港口。这正是俄国想要获得印度的主要原因，或者至少在印度取得一个小立足点。我们——我指的是英国——和波斯人有很好的关系，但是俄国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想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那儿。”

西格尔森皱着眉头。“上校，听起来像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是的。在那里的大使馆任职——英国或俄国——一般被认为是个舒服的职位，特别因为政治形势稳定，而不是停滞，伊朗王的政权足够仁爱，部分有些腐败，当然，正如所有那些家伙们——”（我用不着补充，上校是属于老一派的人，特别在他处理事情的方法上，他会毫无疑问地称为本土主义。）——“但是纳赛尔丁足够明智，要向西方寻求保护。对英属印度而言真是一个有用的缓冲器，正如一些政治家评论的。而且很可能保持那种方式，除非发生激烈的暴动。”

“谢谢你，上校。”西格尔森说道，“给了我关于这个地方绝妙短小的梗概。但我想说的是，如果双方都有职业外交家竭力促进它们几个国家的利益，如果他们甚至像你说的没有改变事情的机会，那么究竟为什么俄国政府还要费心把伊格诺夫王子派到那儿，卷入这场交易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上校沉思地说，“也许他们希望他能稍微把事情激活一点？伦敦有时就这样做，派某个人到这儿来把我们激活，俄国人可能同样如此。很可能，难道不能对你这么说，看着你被派到这儿来把我们激活。”直率的老军人加了一句。

西格尔森大笑。“绝不是，上校。我也不能假设能去做任何这类事。不，我的使命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对此我碰巧，出于环境的力量，比在座诸位更为合适。当然，毫无疑问你有这种合适的解释。”

“原谅我，先生。”芬顿说，“也可能王子是自己做主行动的，他从沙皇那里得到并不确定的委托，而他看准了某物，能使他得到利益，也就是说能使俄国得到利益。”

“那倒很可能，”上校说，“而且，当然，他也极易两者都做——一路走一路看可单独做点什么恶作剧，同时把对神的恐惧灌输进大使馆里那些懒散的乞丐心里。恐怕现在对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既然他远离我们的领土，因此我将向德黑兰那边发出命令，严密监视他。”他叹息道，“目前阿富汗的形势看起来如此不妙，或者我将要你去波斯，芬顿上尉。”

听起来这类冒险是每个年轻人都梦寐以求的：旅行，刺激，危险，光荣的前景和提升。我一定非常愿意自动承担追踪神秘的俄国王子的任务。但是上校华丽的服饰阻止了我这样说。

西格尔森问道：“但是英国大使馆真的在那儿有他们自己



的人吗?"

上校摇摇头,"非常有限。他们监视着其他的大使馆和公使馆,贿赂守门人或做其他能使你上钩的事,送一张便条告诉某人行动异常,就像伊格诺夫。但是目前那里的事情确实办得很妥当,以至于没有任何人能做更多的——危害,我们能这样说吗?没有可靠的人可以信任地交给他们跟踪这个人的任务,监视他要做什么,如果他离开首都的话。"他摸着下巴陷入沉思,然后紧紧盯着西格尔森,"我不认为——"

"绝不可能,上校。"西格尔森大笑,"我这儿的工作已经完成,我现在盼着尽快回到伦敦。我并不认为我适合你所想的工作,因为我既不是个外交家也不是个能干间谍工作的人。而且我甚至不会说阿拉伯语。"

"让我做。先生。"我冲口而出,因为我再不能保持沉默了。

"你,戴思?"上校说。

"是的,先生。在绘图和勘探的过程中,它对我不止一次地有用。我的上司们会向你保证我言辞流利。"我补充道。

"我确信他们会。"

"而且,"我继续道,急于想把我的情况说明,"我甚至能对付波斯语的几百个单词。它们是波斯语的异体,和古典阿拉伯语有点区别。而且如果西格尔森先生确定要动身前往伦敦,无论如何波斯离你直接返回的路线并不太远,你不得不经过科伦坡和埃及,对吗?因此波斯离你只有一小段距离。"

我忐忑不安地等着上校对我的冒昧作出尖锐的指责,但他不是那种人。相反,他问西格尔森:"先生,看你的,你要说什么?正如戴思所说的,那并不是太绕远的一条路,或说并不太辛苦,而且,当然,政府会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报销,怎么样?"

西格尔森开心地笑了。“哦，确实。我有一种明显的印象，就是我是某个狡猾的骗局的受害者，谋划要我去做我不愿做的事，就像某些省的商人，他们到达伦敦被本地骗子给骗了。”他望着我，脸色变得严肃了，“戴思中尉，你认为你的能力可以胜任这样一个工作吗，击败俄国政府的一个有决心的代理人的企图？”

“我想能这样，先生，但是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是否对自己的能力高估了。”大言不惭，我承认，但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可能说其他的吗？

“你愿意准备着听我的命令吗？”西格尔森问。

“如果上校要我这样做，先生。”

“上校？”

“如果你，西格尔森先生，准备在这件事上为我们效力，那么我想你可以指望我们任何可能的帮助。”

“既然这样，”西格尔森说，“我想我最好说同意。”

上校显得很高兴。“我希望你能这样说。走陆路花的时间太长，而且它会通过一些危险的地区，因此你最好走海路。有定期航船通往亚丁，从那里你可以乘坐较小的船只通往其中的一个海港。如果你不得不走陆路，在今年这个时候也不会有太大困难。希望你到达之前他还没有离开。”

“假如他已经离开了呢？”西格尔森问。

上校望着我，眼睛里有种调皮的神情，“那么，戴思，如果他已经走了，那么你的行动方针将是什么？”

“跟踪他，先生，直到我们能够把他追入洞内。”

“好样的，对此你满意吗，西格尔森先生？”

西格尔森大笑。“这正是我期待的一个士兵和一个实干家的回答，上校。那么，我们最好看看能做什么。无论如何，这是个好动机。”



这桩事情一旦以这种方式定下来——从我的角度看是令人满意的方式——我们很快就做好了准备，两天后，西格尔森和我就置身于通往亚丁的船上。

12. 伊格诺夫

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会是怎样的，但是当然至少在我记日记期间从亚丁到波斯港湾的交通工具是原始的。

那些希望停靠在海湾的任何一个港口的旅行者都或多或少被迫把他们旅程的一段安排在阿拉伯商用船的一只上。那些单桅航船是惟一通往那个荒凉地区的海运工具。我们因此也别无选择，在加尔各答和芬顿挥手告别两周后，我们发现我们已置身在海湾中间，周围是与我平生所见到的割喉族一般凶恶的船员。

和这些阿拉伯神话故事里来的海盗般凶恶的人交谈并没有困难，这一事实鼓励了我。然而我必须说他们的句子结构有时候和标准用法大相径庭，几乎他们所有词汇的用法都是这样。西格尔森也试图掌握这种语言，而且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比我所能想像的做得还成功。他似乎对于外国语的细微差别有天然的鉴别力，对此他承认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具有了，然而他轻视他的天赋。

因此总而言之，时间很愉快地度过了，直到我们在熙熙攘攘的布什尔港口上岸并和船上的同伴们说再见。这儿离海湾只有一半距离。

按照我们和上校以及芬顿讨论的计划，我们首先穿上当地服装，那时候它对我们而言比斜纹哔叽衣服还熟悉。第二个任务是雇佣向导和马，为我们穿越一些国家到达德黑兰的旅程作准备。因为在波斯没有任何接近于铁路系统的东西。

全程花了我们三至四周，就我的回忆来说。我再一次被迫用简短的语言打发值得纪念的探险，否则就会冒拖沓的危险，惹读者生厌。因为除了这次旅行本身，值得记载的并不多。

我们一直到了设拉子，在那里加入一个到伊斯法罕的商队。正如在西藏一样，这种松散的结合是旅行中极为常见的，因为路崎岖不平，而且据说也有强盗，不过我承认我们从没有碰到过他们带来的麻烦。

我们试图让这些人听懂我们的话，他们似乎把我们看做是阿拉伯人，但是与他们的种族不同的一支。西格尔森和我都不愿把真相道明。事实上我们以温和的伪装加入到他们中去，以至于像他们一样一天祈祷几次。那时我并不认为，现在也并不相信，我们做了任何应该受到谴责的事，虽然我相信有一些人对此并不会同意。毕竟，我并不认为到伦敦的穆斯林的参观者因为参加了那里教堂的任何活动就一定危及了他的信仰。

到达伊斯法罕后，我们加入另一个要穿过大沙漠的商队。但西德·卡维尔，通往德黑兰的旅游队到波斯四周后我们到达首都，穿越十二个巨大的砖瓦结构的入口之一，就到达了这个城市。

德黑兰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在我们刚穿过的大门那一边是一块巨大的空地，像一个足球场，在那之外的另一边是一个现代化的火车站，这与将从哈朗阿悉德看到的景象不相协调。我们后来知道整个波斯只有一条铁路线，从德黑兰到只有几里远的沙－阿卜都－阿兹——或至少那时是，也许近些年增多了。从火车站那一边，城市的繁荣开始了。西方式的拥挤的建筑，就是放在伦敦或波士顿市区的任何地方也不会令人觉得放错了地方，以及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的居民区。波斯确实是全世界的交通要冲。

我们的商人朋友给我们指了去英国大使馆的方向，宽敞的



花园里这座高耸的建筑逼人而来，它距离我们入城那道门大约有二里路。

守门的士兵斜视着我们的装束和普通的外表，但是我们有芬顿和上校的介绍信，这起了作用。很快我们就被引到军事专员的面前，一个少校，名叫威伯尔弗丝。

威伯尔弗丝与上校的坚韧和警惕大不一样。他是个大块头，体态肥胖，这来自于经常和一帮上等人列席饭桌。那时刚到晚上，他就已经穿上赴宴的服装了——另一次宴会，我最好补充一句。我们刚走进他的办公室，我可以发誓，看到我们衣着随便、风尘仆仆的样子他卷起了舌头。他没有说话，但是很有准备地跟我们握了手。

“哦，”他说，“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

“你也许已经接到了加尔各答的斯塔克上校的命令吧。”西格尔森说。

“几天前我接到一封短信，”威伯尔弗斯以一种随便的态度说道，他办公室的角落里放着一个橱柜，他伸手往大致的方向指了指。

西格尔森又说道：“我们有理由相信担任俄国大使馆的某个职位的伊格诺夫王子在计划某种危害活动或其他活动。也就是说，会有某些不利于英国的事情在计划中。”

“在波斯？”威伯尔弗丝毫不掩饰他的怀疑。“我想这不太可能，这个国家很安全，目前还不存在伊朗王位被推翻的危险。”

“我们认为你说得对。”西格尔森平静地说，“但是你能告诉我伊格诺夫是否在德黑兰吗？”

“他在。”威伯尔弗斯说，“他已经到这里几周了，他的确呆在他们的大使馆里，但我真不知道是什么职位。当然，我们监视着他们所有的人，而且我能说伊格诺夫还没有开始制造某

种麻烦。事实上，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个城市的下层街区，与乞丐一类的人交谈。”

“真的？”西格尔森的脸上浮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没有引起你的重视吗？”

“没什么特别的，”威伯尔弗斯说，“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当然，任何人都很难预料到一个职业外交家会做这样的事，对吗？你可能向我们描述一下王子吗，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兴趣见他。”

“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如果你想的话。”威伯尔弗斯这样一说令我很意外。他用歪斜的眼光打量了我们一眼，补充道，“或者不如说，如果你们带了正规点的服装，我可能已经这样做了。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即刻就要出席土耳其大使馆的非正式招待会了。”他把手指在桌面上敲着，好像陷入了沉思。“不过我们也许可以做点准备，”他慢悠悠地说道，“我的两个同事和你们的个头差不多，或许可以说服他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好吗？”他抬起脚，还没等我们回答，很快就走了出去。

西格尔森抬抬眉毛，“你认为我们说服他了吗？”

“没有。”我说，“他认为我们疯了，但出于典型的英国式作风，他不得不尽可能周到地对待我们。”

西格尔森大笑。“也许你是对的。但是——”他中断了，因为威伯尔弗斯进来了，后面跟着两个年轻人，他们很有兴趣地打量着我们。

“戴思中尉，西格尔森先生，这是布朗先生和莫泰尔上尉。我告诉他们在你们精彩的旅程中，你俩的正规服装丢失在了某个地方。现在我的朋友很乐意把他们的服装贡献出来供你俩今晚之用。”

我们嘟哝着感谢的话，让我们的衣服被脱下来，弄得体面一点。这两个年轻人确实与我们的个头一般大小。假如西格尔



森发现莫泰尔上尉的裤子稍微肥大了点，假如我发现布朗先生的领子紧了点，那它也只是穿一个晚上，加之一切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我们没有时间考虑是否合适，因为我们刚穿好，威伯尔弗斯就把我们拖进了他的马车。

“我们没有得到邀请。”我提醒他。

“哦，我会说你们是旅游者，出乎意料地来到大使馆。大使是个好人，他不会为难我们。”

“更主要的是，”我对西格尔森说道，“让伊格诺夫见到我们，你认为是否是个好主意？”

“我没有看到为什么不可以。”他说道，“记住，他以前没有见过我们，如果他认为我们可疑，对他是个危险，那可能会阻止他实施他心中所想的任何计划。如果不会，他就不可能把我们和过去的任何事情联系起来。”

“我考虑得更多的是将来，如果他认出我们了，对我们可能会有危险。”

“啊，但我认为看一眼他值得冒这种险。”西格尔森说，但是他语气中的某种东西使我认为他的好奇超出了他的常识。

我们到了土耳其大使馆，威伯尔弗斯领着我们往里面走。接待室很拥挤，我想土耳其的每个外交官一定都被邀请了。

“王子已经来了吗？”西格尔森低声问。

威伯尔弗斯往周围打量了一眼，“还没到，我首先要把你介绍给大使。”他向房间远一些的地方作了下手势。

“周围站着漂亮的年轻人的那个小伙子？”我嫌恶地说。

“不要被外表愚弄，年轻人。”威伯尔弗斯用友好的语气说，“在这大使馆里的大多数人不敢在马球场上挡住他的路。而且，他的宗教允许他有最大数量的妻子，大约有两打的孩子。”

“我谦恭地请他原谅。”我咕哝道。这时威伯尔弗斯领着我

们过去了。

“你一定记得以色列不准妇女在政府任主要职务，这就是为什么聚在这儿的全是男子。”威伯尔弗斯嘶哑地向我耳语道。“啊，好极了，多谢你的邀请，我冒昧地带了两个朋友一起来，我知道你不会介意。这是戴思先生，他正考虑开始外交生涯，他想在接受这里的一个职务之前先看看波斯。这是西格尔森先生，就我所知道的，戴思在来的路上碰见他了。西格尔森先生是挪威人。”他补充道，用英国人讨论外国人时轻视的语调说。

“幸会，幸会。”大使叫道，“来杯饮料？我恐怕只能提供橙汁了，但是最好的。”他打了一下响指，几个杯子就奇迹般地出现了。“啊，”大使对威伯尔弗斯说，“又来了更多的好朋友。”同时向门口点了下头。

威伯尔弗斯转过身对着两个向大使走来的年轻人点了下头。他们表达了谢意，然后转向我们。

“戴思先生，西格尔森先生。”威伯尔弗斯说，“让我介绍一下，这是考德－伍里阿诺夫，副部长，这是伊格诺夫王子，唔——”显然因为不知道伊格诺夫的官职，就让话中断在那儿了。

考德－伍里阿诺夫是个中等个儿衣冠楚楚的年轻人，留着整洁的小胡子。他礼貌地鞠躬，用出色的英语说了声问候。

伊格诺夫则完全不一样，高度达到六英尺多，一把黑色的大胡子，就像他率领的那些哥萨克士兵一样。他双脚并拢，以俄国方式鞠了个躬。“很高兴见到你们，戴思先生，西格尔森先生？”他也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威伯尔弗斯回答了这个俄国人语气中的疑问，“西格尔森先生是挪威人。”

“真的？”伊格诺夫说，然后他用某种我辨认不出的语言继续对西格尔森说话，这令我很惶恐，我猜一定是挪威语。



但是西格尔森不慌不忙，他等着王子停止后用同样的语言作了回答，然后又说："然而，这显得对我们的同伴有些不敬了，我们最好也坚持用英语说，难道你不认为?"

王子再次鞠躬，请求原谅。当他走到屋子的另一端时，我低声说："谢天谢地，你真的能说挪威语。"

"我已用尽了我有限的词汇量。"他坦白，"幸运的是伊格诺夫说的不是挪威语，而是瑞典语，它们很接近，你从地理课上应该知道它们的边界挨得很近。因此我不认为他能在我的发音或类似方面发现毛病。相反我应该令他相信了我确实是斯堪的那维亚人。"

"你是怎么知道这种语言的?"我想知道。

"哦，"他轻视地说，"我不止一次参观过挪威，钓大马哈鱼及诸如此类的事。重要的是如果你再次见到他，你还能认出他吗?"

"我不相信会错认他。"

"很好，因为我们需要跟踪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会比以前其他人对他的跟踪跟得更紧。不会企图攻击的，少校。"

"没有什么不允许的。"威伯尔弗斯愉快地说，"你们做你们想做的，我会给你们我能够的帮助。只是我恐怕我没有得力的人能跟踪每一个可疑的人。波斯是一个如此安静稳定的地方，以至于那些间谍活动是不必需的。"

"哈，太对了。"土耳其大使说，他不受注意地到我们这边来了，"正如戴思先生将要发现的，如果他接受了这儿的职位的话，不会有比这儿更令人高兴的地方了，对吗，少校。"

"这正是我刚才说的。"威伯尔弗斯说。

威伯尔弗斯在大使馆的一个角落给我们提供了一张轻便小床。他告诉我们，明天我们应该能够在大使馆丰厚的现金中得到足够的资金，使我们能够在英国旅馆开一间房间——在我们

参观一间西式的服装店以后。他补充道，带着他旧有的对我们的旅行服的鄙视。

第二天，我们确实拜访了一间裁缝店，然后在旅馆定了一间房间。接着我们返回大使馆，这次甚至对威伯尔弗斯来说也称得上衣冠楚楚。然后我们三人漫步走到俄国大使馆，威伯尔弗斯给我们指示了最佳潜伏点，以便能够不被注意地观察进出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使用大使馆的一个角落会比较有用，为了在我们站到这儿以前，先乔装一下。”西格尔森说。

威伯尔弗斯摇摇头，“做不到，我恐怕——哦，我愿意非常快地同意，不顾我不喜欢这种秘密工作的事实，但是大使馆太公开了，如果两个凶恶的坏人定期进出会招来注意的。”他犹豫着，“我有一处私人住宅——除了两个房间外什么也没有——不太远。为了方便进出。”他咕哝着做解释，西格尔森和我都觉得不太适合问他这种方便是为了什么。

威伯尔弗斯把我们带到那处屋子，没有比它更适合我们的用途的了，它位于从我们的旅馆去俄国大使馆的半道上一幢没有特点的楼房内。在我们走进大厅的时候，我们见到一个穿着西服的波斯人，一个穿着袍子的阿拉伯人，显然新近才从沙漠来到，还有一个大约二十岁的漂亮女孩，如果她置身于巴黎的咖啡馆里不会有任何不协调。

威伯尔弗斯有点不情愿地交出了这个地方的钥匙。只有老天知道他放弃了什么有趣的幽会，才使我们得以有一个躲避危险的地方——我们再一次觉得提这样的问题不太合适。

接下来的一周是在一种有规则和单独的状态中度过的。西格尔森和我起得很早，步行去威伯尔弗斯的房间然后把西服换下，穿上我们旅行时穿的肮脏的袍子，然后站在俄国大使馆外面希望看到伊格诺夫。



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成功。因为他每天都出去，我们适时地跟在后面。有一次我们被迫隔着一段谨慎的距离跟在他的马车后面，结果只发现他去了英国大使馆。我们后来发现他是礼节性地拜访部长，对此威伯尔弗斯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但是他出于一种幽默打趣的想法没有让我们知道。

但是大多数情况，伊格诺夫都是步行，而且他确实像威伯尔弗斯早先所说的那样，常去一些奇怪的——虽然并不是特别险恶——的地方。表面上似乎对这个城市宗教方面的生活很感兴趣，因为他常去的不是与外国人挨得很近的清真寺，而是到这个地方的一些宗教领袖那里去。

我问西格尔森他对此怎样看，他回答道："当然我并不认为王子真的对他最后的救赎感兴趣，一定有更深的东西在里面。但至于是什么——"他无助地耸耸肩，咧嘴一笑。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周或十天，随着一天天顺利地过去，我发现这个任务越来越令人感到腻烦。坦白地说，这不是我所期望的冒险。

似乎西格尔森也对这工作感到厌倦了，因为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知道，戴思，我既能做需要精力大为集中的工作，也能干非常没有生气的倦怠的活，我想今天我就处在这种倦怠的心情下，让你一个人跟着伊格诺夫不会令你太烦恼吧？我不认为他会做出令人吃惊的事，以至于让你对付不了。"

"你对我的信任令我受宠若惊。"我说，这确实是真心话，因为这是西格尔森第一次暗示我有足够的能力单独跟踪伊格诺夫。说这话的理由不是出于表扬，那会是什么？这是一次机会，表明我不需要指导和帮助也能单独行动。

我同往常一样来到俄国大使馆，同往常一样伊格诺夫露面了，他对守门人说了句高兴的话然后沿着路往下走。我跟着他



到达一个宗教老师的门口，毛拉或阿訇之类的，这他们知道，这地方他以前常来拜访。

我叹息一声，因为这天很冷——冬天就快来了——而且我清楚地知道，除非是伊格诺夫戏剧化地改变了他的习惯，否则他会在这儿呆到黄昏。然而既然我被信任地委派来监视他，就必须监视他，因此我环顾四周想找个地方坐下来。

与伊格诺夫进去的那所房子几乎直接相对的是一间小咖啡屋，它相当于法国的酒店或咖啡馆。那外面有一些椅子，我并不认为我非得要不舒服地监视才好，因此我向那地方走去。

我坐下来，全身心期待着店主或侍者过来问我要点什么，但是没有一个人出现，因此我站起来走到里面去。咖啡馆比较冷落，因为我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屋子后面的门帘打开了，一个女孩走出来。她肤色黝黑，但很漂亮，穿着很体面的西式服装，不像当地舞女或其他干不太体面的行当的人那样穿着透明的面料。

尽管穿着如此体面，但她向我微笑了一下，那除了是一种坦率的邀请绝对不会被误以为是其他意思。有那么一会儿，我自问我漫不经心地走进的到底是家什么性质的咖啡馆。

但是令我吃惊的是她低声用流利的英语说："你在监视路对面的房子，对吗？你在跟踪那位俄国绅士？"

"哦，是的，那是——"

"快一点。"她说道，"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但不能在这儿，我们必须秘密交谈。"然后她帮我把门帘掀开。

我不知道我想要干什么。我根本想不到除了西格尔森和我自己还有别人会知道我们的行动。但是在这儿它看起来却好像是集市上的谣传一样。但是如果失去一个可能的机会收集到关于伊格诺夫的任何消息，我就绝不可能原谅我自己。因此我犹豫了一小会儿，就穿过门帘来到一间散发着霉味的暗屋子。



我不能告诉你关于这个屋子更多的情况，因为我刚走进去，就有人扔过来一块毯子之类的东西罩住我的头，一双强壮的胳膊环绕住我的胸膛。

我反抗着，但是毫无用处，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两三个人在用阿拉伯语粗声咕哝着。我被绑起来——活像被捆绑的火鸡——然后被塞进某个手推车，被推走了。

我似乎在推车上呆了几个小时，先是在鹅卵石地面嘎嘎走着，然后踩过淤泥地面，接下来又是更多的石头。最后车子停了下来，我被粗鲁地抓出来放在坚硬的地板上，或多或少直立着，半拖半拉地走过一小段梯子，然后被粗鲁地推进一道门——我知道那是一道门，因为当我碰它的时候，门柱撞伤了我的肩膀。我还来不及反应过来会发生什么，更不用说能做点什么，我就已经被松绑了，逮捕我的人让我一个人呆着，在他们身后锁上了门。

我一恢复了点神智就把蒙在头上的毯子或麻袋扯了下来，然后猛撞门，但是无济于事，门是牢固的木头门，上面挂着把巨大的锁，它把我牢牢关在了里面。

然后我更镇静下来后，我提醒自己看看所处的位置。那是一间小但并不拥挤的屋子，角落里有张小床。惟一的光线来自一扇小窗，如果这儿是英国，我一定会说是个扇形窗。它高高地向天花板上开着，即使我移动小床站在上面，也够不着窗子。而且即便我够着它，也不可能穿过它。然而这仍然值得一试，就是失败也比仅仅坐在这儿等着逮捕的那些人——不如说是逮捕我的那个人，因为我现在已经非常明白他们是受伊格诺夫指使的——等着他做他想做的。我试图移动小床，但是它和地板拴在一起。显然在今天以前这地方就已经被用做相同的邪恶目的了。

除了等待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接近晚上的时候，那扇主

要的门下面的活板门打开了，食物被推了进来，数量很多，而且烹调得很好。虽然一开始我很犹豫是不是要吃，因为想到可能有毒。但后来想到无论如何他们已把我控制在手中，因此现在下毒他们又能得到什么？我全心吃着，没有任何不良反应，虽然如此我还是有点惊异，然后美美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上和晚上他们再次供给我食物。那时我整个地厌倦了这一切。我努力引起那些从门下送饭的人的注意，但他们拒绝答话。当我的忍耐超过限度的时候，我拿着那个装食物的碟子撞击了半个小时的门，他们也毫不在意。

我在小屋里度过了第二个晚上，这次我再也不能入睡了。而是躺在那儿责备自己的愚蠢。

黎明来了，照亮了我房间的一角，但是今天，当我正期待着早饭和也许能得到某些解释的时候，门口却发生了可怕的骚动。

我站起来做好准备，心想某种针对我的暴行终于来了。外面传来了最后一击，然后是钥匙转动的声音，门被打开了。我振作自己准备迎接将要来到的攻击。但是它没有来到。

相反，我听到西格尔森的很愤怒的声音，“好了，戴思中尉，你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13．“叫我赛利姆”

“那么，是真的。”当我走到日光下的时候，西格尔森说，“看起来似乎我所有的同事都必须警惕异性耍的这类最明显的花招。一个迷人的微笑，几天、几周，甚至几年的工作就立即大白于天下。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对一个形状好看的脚踝的一瞥究竟能产生多大的效果。”

“真的，先生。”我说，尽可能鼓起自尊心，“那样说是最



没有理由的。那女孩向我保证她有关于伊格诺夫的消息，这才是使我放弃警戒的惟一原因，我坦白地承认自己是以那样一种粗心的态度。”

“真的?”西格尔森现在的声音带着更多一点同情了。“这意味着咖啡馆的主人一定在里面，我们必须返回那里，再次抓住线索。”他看着我微笑道，“但是我忘记了我的礼节，戴思中尉，这是你必须感谢的让你安全回来的人，莫耶尔－赛利姆－巴拉卡特。”

“请叫我赛利姆。”一个高高的年轻人从阴影里走出来，鞠躬，把他的手伸给我。他是棕色皮肤，黑色的头发，还有一把很可能用眼影笔涂过色的胡子。

“莫耶尔－巴拉卡特——赛利姆，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叫的话——隶属于土耳其大使馆，一周以前的招待会上你也许注意过他?”

“哦——”

“那里有很多人，”赛利姆不同意地微笑说，“要记住每一个人很困难。”他看着西格尔森，微笑扩大了，“除非你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补充道。

“好了，”西格尔森说，带着那种想改变话题的表情，“下一个任务是去质问咖啡馆的老板——虽然我对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然后切断伊格诺夫的路。”

“你这是第二次用这种说法。”我说，“我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当我被关在这儿的时候他已经逃走了?”

“也就是在我们寻找你的期间，”西格尔森痛苦地说，“是的。”

“我只能重复说我尽力了。”

赛利姆用我不熟悉的语言命令了一声，于是两个穿着土耳其服装的士兵走上前来立正站着。“审问绑架戴思中尉的人并

把他们带到这儿来意义不是太大，因为他们会承认他们这样干只是为了钱。但是咖啡馆的老板可能会回答我们的问题。”他向其中一个人点点头。这个人领着我们走到一条街道，穿过一条简陋的小路，到了我被绑架的那条街道，那个咖啡馆正好就在路对面。

“为什么。”我说，“我发誓我被带出几里路之远。”

“只是在绕圈子。”赛利姆说。

西格尔森用厌烦的口气补充道：“很简单的伎俩。现在让我们看看好客的主人可能会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走进这间小咖啡店，经营者是个五十左右的矮小的人，他带着谄媚的笑走上前来。我走在最前面，因此他一定看得很清楚，但是他脸上没有一点认识或犯罪的迹象。显然他并没有直接卷入这次对我的袭击中。

“先生，请原谅。”赛利姆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和两个士兵就轻轻但有力地抓住他带到后面，正是从我已经熟悉的那道门走进去的。

西格尔森看着我，扬扬眉毛，“也许有点不太正当，但是我确信巴拉卡特的方法将是非常有效的。哈，”他叫道，这时赛利姆正从后面的暗室里走出来，“已经结束了吗？”

赛利姆耸耸肩。“他什么也不知道，那天他被付了很大一笔钱要他关闭咖啡馆不要露面。”

“我想那地方看起来很空？”我说。

赛利姆点点头。“这地方惟一一个妇女是他的妻子，从他的叙述中知道她不是一个让中尉误入歧途的美女。当然，如果你想要见她——”

“绝对不需要。”西格尔森大笑着说。

“他说他们威胁他。”赛利姆补充道，“要不是这样，他就已经拒绝了。那可能是真的，谁能说呢？”他再次耸耸肩膀，



“一把金子就足以买一个可怜的家伙的良心。”他很有条理地向他的士兵转过身去，用简短的语言打发他们。他们敬礼然后走掉了。“我想我们可以冒险喝杯他的咖啡。”赛利姆继续说，“我不相信他现在要投毒。”他向胆战心惊的老板命令了一声，老板慌忙跑来把我们领到一个安静的角落。

“现在我们必须讨论行动的最好方案。”西格尔森说，“尽量快一点。”

“但是你究竟怎样找到我的？”我想知道。“而且你们两个是怎么熟悉的？”

西格尔森轻视地摆摆手，“我们真的没有时间谈这个。”

“我不这样认为。”赛利姆沉思着说，“在东方我们不需要同你一样加速，然而也许我们到达那里正好一样快。戴思中尉显然对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

“那太离题了。”西格尔森尖刻地打断了，用一种与他平时的礼貌相差甚远的语气说，以至于我向赛利姆扬起了眉毛，而他却咧嘴一笑。

“但是那太有趣了。”赛利姆对我说，“你看，我一直跟着你——”

“为什么，请说？”

赛利姆又东方式地耸耸肩，“这很可能会很有趣——是的，它的确如此。无论如何西格尔森先生还在这儿看着我——和其他人——找到线索，然后决定设下陷阱。”

“哦，这就是你让我单独行动的原因，作为诱饵？”

西格尔森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全神贯注于带粘性的甜食和一杯冰水，这是刚才店主端过来的。

赛利姆继续说：“在我出发跟踪的时候，我看见西格尔森先生正跟踪另外的人，这个人我以前不认识。”

“伊格诺夫的人。”我说。

赛利姆点点头。“显然。我想，这倒像一次很好的运动。然后出发去跟踪西格尔森先生。”

“我没有看见他。”西格尔森承认道，“因为我想那里只有一个人，而且我已经盯住他了。当你走进咖啡馆和那女子说话的时候，我停下来看什么会发生——我很怀疑，因为我看见跟踪你的人走进了咖啡馆背后的小路，我不知道赛利姆也正在后面观察我。”他停下来挥手叫一个乞丐走开，这家伙适才走了进来，他的乞讨声令人生厌。

赛利姆继续说：“当西格尔森意识到你走了很久以后，他自己就走进了咖啡馆。我不能控制我的好奇也跟着进去了。我们还从没有被介绍过，你知道，而且里面很暗，结果西格尔森——至少，一开始——认为我就是把你弄走的那伙人之一而且正打算用同样的方式对付我。”

“真的。”我兴奋地说道，“看来我们两个都出现了判断失误。”那个乞丐现在站到了我的肩膀旁边，我厉声打发他走，“快走。”然后问，“那时发生了什么呢？”

“这并没有让我们离我们的主要目标更近一点。”西格尔森说。

赛利姆揉着他的左胳膊，“他打架像只老虎，你的西格尔森先生。”他悲伤地对我说。

“而你的绅士教养却很足。”西格尔森宽宏大量地说。他头向后昂，大笑起来。“到我们两个人都建立了对对方忠诚的信任后，线索却已经冷却了。多亏赛利姆的好职员以及贿赂的慷慨才使我们找到了你。几乎整三天都浪费了。”他又用一开始表现出的那种尖利补充道，“伊格诺夫一知道我们全力以赴在找你，他一定就离开了这座城市，而且对我们他占了三天的先机，何况，他会去哪儿，我们一点概念都没有。”

“好了，事情不会这么糟。”赛利姆说道，他正准备再说什



么，那个乞丐又挨近他了，显然抱着决心不空手而归。赛利姆优雅地挥挥手打发他走。

“我触犯了法兰克的大爷，”乞丐在一种奇怪的求告声中用拙劣的英语说，“我也触犯了土耳其的官员吗?”

赛利姆大笑。“那些以阿拉的名义行善的人将受祝福。”他引用道，“就像种下一粒谷穗一样将得到五倍回报，而每一粒谷穗将带来一百粒谷子。”他把手插进他精致的裤袋，“拿着，然后走开，不知节制的骆驼的儿子。”

那乞丐跳起来用他的两个爪子抓住赛利姆的手，当他站起来，摊开他的手的时候，发现那不是一个铜板而是一块金币，他几乎是跑了出去，抛下一串祝福，对赛利姆的，对他的妻子的直到他的第十代子孙的。

“能原谅我耽搁几分钟吗?”赛利姆站起来，往四周望望，从后门走了出去，只有老天知道他要去什么鬼地方。

西格尔森从桌上撑起，“正如你能推断得出的，”他低声说，“巴拉卡特是土耳其保密局的成员，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伊格诺夫感兴趣。幸运的是，目前英国和土耳其间的关系不错，寻找你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事实上，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你现在还是个囚徒。”

“我想知道他们计划把我关多久。”

西格尔森耸耸肩，“直到他们厌倦为止，我猜。”他兴奋地说道，“对伊格诺夫来说，关得越久越好，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会停止跟踪他更久一点。好了，我们现在耐心一点，直到赛利姆屈尊告诉我们刚才他的情报人员带来的消息。”

“他的情报人员?”

“我亲爱的家伙。”西格尔森悲哀地摇摇头。“哈，赛利姆，你有什么消息?”

赛利姆大笑，“我就知道我们土耳其的信鸽逃不过法兰克



的老鹰。的确有消息。好消息，我的朋友们，我们已经发现他了。他向南穿越沙漠要往西走。他最后的目的地是麦加。”

西格尔森和我沉默地互相注视了很久。西格尔森问：“你确信?”

“当然。他带了一个导游，一个脚夫。付给他们很大一笔酬金，要他们保守秘密。但是导游必须知道目的地，以便贮备粮食和旅途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导游有一个妻子，他的妻子有一个哥哥，这个哥哥有一个妻子，而他的妻子又有一个表兄，他恰好是我们的一个人。”他冲着我们微笑着。

“老天爷。”我说，“难怪你能找到我。”

赛利姆暗黑的脸红了。无论如何就像一个刚受到花哨的表扬的印度妇女一样。“他指定要到麦加，但是这个导游对这个沙漠不太熟悉——也许过于喜欢他的妻子了——只愿意陪他到巴格达。伊格诺夫必须在那儿另外找一个导游，而那需要时间，因此在他动身开始旅程的下一步之前可能抓住他。”

“仅仅跟踪他会更好，看看他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前究竟想干什么。”有实际经验的西格尔森说道，“真正有趣的问题肯定是，为什么到麦加?我们知道伊格诺夫一直在和德黑兰的那个宗教老师交谈，就是房子在对面的那个人。现在他要去麦加。为什么?我想知道。以色列吸引他们?对此我很怀疑。”

“要知道在麦加他会发现真的以色列。”赛利姆说，“在这儿发现的只是变体。”他厌恶地做了个怪相，“但是我相信你是对的，我也不相信这种突然的开悟，而且果真如此的话难道不能去大马士革吗?”他躺回椅子大笑起来，然后又变严肃了，“他正在从事某种勾当，对此毫无疑问。他干涉了我的宗教这个事实惹恼了我。”

“也许他在撒谎，知道他的导游不会走这么远，知道我们会提问题。”我说。



“嗯，那也有可能。但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知道他要做什么。”西格尔森说，“那就是我们两个跟踪他去麦加。首先是去巴格达。”

“你是对的。”赛利姆说。他把咖啡杯推开，准备站起来。“如果我们现在就做准备，那么第二天一早就能动身。”

“当然我的意思是戴思和我去跟踪他，我亲爱的家伙。”西格尔森说。

“而我，我亲爱的家伙，我的意思是我们三个应该跟踪他。”赛利姆回答道。

西格尔森很快摇摇头，“这是我们争吵的原因。”

“在波斯，也许是。在英国或俄国，毫无疑问。但是麦加，虽然在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却是王国的一部分，因此在我们领土之内。巴格达当然更是我所关注的。”

“会有危险。”

“我有四个儿子，”赛利姆说，“假如我升入天堂，我的世系会延续下去。毫无疑问，你自己也作了相同的防备。”

“我对后代的贡献微不足道。”西格尔森说，“而年轻的戴思一直太忙，因而顾不上这类事。这是个很好的提议，然而我真的不能允许它。假如你回不来，想想那四个儿子的责备吧。我怎么面对他们？”

“这是你最后的话？”

“当然，戴思和我将明天动身，单独走。”

“最近，冬天才刚开始。”赛利姆沉思着，“因此旅行还不太困难。你们应该穿越边界进入土耳其的行政机关——什么——从今天开始要一周？因此我要告诉你们从明天开始的一周内，你们将会被捕。在土耳其监狱先关几天——不是最舒适的地方，我恐怕——然后你们将被移交给英国领事，同时还有一张简短的便条，内容是你们要立即被遣返英国，从此以后将被

视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或应该是人们？或甚至是女人？”他说道。

那时候拉丁语文法的精妙之点对西格尔森来说已不是最重要的了。他脸上显出混和着愤怒和困惑的表情，几乎不能压制，但是竭力压制着，终于还是压制住了。“你会那样做吗?”他最后问。

赛利姆点点头。“当然，我将会很遗憾。如果你们让我跟着去麦加调查那个无赖的作为情况就会好得多。但是，如果我必须一个人走——”他耸耸肩膀。

西格尔森没有把他的牙齿咬得格格响是英国教育系统成功的杰出证据。他吃力地说：“你会听从我的命令吗？你会限制你生气勃勃的精力吗，它已经危害了我——我们——的使命。”

“假如那与我对上司、我的国家、我的政府的责任没有冲突，那么我会很高兴这样做。”赛利姆说道，伸出了他的手。

西格尔森握着伸过来的手短暂地微笑了。“我们多快才能动身?”

14. 麦加

赛利姆显然在他的大使馆里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确实第二天一早就能够动身，同行的还有一个导游——是那种奇怪的东方式的一身兼几职的人，即是导游、顾问、朋友，还是商人——一打驾骡子的人，他们负责运输行李，还有六个荷枪实弹的土耳其士兵。

西格尔森斗胆问了一句这样大的队伍是否非常必需，我承认我也扬扬眉毛表示疑问，但是赛利姆告诉我们，我们的队伍人数无论如何还没有多到确实能保证我们的安全。他说，山上多强盗，而且冬天的进一步来临会加大旅行的困难。这些骡子



需要运输我们必须带走的大量的罐装食品，因为那些路边的客栈不太可靠，而且山上又什么都没有。

这些令人信服的证据使西格尔森和我保持沉默了，让赛利姆忙于这些准备。结果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第二天出发时所有一切都准备停当了。

我再一次被置于这样尴尬的境地，是为亚洲的未成年人写一本冗长的导游指南呢还是用几行字打发这次冗长的、值得回忆然而并不完全舒服的旅行。这次旅行并非我们计划或冒险的主要部分，但是它也是我不可能很快就能忘掉的。

大约第一天是在穿行但悉德－卡维尔的一部分，这是我们进入德黑兰时已经穿越过的。在那个季节它与英国人心目中沙漠的概念大相径庭。因为它活像一个橄榄球场，在连续一周的雨水后正猛烈被使用。紧接着就是进入扎格罗斯山脉，越往里走道路越狭窄、陡峭，岩石越多。

现在冬天开始以急切的心情控制一切了，我们很快在走路的时候被迫停止一切闲散的谈话，而且把头低着与寒风吹过来的冰雹和雪作斗争。那时才意识到有理由感谢赛利姆做的一切准备，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给我们配备的皮衣和沉重的旅行外套，我们还能做什么。士兵们也装备得很好，几个有远见的驾骡子的人同样如此。但是另外有几个可怜的家伙或是因为像那些没有经验的女子一样缺乏远见，或是因为缺乏必要的资金买暖和一点的衣服，结果穿着单薄的棉衣与风雪严寒作斗争。一天的旅程结束后我们真的不止一次把那些冻得半死的可怜的家伙放在火堆旁烤，为了让他们解冻。但是也常常有整天阳光普照的时候，但是它的光芒只是个假相，根本感觉不到一点温暖。

虽然路程很困难艰险——无论如何，在旅行的好时节里——却有良好的资助。客栈和可休息的地方在路边排成一

列，除了在最艰险的地方。因此我们用不着在外面度过超过一两个晚上。我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强盗，对此我隐隐地感到有点失望。我猜像所有有点头脑的人一样，他们也找个地方躲起来度过冬天了。

这样过了一周左右，我们注意到我们在逐渐向下走而不是向上走，赛利姆向我们保证几天后我们应该就能到达巴格达。这被证明是对的。

因为这儿是赛利姆的土地，我们把大多数直接询问都交给他。很快他就发现伊格诺夫已经加入了一个去麦地那的商队。而且已经走了三天了。

“他们不可能走得很远。”我急切地说，“因为他们是用最慢的骆驼旅行。如果我们配备新马，我们应该能很快赶上他们。”

但是赛利姆摇摇头，“到那时又怎样。我毫不怀疑王子有正规的通行证和允许令。是的，我可以把他抓起来驱逐出去，但是那时候另外的代理人又会被轻易地送进来完成他的任务，无论这个任务可能是什么。跟着他们走会更好，我们一会儿就能赶上，我想，一天左右。等我们到达的时候不会太迟。而且远远地在后面跟着我们不会吸引注意力。我马上就去找导游并准备粮食。”

他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提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那时没有要原先的导游和驾骡子的人。对于他们是否具有穿越沙漠的细节性知识我们很怀疑——可以说我对此也同样表示怀疑，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件像样的冬天里在深山穿行的衣服都没有带——他们领了他们的工钱就重新出发从原路返回德黑兰了。赛利姆离开我们为这一任务出去寻找当地人。

他回来时非常高兴，说他不仅找到合适的人，而且还有一帮要去麦地那的商人愿意与我们同行。这帮人原先决定准时到



达巴格达加入同伊格诺夫一同离开的那支队伍，但因为某种原因耽搁了，他们现在住在旅馆里哀叹他们的命运，打听是否有任何人要往那个方向走。

“他们不会使我们的速度慢下来吧？”我不得不问。

“我想不会。”赛利姆说，“他们的骆驼很好，人数并不太多。但是遇到困难他们会很有用，而且他们的出现可以缓和别人对我们的怀疑。”

在我们之间，我怀疑这些商人为仍跟着我们的那些士兵的配备提供了大量资金，我猜他们提供了为数不少的资金，因为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保护的利益。

告诉了我们关于商人的事，赛利姆更为温和地向我们提出建议，“假如你们两个扮成穆斯林会更好，”他说，“虽然有大量的西方人穿越沙漠——到那儿参观麦加——他们也常常这样乔装，因为那里有很多迷信者，他们不愿你们在此露面。”

那时候我和西格尔森并不像被天气晒黑的。我们两人在旅程中都留了胡子一类的东西，因为早晨的洗漱用具这类东西在深山里还没有发展起来。再加上我们肥胖的裤子，长长的旅行服装，我们极易被认为是当地人。

我们惟一的担忧是赛利姆的那些人对我们加入他们的信仰会作何反应，赛利姆向我们保证，他们都是他亲手挑选出来的，而且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士兵，因此有士兵讲求实用性这一特点，最后，假如我们呆在队伍末尾，他们就看不见我们在做什么，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持有反对意见。他进一步私下告诉我，那时西格尔森在别处忙着，他说拜占庭依然有大量太监，他的士兵中没有一个有些微倾向要加入那种非男子汉的行列，他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胆敢如此卑鄙，背叛我们，等待他们的就将是这种命运。

至于我自己，虽然我确信，我不是任何一个教义的热烈的

信奉者，但是加入对造物主的崇拜也看不到有什么不好，无论从里面可以得到什么。虽然我不可能也没有和西格尔森讨论过这件事，但是我想他和我的观点大致一样。我真的知道在那个方向上我们不会有困难和不悦。

现在到了那将构成——谢天谢地——我的这次“只有一章的伟大旅行”的最后一部分了。

连续几周我们都在沙漠上奋斗。我失去了所有方向感，而且不仅仅是方向感，时间感也一同丧失了。因为那儿连续都是相同的炎热白天，风把沙吹到脸上，然后是相同寒冷的晚上，直到它们合并为另一天。

和这支沙漠中的队伍相处我们毫无困难。他们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部分，但实际上，除了他们自己的主人他们不承认任何领导。赛利姆告诉我，他们极愿意劫掠小的旅行队，但愿意与我们这种较大的、装备较好的队伍达成协议，接受适当的贡物作为交换，陪伴我们从他们领土的一部分旅行到另外一部分。这是他们收人的正规来源，他们极有效率地管理它。事实上我常常想到如果这些干旱的地方有人们极为珍重的东西，那么那些沙漠中的人就会取代伦敦或纽约城市人的位置了。因为这些人的保护，我们在夜里吃完饭后，做过一些有趣的谈话后就能很容易地入睡。赛利姆漫不经心地问起最近是否有别的商队到那边去，答案表明我们距离伊格诺夫并不太远。

一天晚上在火堆旁边，赛利姆告诉我很多关于他的国家和宗教的事情。他自己是较大的逊尼派教徒，或说是正统派，因此在波斯他从没有完全感觉到是在家里，它只是另一支教派的家，那是一个更为狂热的组织。赛利姆告诉我这两派之间教义上的区别，但是他说，尽管他努力想发现任何一派中可能吸引伊格诺夫的地方，但是找不到。但是这两派间不存在冲突，它们共存得很好。



“好了，那么，”西格尔森说——我们能自由地用英语交谈，因为这些商人坐在另一个火堆前，士兵们则坐在第三个火堆前，本地部族的人则坐在第四个火堆前——“那么，是否可能是一些他试图利用的政治弱点呢？比如说，他是否会挑起沙漠中的部族对付土耳其宫廷呢？”

赛利姆摇摇头。“就在此时，宫廷确实与靠近麦加的一些小部族有不和，但并不严重。”

“没有内战的危险？”

赛利姆笑了。“沙漠部族的人数还不足以达到产生那方面的危险。虽然他们和正规军做战有困难，但是因为他们行动轻捷，因此依靠走得很远很快可以躲过正规军。”

“更大一些的政治局面又如何？”西格尔森问。

“我看不到有任何特别的地方。”赛利姆耸耸肩说，“奥斯曼帝国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因此它的一些表现形式不完全现代，改革的压力确实正在形成，但那是从内部开始。”

“但是它可能被利用。”

“也许。但是我保证，不会来自遥远的麦加，虽然它是以色列的灵魂中心。再说，宫廷几乎与每一个重要的国家都有良好的关系，和英国、德国——”

“哈，和德国？”

“当然，现在德国工程师离我们并不太远——当然，相对来说——在修一条铁路。”

“哦。”西格尔森注视着火。

“你不是在猜有什么事情会从那里面滋长吧？”我问他，“我们和德国也有很好的关系。我们的女皇还和恺撒有关系。”

西格尔森笑了。“但是，如果谣言是真的话，已经有一两次家庭争吵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很可能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但那可能是什么呢？”

“先生们。”我说，“我们已经多少次谈这个话题了，但是毫无眉目。我们能改变一下主题吗？赛利姆，我们从巴格达出发之前，你说西方人参观过麦加。直到现在我都一直以为这个地方禁止像我们一样的外国人进入。难道不是这样的？”

“严格地说，是的。但是实际上，一般而言，外国人是可以容忍的，如果他们举止有度，合乎礼仪。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赫尔曼-比克纳尔先生吗？”

我摇摇头。西格尔森皱起眉头，说道：“这名字倒似曾相似，但是不能确切回忆起是谁。要是我的索引录在这儿就好了。”

赛利姆继续说：“几年前，理查德-巴尔顿先生，这个名字你们两个一定都很熟悉，乔装参观麦加，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特别提到了他这样做所冒的巨大危险，忠告他的读者切不可像他一样使用这种计谋。不久之后比克纳尔先生，他也许没有读到理查德这本书，乘船去吉达，而且公开地没作任何乔装就走进了麦加。他用他碰到的第一个人作向导，观光了一下景色——显然没有感觉到任何一种情绪——他回到伦敦的时候，给《时代周刊》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地方很有趣，虽然从他的描述中你不会作如此想，他还建议任何一个恰巧路过的人去看看。”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我大笑。

“是的，真的。你们真正的英国怪人之一。我自己看到过这封信，理查德先生从报上剪下来保存着。他决不原谅比克纳尔，他认为后者毁了他作为一个大无畏的冒险家的名声。”

“那么你认识巴尔顿先生？”西格尔森问道。

“我不愿说我认识他，但拜访过他一至两次。他在大马士革死去，也许你们知道。”

“那么你的意思是并不存在真的危险？”我问，“那些危险



都是一种夸张之词?”

“我不愿意完全这样说。”赛利姆慎重地说,“除非你们跟着我,当然,就不会有困难,虽然你们不能进入清真寺或其他宗教场所里去。而且,也有狂热的信徒——正如在所有宗教中一样——如果你们没有使你们引起注意的地方就不会有什么麻烦。”

“我想知道,伊格诺夫是不是被想模仿巴尔顿或其他人的想法刺激了?”我说,“他参观麦加只是一种勇敢,表明一个俄国旅行者也能到英国人能到的任何地方旅行?”

西格尔森摇摇头。“这样想倒令人觉得放心,”他说,“但那并不符合我对王子形成的大体印象。不,他是在从事某种活动,你可以相信这一点。但那是什么?”

我们的谈话就以那个问题作为结束了,因为我们开始寻找毯子了。

三周以后我们到达麦地那。在那里我们告别了商人朋友们。我们在当地没有发现任何赛利姆提及的令人不安之处,显然它存在的范围并不大。从麦地那到麦加的旅行的最后几步没有什么有趣之处,骑马只是一段很短的路程。

尽管赛利姆作过保证,但当我们在远处看到我们的目的地发出微光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发抖,我承认不是完全不愉快。当我们骑马穿过大门,进入古老而神圣的城市麦加的时候,我觉得比起平淡无奇、呆板的比克纳尔来,我更像敢作敢为的巴尔顿。

15. 从吉达到萨瓦金

我原以为麦加一定很拥挤,弥漫着虔诚的宗教气息。因为它是每一个穆斯林朝拜麦加的主要责任,一生中至少赴麦加朝

圣一次，如果他能够的话。但是这个城市却很荒凉，赛利姆解释，朝拜在这一两个月内不会开始，如果真的开始了，要想在整个城市找到一张床都很困难。

我们骑马穿过街道，那儿惟一的生命迹象是扑面而来的灰尘。如果我们遇到一两个当地人站在街角打发时间，就像南方海域的妇女们希望冬天赶快离开，希望旅行者能在早春到来，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地方尚有活力。

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在下午的后半段了。我们毫不困难地就找到了住处。赛利姆说我和西格尔森呆在屋子里会比较好，而他出去打听伊格诺夫的消息。西格尔森对此有点恼怒，我告诉他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他就不再坚持了。

赛利姆直到晚上很晚才回来，到那时候，我也急于知道他发现了什么。

“我们刚刚又错过他了。”他说，俊秀的脸上有些恼怒。“刚刚。三天前他到达这儿，昨天一整天都在和另一个宗教界人士谈话。就在今早他们一起骑马出城了。”

“是什么样的宗教人士?”西格尔森想知道。

“什叶派老师中的一个。这个人过去几年一直在这儿居住。他的邻居们都容忍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有点发疯。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被命令照看那些阿拉认为适合以那种方式受折磨的人。他显然是个苦行僧。”

“真的?”

赛利姆点点头，表情变得开朗了。“但是并不是全部都失去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去吉达。”西格尔森以一种确定的口气说。

赛利姆有些惊奇。“是这样。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这样，他没有返回麦地那，不然我们会看见他。而吉达是惟一一个附近还算重要的城市。但这无论如何不是惟一的



原因，你曾在一次精彩的谈话中解释过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区别。戴思，毫无疑问，你能回忆起我提到的这一点？”

我绞尽脑汁回忆赛利姆提到过的以色列较大的教派和较小的教派之间教义上的不同。

当先知开始鼓吹信仰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皈依者是他的女婿阿里。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主要分歧就是逊尼派很尊重阿里，什叶派则给他一个相等的地位，或实际上比先知本人更高的地位。他们相信阿里传下的后代阿訇有一个特别神圣的使命，这些阿訇中的最后一个将是马赫迪，他是什叶派的弥赛亚，将领导穆斯林走向辉煌的胜利。

1848 年一个叫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人出生在苏丹的东果拉，那时东果拉在埃及的控制之下。他在埃及干了一阵子文职人员事务，接下来就开始从事奴隶贸易，并且在最后宣布他是救世主，是来领导人民的。苏丹的苦行僧们相信他，并起来反抗那些统治他们的埃及人。

由于总督伊斯玛仪个人的挥霍无度和向英国借债，埃及那个时候正处在经济崩溃时期。英国人进入埃及，要把这个国家恢复到稳定的社会状态中。驻扎在苏丹喀土穆的一小队由戈登将军指挥的英军士兵，抵挡不住马赫迪（救世主）所率领的游击队的冲击。1885 年，喀土穆陷落，戈登被击毙。

这个时期，马赫迪在 1893 年去世，他的继承者哈里发统治了他的地方。但是苏丹狂热和嗜血的苦行僧拒绝相信马赫迪的死亡。他们认为他只是隐而不显，要等到世界末日那天才显现。

“他去了苏丹。”我说，“也许他计划煽动那帮部族攻击埃及。”

“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赛利姆说，很快地摇摇头。

“不，”西格尔森说，“我相信确实如戴思所说。这是他走

这么远碰到的最好机会。在西藏，我们的努力使他受到挫败。波斯和奥斯曼帝国都很稳定，使他的阴谋难以得逞。但是苏丹则是另外一回事。戈登的失败至今还不到十年。年代这么近足以唤起人们心中的记忆，使他们受这样一种说法的影响，认为他们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哈里发的力量不足以对抗埃及。”赛利姆叫道，“装备很差，缺乏正规训练的部落想要对抗正规军？这不太可能。”

“但是在他们停止以前，他们可以做大量的破坏。”我指出。

“而且，”西格尔森说，“真正的问题不是苏丹人能否战胜埃及人——因为答案已经很明显，不可能——而是是否会有另外的国家寻找合适的时机卷入其中。比如法国，用妒忌的眼光看埃及已经很久了。事实上他们支持英国对一次叛乱的镇压是他们的失败，这次叛乱的领导者我记不清了，年代一时也想不起了。这次行动使法国丧失了同英国一起统治埃及的权力。”

“那是阿比叛乱，在 1882 年。”我接口道。

西格尔森扬扬眉毛，似乎对被我抢了先有些不快。

“我最大的哥哥光荣地参加了那次战役。”我解释道。

“原来如此。这次卷入整个欧洲的战役很可能就是由埃及南部边界的小争执导致的，这并非不可想像。”

“俄国等着坐收渔人之利？”我问。

西格尔森点点头。“因此我们立刻跟踪他势在必行，我过去一直在说‘我们’，但是让你们任何一个继续跟着我，我真的有些犹豫。因为据说哈里发比他的老师玛地更疯狂更嗜血。”

“要阻止我们跟着你是困难的。”我告诉他。

“赛利姆？”

“你的阿拉伯语还不至于好得能够冒充本地人，我担心。那只能担保你在苏丹延迟地痛苦地死亡。因此我留在后面是没



有问题的，即使它不是我对我国家的明确的责任。要知道土耳其的土地与埃及的部分边界接壤。因此埃及的麻烦暗示着奥斯曼帝国的麻烦。在此之前苏丹人就对尼罗河垂涎已久。因此我有幸服务的那支军队必将接到开拔的命令。”

西格尔森平静地接受了他的失败。我们很快就休息了，期待着第二天早早动身。

在我们真的出发以前，赛利姆坚持要我们扔掉身上那些任何可能被视为西方人或基督教徒的东西。他告诉我们在苏丹要逃开监视和逮捕非常困难。但是我们没有义务使它完全不可能。看起来西格尔森没有个人私有物，而我的也并不太多，一幅父母的缩微图片和诸如此类的，这些都被赛利姆的一个朋友妥善保管起来，同时还有一张便条，声明如果我不能回来要回这些东西，那么交由他处置。这位受托的朋友还以金银的形式提供了一大笔钱，说我们去的地方可能需要朋友。

赛利姆命令他的士兵返回巴格达，说他们不能提供帮助，而且可能还会阻碍我们的任务。他们很强烈地抱怨，说让他们六个跟着我们足以对抗哈里发的军队，因为我想他们以为要向苏丹发动进攻。但是他们最后仍然不情愿地走了，和赛利姆告别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

从麦加到吉达距离并不远。我们很快就到达了这个旧海港。吉达的居民因为和外界频繁接触——因为海港很繁忙——自认为比麦加居民见多识广而且比周围的沙漠部落更为优越。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优越感通过对陌生人的傲慢来表现自身，这让我很快就恼火了。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优越感并不是着重通过清洁街道的良好愿望来表现自身，那是我曾经走过的最恶劣肮脏的街道。

当然，如此多的陌生人意味着我们引不起一点注意。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在码头询问过后就离开了。

我们问的第四或第五个人告诉我们他的兄弟——不是表兄弟，真是个奇迹——确实签约带走两个跟我们描述的长得一样的人，穿过海湾到达苏丹的萨瓦金。他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并没有问他，他的哥哥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养活，他要求的价格是通常价格的两倍。因为苏丹的形势不稳定到极点。他又充分地补充道，他也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养活。

我们跟上这条线索，很快就发现我们自己在海湾上了他的帆船。船长很活跃，极愿意告诉我们所有他知道的苏丹目前的形势。他说，苏丹人对外国人都很怀疑，玛地的统治以及后来哈里发的统治给他们带来了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市民所经历的恐怖，虽然我们这位有着海员的率直风格的船长在表达的时候用的是更为质朴的比喻。那些并非不得不去那儿的人应该回避这个地方，说这话的时候，他斜视了我们一眼。

为了打消船主可能有的怀疑，赛利姆告诉他我们和萨瓦金的当地长官有生意要谈。

“哈，”船主说道，“埃米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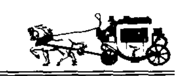
“是的，”赛利姆说，“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人，你认识他？”

船主笑了。“可能吗，先生？不，但是我听说过他。比较而言他没有他们中的很多人疯狂。他的好客是出名的，任何外国人都能在他的宫中得到热情接待。常常。”他想了一会儿，补充道。

西格尔森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眼，“那么很可能任何最近到达那儿的外国人都会去见埃米尔？”

“绅士们，有面子的人，当然。”

我们到达了萨瓦金，这个地方摇摇晃晃的木头防波堤看起来太不适合这样一个忙乱的码头。这是苏丹的主要码头，或者至少在那时候是。有很多士兵在码头上走来走去，看上去很阴沉的年轻人，荷枪实弹，仔细盯着每个经过他的人。

根据攻击是防卫的最好方式的原则，我们大胆地向他们中最凶恶的人走去，要求他们护送我们去埃米尔的宫殿。

他们这样做了，很快我们就被引到了这个大人物的面前。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像西格尔森一样高，也是同样纤细和禁欲的外表，有着巨大的老鹰嘴一样的鼻子。尽管他是嗜血狂的代表，但是有着敏锐的风格和带讽刺感的幽默。和当地各种人一样，他说的是古典阿拉伯语。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计划，赛利姆告诉他，我们是三个狂热信徒，痛恨所有的外国人和不信教的人，我们在麦加的时候获得一个人的线索，这个人不但是外国人，不信教者，而且还是一个叛徒。这个人已经躲避我们的警戒很久了，他到达吉达，然后到达苏丹，我们相信，他计划谋害哈里发和哈里发身边忠心的侍从。

埃米尔沉默地听着，听的时候把眼睛眯着。在描述了伊格诺夫的样子之后，埃米尔说道："是的，有这样一个人，他昨天来见我，同行的还有一个——圣人。"他说话最后的那个停顿虽然很轻微，但足以表明伊格诺夫的同伴并没有给埃米尔留下好印象。"他们说神圣的宗教感驱使他们来到喀土穆，鼓吹对埃及的英国魔鬼发动圣战。"

虽然这都是我们早先的谈话作出的推断，情况必定如此。但是我承认一开始听到它这样赤裸地被表达出来感到有点可笑。我接着回忆起自从玛地当年作过类似的圣战宣传，苏丹人过去就一直生活在可怕的迷信狂热中，他们等待着进一步的征兆。因此他们很轻易地就会成为伊格诺夫编造的谎言的猎物。

而且，坐在俱乐部舒适的椅子上嘲笑是一回事，站在埃米尔的宫殿前又是另一回事。当你回忆起戈登的死亡，太真实，太悲惨，太可怕，而它正是这类宗教狂热的结果，而它仅仅发生在十年前。

"我给了他们一个护卫队保护他们去喀土穆。"埃米尔说

道，“我该相信什么？现在你们说他是个外国人，一个不信教者，一个叛徒？”

“还是一个间谍。”赛利姆兴奋地补充道，在原有的基础上又附加了一项指控。

“我相信什么？”埃米尔又说道。把手轻轻在膝上拍着，就像一个需要急切作出决定的人。他站起来，“好了，那么，”他说，这种语气我辨认得很清楚——它意味着一个职业外交家意识到他的一个决定错了，而这个错误带来的结果有可能结束他的职业生涯，或者从埃米尔的立场说，可能结束他的生命。“那么，我们必须去喀土穆，阻止他。”

“我想你会这样说的。”西格尔森平静地说道，“如果我们足够快地到达那儿，或许仍可以补救。”

埃米尔向旁边站着的一个侍从转过身，“备马。”他叫道，“快点，如果还想你们的脑袋安在肩膀上的话。”

16. 喀土穆

当我们骑马行走在萨瓦金和喀土穆间干燥的土地上时，老埃米尔一直从肩膀上面往后看我们，问我们他可能会如何对付伊格诺夫。他行走的步速足以使颈骨折断，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回答他，即使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想给他一个答案。

当我们晚上在一个小村庄休息的时候，埃米尔也在抓紧时间思考他的问题，包括目前的和将来的种种可能。“我将被叫去解释为什么同意他到达喀土穆这样远的地方。”他确定地对我们说，忧郁地摇摇头。“为什么，我甚至把我的私人保镖中的一些派给他，加速他的行程。”

“然而，那可能也不是坏事。”西格尔森说，“是否允许我提个建议？”



埃米尔点点头，西格尔森于是开始详述他的计划。埃米尔在听的时候脸上渐渐没有了悲哀的表情，等西格尔森说完的时候，埃米尔不但对我们变得非常愉悦，而且站起来显然想拥抱苦恼的西格尔森。

“你的兄弟们虽然沉默寡言，但却显然是机智的谋士。”埃米尔对赛利姆说。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直到那时大部分的交谈都由赛利姆代替我们。

“我尽了我卑微的努力教导他们。”赛利姆谦虚地说。“至于他们沉默寡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和埃及的可憎的英国人共事太久，被迫用那种可笑的语言玷污了他们的嘴——就像一头驴子的背叛，难道不是吗——以至于他们全部忘掉了阿拉伯语。”

“真的?”埃米尔因听到这个消息紧紧盯着我们。于是我在心里诅咒赛利姆的愚蠢。“和英国人一起工作，你们?”

“哈，”赛利姆说，“那是他们的狡滑，他们装作和那些不信教的狗一起工作，同时秘密地做他们所能做的，削弱他们的统治。我能告诉你关于间谍、破坏和多种背叛的故事，管保让你听得乐开花。”

埃米尔的脸放晴了。“我明白，正是这类我相处最融洽的人。神圣的哈里发也一定高兴见到你们。”

我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对这前景感觉如何，但是我一想到会见压迫苏丹的那个嗜血的恶棍，就觉得皮肤上有虫子在爬。然而把这种感觉说出来肯定是致命的，因此我尽力表现得很高兴。

经过三四天在荒野和几乎没有人烟的土地上穿行，我们到达了喀土穆。低矮的泥土屋三三两两散布在尼罗河的一岸。这个地方惟一的好处是来自沙漠的风不受抵抗地吹过街道，一定程度上带走了袭击我们鼻孔的多种多样的臭气，这要归功于风的努力。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到了。”埃米尔说，同时带着明显的兴趣看着周围，“我以前来过这儿，但大约是十年前了。”

想到这个玩世不恭的人在他最后一次到这里所做的和看到的我不禁发抖。但是我想按他的观点他不会比那些在这块为神所弃的土地上的其他人更坏。他的尊严而有礼貌的风度起了很大作用，使我们忘记了他是哈里发的代表，在哈里发之前，我猜，是玛地的代表。

喀土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块奇异的土地。它看上出是块被忽略了的地方，被那些古老的恶行和几乎被遗忘了的悲剧的鬼魂缠绕着。政府所在地穿越尼罗河移到了乌姆杜尔曼的事实也许加重了这个地方被遗弃的感觉。也许这个城市比看起来更有生气，是因为戈登死亡的悲剧压在我的心上，给这个地方投下了阴影。

老埃米尔环顾四周直到回忆起了一些界标，于是他出发了，我们几个在后面跟着。我们在一所大房子前面停下了。这所房子气势比较宏伟，虽然并不比其他的房子更干净，埃米尔下马了。

一个矮胖的人急急跑出来迎接我们。他和埃米尔带着许多共有的感情拥抱在一起。这个男人显然是当地的显要人物。也许他是另外一个埃米尔，我猜。这个称呼在那些地方很常见，但他在喀土穆那个不知为何被称作市长办公室的地方任职。因此为了把他和埃米尔区别开来，我将称呼他为市长。

周围充满了介绍的声音，市长极为礼貌地邀请我们入内，并要人把饮料端上来。

就像任何一个在那些地方旅行得很多的人都会意识到的一样，欢迎客人的程序可能是最拖延的一种，而市长本人显然企图把这种场合所需要的全套礼节搬出来。然而埃米尔仍然担心我们可能已经到得太迟了，当市长正向我们表达欢迎的时候，



他说："原谅我的鲁莽，我的朋友，但我们到这儿是有紧急公务要办。是否有两个旅行者在前些天到达这儿，一个高大的人，白皮肤，黑胡子，由我们的一个苦行僧陪伴着？"

"是的。"市长点点头，"他们已经到这儿两天了，现在全城议论的就是这事。"

"怎么会这样？"

"据说他们鼓动对英国进行圣战。自然苦行僧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同胞们，消息已经传到哈里发那里。传言哈里发计划亲自来看看，明天或后天。"

"他要来吗？"埃米尔问，"哈，现在，我的朋友，事情可精彩了。因为我们从萨瓦金出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追踪这两个人。他们是间谍和叛徒，但是因为是我派他们来的，因此他们继续存在下去对我就是个危险。"

"哦？"听起来对这位朋友的安乐的关怀在市长的要事簿上并不占很高的地位。

"对于你，当然也一样，因为你负责喀土穆地方的安全。"

"哦，是的，我正要说我们必须对这些坏蛋做点什么。"

"温和点，老朋友，温和点。我们的兄弟已有了一个计划，虽然我们不知道神圣的哈里发会到这儿来——那很妙，我认为。我们将等着直到他来，在他见到叛徒之前先见到他，告诉他关于他们的真相。我们将说——在一定程度上这确实是真的——我们早识破了这两个人，但等着哈里发亲自处理。"

市长在椅子里扭动着，"妙极了，妙极了，你认为他会在这儿处理他们，还是把他们带回乌姆杜尔曼？"

埃米尔耸耸肩。"这对我不存在什么问题，年纪已磨损了我观看精心炮制的死刑的兴趣。"

"哦？幸运的是我还没有受到这种影响。"这两个老恶棍狂笑起来，我们其他几个则努力装出很开心的样子加入其中。

这时已到下午的下半段了，市长说我们应该和他一起吃饭，然后给我们提供了两间屋子，较大的一间给埃米尔，另一间给我们剩下的几个。

当我们被带到吃饭的那间屋子，我抓住机会对西格尔森说出已经困扰我好一阵的想法。“把伊格诺夫指责成如此卑劣的人对吗？我听到过一些关于哈里发的残忍的话，我想，不管伊格诺夫可能希望对英国做什么坏事，他也不至于就该遭到这个等着他的下场，而且这个下场掌握在这些屠夫手里。”

西格尔森的品行也使他看上去感觉有些不好意思，“我承认，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他说，“在战场中杀死一个敌人是一回事，但这又是另一回事。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在这儿的地位并不安全。如果我们在英国或法国，我们就已经诉诸官方解决了。在西藏，我们某种程度地卷入了公开的对抗，用不着寻找或给予仁慈。但是在这儿，我们仅仅为了避免惨死在哈里发刽子手的手下，就必须使用所有的手段和技巧。但我决不为我们的计划感到高兴。在沙漠中，看起来摧毁伊格诺夫的阴谋是明智的，但是现在——”他耸耸肩，看上去非常不高兴。

“那为什么要去做完它呢？”赛利姆说，“我知道东正教的良好动机已等同于马基雅维里的诡计，但是对我来说答案非常简单。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去见伊格诺夫，告诉他我们知道一切？而且我们已经把他出卖给哈里发？然后建议他逃命吧？”

西格尔森的脸放晴了。“好极了。”

那晚吃饭的时候，我们问市长他是否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伊格诺夫。

“他呆在旧宫殿的废墟里。”他回答，不安地四处看看。

“什么，”埃米尔说，“那个魔鬼的地方，戈登？”

“啊，那是个奇怪的地方。”市长对我们解释道，“被神灵和其他邪恶的灵魂缠绕着。”他打了个冷战，“你们可以想像得



到，那增加了包围着这些人的神秘性。”

“这个地方确切是在哪里？”赛利姆问。

“在河边，这样一个方向。”市长告诉他，同时用手指着。

我们原打算借口旅行之后疲倦了请求告退，但埃米尔省去了我们的麻烦，他直接说出了我们正要说的话。他是个很老的人了，因此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而这避免了我们引起注意。

市长的房子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看守，我们很轻易地就躲开了他，然后沿着荒凉的小路来到河边。戈登的宫殿不难找到，因为当地人显然也像市长表现出来的一样反感这个地方，所以在它周围没有新房子。

就是对那些不相信神灵的人而言，这个地方也有一种令人恐怖的气氛。在戈登被杀那天它被一把大火烧成平地，只有墙上的木桩保留下来了。一些夜鸟在我们靠近的时候尖叫起来，那时我确信如果我是个迷信的苦行僧一定会把这只鸟当做是戈登本人回来寻找他的仇敌。

我们不敢点燃灯笼一类的东西，但是月亮低低地挂在天空上，借助于它的微弱的光线我们在黝黑的森林里踩着嘎吱嘎吱的朽木和很多碎石往前走。

我在前面领路，一会儿，我在废墟的一角发现一个简陋的棚屋，于是掉转方向向那里走去。突然一具横躺在碎片上的像尸体一样的东西差点把我绊倒，我立刻停住脚步，举手向其他人示警，然后我们弯下腰看看那东西究竟是什么。

那是一个男人，不是伊格诺夫，而是个阿拉伯人，留着一头卷曲的乱发。他没有死，而是睡着了，鼾声很响。

“显然是苦行僧。”西格尔森悄声在我耳根边说，“我想伊格诺夫一定在棚子里边。俄语怎么称呼王子，我想知道。”

我搔搔头皮，“伽斯帕丁（先生）？”我试探着说。

“也许是吧。正是这种时候一个人可以理解巴比塔的故

事。”然后他俯身对着粗陋的棚子的勉强算是门帘的东西轻声叫着。

里面的人惊醒了，坐起来，这时候棚子跟着摇动起来。接着门帘被揭到一边去，伊格诺夫虎视眈眈望着我们。他几乎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立刻明朗地微笑起来。“啊，先生们，我想我用不着问你们的来意。”他把门帘掀向一边，“如果你们不介意亲密一点的气氛，请进来吧。我会点亮灯，邻居们并不抱怨我的古怪。”

我们走了进去，这稍稍有点困难，因为棚子的面积实在太小。伊格诺夫擦亮火柴，点燃一节蜡烛。

“正如你说的，”西格尔森开门见山地说，“你无需问我们的来意。我们来告诫你，当地官员已知道你是谁了，正等着他们的上司来采取必要的行动。”

伊格诺夫摸着他浓密的胡须。“看起来就像告发者被告发一样。”他说，“无论如何，你们现在的立场是不正常的，可以这样说吗？”

“你能背诵古兰经吗？”赛利姆问。

伊格诺夫看上去很迷惑不解。

“我能。”赛利姆说，“至少大部分。”

“看起来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要把我们之间的事情立即做个了断。”说着，伊格诺夫拿出一支很大的军用左轮手枪。

“我看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做。”西格尔森对他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好的防备——”我可以告诉你，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是伊格诺夫对此并不知道——“而且，我们的军队已经包围了这个地方。”

“真是明智的防范。”伊格诺夫说，同时把左轮手枪收了起来。“这肯定是一次匆忙的再见？”

“你认为我们还能再见面吗？”西格尔森问道。



“哦，我将会尽量让我们再次相见。”伊格诺夫爽朗地笑着说，“让我想想，我对赛利姆已经很熟了，西格尔森先生，是吗？我认为我们除了上次见面之外再没有见过，尽管我想我应该见过你。你恐怕曾经去过俄国吧？”

“我很荣幸地到过奥德萨一次。和崔波夫案件有关。你对此应该很熟吧。”

“哦。”我能看见伊格诺夫的眼睛闪现出了似曾相识的光芒。“我应该知道。那时候我很遗憾没有见到你，但是关于这个案件和你在其中的角色有很多说法。你们的政府很会挑选人，西格尔森先生。还有这个年轻人，对，在土耳其大使馆，但是我恐怕忘了你的名字。”

“戴思，先生。”我告诉他，“戴思中尉。”

“是士兵？好极了，好极了。是的，我想我们会再见，中尉。”

“我相信会是在更为愉快的场所，先生。”

伊格诺夫狂笑。“希望如此。”他犹豫了一下，“很感激你们来看我，先生们。当地群众对于以什么作为消遣确实有很奇怪的念头。现在请你们原谅，我必须打包裹，虽然这花不了太多的时间。”

“你有什么旅行时需要的吗？”西格尔森说。

“没有，谢谢。”

“那么我们就说晚安了，再见，如果时候恰当的话。”

我们告辞出来，跨过仍然熟睡的苦行僧，返回我们的住地，当我们穿过看门人的时候，他仍在睡着。

我全力支持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赶快逃跑，但是西格尔森说那样会引起怀疑，因此他们会立刻追捕我们。而且，我们留下来会给伊格诺夫更多机会逃避追捕。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有消息说哈里发在当天下午就会到

达，将会接见市长和他的下属。

这引来了狂乱的准备，因为得罪哈里发显然不够明智。这些准备工作包括把我们赶出了我们住的屋子，这令我很高兴，因为我可不愿意和统治苏丹的疯子睡在同一个屋檐下。

市长并没有把我们赶出去露宿街头，而是把我们安排到一个邻居家。这是个有品格的老绅士，似乎非常害怕与像我们一样的狂热信徒产生任何联系。但是赛利姆和他说了会儿话，尽力使他放心。后来西格尔森又和他谈了一些一般的情况，他后来告诉我，一旦有什么情况发生他会向伦敦官员汇报。

哈里发和他的随从在晚上来到了。我们或多或少被迫去向他致敬，这是我所碰到的最讨厌的工作之一。他的体形并不高大，中等偏下的个子，就像我所见到的任何一个杀人凶手一样，他的脸上明显的有该隐的印记。他凶恶的小眼睛蛮横地上下望着我们——如果我本国的一个仆人敢这样看我，我一定当胸给他一拳。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只能讨好他，讲讲我们的故事。

大部分谈话都由赛利姆在进行，哈里发一边听一边点头，听到关于背叛的这个陈旧恶劣的故事他令人生厌地嘻嘻笑起来。

我很高兴，吃饭的时候终于来了。因为我们并没有被邀请到贵宾席，所以对我们的逃跑很有利。虽然我们信誓旦旦答应在第二天一早亲自目睹伊格诺夫和哈里发的会面。

我们和哈里发的一些保镖交谈，得到一些关于苏丹军队的位置、力量、风貌的信息，关于这类信息西格尔森都仔细作了笔记。

第二天我们走在大队伍前面开往旧宫殿。我注意到很多一般群众都不敢靠这地方太近，但是哈里发在他的保镖的保护下走进了这片废墟，向那个粗陋的棚屋走去。



看到伊格诺夫已经不在了，他很失望。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俄国人的同伴——苦行僧明显地在受安拉折磨，我想他已经没命了。

“您大驾光临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这个无赖耳朵里，”埃米尔说，“他宁可逃跑也不敢面对你的神威，这正是他的罪证。”

哈里发瞪视着陪伊格诺夫来的苦行僧，说：“我的兄弟，我想你是真的疯了，而不是装疯。我想，严刑逼供，要你交代你主人的行踪没有什么意义。”

苦行僧搔搔头皮，望着他傻笑。

“哈。”哈里发又说了一声，他眼睛里的神情显示出他此刻还没有想好下一步怎么办。接着他的眉毛舒展了，叫道，“那个告诉我有个圣徒到达喀土穆鼓吹圣战的家伙在哪里，把他给我带上来，我会给他合适的奖赏。”

命令被传达出去了，但那个人想都不敢想什么奖赏，而是偷偷地溜了。哈里发狠狠地诅咒着他。

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间歇，西格尔森靠近哈里发平静地说道：“尊敬的陛下，此时考虑进攻埃及是不明智的。”

“真的？为什么？等等，让我们私下谈谈。”此时哈里发也找到了发泄他怒火的方式，命令士兵把周围的群众赶走，士兵们很粗暴地履行了他的命令。“现在，请讲。”

“英国人是狡猾的魔鬼，”西格尔森说，“他们一定希望你进攻埃及，因为他们有大量军队正埋伏着等待时机。实际上，我怀疑给你通消息的那个家伙就是英国间谍，被派到这儿，这是他们计谋的一部分。”

“我明白了。”哈里发把眼睛眯着，“你确信？”

“陛下，”埃米尔插了进来，“他们在埃及和英国人对着干已有很多年了，他们是我们的人，确确实实。”

“真的。那么你有什么建议吗？”

“什么也不要做。”西格尔森说，“不要引起英国魔鬼的注意，因为他们最想干的是找个借口替戈登报仇。”

哈里发不安地扫视了一眼黑色的废墟，“我想你是对的。我将返回乌姆杜尔曼，安全地呆在那里——因为，如果有什么事降临到我头上，我的人民怎么能欣欣向荣呢?”

“正是。”西格尔森说。

“我们没有逮住这个家伙。”哈里发说，“但是你却给了我很好的告诫。你们要返回埃及继续你们的光荣事业吗?”

“如果这能使你高兴。”西格尔森说。

“当然，当然，带走一些好马。”他宽宏大量地向周围挥挥手，并且说“我会给任何价钱的，如果卖马的人到乌姆杜尔曼来找我。那么，再见。”他起身就走，后面尾随着他的侍从。

“你认为他的护卫队怎么样?”西格尔森问我。

“不怎么样。他们可能突袭戈登——这儿的驻军不多——我不相信他们能和一支顽强的军队持久作战。”

“我也这样认为。如果那个可怜的家伙在一段时期内不制造任何麻烦，我想重取苏丹替戈登报仇不成问题。我将向伦敦汇报。”

我要补充的是我想西格尔森确实这样做了，几年后对苏丹的进攻和占领正是他的汇报的直接结果。

接下来我们和埃米尔告别。他给我们一个护卫队护送我们到与埃及交界的地方。顺便说一句，我后来从赛利姆那儿得知，英国对苏丹的进攻刚有点儿风声，埃米尔就逃走了。可能去了麦加，靠给那些易受骗的朝拜者当导游赚取几个铜板。坦率地说听到这个消息我并不是很遗憾，毫无疑问这个老流氓配得上上两次绞架，但是他的确很可爱。

到达边界后，我们和护卫队告别，单独骑了一段路后碰到了一队巡逻的英国骑兵。如果说那时那地碰到我们令他们很吃



惊，听完我们的故事后他们半信半疑，就是这样说也还远远达不到当时的真实效果。但是我向他们展示了我在练兵场上的最好风姿，最后终于使他们信服了。

一周后，我们到了开罗，我的故事必须在这儿结束了。

第三部 约翰·华生的日记

17. 后记

“戴思的叙述结束得太突然了。”我说。

福尔摩斯把他凝视的眼光从天花板上移到了我身上。“对一个有趣的冒险故事来说确实结束得有点突然。”他说，“戴思返回了他的团队，赛利姆回到大使馆，而我回到伦敦的老朋友那里去了。我的工作结束了，毕竟。”

“然后在法国停留？”我问。

“哦，的确如此。我从亚历山大到马赛，充分指望着去某个海港，然后开始看看伦敦的新闻，看看什么时候加入最合适。但是我碰到了一个有点交情的人，他告诉我新化学试验室的主任需要一些人进行一些关于煤焦油的派生物的研究。我没有什么着急要干的，而且我一直认为法国的空气很宜人，因此我呆下来了。”

“然后等你在那儿的工作结束后就返回？”

福尔摩斯大笑。“我撞上了李-维拉德——你也许能回忆得起他？他在那儿做一些事，于是我们谈了谈，这你能猜到。他告诉我赛尔乌思不在伦敦了，而且被人看到在他去阿尔及利亚的路上与法国做了笔恶心的交易。”

“哈，暗杀某个人物，对吗？”

"毫无疑问。不用你提醒，赛尔乌思是我以前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他和莫安仍在继续他们的勾当，但是因为我已不在伦敦——也或许是一个很邪恶的原因——他们变得自由自在，当他们同时在伦敦的时候，他们毫无疑问是我的很大的危险。现在只有莫安一个人还在，因此我决定立刻返回英国。我先去加来做了一个蜡像——我已经设好计等莫安了，你看。我承认我有一点小担忧，害怕海关人员检查我的行李。"

"为什么？"我问。

"如果他们发现我有一个我自己的蜡像，那无疑会增加我以自我为中心的未经证明的名声。还要归功于你煽情的报告，使我承受这种名声很多年了。"

"我猜是这样，他们检查你的行李了吗？"我问道，同时感受到突然而至的希望。

"我可以很高兴地回答你，没有。无论如何，当阿代尔的死讯传来的时候，我还在加莱。我立即知道莫安就是凶手，于是坐第一班船返回。剩下的你都知道了。"

"是的。"我环顾了一下这个老地方。"福尔摩斯，这真的像以前一样。我以为，你现在代表政府，已经卷入了某种工作？那个小威更斯——就是说威更斯先生——和你一起工作？"

福尔摩斯点点头。"他是个棒小伙，虽然他在想像力方面有所欠缺。"他使劲伸展了一下四肢，叹了口气。"当然，正如你所说，相比而言，他还太年轻。居然有八个孩子！亲爱的家伙，你相信吗，他有他们每个人的照片，而且坚持抓住每个机会把它们在我面前展示？"他打了一个冷战，然后用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看着我。"至于你，我想你在做一些有用的而且和你性情相投的工作吧？"

"我？噢，是的，你知道，福尔摩斯，责任以及一切。繁重的任务以及其他。每个人都必须做每个人能做的，等等。"



我回应了一声他的叹息。

“我猜是这样。是的，威更斯是个棒小伙，但是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一个人希望和他年龄相当的人交谈，这个人有他自己放荡不羁的性情，这个人了解别人的心理活动，就像了解他自己一样——”

“福尔摩斯！”

“什么？”

“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

“真的？”

“真的，福尔摩斯。而且如果你能屈尊拉一下铃的话，我将在吃晚饭的时候向你仔细解释。”



福尔摩斯的早期案例

伊安·查诺克
叶 勤 译





序言 51年的大展览

现在是1951年。这个世界刚刚从其纪录史上最可怕的战争中存活下来，它的最后一次交战是两枚具有毁灭性破坏力量的原子弹爆炸，这种力量让人怀疑人类的未来。我站在一列长队中——这些日子在伦敦有许多这样的队列；我所站之处仍然是一个伟大帝国的中心，而这个帝国正在向英联邦转变。对于那些制造危害者、好战者及缺乏热情者来说，还有比目睹曾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妄自尊大的统治者居然友好地把这块土地交还其本土人民更好的例子吗？即使是法老王、恺撒或西班牙的菲利普也没那么做过。英格兰的乔治和他那两位杰出的女儿将向全世界的人们树立一个伟大的榜样，而那些可怕的原子武器将永不再被使用。

在我的兜里有一样东西，由于它带有人类的印记而成为刚刚过去的那场冲突的令人讨厌的纪念品——那就是我的配给票证簿。即使是在这个非常时期出生的孩子也必须被发给他自己的配给票证簿。战争结束已整整六年了，而对于我们英国来说，那场战争持续的时间只比六年少一点儿。没有人免遭战争之害。

但我又一次悲观起来，也许是我的老骨头在抱怨。我手中的报纸告诉我，在郡锦标赛上，随着法格创下一个新纪录，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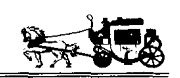
一个新的家伙 M．C．考德雷夺得他的第一个五十分，我的肯特郡正与莱斯特郡激烈对抗。有了这些开始，它会走得更远！那会使我欢呼，但它怎么比得上其余的新闻？朝鲜战争，波斯的石油问题，苏波边界闹剧，所有这些就没个终结吗？即使是哈姆雷特似乎也难逃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攻击。他应该坚持酝酿成熟，在这种情况下麦克白似乎将演出一个如果更卑微则更适合的角色。我需要躲避，哪儿还有比贝克街 221B 号更好的地方？

如此平凡的一个数字和两个光秃秃的单词，怎能成为一个那么丰富与刺激的世界的“芝麻开门”？我从未在福尔摩斯和华生在家时参观过它；我太忙于其他事务了。我惟一一次拜访是在他们的合作结束几年之后。

因而这是我的第二次拜访，并且是作为纳税公众的一员及英国节日庆典的一部分。这儿已经成了一个神秘的地方。没有 221B，只有修道院矗立在贝克街车站侧门的对面。难道诺伍德的建筑商又在玩他的诡计？有一次里面举办过那样一个动物展览！狮子的鬃毛，有细毛的蓝菌素，沼泽蝰蛇或“斑点带子”，但我又一次悲观起来，也许是我的老骨头在抱怨。我手中的报纸告诉我，在郡锦标赛上——它是怎样地使我冷却的记忆复苏。

当我徘徊在展览会上，我非常清楚地感到自己只处在外围——那些年前的我确实如此。我无意中听到关于福尔摩斯和华生的许多问题。为什么福尔摩斯不喜欢女人？华生结了几次婚？谁是那位“著名的顾客”？福尔摩斯上的是哪所大学？华生在哪儿受的伤？福尔摩斯的第二起案子是什么？除麦克洛夫特之外，是否还有一位兄弟继承了家庭的不动产？

而这个社会是怎么了？它立即开始向我们的英雄表示祝贺，特别是在美国。我们有了克利夫兰的“爬行人”，巴尔的



摩的“六个拿破仑”，洛杉矶的“受训鸬鹚”和纽约的“贝克街非正规军”。甚至有个人以“查尔斯·奥古斯都·米尔沃顿”为名，他可是所有勒索者中最卑鄙的一个——难道他们没有廉耻吗？然而我必须承认，如此众多的狂热者复制这位大师力图弄清这些问题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遗留下的是什么，都一定是事实，无论它多么不可能。方式是对的，但他们的结论中有那么多是错的——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料，正如福尔摩斯曾经说过的。

我最同情的是可怜的华生。一方面他因粗心的校对、细节上的失误、年表、被报道的讲话以及诸如所谓的《福尔摩斯探案》那类发表了的故事中平淡差劲的写作而受到指责。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他记录了福尔摩斯曾两次引用过莎士比亚的同一出戏剧，即《第十二夜》，它就被看做是福尔摩斯的出生日期的铁证——1月6日。(虽然我总是把“第十二夜”当做是1月5日，如果12月25日是圣诞的第一天的话。)推论是，华生在发表了的案例中留给我们一个极其复杂难解的密码，如果我们拥有善于查看的双眼和善于察觉的智慧，我们便可由此弄清这位伟大主角的私生活。但是由于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便责骂这位好医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认为他是“愚钝的”。嗨，嗨，华生不可能既是一位设置密码的大师，同时又是一个粗心的校对者。他只能是二者中的一个。

然而，无论是二者中的哪一个又有什么要紧呢？可怜的华生死去多时了，而福尔摩斯从不喜欢宣传或赞誉。

现在我必须坦白一个想法。我置身此地得到的最大刺激并非来自看到这些熟悉的或勾起回忆的展览，也并非来自偶然听到那么多关于我的老伙伴们的热情但错误的谈话。对于这里的所有人来说，我只是另一个热心人，这个热心人老眼阴郁，在斯芬克司之谜中，他的双腿还需要棍子的辅助。他们都避开

我，无疑是惟恐在拥挤中将我撞倒。我感谢这种好意。

然而我和他们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只有少数几个人会成为不朽的，而发现永恒青春之泉并浸泡在其中的就更少了。福尔摩斯和华生都是前一种榜样，而我，一个九十一岁的家伙，则是后一种榜样，虽然看起来不太像。你们知道我名叫斯坦福，常常被称作“小斯坦福”。我就是华生在巴特医院的裹伤员，正是我用这句话把华生介绍给福尔摩斯：“华生医生，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现在，听到所有这些意见，并伴随着所有这些念头在我耳中鸣响，我充满了一股把我知道的东西披露出来的冲动——这可比许多人能做到的多得多。你们那些读过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全部故事的人已经读过一些斯坦福的话了——可能对它们有些失望。这是一个我可以澄清的谜；我把它归咎于约翰。

我叙述的这些摘自“封埋珍藏仪式”的故事是按照福尔摩斯提及它们的顺序来排列的。这不是严格按照年代排列的顺序，但我在华生身上留下一条线索，作为给将来的学者们的一个挑战。

最后，这些想法和文字必须在我死后五十年出版。那么就说再见了——但是请读下去。

第一部　摘自“封埋珍藏仪式”的披露

> “是的，我的孩子，这些事早在我的传记作者美化我之前就已做完了……它们不完全是成功的……但在它们中间有些有趣的问题……”
>
> （“封埋珍藏仪式”）



默尔顿谋杀案记录

在我们相识的最初日子里，我就注意到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一件事，那就是他惯于变得脾气乖张，他自己称之为“心情沮丧”。这些周期性的发作通过几种明确的症状很容易就能辨别出来。他开始会坐立不安，他那长长的手指不停地动着，仿佛在进行某种练习，而这种练习证明是罗伯特·斯库曼的一场真正的灾难。如果不是由于接下来他那不舒服的表现，人们很容易相信，福尔摩斯只是在让自己的手指适应小提琴。他眼皮下垂，动作也愈加沉重，最终制造出一种完全出于惯性的印象。然而，更加仔细的观察者会看出在他紧闭的眼皮覆盖下眼球的持续快速运动，这暗示着机器因渴望适当的忙碌而默默地超速转动。

一天早上，当我到达巴特医院的实验室时，他就是这个样子。就我这方面来说，在庆祝了“医院杯”头几轮比赛的一场胜利之后，我感到有些羸弱。在当晚的庆祝活动中，我增加了已经很可观的对警察头盔的收藏，但深夜大破坏总是导致早上不愿起床。于是我去讲课就迟到了，发现实验室里除了歇洛克·福尔摩斯那从一只高三脚凳伸展到另一条长凳上的寂寞身形之外别无他人，而那条长凳被覆盖在它表面的林立的化学仪器弄得几乎看不见了。我走过去，似乎很亲切，实际上优柔寡断。

“您又坐了一整晚，福尔摩斯先生?”我用最愉快的声音问道，但我的诚实却使我畏缩。

两片沉重的眼皮（吸毒之后的沉重?）抽搐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缩回，露出一双眼睛，在冬天的晨曦中显得死人般的灰白，又如水池般的清澈。“早上好，斯坦福，”他回答说，“是

的，你说对了，而同时我，在另一方面，一律是错的。你在和一个失败者说话。”

“把它归于经验，福尔摩斯，”我带着当给出一个不被接受的建议时会有的轻巧说，“下次会有好运的，老伙伴。”我下了一个结论，希望我试图建立的亲密不会被错误地接受。我根本没想到他的回答中的狂野。

“运气！”他咆哮着，“运气与它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都需要运气，福尔摩斯先生，”我相当软弱地回答，“球的反弹，球穴区的擦边……”

“运动比喻不适用于逻辑过程。”他不耐烦地打断我。

我可不能让这一点无争议地通过。“福尔摩斯先生，不知道运动的人，就不知道生活。”

“我击剑，还有拳击。”

“真的？”我回应他，尽量使自己占上风。“我一样也不会。”

“显然是这样。”

我决定稍稍改变行动方针。“也许你愿意读一下今天的报纸？”我抽出我那一份。

福尔摩斯表示了他的轻蔑。“今早我溜出去买了一份，是第一版。”

我装作不感兴趣，但把我的报纸放在长凳上靠近他之处。“我的是第二版，但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上面也许会有一些有趣的新消息。”

他似乎上钩了，拾起报纸，向我道谢。我走向我那上了锁的橱柜，拉出一个标有“复苏”的大罐子，从中倒出一大股液体，注入福尔摩斯的长凳上一个搁置无用的广口烧杯。

一个发号施令的声音在我的报纸后面响起来。“你认为一位逻辑学家面对的最危险的迹象是什么？”



“某种使智能迟钝的东西——凯德啤酒?”我提议说。

“再猜。”这个声音命令道。

“毒品?”

报纸仍然无动于衷。“一张撒得很开的网。即使是最致命的毒品也有其有益的品质。还有别的观点吗?”

我感到自己仿佛正在接受医院董事会的检查——而且悲惨地未能通过。“那么，资料不足?”

当质问我的人对我的最后一次尝试做出评价时，有一个微小的暂停，但报纸仍然留在原地。“这次好一些，斯坦福。但是，对于一位经过训练的逻辑学家，资料不足并非一个危险迹象，而只是一个障碍。”

我的“复苏”无愧于它的名字，我因各种想法而头晕起来。“太多的资料?”

这一次，报纸轻微地颤动了一下。“你真是一个顽强的家伙。我曾预料你到此为止就会放弃了。但还是错了，你提出的与其说是逻辑学家面对的危险，不如说是粗心者面对的隐患。”

“再来一次，福尔摩斯先生?”我恳求道，自信还有一张王牌可打。

“如果你一定要的话。”

为了达到效果，我暂停了一下。“一个女人。”

这一次报纸被放了下来，我看到一种非常罕见的目光，歇洛克·福尔摩斯微笑着。“你很机灵，小斯坦福。将来我必须警惕。你已清楚地认识到挫败逻辑学家的第二危险的迹象。”

“那么答案是什么?”我乞求他。

福尔摩斯夺过报纸。“巧合。你不相信?跟我来。”这一跃恢复了他的步幅。有某种东西抓住了福尔摩斯的想像力。他让我下到停尸房，我对这个地方很陌生，虽然我知道他定期光顾这个充满恐怖、悲惨和荒谬的阴森的手术室。福尔摩斯把我带

到搁放无人认领的尸体的地方。它们盖着白色的床单，看上去就像荒凉的冰川，每一具都同样地了无生气，互不相干。他以一种机器般无动于衷的方式掀开覆盖在他的特别研究对象上的床单，这种方式曾使许多学生的背脊打冷颤。

福尔摩斯揭开的那具有问题的尸体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妇女。她的妆化得很好，看上去似乎不怎么适合她目前呆着的地方。

“恐怕她死了大约有两天了，斯坦福，但你能告诉我死因吗？她是在七钟面被发现的。”

我仔细地检查这具尸体，想在嘴唇和手足上找到通常那些泄密的征候。但它们没有出现，于是我接着寻找谋杀的证据。但我能看出来的一个也没有。事实上，她看上去活力充沛，健康状况良好。我有了一个想法，但在我尚未来得及将它付诸言语，福尔摩斯就回应了它。

“我同意，”他说，“你能看出关于她的任何奇怪之事吗?”

“这还不够奇怪吗，福尔摩斯?”

“再看看，然后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认为她在这儿是放错了地方?”福尔摩斯是个收藏家，他发现了一枚十分罕见的、他找了多年的硬币，它的存在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传闻。

“皮肤仍是粉红色的，”我说，“而且还非常柔软，对于一具死了两天的尸体来说。”

“很好，很好。还有别的吗?”

“她的脸上带着十分平静的笑容。”

“干得好，斯坦福。我更想把你造就成一个科学家了。我希望你首先注意这个笑容，然后才是其它特征。显然你不仅仅是一个感觉论者。”

我耸了耸肩，含糊地致了谢。“巧合?”我问道，期待着我所尊敬的福尔摩斯从另一具无生命的形体上掀开床单。



“在你的口袋里，斯坦福。报纸。第四页，第二栏。”

我从口袋里抽出报纸，翻到他指出的那一页。在上端用粗体字印着：“一位勇敢者之死”。接着我大声地把这一栏读出来：

刚才有消息宣布说，尊敬的克利夫·麦尔文·默尔顿-艾什比死于自家位于牛津郡消夏小区之外的住宅里。他忠实的仆人霍奇森发现他坐在他最心爱的扶手椅中，在他边上，家用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

尊敬的克利夫·默尔顿-艾什比是一位有名的探险家，他广泛游览了远东诸岛，特别是婆罗洲和新几内亚，还进行了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探险。

去年，他慷慨地将他从尤卡坦半岛得到的花瓶赠予英国博物馆，为此，他的国家将会永远纪念他。而他的机智与慷慨好客则让朋友们记住他。（在大学里，他是火腿俱乐部的联合发起人之一，其存在的理由是“用嘴里说出的话和过于充足的食物来款待人”。）

霍奇森这位忠诚的男管家曾在几次探险中陪伴他的主人，他用这样的话概括了所有人面对这一巨大损失的惊骇，同时也概括了他们对自己曾认识这样一个人而感到的骄傲：“虽然他还不到三十岁，但他度过了比两倍于他的年龄还要充实的一生。当我发现他时，他微笑着，仿佛死神是一位老朋友，他愿意接受它的拥抱，去做最后一次旅行。”

“别再读了，斯坦福。我们不需要知道他的奶妈怎么看待他，或是下等园丁的看法。这是个有价值的巧合，今天下午它将把我们带到消夏小区。你有胆量吗？”

福尔摩斯在很不愉快时就常常会这样。这是一个极为恰当地冠以“一位勇敢者之死”的标题的故事，事实上，故事的主人公曾因他的勇敢和魅力——并非因为我曾见过他——而成为我的英雄之一。我感到自己的脖子涨红了，双手握成拳头。福尔摩斯无疑看出了危险的信号，于是他的态度软了下来。“对不起，斯坦福。我在某个方面冒犯了你。”

“是的，你冒犯了我，福尔摩斯，”我愤怒地回答他，“默尔顿-艾什比是我的英雄之一。他……”

“英雄？他可是个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的、施恩望报的笨蛋。他的两位朋友瑞格顿和伯雷萨里亚斯同样如此。”

“是什么使你做出这样的判断？”我火冒三丈地问他。

“我们一起在牛津呆过。”他平静地回答我。

福尔摩斯可以看出我被这些新发现搞得垂头丧气。“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他继续道，“从来就没有英雄。他们有一种固有的让人失望的能力，这种能力同样会使逻辑学家偏离他所选择的冷静观察和推论的道路。”

“对英雄要小心——因为他可能是个泥足巨人。”

“正是这样。现在，让我们看看，一个贫穷的女人死于七钟面与一个富有的男人死在牛津郡家中壁炉边，这当中有什么联系，如果确实有的话。”

“火车是几点的，福尔摩斯？”我问。

“干得好，小斯坦福。我知道我可以依赖你这个顽强的前锋。”

下午一点十分从帕丁顿途经雷丁到牛津的火车轻松地驶过了繁荣、富足的伯克郡的起伏坡地，沿途照亮了砂质的地面，在各个仿佛仍然等待着征服者的委员进行最后审判日调查的小村子上停留。我们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在这之后，福尔摩斯点燃他的烟斗，悠闲地谈论着各种各样的话题，他的悠闲和话



题的多样性一样惹人注目。他谈到星盘，“走调的”和弦，燃素，门窗框槽刨。这些话题都是最增长见识的，又是如此有趣，以至于我发现自己全神贯注。我的任何观点都会适时地被考虑，并给出一个对其价值的诚实评价。我感到自己仿佛是一个有学问的、尊贵的同事，而不是一个专心读他的第一本手册的大学新生。这就是福尔摩斯的魅力，当他情绪高昂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牛津郡时，茅草屋顶处处可见，这一点似乎把福尔摩斯的心思集中到手头之谜上。我们谈到了医学话题。僵死，歇斯底里的大笑，二氧化硫，氧化碳，以及呼吸和循环系统的疾病都在我们的详细讨论之中。然而，尽管福尔摩斯对所有这些话题都感兴趣，我只希望他对一个话题详加叙述——尊敬的克利夫·麦尔文·默尔顿－艾什比。直到我们驶上通往消夏小区的“一招即停”支线上，福尔摩斯才变得温和起来，并对早些时候他关于自己大学同学的注解加以阐发。

“默尔顿－艾什比，同样尊敬的托马斯·瑞格顿和康斯坦丁·伯雷萨里亚斯纯粹是为他们自己解闷才组织了火腿俱乐部。”

“这里头没有什么必然的错误，福尔摩斯。”我说。

“正如你所言，斯坦福，但那三个人有某种方法，使得即便是慈善捐赠也会变成残酷的自我放纵。他们有钱可以分发，因此不必关注别人的感受。起初，被邀请参加火腿俱乐部大餐是个值得一搏的奖赏——事实上它保留了些许这样的成分，直到他们离开牛津的那一天，但彭宁顿和我都看透了他们。”

“彭宁顿？”我问，“你的一位朋友？”

“彭宁顿不是我的朋友。如果要说是什么的话，那么我们是对手。不久你就会听到关于他的更多事情。”

当福尔摩斯想到他的对手时，他是在对自己微笑吗？在哪方面他是一个对手？拳击，击剑，学院肉搏战？爱情？

“火腿俱乐部委员会——也就是默尔顿－艾什比、瑞格顿

和伯雷萨里亚斯——提供食物，客人必须提供娱乐。最初这没有什么害处，客人们在宴会上唱几段歌，讲个故事或别的什么就可以了，但这三个人很快就厌倦了这种天真的娱乐。他们邀请各种各样的大学生参加他们的聚餐。但有一个标准，虽然火腿们从未公开声明，就是这些先生们在公众场合无法清晰流畅地说话。聚餐之后，他们将被邀请进行演讲。起初还是以一种学者的方式嘲笑他们，但是当葡萄酒四处流溢之时，侮辱变成了人身攻击——不是火腿们自己侮辱这些客人，他们把这个留给他们的傀儡，而那些人在这种聚会上的惟一目的似乎就是执行其导师的卑鄙意愿。至少他们继续珍视他们的邀请。奇怪的是，其他的先生却寻求邀请，只要能证明自己优于同伴。他们的尝试总是以灾难为结果，那时他们就变成实际的笑柄。"

"这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害处，福尔摩斯，"我插嘴说，"你和我一样知道这些大学生会是多么自大，以及时不时需要有人来戳破他们的自大。要我说，火腿们干得好。"

"当然我能明白你的观点，但即使是最诚实正直的人也与华而不实者及自以为是者一样易于攻击他人。火腿们会发现任何阿基里斯之踵，越是身体性的越好，并以此来羞辱他们的客人，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了的话。"

这我能够理解。我的同学对我孩提时代的口吃的残忍仍然是一道无法治愈的伤疤。我对火腿俱乐部的评价有所降低，但他们对探险的兴趣却是他们的个性中一个无罪的特点。然而福尔摩斯很快就使我对这一观念产生怀疑。

"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火腿俱乐部提供了这些旅行的经费，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进入到偏僻地区的内部，是他们的宣传使你相信这一点。"

"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怎么搜集能在所有那些学术期刊上公布的结果呢？你是说他们把自己装扮起来，故意欺骗那些权



威人士，出于你愿意指控他们的随便什么原因？”

“我认为他们不是不可能的，”福尔摩斯回答说，“这正是吸引他们扭曲的幽默感的那类事情。不过，这就是彭宁顿参与进来的地方。”

福尔摩斯在继续说下去之前犹豫了一会儿，当他想到他的老对手时，一抹微笑在他那鹰似的面孔上幽灵般地闪过。我默想着，如果这人是个对手，那么无疑是一场为福尔摩斯所欣赏的竞赛。

“在外貌上他就是引人注意的；站起来高达六英尺八英寸，有着大力士的体形，很难俯视他。他很黑，他的眼睛像燃烧的灰烬，他的头发虽然修饰得很好，却暗示着一种猛烈的充满激情的性格，因为头发如此浓密，富有活力。这总是让我想起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奇怪景象。丰富、茂盛的植物是对文明和文化的一个见证，当予以适当的照看而又给予它们自然生长的自由，它们将超越一切，创造一个新的秩序。”

“你说你们是对手。在哪方面？”

“正如你或许已经推测到的，我的研究从不曾是一个懒散的研究者的随随便便的货色，而是一个经过精确计算、在脑中有明确目的的计划。彭宁顿就是这样的。他曾是一个有许多才能的人——运动员、演员、学者。他的研究多而且广，从楔形文字直到文身。正是他告诉我各种文身的奇妙之处，而这已成了我的一项特别研究。当研究印第安人的不同部落时，他甚至用他们的某些标记给自己文了身，以便能够更加清楚地察觉他们的想法。”

“他的主题是什么？”

“人。”

“一项广泛的探究，福尔摩斯。”

“他的胳膊弯成的弧宽阔得足以跨越它。”

“你一直在说‘曾是’，他发生了什么事？”

“根据报纸的说法，他在尤卡坦半岛探险中失踪了。”

“哎呀。”

“你将会注意到，自从那次探险之后，火腿俱乐部再没到任何地方冒险。他们失去了给他们的短途旅游以可信性的人。”

“他是怎么失踪的？”

“还是根据报纸的说法，他被一条水势湍急的河流冲走了。我们的加拿大表亲把它叫做‘白水’河。”

就在这时，火车驶进消夏小区一个单站台的小站。虽然现在是十一月，这里却是真正的圣马丁的夏天，下车时我们脱了大衣，搭在胳膊上。在我们出发之前，福尔摩斯发了几封电报。第一封电报叫来了一辆轻便双轮马车把我们载到当地的警察局，一份验尸官报告的副本正等着我们。

验尸官也在那儿。“我们同苏格兰场联系过了，”他告诉福尔摩斯，他的发音和他那军人式的胡子一样清晰，“一位莱斯特雷德先生证实了你的身份。虽然在我看来这非常不合常规。什么叫做‘顾问侦探’？”

“最后一个上诉法庭。”福尔摩斯回答说，一边很快地把报告读了一遍。

“我想您将会发现这次旅行是多此一举，福尔摩斯先生，”验尸官继续说道，“这是一次简单明了的心脏病发作。这些年来，默尔顿－艾什比家的男人显然都有同样的毛病。”

“但这一定是由某种原因造成的。”福尔摩斯评论道。

“那么我们就处于推测的领域了，福尔摩斯先生，正如莱斯特雷德先生所说，我们会发现您是我们的指路人。我只管事实。正是一次简单明显的心脏病发作夺走了尊敬的克利夫·麦尔文·默尔顿－艾什比的生命。”

福尔摩斯的反检查远未结束，尽管这位尊敬的官员显而易



见地相信自己已回答了这么一个不合常规的家伙可能抛给他的任何问题。

“他的脸上带着微笑?”我的同伴问道。

“我会说毋宁是一个痛苦的表情,”验尸官回答说,“报纸修饰了霍奇森的想像,以便编造一个更加有趣的故事。如果你问我的话,可能会有的所谓微笑更多地是在目击者眼中看来的微笑。”

“皮肤的颜色有什么异常之处吗?”福尔摩斯坚持问道。

“根本没有。他患疟疾有好几年了,他的朋友瑞格顿和伯雷萨里亚斯也得了这种病。我相信这是某次远东探险的结果。我自己曾在印度服役,看到这种症状有一千次了。即便是今天这样暖和的天气,他也得紧挨着烧得旺旺的炉火。”

福尔摩斯对最后一个备注沉思了一会儿。“没别的了,希克少校?”

“没别的了,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有的话,它会在我的报告中的。”

“我可以检查一下尸体吗?”

“不,你不可以。葬礼一小时后在西伯顿府举行。”

“无疑我们会在那儿见到你,少校。”

说完这些我们就回到轻便双轮马车上,前往西伯顿府,那是默尔顿—艾什比的祖屋。

“一个有趣的交易,”福尔摩斯说,“希克少校显然不是一个傻瓜,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我料想当他听说有位从首都来的专家要拜访他时,他的羽毛就竖起来了,并且又检查了一遍默尔顿—艾什比。在他的报告上有两点——而不是一点——补充,重申他最初的判断。我想知道皮肤上是否有穿孔。某些蛇的毒液能够再造出心脏病发作的效果。”

“是否有蛇咬了那个来自七钟面的妇女?”

“不。”

“那么我担心这个巧合要使逻辑学家的智能出现困惑了。”

“也许你是对的，斯坦福，但既然我们已经在这儿了，可能最好还是看着你的英雄进入他的墓穴。”

葬礼把许多人吸引到西伯顿府，这座优美的大厦是一个温暖的石砌角堡，它那名符其实的都铎时代的烟囱俯瞰这座府邸的许多后来的增建物。如预期的一样，这儿既有该郡的普通官员，又有家庭仆从——霍奇森由于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十分明显的悲痛而最为显眼。默尔顿－艾什比不可能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如果他能够在一个支薪的仆人身上引发这样的热爱。

还有许多来自各方面的人聚集在这里，向这个现在成了一个谜的人致敬。福尔摩斯指出了尊敬的托马斯·瑞格顿，一个相貌十分女性化的男人，在我眼里，与其说他是位探险家，不如说是个花花公子，还有康斯坦丁·伯雷萨里亚斯，一个黝黑的男人，带着几分沉着。“他相信自己的祖先是查士丁尼手下最伟大的将军。他可能会极为疯狂。他总是变得很不稳定。”福尔摩斯宣称道。尽管这两个人显然都很有趣，我的目光还是被吸引向一位走在他们中间的年轻女子。她有着优雅的骨架和容貌，这一切都说明了高贵血统和教养。“瑞格顿的妹妹，这群人中最好的一个。”福尔摩斯说道，又一次回答了我的目光，而不是我的话语。

葬礼过后，太阳沉下了地平线，一阵寒意——更多地是季节性的——刺穿了空气。福尔摩斯和我穿上大衣，爬上轻便双轮马车准备离开，但我们还没能踏上旅程，就听到一个低沉的、油滑的声音叫唤起来：“好吧，好吧，如果不是那个厌恶女人的家伙。”

“下午好，伯雷萨里亚斯，”福尔摩斯回答道，“我相信你还好吧？”



“再也不会更好了，福摩斯。我要和瑞格顿的妹妹艾迪丝结婚了，正忙着这事呢。”

“我的名字是福尔摩斯，伯雷萨里亚斯。对于你的好运，我祝贺你。”

“谢谢你，福尔摩斯。今天下午这个男人瞪着一双母牛般的眼睛，向我的艾迪丝乱抛媚眼，他是谁?”

他的态度变得讨厌起来，于是我更清楚地理解了福尔摩斯对火腿俱乐部的批评。

“原谅我，”福尔摩斯说，完全不为所动，“这是我的好朋友，圣巴塞洛缪医院的斯坦福。”

我们握了手。那种感觉就像握着一串熟过了头的香蕉。我本能地在我的大衣上擦了擦手掌。伯雷萨里亚斯纯粹是憎恶地看了我一眼，但他转向了福尔摩斯，用那令人作呕的、糖浆似的语调继续说道：“多么可怜的克利夫。尽管如此，至少他活得无愧于这条家族铭言：‘我的心是我的力量’。”他的笑一点也不幽默。福尔摩斯决定结束这次见面。

“再见，伯雷萨里亚斯。我怀疑我们会再见面。向你的未婚妻祝福。”

差不多是哀悼了，我想，但什么也没说。在我们离开之际，康斯坦丁·伯雷萨里亚斯和我交换了一个充满敌意的眼神，然后马车驶向车站，旅程结束，该回家了。

离火车到站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于是我们坐在斯巴达式的候车室里，福尔摩斯抽着他的烟斗，而我坐在炉火边打瞌睡。朦胧中，我听到一辆由一个卤莽的车夫驾驶的马车的声音。当这组结合物停下来时，砂砾飞溅到车站的墙上。“火车暂时还不会到达，是吧?”我咕哝着对福尔摩斯说，我的眼皮仍然紧闭着。

“还有一刻钟。”他回答说。

片刻之后，候车室沉重的大门被撞开了，出现了艾迪丝·瑞格顿发狂的身影，“无论你们中的哪一个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你们都必须马上跟我走。我的哥哥死了！”

福尔摩斯立刻停止了冥思，不过眨眼的工夫，我们就坐在这位年轻女士的马车里，径直冲向西伯顿府。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他用一种使人宽慰的声音问瑞格顿小姐，同时我也热心地倾向前去，提供我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

“我们都站在西伯顿府，等着克利夫的遗嘱被宣读。默尔顿－艾什比的家人一个都没离开。在晚餐上，康斯坦丁和我哥哥用最为赞美的语气谈起了您，福尔摩斯先生。他们说您是他们所见过的最杰出者中的一个。”（福尔摩斯对这么肉麻的赞美没有露出任何情感的迹象。）“显然您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才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发现托马斯时，我马上就想起了这些话。康斯坦丁和我曾到图书室里，”（当她说到这里时是否微微脸红了一下？）“想要单独呆一会儿……”

“确切地说，有多长时间，瑞格顿小姐？”我这位显然很野蛮的同伴问道。

“也许是半个小时，不会比这更长了。”她回答说，“当我们回到起居室时，托马斯已经死了。”

“有谋杀的迹象吗？家具是否弄乱了？”

“不，正相反，托马斯的脸上带着你所能想像的最平静的微笑。”

这是一个巧合吗？

“你通知警察了吗？”福尔摩斯继续问。

“是的，但只有一位当晚班的巡警在值勤。所以他不得不给牛津发电报，要求派一位高级警官。”

“康斯坦丁·伯雷萨里亚斯一直都和你在一起吗，瑞格顿小



姐?”福尔摩斯随便地问道。

“怎么了，当然是的，”她回答说，“你不会认为他和他未来的姻兄之死有关吧?”

“恐怕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人们必须问这类问题。”福尔摩斯温和地回答道。

当我们到达西伯顿府时，康斯坦丁·伯雷萨里亚斯冲出来迎接我们。当天早些时候的冷嘲热讽消失了。他是真诚地关心。“感谢上帝你在这儿，福尔摩斯。”他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喊叫着，手臂搂着他的未婚妻单薄的双肩。

“瑞格顿小姐来接我们到底是为什么?”福尔摩斯带着使人消除戒心的魅力问道，而如果换了我来问这个问题——当时我真希望是我问的——是不会有那种魅力的。

“霍奇森太过沉迷于酒精，他是如此心烦意乱，我害怕将艾迪丝与她的——嗯，哥哥留在同一间屋子里。”这位如今深感懊悔的利凡特人回答说。

“警方已经到达了吗?”

“不，不过本地的巡警在这儿。”

“我和我的同事必须能够不受干扰地检查房间和尸体。请安排一下，伯雷萨里亚斯。在你离开之前，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房间就是默尔顿－艾什比走到生命尽头的那个房间吗?”

“不，那间起居室已暂时被关闭了，不过这两个房间都有法式窗户和壁炉，用的是同一个烟囱。”

福尔摩斯似乎认为这个信息最为重要，他的鼻孔膨胀起来，仿佛发现了一只难以捕获的猎物的踪迹。几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呆在起居室里，巡警不断地在门口观望。当我们看到尸体时，使我们震惊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平静笑容的面孔和粉红色的皮肤。然后我们感到炉火散发出的灼热。它几乎令人无法

忍受。我们更加仔细地检查了瑞格顿。"疟疾发作的标志。"我说。

"是的，我想我认得这些症状，但这只是一次温和的发作，我认为。"福尔摩斯回答说。

接下来他查看了地板和法式窗户，然后是屋外的小路和灌木丛。在黄昏的微光中，我无法看见清晰的迹象。好几次他用力吸气，最后他的鼻子把他带到炽热的炉火边。他在壁炉的后部找到一支雪茄，它被烘烤着，但没有烧掉，因此还保持着它的形状，甚至连商标也是完好无缺的。他走到屋子里的书桌前，发现了一盒雪茄。它们和炉中的那支雪茄是一样的。"奇怪。"他自言自语道。然后他看见了一个非常小的香烟头，并用一把镊子把它从炉灰中拾起来，他闻了闻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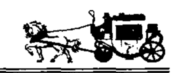
"这是最罕见的。"他说，但并不是真的对我说。"我研究了许多烟草及其灰烬和形状，希望写出一个关于这些发现的简略专论，但这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说着这些话，他把烟头扔进一个小信封，正要把它放进口袋里，这时巡警要求他把它放回被发现之处，以便警方能够看到这间屋子保持着福尔摩斯所见到的原样。福尔摩斯勉强同意了，我们在图书室找到了艾迪丝·瑞格顿和康斯坦丁·伯雷萨里亚斯。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您能告诉我们什么?"死者的妹妹恳求道。

"很明确，另外有个人和你哥哥一起呆在那间屋子里，瑞格顿小姐。他经由法式窗户出入。他比我重，虽然稍微矮一些。他是个十分镇定的人，穿着南美洲原产的羊毛大衣。"

"我告诉过你，艾迪丝，"伯雷萨里亚斯激动地嚷道，"福尔摩斯是个魔术师!"

瑞格顿小姐尽管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仍然控制着她的理智。就是因为这一点福尔摩斯评价她是这群人中最好的一个



吗？“您确定那是一个男人，福尔摩斯先生？”她冷静地问。

“否则就是一个最为奇特的女人，她的体形毫无女性特征。”福尔摩斯回答说。他想了一会儿，问道，“目前在这个地区有马戏团吗？”

起初两位听众惊讶得无法回答。是伯雷萨里亚斯打破了沉默。“你不是在说笑话吧，福尔摩斯？我承认早些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不够殷勤，但这不能成为你在瑞格顿小姐遭遇不幸之际对她无礼的理由。”他似乎越来越紧张。

“我从未比现在更认真了。”福尔摩斯平静地反驳他。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最好问问仆人。你知道，我们都不是来自这个地区。”他拉了拉铃绳，不久一个年轻的女仆出现了。福尔摩斯向她重复了他的问题。

“不，先生，没有马戏团。但在‘靠撑船出入的绵羊镇’有一个‘拖把’。”她用带着牛津乡村口音的粗嗓门回答说。“我想起来了，其他时候它或许在小区。”

“拖把？”我问道。

“是的，那是一种能雇到家庭仆人的集市，”她回答说，“他们有杂耍之类的表演。”

福尔摩斯不需要下第二个命令，我们就从房间里冲出，借了这座宅子的一辆马车，驶了十英里到达“靠撑船出入的绵羊镇”。在路上我总算能够问福尔摩斯，对于这个我们现在正追赶其踪迹的神秘人物，他怎能辨别出如此之多的细节。

“我的透镜能够揭示冬青树丛中的羊毛线和他进出这所房子的足迹。他的步幅没有我的长，从这一点证明他比我矮。他在坚实的土地上留下了足印，印迹的深度证明他比我重。”

“你为什么说他是一个镇定的人？”

“仅看他走向和离开法式窗户的步幅是一样的就知道了。脚后跟比拇趾球更易辨别也表明了这一点。对于一个奔跑者来

说，拇趾球和脚趾的印迹比脚后跟的更清晰。他的步伐除了说明这些，还显示了笨重的体形，他的行动在某方面似乎受到限制。足印内侧的压力很大，暗示着起伏不平的步态。另外，鞋子也特别宽。”

“一个矮胖的水手？”我推测说。

“一个十分好的建议，斯坦福，而且很有可能，但显然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步伐。当我们看到这个人时，我们几乎可以毫不费劲地认出他。”

“你怎么知道他进了屋？”

“雪茄和香烟。雪茄来自桌上的盒子，由于某种尚不清楚的原因，它显然没有被抽过。这种温和新鲜的哈瓦那雪茄在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人们当中通常是很受欢迎的。然而，香烟源自外面。瑞格顿身上没有香烟，也没有这种事物的任何组成部分，如果他想自己卷烟抽的话，房间里也没有其他香烟。这种烟草使人联想起玻利维亚的混合烟草，然而烟纸是粗糙型的，通常与中美洲有联系，尽管我具有对烟草及其伴随物的专门知识，我得承认我不能把范围再缩小了。这些依次暗示了我们这个海岸的一位新来者。”

“为什么是这样，福尔摩斯？”

“他仍然储备有旧有的烟纸和混合烟草。”

“但是我能问一下吗，我们为什么要到马戏团或集市上去？”

“穿着传统南美洲服饰的人在北牛津郡是很少见的，因此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除了跟那些因卖弄炫耀而闻名的人呆在一起外，还有更好的隐姓埋名的地方吗？”

“你对一切问题都有答案，福尔摩斯。”

“不全是这样。首先，有一根未抽的雪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瑞格顿的死因。你会确认他看上去和医院里的那个



妇女一样。”

“当然。”

“……于是我们可以排除心力衰竭。两者都没有蛇咬的痕迹，于是这也能被排除。另外还有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结束了讲话，陷入沉思。

“那是什么，福尔摩斯?”我问，身子倾向他。

“当我们发现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人之时，我们也会暴露在致命的危险中。”

“你可以指望我，福尔摩斯。”

当我们到达“靠撑船出入的绵羊镇”时，显然集市正要结束。几个尚未被雇佣的人留在那儿，仍然站在路边，携带着他们的职业工具，作为自己的专门技术领域的招牌。扫帚和干拖把看上去比它们的主人还健康。时间越来越晚，他们的受雇前景也越来越暗淡。福尔摩斯马上就发现了集市的头儿，他那红润的脸庞使身上那件俗气的丝绸马甲更加俗气。当被问及任何有关南美洲之人时，他的记忆力变得十分可疑，用蒲扇般的大手摩挲下巴也没能有助于他的回忆。我把几个硬币塞到他的手中，于是证明了他的健忘症只是暂时的。他指引我们走到队伍远远的末端，那儿有一辆小型的桶状大篷车，车身上有几个褪了色的漆字“雅尔塔夫人”，紧下边则是几个新鲜的粉笔字“大镇长”。

福尔摩斯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指着这个名字。“留心那个，小斯坦福。”

“你是指那个西班牙语单词?”

“不，我让你注意这个事实：它是新近加上去的，而且用的是一种暂时性的工具。这辆大篷车可能看上去很独特，但它里面的东西可能是致命的。”我们极为小心地接近它。福尔摩斯急促地敲门，门几乎是立刻被打开了，从车厢里透出摇曳的

灯光，照亮了一个非常矮壮的、胡须浓密的身形。我们紧张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这个凶恶的人用一种出乎意料的尖锐嗓音说。我紧紧握住拳头，并看到福尔摩斯也戒备着，准备应战这种敌意行为。

“我想，雅尔塔夫人就是这位有胡子的女士？”他用比他的态度放松得多的语调说道。

“是的。那又怎样？”她尖叫着回答说。

“您的老板……”

“我没有老板。”她暴躁地更正他。

“我请您原谅，夫人。这个地方的老板告诉我‘大镇长’就在这儿。我们能见见他吗？”

“你们是什么人？”回答几乎是从她那看不见的嘴唇里喷射出来的。

“不管您信不信，这位是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的斯坦福医生，而我是伦敦蒙达格大街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话音刚落，从小小的大篷车厢深处传来一声大吼，以至于这辆车似乎从一头到另一头地摇摆起来。“看在众神的分上！让他们进来，雅尔塔。”那个强烈的声音轰鸣道，声音大得似乎这样一辆小车已装不下了。我有点儿期盼着看到一个妖怪出现在我眼前，就像从瓶中冒出来那样。

我们步入大篷车。它很狭窄，而且闷热。我刚好能站直，但福尔摩斯不得不蹲低一些。在大篷车的另一端，轰鸣声的主人坐在一张矮桌后面，与他那微小的底座一比，他的胳膊和肩膀显得更魁梧了。他的脑袋同样巨大，覆盖着又厚又长的黑发和夹杂着一缕银须的茂密胡子。透过这些东西，热切的黑眼睛闪闪发光。

“你不认得我了吗，福尔摩斯？我一直认为在这个地球上



的所有人当中，只有你能够解开我的谜。”

福尔摩斯难以置信然而欣喜地看着眼前这个人。“亚历山大·诺克斯·彭宁顿。”他说，仿佛不能确信从自己嘴里说出的话。

“当然我就是。”彭宁顿大声喊着，巨臂一扫就把小桌推开了。他准备站起来，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我想起了福尔摩斯对他那不寻常的高度的描述，于是预期着他的脑袋会穿破大篷车的顶盖；但是他站起来后却几乎和我一样高。福尔摩斯与我交换了困惑的目光。“与某种鱼争执的结果，”彭宁顿微笑着说，“坐下，坐下。福尔摩斯，看到你和你的新朋友真好。特雷弗仍然戴着特赖帽，我猜？”

显然福尔摩斯非常高兴再见到彭宁顿。我是否在他的眼中看到了英雄崇拜？他不可能有泥足，我以一种典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裹伤员的方式想道，因为他没有脚。他的腿终止于膝盖。

“见到我很惊讶，福尔摩斯？”这位伤残的巨人问道。

“我在报上读到你死在墨西哥某条水流湍急的河中。”

“水流湍急？他们是这么说的吗？流着鼻涕的马屁精。当地人把这条河叫做‘沸水河’。起初我们以为他们这么叫是因为它很烫。我蹚进河里，发现它令人惬意地温暖——也许它的源头靠近火山——但其他人只是站在边上观望，不敢加入我的行动。火腿俱乐部实际上更像是‘害怕的骗子’俱乐部。”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我已经被这个人吸引住了。

“突然河水开始冒泡，仿佛它正在沸腾，但原因与热量无关。河水是由于肉食性鱼类而活跃起来。我呼叫求救，但我那些勇敢的同伴们跑掉了。我摇摇晃晃地游出尽可能远，但疼痛令我无法忍受，于是我虚脱地倒在河里，认为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了。突然，对我肉体的撕咬停止了。我抬起头来，看到一

队全副武装的玛雅战士。他们扔了一些肉到河中，并撒下鱼网把鱼拖开了。也许他们的出现是导致我的同伴们撤退的另一个原因。这无关紧要。我得救了，但是如果我曾认为自己就要死了，那只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余生还剩下些什么。”

彭宁顿从一个长颈瓶里吮吸了一口，继续他的叙述。

“这些玛雅人如你所能希望的那样原始。他们来自遥远的伊扎地区，似乎是从前哥伦比亚时代完好地幸存下来。我被带回他们的城市，旅程花去了几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我的腿腐烂了。”

“他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议如何处置我。由我多方面的研究中，我通晓了一些他们的语言，所以能够区分出在这个问题上的几派意见。喊得特别大声的一派想把我扔回到鱼群中，或是由他们自己来干这个活。同情我的另一派则建议救我一命。”

“‘提前处死彭宁顿’游说团的主要论据似乎是我代表了令人憎恶的外来者，外来者曾给他们那个一度很强大的种族带来了疾病和死亡。他们指出，支持我的那一派已经被偷了一大堆陶器，这有助于证明白种人是靠不住的。我能听懂他们的要点。”

我对他近乎无情的沉着大感惊异，很容易明白福尔摩斯为什么钦佩他，因为我确信他是这样的。

彭宁顿继续说下去。“想要救我的那一派只是说，我和他们一样是造物的一部分，我和他们一样应该得到生命。他们的高贵是朴实无华而绝对令人信服的。

“然而，我的命运仍然悬挂在天平上，直到他们中的一个看到了我的文身。如你所知，在大学里我就有几个文身，但自那以后，在我所做的每一次旅行中，我又在我的肌肉上蚀刻了另外一些文身。他们把我看做‘有力量的人’并试图救我。



“有好几个月，我在生死之间徘徊。我的腿从膝盖处被切除了，我的身体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药，这些药使我幻想着一切：从飞翔到变成一只蚂蚁。当我还躺在这个隐蔽世界中，他们给我刺了更多的文身，以至于当我最终离开他们时，我可以通过展览自己来筹钱，就像我在这儿所做的一样。他们还教会我用双腿的剩余部分走路。当我终于康复后，我开始认识我的救星们，并意识到我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人。”

“我也想这么说。”我发现自己插了嘴。

“不仅仅是活了下来，而且置身于一个似乎未受到掠夺成性的西班牙征服者干扰的城市。一个多么好的研究机会！解答关于玛雅人的不解之谜的机会就在眼前等着你去掌握。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衰落？他们是怎样建成如此奇异的建筑物的？他们信仰什么？对我来说，问题几乎是太多了。我甚至要感谢火腿们那时把我留在河里。”

“你知道吗？福尔摩斯？不管你信不信，我发现自己很感谢你和你那广泛的研究。尤其是当我发现他们的药时，我想到了你。他们几乎个个都有毒药，服用适当的剂量则可以刺激身体，使人康复。错误的剂量显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我发现这就是他们的技能伟大之处——正确地计算那些剂量。只要想像一下有哪些东西需要计算：病人的体重，他的先天免疫力，他的情况严重程度，以及毒药的纯度，这些是最明显的；另外还有二十二项。”

“有人提出，是疟疾杀死了玛雅人，但他们向我表明他们知道金鸡纳树皮，而它是这种病的特效药。”

“那是一个巧合，”我大声地说，“在圣巴特医院有一个学生，叫做罗斯或罗丝或别的类似的名字，他对疟疾很有兴趣，前不久才向我提到这种树皮。”

“他需要到尤卡坦半岛去，接受玛雅人的指教，事实上我

们现代人所谓的医师也一样。”彭宁顿带着某种情绪回答道。“玛雅人还向我展示了树蛙，”他继续说，“当它们坐在树枝上，看上去绝对是无害的，然而也不怕任何掠夺者。这些树蛙从不试图伪装；它们是嫩黄色的或深红色的或翡翠色的。它们似乎想被其他动物看见。”

我瞥了福尔摩斯一眼，看到他全神贯注于彭宁顿的论述，尤其是最后一个论题。

“大概它们是有毒的，而那引人注目的颜色防止它们被青蛙的天敌错误地吃掉。”福尔摩斯谈论道，“在带毒和被吃掉之中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不理睬青蛙的人类来说，这种比鲁斯式的胜利（指付出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译注）的价值是很可疑的。”

“你说得太轻描淡写了，福尔摩斯。它们本身就是死神。仅仅是触碰到一只就足以杀死一个人。然而玛雅人知道如何在他们的药物中使用这种毒药来放松肌肉和减轻疼痛。他们本可能成为墨西哥的鲍吉亚，但相反，他们选择了医治。这使我显得十分卑贱，并使我怀疑自己的价值。”

说完这些，他向后倾斜，伸手去够一个盒子。盒子的侧面刺了几个洞，前面是个盖子，打开便现出一片玻璃，后面有一群蜡似的青蛙，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无害的，看上去几乎是滑稽的，不是吗，先生们？但是如果被轻率地使用，它们就是不可避免的死亡。”

我们只能同意它们看上去无害并惊奇于它们那出乎意料的致死性。

“今天你是否在雪茄里下了毒，杀死了尊敬的托马斯·瑞格顿？”福尔摩斯的声音像一阵寒风刺穿了这辆小小的大篷车内令人难以忍受的闷热。

彭宁顿的咒语被打断了。起初他显得十分痛苦，但他控制



住自己，一个灿烂的笑容照亮了他的面庞。“在大学里，我们都说你是一个魔术师，福尔摩斯。我不会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但我要求你相信，我没有想要杀死瑞格顿。”

“或者是默尔顿-艾什比和在七钟面的那个女人？”福尔摩斯加了一句。

彭宁顿张大了嘴。“我的上帝，福尔摩斯。你是个魔术师！我知道她一定是死了，但我立刻就离开了，在这儿找了一份工作，让自己远离窥探的眼睛。”

“此刻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你。一桩死亡可以说是运气不佳，那两桩则是一个残忍的阴谋，但在英国，任何陪审团都会认为是三起谋杀。”福尔摩斯显得很无情。

“我承认情况看上去对我很糟，但事实是这样的。上个星期，我回到英国，在七钟面找到了便宜的寄宿处，直到我找到了我的关系。我不是回来杀那些卑鄙地将我留在死亡线上的人们的，而是要宽恕他们，治疗他们。正如我说过的，那些救了我的人们平静的态度让我重新评价自己的观念。毕竟我们都知道，火腿们只是他们自己的缺点的结果，而我们都有缺点。我知道他们都患疟疾，事实上我也一样，但玛雅人治愈了我。我也想回来宽恕火腿们并治疗他们。（他说的双关语意谓着什么？我问自己。）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事情开始变糟。

“你知道，希腊人赋予好奇心以人形，那就是潘多拉，一个女人。当她打开盒子时，她放出了折磨人类的所有罪恶。当巴松夫人的好奇心战胜了她，她就放出了导致她自己死亡的方式。我没有插手此事，但我知道我必须逃走，否则就会暴露我的身份，而这会破坏我的计划。”

“怎样破坏？”我问道，“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为什么要隐藏？”

“在我心中，我已经宽恕了火腿们。让人们看到我从死神手中逃回来会使过去公诸于众，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的意图是，做我一度停止做的事，而不与其他任何人一起回到过去，除了火腿们，更不用说聪明人了。我的愿望是回到玛雅人当中，呼吸着他们那纯净的空气度过余生。我宽恕火腿们而不让他们知道是毫无益处的——我必须回来证明我意欲这么做。”

彭宁顿的面庞是一幅诚挚和谦卑的草图。福尔摩斯保持着冷漠，虽然我感到他想要相信彭宁顿的每一个字。“接着说下去。”他说，一点情绪的迹象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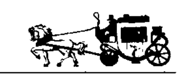
“几天前，我设法来到西伯顿府。‘拖把’集市曾在消夏小区附近存在过，所以我很容易地就从法式窗户走进去，并敲了敲窗户。默尔顿-艾什比转过身来，看到我，然后就死了。”

“你知道他的家族有心脏病史吗？”我问道。

“不，我不知道，”彭宁顿断然地回答我，“我总是把他想像得和别人一样强壮，直到他得了疟疾。他的情况比其他人要严重得多，我喜欢他也比喜欢其他人多一些。那就是我头一个去找他的原因。我想和他言归于好。”

“但你憎恨瑞格顿，如果我记忆准确的话。”福尔摩斯插嘴说。

“事实上我是的。他是那种最坏的说话尖刻的花花公子。当我向他揭示我的身份时，他确实几乎心脏病发作。我本打算一起看看他们，但那时其他人在图书室里。他请求宽恕，试图尖叫，像通常一样做出懦夫的举动，我们都知道他会那样做。最后我终于得以告诉他我的故事，但正当我讲述之际，疟疾在他身上发作了，也许是由于我出乎意料的出现而引发的。我立刻点燃我的一支香烟，放在他的双唇之间。他咳了起来，但看上去好了一些。然后让我惊骇的是，我看到粉色的红晕覆盖了他的皮肤，他的双唇现出微笑。虽然那香烟含有对我来说最温



和的剂量——我有规律地抽它们以确保我自己的完全自由——事实证明对他来说是太多了。我算错了，而玛雅人从来不会算错。我的计划完全走了样，于是现在我不得不逃跑。我把烟头和未抽的雪茄都扔入火中，那支雪茄是当我介绍自己时从瑞格顿的手中掉下来的，然后我从由此进来的法式窗户逃走。”

福尔摩斯发表了看法。“如果你接受审讯，彭宁顿，你一定会被吊死。你怎么说，斯坦福?”

“我同意。”

彭宁顿看上去就像悲惨的化身。“也许我们根本只是众神的玩具，”他沉思着，“这是我的一句旧格言，‘永远不要拆开命运的织物，否则你会发现自己松开了’。”

我们都沉默地坐着，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突然，紧张的沉默被外面响亮的马嘶声打破了。“噢，我又忘了喂她。请原谅，先生们。我必须离开你们一小会儿。”雅尔塔夫人说道，现在她的嗓音不再是尖锐的。她笨重地从大篷车里走出去，关上了门。

“有一个办法能够证明你的无辜，彭宁顿。”福尔摩斯说。

“什么办法？任何事，福尔摩斯，我都愿意做。任何事。”

“抽一支你给瑞格顿的雪茄。”

彭宁顿爆发出一阵由衷的笑声，车外的马匹似乎回应地跺着蹄。“就这样？当然，福尔摩斯，当然。”正当他放了一支到嘴唇之间，福尔摩斯把它拿了过来，严密地检查它。直到他满意于它的真实性、它与他在西伯顿府发现的那一支的相同性，他才把它还了回去。彭宁顿点燃它，深吸了一口气。完全没有结果。

“我知道你说起剂量的强度意味着什么，”当彭宁顿继续他的试验以接受考验时，福尔摩斯说道，“我知道两滴鸦片酊会杀死一个人，而另一个人却能喝下几乎是纯的鸦片酊。”

彭宁顿抽完了这支香烟，有力的面庞上现出胜利的神色。

“再来一支！”福尔摩斯命令道。彭宁顿从他的小匣子里取出另一支点燃，把它的烟雾吸到肺里，但当他这么做时，福尔摩斯飞奔上前，将它从彭宁顿惊讶的嘴里抽出，自己开始抽起来。我近距离地观察福尔摩斯，但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倾向于宣告你无罪，亚历山大。”当他抽完时他说道。我们都相视而笑，放松下来。

“感谢上帝，这件事终于结束了。”彭宁顿大声说道。我解脱地叹了一大口气。彭宁顿给了我们每人一杯酒，但我还没来得及道谢就看到福尔摩斯的脸上突然涌现一阵淡淡的粉红色。

“快，福尔摩斯！”彭宁顿喊道，“咀嚼这些东西！”他伸手去够另一个盒子，但即使是他的长胳膊也够不着它。我跳起来，抓住一个盒子。“不！不！不是那个盒子！是另一个！”他绝望地喊道。我把它递给他，他撕开它，从里边取出一片叶子给福尔摩斯。“咀嚼这个。这是从古柯树上摘下来的。这是玛雅人教给我的最不寻常的药物之一。”现在他一只手捧着福尔摩斯的头，另一只手握着下腭，迫使他咀嚼，但福尔摩斯似乎在迅速地失去活力。“快，你来接管这里，斯坦福。他需要注射。”

一会儿工夫他就回来了，拿着一支注射器，在福尔摩斯的胳膊上扎了一针。“我们只能等待和期望。”他跌坐在福尔摩斯身边说，后者看上去似乎正同时体验着田园般的梦幻和可怕的梦魇。

“那些香烟里含有什么？”我问。

“强劲的野生烟草，一些碾碎的金鸡纳树皮和极小部分的树蛙毒液的混合物。”

“它治好了你的疟疾？”

“我相信是这样。”



“那些古柯叶是什么？”

“它们是我曾见到过的最不寻常的叶子。多年以来玛雅人和印加人一直在咀嚼它们。”

“发生了什么事？”

“它们阻止了嘴和胃的一切饥饿感。它们也作为一种刺激物起作用，排除疲劳和气喘的所有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们给福尔摩斯以抗拒对我的混合物的反应。”

“这听上去像是仅仅几片叶子的一系列非凡特性。”我相当敬畏地说。

“它们确实是非凡的，斯坦福。猎人们用它们来稳定自己的神经，应付艰苦的地形。在印加帝国的古老岁月中，它沿着南美洲的西海岸延伸了几千英里，使得咀嚼着这些叶子的接力信使只需三天就能把一封信从帝国的一端送到另一端。正如你见到的，我已将之提纯净化，以便它的作用能够深入静脉。我希望我们还不太迟。”

“古柯树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彭宁顿。”我说，忽视了他最后的备注。

“那么多正在消失的文明也一样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如果我们聪明到看见这一现象的话。然而，这种药物也有坏的一面。它会令人上瘾，因为它融刺激与缓和作用为一体。当玛雅人把它用在我身上以隔阻我截肢的痛苦时，我就上了瘾。他们也治愈了我的上瘾。那是我所有经历中最坏的一次……”他的声音随着思想走远了。

现在，福尔摩斯大量出汗，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观看和等待。我向彭宁顿问起那个我曾错误地拿起的盒子。

“那是我的诱惑之盒。当我决定了这个计划，要回到英国时，我随身带着一只尤卡坦半岛的沼泽蟾蜍。它极为丑陋，被看到了也引不起食欲，以此来保护自己。但它还有第二防御系

统，只在担忧自己性命不保时使用。”

“那是什么?”

“它吐出并不致死的毒液。这种毒液使其他动物麻痹，但能使人发疯。那是无药可救的。”

“对不起，我指的是外头的喧闹声。”

“也许只是雅尔塔夫人和她的马匹。你知道，她的胡子是真的。”

福尔摩斯似乎安宁地睡着了，粉红的颜色已经消褪了。

“你说那是你的诱惑之盒?”

“是的。如果我真的想危害火腿们，那会是最残酷的，不是杀死他们，而是让他们发疯，把我作为心智健全时的最后记忆。这只蟾蜍本可以成为我的工具。”

我身上扫过一阵寒意。这个男人有一个与福尔摩斯一样冷酷的、精于计算的头脑。他具有的知识会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人。

毫无警告地，大篷车的门打开了，雅尔塔夫人冲了进来。“快，有警察来找你们，由一个叫伯雷或是什么名字的黝黑的小个子带领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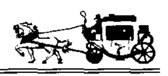
彭宁顿既害怕又恳求地看着我。“你知道伯雷萨里亚斯会认出我，在目前情况下我会被吊死。请帮助我，斯坦福。”

我确信他是无罪的，但我希望福尔摩斯醒过来，那样我就可以把决定的重担转交给他。但福尔摩斯仍然睡着，不愿醒过来。

“快，快。”雅尔塔夫人催促着。

“我将扮演一只诱鸟，”我做了决定并立刻开始行动。“祝你好运，老家伙。”我边说边在门口停下来，摇着彭宁顿的巨手。他微笑着致谢，于是我离开了。

“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我呼喊着，“你在哪里?”



片刻之后，警察和伯雷萨里亚斯——他看上去甚至比我们上一次见面时更加狂野了——加入我假装的搜寻。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我回到雅尔塔夫人的大篷车。彭宁顿已走了很久了，福尔摩斯正在恢复知觉。

“多么不寻常的香烟。”他打着哈欠说。

“还有古柯叶的精华素在你的胳膊上。”我加了一句。他看着自己胳膊上针刺的痕迹。

“这就是用了古柯叶的结果。我必须进行某些实验。我从未感到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这确实是一个来自新世界的礼物。彭宁顿在哪儿？”

我简要地描述了在福尔摩斯昏迷过去的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包括我和彭宁顿的谈话。“你说彭宁顿现在已经逃走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他留下了他的树蛙和古柯叶？”福尔摩斯指着搁在大篷车远侧架上的相应的盒子说道。

“也许在那一刻的头脑发热中，他忘记了？”我提出意见。

“除非他想迟些回来收起它们。雅尔塔夫人在哪儿？”

“正在回答警察的询问。她同意作为西伯顿府那个基于你的推论的未知者被逮逋起来。她有不在场证明，短期内就会获得释放。”

获得这个新发现后，福尔摩斯陷入沉思。“彭宁顿说他加入这个集市只有几天，而雅尔塔夫人为了他甘冒被捕的风险。她可能比她所说的知道得更多，或者彭宁顿给了她一大笔报酬。”

“也许她和我们一样，相信他的故事。”

“可能吧，”福尔摩斯回答道，举起装着爬虫和植物的盒子凑到眼前。“这些可真是非凡的造物，”他说，一边观察着树蛙。“它们无疑就是这辆大篷车保持着如此热度的原因。至于这些叶子……好极了！”他心不在焉地把一片叶子从盒中取出，

从鼻子底下将它塞入到自己嘴中。

“天哪！”我叫喊起来，“那只蟾蜍不见了！”

福尔摩斯转过身来，他的眉毛上挂着一个未说出口的疑问。

“尤卡坦半岛的沼泽蟾蜍！”我痛苦地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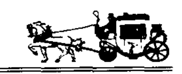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立刻就了解了情况。“快。西伯顿府。你还没意识到彭宁顿爱着艾迪丝·瑞格顿吗？伯雷萨里亚斯处于巨大的危险中。”

我们的马车早就不见了——根据康斯坦丁·伯雷萨里亚斯的命令。当我们急速走遍该地区寻找替代的交通工具时，福尔摩斯的能量令人吃惊。我提议用雅尔塔夫人的马和大篷车，于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置身于赶往西伯顿府的路上。福尔摩斯显然发现行走十分缓慢，他的神经高度紧张，以至于我几乎预期他会跳下车，跑在前头。

当我们接近这段旅程的尽头时，拂晓正在东方红彤彤地登场。当我们看到西伯顿府时，任何关于自然之美的想法立刻被挤出我们的脑海。它喧嚣着，每一扇窗和门都来回摆动着透出光来。我们一到达，艾迪丝·瑞格顿就从宅邸里冲出来迎接我们，她的双手绝望地汗湿了。

“康斯坦丁不见了。福尔摩斯先生，您必须找到他，我恳求您。”她的话透过眼泪冲口而出，“霍奇森整晚都在外面，但没有找到任何踪迹。”

福尔摩斯立刻又行进在他的车辙之上。默尔顿－艾什比的地产很广阔，福尔摩斯频繁地停下来，检查地面和周围的植物。有几次他似乎误入歧途，挠着他的下巴，仿佛在深思，然后他匆匆离开，走上一条新的小路。突然，我们听到一阵低低的属于人的呻吟声，但很狂野，福尔摩斯的所有技能都显得多余了。呻吟常常转变成一声高音调的尖叫，使正在追踪的我们



停了下来。

终于我们发现了康斯坦丁·伯雷萨里亚斯。他蹲在小水塘边的一块石头上，他的脑袋抽搐着，仿佛处在对某种看不见的恐惧的不安反应中。当他看到升起的太阳就尖叫起来；而当他看到下沉的月亮则呻吟并哭泣。当我们接近他时，他朝我们吐唾沫。康斯坦丁·伯雷萨里亚斯显然已经失去了理智。

福尔摩斯勇敢地走到不幸的伯雷萨里亚斯面前，他一边这么做一边招呼我们跟着他。康斯坦丁试图后退，但我们包围了他。在接下来的激烈挣扎中，他试图咬、抓、挖出一条通往自由的路，但我们牢牢地控制住他的挣扎。当他最终放弃这场不公平的竞争时，一大滴泪珠从他的眼中落下来，他的嘴里迸发出一连串的话，以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但有一个词他用最大的声音一再重复："默尔顿，默尔顿。"

是寻找交通工具的耽搁使我们来不及赶来救他吗？是彭宁顿实施了他的报复吗？福尔摩斯已经把伯雷萨里亚斯描述成疯子，其他的每一个人都相信是前几天的紧张和他那不可预知的激动性情为他敲响了最后的钟声。如果是彭宁顿设计了伯雷萨里亚斯的疯狂，那么这是一桩完美的犯罪，由于他已毫无知觉，说不出任何可以把他的情况与彭宁顿联系起来的事情。也没有任何人曾在附近看到一个以起伏摇摆的步态行走的奇怪人物。

瑞格顿小姐依然专注于她的康斯坦丁，而我仍在那个方向上保持着我自己的希望，但过了一年多之后，它终于毫无结果。彭宁顿是否又与她联系了？如果是这样，她永远不会说。雅尔塔夫人的不在场证明很有效，此后不久她就被释放了。监视她的警察没能发现彭宁顿。警方扣留了树蛙和古柯叶。然后他们把它们转到苏格兰场，而苏格兰场随后就把它们送到巴特医院进行分析——由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开展这项工作。

当我们离开牛津郡时，福尔摩斯和我讨论了事件的怪异经过。巧合确实起了主要作用，但作为一个结果，真相看上去仿佛仍然是难以捉摸的。福尔摩斯用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给出了他的结论。

“你知道吗？”他问，“当我在牛津郡时，我惯于假装跟在别人后头，以此作为我的训练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人由于他自己那伟大的表演才能而看穿了我。”

“彭宁顿？

“彭宁顿。我想他又一次地击败了我，并做了一次最为出色的表演。”

“他是怎样做的？”我被这一暗示吓呆了，不由询问道。

“你听到伯雷萨里亚斯说‘默尔顿’？”他问。

“我确实听到了，”我回答说，“但没有默尔顿，所以我猜想他是语无伦次了。”

福尔摩斯从咬紧的牙关中抽出他的石南烟斗。“理查德·默尔顿是伊丽莎白一世最喜爱的宫廷小丑，他是惟一一个在她情绪不佳时能够‘让她开心’的人。有些人相信他是约瑞克和波特姆的原型。事实上我会把这个案件称作默尔顿谋杀案，因为它曾‘让我开心’——至少目前，一直到我能够对那些不寻常的叶子进行试验。”

“谋杀，福尔摩斯？”我规劝说，“可是有任何人被谋杀了吗？当然看见彭宁顿就足以把这些怯懦的火腿们驱赶上死路。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彭宁顿回到西伯顿府去面对伯雷萨里亚斯？”

“因为狂妄自负的火腿俱乐部觉得自己掌握了宫廷，而只有一个小丑能够忍耐他们，因为他需要他们的钱为他的探险提供经费，正是同一位小丑能够以他的卓越才华持续地娱乐他们，因此从他们那儿得到了默尔顿的绰号，以纪念尊贵的贝丝



女王最喜爱之人。”

“彭宁顿?”

福尔摩斯微笑着，或至少我把它当作一个发自最冷静之人的微笑——它也可能是因强烈的愤怒而引起的面部扭曲——但什么也没说。它可能是令人兴奋的，但我不确定我的同伴是否正中我的下怀。我不得不等待并观察。

葡萄酒商贩姆伯利案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是个明确的存在物。当他最初开始在圣巴特医院实验室的工作时，人们热衷于找出关于他的事实真相。于是当他回到他的调查者们的桌子上，告诉他们大大多于他们此前曾向他和——在某些案子中——别的任何人透露的事情时，他们是最为不安的。这使他成了许多推测的目标，这些推测大多是无价值的，但人们明智地给这位神秘孤独的学者让路，以免与他为敌。没有人敢反对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要承认这一观点非常容易。尽管他已高达六英尺多一些，他过瘦的身材使他看起来比这还要高。他的灰色和黑色的衣服完美地掩饰了他那憔悴的菜色的面容，由于有着高高的颧骨，看着他就令人联想起印第安人。他的头发是黑色而有光泽的，以一种老式的英国风尚梳向脑后。这使他显得比真实年龄要大，而我总想知道，这是否一种故意装饰出来的外表，以便他能与其他学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严峻是胁迫性的。

然而，正是福尔摩斯的双眼持续不断地吸引我的注意。有时它们像一种磨光了的黑玉石那般闪耀，这使他看起来就像一只捕食的鸟，在猎杀之前盘旋在它的牺牲品上空。在其他时候，他的双眼似乎是一种潮湿、无光泽的灰色，空白得像一张未写过的书页，这又令他似乎远离人类事务。我总想知道此刻

他的脑中正转着什么念头。关于它们的主旨他的脸上没有显出任何线索。

因此，善于想像的人提防着他，觉得死亡和歇洛克·福尔摩斯是一对老搭档。

当他在病理学实验室里探索一些解剖学上的难题时，关于他的稀奇古怪的观点似乎具有了更大的可信性。他会在完全的沉默中工作，他的专心几乎是触手可及的。当他切开尸体时，他的速度和效率几乎是异常的。他好像呈现出一种由内心的火焰提供燃料的残忍活力，火焰的强度使得斗胆靠近他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我却不顾自身地为他着迷。当我看着他工作，我脖颈后面的头发会竖立起来，一阵颤抖延伸过我的脊骨。除此之外，停尸房寒冷的空荡与瓦斯忧郁的嘶嘶声喷射着，仿佛它们在嘶哑地唱着悲哀的挽歌，他的身形投射出一条长长的明显的阴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有些学者害怕他，并称他为歇洛克尸体，巴特医院的吸血蝙蝠。

这种特别的不可思议吸引我接近他。我来自一个舒适的家庭背景，几乎没有刺激或冒险的感觉，所以我渴望尽可能多的生活经验。这是我选择医学作为职业，而没有追随我父亲进入家族酿造生意的原因之一。比起酒窖来，病房中有更多的生活。我还认为，治疗一个人与用酒灌醉他相比，可以更好地让我为我的伙伴们提供服务。我当然在病房中见到了生活，但在实验室里，我从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身形中看到的是我自己。我的想像被点燃了。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他的朋友。每次我看到他，我会给他一个愉快的招呼，度过一刻空闲的时光，谈论天气或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最初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他只对他的实验感兴趣。然而，时间长了他就开始回应我的问候，偶尔会微笑。实验室里没人偷听我们之时，是他最放得开的时候。也许他警觉到我的动机；我的名声有点儿狂野，也许他不愿与



此发生联系。但是当他看出我对友谊的提议是诚恳的，并不是在做样子之时，我们经常会聊上一会儿或更长一段时间，然后各走各的路。

给人讲课不是我的长处。大多数学生举止不太尊敬，而讲课者们只是将它当作合同的一部分去做，就像一件待完成的家务活。事情的这样一种令人不满的状态，往往加剧了我睡过头的趋势。于是早上当我真正到达实验室时，留下来的惟一一人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此时其他学生要么在课堂上要么在停尸房。这给了我们一个不受干扰地谈话的机会，而当他愿意时，他会相当放得开。

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走进化学实验室，福尔摩斯坐在他的凳子上，专心地研究一项仍在玻璃仪器中进行的实验。

“如果我不是知道得更多，福尔摩斯先生，”我愉快地说，“我会说你整晚都坐在那儿。你的位置和我昨晚离开时是一样的。”

福尔摩斯没有把注意力从实验上转移开，他回答道：“如果你在说话前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一整晚都坐在这儿，斯坦福先生。我的下巴上留有长了三十六个小时的胡子，而颠茄的蒸馏至少需要三十五个小时。为了如我所希望地得到有关变化的完全描述，我的在场是基本条件。我手边的笔记本也会给你一条线索，因为每一次观察显然都有时间标注在旁边。”

我有点儿不知所措，但我还能回答他：“如果是那样的话，当我准备好咖啡时，你就可以结束了。”

“谢谢你，斯坦福先生。我会欣赏你煮的咖啡的。”

“今天要放糖吗？福尔摩斯先生？”

“既然你这么好心，今天我想要两颗。”

我架起设备：一盏煤气灯，一个蒸馏器，一只夹钳，两个

广口烧杯。一会儿工夫，咖啡就欢快地冒泡了。我不知道修改李比希男爵的冷凝器是否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煮咖啡的方法，但最后的结论是，对于古代英国的炼金术士来说足够好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是足够好的，这时我意识到福尔摩斯就坐在我身边。他能够不被察觉地移动，这真是很可怕。

“我希望你清洗过这些烧杯，斯坦福先生。你知道，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经装过毒药。”

“你那些难懂的实验中的大多数？”

“我不能说谎。”

对于这个明显的暗示我们都笑了。福尔摩斯可以成为极好的同伴。我想问他为什么那么努力地避开社会。他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缩回到他的壳中，现在既然他出来了，我想让他就那样呆着。

“你是怎么做到的，福尔摩斯先生？”当我往他的烧杯里倒满热咖啡时，我问道。他的眉毛变成一个问号：“对每个人都了解得这么多。我确信你并没有对我们所有人都做过调查。那么窍门是什么？”

他露出一个友善的笑容。好的，我想，我没有冒犯他。

“如果我把它解释给你听，也许你会发现它是如此平凡，以至于拒绝接受它，而仅仅把它当作宴会把戏。”

“请告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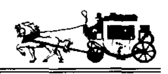
“它所意味的一切就是观察细节和对它们的由来进行逻辑推理。我花了好些年来进行这些观察并理解这些细节，但我想我现在有了对大部分事物进行逻辑解释的基础。”

“我仍然有些不明白。”我撒了个谎。我完全不明白。

“你愿意看看实际的示范吗？”

我同意地点点头。

“把你的手给我。”



我伸出手给他，手掌向下。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把手掌翻过来。当我照做时，他更加仔细地看了看，只多花了几秒钟。“我想这就够了，谢谢你，斯坦福先生。”

“那么，你看到了什么?”我问。

“只是那些你能看到的。”他回答说。

我看着我的双手。对于我来说，它们只是双手，有手指、拇指和通常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是相当令人困惑的，但从福尔摩斯对这种缺乏自信的消遣的表情上判断，至少他看上去是自得其乐的。

“说吧，老家伙。”我用最为友好的语气说道，“你不是要告诉我你从我的双手上所能推断出的关于我的那些事情吗?”

“没有什么可说的，除了以下事实：你曾经拉过大提琴，但放弃了，改弹钢琴，而你现在又认真地考虑放弃它。我的建议是坚持。我认为你在这方面很有天才。至于你的医学研究、玩橄榄球与喝肯特啤酒，任何人都不必在你的双手上寻求证实，它们太明显地被表示出来了。”

我的下巴因不可置信而掉了下来，我的那杯咖啡亦然。福尔摩斯显然为这样一种反应做了准备，在它砸到地板上之前抓住了它。除了我最亲密的家人，没人知道我学习音乐。它们对我来说意味着许多，但我害怕如果被我的橄榄球球友们发现了，他们会搞恶作剧。对他们来说，音乐意味着改变各种赞美诗和流行旋律的歌词来配合他们那怪异的幽默。而这并不是指对肖邦或贝多芬或莫扎特的阐释。如果福尔摩斯活在两个世纪前，那位女巫发现者霍普金斯很快就会跟踪上他。

“来吧，福尔摩斯，你是怎么做到的?”

“每件事都，嗯哼，好像在指示我。在你的指尖上有某种类型的老茧，它们来自拉弦乐器。如果你观察的话，会看到我有一些因拉小提琴而长出的老茧。你的却不同。它们更宽但没

有发展得那么厉害。所以你拉的是一种比小提琴或中提琴有着更宽一些的弦的乐器，但你已有一段时间没拉了，所以皮肤软化了。钢琴？弹钢琴发展的是另一系列的肌肉。由于你的双手这么小，你发现得努力跨越一个八度——在你的拇指上和小指基部处有明显的拉伸痕迹。不过，即使它们也显示出退化的迹象——所以最近你练得不那么勤快了。因此你在认真考虑中止你的学习。”

“正是那时我稍微欺骗了你。我还看到你的眼睛里去——在医院里你真应该戴上你的眼镜。戴着它们没有什么不好，尤其当你的缺点是由童年时代的疾病造成的，那不是你的过错。你的眼睛证实了我从你的手上看出来的那些东西。优先于你的其他嗜好的某种程度的敏感性，忽视它将是错误的。我还需要继续吗？”

“谢谢你，福尔摩斯。不。”我结结巴巴地说，这使我想起当我是个小男孩时不得不忍受的残酷绰号之一——“口吃福”。福尔摩斯或许也知道那个。“事实上我正打算请你，”我恢复了镇静，继续说道，“在下周的27号到我父母家吃晚饭。肯特州酿造商协会——今年我父亲是该协会的会长——要给予一位来自法国的客人以荣誉，他恰好是一位化学家。显然你把化学归入你的许多研究之内，而你以前在谈话中也曾相当有见识地提及法国，因此我想对此你可能是个内行。”

“我猜你想让我为你的晚餐提供宴会把戏？”福尔摩斯有点儿恼怒地回答说。

“不，不，我向你保证，我认为对于这场宴会来说，你会是一个理想的特别学者。另外，你将是惟一一个能够向我们的客人提出可以让他感兴趣的问题的人。”

听了这些话，福尔摩斯似乎柔和了一些。“这位受到肯特州的酿造商们钟爱的化学家是谁？”他带着会意的眼神问道。



“路易斯·巴斯德。”

“如果是那样的话，参加你们的聚会对我来说将会是一件乐事，小斯坦福。”

我暗自发笑。这个人会向我的家人证明，我不完全在吃喝玩乐。我还注意到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容易受恭维话的影响。这一点以后也许会有用。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在最后一刻有几位客人不得不从名单上删去，因此歇洛克·福尔摩斯整晚都陪伴着我妹妹，而我变成了那位特别学者。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尽管那时巴斯德先生已享有国际声誉，这场由我父亲宣布给予他荣誉的宴会却是一个只有十一人参加的小事件。我母亲觉得巴斯德先生将被官方约会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会欣赏一个较为家居的环境，这会让他放松下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晚餐进行得很成功，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彼此相处融洽。我特别注意到，我妹妹似乎很乐意坐在她旁边的那位高个、孤独的男人的陪伴。她既没有被他的异常也没有被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正式宴会的事实所阻挡。

晚餐结束时，巴斯德先生坚持要为这么一顿迷人的晚餐而感谢厨师和他的女主人，我们所有人都用力地为他鼓掌。然后女士们移步到起居室，于是波尔图葡萄酒在围坐于餐桌边的绅士们中间传递着。谈话很普通，涉及那些只在这类场合上说起的所有话题。

每一个人（巴斯德先生，我父亲，约西亚·范姆伯利，罗契议员，歇洛克·福尔摩斯和我自己）都是最讨人喜欢的，但没有一个人对空洞的交流感到满意，也许除了那位法国人，英语令他无法完全放松，尽管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定期访问我们的海岸。我决定不让谈话中断，并为福尔摩斯着想——他对肯特州是个陌生人，但对于化学实验室可不是——于是请求巴

斯德先生解释一下他在英国的实验。

我们这位有学问的客人还没来得及回答，福尔摩斯就大声地说："不必麻烦巴斯德先生去解释他为了英国政府而进行的关于啤酒发酵过程的实验。通过恰当的杂志，我能够理解它们，我一定要祝贺您，阁下，为了您在证明像酵母那样的微生物在这些过程的初始阶段中的作用的观察报告的卓越性和精确度。它们构成了您对葡萄酒、醋、蚕的研究的完美补充，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而且完美地反驳了已故的波切先生的观点和李比希男爵的工作。不过，我要指出，我自己的实验间接地表明即便是您的答案也还没有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描述。"

我们都被这段话弄愣了，尤其是巴斯德先生。福尔摩斯为他翻译了这段话，他的双眼发出喜悦的光。在福尔摩斯的说明中，我听说过的惟一一位科学家是李比希男爵，这个名字只出现在我煮咖啡的练习中，而并非男爵的冷凝器后面的启示。巴斯德先生和福尔摩斯像老朋友一样聊开了。这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向我点头表示赞许。约西亚·范姆伯利似乎更加热心于喝光我父亲所有的波尔图葡萄酒——他们从未如此接近过，但他最近刚从啤酒转向葡萄酒，因此我父亲认为，当餐桌上有一位法国人时，他也许会是一位有用的客人。如果他继续进攻波尔图葡萄酒的话，他是不会有多大用处的。罗契议员好不到哪里去，但他的出席毋宁说是受到生意和社交压力的指令。

我正要打断他们的对话，要求两位谈话者至少用英语说几个单词，好让我们能理解这场显然是最为生动和吸引人的谈话，但我父亲低声对我说："让他们谈下去。我有许多事要谢谢巴斯德先生，所以我很高兴看到他在我家里过得如此愉快。"我胜利地微笑了；我父亲的脸上也保持着这种表情。"谢谢你带他来，儿子。不管他是谁。"



巴斯德先生显然看到我们被晾在一边，于是他又开始说英语。听到这些，我父亲试图把范姆伯利带入谈话中。“您可能不知道，巴斯德先生，”他开始说，“您正和这样一个人共享晚餐，在他的酒窖里有着全英国最多的顶级红葡萄酒。”听了这句话，巴斯德先生看了看对面的其他客人。我父亲指出了约西亚·范姆伯利。

我父亲继续说：“当我决定根据您的建议酿造我的啤酒时，我从英国政府那儿得到了一份出口订单，把它装船航运到帝国的所有地区。您的新方法，巴斯德先生，使啤酒能够保存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当它运达帝国的那些遥远的站点时，我们的伙计居然能够像在家里一样品尝它的味道，而不是以前那种他们不得不忍受的胆汁。”（波尔图葡萄酒显然放松了我父亲的舌头。）“在这方面我击败了范姆伯利，得到了政府的合同，但他并没有破产——像我们大家认为他一定会的那样——而是开始了生命中的一个新时期，他清空了他的啤酒窖，用最精美的波尔图葡萄酒来填充它们。不是吗，约西亚？”

“是这样的，斯坦福。”这位葡萄酒商回答道。

“那么您很了解法国，先生？”巴斯德先生问。

“几乎完全不。”脸色红润的范姆伯利回答说。

“至少您了解波尔图葡萄酒，而那也许足以代表法国。”

“我只了解要买的那几种。”

“您最喜欢哪一种？我相信七四年的拉斐特在英国很受欢迎。”

“我也这么认为，巴斯德先生，我自己倒没有品尝过它。”

“啊，时间太短了，是吗？我们法国人被人指责尽喝贮藏时间太短的葡萄酒，而你们英国人往往等到时间过久了才喝它。”

“我不了解这一点，巴斯德先生。”

“在您的酒窖里有什么葡萄酒，范姆伯利先生？”福尔摩斯问。

“我并不随身携带清单，但它们都是代表了从1874年到今年的所有美酒的一流产品。”

“例如？”福尔摩斯坚持问。

“穆顿，帕尔美，莱奥维勒，拉图尔，依坤，还有许多其他的。它们都是第一流的，或是如他们所说的‘优质酒’。”

“但是您还没有卖掉任何一瓶？”

“没有。等一下，您是怎么知道的？”

“您的大拇指，左膝盖，右脚的短袜和衬衫领子。”

福尔摩斯故伎重施。也许他并不打算玩宴会把戏，但他显然知道如何停止表演。

“您在范姆伯利先生的葡萄酒事业上做过任何投资吗，斯坦福先生？”福尔摩斯撇下张大了嘴的范姆伯利，转而问我父亲。

“怎么啦，是的，我投资了，福尔摩斯先生。我看不出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如果是投在已经购买的葡萄酒上，那么您是安全的。如果是投在葡萄园上，那么您必须对损失有所准备，如果您现在不把您的资金抽出来的话。”

对于这一干涉，我父亲因愤慨而涨红了脸，福尔摩斯似乎是在干涉他生意上的事务，但他是用一种沉着镇定的方式说出来的，从而平息了这一干涉。范姆伯利开始咆哮。

“接着说呀，好管闲事的先生。这周围谁是葡萄酒方面的专家，你还是我？”

福尔摩斯用他那明察秋毫的双眼凝视着他，就像看着卡片上的一只虫子。他的话像一柄长剑戳了进去。“您现在的境况不如以前了，这从您今晚出门前自己清理鞋子的事实可以明显



地看出来。在此之前，您就换上了晚宴礼服，您右姆指的指甲里的黑靴油污和您短袜上的痕迹证明了这一点。您膝盖上的痕迹表明在您这个过程中是跪着的。您衬衫领口的状况可用于证实我对您目前境况不如从前的观察。”

“至于您酒窖中的葡萄酒，如果它们真是您所说的那些东西，那它们确实是上等酒，但它们并非全都是‘优质酒’，如果您把帕尔美、穆顿和莱奥维勒也归入它们那一批的话。依坤当然是上等酒，但它是苏特恩葡萄酒而不是波尔图葡萄酒，即使是最匆忙地瞥一眼1855年的分类法也会告诉您这一点。因此您对葡萄酒的意见不可相信，所以才有我对斯坦福先生的建议。”

范姆伯利看上去像一只被逼上绝路的动物。巴斯德先生来解围了。

“也许斯坦福先生卓越的和最为慷慨的好客使范姆伯利先生在细节上有些健忘。它们如此容易混淆，即便是我们法国人也不知道我们说到哪儿了。每一位葡萄酒制造商都相信自己的葡萄酒是‘优质酒’，而不管正式的分类法会怎么说。您现在也许不富裕，但相信我的话，范姆伯利先生，您很快就会富起来。”

巴斯德先生是如此庄严和肯定地说了这些话，以至于我们都惊愕地转向他。范姆伯利无法确定是要走掉还是留下来。他留了下来。巴斯德先生接着解释道：“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波尔图地区的葡萄受到一种小小的蘑菇形植物的袭击，它在葡萄树和葡萄还没长大的时候就袭击它们。”

“是塔克粉孢子吗？”

“说对了，我的朋友。”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回答说，“它首先由一位名叫塔克的英国人于你们的马尔盖特的一间温室里，在来自你们的一块热带殖民地的某些植物上发现。没人知道它

们是怎么到达法国的，但它们到达后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呀。波尔图人失去了整整两个葡萄收获期。”

“人们尝试了许多补救的办法。事实证明硫磺是一种好坏掺半的恩赐。它杀死了那些蘑菇，但许多葡萄酒也带上了它的味道，或是味道变淡了。后来，人们改良出更加有效的喷雾，粉孢子被征服了。但带来了一个持久的后果。”

这位天生的演说家很善于掌握时间，巴斯德先生停顿了一会儿。他轻微地咳嗽了一声，然后又说开了。“价格急剧攀升，从来没有降回到先前的水平，即使在丰收的 185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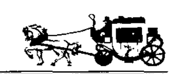
“这怎么会影响到范姆伯利先生呢？”我问，“粉孢子又卷土重来了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也能用喷雾再次征服它。不，是某种更糟的东西在威胁着整个收获量，而……”他的声音低了下来，“……如果不控制住它的话，甚至会威胁整个法国经济。”

我们充满疑问地互相看了一看，范姆伯利不知道对于这位法国科学家明显的忧伤该不该微笑。巴斯德先生皱着眉头继续说下去。

“那是一种小动物。一种一年至少能繁殖十次的小蚜虫。它吮吸葡萄树的汁液。有时这些蚜虫呆在根部，这样它们就不会被注意，发现时为时已晚。布莱、利布尔讷和圣艾美侬已经饱受蹂躏，但去年在梅多克第一次发现了它。到明年，范姆伯利先生的葡萄酒会比红宝石还值钱。”

我料想会看到范姆伯利暗自高兴。我从没喜欢过他，也知道在我父亲和他之间没什么感情。然而，当我看着他时，我很惊讶于看到的不是高兴，而是完全的不相信，就仿佛他不抱什么期望地买了一张彩票，也不管累积的奖金有多少，而这笔奖金却落到他尚未准备好的衣兜里。福尔摩斯也注意到这一点，



然后转向巴斯德先生。

“先生，这就是牛津大学的威斯特伍德教授于1863年首先开始研究的葡萄根瘤蚜，我说得对吗?”

“啊，瓦斯达特里葡萄根瘤蚜，福尔摩斯先生，就是这位朋友的正确名字，”这位法国人激动地说，“我本该意识到您知道它。”

“对它就没有整治办法吗?”我问。

“有过许多建议，但一旦涉及到他们的葡萄酒，波尔图人就会变成一些保守的人民。他们不喜欢未经实验的方法。”

福尔摩斯坐在那儿沉思了一会儿。“作为一个外部的观察者来发言，巴斯德先生，我会说，从逻辑上讲，只有三种可能的方式来与这一威胁做斗争。”

“哦，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您能挽救葡萄树，法国就永远欠您的情了。”

“首先，一种腐蚀这些蚜虫的化合物似乎是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

“我们已经试过氨水和硫酸，但没有成功。”

“那么用一种不那么明显的硫磺化合物，诸如二硫化铜或二硫化碳，怎么样?碳酸硫钾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回轮到巴斯德先生沉思了。“我明白您的意思，福尔摩斯先生。我会把它写下来，交给我的助手该雍先生。您的另外两个建议是什么?”

“其次，我建议在那些蚜虫能够进入树液之前，把煤焦油衍生物刷在葡萄树上。这将意味着除去受影响的葡萄树，但被隔离的新生葡萄树可能就有希望了。”

“对，对，我的朋友。您是否把您最好的答案留到最后，福尔摩斯先生?”

“我的最后一个建议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我几乎不

再考虑它了。”巴斯德先生的脸垮了下来，但他坚持着。

“求您了，福尔摩斯先生，什么都行。”他失望地说。

“显然这些蚜虫来自某个地方。追踪它们到它们的发源地，看看当地的植物是如何对付它们的。可能葡萄根瘤蚜造成的后果是那儿不再有植物，但去看一看是值得的。大自然有一套对付它的犯罪分子的方法。”福尔摩斯说，一边看着在其座位上不安地挪了一下身子的范姆伯利。范姆伯利把他剩下的波尔图葡萄酒扔回到桌上，用不稳的双腿站了起来。

“我不打算呆在这儿被大学男生们某位迷惑人的朋友侮辱。我要走了。”

说着这句话，他蹒跚地离开了餐桌。“我希望你留心这件事，约西亚·范姆伯利，”我父亲对他这位正在离开的客人严厉地说道，“明天会好起来的。”

“我们会留心明天的，斯坦福。你要来吗，罗契？”他冲着那位似乎睡着了的议员喊道。他被惊醒之后就和葡萄酒商一起退场了。

巴斯德先生转向福尔摩斯。“我知道我的助手于利斯·该雍先生很快就会接任波尔图农业站的教授职位，是我自己推荐他的。我也会向他推荐您。”

福尔摩斯挖苦地笑了，“我谢谢您，巴斯德先生，但我在伦敦有工作，我不能扔掉它。”

听到这句话，我竖起了耳朵。那是什么工作？它听起来更像是个负担不起这次旅行的问题。巴斯德先生占了我的上风。“福尔摩斯先生，我的朋友，我只要低声说句话，法国政府就会把红地毯铺到您的家门口。我坚持您应该来。”

“这正是留给你的那类问题，福尔摩斯。”我热心地说。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说‘不’就是无礼的了。”

“法国已经欠您的情了，先生。”



福尔摩斯走了几个月。至少当我有段时间没见到他时，我猜想他是走了，但另一方面，他造访实验室也往往是零星的。所以我在一个明亮的春天早晨撞上他就有些惊奇了，他正仔细研究一个实验，仿佛他从未离开过。

"哈罗，福尔摩斯。"我喊道，很高兴见到他并渴望着听他的故事。他没有马上回答，似乎他的注意力完全被他的工作控制住了。

"早上好，斯坦福。"他终于回答说，"疏于训练，我明白。你确实既是个板球队员又是个橄榄球队员？"

我选择忽视他的观察，因为我太想听他在波尔图与葡萄根瘤蚜做斗争的新闻。"我感兴趣的是你，福尔摩斯，而不是我的运动才能。你胜利了吗？"

"哦，是的。显然是替代的鸡血使它看起来像是有过一场搏斗，而事实上它们从一开始就结为联盟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福尔摩斯？"

"莫蒂默·马伯雷。实在只是一件小事，但并非没有教育价值。"

"我不想知道关于那个的任何事，福尔摩斯。不，我指的是葡萄树和巴斯德先生。葡萄根瘤蚜。"

"哦，那个。那十分简单。"

"得了，得了，福尔摩斯，如果真是那么简单，巴斯德先生和该雍先生在请求你帮助之前就能解决它了。法国人是不会向英国人求助的，除非他们身处绝境。"

"我要提醒你，小斯坦福，我自己有几分是法国人，这一点我在你父亲的餐桌上与巴斯德先生的交谈中就向他说明了。"

"你的哪一个建议起了作用？"我诉诸恭维地提示他。福尔摩斯回答了。

“它们都有些价值，但在我看来，我的第三个建议——研究这种传染病的起源——最有可能获胜。”

“接着说。”我催促道。

“葡萄根瘤蚜似乎原产于美国东海岸，当来自那个地方的葡萄树在法国被种植时，它们把泥块带了来。在1832到1840年之间，在米迪的埃罗地区爆发过一次，它可以回溯到美洲葡萄藤。”

“那么去年有一些被从美国带到了吉伦特？”我问道。

“当然有一些，就在那时及此前，但早在1860年，差不多整个波尔图地区都有美洲葡萄树了。事实上，一位种植者，一位拉里芒先生建议说，挽救葡萄树的惟一办法，要么是改种有抵抗力的美洲葡萄树，或至少把它们嫁接到现有的法国葡萄树上。”

“法国人不会那么做的。”我喊了起来。

“他们似乎十分不情愿。大约十年前，拉里芒先生头一个实施了自己的建议。但正如巴斯德先生所说的，一旦涉及到他们心爱的葡萄酒，波尔图人就变得十分保守。他们说，美洲葡萄树酿造出来的葡萄酒‘有一股狐骚味’，他们无法接受。但我觉得对于广泛的破坏来说这是惟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已经有几位种植者因为收获失败而破产了。”

听到这个，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福尔摩斯意识到我很焦虑，用质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显然，自你在为巴斯德先生举办的晚宴上揭穿范姆伯利之后，我父亲和他大大地吵了一架，自那时到现在，他们之间剑拔弩张。”直到我回到我的宿舍准备用午餐时，我才意识到我这句话的反讽意味。

我的女房东开了门，带着闷闷不乐的神情向我打了招呼。站在她后面，悲伤地看着一幅年轻女人画像的，正是我妹妹。她奔向我，在啜泣的间歇中冲口说出了她的故事。



“是父亲和那个讨厌的人，范姆伯利。他们吵了一架。然后有人发现范姆伯利死了——他的喉咙被割断了。警察逮捕了父亲。你必须立刻回去，把福尔摩斯也带上！”

我匆忙写下一张纸条给福尔摩斯，然后在半个小时之内和我妹妹一起赶回肯特郡。一家人神情沮丧地等着我们。母亲疲倦地坐着，把脸埋在手中。我试图安慰她，但她感到全都完了。她解释说，父亲采纳了范姆伯利关于精选庄园葡萄酒的建议，在波尔图的葡萄园上投资了一大笔钱。有三个破产了，另外两个眼看马上就要步其后尘。当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就去找范姆伯利。他在后者的葡萄酒窖里找到了他，然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楼上的佣人们全都听到了。甚至有人听到我父亲威胁说要杀了范姆伯利，他的回答则是：“生意是生意，就像你到处炫耀政府的啤酒合同。”接下来就是一场混战的声音，然后我父亲脸色苍白、指节沾血地出现在楼梯尽头。佣人们冲下楼梯，发现他们的主人喉咙被割断。警方认为这是一起一目了然的案子，而不顾我父亲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这确实是整个事件破坏性的一章，我祈祷着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出现。

在我母亲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几分钟之后，福尔摩斯赶到了。她又向福尔摩斯复述了一遍，对处在绝望中的她来说，他就是机智和仁慈的化身。也许我给读者造成了福尔摩斯是傲慢和虚荣的印象，其实他的惟一缺点就是易受恭维话的影响。有时候他那机器般的方式和不带感情的评论会伤害人，但公正地说，他也容易受仁慈的影响。我们现在都看到的就是这个方面。这也就难怪我妹妹对福尔摩斯有罗曼蒂克的念头。她几乎不了解这个掌管着机器的男人。

听了我母亲的故事后，他显得十分严肃。他考虑了几分钟，然后问范姆伯利有几个佣人。“两个，我想是的。”我母亲回答说。

然后他用使我们所有人都安下心来的热情说道："我能看到几分亮光，但你们一定不要树立错误的希望。首先，我必须见见斯坦福先生和负责这件案子的探长。你和我一起来吧，斯坦福？在这些事情上我还是个新手，某位家庭成员的在场也许会有助于流畅地向警方介绍情况。"

当地警察局的克莱格探长十分怀疑地看着福尔摩斯，但最终我们成功地说服他允许福尔摩斯去探望我父亲。

我父亲憔悴的面容使我感到震惊，这与他平时的愉快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他飞奔过来跟我打招呼，并毫不克制地拥抱我。"感谢上帝你来了，还带来了福尔摩斯先生。"他喊了起来，用他的两只手使劲地握着我的同伴的手。似乎希望重又在他的胸中点燃了，他开始变回平时的自己了。

福尔摩斯的第一个问题非常直截了当："是您杀了范姆伯利吗，斯坦福先生?"

我父亲绝望地放开了手。"您必须相信我，福尔摩斯先生，我没有。不，我告诉您。我知道由于争吵、我的威胁和搏斗，情况看上去很糟。但就和我现在坐在这里请求您的帮助一样真实，福尔摩斯先生，当我把范姆伯利留在酒窖里时他还是活着的。他可能眼睛发黑，嘴唇流血，但我离开他时他是活着的。"

福尔摩斯看着我父亲的双手。只要他能够实现像看着我的双手时所实现的那个奇迹，我想。

"您年轻的时候练过拳击。"福尔摩斯评论说。

"的确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一度是地区冠军。"

"那么如果您想要痛打某个人，您不需要一把刀子来达到您的意图。"

"我想不需要。"

福尔摩斯问起我父亲的财务状况。他承认由于他所投资的各个庄园的失败，使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他还没有失去一



切。与政府的出口合同仍然有效，如果在其他地方采取节约措施，他认为是可以经受住这次危机的。

"那么您夫人的绝望仅仅是由于您因凶杀案而被逮捕喽?"

"仅仅!"我叫了起来，但福尔摩斯没有偏离话题，他继续与我父亲交谈。

我父亲看上去很不安。"不，还有别的原因，福尔摩斯先生。"他看着我，仿佛他有一种犯罪感。"我曾希望鼓励我这个儿子回到生意中来，为此要在他合格时安排一笔丰厚的赠款。我也希望我的女儿成年后成为一个富裕的女人。这就是诱惑我做这笔投机买卖的原因。现在，等他们成年时，能给他们的就很少了。我很抱歉，我的儿子。"

"不必为我们担心，父亲。我们会渡过难关的。现在，让我们担心的是你。"

"还有呢，儿子。我本来即将得到一个爵士身份和一份王室供货许可证。我再也看不到这些了，我怀疑你也不会得到了，即使你接管了生意。"

福尔摩斯低声地说了一句似乎充满哲学意味的话，就仿佛他早已看到这一点，而现在正奇怪于究竟为什么我们人类持续地犯同样的错误。"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欲望，"他说，"会比任何葡萄根瘤蚜摧毁葡萄树更为彻底地摧毁道德。"

"您不能太苛刻地看待我，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恳求道。

我以前从没看到过他像这样。他总是那么自信，但他以前也从未被指控过谋杀。福尔摩斯说了一些令人安心的话，就走出去让我们说再见了。

当我到达探长的办公室时，福尔摩斯已经和他交谈起来了。"不，我恐怕我不能允许您那么做。现在，那是苏格兰场的工作，阁下，"探长说，"我随时期待着他们出现。"

"谁负责这件案子?"

"一位莱斯特雷德探长。"克莱格探长回答说。

"我希望人们不会白白地提到我的名字,"一位长得像啮齿动物的男人没敲门就走进了办公室,嘴里说道,"噢,我敢发誓,如果这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话。"

"莱斯特雷德探长,"福尔摩斯回答说,"多么高兴再次见到你,维克托·林奇还没被捕,是吗?"

这位刚刚进来的探长做了一个痛苦的表情,我把它看作对福尔摩斯的嘲笑。

"你们互相认识?"困惑的克莱格探长问道。

"我们的道路交叉了。"这位苏格兰场的专家带着悔恨的神情主动说出这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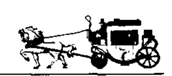
"我正告诉这位福尔摩斯先生,"克莱格探长继续说,"他不能到犯罪现场去。"

"别担心,克莱格,他可以和我一起去,在你把事情告诉我和我见过嫌疑人之后。福尔摩斯先生可能不是专业人员,但他有他的用处。"

"你很仁慈,探长!"福尔摩斯回答说,一点幽默的迹象也没有。

我们不得不等了一个多小时,这位苏格兰场的官员先是会见克莱格探长,然后是我父亲。当他重新出现时,福尔摩斯和我站起来,期待着出发前往范姆伯利的死亡现场,但莱斯特雷德显然正陶醉于他的权威地位和成为注意的焦点。"没这么快,绅士们,"他对我们说,"我还得读一读两个佣人的陈述。"

"哦,您可以做得比这更好,阁下,"当地警察局那位大块头、样子和蔼可亲的文职警官插嘴说,"在下了班的办公室里,我们还有贝尔先生和威尔逊先生,我妻子正在打印他们的陈述,以便让他们签名。要我把他们带来见您吗,阁下?"



“运气真不错。好的，警官。把他们带到会客室来见我。”

说完这句话，莱斯特雷德转过去不再看我们，一声不吭地处理他的公务。警察局处于一种被迫的静止状态，在整个过程中，我心神不宁，无法安静地坐着。相反，福尔摩斯几乎没移动过一块肌肉。他纹丝不动地坐着，就像一座雕像，眼里带着冷漠的神情，烟从他的烟斗里懒洋洋地蜿蜒而出。然而，当两个外表强壮有力的男人在一扇边门出现时，福尔摩斯的脸呈现出鹰一般的容貌，这种样子我以前在他精细地观察某些现象时看到过。这两个人并没有被福尔摩斯的关注所打扰，而是大摇大摆地走过我们身边，脸上还带着讥笑。当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会客室里，福尔摩斯跳了起来。“这两个人是谁，警官？”

“他们是范姆伯利先生在葡萄酒生意上的两位助理，阁下。”

“关于他们您知道什么？”

“不很多，事实上我只知道他们喜欢喝酒和开开玩笑。”

“范姆伯利先生雇佣他们有多久了？”

“我确实不知道，阁下，但肯定有几年了。”

“他们叫什么名字？”

“贝尔和威尔逊。长得黑的那个是贝尔。”

福尔摩斯写了一张纸条，递给警官。“您能用你们的通讯系统把这个送到苏格兰场吗？这很重要。”

“我不了解那个，真的不了解，”这个乡下人回答说，慢慢地用一只手摩擦着他那又大又圆的下巴，另一只手伸直了举着那张纸条，“我得看看。”

“求您了，警官，我非常认真。”福尔摩斯用我以前从未在他身上见到过的坦率恳求说。我深深地被感动了，是我父亲的困境影响了他。

这位警官继续拖延，但最终他走进一间密室，一小会儿之

后就走了出来，友善地朝福尔摩斯微笑，“我让小辛普森去对付它了。不会花太多时间的。”

当福尔摩斯回到我身边时，我急切地问他：“你有推测了，福尔摩斯？”

“四个。”他回答说，又呈现出稳固不动的样子。我再一次陷入自己的兴奋之中。几分钟之后，会客室的门打开了，福尔摩斯立刻跳起来，越过那道门，匆忙间撞上了两位助理葡萄酒商。在混乱之中，他把莱斯特雷德拉到一边，急切地对他耳语。莱斯特雷德带着怀疑回答了他的话。福尔摩斯继续劝告他。最后，莱斯特雷德做出了决定，向一位治安官示意——后者随即消失在单人牢房里——并追喊两位助理，“请原谅，绅士们，在你们走之前，我必须检查一下犯罪现场，如果你们协助我，我会非常感激的。”

“当然，阁下。我们可以做任何帮助您的事。”他们喊道。

“你们这么说我很高兴。你们是模范公民，我知道我能信赖你们。”

这两个人交换了一个洋洋得意的微笑。

“因此，”莱斯特雷德继续说，“我能用一下你们的靴子吗？”

这两个人交换了一个不安的怪相。

“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出去。”威尔逊相当无力地说。

“我确信你们可以，阁下，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的，警官，”莱斯特雷德喊道，“让贝尔先生和威尔逊先生舒舒服服地呆着，直到我们回来。我相信，您妻子的一杯茶会很受欢迎的。啊，谢谢你们，绅士们。”莱斯特雷德断言说，拿起他们脱下的靴子。治安官从单人牢房里回来了，手上拿着一样东西，我立刻意识到那是我父亲的靴子。

“现在，如果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我们上路吧。”这位长得



像老鼠的探长下令道。

我们终于踏上了前往惨案现场的道路。

“我冒着让我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的风险，福尔摩斯先生，”当我们坐进警方的货车时，莱斯特雷德咕哝着说，“别让我失望，我会是一个顽强的对手，你知道。”

“探长，我只能发现事实，而不是发明它们。”

“我不寻找事实——我寻找凶手。”

“还有晋升。”我小声嘀咕。

“你说什么，小伙子？”

“没什么，探长。”

当我们到达葡萄酒商的公司，一幢带有久远的、常常是可疑的过去的非常古老的建筑物时，莱斯特雷德建议说，我将发现看见一个喉咙被割断的人会让我的胃受不了。作为回报，我抗议说，我的医学研究使我对任何这类恶心都具有抵抗力。福尔摩斯插话了，“我宁可那样，小伙子。在那下面也许已经够混乱的了，就算你没来添麻烦的话。”

于是我不得不在楼上等着。他们下去了一个小时。终于，他们重新出现在我面前，福尔摩斯的表情是一种愉快的宽慰，与一位终于能把某些非常简单的东西向一个缺乏领悟力的小学生解释清楚的老师颇有几分相似，而莱斯特雷德的表情则有点儿像一个终于能够理解某些此前不能理解的东西的小学生。他是活力的化身。“来吧，伙计们，”他叫喊着，“回局里去。活跃一点，拿上你们的警棍，准备走。”

他们立刻就戒备起来，仿佛猎犬刚刚看到一只狐狸。他们完全忘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和小斯坦福。我困惑地看着福尔摩斯。他回报我一个微笑，拍拍我的肩膀。“当我们走回到警察局的时候，你父亲就即将作为一个自由人陪着我们一起回到他家了。”

我不记得我有什么反应了，只记得我感受到的快乐感觉。另一方面，福尔摩斯眼中并没有闪现着我所期盼的胜利神色，相反，那是一种恍惚的目光。“怎么啦，福尔摩斯？”

“关于这件案子，事情并不像初看到的那么简单。但是来吧，让我们快一点，否则我们就会错过有趣的事。”

当我们又回到李区警察局时，它因活动而充满了生气，主要人员是莱斯特雷德、克莱格和那位文职警官。莱斯特雷德为他们的不称职和愚蠢而严厉斥责他们，他们则涨红了脸，拿脚在地上移来移去。

“感谢上帝您在这儿，福尔摩斯先生，”莱斯特雷德一看见我的同伴就喊了起来，“这两人刚刚让他们走了。”他失望地喘着气说。

“但是，阁下，”警官反驳说，“他们穿着制服，有一份担保，还带着那两个人的靴子。”

“那么这些是什么？”莱斯特雷德咆哮着，举起两个助理的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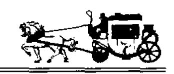
“我们不可能知道，阁下。”克莱格发表意见说。

“滚出去找他们，否则你们就要永远回到巡逻区。”被激怒的苏格兰场探长怒喝道。然后他用双手捧着脑袋。

“想一想吧，我要拘留布鲁克斯和伍德豪斯，而他们让他们走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在混乱中仔细地察看他，就像沉着冷静的化身。“我认为你最终要搜捕的那个男人非常的高而且瘦。他有一个突出的、圆圆的前额，没怎么晒过太阳。他的眼睛是黑色的，深陷在他的脸上。他有着匀称的肩膀，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脑袋像爬虫一样古怪地摆动着，持续不断地以一种缓慢的节奏从一边摆到另一边。”

“什么，这正是那个自称是主任探长约翰·莫里塞的人，就



是他带走了贝尔和威尔逊。”那位文职警官语无伦次地说道。

莱斯特雷德抬起头来，敬畏地看着福尔摩斯。“你到底是怎么推测出这些来的，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也有我们的办法，探长。这些东西我能拿一份副本吗？”他举起几张照片问道。

“自便吧。”泄了气的莱斯特雷德回答说。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回到了我父亲的住宅。当全家人经历过这样一次可怕的折磨又重新团聚时，幸福的眼泪流淌着。歇洛克·福尔摩斯毫无感情地站在一边。我妹妹跑过去，为他所创造的奇迹而感谢他，甚至试图亲吻他的面颊。福尔摩斯松弛下来，但这个瞬间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都请求他解释一下，于是他坐在我们的壁炉边欣然说了起来，我们的喜悦使火焰也更加欢乐了。

“我盼望着检查范姆伯利的葡萄酒窖。自从去年三月以来，就没有航运过葡萄酒了。另一船货物已经到了，但我猜想他今年还没进货，如果他的门路有我猜想的那么好的话。因此一年下来，灰尘会堆积在地板上，这就会给受过训练的眼睛留下许多线索。在侦探学的分科中，再没有像追踪足迹的艺术那样重要却又那样被忽略的了。我指望某些足迹，但我没有解决理论化的问题，直到我真正亲眼看到它们，于是我产生了第一个惊奇。”

“那是什么，福尔摩斯先生？”我妹妹张大了双眼问道。

“当范姆伯利的两个助理出现时，我知道我以前见过他们，但不是作为贝尔和威尔逊，一位葡萄酒商的助理。化装是我的特长，因此我具备一种看穿那些化了装的人的方法。在脸部的所有特征中，通常有一样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耳朵，它们总是保持着真实的原样。更要紧的是，耳垂逃脱了

化装艺术家的注意。早在几个世纪前,日本的大石在吃了亏之后发现了这一点。因此,不论何时我研究一张脸,耳垂都是我注意的焦点,于是在警察局里,当贝尔和威尔逊经过我们身边时,我就知道他们是冒名顶替的家伙。"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些照片。"我让那位警官把这些送到苏格兰场。"他拿起一支铅笔,在上面画了起来。然后他举起它们给我们看。

"贝尔和威尔逊。"我父亲喊了起来。

接着福尔摩斯从他的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块橡皮,在照片上擦了擦,然后再次举起照片。"布鲁克斯和伍德豪斯,十二个月前女王大街暴行的凶手,"福尔摩斯解释道,"他们从犯罪现场消失了,自那以后再没有人看到过他们。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能够不受惩罚地在李区的范姆伯利处做投机生意。非常聪明。"

"我也会这么说。"我同意地说。

"但是,由于他们太过聪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我们来到范姆伯利的葡萄酒窖。如我所想,在灰尘中有大量的足迹。我得以向莱斯特雷德证明,在斯坦福先生离开后,布鲁克斯和伍德豪斯曾下到酒窖中,因为有不下八处的地方,他们的足迹明显地覆盖了斯坦福先生的。因此当范姆伯利的尸体在地窖深处被发现,而周围没有斯坦福先生的一枚足迹时,事情就很清楚了:凶手另有其人,特别是当范姆伯利的足迹被他的助理覆盖,以及许多那样的印迹暗示了一场搏斗的时候。"

"一切都够清楚的了,但另外还有一个人站在旁边目击了一切,他是谁?"

对于这一披露,我们都惊讶地喘着粗气。

"不止是那样,在斯坦福先生到达现场之前,他就和范姆伯利一起走过了整个酒窖的长度,检验了所有的酒桶,只除了放在远角的那个空桶。范姆伯利敬畏他,这一点是显而易见



的：他的足迹显示出勉强。另一方面，其他的足迹显示出坚定，而从它们分开的距离来看，他比我高。但当斯坦福先生出现时，他没有加入争吵。事实上，他竭尽全力隐藏自己。您没有看到他，对吗，斯坦福先生？”

“确实没有，福尔摩斯先生。”

“他吹熄了蜡烛，当您离开后，他用两根安全火柴重新点燃它。显然在葡萄酒案中他是一个有趣的参与者。也许是一位买主？那为什么要杀范姆伯利？这不会降低葡萄酒的价格。那么，他是一个合伙人，想把范姆伯利排除在他们这笔好生意的收益之外？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但布鲁克斯和伍德豪斯怎么进入这个假设呢？范姆伯利没钱雇任何人，因此他们一定是他的合伙人的傀儡。所以这个合伙人不仅仅是一个生意人。他雇佣了两个杀人犯来照看他的投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两个杀人犯受雇于范姆伯利公司期间一直在工作。他们是主动的吗？我很怀疑。因此这个人可能是女王大街暴行的幕后首脑。显然他是一个危险的罪犯，而您幸运地逃脱了，斯坦福先生。”

我母亲紧紧握住我父亲的手。

“他有一个聪明的大脑，能够在危机中保持清醒。在您到酒窖干扰之后，他让人杀害了范姆伯利，而您就是显而易见的嫌疑人。这样，两个助理的证词就足以把您绞死。”

“但他没有计算到你，福尔摩斯。”我嚷嚷着说。

“没有计算到酒窖的灰尘，斯坦福，”他反驳说，“正如我告诉你的，足迹研究是门极度被忽略的艺术。”

“但如果它被留给莱斯特雷德，父亲现在就面临审判了。是你解释了灰尘中的痕迹意味着什么，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看上去是真正地高兴。又一次恭维，我想。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的团伙。看看他们是多么容易

地把布鲁克斯和伍德豪斯弄出警察局就知道了。”我父亲加了一句。

“正是这样，斯坦福先生，但这个头头比我在研究犯罪中遇到过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聪明得多。正是他把葡萄根瘤蚜引入到梅多克，打算从他的投资中赚一大笔利润，并摧毁法国经济。”

我们大吃一惊，静坐着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知道就是他?”我问。

“李区警察局的文职警官告诉我的，”他回答道，“当我描述这个人时，他说这就是成功地使布鲁克斯和伍德豪斯被释放的詹姆斯·莫里塞。”

“我仍然不太明白这当中的联系。”我母亲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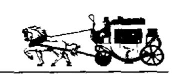
“当我在法国研究葡萄根瘤蚜时，我遇到一位来自纽约的私人侦探。他告诉我有个人在美国东部的几个州询问关于葡萄根瘤蚜的问题。他说他发现他很可疑——无疑又是莱斯特雷德认为他已经获得的职业嗅觉——并跟踪他到了法国，然后就跟丢了。他描述了他的嫌疑人，也就是我对那位文职警官所做的描述，基于肯特郡一个酒窖里的灰尘中的足迹和某种直觉。”

我们坐在那儿，都被这么丰富的信息搞迷糊了。

“化名是我专注的另一样东西。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当选择一个化名时，有很多人会保留他们的一个名字的首字母、音节或韵律。贝尔和布鲁克斯，威尔逊和伍德豪斯都是明显的例子。因此詹姆斯·莫里塞的真实身份应该不会太偏离这个名字。”①

我父亲看着福尔摩斯，在他脸上有一种严肃的神情。“我

① 在神秘失踪期间，歇洛克·福尔摩斯在他的旅行中用了西格尔森这个名字。



必须为我的生命和自由感谢您，福尔摩斯先生，但我对它想得越多，我就越觉得您在救我时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个危险来自那个叫莫里塞的人。这样一个人不能忍受有人反对他的计划。当他发现您参与了这个事件时，事情就只能以你们中的一个的死亡告终。”

“哦，请别那样说，爸爸。”我妹妹喊叫起来。

福尔摩斯冷酷地微笑着。“我觉得您是对的，斯坦福先生。范姆伯利的死就是因为他用他的错误建议使您破了产，由此他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并因此而引到这个团伙的行动上。他必须保持沉默。我很有兴趣看看谁会前来认领范姆伯利酒窖的存货，但现在我有些工作要补做。”

我把我父亲的救星领出门，为他机智的干涉而心存感激。“福尔摩斯，我能说什么呢，我能怎么谢你？”我大声说，因激动而几乎结巴起来。福尔摩斯转过身来面对我。

“无疑是我应该感谢你，斯坦福，”他专制地回答道，“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小问题，虽然完全不难，却使我能够比一个非常熟练的对手抢先一步。我只希望能够维持我的优势。他的名字，我必须知道他的名字。”他咕哝着，忘了我的请求。

这个故事有两则后记。

伦敦《泰晤士报》上宣布了范姆伯利的死亡，几天之后，一位来自林肯旅馆的律师代表一位美国客户前来索赔。所有的文件都符合程序，包括范姆伯利的签名在内，于是葡萄酒被航运到美国，在那儿它被拍卖出一个很高的价钱。此后人们再没有听说过这位律师。

当时机成熟的时候，维克多·林奇这位伪造者被逮捕了，福尔摩斯在这件工作中比机器还能干。作为奖赏，他被允许会见林奇，于是得知他曾伪造了文件上的范姆伯利的签名，使得

那些葡萄酒被航运到美国进行拍卖。林奇面无表情地拒绝透露那个需要签名的人的名字，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都不能从他嘴里掏出那个名字来。最终，他告诉福尔摩斯：“如果你竖起耳朵去打听莫里塞先生的事，那么他的名字可能就会撞上你。”

奇遇俄国老妇人

“你反对违法吗，小斯坦福?”

“一点也不!”我回答说，于是被卷入奥尔加·普列沙加洛娃的故事中。

歇洛克·福尔摩斯就站在我身边，当时我刚切除了一位老灯夫破裂的脾脏，他在前一天被一匹逃脱的马撞死了。破裂的脾脏并非死亡的直接原因，但到我被允许接触尸体的任何一处时，这就是残余下来的有影响的一切了。我转过身来面对我的同伴，意识到他正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他的双眼在他憔悴、菜色的面容上闪闪发光，他的每一块肌肉似乎都由于殷切的期盼而颤动。他穿着一件带帽的大衣，戴着一顶非常合适的灰色布帽。他的手中拿着一个帆布袋，里面显然装着一些很重的东西。

“做买卖的工具，”他微笑着向我交待说，“我认为你在和我一起出发之前，最好去洗一洗，我可不想往自己身上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了。”

我看了看自己血迹斑斑的双手和围裙，快步走到水槽边洗干净。几分钟之后，我们走出室外，进入到一月飘雪的天气中。福尔摩斯又高又瘦的体格迎着风弯下来，就如一艘茶叶快运帆船的船首般刺穿它的障碍物，而我不得不跑起来才能跟得上他那迅疾的步伐，我的面颊由于奋力和风的击打而变得越来



越红。

我们大步走进克莱肯威尔路，然后沿着后山向右拐了一个大弯。福尔摩斯放慢了步子，举起一只手阻止我的猛冲。“现在我们必须静静地走。可能会有阻碍。现在我们正在敌人的地盘上。”我开始希望自己回到巴特医院，全神贯注于尸体，但福尔摩斯是一个这么强大的存在，因此我的热情很快又重新点燃了。

我们在一个黑暗的门口停了下来。福尔摩斯指出街对面的一座建筑。那显然是一幢向穷人出租的公寓，出入于其中的都是这个社会中的不幸者，也许还包括学生，我推测。福尔摩斯指示我注意一两扇天窗。有一丝微弱、闪烁的光线通过它的尘垢显露出来。“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不知道那儿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它可能意味着一场战斗，或者它可能意味着阻碍。以奥尔加·普列沙加洛娃的观点来看，我希望它是后者。”

福尔摩斯停了一下，然后低声说：“现在安静，斯坦福，安静。”当我正在消化最后一个信息时，福尔摩斯已经像一只摆脱皮带束缚的猎犬般地离开了。我不想被单独留下，于是赶紧追上去。我们静静地爬上前楼梯，福尔摩斯熟练地用一个小而闪光的工具戳了几下，就把前门弄开了。屋里，一盏便宜的油灯从大厅的天花板上垂吊下来，释放出暗淡的光辉，这光辉所隐蔽的要多于它所展现的。福尔摩斯似乎没有注意到这里的阴暗，他静静地跳上楼梯。这就是他在黑暗的门口停顿一下的原因——使他的双眼适应黑暗。我尽力跟上去。楼梯很陡峭，每一级的高度都有它的宽度的两倍。当我经过楼梯平台时，我能听到房间里传出被压抑的声音。谁在这些房间里？黑暗和我的预感把他们变成魔鬼，我害怕了。有一瞬间我犹豫了，但我听到福尔摩斯在我上面的某处急速地低语道：“快来，最后一段楼梯。”

我赶紧向着那个专横的声音走过去，它即使是一阵低语也能博得他人的忠诚和被逐渐灌输的信心。他从他的袋子里掏出一支沉重的棍子递给我，而他自己握着一支坚固的铁撬棍。我们向前走到我们要寻找的那扇门。我们停了下来，使劲地用眼睛和耳朵搜寻这个木头屏障之后任何动静的迹象。福尔摩斯非常缓慢地呼吸着，我学着他的样子，深深地呼吸，让自己镇静下来。突然，就像一支箭从弓上射出去，福尔摩斯对准了门。铁撬棍一拧，撬进了门框。虫蛀的木头裂成碎片，门开了。我们冲进屋里，准备好了武器。

看不见一个人。福尔摩斯告诉我在门边继续观望，而他掏出他的放大镜，匆忙地沿着这个小小的阁楼间走了一圈，就像某个奇怪的动物闻到了某只可怜的野兽的气味，在那一刻我对那只野兽产生了些许同情心。歇洛克·福尔摩斯不是我在我的道路上会选择的那个人。

当福尔摩斯展开他的搜寻时，我听到从我们的下方传来一阵咕咕哝哝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自信。“我们被发现了，福尔摩斯。”我急切地低声说。

“再过一下就好了，我们马上就离开。”

一分钟——它似乎比一分钟要长得多——之后，那些声音开始变成一些笨重、狂暴的身形，并开始攀登楼梯。我转向福尔摩斯，向他警告我们迫在眉睫的危险，却看到一位块头相当大的警官。眨眼之间，他就把我的胳膊扭向我的肩胛骨。他把福尔摩斯的工具袋拎在另一只手中。他紧握的手掌就像贝西默博士的拉紧了的钢铁。

“好了，小伙子，”这位警官用一种发自非常接近大本钟钟舌某处的声音咆哮着说，“我抓住他了。”

那些险恶的身形嘟嘟囔囔地发出他们的祝贺，消失在阴暗中。警官微笑了，再次转向福尔摩斯。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坐在巴特医院现已被废弃的化妆师的器材间里，喝着一杯可可。福尔摩斯对自己微笑着，却并不试图与我沟通。最后我打破了沉默："得了，福尔摩斯，老家伙，那都是些什么？把一个人带到致命的危险中却不告诉他为什么，这是不公平的。"

福尔摩斯在他的椅子上伸了伸懒腰，又搓了搓双手。"你会惊奇地发现，一切都是从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开始的。"我承认我是惊奇了，并请他继续他的叙述。

"你知道，我在那儿花了许多时间，但我曾有一段时间没到那儿去了，直到四天前。因此，当我回到那儿时，我发现我平时的那个座位被人占用了，于是我不得不找个新的座位，再从那个座位上预定我的书。阅览室的座位从房间的中心向四周呈辐射状排列，就像一只轮子的轮辐。中心区域是一个由职员和书本所占据的环形地。在我新找的那一排上显然只有一个座位上有人，于是我在离这位读者有几个座位远的地方坐下，以便专心于我自己的研究，也是为了让那个无论是谁的人安静地继续学习。就在那一刻，这位读者离开了，因此我能够立即开始认真考虑我的工作。"

"几分钟之后，我听到一个老妇人拖着步子从我身边走过。我抬眼瞥了一下，注意到正是那个倒废纸篓的老妇人，这些废纸篓里满是读者们不成功的灵感的碎屑。以前我见过她好多次，于是很快我又埋头于我的研究，只被一位分发读者预定的图书的职员打扰了一下。那是一位年轻人，他看上去有着审慎的习性，虽然在他的手指、嘴唇和牙齿上，他对香烟的喜爱清晰可见。他推着一辆手推车，从中取出书册分发，那辆手推车有个轮子发出吱吱的叫声，正好大得足以对读者形成刺激。当他分发时噪音会停止，而当他继续巡回时又会重新开始。他在我旁边停下来，把我预订的毛帕图伊斯的《宇宙学论文》给

我。他的沉默和运动的流动性显然与那辆讨厌的手推车的吱吱声形成对照，而他正是驾驶员。我匆忙地开始浏览新送来的作品，以查找前后参照，仅仅注意到当手推车经过K列惟一一位读者的空位时，吱吱声停止了。

“似乎只过去了几秒钟，但根据墙上的挂钟，是整整二十分钟。我清楚地意识到那位与我分享这一列的读者回来了。他发出一声尖锐的喉音，从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一只手举着一枚别针，另一只手捂着受伤的半边屁股。他用愤怒的眼睛看着我。我只是耸了耸我的肩膀，然后回到我的工作中。”

“片刻之后，这位读者又从咽喉深处发出一声咕哝，并用他的大手凶猛地揉皱一张纸。又是一个要丢到篓子里去的思想，我想，就在这时他把它扔到一边，但并没有扔进废纸篓里。显然是一个讨厌的人，但紧接着他说的话就使我惊奇了，这句话似乎并不特别针对某个人。‘他们不能吓倒我。真相终会大白，只要它是真的。’”

“我的好奇心被唤起来了。这个远非富裕的（他的衣服因过度穿着而发出油光）、须发斑白的、从口音和遣词造句来看显然有德国血统的男人是谁？他的声明是什么意思？他的举止和对我的问话明显、直接的不信任是不会向我提供我想要的答案的。他扔掉的那张纸是一条明显的线索。它躺在我们两人中间的空地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们继续各自的工作。午餐时间快到了，我收拾起各种纸张和书本，准备起身回蒙达格大街。我笨拙地碰落一札笔记，于是在我从地板上捡回它们的过程中，我就能够轻松地得到我想要的那张纸。在整个表演中那位读者始终注视着我，并看着我离开。”

“回到家中，我终于能够打开那张纸读起来。它十分费解。顶端是一个奇怪的符号⊠，在这个符号下面写着三个字母ARX。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谜。对它的解答我能发现什么线索



呢?”

“首先是这张纸本身。它纸质精美，质地光滑纹理细密。水印对我来说鼎鼎有名，是邦德街的‘牧羊人和渔夫’，他们向欧洲的许多王室首脑供货。这一点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其次是字母。它们是手写的，文雅的笔迹暗示着良好的教育。ARX 三个字母是罗马体，但那个奇怪的符号与古斯拉夫语的字母有关，尤其是足部的优美曲线这一特性。”

“再次，我拿着我的放大镜凑近了仔细研究，然后坐回椅子上思考我的结论。这张纸条是由一个有俄罗斯血统的女人写的，她既拥有健康活力，又受过法式教育。运笔于纸的力度揭示了前一点，而附着在纸张上的香味多少暗示了后一点。”

“这张纸是怎么出现在那位德国读者的书桌上的？有两个明显的候选人，那个倒废纸篓的老妇人和运送图书的年轻人。他们都可能是第三方的使者。当然纸条也可能在我就座之前就已送到了。这无关紧要。我必须在午餐后回到阅览室继续观察。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时，我要把我那些书预留到明天，而且要在阅览室刚开门时到达，以确保不会错过那位读者，那封神秘信件的接受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个符号对我来说是头一次见到，在我的索引中没有任何关于它的记录。在我那些平凡的书本或字典中都查不到 ARX。在我看来，它与希腊语有关，但我也想到了其他可能性。”

“于是在两点整，我坐回我在阅览室里的座位上努力工作。有几位读者加入到 K 列来，但那个德国人就像我离开他时那么安静。有几次他在书写的狂怒中折断了他的铅笔。显然他的工作对他来说很重要。这就是那个神秘信息的原由吗？他的工作对其他人来说也很重要吗?”

“阅览时间结束的铃声响了，我们都把各自的图书拿回到

中心区，里头夹着我们的预留卡片。那个德国人走到接待桌的另一头，所以我不能看到他写在卡片上的名字。这不太要紧，很快我就会发现他的名字。”

“第二天上午准九点，我加入到读者的行列中，准备好了进入阅览室的门票。有几位显然是常客，职员礼貌地对他们说‘早上好’，他们也用相称的礼貌做了回应。是否全世界都这么礼貌，而我正追踪着某种威胁——它就处在这个文明的避难所的中心？”

“当我没有看到我那位德国读者时，我迟疑了。我进来最终是为了找他。到处都看不见他。突然他来了，冲过大门，看上去脸有点儿红。他赶到自己的座位上，似乎很感谢它没被占用。这有什么特别原因吗，或者他仅仅是像他那个种族的其他人一样，是一种例行公事和遵循常规办法的生物，不喜欢别人扰乱他们的循环？或者他刚刚处于被袭击的危险之中，因此很高兴又回到熟悉的地方？”

“经过更加仔细的观察，我认定是前者。他显然走了很长一段路，他的鞋子、裤子和外套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并不富裕，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显然他是走着来阅览室的，由于没钱坐公共马车或火车。因此无论谁跟踪他，都不会是为了他的钱。”

“在人们像往常一样地准备好纸、笔和收集书本之后，阅览室安静下来，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也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决定密切关注发生在这位德国人身上的事情。”

“熟悉的运书手推车的吱吱声打扰了我的思考。这一次推着它的是另一位图书管理员，他是一位独臂的海军士兵，刚刚一年多前在牙买加参加了最后一次战斗，大概是在那场战斗中失去了他的左臂。”

“在这个小小的中断之后，读者们得以不受干扰地继续工



作，直到十一点钟，有几位离开去舒展腿脚，或是来杯饮料提提神。我那个德国人仍然坐着。我也坐着。那位独臂的图书管理员把格瑞克的《关于真空的新实验》和拉瓦锡与基尔文的各种著作送给我。不久之后他又送了一些书给那个德国人，但我看不清那是些什么书。"

"几分钟之后，一声咳嗽和一阵拖曳的脚步宣布了老纸篓清洁员的到来。在她的脸上有一种悲哀的表情。那是为什么？她的不健康，今天早上更为大量的废纸，或者是因为那个德国人还在他的座位上，因此她不能把消息给他？她拖着脚步走开了。"

"那个德国人和我都呆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一点钟时他突然站起来伸伸腿，然后又坐了下来。此前的几个小时里我注意到关于他的一件事，那就是他似乎在座位上不断地蠕动。是他神经紧张，还是他忍受着某种令人不适的小毛病？"

"两点三十分，他的蠕动发展到危险的程度，于是他匆匆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吱吱叫的手推车又出现了。我抬头看了看。不再是那位独臂的前海军士兵，而是昨天那个抽香烟的人。他沿着这一列走过去，但没在那个德国人的座位上停下。"

"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当那个德国人离开时，有张纸条——如果会有另一张的话——会被送到他的桌子上。没有发生更多的事情。那个德国人回来了，目光盯在他的书本和纸张上，然后又一次消失，去预定更多的书。我能看到他就在室中心的桌子边，并意识到他也在观察我。于是我转回目光去看他的座位，正好看到那个老妇人走过它，背后拖着装废纸的大麻袋。她已经做了什么事吗？"

"我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答。那个德国人回到座位上，浏览了一下他的书本。当他拾起一张纸时，他发出一声怒吼，简单地瞄了一眼就把它揉成一团，扔到一边去了。"

“我走到中心区，想看看是否还能看见那个老妇人，但她已经不见了。我向一位图书管理员打听，那个老妇人是谁，他告诉我她的名字是奥尔加·普列沙加洛娃，她在这儿倒废纸篓已经有好几年了。她不与别人交际，但她是一个足够听话的工人，她深得人们信赖，不管天气如何，总是做好她那份单调乏味的工作。‘这时候她就要回家了，她只在午餐前后进来干几个小时。她总是从北门离开。’那位友善的图书管理员告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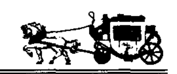
“过了一会儿，我离开书桌，来到阅览室的北边，在我前边的正是那个老妇人弓着背的身形，她正要离开这幢大楼。”

“一路上我跟踪着她来到后山的一座屋子前，就是我们早先进去过的那座。我猜想她住在最高的那个房间里，因为当我站在外边时，只有那个房间的灯被点亮了，而且从她走进屋子到那团小小的光亮起来，这当中过去了好几分钟。正好是一个老妇人爬上那么多层楼梯要花的时间。”

“现在故事发展到一个奇怪的部分。在其他的窗户里没有任何灯光，那个老妇人的灯光继续亮着，但有一位穿着十分昂贵的外套的年轻人从那座屋子里走了出来，在我能够充分地研究他之前就走远了。他是从哪个房间出来的？也许是背面的一间，我看不见它的灯光，但他的衣着使他看起来与这么一个环境不相称，甚至与英国不相称。他那件外套的毛皮领子不是英国式样的。不知何故它既是粗鲁的又是女子气的。”

“不过，现在我有了这个老妇人的姓名和地址，还能在跟踪她时近距离地检查她的足迹。我把所有这些知识带回蒙达格大街，抽着烟斗思考它。”

“根据那位图书管理员所说，她是一个俄国人。这符合我的推理，但她的境况和那双留下十分独特足迹的补得很差的鞋子与那张纸的质量并不一致。另一件奇怪的事是足迹本身。对



于一个女人来说，它们非常大，而且留下了十分清晰的印痕。”

“我回到阅览室去把我的书预留到第二天。那个德国人正要离开，我注意到那张纸还在地板上，就呆在他把它扔到的那个地方。我迅速地把它放进口袋，然后回家了。”

“我对这张纸条的检查证明它与前一天的那张在各个方面、在所有细节上都是相同的，只除了一点。在这一张纸条上那个奇怪的符号下面，用罗马大写字母印着的只是 RX，而不是 ARX。一个新推测在我的脑中形成了。我必须去寻求帮助。”

“因此那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我插了一句，完全太过专心于福尔摩斯的故事，直到这一刻才打断他。

“事实上不，不是在这个时机，斯坦福，”他回答说，“有个比你年轻得多的人，他和他的朋友组建了一个十分有效率的代理处，专门监视那些被选择的对象。”

“听起来不太正规。”我沉思着说。

“确实如此，斯坦福，确实如此。”福尔摩斯脸上挂着明显的笑容，仿佛他正在欣赏一个有些隐秘的笑话。

“得了，福尔摩斯，”我催促他，“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上午九点钟，我又来到阅览室里我的座位上。我的那个德国人已经安坐在他的座位上，于是我的监视又开始了。在我研究燃烧形成的化学变化的间歇中，我的思想是一系列的绊索，每一条都准备着对一个俄国老妇人、一位德国学者或一辆吱吱叫的运书手推车哪怕是最微小的干扰发出警报。”

“这一次我清楚地看见那个老妇人留下一张纸条，并在椅子上放下一枚别针。我等待着，直到她走开，然后我走到装着我自己揉皱的一些纸的废纸篓前，这期间我经过那个德国人的书桌。不到一秒钟的工夫，我就看清了那张纸条和那个德国读者写在书籍申请表存根上的名字。我还认为拿走那枚别针是明智的。当我重新坐回我的座位时，我觉得有些得意洋洋。纸条

上的内容正如我所预料的。还是那个奇怪的符号，但这次只剩下一个X。留给那个德国人的时间快到头了。我走出去核查我的帮手是否在他的位置上。他就在那儿。”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跟踪着那个老妇人到了她家，只是这一次我化了装。当她回到她的房间时，我走进那座屋子检查了背面的房间。在那会儿，没有一个房间里有人。有好几个正面的房间显示出有人生活的迹象，我化装成一个爱尔兰劳工，手里拿着一张纸片，上面写有一位假想的熟人的名字和地址，因此我得以挨个儿地敲门询问。楼上传来一阵钥匙转动的声音，前一天我曾看见离开这座屋子的那个年轻人穿着大毛皮领子外套从我身边擦过。他一定是任由那个老妇人房间的前窗敞亮着。当他经过时，他把他的毛皮领子拉了起来。‘今天很冷，先生。’我对他说。他没有回答，很快就消失了。我用力吸了一口空气，一个新的推测形成了。”

“我有两个选择。走上去看看那个老妇人或跟着这个男人。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出来的，而且他看上去像是这个计划的操纵者。片刻之后，我成了一个刚来自乡村的贫穷牧师，急迫地追踪着那个神秘的年轻人。奇怪的是，他在靠近我自己住处的地方停了下来，走进壮丽的拉塞尔广场饭店。这可不是一个便宜的寄宿处。这儿的雪利酒一杯一先令。我记下他的房间号码，然后立即转移开接待员的注意力，在登记表上读到了他的名字。那是一位来自丹麦的奥斯卡·兰德霍姆。”

“他和那个德国人之间有什么关系？这就像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一样错综复杂。我回到了我的住处。”

“我刚坐下来点起一斗烟，就有人敲门，是我的帮手来通知我德国人那边一切正常。我把他的酬劳付给他，然后继续抽烟。大概是这个男人利用奥尔加·普列沙加洛娃到阅览室放置



纸条，事后再与她会面，以获知发生了什么事。”

“有件事使我很困惑，那就是足迹。也许今天雪下得很大，但我敢肯定昨天的足迹更深，而且印得更加完整。它们无疑出自同一双鞋，因为左边那只鞋的鞋底带有补钉，但它们肯定出了些差错。我有了三个推测，并等待着新的资料。”

“根据我的计算，今天会看到这个故事的最后一章。那个德国研究者收到了给他的纸条，他变得如此激动以至于无法工作。他情绪极为恶劣地匆忙离开阅览室，我猜他是回家了。这一次我跟着他。我们穿过沃本广场，穿过尤斯顿路，走向卡姆登区。当我们进入肯特区大街时，我感觉到一只强有力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就是这个人，警官。他已经监视我好几天了。’那个德国人转向我大声说道。”

“‘这是真的吗，先生？’这位巡警问。”

“‘不要否认。’那个德国人狂怒地喊道。我被带到当地的警察局。直到我解释了一切——他们并不相信这些，因此花了更多时间——我那个德国人早就不见了。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当攻击来临时，他并非不受保护的。我的‘非正规军’，你是这么称呼他们的，都在场，而攻击者很快就要仓皇逃窜。”

“那个年轻人？”我问。

“当然是个年轻人，否则怎能逃脱我的援军。”

“这就是你消磨时间的习惯，福尔摩斯。当你上图书馆时，这种事经常发生在你身上吗？你是否喜爱危险和追击？”

“我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解答问题，斯坦福。这个问题十分令我愉快。我敢肯定我已经有了答案，但如你所见，我们要找的人已经逃走了。而这就是他们留下来的一切。”他说，举起两团压得很实的报纸，一侧微微有些突出。

“我失去了他们的踪迹。不要紧，当它持续之时它是很有趣的。谢谢你的帮助，我非常感激。”他把那两张卷成团的报

纸扔进柜子，然后歇洛克·福尔摩斯又上路了。我试图诱使他陪我去找屠夫队，但他说他有一两件事要调查。

“拉塞尔广场饭店？”我问。

“不是个坏主意，但我的代理人告诉我，现在已经失去了先机。明天我不会去那儿。”

当福尔摩斯离开时，他看上去与几小时前那个心情急切的猎手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似乎变得沮丧起来，仿佛既然没有什么消遣来占据他的头脑，生命力就从他身上流失了。我为他感到悲哀，并决定第二天去拜访福尔摩斯，设法给他一点鼓舞，但我的手表告诉我萨姆·贝尔切会开始奇怪我在哪儿了。我拿起帽子和外套，转而去找屠夫队。在屠夫队度过的那晚很愉快。萨姆·贝尔切，该队的老板，在一场对盖伊的比赛之后，心情愉快地嘲笑我的滑稽动作。我的球友加入进来，很快我就成了许多嘲弄和双关语的笑柄。尽管有这些愉快的幽默，我还是不能不去想福尔摩斯。他看上去是如此地泄气和垂头丧气，以至于我决定第二天去拜访杰明街的某个地方，给他一样我知道他会喜欢的礼物。他曾告诉过我，古柯提取液是一种非常具有刺激性的物质。我的肯特郡啤酒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没关系，我的头脑被第二天的行动过程弥补了。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想做个改变，并按时到课。接着是一些实验室的工作，最后是一次到病房的短暂旅行，去看望一位从考文特花园的水果蔬菜市场送来的病人。他是一个搬运工人，被一只藏在一批热带水果中的塔兰图拉毒蛛咬伤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罕见的机会，可以亲眼看到这种现象。这个可怜的人并没有跳起“塔兰图拉舞”，而是陷入非常严重的体力衰退中，伴随着高烧和谵语。我恐怕他到医院来求助时已经太迟了。在我后来到热带地区工作的生涯中，这种病例是多么的常见。



那天早上给我们上课的访问外科医生必须有人招待，于是我们中的一群人带着他去吃午餐。他证明了自己具有十分讽刺的幽默感，告诉我们一些非常有趣的关于手术室里的错误的故事。任何无意中听到我们谈话的病人都不会发现它有许多幽默之处，但实习医生和教堂司事一样，具有一种能够以死亡为主题的气质。

不过，尽管当天早上的事情都很有趣，我仍然十分惦念福尔摩斯。当我经过杰明街走近蒙达格大街时，已经是三点钟了，天又下了一场雪。我不顾寒冷地步行前往。对我来说，步行常常是一种乐趣，虽然很慢。最后我总是能走到。寒冷使得伦敦更容易忍受，因为街道往往不那么拥挤了，人们宁可呆在家中的炉火边，而不愿面对从东北方向吹来的寒风。

我拉响了门铃，但没人应声。我又试了一次，因为我知道福尔摩斯能够怎样地陷入到抑郁之中，连续几天不与任何人交流。事实上这正是我来这儿的首要原因。经过前一天的兴奋之后，我害怕他要经受某种形式的反作用之苦。我第三次拉响了铃，但仍然没有回应。我从窗户中窥视，但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然后我想起他的房间在第一层，于是朝窗户扔了几块石头。仍然没有激起任何反应。最后我断定我的旅行是白费工夫。为了这次旅行不被浪费，我把我的礼物放进一只信封，封了口写上地址，把它塞进信箱。我希望当他发现它时，至少能让他振奋一点，并唤起他的热情。

就在我正要离开福尔摩斯的台阶时，我想到了另一个主意。我刚刚想起来福尔摩斯喜欢强劲的烟斗专用烟草，又由于我最近不常见他抽烟，这使我想到也许他目前买不起这种烟草。正好在街角附近有一家小烟草店，大约福尔摩斯曾有好几次向我说起过。

于是我决定到那儿去为福尔摩斯买一点他最喜欢的混合型

烟草。也许等我买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恢复了状态或是回到他的住处——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正是这个决定救了福尔摩斯一命。

那家烟草店尽管很小，但很容易找到。福尔摩斯曾给过非常精确的细节，关于它的所在之处和店员的名字，可以向他请教有关混合型烟草和研磨烟斗专用烟草的一切事情——然而这看上去就像是他的另一次神秘追击。他似乎从来没有未经详细研究某事就贸然去做它——这不是我能做到的。我只是欣赏，我没必要去分析。

希里尔·波第先生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他有着来自一生为他人的需要勤勉服务的内在激情。他微笑着向我问候，他称我为“年轻的先生”——“年轻的”实在就像我名字中的第一个字——他的眼睛透过他那副金丝框半透镜的眼镜对着我闪闪发光。有一阵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可以扮成一个小精灵，帮助圣诞老人为圣诞节做准备。

“下午好，波第先生，”我回答说，“我为一个朋友而来。他有一种特别的混合型烟草，我相信是的，我不知道是哪种，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您朋友的名字，年轻的先生？”这个小精灵般的人物笑着问。

“瞧我多么愚蠢。您怎能在不知道您的顾客身份的情况下知道这种混合物是什么。是蒙达格大街的一位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刚从那边过来。”

“噢，多么奇怪。”

“在哪方面，波第先生？”

“仅仅几分钟之前，他还在这儿。我很奇怪您没有碰上他，如果您刚从那边过来的话。”

这相当恼人，但我还是请求波第先生混合了一磅福尔摩斯



抽的混合型烟草，并为他留着。我正要离开，这时波第先生开始说话了。“非常有趣的年轻人，那位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在哪方面？”

“在这些天的来回持续奔忙中，他总是那么精确和礼貌，这总是受欢迎的。”

“哦，我明白。是的。”

“另一件事是他对烟草的极大兴趣，他把它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他向这儿的店员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烟叶的不同种类，它们在用之前和用之后的气味，甚至在加工香烟中所用纸张的不同种类。”

“是的，他无疑是许多不明事物的研究者。”

“正是如此。您知道关于烟草的什么东西让他最感兴趣吗，年轻的先生？”

“不，我恐怕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像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这么独特的人——我猜不出来。”

“是烟灰。您会认为他想要好好抽会儿烟，但实际情况是，他抽了这么多烟似乎只是为了看看烟草的残余物像什么。”

“多么奇特。”

“我也这么想，年轻的先生。尽管他喜欢单纯为了乐趣而抽他自己那种强劲的块型烟草和六号粗烟丝的混合物。”当波第先生继续他那有条不紊的混合时，我拾起一小撮混合物。我把它放到鼻子底下，它闻起来就像是焦油、雪茄和糖浆的结合物。大概是甲之熊掌，乙之砒霜吧，我想。

“上一周，”波第先生继续说，他对谈话变得热心起来，“福尔摩斯先生进来给我看一些笔记，他一直致力于研究有关烟草的一切事情。上面列有超过八十种的不同种类。他告诉我他希望有彩色的烟灰缸，以帮助人们在它们之间做出区分。他

听起来非常具备科学性。"

"哦，他是的。他经常在巴特医院的实验室里工作，我是那儿的一个学生。他对科学的知识既是渊博的又是特异的。"

"那么他是一位医生，我们的福尔摩斯先生？"

"不，事实上他不是。他的雄心非常独特，至少应该这么说。"

"您别说，年轻的先生。非常神秘。"

"福尔摩斯确实是那样。"

"但他对我很和气。当他带了他那些笔记来给我看时，他问我是否漏掉了什么，我说我当即知道被漏掉的至少有四十种。他似乎很吃惊，但并没有走掉，而是问我能否给他一份名单，列上他没包括在内的那些，以便他能开始研究它们。事实上，这就是他今天过来的原因。他没有买任何烟草——他有一阵子没买了，所以他目前可能非常消沉，因此我确信他会感激您的礼物。他过来只是为了收取他的笔记和我的名单。"

"多么奇怪。"我说。

"是的，我希望他会买一些我为他列出来的烟草。但他没有。他只是笑着说，'我们等着瞧会发生什么事，在我那么做之前，波第先生。'您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我承认它对我来说是个难解的谜，就像它对波第先生也显然是个谜一样。

波第先生从手上的工作中抬起眼来，凝视的目光越过我。"现在是另一个谜。"他出神地说。

"那是什么，波第先生？"我问。

"您没看见吗，福尔摩斯先生朝着那条小巷走去了。"

我转过身去，正好看见福尔摩斯拐入一条狭窄的小巷。从他的步子来看，他毫无抑郁之态，而是跟踪着某个目标，这个目标最好替自己留点神。我因此而激动起来，冲出店铺，而波



第先生正重复说道："我不知道，现在的人们总是冲来冲去的。"

我跟在福尔摩斯身后一跳一跳地走着。他已经转过了巷角，正走在小巷里。当我走到巷角时，我看了看这条窄巷。福尔摩斯停了下来，面对着他的正是那个俄国老妇人，奥尔加·普列沙加洛娃。

"你认为你抓住我了，是吗，福尔摩斯先生？好吧，这是一起猎手变成猎物的案子。再见，福尔摩斯先生。"

说着这句话，那个老妇人改变了样貌。她站直了显得又高又敏捷，而不再是那个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着的样子。她向他扑去，在她的右手中有把刀子寒光一闪。福尔摩斯全身绷紧，他似乎用力吸了一口气并转过身，正好躲过一个就藏在他身后门口处的家伙的偷袭。随着一个敏捷的闪避，他让这个偷袭者在雪地里打了个滚，他那柄长长的匕首从他的左手中落入小巷中间的水沟。现在那个老妇人扑向福尔摩斯。当他躲避袭击时，他的反应速度又是非常之快。但尽管如此，他的攻击者们已下定决心，而且他们在人数上超过了他。躲在门口处的那个人现在已经拾起了匕首，回过身来向福尔摩斯进攻。我发出一声在混战中很自然的怒吼并扑上前去。我的橄榄球阻截动作十分完美。我的胳膊抱着我的对手的膝盖，肩膀顶着他的大腿，他向前摔倒在雪地里，着着实实地喘着粗气。

另一位攻击者被事情的新发展弄得惊讶不已，于是福尔摩斯很快就把她打倒了。正是在那时我产生了第一个惊奇，而这种惊奇在往后会有许多。福尔摩斯用力拽她的头发，头发从他手中脱落了，露出一张富有光泽的年轻人的面容。接着他告诉我要有礼貌地对待我正扣押着的俘虏，因为她是个女人，而他的俘虏则是她的孪生兄弟。

幸运的是，在我们努力的过程中，波第先生也没有闲着。

他召来了一位警察，于是我们都到了当地的警察局，去讲述我们的故事。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戴奥真尼斯俱乐部的私人餐厅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两人之间放着一盒福尔摩斯的混合型烟草，他从中填满他的烟斗，而他的哥哥麦克洛夫特满意地微笑着。“你确实非常勇猛，斯坦福，”他在猛抽烟斗的间歇中说道，“你必须允许我在将来的某一天报答你。”

“我确信你会的，福尔摩斯，但事实上这次冒险已足够作为报答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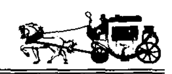
“你很慷慨，但我兄弟宁可要你的帮助而不是你的烟草礼物。”麦克洛夫特插嘴说。

“这就够了。告诉我关于今天的事。那就是昨天我们追寻的那个俄国老妇人，奥尔加·普列沙加洛娃，或至少按道理应该是，不是吗，福尔摩斯？那么另一个拿着匕首的女人是谁？她在这个故事里占据什么位置？一切都把我搞糊涂了，请向我解释所有这一切。”

福尔摩斯露出满足的笑容。“一切都开始于，”他开始说，“你知道，阅览室里，就在我的座位的角落附近，开始于一个送给那位有些过度紧张的德国读者的神秘讯息和别针。”

“你知道这个故事的一切经过，直到昨晚我离开你时。这是奇遇俄国老妇人历险记的剩余部分。”

“当我到家时，我对昨天事件的结果相当失望。看上去似乎故事结束了，而我错过了我的目标。因此当我打开我的前门，发现一张与在阅览室里被送给那位德国读者的纸条完全相同的纸条时，你就能够想像我的惊奇了。我打开它，上面有⊠符号和我的名字，每一个字母都被划掉了。这是对我的生命安全的明显恐吓。在那个德国人的案子中，他们每天从他的名字中删去一个字母，以此逐渐达到一个高潮。他们本来必须



花上两星期来对我完成一个同样的过程，但这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既然他们已经知道我在找他们的茬儿。他们必须尽快行动。"

"我拟定了我自己的一些计划。我设计出一套日常规例，以便我的敌人可以更容易地掌握我的行踪，而我也更容易为受袭做好准备。因此每天早上我都将和我哥哥一起在帕美街度过。午餐时分则会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附近走走，我还会去拜访西里尔·波第先生，作为饭后的闲逛。在这之后，我会前往国立画廊或英国博物馆的展览区，然后与我哥哥麦克洛夫特一起在戴奥真尼斯俱乐部吃晚餐。因此无论何时我都拥有主场优势。

"早上伴随着一场关于德国新作家的讨论非常愉快地过去了。眼前这位麦克洛夫特哥哥不仅能在这个问题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样也能警告我当心特别是那两个家伙造成的危险，如果他们的主意将要由一些极端的人来付诸实施的话。"

"我们也讨论了诸如足迹、神秘符号和俄国秘密社团这类问题。你也许知道，近来俄国沙皇为了各种原因对英国做过好几次访问，既有私人原因也有官方原因。这与我们的皇室之间当然有血缘关系。每一次访问都曾引起伦敦街头各种俄国秘密社团之间的暴力行为，他们要么支持要么反对沙皇政权。一开始我以为这些事件的进展与之有关。我哥哥再次得以动用他那高人一等的权力来启发我。"

麦克洛夫特点点头表示同意，他仍然很愉快，但他那心不在焉的表情会让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感到不安。他决定加入这场谈话。

"卡尔·马克思，这位德国读者就是阅览室里奥尔加·普列沙加洛娃的纸条的对象，他与俄国无关，但对于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来说，他那些重点在于阶级斗争的研究工作一旦被那种政

权足够多的反对者付诸实施，似乎就会引起可怕的后果。在欧洲，再没有别的君主政权比沙皇更加专制暴虐了。另一位德国作家，尼采，他关于超人的观点也会是同样危险的。作家的钢笔比士兵的刺刀更加尖锐，造成的创伤也更加持久。”

“但今天袭击你的那两个人呢?”我问歇洛克·福尔摩斯。

“是的。我觉得歇洛克在那方面有勇无谋，”麦克洛夫特·福尔摩斯插话说，“足迹和别针明白地告诉他，有两个人与这件事有关，他们俩的年纪都不老，而他却坚持他的计划。你甚至撤掉了你所谓的‘非正规军’，不是吗？只怕万一他们会吓走你的对手。”

“为了这个名字，我们得感谢斯坦福。”歇洛克·福尔摩斯说。

“还有你的生命，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麦克洛夫特·福尔摩斯冷淡地评论说。

“求你了，”我插嘴说，“别再说那个。只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歇洛克·福尔摩斯继续他的叙述。“足迹显然表明了这一点，尽管穿的是同一双鞋，但有一双脚比另一双脚更小，而且那双小脚的主人至少要轻了七磅。当昨天我们闯入奥尔加·普列沙加洛娃的房间时，我在衣柜的底部发现了几张报纸。”

“就是昨天你走出去时扔进柜子里的那几张吗?”我问。

“观察力真是会传染的，小斯坦福。是的，你说对了。它们被团成紧密的球状，但奇怪地有些突出，仿佛它们曾被塞进一双鞋中。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当两人中较轻的那个在工作时，就会给马克思先生留下一枚别针，而当较重的那个在工作时则没有。显而易见有两个人。”

“为什么搞一个这样的恶作剧，放一枚别针在座位上?”我问。



“实际上为什么——孩子气，敌意。谁知道呢？”①

“接着说。”我催促道。

“今天，如你所知，又下雪了。当我去看望西里尔·波第先生时，较轻的那个俄国老妇人的足迹在我眼前一清二楚。这是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但我们在那条小巷里面对面地遇上了。我认为那是个女人，因为脚的尺寸较小，体重也较轻，但当我走近一些时，我就识破伪装了。我曾训练我的双眼检查一张脸，而不是它的装饰。能够识破伪装可能是一个罪犯调查员必须具备的首要品质之一。”

“是好些其他品质中的一个。”他哥哥咕哝着，深深地陷入俱乐部的扶手椅中。

“那是真的，麦克洛夫特，但我们现在别去探究那个。显然我面对的是兄弟。那个难以对付的姐妹在哪儿？有七十五种香水……”

“八十种。”麦克洛夫特·福尔摩斯提示道。

“……而这一点很重要：一个罪犯专家要能够将每一种都识别出来。在那些数目中有一种（说到这儿，福尔摩斯瞥了一眼他哥哥）出现在那些纸条上，它们显然是由在这出双簧戏中演出的那位女性所写，就在那时，我又闻到了它，这种香味在我化装成一个爱尔兰劳工时也曾闻到过。这在我脑中导致了一些混乱。是那件外套带着这种香味，而不是穿着它的人。直到在小巷里面对面之时，我才相信放下别针的是那个女人。事实上是这个男人的个子比他姐姐小，显然在俄国的孪生子中经常有这种情形。他穿着她的外套作为进一步的伪装。”

“这就是你用力吸气的原因？”

---

① 马克思忍受了一次痛苦的不适。显然福尔摩斯是太绅士了而没有提到这一点。

“完全正确，斯坦福。我很幸运地注意到这一点，因此能够在偷袭到来时做好准备。”

“但他们俩到底是谁？”我问。

“麦克洛夫特？”他问他哥哥。

“是的，我这儿有警方的报告。他们确实是孪生子，也是狂热的俄国帝制支持者，他们的符号就是一个⊠，它基于他们是镜像对应的孪生子——你可能已经从他们偷袭歇洛克时持着武器的手上注意到这一点——以及这些帝制分子隶属于‘R’机构或称罗曼诺夫机构的事实。我们相信，他们的工作独立于沙皇，但我也相信，他们在伦敦这儿的另外一些任务中被他利用了。你同意吗，歇洛克？”

“是的，我同意，麦克洛夫特。如果我能找出办法制造一种只能被血色素而不能被其他任何东西所沉淀的试剂，那么去年他们就该被绞死了。”

“也许有一天你会的，歇洛克。”他哥哥安慰他。

“还有另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奥尔加·普列沙加洛娃是什么人，只是这两个狂热分子一个聪明的伪装吗？”

我看向歇洛克·福尔摩斯，但他哥哥回答了我。“歇洛克会说‘是’，而我认为答案是‘不’。奥尔加·普列沙加洛娃在阅览室里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而这对孪生子到英国来不会超过十二天。那么奥尔加·曾列沙加洛娃发生了什么事？我怀疑她还会再次出现去工作。她知道游戏结束了，也许已经潜出这个国家了。”

“这对孪生子，无论他们的真名是什么——坚持说他们自己名叫罗曼诺夫，但他们不是沙皇的亲戚——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如果他们已经在阅览室里安插了一个间谍以密切注视读者们任何具颠覆性的活动，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显然他们认为马克思先生的研究工作太危险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加了一



句。

“这位卡尔·马克思是谁?”我问。

“此刻—— 一个无名小卒。在 1848 年，他出版了一本晦涩的作品《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在它被印出来之前就已经过时了。他曾为一家美国报纸做过通讯员，在 1867 年，他出版了一本难读的书《资本论》，和第一本书一样，它所指涉的事实暗示着他对这个主题还有更多话要说。他还帮助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但它在几年前解散了。因而他在阅览室里度过大部分时间。但没人能够预知将来，小斯坦福。”

歇洛克·福尔摩斯陷入沉思，但当他哥哥总结完卡尔·马克思到此为止的事业履历时，他开始说话了。“我们能够预知的一件事是，这些秘密社团是对法律和秩序的威胁，它们必须被扑灭。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伦敦会变得像美国西部一样，在它的主要通道上到处是枪战。”随着这个阴沉的注解，我们向麦克洛夫特说了再见，然后离开俱乐部。

当我们走在帕美街上时，积雪已变成肮脏的、灰色的烂泥，但我的思想集中在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胖人一双水汪汪的灰色眼睛上。在我们来这儿的路上，歇洛克·福尔摩斯把他描述成这场报告的一位听众，但这位麦克洛夫特·福尔摩斯不仅仅是一位听众。在罪案发生的几小时之后，他的手中就持有警方的报告。他知道那些不出名的、只是刚刚出版了他们的思想的德国作家。他完全知道这对罗曼诺夫孪生子。当我们离开时，他甚至告诉我们说，他希望他们非公开地被驱逐，但他说这句话的方式向我的大脑暗示这一切完全是由他自己组织的。这个人是谁，现在正走在我身边的他那同样非凡的兄弟又是谁?一位古怪的冒险家或某种政府代理人?

我发现自己由于如此接近这么严重的冒险而热血沸腾起来，于是转向我的同伴。“说吧，福尔摩斯，”我恳求他，“你

是什么人，你到底在做什么？”

他转向我，脸上带着些恼怒的神色，仿佛我打断了一条重要的思路。“我怀疑即使我告诉你你也不会明白。”他轻蔑地评论说。

听到这句话我昂首表示愤怒，并坚持说：“不要以为你是惟一一个在头颅里有脑子的人，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辛辣地回击他。

“当然，但重要的不是拥有而是运用。”这是福尔摩斯这台机器在说话。我多么想猛地撞破那层冰冷的外表，露出藏在里面的那个人。我想有一天，有一天我会发现你的秘密，但是，仿佛要消除我的警惕，他笑着说，“我要回巴特医院做些工作，如果你和我一起去，也许我们能谈一谈。”他解除了我的武装，但他是在哄我吗？我从不喜欢别人对我屈尊俯就，因此我又一次警惕起来。我想知道当他回去时，他是否欣赏那份等着他的礼物。我几乎不知道我已经引发了什么事情。

奇异的铝拐杖事件

（这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世界第一位顾问侦探——的个人回忆，并告诉了巴特医院化学实验室的小斯坦福。）

在我等待着案件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些太富于闲暇的日子里，我抓住机会为我的备忘手册编辑条目。这些将会是我自己的参考索引，从中可以核对那些隐晦的事实，我觉得最好要有这些索引，这样对我来说，那些隐晦的事实就变得容易理解了，而不必把我的脑子变成一个木头房间，里面装满了可能会钝化我的逻辑能力的杂事。这些信息的来源是每天的报纸，另



一方面则是英国博物馆里最难辨认的手稿和羊皮纸。因此乍看之下，备忘录对它们来说似乎是一个不恰当的标题，它们其实是珍贵的知识宝库。不过，我计划要精通知识中最隐晦的部分——换句话说，使它们变成备忘录。

正如所有参考书的编辑者都知道的，字母表中的某些字母会得到不成比例的条目量。很快我就把几乎所有的分册都列入C、B和S之下，而所有归到从V至Z的字母下——除了W——的条目则可以充裕地纳入到一册之中。因此我的条目就具有一种更加私人化的气味。例如，V部分包括了“伟大的斯科特的航行”和“维克多·林奇，伪造者”。并非真的出于编纂词典的乐趣，但当我为了自己使用而创造它们，并且它们也实现了它们的用途——使那些隐晦的东西变得清楚明白起来时，我就可以停止案件的举证了。

有好些年了，我还忙于努力阐明那些关于侦查的科学研究的规则。天赋被描述成一种尽力苦干的无限能力。我通常并不赞同这个定义——就没有直觉及其孪生兄弟灵感的位置了吗？——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能被应用于侦查的定义。在解决那些看上去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时，最微小的细节很可能会成为最重要的。事实上这一点可能是最明显的：有的东西由于它十分突出而被忽略。就我来说，这最后一点并不是一个新颖的想法，许多年以来，一直都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人。但对侦探来说，这仍然是一个有效的观点，永不可遗忘。

在设法侦破一个案子的过程中，头一个要求就是一组事实。这可以通过详细盘问顾客和证人获得，无论它们存在于何处，但每件事都必须能够确证，否则它就只是一个疑问。为此我的放大镜是我特别喜爱和最可靠的盟友。有时即使是最不值得考虑的小事也需要放大。

这些事实，与那把顾客带至我门前的危机结合起来，使我

能够往回推出危机的起因，并因此识别出犯罪者。如果那危机不是一连串事件的高潮，那么我能够把预期结局的后果加以理论化，并因此充分准备好与之相遇。

人们常说，例外检验规则，但在侦查中并非如此。这样一个观点只能导致不精确，而这正是对逻辑学家的诅咒。

逻辑学家必须分析，就仿佛他是一台机器。他不能因成见、赞美、谦虚或夸大之词而偏离方向。它会是那样的：就好像巴赫的音乐要用一把调低了的滑管长号来演奏。很有趣，我相信，但无论如何不正确。

但在我所阐明的所有规则中——有许多规则——有一条因其最完全和最基础而突出，当描述我关于侦查学科的所有方法时，它将铭刻在我心中。正是在下述故事中，我第一次充分地发展了这条侦查的基本法则，并使之得到极端的检验。

我卷入的第一起案子是关于维克托·特雷弗的父亲和“伟大的斯科特”的那一起①。在那之后我回到我在蒙达格大街的住所，致力于解决关于有机化学的更多问题，然后就结束了我在牛津的最后一年。接着我回到伦敦，开展众多的和各种各样的研究，在我所选择的侦探领域中追求卓越。我从我父母处得到一点儿钱，而且如果其他一切都失败了，我哥哥就在身边。不过，我决定在这个世界上闯出一条自己的路，于是我在几份报纸上登了一则慎重的广告，作为世界上第一位顾问侦探提供服务。不幸的是——要不是来自正规的警察部门关于“我在搞什么鬼”的询问，和来自那些不想让我“暗中破坏他们的计划”的私人侦探的询问——我的广告只给我带来了一桩真正的咨询。然而，我的答案是如此极端，虽然完全符合逻辑，以至于我的顾客对我的干预一点儿也不满意。我没有得到酬金，只

① 见《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回忆》



得到了怀疑和嘲笑。这是一次形成品质的经历，它有助于确立我对侦查最基本的规律的信心，并坚强了我对将来的决心。

八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交叉双腿坐在我的沙发上，噗噗地吸着我的烟斗，让我的 P 和 Q 条目跟上最新进展，这时我的门铃被粗暴地拉响了。我立刻跳起来去开门，只求能节省更换链子的费用。

我冲向大门，一边试图在想像中确定我的攻击者的身份。当我三级一步地跑下楼梯时，我的脑中闪过好几个推测。显然在访客心中这是个紧急召唤。这可能意味着大街上的一起事故，但我没听到四轮大马车相撞的骚动。也许有人昏倒了。但召唤的狂暴似乎预示着某些不太平凡的事。那是个有些力量、决心、果断和粗暴的人。一个在计划中受到阻挠而且不习惯受到这种对待的人，因此怒气冲冲，持续拉铃，直到门被打开。也许是一位贵族，或一位船长？一位骑兵军官——通常来说，他们和他们的马儿在一起要比和他们的人类同伴在一起好得多。"或者也许，"当我打开门时，我对自己说，"是个女人。"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女人。她的脸上带着红晕，她的举止中充满愤慨，一只手仍然拉着门铃，另一只手生气地断断续续地在台阶上轻叩她的阳伞。

"终于，"她喊道，"我想见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立刻。"

"不可能安排得更快了。"我回答说，向她鞠了一躬。我被推到一边，她从我身边大踏步走过去。

"至少你还认得出我是一个女人。这只是一个开头，尽管我宁可被认作是一位女士。"她专横地接着说。

我微笑着鞠躬，以掩藏我的羞愧。我没有意识到当我打开门时，我大声地说了出来。

"喂，不要只是站在那儿鞠躬。你的咨询室在哪儿？"这一次是她的脚，而不是她的阳伞，开始了断断续续的敲击。

"这边走，夫人。"我尽可能殷勤地回答，一边张开手对着楼梯示意。她站在原处，但掀了掀眉毛。

"楼上?"她用大得足以让街对面的阅览室里的人听到的声音质问道。我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这是一起恋爱事件。我的直觉告诉我，眼前是一个失常的女人，我的理智从我被召唤到门前的粗暴中得出同样的推论。她想得到建议，但又不确定如果要与一个局外人交谈的话，这件事是否太微妙了。这个年轻的女人感到自己被某个人严重地伤害了，大概是她生命中的那个男人，她寻求的不是安慰而是报复。她打扮齐整，如果说有点儿朴素，那么她戴着的订婚戒指绝不朴素。那是一枚富有光泽的红宝石，交替镶嵌着细小但精致的钻石和翡翠。没有结婚戒指。显然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些财富。结果是一条被拉断的门铃铁丝。这就是我在脑中记到字母 W 之下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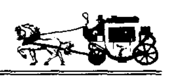
所有这些想法都发生在一瞬间，但即使是这样一小会儿的耽搁，这个年轻女人——女士？我不这么认为——就心情不佳地用她的眼睛责备我。我仍然穿着晨衣。她的上嘴唇嫌恶地翘了起来。

"这些房间过去由我哥哥使用，但最近他搬到帕美街去了，而它们还没被其他任何人占用。因此如果您更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就在这儿咨询，您是……"

"德丽希娅·奥吉维小姐。是的，我想，在没有一位合适的女伴在场的情况下，这样会比较好些。"

她从我身边转身走开，没等我给她带路或是为她开门，就走进最近的那扇门。的确不是一位女士，而是一个有点气魄的女人。我等着她回来。她没有令我失望。"上帝，"她宣告说，"是否你总是过度工作，因此要在每间屋里放一张床?"

我又一次地微笑。"请走这条路，奥吉维小姐。那条路通向我哥哥的旧卧室。"



她骄傲地一抬头，走过我身边，进入我哥哥的旧起居室。“稍等一会儿，奥吉维小姐。”我说，一边把她带到椅子前坐下。不到六十秒，我就换掉了晨衣，从我的房间回到这里，不料却发现她瘫倒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房间里十分闷热，我迅速地把窗框推到两边，让空气流通起来。接着我把她撑到靠近窗户的一张椅子上，然后用更短的时间从我的房间里拿来一些嗅盐。当我举着它们靠近她的鼻子时，她咳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会儿，然后尖叫出“啊呀”，但只有几秒钟，然后她就恢复了她的镇静。如果我那些案子中的每个人在告诉我问题的性质之前的预备阶段都如此充满活力，那么我确实选择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事业。

“请原谅，福尔摩斯先生，”她更加礼貌地在座位上坐直身子时，气喘吁吁地说道，“但您刚才说的那些话正是我的未婚夫阿尔杰农·伯里在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前不久所说的话。然后当您出现并做着完全同样的事情时，我感到闪电在同一个地方闪了两次。”

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她的话所吸引，但她在她的座位上变得越“礼貌”，我就越不可能得到我所需要的四个主要问题的直接答案，这些问题当我忙来忙去之时就已在我的脑中形成了，并且我感到这些答案将为这位年轻女士尚未申明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因此我不得不采取主动，而要这么做有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请原谅，奥吉维小姐，在您告诉我您的故事之前，我可以澄清一两件事吗？”她的反应是对我的冒犯欣然沉默。“我希望我的顾客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完全诚实。没有充足的和正确的资料，将不可能解决您那位失踪的未婚夫阿尔杰农·伯里的问题。因此，在您试图通过恢复您的架子和仪态以使我不敢越轨之前，我必须指出，您来自艾塞克斯的伊尔福特，您以女裁缝

的身份开始您的事业，但您最近精通打字，这使您能够进入比您最初那个更高一些的圈子中。因此您才会恼火失去一个这么合格的未婚夫。”

这样更好，我想，一种惊讶的表情蔓延过她的脸，然后变成一个问号。我决定在她来得及提问之前就回答这个问题，以完成我们的角色转换。

“您的纪念品盒、手指甲、袖子和有些刺耳的元音告诉了我一切。”

听了这句话，她似乎对我温和了一些。

“我知道我瞒不了您任何事，福尔摩斯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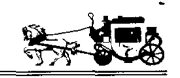
“如果您对我坦白，那会更好，奥吉维小姐。”

“我必须承认我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当我到达这儿时，我几乎完全忘记了我的礼貌。务必原谅我。”

“没什么可原谅的。您的不幸是显而易见的和可以理解的，奥吉维小姐。现在，请尽可能清楚地把您的故事告诉我。”

我必须承认，尽管我渴望听到这个年轻女人的案子的细节，我还是有些不安。终于，它就在这儿。我作为世界上首位顾问侦探的第一起真正的咨询。我身上有一部分希望从这个场面退回去，品尝它那所有质朴的新奇。幸运的是，我身上侦探的部分控制了局面，我的脑子清除了那种扭曲的兴奋。我准备解决德丽希娅·奥吉维小姐失踪的未婚夫这件案子。

“它如此突然地发生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前。上一刻我还和阿尔杰农在一起，下一刻他就消失了，自那以后再也没人看见他或听说他。我通知了警方，但他们没法弄清这件事。即使是苏格兰场也不能，莱斯特雷德探长无法说明这件事。今天早上我去请教一位朋友向我推荐的侦探，但他所能暗示的不过是阿尔杰农已经从我身边跑了。他身上带着酒味，而那时才刚刚是早上十点钟，即便他没用消息不灵通的评语来提醒我想起我未



婚夫的残疾，我也认为他的态度够无礼的了。我把在那之后和到这儿来之前的时间都花在走遍伦敦寻求帮助上。您是我最后的希望，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所有这些话以一种越来越强、越来越快的声音说出来。我感到自己无法让她停下来，但当她说完她的最后一句话时，她的眼睛睁大了，变得潮湿起来，她停止了述说。我那四个问题变成了五个，但我仍然相信我会胜利。我提出了我的第一个问题。

"当您的未婚夫失踪时，你们在哪儿？"

"在他自己的房子里。"

我抬起我的眉毛。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是他的秘书。虽然我学会打字只有十二个月，但在此之前我还是用手写为他做记录。他是一个发明家，一个科学家。法拉第、加尔瓦尼和麦克斯韦的工作是他的首要急务，他在科学实验设备上花了许多钱，以检验他自己关于电和传导的理论。"

这很有趣。一位科学家同伴，虽然不是我自己那个领域的。显然是一个既有些智力又有些手段的人。

"您说过消息不灵通的评语让您想起您未婚夫的残疾。"

"是的，他有条腿是残废的，是他年轻时一次骑马事故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他不会——不能——像那个讨厌的醉鬼所说的那样从我身边跑掉。"说完这话，她又开始了无助的啜泣。如果我不关心的话，这将会花去很长时间。不过，我坚持我的劝告，并且很快就从奥吉维小姐那里得到了回报，她控制住了她的情绪。"原谅我，福尔摩斯先生，这对我是一次多么可怕的打击。"我温柔地对她点点头，我的双手不知不觉地采取了一种指尖相抵的姿势，我的双腿也交叉着。此前我一直没有发现这个怪癖，但此前我也一直没有顾客上门咨询。奥

吉维小姐准备继续说下去，但她刚要张嘴说话，眼泪就从她的眼里流了下来。“您知道，福尔摩斯先生，我未婚夫留下来的所有东西就是他的拐杖。离开这样东西，他哪儿也去不了。”

“他也许有别的东西？手杖？”

“他没有扶杖或手杖，福尔摩斯先生。事实上，他确实有一副备用的拐杖，但他从不用它，因为它太沉重太笨拙了。他总是用他自己特制的那副，他让人按他的说明做了一副。”

“那是什么时候？”

“至少是两年前。”

“您的未婚夫有多大了，奥吉维小姐？”

当她回答时，她轻微地脸红了一下，“二十四岁。”

这是否意味着她的年纪更大，并为这个事实感到难为情？这说明了什么？无结婚希望，我相信。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这么有个性的少女要在二十五岁时被投入那样一个地狱。不过，这不是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不得不确信阿尔杰农·伯里停止了成长。一幅关于奥吉维小姐的未婚夫的图画浮现出来。

“近来您和您的未婚夫说过什么气话吗，奥吉维小姐，或者最近您是否注意到他更加沉默？”

“您可能会认为我相当有力，福尔摩斯先生，但那正是伯里先生希望和我结婚的原因之一。我们彼此忠诚。由于他的残疾，他很害羞，很少当众出门。看戏是他在实验室之外的惟一乐趣。他喜欢欧文和他扮演的哈姆雷特。他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就是我。如果您原谅我的说法，那么我就是他的腿。”

听完这话我的心冷静下来。我是否感觉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在我面前是一个谋杀的秘诀和一个非常狡猾的对手？我的才能因谨慎而绷紧了。

“除了您自己，伯里先生还有其他家人吗？”



“就此资格而言，我不是伯里先生的家庭成员之一，福尔摩斯先生。我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最初我被雇来帮助伯里夫人，我未婚夫的母亲。他父亲死了好几年了，尽管收入可观，生活舒适，她还是渐渐地卧床不起，并越来越乖僻。她有一位护士，还有一位厨子。最初我因为做针线活的本事而被雇来陪伴伯里夫人。我仍然每天都见到她。我怎样才能将这个消息告诉她？我根本无法想像。”说着这话，她看上去真的很哀伤。

“还有一个问题，奥吉维小姐。最近您的未婚夫是否收到过任何有可能导致意外行为的信件？”

“无论什么都没有收到过。作为他的秘书，每天我都和他一起检查他的信件——那并不是很多。”

我思考了一会儿。毫无办法，我不得不亲自检查犯罪现场，并在那儿继续问我的问题。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坐在一辆咔嗒作响的双轮轻便马车里，朝着谢泼德郊区的珀西台地 34 号出发。我估计在我们到达之前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足够我想完又想了。我有五个主要推测，它们中没有一个是对德丽希娅·奥吉维小姐的完全赞美，有几个也不是对阿尔杰农·伯里先生的真正赞美。无论哪一个被证明是答案——我确信答案就在这五个当中——我都有信心成功解决我的第一件严格意义上的案子。当出租马车驶进优克斯桥路，离我们的目的地越来越近时，我感到亨利五世的话——此前只是一个被忽视的落满灰尘的对学校的记忆，是靠死记硬背学会的——呈现出一种崭新和生动的含意——“游戏在进行中”。

这座房子是实心红砖的，建在一个四级台地上，有一个对折的正面，带有弓形窗户和仿造的阳台，前门位于正中央。奥吉维小姐用她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屋——她完全是这座房子的女主人，除了名义上。

“楼下是阿尔杰农的空间，楼上是他母亲的，”奥吉维小姐指出。“左边是阿尔杰农的起居室，对面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地方。”

起初我认为她又要开始哭泣了，但她克制住自己，并向我指出在大约二十四小时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事实上，我们昨天出去吃午饭来着。这是对我的宴请。阿尔杰农说我对他母亲和他自己提供了这么大的帮助，因此他想让我知道他们并非把这视作理所当然的。在吃完午饭回来的路上，他要求我挑选我们结婚的日子。‘你喜欢的任何一天。’他说。因此您看，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最不可能做的一件事就是争论。我们俩都那么快乐。因此这个……”她的声音逐渐减弱。

“对不起，奥吉维小姐，我必须坚持。接着说。”

她用非常悲伤的闪烁的眼睛看着我，仿佛处在恍惚之中，她接着说下去。“我们走了进来。我说，‘要我做杯茶吗？’阿尔杰农说，‘为什么不呢。我们可以迟些再用香槟酒让妈妈惊喜一下。’我笑了，挽着他的手上厨房。当我们走到他的实验室门口，就在起居室门口的对面，他说，‘请稍等一会儿，奥吉维小姐。’然后就消失在他的实验室里和我的生活中。”

“他称您为‘奥吉维小姐’？”

“是的，这是他的一个小玩笑。当我是他的未婚妻时是德丽希娅，而当我是他的秘书时就是奥吉维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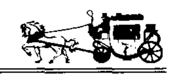
“因此在那一刻他把您当作他的秘书？”

“我认为是这样。”

“当你们出去吃午饭时，他是否留下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实验？”

“也许是的。在那里面总是有些东西正在进行中。”

从我自己的研究中，我当然能够理解这一点。“当他对您



说那些最后的话时，您在干什么？”

“我正笑着，走开去做茶。”

“您离开了多久？请准确地说。”

“事实上比我所想的要长，因为我与厨子说了几句话，告诉她我的好消息。当我回来后，我叫着阿尔杰农，那时我正经过他的门口。距我们说最后一句话足有二十分钟了，我正准备到他的实验室里去找他。”

听了以上一番陈述，我感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触手可及，但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我真诚地相信只有两种可能的答案。一种是，奥吉维小姐是一个冷血的凶手和一个才华横溢的演员。另一种是，她是由她自己的傲慢天性所招致的一场骗局的牺牲者。我在珀西台地只有两件事要做，如果我的方法没有什么缺点的话，而且也不需要奥吉维小姐在场。首先我必须检查实验室，然后我必须会见这座房子里的其他居住者。

我向奥吉维小姐道了歉，然后走进实验室。在门的左边整齐地摆放着机器，包括一台发电机。它现在是关上的，但它昨天是关上的吗？有一种独特的我以前从没闻过的烧灼味。那是一种甜味，如果这种芳香发自某种烟草的话，那一定是一种罕见的雪茄。我在四周的墙上、架子上、壁脚板上、挂图片的横木上和壁炉架上触摸，以寻找可以通往一处藏身之地的隐蔽的开关或控制杆。我检查地毯，看看它究竟有没有被移动过。一切都稳固地处在自己的位置上。我用我的鞋丈量这个房间，把它的尺寸记在我的袖口上。

接下来我检查了壁炉膛。尽管壁炉看上去好像有一段时间没用过了，因为事实上，在这么炎热的八月份里，一个朝南的房间是没必要生火的，但在壁炉的一侧有一大堆灰烬，混合着几小块煤烟。我扫起尽可能多的灰烬，装进我随身携带的一只信封里，我用它来收集证据。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举动将使

奥吉维小姐免于一死。

斜靠在壁炉架上的是伯里先生的拐杖。它怎么会在那儿？我仔细地检查了拐杖。材质是柚木，那它怎会如奥吉维小姐先前所说的那样轻？我拿起它，惊讶地发现它真的很轻。它上面的痕迹更加奇怪。那是些烧灼的痕迹，但并不在尾端，那样就好像它曾被人心不在焉地用来拨火。相反，那些痕迹位于腋轴往下一半的把手上，以及顶端的皮垫上。那是些非常轻微的焦痕，很难与暗黑的着色木区别开来，但我的放大镜足以清晰地发现它们。这是一个越来越神秘的谜，因为它们显然是非常新的痕迹，这一判断基于以下事实：当我用大拇指去摁压皮革时，它们碎裂了，而某些木炭的表面仍然新得可以印下我的指头。

正是在那时我注意到垫子松了。事实上它从我的手中掉了下来。因此我发现了它出乎意料之外的原因。柚木只是一层胶合板。里面完全是空心的，镶嵌着一种色泽暗淡的金属。我刮了刮这种金属，它显示出一种明亮的银色——下面是有色金属。显然是铝——包裹着它天然形成的氧化物。接着我把它掉转到尾端。没有什么东西暴露出来。它能被用来做什么？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偏差，在我的任一种推测中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在房间的远侧，另一支拐杖落满灰尘、无人理睬地搁在地板上。我发现它又重又笨。

我穿过走廊来到起居室，把那儿也丈量了一番。它与对面的实验室构成完美的匹配。这儿没有隐蔽处，但这座房子非常大。这是一个牵涉到整座屋子的共谋吗？我脑中充满了新的推测和怀疑。

我跟厨子玛丽说了几句话，问她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这个家中是否有过任何人要求一份额外的食物。据她所知，没有，这是她的回答。我问她当伯里失踪时，她在哪儿，她证实



了她和奥吉维小姐一起呆在楼下的厨房里。她还证实了奥吉维小姐是多么的高兴，以及她至少有一刻钟没有离开过她的视线。如果奥吉维小姐谋杀了伯里先生，那么她做得非常迅速。除非……

很快我爬上楼梯，去找护士——斯洛康布小姐——谈话，当我上楼时我注意到楼梯的扶栏。她根本没有做到她名字的第一个音节（即安静——译注），因为她持续地坐立不安，她将之归因于先前二十四小时所发生的不幸事件和令人痛苦的向她的女主人隐瞒这一消息的责任，她不许我见后者的面。至于她的雇主的儿子，她把他描述成一个非常脆弱的人物，他"不会伤害一只跳蚤"，他就是善良的化身。

我结束了我对斯洛康布小姐的询问，最后一个问题是玛丽和奥吉维小姐是否特别相互友爱。"我会这样认为的，考虑到她们是母女！"

听到这个十分出乎意料的消息之后，我的脑子就像一张布满想法和推测的网，每一个都与另一个交叉而过，然后消失在另一个交叉的丛林里。

当我回到奥吉维小姐身边，我还有最后两个问题。当她回答第一个时，她爽爽快快地脸红了。"哦是的，福尔摩斯先生，厨子是我的母亲。我以为我已经告诉过您了。"

"您说您和你母亲住在一起，"我纠正她。"您没有向我表明她的身份。"

奥吉维小姐冷酷地看了我一眼。"您的另一个问题是？"

"您的未婚夫立过遗嘱吗？"

她看着我，眼里带着胜利的神情。"哦是的，他立了。您想看看它吗？它在图森和比灵斯那里。这是他们的名片。"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显然她感到无罪，而我无论如何必须核实这一点。我向她说再见，但告诉她我会在当晚八点钟回来

报告。在我出门的路上，我把铝拐杖带在身边，向图森和比灵斯的事务所走去。

首席办事员使我相信阿尔杰农·伯里只立了一份遗嘱，那是在两年前。它显示了他把遗产的一半留给他母亲，一半留给皇家学会，有一小笔款项是给他母亲的家庭成员的，他列出的是斯洛康布护士、厨子奥吉维夫人和他母亲的陪伴德丽希娅·奥吉维小姐。显然这不是浪漫的附件。伯里夫人的遗嘱则把一切都留给了她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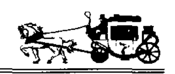
当我回到蒙达格大街时，我陷入沉思。当我穿过人行道走到我门前时，一个粗暴的声音响起来。"咦！那些钱怎么办?"是马车夫，我忘了付车钱了。当我从马甲口袋里掏出钱来递给他时，我问他为什么一个来自热闹的茶叶快运帆船的水手在他的休假期间要干这份工作。一位鳏夫，有一位带着四个孩子的姐妹？我问。"您说对了，老板。"他回答说，然后对我所说的话大表惊叹。

当我走进我的前门时，我听到他在我身后嚷嚷道："您是怎么知道……"他还没来得及说完，我就把门关上，隐没了外部世界。

我大踏步地走上楼，穿上晨衣，填满烟斗，把我的备忘手册放在身边，把铝拐杖斜靠在沙发扶手上，恢复了三个小时前双腿交叉的姿势。现在是清理思路的时候。

珀西台地 34 号这座房子是不是分裂成伯里集团和奥吉维派系？斯洛康布护士站在哪一边？

这位护士似乎真的被这件事搞得心烦意乱，但确切地说，是被它的哪个方面？在这位年轻人还是小孩时她就认识他了，他的失踪，他母亲的状况，我的出现对任何阴谋的威胁，或仅仅是对她的将来的关心，这些都是明显的候选项。让我一个一个地检查它们。



斯洛康布护士对阿尔杰农·伯里的评价很高，因此可能真是为他的失踪而悲哀；同样她也可能会在任何计划中帮助他。

一切似乎都表明母亲的身体很羸弱，这么巨大的震惊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谁会受益？失踪的阿尔杰农·伯里，当他能够自由地沉溺于业余爱好时，他并不需要他母亲的遗赠，因此他母亲的继续生存不会在那方面阻碍他。奥吉维小姐？只有阿尔杰农为了她的利益而修改了遗嘱才行，但失踪的不是伯里夫人。难道是这对恋人为了杀死母亲而伪造了失踪？

这件事后来证明比我所想的更加错综复杂。它很快就会变成至少是需要抽上三斗烟才能解决的难题。事实，福尔摩斯，事实是什么？

正如我被告知的，事实就是，有位阿尔杰农·伯里在走进他的实验室时，从地球的表面消失了。不过，在他进入实验室和奥吉维小姐返回的期间，有二十分钟过去了。阿尔杰农·伯里和德丽希娅·奥吉维订了婚。阿尔杰农·伯里有钱。他还是个跛子。最后，他对加尔瓦尼、法拉第、伏特和麦克斯韦的工作有极大的兴趣。啊，并非最后：他有另一个乐趣，欧文和他的“哈姆雷特”。

还没有，歇洛克，还没有推测。

奥吉维小姐是一位相当有力的人，她看中了更好的生活，并且勾住了一笔财富。她没有告诉我厨子是她的母亲。她是在故意误导我还是她变得势利了？如果是场骗局，那么伯里告诉她决定结婚的日子是真的吗？厨子证实了这个故事，但任何一位母亲都会那样做。还有，他们一回到家，阿尔杰农·伯里就失踪了。这对他们中的一个人或更多人是否意味着某种危机？

这一切揭示了什么？

如果阿尔杰农·伯里试图避免与他的未婚妻结婚，那为什么他要自寻麻烦，特意外出吃午餐，并告诉她决定结婚的日

子？看上去他好像试图唤起她的热情，然后再猛地撞碎它们，这表明了一种与斯洛康布小姐对他的看法并不一致的恶毒天性。也许这是他对她实行报复的方式，为了这几年来一直充当年少的伴侣。如果是这样，那他去哪儿了？我敢用我所有的东西打赌，诚然我没有多少东西，他没有藏在楼下。这就意味着他藏在楼上，但他怎能在两支拐杖都没用的情况下上楼去？除非他用一支拐杖上楼，然后另一个人为他把它带下来。斯洛康布护士？在两个家庭，伯里家和奥吉维家之间，有什么仇恨吗？

楼梯的扶栏没有显示任何奇怪的新痕迹，因此他不是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上楼的——如果那是他所去的地方。

我求助于我的备忘手册，那一册收录了关于演员亨利·欧文的资料。我很快就发现了我要找的东西：

> 在1871年，（据悉）在参加完庆祝他的《大钟》首晚演出成功的宴会回来的路上，他的妻子严厉地问："你打算一辈子都像这样愚弄自己吗？"听了这话，欧文让出租马车停下（他们正在海德公园拐角处），他走了出去，没说一句话，也没回头看一眼，从此再也没和他妻子生活在一起。当时这位妻子已有了七个月的身孕。

我很好奇，是否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就是阿尔杰农·伯里钦佩欧文的原因。奥吉维小姐提到过他是多么"喜欢他的哈姆雷特"。我自己看过那场演出，尽管它使评论家们意见不一，我感到他对丹麦王子的情节的表演，以及他并非由于意志的软弱而是由于过度的敏感而没能达到人们对他的期盼，都是有根据的，并且展示了英雄世界里的人性。也许那就是吸引了阿尔杰农·伯里的东西。斯洛康布护士会同意这一点。



如果他想摆脱这个女孩，为什么不发清薪水解雇她或甚至告上法庭呢？推测起来大概是（尽管推测是十分危险的）坏名声和一位患病的母亲阻止他那样做，还有德丽希娅·奥吉维小姐的愤怒。这可不是儿戏。这把我带回到奥吉维小姐身上。从她未婚夫的失踪中，她有望获得什么？

有几分钟我全神贯注于我的想法。除非有一份把一切都留给她的遗嘱，否则我看不出她能以何种方式从阿尔杰农·伯里的失踪中获利。我感到有些轻微的内疚，为了我如此倾向于相信奥吉维小姐犯了谋杀罪。我对自己感到生气，因为我让感情支配了逻辑能力。不过，我还没结束我的调查。

我拾起铝拐杖，心不在焉地在两指之间旋转它。护士把伯里描述成自孩提起就非常纤细和病弱，他的残疾也没有因其他手脚出众的天赋而得到补偿。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铝有几种特性。它很轻，是电的良导体，还有，由于它的天然氧化物的覆盖它不生锈。

阿尔杰农·伯里有一个专用于实验电和传导性的实验室。在其他几个人中间，他还对加尔瓦尼与伏特的工作感兴趣。我的备忘手册告诉我，这两位科学家都相信电流能够刺激坏死的肢体，使之复苏，他们的观点基于他们在死青蛙腿上所进行的实验。是否阿尔杰农·伯里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以求治愈他那残废的左腿？铝是非常好的电的良导体，但银、铜和铅更好。他本可以把他的拐杖和它们中的任何一种连在一起，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是它们的混合物，但他没有这么做。为什么没有？

它是否用于隐藏某些东西？或许是麻醉药。（我相信，可卡因具有能减弱疼痛的特性。有一天，我必须对之进行我自己的实验，但在那之前，我还不得不采用德国眼科医生的说法。）我闻不出麻醉药的味道，也看不出任何痕迹，即使是通过我的

放大镜。

因此，关于空心铝拐杖之谜就只有一个答案。它之所以被制成这样，是因为它很轻。柚木胶合板只是为了装饰，大概也试图防止人们注意它并因此注意它的主人。一件因为柚木而没有看到铝的案子，我沉思道。至少我那些关于侦查的规则不是没有意义的。

但那些焦痕又有什么关系？

我的幻想被另一次对我的门铃的攻击粉碎了。另一起案子或是令人敬畏的奥吉维小姐返回来痛斥我？当然是奥吉维小姐在门外，但拉铃人是一个大块头的警士，他身边是一个衣着朴素的男人，作为一位警察来说，他的块头太小了。

我把他们全都请了进来，奥吉维小姐和那个衣着朴素的男人立刻就开始说话，她恳求我的帮助，他试图介绍自己。这一次奥吉维小姐被击败了，她垂头丧气地站在一边，而那个男人介绍他自己是苏格兰场的莱斯特雷德探长。

"我明白您正在为这位年轻女士而行动，福尔摩斯先生。"他说，那张老鼠般的脸不停地动来动去。奥吉维小姐用永远大睁着的双眼看着我。

"我正试图解开她向我介绍的问题，探长。"我回答说。

"那么，没必要更进一步地烦扰您自己了，顾问侦探先生。我们已经发现这个可怜人的尸体飘浮在泰晤士河上。我说尸体是因为头部没剩下什么了。那确实是他，打扮齐整，瘸了一条腿。我还得为您手中的证据而麻烦您。"他的语调混合着胜利和好斗。这位探长从我手中拿走了铝拐杖。

"您要控告这位年轻女士？"我问。

"首先是认尸，然后有几个问题，我确信好消息不久就会跟着来的。"他带着某种假意的自豪说。

"动机是什么？这位女凶手是如何把尸体弄到河里去的？



您的证人是谁？难道那就不可能是个穿了一件伯里先生的旧衣服的流浪汉？泰晤士河夺走了许多流浪汉的生命。”

“没那么快，顾问侦探先生。法律必须慎重地按既定的程序进行。”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男人是非常让人生气的。奥吉维小姐是无辜的，在那一刻我确信这一点，但在那时那地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我扫进信封里的壁炉灰。

“当您检查伯里先生的实验室时，您可曾注意到，尽管现在是非常温暖的八月，而且那个房间是朝南的，但在壁炉里却有新鲜的灰烬？”

“那又如何？”他粗声问。

“壁炉本身至少有半个月没用过了，而且很干净，除了在壁炉一侧的灰烬。”

“佣人没有把它完全打扫干净，或伯里先生烧过什么东西。也许是纸张。”

“非常有可能，探长。当伯里先生失踪二十四小时之后，我走进那个房间时，里头确实有一股烧灼味。当您昨天在那儿时，气味一定强烈得多。”

“我必须承认闻起来确实有点儿气味，但我把它归因于所有那些电装置的持续运转。”

“那么是您把发电机关掉的？”

“您说对了。”

“至少您已澄清了一个小谜。但这儿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谜。”我说，一边从我的大衣口袋里掏出鼓鼓囊囊的信封。“在你们来到我门口之前，我正要分析它。您想加入我的工作吗？”

这位探长发出一声忍耐了许久的叹息，在我的工作台边坐下。“这儿也有一点气味。”他评论说，猜疑地看着我的瓶瓶罐罐和设备。我从信封里取出微量的白灰。我极想研究它，以便

将它与我在研究过程已经检查过的其他灰烬做个比较。我看着显微镜，调校镜头。我已经知道它不是烟草，但我还是没有准备好发现它是什么东西。我沉思着从显微镜前坐回到椅子上。

“是否您的眼睛欺骗了您，先生？”一张老鼠般嘲弄的脸嗤之以鼻地说。

“您自己看看。”我提议说。

“我不会让自己加入那种戏法。在苏格兰场我们有自己的人来做那个。好吧，您那灵巧的装置看到了什么？”

我看着奥吉维小姐，咽了一口唾沫。“正如您所说的，探长。是纸张。”

“我也这么想，先生。服役要花几年时间，但我们这些专业人员对这类事有灵敏的嗅觉。如果您保持这个距离，您会认识到的。来吧，警士，我们已经看够了新方法。”

他们正要离去，奥吉维小姐对着我大声呼喊：“请帮助我，福尔摩斯先生。您是我仅有的希望了。”

我的脑子急速运转起来，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那位探长。“当您走进实验室时拐杖放在什么地方？”

“斜靠在壁炉架上。”

“是您把它放在那儿的吗，奥吉维小姐？”

“哦是的，是我放的。当我最初走进去时，它穿过炉膛放着。”

“真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必须走了，”探长插嘴说，“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

“对不起，就只有一个问题了，莱斯特雷德探长。”

“哦，问吧，但快一点。”这位专业人员叹了一口气。

“描述一下您未婚夫戴的戒指，奥吉维小姐。”

“那是一个朴素的黄金戒指，他把它戴在右手的无名指上。它很厚，上面有个涡形图案和首字母 EMB。这曾是他祖母的



结婚戒指，他说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他会把它送给我——如果他能把它脱下来的话。我不记得任何时候他没戴着它。”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福尔摩斯先生？”

“您已允许我问一个问题，探长。您那具尸体的双手和手指都是完整的吗？”

“头部没留下什么，但是其他一切都在。您是在暗示，我们必须找到这枚戒指，而如果它不在那儿，那么在我们的停尸房里头的就不是伯里先生吗？”他说，他的好斗倾向又回来了。

“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假设，探长。”

这位探长变得不快了。“我必须承认，我在报告中没有看到任何提及一枚戒指之处。我们必须回去检查一下。来吧，警士，带上这位犯人。还有工作要做呢。”

说着这句话，他们站起来离开了，但当他们这么做时，我用我的信仰向奥吉维小姐担保她很快就会被释放。

当他们离开后，我回到我的工作台前，倒出那个信封里头装的东西的剩余部分。在白色的骨灰中躺着一枚小小的厚厚的黄金戒指，上面带有涡形图案和首字母 EMB。我取出我的放大镜观察这枚戒指。它已经褪色了，但不是正常使用的结果。它使我想起加热变色。

现在有三个结论展现在我面前：谋杀、自杀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是否奥吉维小姐瞎摆弄那些机器而导致它们杀死了阿尔杰农·伯里？她曾充当他的秘书，曾为他做记录，并且事实上既是他的秘书，也是他的助手。她足够聪明也足够坚决。但她在他们结婚前谋杀他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她是个猎财之人，那么在她成为他的寡妇之前就做下这件事是不能提供给她任何效果的。

自杀？显然他拥有他希望为之而活的一切，如果仅仅一个小时以前他还真的要求奥吉维小姐选择他们结婚的日期。这看

上去不太可能。也许她曾说过她希望他停止他的实验，而这是一种扭曲的报复她的方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的头脑一定是完全失常了。而且，尸体在哪里？不可能杀死自己然后躲藏起来，除非……

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一次失控的电击疗法实验？只有电荷非常大，才足以使一具尸体缩减为几盎司的灰烬。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奥吉维小姐说过关于闪电在同一个地方闪了两次的话，那是什么意思？最近没有闪电。

回到实验室上来，设备在门的左边，但那些灰烬、戒指和拐杖都在位于中央的壁炉膛的远侧。也许是电击把他抛到那边去，但由于他已经变成骨灰，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仍然附在机器上。但是没有电线导向炉膛。当奥吉维小姐把拐杖扶起来时，她可能把它们给清除了——妇女们收拾它的方式可能导致这个人的死亡。不，那还是不够好。她还是没有谋杀他的动机——仍然。为什么没有其他东西被烧着？

让我们再试一次。无论什么原因，伯里附在机器上。它开着。电流如此之大，以至于把他抛到房间的另一头，把他变成了灰烬。奥吉维小姐进来了，收拾干净，甚至扶起拐杖，使一切东西看上去令人愉悦地整洁，符合女性的心意。一旦她是仓促地杀了他。那么当然，为什么她让发电机开着？如果她要隐藏什么，她就应该把它关掉，而不是留给警察去为她做这件事。她还求助于警方，至少是一位私人侦探，并最终求助于我。可能这仅仅是证明了她的胆量或还有她的无辜。哎呀，我一定遗漏了什么。但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回到珀西台地 34 号。奥吉维小姐还没被释放，是一位眼泪汪汪的玛丽·奥吉维让我进去的。

“您必须帮助她，福尔摩斯先生。”她呜咽着说。

我向她保证一切终将好转起来。在来的路上，我曾中途停



留寻求一些帮助。是一个黑色的小盒子。我把它贴在发电机上，然后把它们都打开。我的仪表读数是“低”。即使发电机被开到它的最大限度，读数也只是刚刚超过“低”的刻度。无论阿尔杰农·伯里先生死于其他何种方式，它都不是他的电传导实验的结果。那显然不是它干的。

我对他仍然活着的猜疑变得更加强烈了。我要做的只剩下一件事了。

在凌晨2点45分，珀西台地34号着火了。没有人受伤，救援人员很快就到达了，但是在居住者们被迫撤出这座房子以避开弥漫在屋子里的烟雾之后。

当我回到蒙达格大街时，我知道阿尔杰农·伯里没有藏在珀西台地34号。没有人看见他来或去，而且他的拐杖仍然没被使用。他在哪儿？

在抽上床前最后一斗烟的工夫里，我细细想着这一天，尽管睡觉是最不让我惦念的一件事。没有多少胜利。真的，我可以把无聊之事挡在门外，我可以运用我的推理能力吓晕奥吉维小姐和马车夫，但那只是非常初步的工作。在我从珀西台地34号返回的路上，我通过出示戒指确保了奥吉维小姐被释放，还使她和探长不愉快，因为我扣住了证据，但我需要在珀西台地放手处理的权力，那么还有谁能比警方更好地拘留奥吉维小姐呢？也许我对女性不太殷勤，但还有绑架罪行要被调查。对此她也是无罪的。那位马车夫又一次闪过我的脑子，由于想要找些更好的事情来做，我决定向我的备忘手册咨询，看看我是否有个“金钱”的条目。我浏览着书页找到了sp.，spo.，然后找到了这个奇异的铝拐杖事件的答案。

我沉默地坐着，惊讶于一切事情的简单。我的备忘手册真的为最隐晦的事件做了备忘。我的思想回到我在东英格兰的年轻时代。我对自己的愚蠢非常生气。铝拐杖已经告诉了我一

切，只要我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

“那么阿尔杰农发生了什么事?”当我那天下午去拜访奥吉维小姐时，她问我，那时她已经恢复了原状，在被警方拘留了长长的一天之后。

“我恐怕您得为坏消息做好思想准备。”

“那就是我所害怕的。”她回答说，她的头即刻垂了下去。我希望她的母亲已经准备好了浓茶，我一进门就向她要求了。她的女儿将会需要它。

“阿尔杰农·伯里先生死了，就在您离开他不久，他死在他的实验室里。”

“但那怎么可能?”她喊道，在手里揉弄着她那小小的蕾丝手帕。

“我把这当作我的一条规则，如果您喜欢，可以是第一法则，”我回答说，“一旦您排除了不可能，无论剩下的是什么，不管多么不可能，那也一定是事实。”

“接着说，福尔摩斯先生。”她恳求道。

“您未婚夫的死是自发产生的人体自燃的结果。”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她困惑地说。

“它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我曾经十分怀疑这种现象。关于它的有记录的案例我曾见过的只有三起，但没有一起被严格意义上的目击叙述所证实。”奥吉维小姐目瞪口呆地坐着，她不相信地张着嘴并愤怒地皱着眉头。我加紧说道，“这种自燃现象对乡下乱堆着的湿草垛来说很平常。我就曾亲眼见过。”

她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也许她根本就不需要那杯茶。“您真的希望我相信阿尔杰农突然烧着了，在一阵轻烟中消失了?”她愤怒地喊叫着，她每说一个字嗓音就升高几分。“真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不是一个白痴!”

“当然不是，奥吉维小姐，但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了。发



电机的马力不够强，不足以做到这一点，如果真是它做的，而电流还开着，那么对于走进那个房间的其他任何人都是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您自己和探长都没有受伤。每个人都注意到燃烧的气味。我记录在案的那三起案例中，受害者什么也没留下，除了有一起留下一只鞋。地板上没有发生燃烧，只有一股烧灼味和一小堆灰烬。如果事情发生时伯里先生正站在炉石上，那么就没有机会在地毯上留下任何燃烧的痕迹。除此之外我们怎能解释灰烬中发现的戒指和铝拐杖的柚木胶合板上的焦痕，而后者正位于伯里先生与之发生直接身体接触的那些地方。那些烧灼如此之新，以至于皮革垫子在我手中碎裂。如果它们是旧的烧灼，那么垫子早就在伯里先生的体重之下粉碎了。”

听了这话，奥吉维小姐从座位上站起来，脸上带着非常愤怒的表情，她的整个身体由于无法言说的狂怒而颤抖着。显然她马上就要说话了。

“我感谢你把我从警察局的牢房里弄出来，虽然相当缓慢，也感谢你对这个问题，这个惨案所投入的工作，”她令人钦佩地克制着说，但堤坝崩溃了，她的嗓音提升为一种嘶哑的尖叫，“但如果你立刻滚出这座屋子我会更加感谢你的！我发现你的幽默品味极差，而且我再也不会雇佣世界上第一位顾问侦探了。我也不会向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人推荐他的服务。日安，再见，我很高兴摆脱你，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故事就是这样的。福尔摩斯管了别人的闲事。我曾以为他是那些学识渊博的人之一，那些人的知识只有他们的智慧才可与之相配，而不是一个监视并拦截某人的信件的受薪侦探。多么大的知识浪费，我想，并且这么告诉他了。他无动于衷。典型的反应！

关于畸形足瑞柯勒提和他那可恶妻子的全面报道

当我最初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来到伦敦，而不再住在肯特郡的家里时，我花了许多时间探索巨大的帝国首都。在那个时候，侦查各个分区独特的基本品质可比现在容易多了，即使它们边界相连，不过我必须承认，这种绝对的划分已经开始崩溃了。现在，据我看来，黄色浓雾和多雾天气一样，都被当作是对普通伦敦人的恰当描述。个性被熬成了汤，因此只有最为发达的天赋才能辨别和欣赏曾一度分离的成分。当华生称伦敦为一个大污水池时，他至少有严重的受伤和被损害的神经来证明他的坏脾气是正当的。也许我的一把年纪已带给我同样的清醒感。但对于一个四肢健全、收支平衡的年轻人来说，伦敦是一块神秘和刺激的土地。我最喜欢的探险方式是步行，因为比起从马车的窗户望出去，步行能看到更多的人和地方。

在伦敦有两条离巴特医院不远的街，对我来说，它们不仅仅等于伦敦，而且就是我所知的英国。它们是海顿花园和皮革巷。尽管它们互相平行，但它们可能来自不同的空间，H. G. 威尔斯先生相信这些空间的存在。

海顿花园是世界钻石贸易中心。那些钻石商店的橱窗是财富的天方夜谭，超出了小人物的想像。每家公司都有衣着华丽、宛如运动场上的司仪的看门人，把它们的门向富人和特权阶级打开。如果要铺上红地毯来欢迎那些尊敬的顾客，这时便常能看见轴承上装饰着家族徽章的马车。这些顾客不仅来自英国，而且来自帝国的各个部分及帝国以外的世界。我过去常常想，如果我有足够长久的时间站在海顿花园，那么我将会看到世界上每一个王国的王室首脑从我面前经过——还有所谓的共和国的统治者。也能看到伦敦的普通人麇集在人行道上，但他



们能够负担的仅限于观看橱窗，而很快就会被巡逻在东中一区这条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察赶走。

皮革巷刚好和海顿花园一样长，连接着克莱肯威尔路和霍尔邦，但二者的对比不可能更鲜明了。相对于海顿花园里衣着考究的富人，皮革巷里是光着脚的穷人。相对于一条街上的财富和排他性，另一条街上是贫穷和露天摆摊的街头生活。但在皮革巷有一种色彩和一种繁荣，是它那更为高贵的邻居所完全缺乏的。这种活力能够在许多方面被觉察出来，从使人联想起游乐场的色彩明快的市场摊位，天黑之后它被喧闹的灯光照亮，灯光照射出俗气的加亮区并在聚集的阴暗中投下深深的阴影，到管风琴脱衣舞女的流行曲调和那些聚集在一起随着难以抗拒的木制管乐器乐队唱歌、或仅仅是为了观看管风琴脱衣舞女们的动物随着它们主人的曲调起舞的人们。

而且，它可真是一个世界性的地区，它的方式不同于海顿花园那套国际性的“香槟和鱼子酱”的方式。

这个地区因其擅长多种多样古老神秘技艺的工匠而获得应有的声誉。这些工匠出身于多种不同的背景，从英国乡村到法国胡格诺教派，或来自荷兰低地，在那里有多种多样的专门技术，既包括钻石抛光也包括排水工程。但来自意大利的移民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多，这里的意大利不再仅仅是一种地理学的表达。他们似乎随身带来了他们地中海的阳光，因此他们辐射出一种生命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能够超越他们当前的贫穷环境，并克服外来的掠夺——不适合居住的气候。

吉哥里尔摩·菲利兹·瑞柯勒提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最初来自那不勒斯海湾的斯塔比亚海堡，在那不勒斯度过了早年生活的许多时光，从那里他和一些亲戚来到了伦敦。这些亲戚很快就消失了，留下小吉哥里尔摩自己照料自己。他的生活十分艰难，因为他只是略通英语，因为他只有十二岁，但最主要的还

是因为他的畸形足。这个苦恼从他一出生就跟随着他了，这是遗传性的。在畸形足的四种主要类型中，瑞柯勒提患的是马蹄内翻足，脚跟被拉起，脚底向内翻。以下就是圣巴特医院的一代学生首次遇见这个人的事实经过。

有一天他送些食物到医院，一位主任外科医生注意到他的状况。他提出给这个年轻人动手术，但当他被告知这可能意味着错过许多工作时，他拒绝了。不过，这位外科医生说服他时常上医院来（付给他一笔费用），以便于学生们能够检查这么明确的病例。但我所做的可不止这些。

当瑞柯勒提第一次被单独留下时，他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当搬运工，在路上当劳工，并为一位面包师当送货员（由于这份工作他能够得到免费的隔夜面包）。当他为自己选择的职业——不戴手套的职业拳击手——做准备时，这些平凡的工作养活了他。他正是不希望因为对他那只畸形的脚动手术而错过这份工作。

事实证明，吉哥里尔摩·菲利兹·瑞柯勒提是一个非常受人们欢迎的拳击手。许多人相信他是那个赌博和“贿赂”时代里的珍品—— 一个诚实的拳击手；因此在“快乐的比利”——人们因他那副总是挂在脸上的笑容而亲切地这么称呼他——身上下注从不被认为是一项浪费的投资。如果他输了，那些对庄家下注的人会放下钱，只说上一句“不可避免的事”或“你不可能把他们都打倒”。他在棚子里，枯萎的石南木上，体育俱乐部里和跑马场上拳击。一个轻重量级选手，力量很大，勇气甚至更大，他常常会打败比自己重得多的拳击手。有时他会经历一次可怕的失败，但他很少输。“比利的防撞器”是一个吻，它意味着对不止一个过于自信的、超重的对手从一数到十。

当他从拳击场上退休后，他面对着那个总是摆在退休运动员面前的问题——下一步该做什么？他有一种拉丁人的虚荣



心，而且他已经长大了，想让每个事件的聚光灯都集中在他身上。因此他去当演员就没什么可奇怪的。有时他会表演拳击，在其他一些场合他会表演强大的力量。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畸形足。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那上下起伏的肌肉和有感染力的微笑上。

有许多谣言在快乐的比利周围流传。这些谣言通常都涉及钱财得失的故事，同样还有女人和赌博。然后他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会意的表情和频频点头说明人们同意，正是这个酗酒的老魔鬼最终“震惊了那不勒斯人”。

我从未见过他，但有一天，一个男人走进医院，他沉重地靠在一根手杖上，他的右腿从脚趾到膝盖都裹在一条污秽的绷带里。

“您认识辛普森医生？”他问我，嘴唇上挂着一个笑容，露出几颗金牙。

“我恐怕我不认识，”我回答说，“他的时代比我来这儿要早一些。”

“真是遗憾，”他叹了口气，“他付给我钱要看我的腿。您是一位拳击手，是不是？”他问，往我近前移了移。

“不，”我回答说，“我的运动是橄榄球。”

“同样的差别。”他开玩笑地说，笑容蔓延开来，露出更多的金牙。

“我能为您做什么吗，阁下？”我问。

“被一个英国人称作‘阁下’一度让人满足，但现在……”他抬起他那有力的肩膀，以一种顺从的姿势向我打开双掌，“我有另一个麻烦。”他指着那条明显受损的腿。当他往下看时，我注意到他的头顶开始变秃，虽然他的头发被梳过并且涂了油以掩饰这一趋势。

我检查了他的脚，发现它是马蹄内翻足。它被人非常不熟

练地动了手术，因此处于一种相当可怜的状态。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把他的事告诉了我，以及从前他是如何在辛普森医生的要求下到圣巴特医院来的。

“您可曾听说过‘快乐的比利’？”他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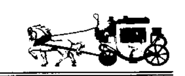
“哦是的，我听说过。您就是他？”我好奇地问，我曾有好几次听我的父亲说起他，为他伟大的勇气和诚实。我的反应显然让他高兴，金牙又一次露了出来。“我父亲在您对那个美国人的比赛中赢了一大笔钱。此外，他叫什么名字？”

“是的，我让许多人发了财。”他评论说，声音中带着气愤的调子，但它很快就消失了。“如果您指的是那个块头非常大的美国人，他的名字是‘加里·利伯霍夫’，或者如果您指的是巨人般的那个，他的名字是‘阿里·杰克逊’。”他的心情好转了，我发现那是有感染力的。我们很快就相处得像老同志一样，交换着关于体育对抗赛的故事。

华生使我名垂千古，既作为“年轻的”也作为一个“裹伤员”，这次是我所拥有的惟一机会，能够谈论我在后一个领域中的技巧。它们并不可观，瑞柯勒提会证实这一点，但至少我对之做了一番干净利落的工作。在这场严酷考验的始终，快乐的比利一直都无愧于他的好脾气和勇敢的名声。

“我很抱歉，”当我结束了我的帮助时，他说，“但我此刻无法付钱给您。不过看着，您会得到双倍的钱。带来一些朋友—— 一个好护士，也许。”他戏剧化地眨着眼。“别客气。”听了这话，他往我手中塞了几张票，是娱乐宫音乐厅的一场演出。“它们是剧场里最好的位置。我现在走了，但也许迟些会见到您，或许，是吗？”

当他走后，我想着我刚才的病人。他是否如谣言所说，陷入酗酒的泥坑？如果是这样，那他已经彻底康复了，他的双眼清澈，他充满生命力。光是与他交谈就已使我充满活力，但我



恐怕他的余生都将拖着这只畸形足。事实上，他所经历的对那只脚的手术几乎把他给毁了。我感到有责任一定要告诉他，并决定再次见到他。我把他给我的那几张5先令的票在手中翻过来，不知道带上谁。艾迪丝·瑞格顿——或许不是。

几天后，我在化学实验室里与歇洛克·福尔摩斯说话，那时他正在提纯一种带有刺激性气味的生物碱溶液，我碰巧提到瑞柯勒提的来访，还有我关于海顿花园和皮革巷的评论。让我惊奇的是，他回答说："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沿着那儿散一次步就让我对将来的职业做出了决定。"然后他简要地为我描述了1874年11月23日发生的事件。

当他结束后，我在一阵冲动之下提议再访这个有影响的场所。那时刚接近傍晚，但由于季节和云层的原因，伦敦已经是又冷又暗了。福尔摩斯和我，对这场暴风雨沉默无言，全力以赴，很快就回到皮革巷。

关于这个地区吸引我的东西中，还有一样就是它为嗅觉系统提供的多种多样的感觉。在我写到的那个时代里，巴黎画派的艺术家们已经捕捉到诸如此类的场景。自从德加、劳特累克和他们的许多同行的油画之后，现在我们已经熟悉了刺眼的人工照明、富有活力的场景、出乎意料的透视法。无疑它们是非常好的，但没有什么油画或蜡笔画能再现那种最能唤起感觉的东西——气味。水果和蔬菜在清早是如此的结实而易碎，但到近傍晚时它们就变得松弛了，并且丧失了强烈的味道。尽管在更寒冷的日子里，它们的特殊气味会持续得更久一些。当它们的果肉腐烂时，会有一股令人作呕的甜味，引来苍蝇和穷人，后者能够买得起的只有正在腐烂的食物。在冰冻大理石板上的冷鱼散发出滑腻的气味，而螃蟹周围仍然带着海盐的涩味。然后还有奶酪和香草；味浓的和芬芳的，酸涩的和辛辣的；或者和一个想像中的都铎时代带围墙的英国花园一样芬芳。

但在温柔的记忆中，我常常是对着蔬菜抽动我的鼻子，而且，在它们当中，有三种是特别的——大蒜、洋葱和马铃薯。我只能记住一种大蒜，但那已经足够了，由于它那淡紫色的薄皮，汽油管泄漏般的气味以及令人振奋的对舌头和泪腺的刺激。洋葱和马铃薯有着那么丰富的种类，以至于我从来没有完全精通它们。它们有不同的尺寸，有些同硬糖一样小，有些比板球还大。洋葱是金色的或茶色的，琥珀色的或紫红色的，它们的表皮薄而易剥，而且必须被剥掉，以便表皮下刺激性的催泪的果肉能够被吃掉。有的像圣诞树上的玻璃球一样发亮，有的坐在那儿，肥大而无光泽，就像满足的西班牙教长。马铃薯像有信仰的红衣主教一样充满健康活力，从朱红色到猩红色到绛红色，每一个都散发着美味的甜椒散发出的那种味道。

然后还有准备好的食物的气味。在这条街上，那会是刚出炉的面包的香味，和正在煤炉或木头炉上加热的栗子和松饼的香味，每一种都与其他的截然不同。最好闻的是正被加热的发出嘶嘶声的橄榄油，它煮着刚刚剁碎的洋葱、大蒜、剥了皮的深紫色马铃薯和香草，特别是牛至和龙蒿。

现在这里都是些什么？奥斯丁先生和他的竞争者，给了我们 51 年的埃格索斯庄园葡萄酒的莫里斯先生，他们的产品。无疑，在即将来到的年头里，它们独特的芳香会为将来变老的一代人开启记忆之门——我必须承认，我相当喜欢莫里斯店里的气味——但不知何故，闻起来不一样了。至少对我来说是不一样了，但我又老了。来吧，小斯坦福，瑞柯勒提先生在等着呢。

事实上，当福尔摩斯和我沿着皮革巷向前走到格雷威尔街的拐角处时，他正等着我们。令我们非常惊奇的是，他摇着一架手摇风琴的手柄，他的脸和通常一样明朗地露齿而笑。一小群人聚集在那里，于是我们站在一边观看娱乐表演。一开始瑞



柯勒提邀请那群人同他一起唱一首歌，然后他问是否有人愿意试试他们的运气。“你永远不知道，”他喊叫着，“今天、这时，在这里唱得好，也许今晚，明天就是娱乐宫，嗯？”不同的歌手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去，通常是些年轻的女人。有一个比其他人唱得好得多，而且她似乎知道这一点，因为她在这场表演接近末尾时才出现。尽管显然她的嗓子在任何专业意义上都是未经训练的，而且在高一些的音域中暴露出些微粗糙，但它富有活力和热情。我不知道是否她就是福尔摩斯在74年那个夜里见过的那位姑娘，但他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于是我让他接着想。瑞柯勒提看着她，眼里带着明显的赞赏。当她唱完歌后，人群变得更拥挤了，并且极为欣赏。瑞柯勒提的叫喊声压倒了喧嚣声，“今晚到娱乐宫来，再听一遍这位年轻的迪娃（歌剧中的首席女主角——译注）唱歌。票子只需6便士，或更便宜。”

人群欢呼起来，空中充满了“老好比利”的喊叫声。那就是他从事的工作——努力为音乐厅争取听众。他很擅长干这个。瑞柯勒提又一次举起他的手喊道：“别忘了那儿有表演‘喜剧’的有趣家伙，其他的歌手或许比不上我们眼前这位迪娃，但他们也很棒，而且我们的新招牌是：‘过渡动物’！”

人群安静下来。“等一下，在回家之前，那是什么，比尔？”阴影中传出一个声音。

“过渡动物就是你们的达尔文先生无法找到以证明我们起源于猿猴的那种动物。”

“哦不。别又是那个。”另一个声音呻吟着说。

“我们都知道你们那些人起源于猿猴，”一个女人的声音尖叫着说，带着流行的伦敦口音。“我们不需要证据证明那一点，比利。”人群一起哄笑起来。

比利也微微一笑，他回答道：“这一个是雌性的。”所有的

人都高兴地大笑起来。“你们最好来，女士们，以便看着你们的男人。现在，我要跟你们大家说再见了，好吗？”

“走之前再来最后一首，比利？”他们恳求说。

“当然，当然。我弹琴，你们唱歌，好吗？”

“好。”回答是快乐的合唱。

我转身想与福尔摩斯说话，但令我惊愕的是他不见了。片刻之后，我感到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一转身就看到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微笑的面孔，他手中举着我的怀表。“瑞柯勒提先生不是今天下午惟一的娱乐表演，”他平静地说，一边把我的财产还给我。“惟一的问题是，他是否与刚才在人群中行窃的扒手团伙联合起来了？”

“我想没有，福尔摩斯。比利·瑞柯勒提因他的诚实而出名。”

“我们过去和他说句话。”这些就是他的回答。

当我们挤过人群时，那支歌已经结束了，瑞柯勒提收拾起他的手摇风琴，正要回剧院去准备当天晚上的演出。他看到我们走近，便停下正在做的事，冲过来向我们问候。我伸出手想与他握手，并想介绍我的同伴，但他没有握住我的手，而从我身边擦过，抱住福尔摩斯大声喊着：“我多么高兴再次见到你，歇洛克先生。哦，那记左直拳和右摆拳。你差点把我打倒。我！在所有那些人面前。”

福尔摩斯微笑着把我介绍给瑞柯勒提先生，他这一回才想起我们的最近一次见面，并盛赞了我的技能——其实是夸大了它们的真实价值。

“最近这几年你在哪里？”福尔摩斯问。

“我游遍了世界，我的朋友。”这个回答绝不准确。

“伦敦还不够作为整个世界吗？”我插话说。

“它可不是，医生。”（这是头一次有人称我为“医生”。我



非常高兴。)

"我总是想旅行。哥伦布和马可·波罗都是意大利人；不是只有你们英国人才环游世界。"

"你去过哪儿?"我加问了一句。

"每一个地方。任何地方。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我的心说去。"

"你是在旅行中发现你的过渡动物的吗?"福尔摩斯询问道。

"你可以这么说，歇洛克先生。"瑞柯勒提带着另一个金色的露齿笑容回答道。

"我发觉你最近曾取道意大利去了马其顿。"福尔摩斯继续说。瑞柯勒提的笑容消失了，但慢慢地又回来了，因此金牙又一次地闪着光。

"你一直是个聪明人，嗯，歇洛克先生?是的，我到意大利探访了我的家人。"

"我以为你没有家人了。"

"远亲，近亲戚。我们在那不勒斯有一家子人。"

"你什么时候回到伦敦的?"

"一星期，两星期以前。谁会在意呢?但既然我回来了，我希望娱乐我自己也娱乐我的朋友们。你们今晚来看我的演出吗?"

"这个过渡动物，确切地说它是什么?"福尔摩斯问。

"你今晚来，歇洛克先生，那样你就会看到了。"

"我们有机会在表演之后检查它吗?"

"她，我的好医生，她。她完全和我们一样地活着。完全像我们一样有感情。"

"你还没有回答斯坦福先生的问题。"福尔摩斯提醒他。

"或许有，或许没有。我现在要走了。你们来看演出。你

还收着票吧，医生？那些座位是剧场里最好的。”

“在你走之前，我有些事要告诉你，瑞柯勒提先生。我恐怕它不是个好消息。”

“说吧。快乐的比利不会悲伤的。”

“我恐怕，无论是谁给你的脚动了手术，他都做得很糟。你必须保持包扎绝对干净。”

“你想说什么，医生？”他眯起眼睛说。

我嘴里发干。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泄露坏消息，而且我不喜欢这么做。“我想告诉你，你的余生都将承受这种状况所带来的痛苦。我很难过。”

瑞柯勒提看上去吓呆了。我的话把他脸上的笑容扫得一干二净，比任何拳击所做的都要彻底。他咕哝地诅咒着，充满敌意地往沟里吐了一口唾沫。“这就是我来英国的原因。辛普森医生是我的朋友。他本来会救我。”他蹒跚地走开，看上去像是被压垮了，仿佛我宣判了他的死刑。

“你对此有何解释，斯坦福？”福尔摩斯问，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在这种情形下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福尔摩斯。”

“不，不是那个。我指的是他不得不讲的故事。”

“他似乎过着一种相当冒险的生活。”我有点不太热心地回答说，我的思绪在其他地方。

“你这么认为？”福尔摩斯说。他那冷淡的态度开始让我不高兴了。我把我的医疗观点告诉瑞柯勒提，对此我并不感到快乐；我最不想要的就是这样一种野蛮的反应。

我反驳他。“你为什么用那种语气说话？是他嘴里的金牙只能在伯明翰被找到，或是他耳朵里的一片绒毛只能在耶奥维尔被发现？”对我的非难，福尔摩斯的脸上令人钦佩地保持着无动于衷。



“不完全是这样，但你上了正确的轨道。我几年前遇见他时，他牙齿上的黄金比他现在的那些质量要好得多。因此他现在不是那么有钱了。为什么呢?”

“他不再拳击了。”我干脆地回答说。

“这是事实，但他退休后在表演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他比大多数人都退休得早，这一点完全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情况很奇怪。”

“哦?”我说，我的兴趣被重新引起来了。

“他输掉了他的最后一次拳击，因为最后一个回合他没有站在拳击开始线上，而他并没有倒下，然后他声明斯威特至少和他一样棒。”

“你也在场?”

“是的，我在。”

“所以你认为快乐的比利的最后一战是预先安排好的?”

“也许是。”

“但他为什么会成为这种事情的一分子?”

福尔摩斯耸耸肩。“钱。也许他希望早点儿退休，在那种情况下，贿赂是财富的捷径。这种事以前发生过。”

“我实在不能责怪他，”我胸襟开阔地说，“也许他厌倦了这样一种艰难的职业。”

“也许，但我们不能忘记他那拉丁人的骄傲——你自己也注意到了虚荣心的迹象。不过，对这件事我不能说得更多了，直到我有更多的信息。这么说就足够了：寻找可能的选择对象并预防它们，我把这当作我的一条规则。”

“你这么说，仿佛它是一起案子。”

“我曾对快乐的比利留下了独特的印象，但现在的印象不怎么好了。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些事正在进行而且就要达到高潮了。我还说不出是什么事。也许我们在演出中可以了解到更多。”

我们一起吃了晚饭，但我不记得说了些什么，除了以下这些话。“我重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现他的韵律体散文使我平静，但同时它也是一部包含着伟大发现的作品，因此对我来说是灵感的源泉。此外我禁不住要细想这部作品自身的地位。就像那么多改变了人们想法的作品一样，它越是出名，越是有影响，它就越少被阅读。我想不出什么类似的作品会比大宪章更伟大了。它在全世界成为自由的象征，无论英国人在哪儿定居。但是谁读过它？谁能解释它的形式和语法？谁能欣赏它的原作者的动机？如果这样的知识可以被所有的人获得，我恐怕大宪章会失去许多影响，而无地王约翰会得到一个大得多的名声。”

正是在这种心情中，歇洛克·福尔摩斯观看了瑞柯勒提的演出，凭着我的免费票，我们有资格坐在前排的座位上。

首先，他从观众中邀请某个人来折弯一些棍棒和举起一些重物，后者一样都做不到。不必说瑞柯勒提极为轻松地做到了。

然后，他那位来自皮革巷的迪娃出现了。显然她对许多观众来说是个著名人物，根据鼓掌的音量来判断，她的歌唱极受欣赏。

最后，瑞柯勒提亲手把他的过渡动物带到舞台上。她似乎有些紧张，但他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于是她笑了。观众们鼓着掌。她行了个屈膝礼，观众们的掌声更响了。福尔摩斯眯起眼睛，努力前倾以便看清正在发生的事情。过渡动物有一个猿猴似的外表，但她的头发很直。前额低而倾斜，眉毛重而低蹙。鼻子挺直但鼻孔宽大，嘴巴巨大而愠怒。她跟我差不多高，身材笨重，可是一旦她的紧张平静下来，她就以猫一般的速度移动着。

接着她以极大的热忱表演了各种各样的杂技戏法，让她的



观众们大为高兴。“现在，我来显示她在多大程度上是人类。”瑞柯勒提喊道，这令观众中的底层阶级非常高兴。“不，不。不是像那样的，”瑞柯勒提大声说，依然带着微笑，并对着场内观众摇着一根手指以示责备，而这只是加强了他们的反应。“你们认识多少只猿猴，除了你们的丈夫!”（女人们发出响亮的欢呼。）“蓝眼睛？往这儿看，我的朋友，这儿。蓝色的眼睛。给他们看，给他们看。给这些人看看你的眼睛。”

听了这话，那个猿猴似的生物把身体向前倾，前面几排观众清楚地看见那双蓝色的眼睛，有几个人向后面的观众传达了他们的观察结果。

“而且，没有动物能够像人类一样笑或哭，是，或不是?”观众们在混乱和期待中叽叽喳喳地说着话。“我的女孩，她两样都会做。我给她讲个笑话，你们看看我指的是什么。”

“你打算怎样让她笑，比利?”从最高楼座上传来一个声音哄笑着说。

满不在乎的瑞柯勒提用一种急促不清的语言讲了他的笑话，他的观众没有一人能听懂，但从他们的滑稽动作来判断，我觉得它们起到了一些效果。但当他再次重复时，这一次福尔摩斯努力前倾以便听清他说的那些话。过渡动物尖声发出一种高音调的笑声。观众们被这种声音的人类少女似的音质吓得安静了下来。瑞柯勒提胜利地微笑着。“我向你们解释这个笑话，那么或许你们也会笑，不要，要？它讲的是一个牧羊人误把一只绵羊认作他的妻子。他扇她的耳光，因为他想知道是谁给了她那件皮大衣。”

瑞柯勒提让那个动物坐在他的膝上并拥抱着她。观众们发出和谐的呼吸声，但瑞柯勒提突然跳起来，并扇那个动物的耳光。她哭了起来，眼泪滚下她的脸。人群嘀咕着表示不赞成，正要开始嘘他们以前的英雄，这时瑞柯勒提让他们看血从正他

的耳垂上滴下来。“看她咬我。她没有意识到她自己的力气。我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力气。我很抱歉。”那个动物抽泣着从舞台上跑下去，瑞柯勒提追着她。过了一会儿，他们都面带微笑地回来了，并鞠躬接受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

演出结束之后，福尔摩斯和我到后台去看瑞柯勒提。他被爱慕者包围着。过渡动物坐在房间远处的角落里，紧挨着一张厚重的窗帘，那位迪娃正在喂她吃一碗坚果。这个意大利人身边处处是笑声和欢乐，但没有人侵入那个动物周围的空间。至少在歇洛克·福尔摩斯出现以前没有。他走上前去，直视她的眼睛。她从这种强有力的仔细审查前缩了回去，躲到窗帘后面呜咽。福尔摩斯翻下他的帽子向瑞柯勒提打了个招呼，然后我们俩就离开了。当我们离开时，我听到福尔摩斯自言自语地说：“蓝狮子。”瑞柯勒提看上去有些不安。

“你说的都是些什么？”我问，一边不得不跑着跟上福尔摩斯强劲的步伐。

“我闻到一只老鼠。”他生气地回答道。

“哦得了，福尔摩斯。没人会相信那真的是一个‘过渡动物’，尽管毫无疑问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兽皮。”

“你知道瑞柯勒提是用一种亚洲方言对那个动物说话吗？我相信那种方言源自喜马拉雅山。我在我的宗教研究中对它印象深刻。当我听到它时大吃一惊——你可能已经看到我惊讶地往前倾。而当我把他的话翻译过来时我甚至更加惊讶了：‘小心，我的女士，提防那个看过来的高个子。’”

“你？”

“当他说这话时，他正看着我。”通常我会认为这样一场谈话荒谬可笑，但福尔摩斯极为认真。

“他为什么要警告他的宠物，无论那与你有什么关系？”

“因为今天下午我们都看着瑞柯勒提先生时，不只是你的



表被偷了。我看到一张出得较早的晚报，发现海顿花园有两个珠宝商被抢劫了。”

“哦，我从不知道。”我有些不解地说。

“从时间选择来看，那个和瑞柯勒提一起唱歌的女孩有可能实施一起盗窃，但不可能实施两起。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个偷你表的女孩本可以作下窃案，但她看上去太小了，不可能抢劫海顿花园的珠宝商，尽管她可能会从这样的职业中毕业，如果她听不进我的申斥的话。”

“但到底为什么把瑞柯勒提牵扯进来？”

“因为他选择架起他的手摇风琴的地点就在皮革巷和格雷威尔街的拐角处，而后者通向海顿花园。”

“那又怎样，”我抗议说，“那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演出场所，因为在那条路上他可以吸引一大群人，过段时间就会是一座更好的剧场。”

“这是事实，但那也意味着因而发生的活动吸引了许多警察，他们为了密切注意瑞柯勒提的观众而从常规的巡逻中离开，因此使他们的巡逻区域在表演期间缺乏防守。”

“这样就能说明他见到女孩时的高兴。”我热心地猜测说。

“你也注意到了？”福尔摩斯以一种十分泄气的语调评论说，“是的，如果他们是犯罪者，那么当她安然无恙地出现时，他就知道那项工作已经做完了。”

“当然，除非他正好喜欢她。”

“一个可能性，我知道事情碰巧是这样，”他相当僵硬地说，“有些事情正在发生，而我不喜欢暗示。”

“你在后台提到的‘蓝狮子’是什么意思？”

“你听错了，斯坦福。实际上我说的是‘蓝眼睛和狮子的气味’。你没听到我说‘无尾的’。”

“不要感觉迟钝，福尔摩斯。这都意味着什么？”我有点不

耐烦地问。

“我至今还没准备好说出来，”他回答说，“首先，我有几个推测要验证。晚安，斯坦福。”

说完那句话，他就消失在夜色里。我决定去拜访屠夫队的贝尔切先生。福尔摩斯有时会是可耻的同伴。他甚至没有感谢我给了他一张免费票。他视一切为理所当然，我们去看他那位处在新生涯中的拳击手老朋友和他那只没有尾巴的假猴子。福尔摩斯和我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事实证明，第二天是我生命中最不平常的日子之一。

它在一开始就十分不平常：我在随后的那天早上起得很早，但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事与后来发生的事情相比微不足道。当我走进盥洗室时，有个人蹒跚地走出阴影，用他有力的双手抓紧我的上衣翻领。是瑞柯勒提，他的脸上呈现死一般的灰白色，双眼从脑门上充血凸出，头顶的光秃现在明白地显现出来。

“歇洛克先生在哪里？歇洛克先生在哪里？你是他的朋友。你知道他在哪。带我去。带我去找他。现在！”他嘶哑地喊叫着，眼泪从他没有刮过的两颊上倾泻下来。他散发出一股酒味。我告诉他到哪儿去找福尔摩斯，但他不愿放开我。他坚持称我为他的朋友和他的医生，说尽管他对我无礼我还是对他那么好心。

我把他从医院中带出去，一路上招来许多不赞成的目光。我们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奔向蒙达格大街，我们在那儿找到了正要去烟草店的福尔摩斯。“快点，”我对他嘘了一声，“上来。瑞柯勒提和我在一起。他累坏了。”只有这一次福尔摩斯看上去真的很惊讶，但他立刻就跳了上来。

“现在去哪儿，老板？”马车夫喊道。

瑞柯勒提大声说出一家非常有名的饭店的名字，这家饭店



至今仍未承认在那儿发生过什么事，于是我想最好还是让它保持匿名状态，即使是现在。我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是如何躲过那些报纸的。

“我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的安吉莉娜和她的罗丝。让她俩遭天谴吧！”这位意大利人哽咽地尖叫着。“可恨！”

当我们到达那家饭店时，瑞柯勒提恢复了原状，威严地走进大厅。他手中有把钥匙，可以打开最好的套房中的一间。我感到有点不自在，福尔摩斯却不受这种感情的困扰。我们没有费心去等电梯，而是迅速地登上楼梯，进了房间。瑞柯勒提带头冲进去，在一个双扇门边哭了起来。迄今为止房间看上去井井有条。关于麻烦的惟一线索是沙发下有一个空的杜松子酒瓶，可能就是瑞柯勒提喝光酒后扔掉的，因此他的身体周围都是这种酒的味道。可怕的东西在双扇门后面。瑞柯勒提开始用他的指甲抓地毯并呻吟着说：“可耻啊，可耻。”

福尔摩斯和我下了决心，然后发动攻击。福尔摩斯转开门把手。它没上锁。我们互相点点头，深吸一口气，然后就像只有一个人那样静悄悄地走进去。这是主卧室，一切都平安宁静。我们的眼睛狂乱地搜索着能够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的线索。一扇食橱门开了，露出那个过渡动物，她的嘴唇上有血，我剧烈地喘着气。福尔摩斯马上摆出拳击手的姿势，但那只是一张皮。福尔摩斯检查了它，他伸了一只手指进去，当他视察结束时，他胜利地点点头。

然后福尔摩斯对着床发出信号，我们极为小心地接近它。正当福尔摩斯要往回拉床单时，一只困乏的胳膊出现了，然后是一张打着哈欠的脸。那是瑞柯勒提的迪娃。当她看到我们时，哈欠凝固了，然后变成一声尖叫。尖锐的声音似乎惊动了瑞柯勒提，他像一只豹子般地跳上床。在他的手中有丝金属的微光残忍地一闪，在我们能够移动之前，尖叫声就停止了，取

而代之的是一阵可怕的喉咙里咯咯作响的咳嗽，瑞柯勒提把他的匕首插进了歌手的喉咙，丝质床单上洒满了鲜血。这位“皮革巷迪娃”在死亡的剧痛中向前倾跌，瑞柯勒提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们，他的眼睛像个眨也不眨的信号灯，充满了疯狂。“现在你们可以看到瑞柯勒提的羞耻。”他的声音中带着恐吓、挑战和痛苦的哭喊，这时他伸手去够残余的床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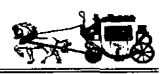
我从未看到他够到它们。福尔摩斯和我冲了上去。瑞柯勒提刺向福尔摩斯。福尔摩斯避开这一刺，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一记猛烈的左拳，更多的是在期待中而非判断中，正中我的脸。我能回忆起来的最后一个感觉是软骨的破裂和温暖的血液涌上我的脸，我的鼻子被打碎了。我失去了知觉，然后摔倒在地板上。

当我苏醒时，福尔摩斯正抱着我的脑袋，并把嗅盐伸到曾经是我的鼻子的那个地方。“放松，小伙子，”他平静地说，“你中了一记真正的‘比利防撞器’，那会儿。你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

薄雾从我的眼中消散，视线集中在喧嚣混乱的场面上。床单从床上撕裂开来，椅子四脚朝天地仰面躺倒在地上，地毯也被弄得乱七八糟，但最让人惊奇的是，福尔摩斯不仅头发被弄乱了，而且还有个黑眼圈和充血的嘴唇。他对身体上的伤口付之一笑，然后指着跌坐在一张椅子里的瑞柯勒提，他垂头丧气，就像一个等候着他与吉约坦夫人（指断头台——译注）的约会的法国贵族。我朦胧地意识到他正戴着手铐。

“警察在这儿吗，福尔摩斯？”我问，仍然有点头昏眼花。

“还没有，”他回答说，“但他们很快就会来了，”他继续说，一边看着他的手表。“我安排他们在十点钟出现，因此我们只有十分钟来解开这个谜团。”在这样的时刻我发现很难跟上福尔摩斯，因此最好是让他继续。



“现在，比利，”他接着说，“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或许能够帮助你，因为你肯定要被绞死，除非我们能为你说话。”

被压垮了的拳击手耸耸肩。“总之我想被绞死。我尽了我的职责。现在没有什么关于瑞柯勒提的事情了。”

“那么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这样做，只要能把它从你胸中摆脱掉。”我力劝他。

他皱着眉，叹了一口气。最后他闷闷不乐地说了起来。“我两次失去我的荣誉。我的最后一场拳击——它是个贿赂。”

“但你总是那么诚实，”我说，“我父亲是这样告诉我的。”

“我是那样的，而且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凭着我在最后一场拳击中的不诚实，我能够在赌博上得到许多钱。”

“但是为什么？”我坚持问道。

“许多人都这么做，为什么比利·瑞柯勒提不这么做呢？我得到的是瘀伤而非钱。那样做的意义何在？”

“生活中有比那更重要的事。”福尔摩斯插话说。

瑞柯勒提面对他的征服者。“你是对的——总是这样，歇洛克先生。我要结婚。我需要钱来退休并与我的安吉莉娜安家。”

“我不知道你曾结过婚。”我说。

“在那不勒斯。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家人同意的。在我回到那儿之前我们从没见过面。我靠我的演出筹集到更多的钱，然后我就回去了。”说到这里瑞柯勒提暂停下来，他虚弱地微笑了一下。“她是那么漂亮，但是那么年轻。只是个孩子。对她来说，我一定是个来自遥远土地的英雄。当她看到我时，她看见的不是英雄，只是畸形足、扁平的鼻子和花椰菜一样的脑袋，还有金牙。她的眼睛里没有爱。

“我尽我所能地给她。钱，衣服，珠宝，房子，仆人。甚

至我的牙齿，我卖了它们。还不够。我建议给她几个孩子，但那样做还不是时候。

“然后流言四起。他们说她偷东西。是真的。她偷任何东西。似乎她有盗窃癖。对她来说，拥有并非全部，盗窃才是全部。她盗窃而且不怕被抓。然后她把偷来的东西扔掉。我不能理解。医生们也不能理解，但他们拿走了我的钱。我不得不付钱以遮掩事态。最后我们不得不离开。

“你记得我告诉过你，歇洛克先生，我的英雄是马可·波罗。我们去了威尼斯，跟随他在丝绸之路上的旅行。我们看到了许多奇迹。它们中有一半你都不会相信，另一半你则会说我在撒谎。但她仍然偷东西。

“正是在那时我们发现了过渡动物。这里，我想，有些东西会让我的安吉莉娜爱上我。现在我能证明你们的达尔文先生没能证明的东西。我成了一个大人物。”

“你读过达尔文?”福尔摩斯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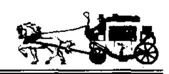
“不，没有。你不必读那本书就可以知道他的想法。他无处不在。”

福尔摩斯发出一声被激怒的叹息。“接着说。”他催促道。

“有两个过渡动物和我们一起来。他们说他们想去意大利。一个死在路上。我们剥下她的皮，向人们展示那张皮，但他们只是哄笑。安吉莉娜嘲笑我。我的腿动了手术。动得不好。我们来到英国找辛普森医生，并让安吉莉娜看看，在这儿我曾多么英雄。我们加入了演出。安吉莉娜喜欢这个，因为她从生下来起就接受了马戏团杂技演员的训练。安吉莉娜喜欢人群和海顿花园。她偷东西。”

“就是在你第一次遇见瑞柯勒提先生的时候，斯坦福。”福尔摩斯向我指出。

我困惑不解。



"你的手表。我抓住了她，但没有意识到她是谁。我想她只是个小女孩，因此我只是要回你的财产并严惩了她；没有用，我恐怕。"

"你说得对，歇洛克先生。她有病。当你出现时我很害怕。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你会识破我妻子的秘密。然后我们会发生什么事？"说到这里，他那拉丁人的脾气又一次冒了出来，他毫不掩饰地哭了起来。"然后又有了其他的谣言，"他在啜泣的间歇中气喘吁吁地说着。"没有人敢当着我的面说。他们也害怕比利的防撞器。但他们在我背后说，我不是个真正的男人。他们说孩子在哪里？那么我们来帮助这个荡妇！"他喊叫着，一边朝被杀的歌手的尸体点头。"我的妻子和她——罗丝——她们相爱。吉哥里尔摩不介意，安吉莉娜高兴他就高兴。"有几刻他在嚎叫声中无法控制自己。最后当壁炉架上的钟敲了十下时，他终于恢复了原状。

福尔摩斯用他自己的表核对它，然后掀起眉毛对它持续的精确度表示惊奇。瑞柯勒提完全恢复了原样，冲口说出他最后的话。"昨天晚上我发现谣言是真的。对于这样一件罪行只有一个判决。死亡。"

当他说完最后的话，他的头垂了下去，然后苏格兰场的托拜厄斯·格雷格森走了进来。"日安，福尔摩斯先生，"这位高大的、精神饱满的、有着亚麻色头发的专业人员开始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福尔摩斯先生？这个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一群野兽刚刚穿过。还有谋杀，是吗？"他说，当他看见罗斯毫无生气的形体时他的语气变得更加严肃了。

"这是你的人，格雷格森。"福尔摩斯平静地说。

"为了哪一样罪行，谋杀还是盗窃？"这位固执的苏格兰场人员问。

"谋杀；但对他温和点，他有可使罪行减轻的情况。"

"是些什么情况，如果能允许我问一声的话，福尔摩斯先生?"

"他的急躁，他的妻子和一些遗传的东西。"

"我恐怕它们在英国的审判中起到的作用很小，即使它在大陆上值得作为辩解。但海顿花园的宝石呢？它们在哪儿?"

"演出期间，安吉莉娜·瑞柯勒提偷了它们。"

"她现在在哪儿?"

"我不太知道，但她不可能走得太远。她那套外皮挂在那个食橱门上，而且在上午十点钟的伦敦西中区的大街上，一位穿着威尼斯女式花边睡衣的年轻女士总会有点惹眼。"

格雷格森像通了电一般立刻行动起来。他命令发出警报，并对旅馆展开有计划的搜索。然后他问福尔摩斯，他所说的"那套外皮"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指了指过渡动物的皮。

"当她沿着格鲁兹商店下面的下水道爬下去，并穿过排水栅栏闯进去时，她身上穿的就是这个。"

"栅栏?"格雷格森嗡嗡地说，"得了，福尔摩斯先生，那个栅栏太小了，任何人都不可能穿过去。"

"你会发现瑞柯勒提太太个子非常小，完全能够通过那样一条小缝隙，特别是当她脱去兽皮，只穿着她自己那件涂过润滑油的衣服时。"

"什么!"一个大感困惑的警察喊道。

"如果你把栅栏上的油脂和兽皮里面的油脂做个比较的话，你会看到它们是同一种。"

"哦，我要气爆了!"这位侦探气吁吁地说。

"现在，斯坦福和我要离开了，格雷格森。你有充足的时间干活。"说完这句话，福尔摩斯就上路了。

又一次，我感到他的态度太冷淡。我冲到瑞柯勒提身边，摇了摇他戴着手铐的手。"祝你好运，老伙计。把我打倒的那



一拳真是精彩。”他悲哀地回了我一个微笑，点点头以示接受我的少许安慰。然后我冲出去追福尔摩斯。我希望挑出一两件事来问。

当我追上福尔摩斯时，他已经陷入一种沉默寡言的情绪之中，最好是不要打扰他。无论如何我还是打扰了。“当你上烟草店时，你总是随身带着手铐吗，福尔摩斯?”我相当无礼地问。

“通常不是的，斯坦福，但我曾去过阅览室以证实我的一些想法，并且在来这儿之前，我正要去找波第先生证实一个观点。你们在中途拦截了我，它与这件事无关。”他平静得就像在给一个好奇的过路人背诵列车时刻表。

“你想证实什么想法?”我坚持问，我的语气仍然是无礼的。

“我能想起来的关于直立无尾猿的惟一资料是由 B. H. 霍奇森——尼泊尔的一位英国居民——在 1832 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他的脚夫认为他们曾看见一个魔鬼，但他认为那是一只猩猩。奇怪的是，他提及一种气味，他把它描述成‘像狮子一样’。我注意到娱乐宫后台的独特香味今天又一次出现在食橱里的兽皮周围，并且今天早上曾出现在格鲁兹商店，虽然在后两例情况中气味不及第一例显著。我本打算问波第先生那有没有可能是某种烟草。”

“你今早已经去了格鲁兹商店?”我惊讶地问。

“是的。我昨晚离开你之后，便在伦敦街头徘徊，试图清理我的思绪。我走到海顿花园，发现那儿已经没有警戒了。显而易见，如果出了一起窃案，而整夜都没有发现窃贼，那么它只能在今天早上 8 点 30 分商店开门时才能被人发现。我很早就到了那里，等着警报响起来。它发自格鲁兹商店，因此我得以立刻进行调查。那股气味与众不同，油脂也是确凿无疑的，当它们在今早晚些时候与食橱里的内容联系起来时。事实的剩

余部分，关于瑞柯勒提的妻子的那些，似乎证实了一切。”

“那么和瑞柯勒提一起出现在舞台上的是谁?”

“是的，正是在演出之后我看见那个动物的双眼时，我才意识到出了些差错。”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福尔摩斯。”

“当然是某个懂喜马拉雅方言的人。”

“我不能……”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必须相信这一点。你曾面对面地看着一个真正的处在人类进化链条上的过渡动物，当它站在舞台上时。我必须发现瑞柯勒提太太眼睛的颜色。我在今天早上才刚发现。”

“那是什么时候?”

“当时你失去了知觉。”

“它现在在哪儿？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学发现。”我热心地说。

“我不知道它在哪儿，而且由于它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的时间花在别处。”我们正走在前往蒙达格大街的路上，但我认为在我被太过糟糕地甩掉之前，回医院去会更为谨慎一些。我的鼻子也需要治疗，因为它的新形状使我的呼吸变得吃力起来。

我正要离开，这时福尔摩斯突然停了下来。“是的，”他说，“也许是同一天。”

“也许是同一天，什么，福尔摩斯?”我问。

“我必须到那儿去，彻底地解开这个谜。”① 他的思绪已经飘到那些遥远的山峰上。有一个突出的问题需要回答。

“罗丝犯了什么罪行而导致对她自己和瑞柯勒提夫人的死

① 他真的这么做了，在神秘失踪期间，但我们不得不等着西格尔森的完整作品的出版，然后我们才能知道一切事情。



亡宣判，如果后者的丈夫能够执行这一宣判的话？”福尔摩斯提示说，仿佛读出了我的思想，这是他的习惯做法。他微笑着说，“你曾在监护之下看过生活的许多方面，但不是它必须暴露的全部。她们的罪行在我们的法令全书中没有位置，而且只要维多利亚还是我们的女王，它就不会有的。”

“为什么没有，福尔摩斯？”我问，真的被弄糊涂了。

“因为她不承认它存在于女人之间，尽管她勉强承认它存在于男人之间。”

“但它在那不勒斯肯定不是死罪——无论它是什么。”

“在他们的法律中也不是，但对于一个暴躁的、珍惜他的荣誉，甚至更加在意他的男性气概的拉丁人来说，这样的事情就变得极为重要，最终成为毁灭性的。”

我耸耸肩，仍然一无所知，然后轻蔑地向福尔摩斯挥挥手。随着这一挥手，我向我与世界上第一位顾问侦探的特殊友谊说了再见。谁能抱怨这个跟在——当然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后面的男人呢。

第二部分　告别福尔摩斯

“法林多什……啊是的，我想起那件案子了：它牵涉到一顶猫眼石冠冕。我以为它发生在你的时代之前，华生。”

摘自《斑点带子奇遇记》

“玛蒂尔达·布里格丝”不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名字，华生……它是一艘与苏门答腊巨鼠有关的船，世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故事。

摘自《苏塞克斯吸血鬼奇遇记》

法林多什夫人与猫眼石冠冕

我是怀着矛盾的心情拿起钢笔写下这几行东西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已经变得大名鼎鼎了，由于他那不可思议的才能，也由于他在不屈不挠的反对犯罪的个人圣战中对他的同伴们所做出的服务，这一声名是他应得的。不过，我在这些名声和荣誉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而且发现他并不像那些流行神话希望他是的那个样子，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身体上。

让我们首先看看后一个观点。华生和我都描述过福尔摩斯的外表,然而读者的想像力看不到我们清楚地看到的那些东西。相反,他看到的是西德尼·佩吉特看到并根据他那清秀的弟弟来描写的东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弟弟的名字是沃尔特。别弄错了,歇洛克·福尔摩斯长得并不像沃尔特·佩吉特。歇洛克·福尔摩斯挺丑的,但丑陋也是吸引人的。福尔摩斯很高,而且由于他过于瘦削,他看上去就显得更高了,关于这一点我和华生都清楚地描述过,然而佩吉特的福尔摩斯——即流行的福尔摩斯——几乎根本没有传达这个印象。佩吉特把福尔摩斯的形象弄得太文雅了。

不过，在佩吉特的逐字描写中，他最大的弄虚作假涉及到福尔摩斯的相貌。华生和我自己都详细地描述过它，但也许最后一句话应该转到柯南·道尔医生，他至少从 1887 年起就熟悉了福尔摩斯，那时他帮助华生在当年的《比通圣诞节年鉴》上发表了“猩红热研究”。他曾首次把福尔摩斯描述成① “一张瘦瘦的、剃刀般的脸，一个大鹰钩鼻，两只小眼睛，在各自的位置上挨得很近。”完全不是西德尼·佩吉特给出的面貌特征，这一点我想你会同意。但流行神话是有力的,因此我对以下事

① 载科利尔的《国家周刊》，1923 年 12 月 29 日。



实没有任何怀疑：佩吉特会胜过由柯南·道尔、华生和斯坦福组成的医生们的三头政治。

福尔摩斯的容貌显然不是他的过错，但现在让我们看看前一个观点——福尔摩斯的智力。又一次，我将请求柯南·道尔医生创造诚实的纪录。他把福尔摩斯刻画成“一台计算机器……他的性格不容许有光或阴影”。[①] 我也试图传达他的性格的这一方面，而且事实上，就福尔摩斯而言，正是他缺乏同情心地对待瑞柯勒提—— 一旦他听过了他的故事，大概还为了将来的资料而将之归档备案后，他就转过身背对着他，一句话也没说——成了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那些早年的日子里，他确实是一台计算机器，而且对我来说变得太冷淡了。我渴望神秘和刺激，与福尔摩斯在一起两者都能找到，但最后他那频频出现的冷淡使我发觉得不偿失。

我细想这一切，也许这只是年轻人的激情，这种激情在追求某个目标时会比一个狂热者更加一心一意，而正是那个目标造成了福尔摩斯的那种方式。当然我的妹妹看到了，或认为她看到了，福尔摩斯更为人性的一面，举例来说，是他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里的恶作剧。即使他没有做过那些事，他为他的异性同伴创造了有趣的娱乐这一事实至少真的暗示了一些人性。不过，在华生所叙述的那些后期案子中，福尔摩斯明确地显示了对恶作剧的热爱，对于这一点没有哪里比《海军条约》证明得更清楚的了，在那个故事里，他把丢失的条约藏在早餐的餐具底下，并把它放在“蝌蚪”费尔普斯面前，这个不幸的官员几乎要被它的失踪弄得发疯了。而福尔摩斯用这个戏剧化的夸张动作几乎把他捉弄得更加疯癫了[②]。

---

① 载科利尔的《国家周刊》，1923年12月29日。

② 亦见《马萨林石头》，它的作者显然受到这个早期故事的影响。

当案件越来越多，我们终于目睹了福尔摩斯性格的更多方面。在《三个伽瑞德布》中，危机时刻愤怒的爆发最为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相信，华生也是如此。然后，当然，在《六个拿破仑》的结尾段落中有个枝节，莱斯特雷德代表他自己和苏格兰场给了福尔摩斯一堆热情的赞美之辞，这使后者转过脸去，华生观察说："我似乎觉得，比起我曾经看见过的，他更容易被温柔一些的人类情感所打动。"不过片刻之后，他就回复到那副更常见的样子。

福尔摩斯不欣赏带有这些人类缺点的华生，这从有几次他几乎是以一种神经质的方式直接针对华生发牢骚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四的标志》和《铜榉树》，但在其他许多案子中也清晰可辨。但这不会遮掩以下事实：随着时间流逝，福尔摩斯的确变得不那么像机器，而是更加人性了。有些人会把这一点归因于他在1891至1894年神秘失踪期间的旅行，在这次旅行中他似乎研究了佛教。别的一些人则会归因于他戒掉了旧瘾。我则归因于约翰·H·华生医生。

也许你已经从这本书中得到印象，我是华生的坚定支持者。获得这样一个印象有充足的理由。我有。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正直，忠诚，侠义的华生。福尔摩斯很幸运地有一个这样的人作他的同事，在福尔摩斯自己的话中，有一点不太清楚：他是怎么评价他这位坚定的盟友的？福尔摩斯在后期生活中显示出的人性，我敢肯定，要归功于华生的影响。华生不仅帮助治疗了福尔摩斯的毒瘾（他为此所得到的赞扬是不够的，因此我不为重复我早先的话而道歉），而且通过他作为"一个在变化的岁月中坚持立场之人"的榜样，他使福尔摩斯脚踏实地，防止他的脚变成泥足。

因此当我拿起钢笔写下这几行东西时，我又回到矛盾的心情中，这是我最后一次牵涉到福尔摩斯的案子中，因此它是我



生活中无价一章的结束，而且我很感激能将之归入我一生的故事中。不过，自瑞柯勒提一案到那时，福尔摩斯和我变得有点儿疏远了，因此我不能承认当时我被这个机会弄得太悲伤。回顾赋予它一种不同的色彩，正如它经常对往事所做的那样。

至少可以这样说，我与这个案子的关系是外围的，从我的观点来叙述，它只能写上很少的几行字，而使读者怀疑到底是否真的有这么一起案子。它本身是对福尔摩斯在这个棘手事件上完全获胜的充分陈述。那并不意味着福尔摩斯在这件事中没和斯坦福在一起。惟一的区别是，在这个场合中帮助他的斯坦福是我的妹妹。是她在这次奇遇发生过许多年之后把它告诉了我，因为她发誓要保密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主角都已经死于衰老、帝国的战争或刽子手的关注。在下述记录中，我会尽最大的努力“逐字地”保留我妹妹的话，但在我自己粗糙的手中，必须要有几个基于得自别处的信息的过渡段落，无论它们是通过直接方式还是通过暗示获得的。

你们中对英国历史感兴趣的那些人会知道，自从 1485 年的博斯沃思原野战役之后，英国就没有一个英格兰国王（或女王）了。都铎王朝是威尔士人，斯图亚特王室是苏格兰人，其后我们有了一个德国王朝。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贵族都灭绝了，但他们显然已降为历史舞台上不那么重要的配角。

没有什么家族比居住在东萨克福的弗莱金汉府里的那一家更加英格兰化的了。弗莱金汉勋爵宣称是威克的赫尔沃德家族的后代，而他的妻子，加莎琳女士，在她的血管里有着来自至少四个不同起源的金雀花王朝的血统。他们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是最小的一个。她的名字，伊莎贝拉·埃莉诺·金雀花·弗莱金汉，也许会打动我的读者中社会史学家的心弦。从十四岁开始，就有一些当地最好的家族向她求婚，但她在十八岁时嫁给了一个西西里岛人。他是年轻的南帕尔马

伯爵。“她为什么这样做？”人们问。她是一个容光焕发的、奶油色皮肤的美人，有一大把蓬松的金棕色和栗色的头发，当中还夹杂着金发，这被视为一个奇迹，以及充满活力的翡翠色的双眼和迷人的樱桃色的嘴唇。由于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惟一的女孩，可能有人会预料她被宠坏了，但这种预料绝不符合事实。她尽其可能地加入她的兄长们，因此她能够与许多男人一样好地射击、骑马，并且完全能够为自己辩护。因此有些人暗示说，英格兰的古老贵族发现她“太火热了难以驾驭”，于是把她留给一个热情的西西里岛人的仁慈。不管怎么样，她的婚姻生活很快乐，但在立下结婚誓言大约二十五年之后，它被打断了，伯爵在他的庄园里搜寻野猪时不幸身亡。

在最初的悲伤过后，这位伊莎贝拉女士（人们总是这么称呼她）过起一种充实的生活，她在西部前线当护士，成为国际联盟和妇女参政运动、还有许多可敬的慈善团体有力的支持者。她最终在七十二岁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时她正驾驶着一辆博伽第 35C 试图以每小时 72 哩的平均速度沿着一条位于西班牙的西格斯的非常危险的筑堤跑道飞奔。正如当时许多人所说的：“这正是她想要的死亡方式。”

但整个世界都不知道，这场婚姻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最为典型的中世纪婚姻——他们在婚礼的两周之前才第一次见面，预先只是互相交换了各自的画像（注意，是画像，而不是照片），而且这场婚姻差点就没有结成。有两样东西预防了这个中世纪策略的失误——爱情和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斯坦福家族在 1880 年 5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进入到这个故事中。我妹妹和我呆在起居室里看书。我在临时抱佛脚，复习神经系统的疾病，她在读最新版本的《注释与疑问》。时而她会大声叫唤我，说她发现了我也会认为是有趣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对着我听不进去的双耳大声读出那个条目。不过，我能



原谅她，她是一个爱我的妹妹，并且她正处在高度激动的状态，因为再过不到两个星期，她就要成为南帕尔马伯爵和东萨克福的弗莱金汉府的伊莎贝拉女士的婚礼的女傧相了。

“你知道‘醉得像布莱兹人一样’这个表达法的来源吗？”她可爱地问道。

我不知道，也不想做无把握的猜测，因为我觉得关于神经中枢肿瘤的知识对我即将到来的考试会更有帮助。

“好吧，它来自希腊，那儿的人喝下许多醉人的饮料来庆祝圣布莱兹的节日。就像你和你的伙伴们在踢过橄榄球之后那样。”她另外加了一句。

我越过我那本沉重的大书顶部看向她。“圣布莱兹是一个崇高的捐助者，他资助的咽喉救了一个被一根鱼骨头卡在喉咙里的男孩，”我尖锐地回答她，“他的生日是 2 月 3 日。”

“那不公平，”她喊道，“你一直都知道，你这个畜牲。”

“克制一点，妹妹，”我回答说，“你不知道我们在贝尔切先生的公司庆祝圣布莱兹的生日吗？”

“我想，对你和贝尔切先生来说，每天晚上都是圣布莱兹的夜晚。”她暴躁地回答。

我们继续看书。

“哦，我从未意识到那一点。”她尖叫着，使我的神经中枢一阵乱响。

“哦，妖怪？”我尽可能礼貌地问。

“假内行。”这是她的回答。

“假内行？”我问。

幸好一阵门铃声救了我，不必被这个毫不宽恕的狄安娜女神穷追不舍，要我听她那些琐事的下一个精华。我站起身去开门，一边想着事情似乎总是这样：这种无目的的思路和碎片似乎总是牢固地扎根在记忆中，而一个人一心想要学会的重要工

作却拒绝生根。也许我应该看那本《注释与疑问》，而我的“狄安娜”应该向我读从我的课本中选出来的章节。

我还没走到前门，铃声又响了起来。由于某些原因我想到了福尔摩斯——他曾说过的“在人行道上的振动”，或诸如此类的话，那指的是什么？我拉开门，站在我面前的正是他本人。

“天哪，福尔摩斯，”我大声宣布，“你是我最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的人。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看你，斯坦福，”他平静地回答道，“你妹妹在家吗？”

我有点儿被他的冷淡所激怒。为什么它让我衣领以下的部位变得这么热？还有，这是什么？我想。一个浪漫故事？也许福尔摩斯到底是个人，我想。我领着他进了起居室，把他带到我妹妹面前。一听到他的名字，一看到他的身躯，她就娴静地低下头，但仍然坐在壁炉边的小地毯上。福尔摩斯对此毫无察觉，我肯定，他坐了我的座位，于是我移到另一张靠近壁炉的扶手椅上，紧挨着我妹妹。

“我们要把你这次来访的愉快归功于什么呢，福尔摩斯先生？”我妹妹问我们的来访者。

“法林多什夫人，萨克福弗莱金汉府的前任仆人。”这是他那机器般的回答。

“一位亲爱的女士，”我妹妹回答说，“萨克福弗莱金汉府的伊莎贝拉·弗莱金汉女士忠心的仆人。”

“我同样这么想，”福尔摩斯说，“那么可以相信她了？”

“据我所知，十分肯定。”我妹妹说，她被福尔摩斯尖锐的语气弄得有些慌张。我能看到福尔摩斯的鼻孔微微扩大，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它们是战斗的信号，示意着一起富有挑战性的案子可能发生，而福尔摩斯正在追击它。



“你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问这些问题吗?”我插话说。

“当然，斯坦福，”这位侦探回答说，“法林多什夫人刚刚去看过我，她处在一种非常不安的状态中，于是我希望眼前的斯坦福小姐能够稍微地说明一下这件案子。”

“这很不平常，福尔摩斯先生。但如果我竟然能够帮助你，我只会是太高兴能对你的询问有所帮助。”我妹妹主动说道。

“在最近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法林多什夫人为伊莎贝拉·弗莱金汉女士充当着护士、女仆和家庭教师的角色……”

“是这样的，我相信。”我妹妹打断他的话，没有意识到福尔摩斯是在告诉她，而不是在问她。

“……上周五是她被弗莱金汉家雇佣的最后一天。”

“但这令人无法相信，福尔摩斯先生。伊莎贝拉女士在十二天后就要结婚了，因此在这个时候，法林多什夫人对她来说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不管怎么样，付清工钱后她就被解雇了，在这之后，她于星期五晚上回到她在威平那个未婚妹妹的家里。你知道她为什么被解雇吗，斯坦福小姐?”

“尼柯罗·达·波宁瑟纳，南帕尔马伯爵，定于这周六拜访弗府。也许弗莱金汉女士认为法林多什夫人无助于这一活动。”我妹妹碰运气地说。

“你为什么那样说?”我问。

“当你见过法林多什夫人后，你就不必问那个问题了，”我妹妹回答说，“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但也有几分可怜，仿佛她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混乱和绝望。对她来说，如果她掉了一根针，那就是一场灾难，如果她在泡茶之前没有先弄热茶壶，那就是一场大祸①。对她来说，生活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微观世

① 我想知道是否它就是特雷弗的天然特赖茶。(见下一个故事。)

界。”

我以前从没听我妹妹这样说过，尽管她听起来很成熟——我把这归因于我们那位严峻的来访者的在场。

“因此你认为，如果外部世界的什么东西闯进那个微观世界，她也许会夸大?”福尔摩斯改变了他的策略探究道。

“那是可能的，我想。怎么，她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她要拜访你？当然不会是要解答她为什么被解雇，福尔摩斯先生?”

“无可否认那个话题在眼泪和紧攥住她的蕾丝手帕之间被提到过好几次，”福尔摩斯以他最像机器般的态度回答道，“但她的故事的核心是要问，为什么她在最后几天被人跟踪，她的房间在星期六被人闯入，以及今天早上她被人袭击并抢走了她的缝纫盒。”

“天哪。”我喊道，而我妹妹喘着气发出一声少女的“哎呀”。

“听起来有一系列相当可信的理由变得心烦意乱。”我加了一句。

“另外还有一系列奇怪的情况，”福尔摩斯继续道，更像是对自己而不是对我们说，“星期六早上，她在她的箱子里发现一张刚从弗莱金汉府送来的纸条。那些字是从《西部早间新闻报》上剪下来的，粘在一张平常的信纸上。它说：‘小心。一切都靠你了’。”

“你怎么知道那是从《西部早间新闻报》上剪下来的?”我妹妹怀疑地问。

福尔摩斯表明了他能够是一个普通的会犯错的人，就像我们中的其余人一样。他温和地笑了笑，回答道：“有一次，那时我还很年轻，我弄混了《利兹信使报》和《西部早间新闻报》。我发过誓再也不要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他又一次变成了



冷漠的计算机器。“这个箱子来自弗府是无可置疑的，但法林多什夫人对那张报纸不能确定。大概在那些地方《东盎格鲁时报》是更为常见的报纸。”

“确实如此，福尔摩斯先生，”我妹妹回答说，“但这只是有助于强调我所说的关于可怜的法林多什夫人的那些话。她成为弗莱金汉家的常规成员有十年了，因此她一定知道在英国西南部有一处小小的不动产，哈罗德·弗莱金汉常到那儿去，特别是自他哥哥阿卢尔德死后，后者是家族头衔和不动产的继承人。”

“他是怎么死的？”

“去年六月一日在祖鲁兰，他被杀死在路易斯·拿破仑身边。”

“因此哈罗德继承了这个位子并开始熟悉不动产，”福尔摩斯沉思着说，“因此也有可能是他带回一份《西部早间新闻报》。”

“哦，不，福尔摩斯先生，”我妹妹打断他的话，“他让人每天送一份到弗莱金汉府，以便他能及时了解当地新闻。”

“谢谢你，斯坦福小姐。这很有帮助。”

“你认为是他把这个消息送给法林多什夫人的？”

“那是一种可能性，斯坦福小姐。法林多什夫人与这一家的其余成员相处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弗莱金汉勋爵怎么样。我怀疑他们俩曾经说过话，他对鸟类学比对人类更感兴趣。”

“包括他的家人，斯坦福小姐？”

“你不必教我应该怎样说，福尔摩斯先生。”我妹妹认真地说。我很高兴看到我妹妹如此成熟。她看上去仿佛与福尔摩斯势均力敌，在许多而不只是一个方面。“至于弗莱金汉女士，我想她会发现法林多什夫人十分烦人。弗莱金汉女士是一位十

分严肃的妇女，对她来说荣誉就是一切。目光短浅的、装模作样的护士、女家庭教师不符合她的办事计划。”

“可以肯定那是骄傲，而非荣誉。”福尔摩斯温和地纠正说。

“也许你是对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妹妹有些慌乱地回答说。匹敌不过如此，我想。

“孩子们怎么样？”

“嗯，亨利，第三个儿子，目前正在阿富汗，他已经去了几个月了，因此我想我们可以不用管他。”我妹妹说，又变得更加自信了。也许终究还是匹敌的？

“完全如此，斯坦福小姐。那么哈罗德少爷呢？”

“他是个怪人。他从没有安静地坐上片刻。伊莎贝拉告诉我，他之所以喜欢那样是因为他怕长胖。他的头发是胡萝卜那种红色，体格健壮，但他的眼睛才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只是淡蓝色，另一只是斑驳的绿色——就像一只珩鸟的蛋。”她似乎为自己所作的简略勾画而感到高兴。福尔摩斯可没有，他那双被激怒的眉毛显示了这一点。

“你还没有回答福尔摩斯先生的问题。”我提醒她。

“哦，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让我看看。他总是很愉快，但是我根本无法把他们看作是朋友。”

“那么伊莎贝拉呢？”

“法林多什夫人对她很忠心……”

“那不是我的问题。”福尔摩斯性急地打断她。

“哦，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她停下来想了一想，她皱起眉头，仿佛在解决一个问题。福尔摩斯立刻识破了真相。

“我必须知道事实，斯坦福小姐。忠诚令人感动，但它也是一个偏见，在抽象的推理中没有它的位置。”

“如果是那样的话，福尔摩斯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伊莎



贝拉确实发现法林多什夫人不时地会有点儿烦人。伊莎贝拉是一个十分实际的人，她能得到，也能付出，因此有时显得有些粗暴。对她来说，法林多什夫人尽管是个亲爱的人，却是相当心胸狭窄的。”

“是的，我想起你那些关于茶壶和茶的话，”福尔摩斯轻蔑地评论道，“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到那里去履行你的女傧相的职责?”

“这个星期六，福尔摩斯先生，但你是怎么……”

“我有我的办法，斯坦福小姐。”福尔摩斯带着一个冷冰冰的笑容说道，它的消失和它的出现一样迅速。“那可能会太迟了。我自己会在今天下午过去。我一找到合适的住处，就会给你发电报，以便我们能保持联系。”

“你是否认为那儿有些危险，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能肯定。当我获得我今天早上那些疑问的答案时，画面会更加清晰的。”福尔摩斯伸出他的手，“直到星期六，斯坦福小姐。”

“星期六，福尔摩斯先生。”我妹妹回答说，一边从小地毯上站起来，几乎向福尔摩斯行了一个屈膝礼。我陪同福尔摩斯走到门口。我注意到他没有邀请我同他一起进行这次冒险。当时我把这归因于我们的疏远，但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已经看过我的书并得出结论，我有更好的方式去使用我的时间。

当我打开门时，我重复了我妹妹的问题。“你怎么对我妹妹与弗莱金汉府的联系知道得这么多?是法林多什夫人告诉你的吗?”

“只是非常间接的。她告诉我，她刚刚离开弗莱金汉府，而我的索引做了其余的事。然后我看到你妹妹和伊莎贝拉出生于同一年，而且至少有四个学期是在希斯上同一所学校，根据现有的事实作出结论只是小事一桩，却让法林多什夫人惊讶得

尽其所能地把一切信息告诉我。"

"还是那个老福尔摩斯，"我笑了，"祝你好运，并照顾我妹妹。还有你自己。"

"你不参加这次婚礼吗？"

"不，我没有被邀请。"

"但你确实很熟悉伊莎贝拉·弗莱金汉，不是吗？"

"是的。假期她会呆在这里，我也带我妹妹去过弗莱金汉府一两次。"

"你们相处融洽吗？"

"非常融洽——但我们男孩让女孩们自己呆着，尽管伊莎贝拉抗议说要'加入我们'。"

福尔摩斯似乎全神贯注于思考。"这非常奇怪。"他咕哝着说，然后一边和我说再见一边出发了，他的步伐又恢复了坚决。

当福尔摩斯回到蒙达格大街，有几封信正等着他。他一边抽他的烟斗，一边把它们看了一遍，它们的措辞对他那拜占庭式的脑子所暗示的东西比对其他任何活着的人所暗示的都要多。几分钟之后，他已经整理好他的旅行袋，准备出发进行他的冒险活动的第二阶段。当他关上门时，一个嘶哑苍老的声音在他身后大声叫唤："您是福尔摩斯先生吗，阁下？"

福尔摩斯转过身来，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邮递员迈着不稳的罗圈腿朝他赶过来。

"我是。"他回答说。

"那么这是给您的，先生。特别邮递。今天上午您很受欢迎。从您上一次收信到现在有几个星期了，而现在一天之内您就有四封电报和一封专递信件。"这个可敬的人夸张地说。

"是的，近来生意有些清淡。"这位侦探勉强承认道。他从



邮递员手中接过专递信件，另外给了他几枚铜币，打发他上了路。短信是法林多什夫人寄来的。她描述说，当她回到她妹妹家时，警察已经到那儿找过她了，她完全预料到当他收到这封短信时，她已经被警察拘捕了。福尔摩斯对自己笑了一笑，然后细想这个曾来寻求他的帮助的受惊者的状况。由于不习惯警察的方式，他们的出现使她感到受了威胁，而且可能正在担心邻居们会说什么。他肯定他们只是想就她的缝纫盒被抢一事再问法林多什夫人几个问题。他没有意识到法林多什夫人将要在警察局的一间牢房里度过随后的三个夜晚，她被指控胆大包天地偷窃了一件曾是欧洲历史一部分的祖传宝物。

那天晚上，他呆在弗莱金汉领地边缘一个叫伍德汉·胡的小村里的“弗莱金汉徽章”酒馆中。他很快就和老板攀谈起来，这间酒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不久其他人也加入到谈话中来。所有人都同意弗莱金汉勋爵是个“奇怪的野蛮人”，他对鸟比对人更加关心；弗莱金汉女士和石头一样强硬；阿卢尔德是个“好小伙子”；哈罗德是个“像他父亲一样奇怪的野蛮人，太喜欢到纽马克特参加赛马——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亨利像他妈妈，会“干出一两件事来让那些阿富汗人看看”；伊莎贝拉是个美人，她的脾气配得上她的美貌。

说到相配，福尔摩斯问起即将举行的婚礼。没有一个人认识新郎。没有一个人曾在以前见过他，大家相信他会住在弗府，直到婚礼在位于这块地产上的古老的家族教堂里举行。对这个未知的外国人的描述所显示的，与其说是亲眼观察的结果，不如说是乡下人的直觉和想像。他是一个巨人或一个侏儒，一个驼子或一个力士，一个恶棍或一个圣徒，“或他们是这么说的”，无论“他们”是谁。福尔摩斯请他们喝了一轮酒，这带来更多无耻的“目击者”的描述。这项娱乐表演十分有趣。

当谈话回到鸟类学时，福尔摩斯表明，这正是他来到萨克福的首要原因。他正在度假，希望看见能在该地区见到的珍稀的反嘴鹊和长耳猫头鹰。听了这话，酒吧里这些大人物挥舞着他们手中暗淡无光的锡制大酒杯，指向分坐在门边一条长凳上的两个男人。“那两个伙计就是你做鸟类观察要找的人。他们为弗莱金汉爵士本人照管树木。”他们向福尔摩斯保证。“米尔兰先生和瑞德先生。”

福尔摩斯走过去加入他们，手上拿着一壶淡啤酒。自我介绍并把壶里的东西分给他们之后，这两个看上去相当乖戾的人变得十分友好起来，尤其当福尔摩斯显示了他对该地区鸟类生活的丰富知识之后。米尔兰先生似乎是树木专家，狂热地说起他们种下的冷杉——特意为长耳猫头鹰种的，瑞德先生指出，他显然是个鸟类行家。然后是榆树与它们的白嘴鸦，芦苇与它们的麻鸦，池塘和沼泽与它们的雌苏格兰雷鸟，最后是河口与珍稀的反嘴鹊。“所有涉禽中最优美的，”瑞德先生热心地说，“又长又瘦的——非常瘦——向上弯曲的黑嘴。”他似乎迷失在幻想中，但他看了福尔摩斯一眼，说道，“但您来得太早了。它们不会在五月份来这个地方。六月到九月，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他猜疑地盯着福尔摩斯。

“再过四十八小时就是了。”福尔摩斯抚慰他说。

“或许是这样，先生。但我们密切关注事态。这指的就是您，如果您来到这块地皮上。”米尔兰先生从他抓在一只巨手中的大酒杯的边缘上方严厉地瞪着福尔摩斯，以此支持同伴的话。

“我刚想起那一点，”福尔摩斯像任何时候一样平常地说道，“明天你们能向我介绍一下爵爷，以便我能够参观一下他的财产吗？”

这两位地产工人互相看了看。福尔摩斯再度斟满了他们的



大酒杯。他们同意了。“必须是下午，上午我们有活要干。”

福尔摩斯回到他的房间，抽了那天的最后一斗烟，并反复思考由多种多样的来源传递给他的信息，这些来源有：《西部早间新闻报》，英国博物馆阅览室里的文献片断，法林多什夫人的箱子，戴奥真尼斯俱乐部，伯克的《贵族名录》，他自己的索引录，斯坦福小姐，弗莱金汉酒馆里各色俱全的常客，“布鲁尔”，罗埃德公司和公共纪录办公室。他忙碌了好一段时间。

一幅画面已经浮现，但漏了一样东西—— 一桩罪行。不过，由于那封专递信件评述说事态十分平静，而且福尔摩斯手头没有其他的案子，因此法林多什夫人在蒙达格大街向他的求助没有像她对警察的求助那样落入聋子的耳朵。福尔摩斯又把他那些信息细细过了一遍。他知道在弗莱金汉府有桩罪行要么已经犯下，要么正要犯下，他希望在警方介入之前尽快消除它，从而赢得这个古老的和他希望是有影响的家族的喝彩。他不反对警方因任何必需的解决方案而得到公众的好评，只要这个家族知道他的价值，并能够伴随着对迅速性和判断力的推荐把它传递给他们的亲朋好友。那么弗莱金汉府的事件就会是顾问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职业生涯所需要的。

他最后一次仔细检查了他费力得到的关于这个家族里每一位成员的信息。弗莱金汉勋爵是一个热心的鸟类学家。事实上如此热心以至于他忽略了这块地产的正常运作，并且为了自己的乐趣把它变成了一个鸟类避难所。他卖掉了许多块土地，已经卖到他的森林的边缘，因此不想再卖了，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都会威胁到鸟类。

活着的最大的儿子，哈罗德，在大学里曾是个放荡的人，而被勒令离开他的“母校”，因为他在纽马克特附近花去了多得不成比例的时间。在西英格兰的不动产最近被卖掉了，而且

没有卖到它值的那些钱，因为它被卖得如此之快。

弗莱金汉女士是由十分无情的材料造成的。她给每个人都留下了哥特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户式的印象：一副令人畏惧的雕刻过的石头的景象，它是耐久的，尽管它有精美的窗饰和既是冷色的又是美丽的光辉。当她嫁给弗莱金汉勋爵时，她带来了她自己的嫁妆。“非常中世纪。”福尔摩斯沉思着。嫁妆包括许多艺术品，其中的大多数现在已成为别人的收藏。不过，保留下来的一些是十分珍贵的带插图手稿，祈祷书，经书，象牙，几幅画，包括希里亚德的一套微型画和一幅出处可疑的委拉斯贵兹，还有卡斯提尔的埃莉诺——她是被称作“苏格兰铁锤”的“长腿”国王爱德华一世的王后——的名符其实的著名冠冕。

最后一样东西在出生于波厄斯郡的埃莉诺·金雀花的弗莱金汉女士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她宣称自己是爱德华王后的直系后代，经由他的第三个女儿和她自己的妈妈，玛格丽特，正是她宣称享有使用金雀花这个名字的权利。这一点已由维多利亚女王在坐上斯昆之石——这块最初由“苏格兰铁锤”从苏格兰人那里夺来的石头是合法统治的象征——的最初便授权同意了。埃莉诺女士的家系因其产生的女性数目而著称——因此要不是流淌着它的血液的那些人的极端骄傲，这个名字早就废弃不用了。不过，经过这些年的变迁，有一样财产仍保持着它的神圣不可侵犯——猫眼石冠冕。

虽然这顶冠冕只是一条窄窄的威尔士金环，但它有十二颗人们所见过的最精美的猫眼石镶在小金链上作为垂饰。在这十二颗上方还镶着第十三颗，它的光泽，或更加严格地说，它的乳白光，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奇迹，它可以在任何王国的王冠上找到合适的位置。它是一颗极为珍稀的强度很大的黑色猫眼石。根据传说，它们在十一世纪由一个匈牙利骑士首次带入西



班牙，他希望在艾尔·熙德身边与摩尔人战斗。他没有带着盟军，只有他那十三颗全匈牙利最精美的猫眼石。因此据说它们被镶成一条项链，最初用来装饰熙德的妻子多娜·西蒙娜——另一个极端骄傲的女人——的胸脯，然后成了卡斯提尔王室的财产，从而在十三世纪传给了埃莉诺。由于较次要的那十二颗有着绿色的光泽，因此这顶冠冕有时被称作“橄榄山上的基督”。另外有些人称它为“泪珠”或“基督的眼泪”，不过继承它的那些女性总喜欢称它为“处女的眼泪”。

这顶冠冕的历史还有另一个故事。它总是成为女性世系的财产，无论可能发生什么事。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点是十分不寻常的——特别是由于这一习惯起源于中世纪这个最为男性化的时代；但它开始成为爱德华一世对他的西班牙王后所怀有的高度敬意的象征，她曾在一场圣战中救过他的命，当他被一个受雇的“大麻使用者”（这是一个专门暗杀基督教十字军成员的伊斯兰秘密团体——译注）刺伤后，她从他的胳膊上吮出毒液。

这顶冠冕总是被送给持有者挑选出来的女儿，在她出嫁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人企图在这顶冠冕被带到西班牙之前抢夺它呢，福尔摩斯沉思着，或者是就要发生？

福尔摩斯还看到另一个奇怪的传说。据说猫眼石是不吉利的，因为这个单词源自希腊语 ops（眼睛）。因此如果有一颗进入一座屋子，据说它就会充当间谍，探查人们那些引起不和的隐私。由于这一原因，弗莱金汉府的猫眼石冠冕据说被戴在一尊卡斯提尔的埃莉诺的雕像上，而雕像则放在屋子近旁的一座橘园里。这是否使之更容易被窃呢？

福尔摩斯当天最后的这些想法是从弗莱金汉家族中每一个人的观点开始的，但注意到猫眼石冠冕如何接管了他的思想是很奇怪的。一个强有力的魔物留在弗府里。如果它还在那儿的话。

接着他想到第三个儿子，亨利，目前在阿富汗。斯坦福小姐说得对。他和这些事件没有牵连。

福尔摩斯已经了解了许多关于准新娘伊莎贝拉女士的事情。他能够添加的另一个要点是，宁静温柔的斯坦福小姐是伊莎贝拉女士的密友。一个是火，另一个是水，或许构成了对立的吸引极？

还剩下两件待考虑之事——法林多什夫人和南帕尔马伯爵。

显然在弗莱金汉女士眼中，伯爵有两样东西博得了她的好感。据说他很富有，有人宣称他是西西里的罗伯特的后代，而后者则是出过征服者威廉的诺曼底王室的后裔。即使对这个骄傲的女人来说，这也是个足够高贵的门第。

最后，还有法林多什夫人本人。她曾是一个忠实的仆人，却被相当恶劣地对待，尽管她看上去很温顺，她既有实施这样一起窃案的动机，又了解相关信息。她是否也因为她的待遇而产生这个决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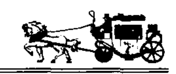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早上福尔摩斯起得很早，以查看地势，扮演他的业余鸟类学家的角色。有两只反嘴鹊提前三十六小时来到这里，当他回到“弗莱金汉徽章”与米尔兰和瑞德先生会面时，他的嘴唇上挂着一个嘲弄的笑容。不过，当他走进这家老酒馆时，站起来迎接他的是斯坦福小姐。这是那天他将得到的许多惊奇中的头一个。

“法林多什夫人昨晚被捕了，”她通知这位表现出适度惊奇的侦探，“她正在回答警察的询问。还有，婚礼也取消了。”

她递给他一封电报。它发自伊莎贝拉女士。“帮帮我。不能结婚。快来。伊茜。”

“你知道她为什么不能结婚吗？”福尔摩斯问。

“据我所知，没有什么障碍。”她回答说。



正在这时，瑞德先生走进这座房子。“您看到那些鸟儿了，是吗，先生？我看到你了，不知道你是否错过了它们。”他说，抢先实施他的反击。他谨慎地看了看福尔摩斯的异性同伴。

“仍然要去弗府，先生？”

“当然，瑞德先生。我们可以护送眼前这位年轻女士去。她是伊莎贝拉女士的女傧相之一。”

“她来得有点早，不是吗？”瑞德先生咕哝着说，一边带头走向等候着的马车。

我清楚记得那条车道，最好是从一辆敞篷的四轮大马车上欣赏它。车道是一条山毛榉和白杨的林阴道，它们的树梢被远自北海而来的盛行风刮得有些弯曲。弗府本身是一个古老的都铎式的红砖建筑群，但其中散布着当地的圆形燧石，这赋予它一种更加独特的面貌。烟囱则是巧妙的个性和创意的惯常表达，尽管缺乏西伯顿府的庄严。直接环绕着弗府的地面混合着起伏的平原和黑色的树篱，还有隐藏着的远景。在弗府后面有一排庄严的榆树，它们不仅为弗府提供了宏伟的背景和实用的防风墙，而且也为数量众多的白嘴鸦提供了家。蓝色的和银绿色的冷杉构成一条由这儿通往东边的路，它环绕着一座用当地石头砌成的真正的撒克逊教堂建筑。弗府一度被一条护城河所包围，但现在剩下的所有东西只是一个大池塘，布满了百合花和蜿蜒起伏的波浪，把这座房子包围在它无声的环绕中。

“下一件事，他们将在这儿种葡萄树。”瑞德先生在他对这个地区鸟类生活的观察的间歇中发表意见说。福尔摩斯则更加专注于观察在这块土地周围有一种多么腐朽的上流社会的气派，尽管这种衰落的感觉被存在于扫过的坟墓和从气味上判断是那天早上刚割下的青草中明显的违抗迹象所损害。在瑞德先生上方飘荡着一种气味。显然是他和米尔兰先生所从事的工作留下的。

"关于草里的足迹就这么些。"福尔摩斯沉思着。

一个衣着破旧的仆人打开西门，把他们带到一间沐浴着阳光的接待室。那时才宣布说他的爵爷很忙，当天不会见任何人。当他离开接待室后，福尔摩斯向斯坦福小姐鞠了一躬说："我们可以在今天下午晚些时候见个面吗，在你有机会与伊莎贝拉女士商量之后？"

她表示同意，然后他们就分手了。正当福尔摩斯走到门口时，门打开了，与他面对面站着的是弗莱金汉勋爵和苏格兰场的莱斯特雷德探长。瑞德先生迅速走进来。"爵爷，这位绅士就是我昨天提到过的那位鸟类观察者。"

"鸟类观察者？"那位苏格兰场官员喊道，"他不是鸟类观察者，他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顾问侦探。"他显然没有理解福尔摩斯要他保持沉默的信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正面进攻了。

"下午好。弗莱金汉勋爵。莱斯特雷德。我向你们两位提供我的服务，以找回猫眼石冠冕'泪珠'。"

这位贵族发怒了。他那修剪成一对公羊角形状的浓密的白胡子似乎竖了起来，而他那光秃秃的脑袋似乎在发光。他转向莱斯特雷德，他的下嘴唇因唾沫而低垂。"我把绝对的秘密告诉你。现在看看发生了什么？似乎这个郡里的每个汤姆都知道了。"他把注意力转向福尔摩斯。"还有你，先生！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假装是个鸟类学家。你是什么东西？黄色报刊的记者？"

"一个顾问侦探。"福尔摩斯纠正说。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顾问侦探，弗莱金汉勋爵。"斯坦福小姐插嘴说，她已被嗓门越来越高的声音吸引出接待室。

"斯坦福小姐？你也在这儿？"这位吃了一惊的贵族喊道。

"您知道法林多什夫人已经被捕了吗？"她回答说，"如果



有什么人能够救她，那就是眼前这位福尔摩斯先生。当我父亲被指控谋杀时，正是他救了他。”

“法林多什夫人？天哪，姑娘，不必救她。她偷了冠冕。我们有证据，”这位贵族嗡嗡地说，“不准提起这件事，瑞德，对任何人，明白吗？你走开，当心你说的话，否则你再也不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份闲差。”瑞德消失在冷杉树后。

弗莱金汉勋爵看着剩下的三个访客，他的脸上混合着各种表情。他的声音中是愤怒还是吓唬？他的眼里是猜疑还是恐惧？最后他又转向莱斯特雷德。“你说什么，探长？这个男人可以信任吗？”

“我会那么说，弗莱金汉勋爵，”这位谄媚的专业人员回答说，“他有点儿不正统，但由于我们已经解答了这个谜，因此没有必要担心他。他的沉默能够被信赖。不是吗，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讽刺地点点头，算是回答。

“如果是那样的话，福尔摩斯先生，你也可以留在这里，听听莱斯特雷德探长要说的话。至于你，斯坦福小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早，但伊莎贝拉在她的卧室里。你知道在哪。来吧，绅士们，这条路到书房。”

当他们走进书房，一个嘶哑的声音大声说：“当心，陌生人！”那是弗莱金汉勋爵的宠物寒鸦。

“我最好看着点我的表链。”莱斯特雷德开玩笑说。

“或是冠冕。”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

他们一坐下，莱斯特雷德就开始汇报，他指出，猫眼石冠冕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被用作一位艺术家的画室，那时伊莎贝拉女士正让他为她画一幅肖像。伊莎贝拉女士亲手把冠冕放好，并锁上了首饰盒。房间里仅有的另外两个人是法林多什夫人和那位艺术家，一位南鱼嘴先生。

“南鱼嘴，莱斯特雷德?”福尔摩斯问，“那不是南鱼星座中的一颗星星吗?”

“对那个我一无所知，福尔摩斯先生，但南鱼嘴先生来自安蒂波迪斯群岛，我相信，”莱斯特雷德回答说，“我不知道确切的地点。”

“他还在这儿吗?”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弗莱金汉勋爵插嘴说，“他正在为这个家庭画一组肖像，以便伊莎贝拉女士嫁给南帕尔马伯爵时能够把它们带到西西里去。还有她的一组肖像要被留在这儿。我相信今天下午他正在给它们上清漆，‘当光线正确时’，无论那指的是什么。”

“你向他问过话吗，莱斯特雷德?”

“当然。而且伊莎贝拉女士和南鱼嘴先生的故事准确相符。”探长回答说。

“明确地说，你起诉法林多什夫人的理由是什么?”福尔摩斯追问道。

“她有动机。她在那一天被解雇了。她没有更快离开的惟一理由是画家需要她，她出现在他最后的那幅画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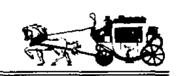
“我能问一下解雇她的原因吗，弗莱金汉勋爵?”福尔摩斯以一种慎重的斩钉截铁的态度问道。

“通常我会认为被问起这样一个问题是一种最为粗野的轻率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合作，”这位愤怒的贵族回答说，“她现在不再被需要了。就是那样，我的老兄。”

“继续说，莱斯特雷德。”这位顾问侦探接着说。

“装着冠冕的盒子被留在缝纫桌上，当时伊莎贝拉女士和南鱼嘴先生走到窗前观看一年一度的白嘴鸦射击。”

“我儿子和我就在那儿，”这位贵族说，“那是这儿的一个传统，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在这块土地上吃白嘴鸦馅



饼。”

“这就给了法林多什夫人充足的时间来打开首饰盒并把冠冕藏在她的缝纫盒里。她的缝纫盒是那种老式的，有大量的间隔，而且相当大，足以容纳冠冕，对于一个有一段这么长历史的物品来说，那顶冠冕是出奇小的。”

“你怎么解释她向警方报告说，她在周末被跟踪，有人闯入她的房间，抢走她的箱子，以及星期一早上她遭到袭击，她的缝纫盒被人偷走了呢？”

“一堆谎言，福尔摩斯先生，”探长轻蔑地回答道，“她这么做只是为了尽力让我们失去线索。她的箱子几乎没有被碰过，而且她可以把她的缝纫盒扔掉。在所谓的袭击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她的眼镜被撞掉了。她根本没有受伤。”

“你也许知道，探长，”福尔摩斯反驳道，“法林多什夫人非常近视。撞掉她的眼镜对她来说就是一次相当充分的袭击，这会使她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必须着手进行的是定量而不是定性。”

“而且最后，福尔摩斯先生，”莱斯特雷德带着一副胜利的样子挺神气地站着说，“我们还有这张勒索短信，它是今天早上被寄到这里来的。请注意邮戳——威平，法林多什夫人和她妹妹就住在那里。由于它被寄出时，只有至亲才知道这桩盗窃，而且由于他们都在这里，它只能是寄自法林多什夫人。”福尔摩斯拿起纸条。“看看她是怎样用新闻纸来伪装自己的笔迹的？显然她意识到她不可能卖出这样一件珍贵的物品，于是她企图用其他方式来勒索钱财，因为她知道这顶冠冕对于即将举行的婚礼的重要性。别担心，福尔摩斯先生，”莱斯特雷德喋喋不休地说，“她用她那可怜的方式只是略微欺骗了我。典型的女性诡计。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对它们免疫的。”

“干得好，探长，你的工作干得很好，”弗莱金汉勋爵热心

地说，“你已经找到冠冕了吗?”

“任何时刻，爵爷。这只是一个时间和耐心的问题，但是为了那个大日子，我们会及时找到它的。”

“您能解释一下它对于婚礼庆典的重要意义吗?”福尔摩斯用大体友善的态度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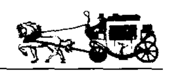
“南帕尔马伯爵坚持说，我妻子也一样，这顶冠冕构成我女儿的嫁妆的主要内容。你可能会认为我们老派，福尔摩斯先生，但我们是个有强大传统的古老家族。这顶冠冕在我妻子的女性世系中流传有六百年了，伊莎贝拉女士应该延续这一传统。这可能会让你震惊，福尔摩斯先生，”弗莱金汉勋爵继续说，对他的任务热心起来，“但我女儿和南帕尔马伯爵之间的婚姻是一桩预先安排好的婚姻，她父母的婚姻亦是如此。他们在上周六首次见面。我们碰巧相信，古老的传统不能仅仅依靠年轻人的一时兴致，他们必须由那些有更多经历的人来指导。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他们会了解责任和无私的价值。我们艰难地寻找了很长时间，然后才定下这位伯爵。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责任和无私，但在遥远的西西里，他们至少知道什么是什么。我对伯爵有完全的信心。”

这位高贵的勋爵对自己的演讲感到骄傲，于是打开一瓶白兰地来庆祝他完成了这番演讲。尽管莱斯特雷德正在执勤，他还是喝了这种烈性酒。福尔摩斯也喝了，并注意到它的质量低劣。

“干杯，绅士们，”弗莱金汉勋爵站起来宣布道，“婚礼——只要你为我们找回那顶冠冕，嗯，探长?如果你找不回——它就取消了。”

“别担心，先生，我想它会在任何时刻被发现。”

“我能与那位正在画你们的肖像的画家谈一谈吗?”福尔摩斯问。



"那只是浪费时间。他在这儿有几个月了。他和任何人一样可以信任。"这位贵族微笑着说。一种奇怪的价值标准，福尔摩斯想。法林多什夫人十年的服务就等于零了？这很像布兰顿为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服务二十年后即刻被解雇。

"但我还是想与他谈一谈，如果我可以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讨论艺术。我的祖母是个韦尔内迷。他们是法国艺术家？"

"哦，很好，让我们去看看他。"这位勋爵相当可耻地说。

弗莱金汉勋爵带头走向画室。画家正在努力工作，为画面描上最后的几笔。南鱼嘴先生高而且瘦。他的头发是灰色的，他的山羊胡子则是纯白色的。他那长长的手指动作迅速，对自己的作画手法得心应手。福尔摩斯称赞了他的作品，他们讨论了许多晦涩难懂的技术要点。

猫眼石冠冕似乎是一个遥远的、被遗忘的话题。福尔摩斯要求看看画家在上星期五所作的最后一幅画。画家正为它而自豪。他把它称作《婚礼的早晨》。它描绘了伊莎贝拉坐在她的梳妆台边梳着她的头发，那顶冠冕已经戴在她的头上。她的后背朝向观众，因此她那美丽的秀发是这幅作品的主题，但她的脸能够完全地从两侧被看见，因为梳妆台上有三面镜子反射了她的脸庞的不同方面。背景是以一种非常简略的方式画出的法林多什夫人，几乎不可辨认。福尔摩斯在画前站了好几分钟，陷入沉思。

"您对我的作品相当赞赏，福尔摩斯先生，"画家热心地说，"我希望每个人都像您那么喜欢它。"

"这幅画？"福尔摩斯说，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哦，是的，这幅画。非常精美。几乎是不容反驳的。"

福尔摩斯转身想要离开，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面对面地遇上了令人敬畏的弗莱金汉女士。关于她的一切事情值得一提的是骄傲和冷漠。"那么您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了，斯

坦福小姐往我女儿脑子里灌输的全是您。”她慢吞吞地说着，她的声音带有冰刃。似乎她的一声叹气就能使水凝结。

福尔摩斯是用更加无情的材料造成的。“随时为您效劳，弗莱金汉女士。”他微笑着说。

“日安，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您返回伦敦的旅程会是惬意的。米尔兰正在门口等着您，把您送到车站。”

“您考虑得非常周到，弗莱金汉女士，但一走出您的大门，我认为我就能继续我的鸟类学假期。反嘴鹊今年提前来了。”福尔摩斯几乎是尖刻地回答道。

“那么米尔兰会在大门处让你下车。”霜冻般的声音以一种急速冷凝的单调接着说。它是在强调“让你下车”吗？

福尔摩斯在往外走的路上从画家的工作凳上拾起一张旧报纸。“在火车上看。”他说。

“我希望你会发现它很有趣，福尔摩斯先生，”弗莱金汉勋爵插话说，“它是《西部早间新闻报》。也许在东英格兰只有这一张。”

“不能再好了，弗莱金汉勋爵，”福尔摩斯微笑着回答道，“我可以向您要几张信纸吗？我把我自己的留在伦敦了，小酒馆里一张也没有。”

“当你走出去时会看到桌上有一些。”弗莱金汉勋爵回答说，他的声音中也沾染了几分他妻子的寒意。

“非常感谢。祝你们大家日安。”

半个小时后，福尔摩斯正在给他的计划加上最后的几笔，这时莱斯特雷德走进他的房间。“好家伙，弗莱金汉女士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一边搓着双手，仿佛在取暖。“她几乎把我的血液给冻结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保持镇静的。我很高兴离开那里。我不介意告诉你。”他继续搓着他的手。



“有冠冕的消息吗?”福尔摩斯欢快地回应说。

“不，还没有，”这位苏格兰场人员闷闷不乐地回答道，“弗女士非常坚定地对我说，它必须被找回来，否则婚礼将被取消。显然伯爵对他们施加了许多压力。这是一笔奇怪的交易，这些预先安排好的婚姻，而且不许出错，福尔摩斯先生。”

“顺便说一句，莱斯特雷德，我刚才没把勒索信还给你。它在这儿。”

“谢谢你，福尔摩斯先生。我正准备向你要这个。”

“不要把它扔到一边，检查一遍，那上面有一切东西。”

莱斯特雷德取出信纸，把它打开。“这是某种玩笑吗，福尔摩斯先生？信纸和新闻纸是相同的，但消息不同。寄自法林多什夫人的那一封说，‘冠冕在我这儿。想赎回就照着指示做’。这一封说，‘我知道你，温赖特。赎金，照着指示做’。我不明白。”

“那封短信将于明天被寄给画家南鱼嘴先生。我希望他的反应对我们的目标有利。”

“你是说那位画家就是温赖特？我们在过去的五年里一直试图抓住他。他是一个无人可与之匹敌的高明罪犯。我打赌他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我们想要听的事情。我多么想抓住他啊。”

“镇静，莱斯特雷德，他还没有上钩。”

“你肯定那就是他？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成功因素，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我们抓住他的话。”

“你可以随便享用荣誉和提升，莱斯特雷德。我只希望享受解释犯罪行为的乐趣。你给了我关于他的口音的线索。他就是那个罪犯，正如我们就是我们一样。绘画是无可辩驳的。温赖特决不是画家。”

“那可真是非常慷慨，福尔摩斯先生，但如果失败了，那我就得接受所有的批评，我猜?”莱斯特雷德无礼地回答道。

“别担心，莱斯特雷德，我们一起下沉，或你单独上升。”

那天晚上迟些时候，福尔摩斯从容地四处闲逛，一边考虑他的下一个步骤，一边等着斯坦福小姐。她没有出现。缺乏资料的臆测不是他的本性，但他感到不安。凶猛的米尔兰在附近的沉重脚步是另一个危险信号。他注意到这一点，于是走开了。

那天一整个下午，斯坦福小姐和伊莎贝拉女士都设法给对方鼓劲。一开始，当伊莎贝拉试图表达她那混乱的想法时，是斯坦福小姐充当了强壮的臂膀。伊莎贝拉揭示了许多家族阴谋，它们中的有些发生在几个世纪以前，但至今仍然活着，并对他们的所有生活发挥着强大的影响。然后弗莱金汉女士走进房间，这位严厉的女家长告诉她在婚礼结束之前都不能离开弗府或去看福尔摩斯，这回是伊莎贝拉女士转而支持她的盟友。斯坦福小姐抗议说，福尔摩斯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最好人选。她讲述了他是怎样救了他父亲一命，讲述了她从他哥哥那里听来的其他冒险活动——她哥哥在弗莱金汉府不是最受欢迎的人，所以因结交之罪而给福尔摩斯帮了倒忙——以及她绝对相信他的判断力。这位严厉的女人动摇了，但立刻又恢复了她的刻板，不愿再听斯坦福小姐的恳求。

第二天，最预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无事发生。

那天下午，福尔摩斯决定自己去看看这块地的地势如何。米尔兰仍然在弗府车道的大门附近，但他和他的少主人哈罗德勋爵在一起，后者用一条短短的带子牵着两条凶猛的狗。福尔摩斯避开他们，走到墙下，靠近白嘴鸦的群居地。他还没走上十步，就听到一声响亮的猎枪声，然后一只死白嘴鸦落到他的脚边，其他的白嘴鸦闹哄哄地从榆树上惊飞起来。“我猜您是福尔摩斯先生。”一个坚定年轻的更习惯于发号施令而不是承认号令的嗓音说。



“伊莎贝拉女士。最终见到您是多么令人高兴啊。”福尔摩斯随便地回答说。

她穿着男式斜纹软呢服，甚至炫耀地结着一个带斑点的蝴蝶形领结，这在后来将成为她的标志。她的双筒猎枪的一个枪管还冒着烟；另一个仍然处于准备击发状态，但这支枪轻松地握在她的小手里。又长又密的秀发盘了起来。

“您的个子比我想像的小多了。”福尔摩斯立即说。

“而您高多了。我希望您的腿够快，因为那声枪响会把哈罗德和他的狗引来。”

“您对斯坦福小姐做了些什么?”福尔摩斯急切地问。

“她因旅行而有些疲劳，但她在可靠的人手里，下个星期就能履行她的职责。她给她那个相当友善的兄弟送去她的爱。我想不出为什么。”

福尔摩斯没有被分心。他向前走了几步。她毫不费力地举起枪。“我会告诉小十字架[①] 您关心她。现在，快，您必须走了，我能听到他们过来了。”她的声音现在变成了恳求。“她比我好，福尔摩斯先生。我怎样才能帮助正呆在可怕的牢房里的法林多什夫人呢，我亲爱的法林多什夫人。只要她还在那儿，我就不能结婚。但是赶快，他们过来了。”福尔摩斯逃走了。

那天晚上迟些时候，南鱼嘴先生拜访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南鱼嘴先生握着一根大手杖站在房间外面。

“那么你认为你知道我，歇洛克·福尔摩斯，”画家随随便便地开始说，但接着他的语气就变得不那么友善了。“好吧，让我告诉你一些事，你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年轻人。我做这笔买卖已经太久了，不会被你这一类人所激怒。你吓不了我，你那个无

① 斯坦福小姐在学校里的绰号源自斯坦福十字架（即那些埃莉诺十字架中的一个，是爱德华一世在他妻子去世时为纪念她而树立的）。

精打采的苏格兰场人员也吓不了我。如果你靠近我身边任何地方,就不会有婚姻了,没有冠冕也没有弗莱金汉。明白吗?”

福尔摩斯继续让他烟斗里冒出来的烟飘向天花板。他坚持他的忠告。留给他的有几种选择。只有一个是合法的。

“没什么可说的了，抽烟斗的先生?”他的对手咆哮着说，鼻孔中喷出胜利的气息。“我抓着所有的王牌；把那放进你的烟斗，把它抽掉。”

他说着这些从房间走开，因胜利而自我膨胀。他向弗莱金汉府走去，但他没有到达那里。

第二天，福尔摩斯去弗府打出他惟一一张合法的牌。他带上了莱斯特雷德，以确保他安全到达弗府。南鱼嘴没有回来，福尔摩斯感到他必须坦率地与弗莱金汉家谈一谈。他们勉强同意在图书室见面，但在他们开始谈话之前，福尔摩斯要求莱斯特雷德到外面注意一下失踪的画家。然后他开始他的声明。

“莱斯特雷德探长在这四堵墙之外有两个原因。首先，为了阻止来自某位南鱼嘴的干扰，其次，为了确保这里所说的事一件也不会被任何身份的官方人员知道。我作为一个非官方的代理人说话，不过如果我没有从你们身上获得满意的答案，我的结论很可能会被呈递到警方面前。在我要说的话中可能有些细节上的微小错误，但我肯定它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

“首先，弗莱金汉府现金极为短缺并不是秘密。弗莱金汉勋爵的不动产管理导致了收入的全面下降，这座建筑即将倒塌的结构和仅以其真正价值一小部分的价格仓促卖掉西南部的财产证明了这一点。”弗莱金汉勋爵抗议地咆哮和嚷嚷起来，但福尔摩斯不理睬他的抗议。

“尊敬的哈罗德对赛马的热爱只是加剧了事态。”哈罗德仅仅是脸红了。“因此这个家族最为紧迫的需要是筹钱。剩下的称得上荣誉的惟一办法就是让伊莎贝拉嫁一个富有的丈夫。”



“不过，仅仅富有对于弗莱金汉女士来说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高贵但不只是新近的高贵。它必须是一个有着悠久谱系的家族。最合适的候选人就是南帕尔马伯爵。他的家族古老而且异常。或许儿子也是这样，因此会将家族财富的管理交给他的新娘。

“尽管伊莎贝拉女士有所保留，但最终她同意了这个婚姻，在听了她母亲列举出这个家族历史上具有这种期待的所有前例之后。但是，如果我可以这么说，这一类型的女性，尤其是一个这么年轻的女性，动辄会改变她的主意。她向法林多什夫人，她惟一的知己女友，倾诉了她的疑虑。法林多什夫人只能说些安慰的话，没有实际行动，这是她的性格。但即便那样也是危险的。她不得不在伯爵出现之前离开，以让伊莎贝拉女士失去支持，无论这一支持在对这场婚姻的反对中多么脆弱，也以便在任何争论中，都是对这个家族的责任而不是她自己的个人幸福会赢得那个重大的日子。

“现在我们谈到画家。对你们大家来说他可能是南鱼嘴先生，但事实上他的名字是温赖特。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盗贼和流氓团伙的头目。正如你们都已经看到的，他决不是一个画家，不难看出他那复杂的头脑如何打起你们家的主意。拥有传说中的‘泪珠’猫眼石冠冕的金雀花家族的惟一女儿就要结婚了。因此那顶已有一代人未曾看到的冠冕将要被传给它的下一位守护者。但是，并非一场公开的盛大婚礼，那样的话，一枚烟幕弹和几个被战略性安插的合谋者就能够制造出混乱，并从刚刚载上冠冕的新娘头上攫取这一战利品，相反，婚礼将于建在这块地产上一座树木繁茂的小山上的一座小教堂里举行。任何陌生人都将引起猜疑。因此温赖特化装成艺术家，带着他的作品样本和其他有名家族给他写的推荐信来看你们。如果是这样，反而更好执行他的计划。

“因此我们就有了一套以《婚礼的早晨》告终的画作，这幅画给了那顶猫眼石冠冕以显著位置。这个未来的窃贼便能够从近处检查他的诡计的目标，估计它的价值，计划与一位合适的买主打交道。这位画家可以危险地接近他的目标。

“这顶冠冕必须被窃，那么还有谁能比那位在此工作了十年却被解雇的仆人，法林多什夫人，更适于承担责任呢？动机和机会她都有。她的命运是未知的。其他的每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每个人都支持另一个人。任由弱者毁灭。

“但现在说到揭示出一切事情都非其所似的线索了。法林多什夫人箱子里的纸条在这间屋子里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人知道。是的，伊莎贝拉女士。你相信法林多什夫人到底帮你摆脱了必须结婚的困境，通过在你结束为你的肖像摆姿势之后拿走冠冕。但她没有公开地与你密谋要偷走冠冕。你也许感到她不想把你牵连到这样一桩如此接近婚礼的罪行中。因此你不得不送去一些鼓励的话，而不表明你知道一切。还有比送去一张由新闻纸构成的短信更好的可以伪装你的熟悉的笔迹的方法吗？我很高兴你选择了一张在东萨克福如此罕见的报纸——《西部早间新闻报》，你哥哥曾让人每天给他送一份，直到最近卖掉西南部的不动产。

“你怎么知道法林多什夫人获得了冠冕？你曾为最后一次就座而戴上它。然后你把它锁起来，接着与南鱼嘴一起去看白嘴鸦射击。除非你对自己的行动撒了谎，否则就只有一种方式——在那个场合之后和温赖特一起走到窗户之前，你重新整理你的头发，这时你从梳妆台的镜子里看到她。

“但你看到的不是法林多什夫人；而是温赖特。你看到他了，但你却让法林多什夫人承担责任。你用了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最老的盟友。”

“那不是真的。事情不是那样发生的，”伊莎贝拉女士呻吟



着说，眼泪从她那双光彩夺目的眼睛里流下来，但她的脑袋是一尊不屈服的雕像。"真的，我看到温赖特把冠冕转移到法林多什夫人的缝纫盒里，然后她过去打开窗或做这类事，是温赖特要求她做的。我推测他们是一起行动的。我的家庭反对我，因此我想我这两位朋友正在帮助我。我必须在第二天见伯爵并向他展示冠冕。如果我失去它，婚礼很可能就要被取消。我不能相信我的好运气。由于他们俩都没有向我吐露秘密，我什么也没说。法林多什夫人在一小时之内消失了，但南鱼嘴先生不得不留下来给画上清漆……"

"那些东西他可能在很早以前就完成了，伊莎贝拉小姐，"福尔摩斯插话说，"他是为自己准备一个辩解，不是帮助你。"

"那么它会出现，福尔摩斯先生。"这位年轻的女士回答道，完全恢复了原样。

"不过，我恐怕还有比这更多的事情，"这位无情的侦探接着说。他转向这个家族的另外三名成员，其中的两名男性不安地在他们的外套里扭动身子，而弗莱金汉女士用同样的镇静回应他的凝视。"在我来这儿之前，我核对了我的许多消息来源。你们为'泪珠'所付的保险费会使它的价值超过五十万镑，如果它被偷走并且找不回来的话。正是为了两位绅士的利益，冠冕失踪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没有什么要说的吗，绅士们？

"还有对法林多什夫人的待遇问题。我指的是她在《婚礼的早晨》这幅画中的待遇。它非常敷衍塞责。那个星期五她没有必要留下来。在那一点上温赖特的绘画技巧是无可辩驳的。那么为什么她还在那里？为了被整个弗莱金汉家族陷害，以便于他们可以索取保险金和惟一的女儿的自由。你们能否认这一点吗？"

"您做得很好，但您什么也不了解，福尔摩斯先生。"这个声音像一股冰流。"这两个男人没有一个关心冠冕。我是它的

守护者。我不允许有任何东西妨碍我对它和家族世系的责任。我们谈论的不是钱。这里面有更加利害攸关的事……”

“确实，弗莱金汉女士，”福尔摩斯插嘴说，“一位女士的好名声。”

“我很高兴您能理解我，福尔摩斯先生。”

“我宁可选择法林多什，而非弗莱金汉，夫人。”

“与这一事件中的其他麻烦相比，它只不过是一个较为次要的麻烦。她很快就会获释。”

“还会有婚姻吗，弗莱金汉女士？”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我有冠冕的原件。被偷的只是一件仿制品。一件非常逼真的仿制品，虽说如此，它还是一件仿制品。”

每个人，包括福尔摩斯，都大吃一惊。

“‘泪珠’在这两百年间都是一个谎言。”这位女士悲痛地说。

“我不明白，”福尔摩斯坦率地承认，“您让一件仿制品被偷，因此一位妇女被逮捕了，您女儿的婚姻也处于危险之中，而你们则易于受到温赖特团伙的勒索。我猜想勒索信寄自他那些以伦敦为根据地的党羽？”

“对您来说，我可能显得冷漠和强硬，福尔摩斯先生，但我不是您用您的智力能够理解的，其他任何人也不能。我是一位母亲。出于与我女儿的婚姻同样的理由，我的婚姻也是预先安排好的。我的丈夫不比别的男人更好或更差，但这桩婚姻缺少一种赋予生活以不同的、更加快乐的意义的火花——爱情。有些婚姻以爱情开始，有些发展出爱情——我的婚姻却从不知道爱情。我不希望这种情形发生在我女儿身上。我希望她有一条迂回的近路。您不会相信，当伯爵坚持说冠冕必须是嫁妆的一部分，否则婚礼将被取消时，我是多么的高兴。我必须做的



一切事情就是让它被窃，我知道自己始终拥有原件，如果我女儿想要继续这场婚姻的话，我也能够把它拿出来。由于我曾长时间艰难地寻找像他那样一个男人，我不希望她也那么做。它会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温赖特在哪儿?”福尔摩斯问。

“我不知道。”霜冻般的雕像回答道。

房间里一阵沉默。每个人都沉浸在他或她的想法中，没有人说话。福尔摩斯首先开口：“您必须纠正对法林多什夫人做的错事。您陷害了她，她失去了她的好名声。”

“她会理解其中的原因，”她顽固不化地回答说，“她会为伊莎贝拉牺牲许多，而且她会被报答。”

从外头传来莱斯特雷德的说话声，“别动，你不能进去，年轻人。”一个平静的、音调优美的声音做了回答，但它柔和得在图书室里无法听清。“既然是那样，先生，我可以在这里等着。”莱斯特雷德说，仿佛仍在某处站岗。门上传来一阵温柔的敲门声。福尔摩斯和弗莱金汉女士匆匆交换了一瞥。福尔摩斯向她鞠了一躬。

“进来!”弗府的女士喊道。

一个年轻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中等高度，身材纤细，穿着一套黑色的衣服，右肩上有一条鲜艳的蓝色绶带。他的头发涂了发油，他那橄榄色的皮肤闪耀着健康的光泽。他的嘴唇上挂着一个微笑，他那双大大的、温柔的黑眼睛闪闪发光。

“啊，伯爵。看到您多么令人惊奇，”弗莱金汉女士仅此一次温和地说道，“我相信您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除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南帕尔马伯爵。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他们互相鞠了一躬。“我相信我有一些您正在寻找的东西，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我的消息是正确的。”伯爵递给他一个小盒子。福尔摩斯打开它，露出上个星期五失踪的“泪珠”。

"那个窃贼呢?"福尔摩斯问,"他在哪?"

"在西西里我们有办法对付这样的人。也许不是英国式的,但很有效。他会痊愈,但永远不会回到东萨克福。"

然后这位活泼的年轻贵族转向伊莎贝拉。"现在我们的婚姻没有障碍了,我的女士。"

福尔摩斯大声清了清喉咙。伊莎贝拉女士向前走了几步。"我恐怕还有,伯爵。这一顶不是真正的猫眼石冠冕。"

"我知道,"他微笑着说,"您母亲拥有真正的那一顶,我想她是这么认为的。这是一件逼真的仿制品,1661 年在你们的克拉肯威尔由托斯卡纳金匠造成。但猫眼石非常次。温赖特先生也承认了这一点。那就是他为什么试图勒索,以此作为从您身上敲诈钱财的方法。现在,弗莱金汉女士,我希望看看真正的冠冕。"

那位女士的脸色通常是苍白的,但现在,它变得十分可怕。她从一个敞开的书架上取出一本皮面精装书,翻开它便暴露出伪装的书页。藏在其中的是一个带有皮拉绳的天鹅绒小袋。她拉开绳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子上。那几乎是些尘埃,掺杂着一些稍大的不成形的碎片。房间里又一次充满了惊奇的气氛。

"这就是'泪珠'的所有残余,伯爵,"弗莱金汉女士的声音变成阴森的低语。"在英国内战之后,清教徒接管了英国,许多保皇党人被找出来,比起记录所显示的,有更多的人被处死。在一次挽救她丈夫的努力中,我的一位祖先——那个受诅咒的玛蒂尔达,她的名字从未被我们世系的其他人所得知——把这顶冠冕作为贿赂送给统治委员会中的一个人。复辟之后,她回来索要冠冕,而这就是它所剩下的全部东西。金子被融化来铸币,而猫眼石,它已经很旧了,因变干而粉碎。这就是您坚持要作为您妻子的嫁妆的东西。"



这位年轻的西西里人微笑着打了个响指。他的一位仆人带着另一个盒子走进来。伯爵从他手中接过它，在伊莎贝拉女士面前举起来。“我现在把真正的原件还给它的合法主人。”他这么说着打开那个镶嵌精巧的盒子，呈现出猫眼石冠冕“泪珠”。石头闪着微光，证实了它们的身份。

“我不明白。”弗莱金汉女士说，她的声音因激动而变得沙哑。

“这很简单。你们的清教徒不是傻瓜。他们把它卖给了罗马的教皇。他们这样做比融化得到的更多，”他回答说，因为兴奋而不顾语法。“智慧的教皇没有暴露他与清教徒所做的交易，他们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要制造一件仿制品并以这堆灰尘冒充原件的原因。我们家族最近才得到它。我以为你们家族已经灭绝了。当弗莱金汉女士与我父亲进行联系时，我们的祷告实现了。然后我就爱上了一个画中的女孩。因此您明白，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伤害一个画了一幅带给我这些幸福的画的人。您也许会在其他时候抓住他。”

还需要我来补充说，伊莎贝拉女士在他说完话之前就已经爱上他了吗？婚礼提前六天举行，这对幸福的人儿在1880年6月6日结合了。

其时福尔摩斯曾转向弗莱金汉女士。“斯坦福小姐呢？”他尖锐地问道。

这一次寒意解冻了，轻微地。“我们都有许多事要感谢斯坦福小姐。要不是她，我们就不会同意听您说话，但她向我们保证您的机智、判断力和才干。她是对的，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福尔摩斯先生。我能对您进一步开展您的事业提供任何帮助吗？您知道，我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有许多关系的家族。说吧，我能够把您送上一条伟大的事业之路。”

福尔摩斯不顾这一诱惑，他没有犹豫。“释放法林多什夫

人，并给她应得的东西。”

弗莱金汉女士鞠了一躬。“我看出您是不能被收买的。我会那么做。”

“还有道歉。”福尔摩斯冷静地说。

这位贵妇犹豫了一下，然后笑了。“是的，还有道歉。”

后记：法林多什夫人当天就被释放了，弗莱金汉家为给她带来的麻烦付给她一笔相当可观的赔偿金。她搬到萨里，在那儿她与海伦·斯多纳小姐成了朋友，在后者需要帮助时（见《斑点带子》），她向之提供了福尔摩斯在贝克街的新地址，因为她在与世界上第一位顾问侦探的此次接触之后，仍继续关注他的事业。

“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与苏门答腊巨鼠

“那么你以前在英国就认识福尔摩斯了是吗，斯图尔特医生？”一个头发过早变得稀疏的大块头男人说，他就坐在我这张低矮的酒吧桌对面。“哦，哦，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按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快就能在月球上不期而遇了。”他对自己的俏皮话发出一阵低沉的轻笑声。我和他一起笑了起来；我已有一段时间不能从与同胞的交往中得到放松了。

“你知道吗，我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从与同胞的交往中得到放松了。”我的伙伴接着说，他的话让我略为吃惊。“能够为了改变一下而使用一些多音节的单词可真好。但听我说——我有英语的全部丰富词汇可供选择，而我仍说‘好’。我这么快就忘了‘刺激的’、‘提神的’或‘振奋的’这些词吗？我的大脑一定已在丘陵地区萎缩了。心不在焉会使知觉变得不那么精确，无论它会对心灵做些别的什么。”



我们似乎相处得极好，而这个魔咒就是刚才提到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当我的目光第一次落到我这位新同伴身上时，他正在比利比特的一家英语酒吧里看着一张一年前的《泰晤士报》，那时我认为他相当拘谨缄默，但是提及福尔摩斯改变了这一切。我们有了一些共同之处，而且由于这事发生在离家千里之遥的异国他乡，我们之间立刻形成和睦关系。如果这场会面发生在故国范围内，那它就没有这么特别。我肯定这种特别的增加是与一个人距离故国的英里数成正比的。

实际上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找这个人，因为他是维克托·特雷弗，从福尔摩斯在牛津那两年起他俩就是朋友了。出于你们以后将会发现的原因，我化名为斯图尔特医生，尽管我并不打算欺骗维克托·特雷弗，我觉得还是坚持我的化名较为明智，以免我的真实身份被泄漏给我那个难以和解的敌人。

我们在这家酒吧里共度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分享晚餐、一瓶波尔图葡萄酒和对我们共同朋友的回忆。当我告诉他我和福尔摩斯一起经历的那些冒险时，他开始变得话多起来，几次重复说："正如我的旧老板说过的，就是那样。"这个夜晚快结束时，他已经抛开他的拘谨，变回福尔摩斯曾对我描述过的早年那个爽朗的男人。当我们离开酒吧回到我们的住处时，他用他的大手拍着我的背，安排着明天再聚一次。第二天早上，吃完鸡蛋葱豆饭和蘸了很多芥末的腰花之后，特雷弗邀请我去他的茶叶种植园，"你喜欢呆多久就呆多久"，并重重地眨着眼睛向我透露，他自己有一个关于我们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的故事要说。

我们用了将近三十六个小时才到达他的茶叶种植园，因而不得不在他的明轮艇"詹姆斯·阿米塔基"上过了一夜。正是那时我被吓了一大跳。在船长室里有一个玻璃盒，装着一个我所见过的外表最丑恶的动物。那是一种老鼠，个头巨大，表情

邪恶，令我的手掌渗出冷汗。我非常高兴它是被关在里面的。

当我向他问起它时，特雷弗只是给了我一个会意的笑容。“别急”是他对这件事的惟一回答。当我们接近他的地产时，特雷弗告诉我，他希望我们随身带上一些彭宁顿的抗疟疾的金鸡纳树皮，因为这地方被这种疾病所侵扰，尽管自他砍掉许多长草和大部分原产于这一地方的婆罗双树之后，情形已有所改善。在他建起茶叶种植园之前，婆罗双树曾是他的收入的首要来源。

维克托·特雷弗的地产混合着特赖平原和喜马拉雅山脉的丘陵。显而易见，这块地方是他从荒野之中隔离出来的，因为他那些漂亮的台地种植园两侧都是摇摆的、无拘无束的、野生的长草和古树，看上去就像旧衣服上的一块新布。他选择这块与世隔绝的地方就是因为它非常偏僻。当他的父亲在悲惨的情形中死去之后，他就只希望离开英国。他为自己在这个地区创业而奋斗，由此摆脱了许多自他父亲死后就一直纠缠着他的痛苦，尽管仍有一些痛苦的残余可能是永远无法完全消除的，因为他深受发生在堂尼瑟浦最终的事件的影响。通过自己双手的操劳而自立，这使他觉得自己和父亲更加接近，就像老特雷弗胼手胝足地在澳大利亚的金矿区挣到他的财富一样。我注意到他的明轮艇就是以他父亲的本名命名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是他和他的过去之间惟一快乐的联系，而遇见另一个熟知福尔摩斯的人，足以产生比两个泛泛之交的英国人的普通友谊强烈得多的友情。

那个黄昏我们坐在阳台上，那儿可以看到特雷弗的茶叶种植园的全景。太阳刚刚开始落山，而我的东道主把这看作喝酒的信号。

“你想来点什么，斯图尔特医生?”他问。

“和你一样，无论你要喝什么。”我回答说，轻轻地深深地



呼吸着今天第一股寒流，它是从喜马拉雅高山的积雪地带降下来的，为我们把下午迫人的热浪一扫而光。

“所以你没有听从抱怨的明尼思的建议，他开给热带地区的处方要么是完全戒酒，要么只是苏格兰高地、香槟省的葡萄园或科涅克的天鹅脖颈不得不供应给我们的那些东西中最好的？好，好。非常好！”

他召来他那留意等待着的僮仆，点了两大杯加水和酸橙汁的杜松子酒。我们还没来得及开始我们的谈话，那个穿着白色茄克和彩色本地裤的干干净净的僮仆已经带回我们想要对着落日干杯的酒水。

当我因诧异于如此迅速的服务而掀起我的眉毛时，特雷弗低声轻笑起来。“拉克斯曼·什瓦是我有过的最好的僮仆。他似乎在我之前就知道我想要什么！”拉克斯曼·什瓦笑了笑，对这番赞扬感激地鞠了一躬。特雷弗回了礼，然后这个僮仆退到一边等着下一次召唤。

“干杯。”我们胃口很好地喝了起来。

这时我才发现那个僮仆在放酒的桌子上留下几个浅黄色软牛皮的大信封。“那就是我这么大老远地把你带来看的东西。”特雷弗观察到我的注意，一边说一边拿起这些大信封。

“那是什么？”我问，我的好奇心被刺激起来了。

“自己看吧。”他回答说，一边把他的第一件展品递给我。

我打开它，看见里面装着几封发自一家名叫莫里森、莫里森和多德的公司的信件，以及一份正式的警方报告，几张剪报，还有几张用特雷弗明朗坦率的字迹写下的字纸。

“开始吧，看看它们，”特雷弗催促道，“它们都是按时间顺序摆放的，我正想着把它们补写一番，然后把这个故事寄给《斯特兰德大街》或一些类似的杂志。是时候让人们了解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第一份文件是一份剪报，剪自《新加坡和马六甲信报》，日期是1880年底（我忘了具体月份）。它讲述了马六甲海峡刮了几场奇怪的风，对该区域的航船造成巨大危害。在苏门答腊有几艘船沉没了，有一艘则被冲到岸上。似乎除了两个甲板水手在暴风雨中被冲出甲板之外，其他船员都获救了。但不幸的是，当这艘船真的搁浅时，另外有两个人失踪了。他们是罗伯托·H·辛诺提医生和他的助手皮罗·克雷兹。

下一张剪报报道了克雷兹是如何被发现的，次日他坐在一个树桩上一遍又一遍地说："他疯了，他疯了。"他指的是辛诺提医生，当那艘船被迫入坞时，医生的标本逃走了，于是医生冲进内地去追赶那些标本，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医生。人们立刻展开搜索，但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他们没能找到失踪的医生，这个案子就这样结束了。

"这位辛诺提医生是谁?"我问我的东道主，"他追赶的那些标本是什么?"

"碰巧我曾搭这艘船——'伊斯帕兰扎号'——去新加坡，刚好就在这场风暴之前，于是我不仅幸运地躲过这场海难，而且我还结识了这位罗伯托·H·辛诺提医生，"特雷弗回答说，"他的外表非常引人注目。头发被日光漂白，眼睛是尖锐的冰蓝色，脸上耸立着一个罗马式的大鼻子。他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他的奇特之处我现在不告诉你，除了说他有着许多学者似乎都有的刚健的决心和深邃的洞察力。"

"他来自地中海某处的某所大学。我从来没有弄清是哪一所。"他带着对外国人的茫然无知说道，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人都带有这种特性。

"他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做什么?"

"似乎他的大学给了他某种旅行研究基金，因此他可以大老远地到这儿来继续他的研究。"



“某种研究基金，能够资助大老远到这儿来的研究？”

“那只是我所认为的。看上去对他的生平简介很像我们那位‘贝格尔号’上的达尔文。他只是绕着孟加拉湾和中国海航行，以收集他所选择的研究对象的样本。”

“那是什么？”我问。

“老鼠。”

“老鼠？”我激动地喊道。

“是的。任何品种都行。品种越多越好。由于这句话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不是他的英语比我的意大利语强多少，他原先来自意大利南部，像是布林迪西，或某个这类苦难肮脏的地方，在那种地方，老鼠甚至比人类居民还要多。你能想像得到，人们的健康因此受到毁灭性的影响。因此研究尽可能多品种的老鼠，希望发现控制它们及它们经常携带的那些疾病，这就成了他毕生的工作。”

“那也非常值得称赞，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我预料到你会那样说，斯图尔特医生，但我在他的实验中看到的事情——他管它们叫研究——却使我厌恶他和他的工作。”

“你指的是哪一类事情？”我问。

“有些老鼠他让它们挨饿。有些喂给过量的食物。有些被关进拥挤的笼子，而有些则完全被隔离。然后它们被放在一起杂交，而医生则非常仔细地观察这一切，以至于在我遇见他时，他的笔记已经有许多册了。”

“他在‘伊斯帕兰扎号’上工作多久了？”

“大约三年，也许更长一些。不过，让我们回到那些实验上来，所有实验中我最不喜欢的一个就是他把老鼠关起来，不让它们吃东西，但比这更糟的是，它们不能控制它们门齿的生长，而这种生长通常是贯穿老鼠一生的，并且只能通过啮咬来

控制。当他真的喂给它们食物时，那却是些流质，所以它们没什么可啮咬的。有些门牙开始变得像獠牙一样。”

我承认说，我看不出这种“研究”有什么意义。

“我也看不出，”特雷弗接着说，“当我同样对辛诺提医生这么说时，他勃然大怒，叫我‘傻瓜’，威胁着要攻击我。从那以后，关系就有点变僵了，不过他的助手克雷兹还是对我很和蔼，虽然有点儿不安。”

“海难之后克雷兹怎么样了？”

“在几次酗酒之后，他似乎忘记了这件事，但无论何时，只要他听到他认为可能是老鼠的声音，他就成了一个被吓坏的人。接着他身上会发生彻底的改变，他开始尖叫，就像一个疯子。你知道那些家伙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没有我们的冷静自控。我们把他和船上设备的残骸一起运回意大利，不过，这只是由此开始的许多怪事的头一件。”

我被这番披露吸引住了，强烈要求特雷弗告诉我更多。特雷弗继续他的故事。

“嗯，我们在风暴平息后上了‘伊斯帕兰扎号’，发现就是所有的设备和辛诺提医生的笔记不见了。它们在风暴中并没有丢失，所以肯定是有人拿走了它们。”

“辛诺提医生？”

“没有他的踪迹。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最后一次被看见是追着他那些宝贵的老鼠进入苏门答腊腹地。”

“接着发生了什么？”我急切地问道。

“嗯，下一份文件是 1881 年 4 月开列的一张销售单，表明这艘船过户到特赖茶叶种植者协会。换句话说——我。”

“你为什么想要‘伊斯帕兰扎号’？”我惊讶地问。

“在乘坐它航行一段路程之后，我意识到它是一艘很棒的船，而且会对我们把茶叶从特赖运到加尔各答的港口很有用。



由于风暴的损害，它的价钱很低，但那些损害并不严重，而我发现一样价廉物美的东西归我所有了。”

我看了看销售单。它由莫里森、莫里森和多德公司做了公证，该公司在伦敦老犹太区、加尔各答的摩克吉街和新加坡的波尔图街都有办事处。他们还检查了船上的机器——她被描述为一艘明轮货船——并给她开了一张无病的健康证书。

第二张文件上的日期是一个月之后，为“伊斯帕兰扎号”在伦敦的劳埃德商船协会登记注册，并将它改名为“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

“于是现在，特赖茶叶种植者们有了自己的一艘船，用来运送他们的产品，而不必依赖别的任何人。它是一笔这么好的生意，我感到非常高兴。”就在这时，一层愁云笼上他的眉梢，他的声音也降低到和耳语差不多，仿佛他怀疑正在被人窃听。“现在，谜团的下一章开始了。”他戏剧化地宣称道。

他从我手中拿过信封，抽出几张剪报。就在那时，我回想起曾听过“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的名字。特雷弗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摆开的每一张剪报都以不同的细节和风格描述了1881年7月7日发生的奇怪事件。你们当中记性好的人会回忆起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是如何被发现的，它全速行驶在孟加拉湾，但船上没有一个船员。该船满载着最好的特赖茶叶，它们只用来与亚洲茶叶配制成最高级的混合茶，这种混合茶进入英国陆地，出现在整个英语世界的王室和政府的餐桌上。它们一点也没被动过。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报纸报道的一个样例：

被遗弃的“玛蒂尔达号”

在这艘“玛蒂尔达号”上没有华尔兹舞了。昨天人们发现，特赖茶叶种植者协会的蒸汽货船“玛蒂尔达·布里

格斯号”在孟加拉湾朝着大海全速行驶。船上一名船员也没有。警方的消息来源说，他们非常困惑。

证据表明，船员们是在一阵真正的匆忙中弃船的。食物仍在煮着，救生艇也没被使用。

没有暴力行为的痕迹，也没有丢失东西，因此可以排除海盗所为。

天气也很好，所以与这个谜有关的只能是反常的情况。在那个时间和那个地区，英国海军的消息来源没有观察到海盗，也没有观察到天气或其他方面的任何奇怪现象。

船主——特赖茶叶种植者协会的维克托·特雷弗先生说，这对他也完全是个谜。

美国著名的神秘小说作家弗农·麦克鲁尔先生已经提供了一百英镑，用来奖励能解开“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之谜的任何人。

澳大利亚报社——布鲁斯·杜根

特雷弗接着讲他的故事。“‘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被弄回加尔各答，在那里，莫里森、莫里森和多德公司的代理人宣布这艘船的工作状态完全正常。警方做了非常彻底的调查，给出一个奇怪的说明，出于某些理由，它的大部分都对报纸保密。”然后特雷弗递给我一份警方报告的副本。

这份报告表明，有充分的证据可以相信在“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上老鼠曾泛滥成灾。船上有它们各种各样的脚印，有一个在一汪血迹中被发现，尤其令人毛骨悚然。茶叶已被死老鼠及粪便所污染。特雷弗告诉我，这船货物的损失是一个打击，但不是致命的。然而，当他向我说这句话时，我注意到他似乎被一股强烈的情绪所控制。他的嗓音嘶哑，脸上全无血



色，紧紧攥住他的杯子。他对我询问的目光置之不理，在我读完这份报告时他喝了一大口酒。

问题仍然存在。船员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大概是跳下了船，并且无法再登上它，因为它行驶得那么快。警方得出结论说，他们肯定是葬身海底了。

还有关于老鼠的问题。它们是何时以及如何上了这艘船？为什么它们让船员如此恐惧以至于弃船？它们发生了什么事？警方的报告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只是指出，如果有任何老鼠逃离这艘船，那它们需要游过一百多英里才能到达最近的陆地。人们不知道老鼠是否具备这样的本领。报告的签名是胡格利河警局的欧万·布莱思，1881 年 7 月 12 日。

我再一次转向特雷弗，他似乎已经控制了自己，但他的声音仍然是嘶哑的低语。“你是我第一个面对面说起这件事的人，我没有意识到它会这么强烈地影响我。务必原谅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全无记录的，在今天活着的人中只有少数几个知道它。”他深吸一口气，说出故事的剩余部分。

“由于我已经到了加尔各答——这是我们第一次用‘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将我们的茶叶运往加尔各答，我想来检查卸货——于是我和警察一起检查了它，所以私下里知道发生在检查中的一切事情。

“当我们搜查到以前曾是辛诺提医生的实验室的舱室时，我们听到某种动物的尖叫声，仿佛它正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我们小心谨慎地检查了壁橱和抽屉。然后我意识到那种噪音来自医生的大拉盖书桌，它装着他的大量论文。我们举起警棍，手放在枪上靠近它。布莱思上前去打开书桌——它是锁着的。碰巧我有一把钥匙，它曾是辛诺提医生的备用钥匙，原来那一把挂在他的脖链上，已经随着它的主人消失在苏门答腊。

“我拿着钥匙走上前去。我不介意告诉你，斯图尔特医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害怕桌盖底下的东西。我紧张得几乎不能把钥匙插进锁眼里。当我终于成功地转动钥匙时，我的同伴们扣上扳机，小心地瞄准。

“终于，锁被打开了，桌盖也突然打开了。我这一辈子永远也忘不了我所看到的景象。”

有一刻我身边这个大块头男人浑身颤抖着闭上眼睛。拉克斯曼·什瓦静悄悄地拿着杜松子酒瓶再次出现，并在他的主人睁开眼之前静悄悄地离开了。他睁眼看见绿色的酒瓶，便为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往自己的喉咙里灌了半杯，然后才能够继续他的叙述。

“桌子里是船长被割下的头颅和一群老鼠。但那些不是普通的老鼠。它们是某种鼠王，共有七只，尾巴被缠成一个打不开的结。比这更糟的是，它们是些巨大的野兽，每只都有小狗那么大，门牙都很长，像刮胡刀一样锋利。它们在痛苦中凶猛地把船长头颅上的肉一大条一大条地撕扯下来。当桌盖突然打开时，它们被光线照花了眼，企图避开亮光，然而在它们试图跑开时，却拉紧了尾巴上的结，这反而使它们更大声地尖叫起来。

“它们带着那个血淋淋的头颅从桌子里摔了出来，发出清脆却令人作呕的砰的一声。接着它们采用一种螃蟹式的运动向我们逼近，皮毛上闪着新鲜血液的光泽，牙齿和胡须上滴着血，尖叫着猛扑过来。

“我们没有枪弹齐鸣，看到这个恐怖的七头怪兽把我们变成了石头，它就像梦魇中的东西。它们仿佛以它们的邪恶打败了我们。它们那小而亮的眼睛像是带着十足仇恨的红点。

“终于，布莱思清醒过来，召唤我们一起行动。我们开了枪，把老鼠打得陷入惊恐的狂乱中。我们为刚才的怯懦而憎恶、责备我们自己。有一枪肯定是命中了一条尾巴，因为它们



中的一只解脱了，跳到一位警察身上，在他的胃部咬了一个大洞，然后我们才得以消灭它。

“当我们结束战斗时，船舱里血肉狼藉，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因这一切的恐怖而呕吐起来。”

特雷弗浑身颤抖地坐着，回想着那一幕。我为我俩各倒了一杯酒。当他恢复原样时，我问他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与位于摩克吉街上的莫里森、莫里森和多德公司取得联系。作为许多茶叶代理商的代表，他们和他们的顾客一样关注鼠害之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个问题早已超出他们的权限范围，这意味着要和他们位于伦敦老犹太区的总部联系，尽管他们坦率地怀疑他们能够提供帮助，除非他们最近能委派一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方面的专家。就在那时，我向他们推荐了蒙达格大街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他们如约尽其所能地寄出所有信息，而我也加上了对报纸保密的那些信息。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等待。”

然后维克托·特雷弗从他的茄克内袋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就是通过莫里森、莫里森和多德公司的加尔各答办事处转交给我们的答复。”

我打开它，大声地读了出来：“要么是恙虫病，要么是腹股沟淋巴结炎。隔离登船者。歇·福。”

这两种疾病我都很熟悉。它们都是由老鼠传播的，都会导致感染者的可怕死亡。“我明白你知道它们，斯图尔特医生，”特雷弗插嘴说，“正如后来发生的，就是这两种疾病。被咬的警察死于恙虫病，在这儿我们称它为洪水热。另外两个感染上了鼠疫。医生说这是他们所遇见过的这些致死疾病中最恶性的病例。”

“我把这一消息用电报发给福尔摩斯，然后回到这里监督

另一批茶叶发货。这次非常顺利，于是三个月后，我返回加尔各答。为了确保一切正常，这一次我有一段时间没离开‘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

“当我们到达时，有一位莫里森、莫里森和多德公司的代表在码头附近等着我。他通知我说，他已经通过一家名叫穆依海德有限公司的新商号① 为我们的茶叶找到了买主，这家公司是明奇航线的茶叶代理商。价钱对我们很有利。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好的价钱，足以补偿我们早先的全部损失。但有一个不便之处。茶叶必须被运往亭可马里，卸到一艘上海快船上，然后再运往英国。

“我指出，船员只是签约受雇于从恒河到加尔各答的航程，而且他们也不是远洋航行水手。

“‘别担心，特雷弗先生，’他向我保证，‘我们有一批新船员，还有一位总部派来监督一切的代表。’

“虽说如此，我还是坚持要跟着去看看这位代表是谁，并在锡兰与新买主见个面。我的茶叶有良好的声誉，我不想它与一些劣等品混合。那也是为我在伦敦的销路考虑起见。他一再向我保证，新买主也同样关心我的茶叶的优等品质被细心地保持。但我仍然感到不安。

“他强烈地建议我不要去，但我坚持要去，并在船桥上等着新船员。当他们出现时，我想难怪他们不愿意我看见他们。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凶恶的一群杀手。特别是其中一个又高又瘦的家伙，戴着一只眼罩，还有一个巨大的鹰钩鼻。他斜睨了我一眼，然后冲我笑了一下，露出可能是由于抽了太多管鸦片而严重变色的牙齿。我的血液变得冰凉。

“从总部来的代表原来是多德的儿子。看见另一张盎格鲁

① 即后来的费格森和穆依海德（《苏塞克斯吸血鬼》）。



一撒克逊面孔可真好，但当我看见他全副武装时，我脑中冒出更多的疑团。我的决心动摇了，然后又坚定了。我要把它弄清楚。

“向南的航程完全没有意外，尽管气氛中有某种紧张，尤其当我们进入马德拉斯港补充燃料时。然而，没发生什么让我的警惕变得更高的事情，我们继续向我们的下一站亭可马里前进。

“你可能知道，斯图尔特医生，亭可马里海港是帝国最大的天然港之一。关于这个地区我以前没有认识到的一件事是，这个被称作坦布里冈湖的几乎被陆地所包围的海湾盛产牡蛎和珍珠。事实上有些区域的水是如此之浅，以至于当地人可以用他们的脚趾去拾牡蛎。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那些珍珠品质太低，不能供应欧洲市场。看着他们工作能缓解一会儿紧张。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暴风之前的平静？

“我们驶进我们的船位，港口的工作人员检查了我们的信任状和我们的货物。拖延了几小时之后，我们已做好卸货的准备，但没有买主的踪影。气氛又紧张了。然而当一位矮胖的、撑着一把中国漆伞的人蹒跚地向码头走来，并再三请求原谅他行动缓慢时，紧张被驱散了。接着他向我们出示了他的授权书和全部的货款，一整袋黄金！当伙计们看到现金时，他们努力地搬运茶叶。完工后他们便到岸上寻欢作乐去了。

“多德和我握了握手，告诉我他要乘这艘上海快船回英国。我们分了钱相互告别。他还告诉我他要带走一些船员。

“当离别的时刻到来时，我看见多德带走了船员中最强壮的一群，包括那个又高又瘦的、长着凶恶面孔的海盗。这是件值得感激的事。

“回加尔各答的航程和回特赖的内陆旅程同样没有意外。大老鼠和‘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之谜似乎是上辈子的事了。

“回到特赖，我得以考虑许多未解答的问题，并假想着远在千里之外的福尔摩斯对所有这些事情的结论。

“问题有许多而且各不相同。被遗弃的‘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和她那失踪的船员、老鼠、茶叶、在上了锁的书桌里和大老鼠放在一起的船长的头颅、巨鼠的种类、它们所携带的疾病之谜。福尔摩斯是怎么知道它们的？还有关于辛诺提医生的问题：如果他还活着，他的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使克雷兹如此紧张不安？最后，这个来自亭可马里的、如此慷慨地买下我的所有作物的神秘买主是谁？

“又是三个月过去了，我搭乘载着其他种植者团体的茶叶的‘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回到加尔各答。当我站在船桥上监督卸货时，一位来自莫里森、莫里森和多德公司的信差出现了，他给了我这个。”

说完这话，特雷弗又一次探进他的茄克内袋，掏出另一个信封。它从亭可马里免费寄出，但它上面有些非常熟悉的东西。我打开它，读到了下文：

英国住宅区
亭可马里
锡兰
1882 年 5 月 30 日

亲爱的特雷弗：

谢谢你的非常有趣的小问题。它现在已经完全澄清了，尽管我恐怕仍有可能发生某种可怕的后果，如果不是在我们生前，那就是在不远的将来。

你原先寄给我的信息是有用的，但不足以得出一个可接受的推测。你对辛诺提医生的研究的解释不够清楚，但我得以到萨勒诺大学追查他的工作，该大学给了我一份更清楚的他们的旅行研究员的工作提纲。



但找到他的助手皮罗·克雷兹并不那么容易。到底还是找到他了，这完全是由于我哥哥对意大利当局的影响。

当我到麦克洛夫特的俱乐部探访他，并给他看了你的信件时，他几乎被他的波尔图葡萄酒给呛死。他对我说，就在那一阵子，政府最高层中发生了一起恐慌，正与“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和苏门答腊巨鼠有关。

很明显，英国政府收到一个装着一只这种老鼠的箱子，这给议会的邮政部门造成相当大的骚乱，因为老鼠还活着而且非常饥饿。过了不久，寄来一封盖着新加坡邮戳的信件。写这封信的人原本希望保持匿名状态，但根据我哥哥和我从这封信本身的各种迹象得出的推断，新加坡官员得以从我们由此作出的描述中辨认出，这是一个名叫邱力先的人，他是该地区著名的犯罪策划者，他利用苏门答腊的一个橡胶种植园作为他的非法交易的“掩饰”。

这封信用极为详尽和生动的细节描述了发生在“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上的事情。它是一个如此详细的报道，以至于警方报告相比之下黯然失色。力先继续说，他原打算向英国政府证明，那些人类的工具已经展开攻击，而不是普通民众所想像的超自然现象。因此，船长被割下头颅以及他的头颅与鼠王一起被放在锁着的书桌里。书桌被打开，头颅和鼠王被放进去，然后再锁上，这清楚地表明，辛诺提医生的钥匙仍然存在，如果不是他自己还活着的话。把锅炉烧得开足马力前进是另一个人类介入的迹象。力先并不反对公众将它变成一个超自然之谜的愿望。它至少是暂时地掩饰了他的真实意图，以此服务于他的目的。

这个中国人接着说，他要一百万英镑的金币，否则他会杀光英国的整个统治阶层。

一开始，这只是被当作不时寄往议会或王室的又一个疯子

的幻想；但读下去，恐吓就少了些虚幻而多了些真实。力先接着说，一种感染上鼠疫病菌的苏门答腊巨鼠可以轻易地被释放进伦敦的下水道——到那时为止它的兄弟会被放进伦敦动物园——但引起的鼠疫只会危害人民，而不是社会的上流阶层，他们会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撤出首都。不，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死亡将以一种极为专门和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到他们头上，他是这么告知我们的。

这是我给你发过第一封电报之后才知道的。你给我的第二封电报和麦克洛夫特所披露的事情都证实了我的担忧。

当皮罗·克雷兹被找到时，他对辛诺提医生的活动做了全面的说明，我现在就要说到它。辛诺提医生的工作是对老鼠传播的疾病的研究。在“伊斯帕兰扎号”上，他对病毒的隔离、储存及随后在疫苗培养中的使用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同任何时候一样，钱始终是个问题，因为研究基金不足以支付一个如此复杂的海上研究实验室的费用。孟加拉湾周围的付费主顾是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你从个人经验中也知道这一点），但这项研究最慷慨的资助者是一个来自苏门答腊的中国人，他在那里拥有一个很大的橡胶种植园。他慷慨的原因是辛诺提医生曾到那个岛上研究当地的老鼠，而这个中国人向他抱怨说，那儿有一种老鼠，为了把它们的门齿保持在一个便于控制的长度，就去咬他那些珍贵的树木，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辛诺提医生可以帮助他，因此他很慷慨。

辛诺提医生所做的是释放一些他自己的老鼠，它们是不育的，他把它们放到中国人的种植园里。它们不育的原因是辛诺提医生培养了恙虫的一个变种，它的副作用是导致不育。老鼠杂交后就绝种了。

这个中国人——克雷兹认为他名叫舍严——对辛诺提医生的研究很感兴趣，于是医生和他的助手成了常客。不幸的是，



老鼠发展出对这种副作用免疫的新变种。辛诺提医生隔离了这种病毒，接着发现它能离开寄主而存活。而且，如果它被适当地脱水，它能够保持休眠状态，直到被重新加热，这时它就会复苏，并和以往一样危险。

辛诺提医生启程去看那个中国人，要把他的最新发现告诉他。仿佛是命运的安排，暴风雨把“伊斯帕兰扎号”吹上了岸，几只被感染的老鼠逃走了，因此辛诺提医生很痛苦。当搜寻队到达时，所有的重要设备已经被搬走了，包括那些新发现的脱了水的恙虫和腹股沟淋巴炎的培养菌。在他击败一种疾病的有价值的努力中，医生创造出了一个在坏人手中会威胁世界的怪物。

现在，我亲爱的特雷弗，这是一个找出你在该事件中处于什么位置的问题。你的茶叶运输船被袭击仅仅是要证明力先的话的真实性吗？你是否以某种方式打乱了他的计划？这艘船上是否还保留着辛诺提医生的研究的线索——也许是个药方？有个推测似乎能解释这一切。

显而易见，对“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的袭击是一个为老鼠和疾病的新变种而进行的试验。它也被用于向英国政府证明，力先的威胁并不是愚蠢的吹嘘。

现在这个威胁是真的，而且它将来自于你，维克托·特雷弗先生。

你的特雷弗牌天然特赖混合茶叶在伦敦是最为高等和昂贵的茶叶。由于你的上一船货物因苏门答腊巨鼠的破坏而没有到达英国海岸，它近来就更加时髦了。如果我说整个伦敦屏息静气、嘴唇干渴地等着你的下一船货物，那我并未做丝毫夸张。王室和女王陛下的政府的每一位成员都喜爱我们的茶。由于有辛诺提医生的脱水病菌在其中，每一杯茶都可能是饮者的最后一杯。我想知道力先是不是有一种讽刺感？因为还有什么能比



这更为讽刺呢：英国人最喜欢的提神饮料成为英国衰落的原因？

力先已经制造出对你的茶叶比平时更加大量的需要，因此他必须确保常规的供应，最好是垄断。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在优质茶叶的另一处来源地以非常高的价钱购买并混合它。肯尼亚？事实并非如此，锡兰就在沿途，而且你的茶叶被用于亚洲混合茶。

这是一场赌博。是否辛诺提医生还活着而力先从他身上索取到他的秘密？从被窃的设备和力先的橡胶种植园的位置来看，这是可能的。现在，这是我们当场抓住他和他的同伙的惟一机会，因此当你去亭可马里时，多德和不同的秘密代理人出现在“玛蒂尔达·布里格斯号”上。

这帮匪徒在将毒物和你的茶叶混合时被当场抓获，但力先不在其中。新加坡警方前往他在苏门答腊的种植园，但他已经溜走了。他们发现辛诺提医生与他曾研究过的啮齿动物一起被关在地窖里，受着可怕的折磨。在他死前，他告诉警方，力先拿走了一只他的苏门答腊巨鼠——但它是雌性的并且怀了孕。人们所知的力先最后活动的地方是中国西南部。我们在那里的代理人已经报告了比平时范围更大的鼠疫流行病，并警告说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全国范围的流行病。

疾病或细菌战争以前就被使用过，特雷弗，我很遗憾要特别提及，是由受天花折磨的欧洲人在他们征服新世界的过程中用过的。然而，这种形式的战争波及全世界的毁灭性潜能尚未被充分认识到。让我们希望它永远不被力先或他的任何后继者认识到。

说说别的事情，老朋友。你是否注意到那个又高又瘦的海盗？显然你即刻就不喜欢他，他的眼罩在从加尔各答出发的第一天是戴在右眼上的。而在航程的剩余时间里则戴在他的左眼



上。我恐怕彭宁顿能够看穿这一点。

歇·福

给后人的附言：最后一次全国流行的鼠疫发生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它的起源地据悉是中国西南部。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电话谋杀案
作者=（英）约翰·霍尔　（英）伊安·查诺克著　叶勤　张雷　刘涓译
页数=509
SS号=11275616
DX号=
出版日期=2004年08月第1版
出版社=群众出版社